

世界文庫

11



076847

11

~~15197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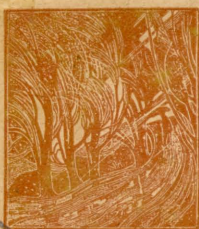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5 0394B

鄭振鐸主編

世界文庫

— 11 —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上海生活書店發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世界文庫

— 11 —

乙種每冊實價壹圓
外埠酌加郵費

編 輯 人
發 行 人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鄭 振 鐸
上海福州路復興里
徐 伯 昕
上海福州路
生 活 書 店
第三八四號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二日

世界文庫

第十一冊目錄

岑嘉州詩集(二)	唐	岑參	撰	四八三
維摩詰經變文(三卷)	唐	無名氏	撰	四八五
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	明	朱有燉	撰	四九〇三
周羽教子尋親記	明	王錢重	訂	四九一三
李氏雜述(上)	明	李贄	撰	四九五二
金瓶梅詞話(十)	明	蘭陵笑笑生	撰	四九八
警世通言(十一)	明	馮夢龍	編	五〇五
吉訶德先生傳(十二)	西班牙	塞萬提斯	作	傅東華譯
蘇魯支如此說(三)	德	尼采	作	梵澄譯
蒙田散文選(五)	法	蒙田	作	梁宗岱譯
簡愛自傳(八)	英	〇白朗底女士	作	李霽野譯
溫淑的心	俄	托斯退夫斯基	作	高滔譯
四次會晤	美	亨利·詹姆士	作	寒先艾譯
小	俄	梭羅古勃	作	徐懋庸譯
「抒情詩歌集」序言	英國	渥茲華斯	作	曹葆華譯
散文的「喜劇的史詩」	英國	菲爾定	作	茅盾譯
蘭姆書簡選	英國	蘭姆	作	趙邦鏞譯

插圖目錄

陳敬濟微倖爵金蓮	四九九〇頁後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四九九一頁前
吳神仙冰鑑定終身	四九九六頁後
蔡太師擅恩錫爵	五〇〇六頁後
西門慶生子加官	五〇〇七頁前
「不管你請示什麼恩典，我都答應你就是了。」	五〇六六頁後
牧師和卡羅泥奧跟在後面	五〇六七頁前
「多羅塞頭喊住他，叫他住手。」	五〇七四頁後
「桑科吻了他，撫慰了他。」	五〇七五頁前
「但願上帝加福給您老人家。」	五〇八四頁後
Henry James 像	五二七二頁後
Henry James 的住宅	五二七三頁前
W. Wordsworth 像 (H. W. Pickersgill 作)	五三三八頁後
W. Wordsworth 像 (D. Maclise 作)	五三三九頁前
W. Wordsworth 的手蹟	五三三九頁前
菲爾定像	五三六〇頁後
“Joseph Andrews” 原稿	五三六一頁前
Charles Lamb 像	五三六六頁後
C. Lamb 死時所住的房屋	五三六七頁前
C. Lamb 像	五三六七頁前

岑嘉州詩集(三)

唐·岑參撰

岑嘉州集卷第五

五言律詩

① 南樓送衛_②潏_③

近縣多蓮_④，容似君誠亦稀；南樓取涼好，便送故人歸。鳥向望中滅，雨侵晴處飛；應須乘月去，且爲解征衣。

⑤ 送王伯倫應制授正字歸

當年最穩意，數子不如君；戰勝時偏許，名高人共聞。半天城北雨，斜日灑西雲；科斗皆成字，無令錯古文。

⑥ 送宇文舍人出宰元城

雙鳧出_⑦秦_⑧，千里過河陽；馬帶新行色，衣聞舊御香。縣花迎墨綬，關柳拂銅章；別後能爲政，相思淇水長！

⑨ 崔驕馬山池重送宇文明府

竹_⑩裏過_⑪橫_⑫，夜_⑬閒藉_⑭綠_⑮；池涼醒別酒，山翠拂行_⑯鑣。鳳去粧樓閉，鳧飛葉縣遙；不逢秦女在，何處聽吹簫！

送_⑰李_⑱郎_⑲尉_⑳武_㉑康

① 料作「岑嘉州詩卷之三」

② 唐無上四字，抄同，朱下有「一百七十首」

③ 江缺此首。

④ 朱作「魏」

⑤ 唐註「得歸字」，宋註「分得歸字」

⑥ 唐註「一作來」

⑦ 江缺此首。

⑧ 唐註「一作總」，抄作「總」，註

「一作共」，朱作「總」

⑨ 朱作「嶺」，註「本作灑」

⑩ 江缺此首。

⑪ 唐註「得陽字」，抄同，朱註「分得

陽字」

⑫ 江缺此首。

⑬ 唐註「得苗字」，抄同，朱註「分得苗字」

⑭ 抄「翠」空。

⑮ 朱作「錢」

⑯ 朱無「郎」

潘郎腰綬新，上縣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即恥家貧。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磧西頭送李判官入京

一身從遠使，萬里向安西。漢月垂鄉淚，胡沙○費○馬蹄。尋河愁地盡，過磧覺天低。送子軍中飲，家書醉裏題。

陪使君早春西亭送王贊府赴選○

西亭繫五馬，爲送故人歸。客舍草新出，關門○花欲飛。到來逢歲酒，却去換春衣。吏部應相待，如君才調稀。

送劉郎將歸河東○

借問虎賁將，從軍凡幾年？殺人寶刀缺，走馬貂裘穿。山雨醒別酒，關雲迎渡船。謝君賢主將，豈忘○輪臺邊○！

澹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山開灑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橋回○忽不見，征馬尙聞嘶。

西亭送蔣侍御還京○

忽聞驄馬至，喜見故人來。欲語多時別，先愁計日回。山河宜晚眺，雲○霧待○君開。爲報烏臺客，須憐白髮催！

水亭送劉顥使還歸節度○

無計留君住，應須絆馬蹄。紅亭莫惜醉，白日眼看低。解帶憐高柳，移牀愛小溪。此來相見少，政○事○各東西。

朱註「一作座」

唐註「一作損」

江缺此首

唐註「得歸字」抄同，朱註「分得歸字」

○

朱註「一作外」

朱作「同」，江無此首

抄註「同用邊字」朱同

抄作「缸」

抄上五字

抄註「一作曾在」

唐註「參會北庭事趙中丞，故有下旬」抄同

抄註「一作居」

抄

作「愁」

抄註「音佐」朱同，江同

抄作「迴」朱同，江同

江缺此首

唐註「得來字」抄

同，朱註「分得來字」

抄「雲」空

唐註「一作賴」抄同

江缺此首

唐註「得低字」抄

同，朱註「分得低字」

唐作「正」註「一作政」

抄「政事」空

●送楊錄事充使

夫子方寸裏，清秋澄霽江；關西望第一，郡內政無雙。狹室下珠箔，連宵傾玉缸；使乎仍未醉，斜月隱吟窗。

●送裴判官自賊中再歸河陽幕府

東郊未解圍，忠義似君稀；誤落胡塵裏，能持漢節歸。卷簾山對酒，上馬雪沾衣；却向嫖姚幕，翩翩去若飛。

●送陝縣王主簿赴襄陽成親

六月襄山道，三星漢水邊；求鳳應不遠，去馬賸須鞭。野店愁中雨，江城夢裏蟬；襄陽多故事，爲我訪先賢。

●送李卿賦得孤島石

一片他山石，巉巖映小池；綠窠攢剝蘚，尖碩坐鸕鷀。水底看常到，花邊勢欲欹；君心能不轉，卿月豈相離。

●送王錄事卻歸華陰王錄事自華陰尉授虢州錄事參軍旬日却復舊官

相送欲狂歌，其如此別何！攀轅人共惜，解印日無多。仙掌雲重見，關門路再過；雙魚莫不寄，縣外是黃河。

●送二十二兄北遊尋羅中

斗柄欲東指，吾兄方北遊；無媒謁明主，失計干諸侯。夜雪入穿履，朝霜凝弊裘；遙知客舍飲，醉裏聞春鳩。

●江缺此首。

①唐「使」作「瀟關判官」註「得江字作充使」。

②唐作「秋天」。

③朱作「俠」註「一作狹」。

狹。」

④唐上三字作「缸平明」註「一作使乎」。

⑤唐作「猶」。

⑥唐作「書」註「一作高一作吟」朱

作「高」。

⑦朱註「七句一作，平明猶未醉；八句一作，斜日隱書函」。

⑧江缺此首。

⑨江缺此首。

「訪先」空。

⑩江缺此首。

⑪朱上八字作「賦得孤島石送李卿分得離字」唐註「得離字」抄同。

⑫抄

「尖」空。

⑬唐註「一作頂」抄作「硯」朱作「頂」。

⑭抄「坐」空。

⑮江缺此首。

⑯抄作「却」。

朱同。

⑰朱作「亦借」。

⑱江缺此首。

⑲朱註「一作謀」。

⑳抄作「月」。

㉑抄作「館」。

●送鄭甚●歸東京汜●水別業

客舍見春草，忽聞思舊山；看君灑陵去，匹馬成阜還。對酒風與雪，向家河復關；因悲宦遊子，終歲無時閑。

●送崔全被放歸都觀省

夫子不自衍，世人知者稀；來傾阮氏酒，去著老萊衣。渭北草新出，關東花欲飛；楚王猶自惑，宋玉且將歸。

●送孟孺卿落第歸濟陽

獻賦頭欲白，還家衣已穿；羞過灑陵樹，歸種汝陽田。客舍少鄉信，牀頭無酒錢；聖朝徒側席，濟上獨遺賢。

●送裴校書從大夫淄川●觀省

尚書東●出守，愛子向青州；一路通關樹，孤城近海樓。懷中江橘熟，倚處戟門秋；更奉輕軒去，知君無客愁。

●送楊千牛●趁歲赴汝南郡觀省便成親

問吉●轉征鞍，安仁道姓潘；歸期明主賜，別酒故人歡。珠箔障爐暖，狐裘耐臘寒；汝南遙倚望，早●去及春盤。

●送胡象●落第歸玉屋別業

看君尙年少，不第莫悽然；可即被●獻賦，山村歸種田。野花迎短榻，河柳拂長鞭；置酒聊相送，青門一醉眠。

●送顏留

●江缺此首。 ●唐作「堪」，抄「甚」空，李同唐。 ●抄「汜」空。 ●唐註「得閑字」，抄同，朱註「分得閑字」。

●抄「因」空。 ●江缺此首。 ●抄「感宋玉且」空。 ●抄上有「送楊子」(說載太白律詩)，斗酒渭城邊，爐頭

耐歲眠，梨花千樹雪，楊葉萬條煙。惜別添壺酒，臨期贈馬鞭；看君願上去，新月到家園。江缺此首，李同目存。 ●朱作「心」。

●江缺此首，李同目存。 ●朱下有「郡」。 ●唐作「未」註「應作東」。 ●抄「熱」空。 ●江缺此首，李

同目存。 ●唐註「一作秋」，抄同。 ●唐作「婚」註「得寒字」，抄同，朱註「分得寒字」。 ●抄「問吉」空。

●唐作「蚤」。 ●江缺此首。 ●李上二字作「孟孺卿」。 ●唐作「疲」，抄無「可即被」朱「被」字空。

●江缺此首。 ●唐註「得飛字」，抄同，朱註「分得飛字」。

遷客猶未老，聖朝今復歸；一從襄陽住，幾度梨花飛。世事了可見，隣人亦稀稀；相逢貪醉臥，未得作春衣。

① 送杜佐下第歸陸渾別業
正月今欲半，陸渾花未開；出關見青草，春色正東來。夫子且歸去，明時方愛才；還須及秋賦，莫即隴蒿萊。

② 送張郎中赴隴右觀省卿公
中郎鳳一毛，世上獨賢豪；弱冠已銀印，出身唯寶刀。還家卿月迥，度隴將星高；幕下多相識，邊書醉懶操。

③ 送楚丘麴少府赴官
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微子城東面，梁王苑北邊。桃花色似馬，榆莢小於錢；單父聞相近，家書早為傳。

④ 送蜀郡李掾
飲酒俱未醉，一言聊贈君；功曹善為政，明主還應聞。夜宿劍門月，朝行巴水雲；江城橘花發，滿道香氣氤。

⑤ 送鄭少府赴滏陽
子真河朔尉，邑里帶清漳；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香。青山入官舍，黃鳥度官牆；若到銅臺上，應憐魏寢荒。

⑥ 還高冠潭口留別舍弟
作日山有信，祗今耕種時；遙傳杜陵叟，惟我還山遲。獨向潭上釣，無人林下棋；東溪憶汝處，閑臥對鸕鷀。

⑦ 醴泉東谿送程皓元鏡微入蜀
蜀郡路漫漫，梁州過七盤；二人來信宿，一縣醉衣冠。溪逼春衫冷，林交宴席寒；西南如噴酒，遙向雨中看。

⑧ 抄作「往」
抄同，朱無「卿公」。

⑨ 江缺此首。
唐註「一作初」抄同。

⑩ 江缺此首。
唐註「時張卿公亦充節度留後」

⑪ 抄無「」。

⑫ 朱註「一作萊又作葉」

⑬ 江缺此首。
唐註「一作接非」

⑭ 江缺此首。
抄作「惟」

⑮ 抄作「酌」

⑯ 朱作「期」

⑰ 江缺此首。

⑱ 李作「敬」

⑲ 唐註「得寒字」抄同，朱同。

⑳ 朱註「一作嘆」

●夏初醴泉南樓送太康顏少府

何地堪相餞，南樓出萬家；可憐高處送，遠見故人車。野果新成子，庭槐欲作花；愛君兄弟好，書向穎中誇。

●送嚴●詠擢第歸蜀

巴江●秋月新，開道發征輪；戰勝真才子，名高動世人。工●文能似舅，擢第去榮親；十月天官待，應須早赴筵。

●送張直公歸南鄭拜省

夫子思何速，世人皆歎奇；萬言不加點，七步猶嫌遲。對酒落日●後，還家飛雪時；北堂應久待，鄉夢促●征期●。

●臨洮泛舟趙仙舟自北庭罷使還京●

白髮輪臺使，邊功竟不成；雲沙萬里地，孤負一書生。池上風回舫，橋西雨過城；醉眠鄉夢罷，東望羨歸程。

●送周子落第遊荆●南

足下復不第，家貧尋故人；且傾湘南酒，羞對關西城●。山店●橋花發，江●城楓葉新；蒼從巫●峽●過，隱見楚●玉神●。

●送薛彥偉擢第東都●

時輩似君稀，青春戰勝歸；名登郗●譙●第，身著老萊衣。稱意人皆羨，還家馬若飛；一枝誰不折，綠鬣獨橫輝。

送張子●尉南海●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蜃氣，呂里雜鯨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慎莫廢清貧！

●江缺此首。 ●江缺此首。 ●抄作「顏」。 ●抄作「水」。 ●抄作「」。 ●抄「天官待」空。

●江缺此首。 ●抄作「月」。 ●朱作「從」。 ●抄「期」空。 ●江缺此首。 ●抄註「得識字」。

●江缺此首。 ●抄「荆」空。朱作「京」。 ●唐作「塵」唐作「春」註「一作城」劉作「親」。 ●抄「店」

空。 ●抄「江」空。 ●江缺此首。 ●唐作「歸」朱下有「觀者」。 ●唐作「楊瓊」註「一作張子」

●抄作「海南」。 ●唐註「一作江」

● 鳳翔府行軍送程使君赴成州

程侯新出守，好日發行軍；拜命時人羨，能官聖主聞。江樓黑塞雨，山郭冷秋雲；竹馬諸童子，朝朝待使君。

● 送張升卿宰新淦

官柳葉尙小，長安春未濃；送君潯陽宰，把酒青門鐘。水驛楚雲冷，山城江樹重；遙知南湖上，祇對香爐峰。

● 送陳子歸陸渾別業

雖不舊相識，知君丞相家；故園伊川上，夜夢方山花。種藥畏春過，出關愁路賒；青門酒壚別，日暮東城驢。

● 稠桑驛喜逢滕河南中丞便別

駟馬映花枝，人人夾路窺；離心且莫問，春草自應知。不謂青雲客，猶思紫禁時；別君能幾日，看取鬢成絲。

● 送蒲秀才擢第歸蜀

去馬疾如飛，看君戰勝歸；新登鄴詵第，更著老萊衣。漢水行人少，巴山客舍稀；向南風候暖，臘月見春輝。

● 送郭司馬赴伊吾郡請示李明府

安西美少年，脫劍卸弓弦；不佞將軍勢，皆稱司馬賢。秋山城北面，古治郡東邊；江上舟中月，遙思李郭仙。

● 送滕亢擢第歸蘇州拜親

送爾姑蘇客，滄波秋正涼；橋懷三簡去，桂折一枝香。湖上山當舍，天邊水是鄉；江村人事少，時作捕魚郎。

抄上有「吳嘉州詩集卷第三」江無此首。 江缺此首。 江缺此首。 抄作「入」註「一作出」朱作「入」。

唐註「上四句與送薛彥詩相同。」 朱作「己」。 朱作「暉」註「才作輝」。 江缺此首。 唐註「得時字」抄同。 唐註「參悉」按會聯接」抄同。 江缺此首。

註「郭子是趙節度同好」抄同。 唐註「一作池」抄作「池」註「一作江」。 江缺此首。 朱作「觀」。

唐作「將」註「一作香」抄註「一作將」朱同。

唐作「將」註「一作香」抄註「一作將」朱同。

●送任郎中出守明州

罷起郎官草，初分刺史符。城邊樓枕海，郭裏樹侵湖。郡政傍連楚，朝恩獨借吳。觀濤秋正好，莫不上姑蘇。

●臨洮客舍留別祁四

無事向邊外，至今仍不歸。三年絕鄉信，六月未春衣。客舍洮水聒，孤城胡鴈飛。心知別君後，開口笑應稀。

●送弘文李校書往漢南①拜親

未識已先聞，清辭果出羣。如逢瀾處士，似見鮑參軍。夢暗巴山雨，家連漢水雲。慈親思愛子，幾度泣霑裾。

●送李別將攝②伊吾令充使赴武威便寄崔員外

詞賦滿書囊，胡爲在戰場。行間脫寶劍，邑裏掛銅章。馬疾飛千里，鳧飛向五涼。遙知竹林下，星使對犀郎。

●送四鎮薛侍御東歸

相送淚沾衣，天涯獨未歸。將軍初得罪，門客復何依。夢去胡山闕，書停隴鴈稀。園林幸接近，一爲到柴扉。

送張③都尉東歸④

白羽綠弓絃，年年只在邊。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逐虜西踰海，平胡北到天。封侯應不遠，燕領豈徒然。

●送樊侍御使丹陽便觀

臥病窮巷晚，忽驚驄馬來。知君京口去，借問幾時回。驛舫江風引，鄉書海鴈催。慈親應倍喜，愛子在霜臺。

●送張卿郎君⑤赴破石尉

- ① 江缺此首。
- ② 唐作「封」。
- ③ 江缺此首。
- ④ 江缺此首。
- ⑤ 抄無「南」。
- ⑥ 朱作「詞」。
- ⑦ 朱作「還」。
- ⑧ 唐作「里」。
- ⑨ 朱註「一作威」。
- ⑩ 唐註「一作行」。
- ⑪ 朱作「行」。
- ⑫ 抄作「湖」。
- ⑬ 朱同。
- ⑭ 朱無「張」。
- ⑮ 抄註「時封大夫初得罪」。
- ⑯ 朱同。
- ⑰ 江缺此首。
- ⑱ 朱作「燕」。
- ⑲ 江缺此首。
- ⑳ 朱作「中軍」。

卿家送愛子，愁見灑頭春；草羨青袍色，花隨黃綬新。縣西函谷路，城北大陽津；日暮征鞍去，東郊一片塵！

●送顏少府投鄭州

一尉便垂白，數年惟草玄；出關策匹馬，逆旅聞秋蟬。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知君羈思少，所適主人賢。

趙少尹南亭送鄭侍御歸東臺

紅亭酒蘂香，白面繡衣郎；砌冷蟲喧座，簾疎雨到牀。鐘催離興急，絃逐醉歌長；關樹應先落，隨君滿路霜。

祁四再赴江南別詩

萬里來又去，三湘東復西；別多人換鬢，行遠馬穿蹄。山驛秋雲冷，江帆暮雨低；隣君不解說，相憶在書題。

送許員外江外置常平倉

詔置海陵倉，朝推畫省郎；還家錦服貴，出使繡衣香。水驛風催舫，江樓月透床；仍懷陸氏橋，歸歐老親嘗。

送祕省虞校書赴虞卿丞

花綬傍腰新，關東縣欲春；殘書厭科斗，舊閣別麒麟。虞坂臨官舍，條山映吏人；看君有知己，坦腹向平津。

① 江缺此首。

② 抄下有「陳」。

③ 抄作「府」。

④ 唐註「得長字」，宋無「歸東臺」。

⑤ 唐作「江」，宋

同，江同。

⑥ 宋作「坐」，江同。

⑦ 唐註「一作月」，抄作「月」，宋同，江同，李同。

⑧ 抄作「思」，宋同註「一作

興」，江同抄。

⑨ 唐註「一作綫」。

⑩ 宋作「皆」，註「一作先」。

⑪ 唐作「鬢」，註「一作路」。

江

缺此首。

⑫ 抄作「盡」。

⑬ 宋作「書」，江同。

⑭ 抄作「鄉」。

⑮ 唐無上七字，抄同，宋同，李同，江同。

岑嘉州集卷第五

岑嘉州集卷第六。

五言律詩

① 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衛荊州

神仙吏姓梅，人吏待君來。渭北草新出，江南郊已開。城邊宋玉宅，峽口楚王臺。不畏無知己，荊州甚愛才。

奉② 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③ 充渭北節度使④ 卽太尉光弼弟⑤

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⑦ 送江陵黎少府

悔繫腰間綬，翻爲膝下愁。那堪漢水遠，更值楚山秋。新橋香官舍，征帆拂縣樓。王城不敢住，豈是愛荊州。

虢州送天平何丞入京市馬

關樹晚蒼蒼，長安近夕陽。回風醒別酒，細雨濕行裝。習戰邊塵黑，防秋塞草黃。知君市駿馬，不是學燕王。

⑧ 送楊州王司馬

君家舊淮水，水上到揚州。海樹青官舍，江雲黑郡樓。東南隨去鳥，人吏待行舟。爲報吾兄道，如今已白頭。

① 唐無上七字，抄同，宋同，李同，江同。

② 唐無上四字，抄同，宋同，李同，江同。

③ 江缺此首。

④ 朱無「奉」，江同。

⑤ 朱無上五字，江同。

⑥ 朱無「使」，江同。

⑦ 朱上六字作註「卽太尉光弼弟也」，江同。

⑧ 唐註「一作挽」。

⑨ 江缺此首。

⑩ 唐註「一作程」，宋作「程」。

⑪ 江缺此首。

⑫ 李無「馬」。

⑬ 唐註「一作歸」，抄同。

陝州月城樓送辛判官入秦

送客飛鳥外，城頭樓最高；樽前遇風雨，颺裏動波濤。謁帝向金殿，隨身唯寶刀；相思灑陵月，祇有夢偏勞！

送王七錄事赴鉅州

早歲即相知，嗟君最後時；青雲仍未達，白髮欲成絲！小店關門樹，長河華岳祠；弘農人吏待，莫使馬行遲！

閩鄉送上官秀才歸關西別業

風塵奈汝何？終日獨波！波！親老無官養，家貧在外多。醉眠輕白髮，春夢渡黃河；相去關城近，何時更肯過！

送羽林長孫將軍赴歙州

剖竹向工濱，能名計日聞；隼旗新刺史，虎劍舊將軍。驛舫宿湖月，州城浸海雲；青門酒樓上，欲別醉醺醺！

送崔主簿赴夏陽

常愛夏陽縣，往年曾再過；縣中饒白鳥，郭外是黃河。地近行程少，家貧酒債多；知君新稱意，好得奈春何！

送梁判官登女几舊廬

女兒知君憶，春雲相逐歸；草堂開藥裏，苔壁取荷衣。老竹移時小，新花舊處飛；可憐真傲吏，塵事到山稀。

送懷州吳別駕

灞上柳枝黃，瀟頭酒正香；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驛路通函谷，州城接太行；覃懷人總喜，別駕得王祥。

送人歸江寧

宋作「樓」。朱作「城」。朱註「一作城頭樓最高」。宋作「後」註「一作月」。朱註

「一作黑」。

朱註「一作民」。

江缺此首。

抄無「關」。

抄作「赤」。

唐註「一作

兩」抄同。

抄「波」字空，宋同，李作「奔」。

朱註「本作度」。

唐註「一作出」抄同。

朱註

「一作龍」。

朱註「一作侵」。

江缺此首。

江缺此首。

朱作「少」。

朱「總」字空。

江缺此首。

楚客憶鄉信，向家湖水長；住愁春草綠，去喜桂枝香。海月迎歸楚，江雲引到鄉；吾兄應借問，爲報鬢毛霜。

送襄州任別駕

別乘向襄州，蕭條楚地秋；江聲官舍裏，山色郡城頭。莫羨黃公蓋，須乘彥伯舟；高陽諸醉客，唯見古時丘。

送李司諫歸京

別酒爲誰香？春官駿正郎；醉經秦樹遠，夢怯漢川身。雨過風頭黑，雲開日脚黃；知君解起草，早去入文昌。

送綿州李司馬秩滿歸京因呈李兵部

久客厭江月，罷官思早歸；眼看春光老，羞見梨花飛。劍北山居小，巴南晉信稀；因君報兵部，愁淚日沾衣。

送崔員外入秦因訪故園

欲謂明光殿，先趨建禮門；仙郎去得意，丞相正承恩。竹裏巴山道，花間漢水源；憑將兩行淚，爲訪邵平園。

送柳錄事赴梁州

英椽柳家郎，離亭酒壘香；折腰思漢北，隨傳過巴陽。江樹連官舍，山雲到臥床；知君歸夢積，來去劍川長。

送韋侍御先歸京

聞欲朝龍闕，應須拂豸冠；風霜隨馬去，交暑爲君寒。客淚題書落，鄉愁對酒寬；先憑報親友，後月客長安。

送裴侍御赴歲入京

① 宋作「樓」註「本作頭。」 ② 江缺此首。 ③ 唐註「得長字」抄同。 ④ 朱註「疑作峯。」 ⑤ 江缺此首。

⑥ 抄作「綿」宋同。 ⑦ 唐註「一作色」朱作「色」註「一作光。」 ⑧ 唐註「一作奏」抄同，朱作「奏」江同。

⑨ 唐註「一作應。」 ⑩ 江缺此首。 ⑪ 抄作「傳。」 ⑫ 唐作「去。」 ⑬ 李無「先。」 ⑭ 唐註「得寬」

字。」抄同，朱同，江同。 ⑮ 唐作「到」註「一作客。」 ⑯ 江缺此首。 ⑰ 唐註「一作趁。」 ⑱ 唐註「得陽」

字。」同抄。

羨他驪馬郎，元日謁明光；立聲聞天語，朝回惹御香。臺寒柏樹綠，江暖柳條黃；惜別津亭暮，揮戈憶魯陽。

① 送顏評事入京

顏子人歎屈，宦遊今未遲；佇聞明主用，豈負青雲姿。江柳秋吐葉，山花寒滿枝；知君客愁處，月落巴川時。

② 送趙侍御歸上都

驄馬五花毛，青雲歸處高；霧隨驅夏景，風逐振江濤。執簡皆推直，勤王豈告勞；帝城誰不戀，回望動離騷。

武威 ③ 春暮 ④ 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

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寒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白髮悲明鏡，青春換弊裘；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

⑤ 虢州南池候嚴中丞不至

池上日相待，知君殊未回；徒交柳葉長，漫使梨花開。駟馬去不見，雙魚空往來；相思不解說，孤負舟中杯。

尋少室張山人聞與偃師周明府同入都

中峰鍊金客，昨日遊人間；葉縣龜共去，葛陂龍暫還。春雲湊深水，秋雨懸空山；寂寂青谿上，空餘丹竈閑。

歲暮積外寄元摛

西風傳戍鼓，南望見前軍；沙磧人愁日，山城犬吠雲。別家逢逼歲，出塞獨離羣；髮到陽關白，書今遠報君。

⑥ 寄宇文判官

西行殊未已，東望何時還？終日風與雪，連天沙復山。二年領公事，兩度過陽關；相憶不可見，別來頭已斑。

⑦ 唐作「柏」

⑧ 江缺此首

⑨ 唐註「一作窮」抄同

⑩ 唐作「滿」註「一作出一作落」抄同

⑪ 江

缺此首

⑫ 唐註「一作城」

⑬ 唐註「一作寒」

⑭ 唐作「岸」註「一作片」

⑮ 宋作「樹」註「一

作柳」

⑯ 宋註「一作戊」

⑰ 江缺此首

⑱ 唐作「教」抄同，宋同

⑲ 宋作「復」

⑳ 唐作

「思」註「一作相思」

㉑ 宋註「本作夜」

㉒ 唐作「清」

㉓ 江缺此首

● 郡齋南池招楊麟

郡齋人事少，雲山遮眼前；偶從池上醉，便向舟中眠。與子居最近，同官情又偏；閑時耐相訪，正有床頭錢。

高宮 ● 谷口招 ● 鄭鄩

谷口來相訪，空齋不見君；澗花然暮雨，潭樹暖春雲。門徑稀人迹，簷峯下鹿羣；衣裳與枕席，山靄碧氛氤。

夜過盤豆 ● 隔河望永樂寄閩中効齊梁體

盈盈一水隔，寂寂二更初；波上思羅襪，魚邊憶素書。月如眉已畫，雲似鬢新梳；春物知人意，桃花咲索居。

寄左省杜拾遺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春興思南山舊廬招柳建正字

終歲不得意，春風今復來；自憐蓬鬢改，羞見梨花開。西掖誠可戀，南山思早回；園廳幸接近，相與歸蒿萊。

● 七月三日在內學見有高近 ● 道舉徵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 ●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灘上思嚴子，山中憶許由；蒼生今有望，飛詔下林丘。

● 丘中春臥寄王子

田中開白室，林下閉玄關；卷跡人方處，無心雲自閑。竹深喧暮鳥，花缺露春山；勝事那能說，王孫去未還。

● 江缺此首。

唐作「常」註「一作遮」 ● 唐作「冠」註「一作官」 ● 唐註「一作贈」 ● 唐作「石」抄同，宋同，江同。 ● 唐作「笑」抄同，江同，李同。 ● 宋作「春」註「一作雲」江作「春」 ● 李作

「得」 ● 江缺此首。 ● 抄註「一無近字」 ● 唐作「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初七月初三

日在內學見有高」一本有近字」道舉徵」別本俱作七月三日在內學見有高道舉徵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宋作「宿

關西客舍寄山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高道舉徵」 ● 江缺此首。 ● 抄「室」空。 ● 抄「卷」空。 ● 抄

「方處」空。 ● 宋作「閒」李同。

● 江行夜宿龍吼灘臨眺思峨眉隱者兼寄幕中諸公

官舍臨江口，灘聲入。● 慣聞水煙晴吐月，山火夜燒雲。且欲尋方士，無心戀使君。異鄉何可住？况復久離羣！

敬酬 ● 李判官使院即事見呈

公府日無事，吾徒只是閑。草根侵柱礎，苔色上門關。飲 ● 視時見 ● 鳥卷簾晴對山；新詩吟未足，昨夜夢東還。

● 虢州酬辛侍御見贈

門柳葉已大春花，今復闌；鬢毛方二色，愁緒日千端。夫子屢新命，鄙夫仍舊官；相思難見面，時展尺書看！

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壘山思故園見寄

玉壘天晴望，諸峯盡覺低；故園江樹北，斜日嶺雲西。曠野看人小，長空共鳥齊；山高 ● 徒仰止，不得日攀躋。

奉和杜相公初夏 ● 發京城作

按節辭黃閣，登壇戀赤墀；銜恩期報主，授律遠行師。野鵲迎金印，郊雲拂畫旗；叨陪幕中客，敢和出詩車 ●。

● 漢川山行呈成少尹

西蜀方攜手，南宮憶比肩；平生猶不淺，羈旅轉相憐。山店雲迎客，江村犬吠船；秋來取一醉，須待 ● 月光眠。

● 春日醴泉杜明府承恩五品宴席上賦詩

鳧鳥奮稱仙，鴻私降自天；青袍移草色，朱綬奪花然。呂裏雷仍震，臺中星欲懸；吾兄此棲棘 ●，因得賀初筵。

① 江缺此首。

② 唐註「一作己」。

③ 抄作「訓」。

④ 抄下註「一作映」朱作「映」註「一作飲」江作「映」

⑤ 江作「飛」。

⑥ 江缺此首。

⑦ 唐作「高山」。

⑧ 唐無「夏」。

⑨ 抄作「車詩」朱同江同，李同。

抄上有「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和風助律應韶年，清蹕乘高出望仙；花笑鶯歌迎帝轡，雲消日霽俯皇川。南山沂戲仙杯上，北斗平臨御房前；一奉恩榮歡在謁，空知家舞聽薰絃。」

詩集卷第四，「江缺此首。」

抄「棲棘」空。

抄上二字作「待綺」註「一作須符」。

抄上有「翠嘉州」。

陪使君早春東郊遊眺

太守擁朱輪，東郊物候新。鶯聲隨坐嘯，柳色喚行春。谷口雲迎馬，溪邊水照人。郡中叨佐理，何幸接芳塵。

雪後與羣公過慈恩寺

乘興忽相招，僧房暮與朝。雪融雙樹濕，紗閣一燈燒。竹外山低塔，藤間院隔橋。歸家如欲懶，俗慮向來銷。

與鄠縣郡官泛漢陂

萬頃浸天色，千尋窮地根。舟移城入樹，岸闊水浮村。閒鷺驚蕭管，潛蚪傍酒樽。暝來呼小吏，列火儼歸軒。

與鄠縣源少府泛漢陂

載酒入天色，水涼難醉人。清搖縣郭動，碧洗雲山新。吹笛驚白鷺，垂竿跳紫鱗。憐君公事後，陂上日娛賓。

終南東溪中作

溪水碧於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淺不勝舟。洗藥朝與暮，釣魚春復秋。興來從所適，還欲向滄洲。

與鮮于庶子泛漢江

急管更須吹，杯行莫遣遲。酒光紅琥珀，日影浮歸棹。蘆花胃釣絲，山公醉不醉。問取葛疆知。

晦日陪侍御泛北池

春池滿復寬，晦節耐邀歡。月帶蝦蟇冷，霜隨獬豸寒。水雲低錦席，岸柳拂金盤。日暮舟中散，都人夾道看。

江缺此首。

唐註「得春字」抄註「用奉字」

江缺此首。

唐註「一作報」

唐註「一作閉」

抄「紗閣空」朱作「閉」

唐註「一作接」

唐註「一作好」

唐作「羣」李同

唐作

「閑」抄同，宋同，江同。

抄作「喧」註「一作呼」朱同。

唐註「得人字」抄同，宋同，江同。

抄註「一

作自」朱同。

抄作「口」朱同，江同。

抄註「得遲字」朱同，江同。

唐註「一作金杯」朱同。

唐作「羅」下同。

抄作「翁」

江缺此首。

抄註「得寒字」

朱作「覆」

● 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溪宴

旌節臨溪口，寒郊陸^①覺暄。紅亭移酒席，畫舸^②逗江村。雲帶歌聲颺，風飄舞袖翻。花間催秉燭，川上欲黃昏。

晚過盤石寺禮鄭和尚

暫詣高僧話，來尋野寺孤。岸花藏水碓，谿竹^③映風爐。頂上巢新鵲，衣中得^④舊珠。談禪未得去，輟棹且踟蹰。

● 登涼州尹臺寺

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開。因從老僧飯，更上夫人臺。清唱君不去，彈絃^⑤風颯來。應須一倒^⑥載，還似山公回。

登總持閣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煙。檻外低秦嶺，牕中小渭川。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

題金城臨河驛樓

古戍依重險，高樓見五涼。山根盤驛道，河水浸城牆。庭樹巢鸚鵡，園花隱麝香。忽如江浦上，憶作^⑦捕魚郎。

● 郡齋平望江山

水路東連楚，人煙北接巴。山光圍一郡，江月照千家。庭樹純栽橘，園畦半種茶。夢魂知憶處，無夜不京華。

攜琴酒尋閻防崇濟寺所居僧院

相訪但尋鐘，門寒古殿松。彈琴醒暮酒，卷^⑧幔引諸峯。事愜林中語，人幽物外蹤。吾廬幸接^⑨近，茲地興偏慵。

● 江缺此首。

① 抄註「得暄字。」

② 抄「陸」空，朱作「斗。」

③ 朱作「祇。」

④ 唐作「水」註「一作

竹。」

⑤ 唐註「一作鶴」朱作「鶴」註「一作鶴」江作「鶴。」

⑥ 唐作「帶」註「一作得」抄作「帶。」

● 江無此首。

⑦ 抄註「是沮滄蒙尹夫人臺。」

⑧ 抄作「絃。」

⑨ 抄「倒」空。

⑩ 朱註「音佐」江同。

● 江缺此首。

① 抄註「時牧健爲。」

② 唐註「得澗字」抄同，朱同，江同。

③ 朱作「雨」註「本作酒。」

朱作「捲。」

④ 抄作「相」朱同。

⑤ 抄作「澗」朱同。

春尋河陽陶處士別業

風暖日曛曛，黃鸝飛近村。花明潘子縣，柳暗陶公門。藥碗搖山影，魚竿帶水痕。南橋車馬客，何事苦喧喧！

題永樂章少府廳壁

大河南郭外，終日氣昏昏。白鳥下公府，青山當縣門。故人是邑尉，過客駐征軒。不憚煙波闊，思君一笑言。

宿岐州北郭嚴給事別業

郭外山色暝，主人林館秋。踈鐘入臥內，片月到床頭。遙夜惜已半，清言殊未休。君雖在青瑣，心不忘滄洲。

暮秋會嚴京兆後廳竹齋

京尹小齋寬，公庭半藥蘭。甌香茶色嫩，牕冷竹聲乾。盛德中朝貴，清風畫省寒。能將吏部鏡，照取寸心看。

尋楊七郎中宅即事

萬事信蒼蒼，機心久已忘。無端來出守，不是厭為郎。雨滴芭蕉赤，霜催橘子黃。逢君開口笑，何處有他鄉？

江缺此首。

朱作「聞」。

唐作「煖」。

抄「梳」空。

江缺此首。

江缺此首。

江缺此首。

抄下有「中」。

江缺此首。

抄作「亭」。

抄作「欄」朱同。

抄「香」空。

江缺此首。

江缺此首。

朱無「七」。

抄註「在成都」。

唐無上七字，抄同，朱同，江同，李同。

岑嘉州集卷第六

岑嘉州集卷第七。

五言律詩

① 題新鄉王釜 ② 廳壁

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祿米嘗不足，俸錢供與人。城頭蘇門樹，陌上黎陽塵。不是舊相識，聲同心自親。

③ 題山寺僧房

牕影搖羣木，牆陰載一峯。野爐風自熱，山碓水能舂。勤學翻知誤，爲官好欲慵。高僧暝不見，月出但聞鐘。

喜華陰王少府使到南池宴集

有客至鈴下，自言身姓梅。仙人掌裏使，黃帝鼎邊來。竹影拂棋局，荷香隨酒杯。池前堪醉臥，待月未須回。

④ 行軍雪後月夜宴王卿家

子夜雪華餘，卿家月影初。酒香薰枕席，爐氣暖軒除。晚歲宦情薄，行軍歡宴疎。相逢剩取醉，身外盡空虛。

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

九日黃花酒，登高會昔聞。霜威逐亞相，殺氣傍中軍。橫笛驚征鴈，嬌歌落塞雲。邊頭幸無事，醉舞荷吾君。

① 唐無上七字，抄同，朱同，李同，江同。

宋註「一作後。」

② 江缺此首。

③ 唐無上四字，抄同，朱同，李同，江同。

④ 江缺此首。

⑤ 抄「釜」空。

⑥ 宋作「地。」

⑦ 江缺此首。

⑧ 抄註「得初字。」

⑨ 宋註「一作從。」

⑩ 抄「月」空。

⑪ 江「王少」字空。

「作原」江同。

①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時封公兼鴻臚卿

西邊屏盡平何處更專②征幕下人無事軍中政已成坐③參殊俗語樂雜異方聲醉裏東樓月偏能照列卿

陪封大夫宴瀚海亭納涼

細管雜清④絲千杯倒接羅軍中乘興出海上納涼時日沒鳥飛急山高雲過遲吾從大夫後歸路擁旌旗

⑤魏州西亭陪端公宴集

紅亭出鳥外駿馬繫雲端萬嶺膺前啤⑥千家肘底看開瓶酒色嫩踏地葉聲乾為逼霜臺使重裘也覺寒⑦

⑧魏州臥疾喜劉判官相過水亭

臥疾嘗晏起朝來頭未梳見君勝服藥清話病能除低柳供⑨繫馬小池堪釣魚觀棋不覺暝月出水亭初

⑩梁州陪趙行軍龍岡寺北庭泛舟宴王侍御

誰宴霜臺使行軍粉署郎唱歌江鳥沒吹笛岸花香酒影搖新月灘聲聒夕陽江鐘聞已暮歸棹綠川長

⑪河西春暮憶秦中

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歸邊城細草出客館梨花飛別後鄉夢數昨來家信稀涼州三月半猶未脫寒衣

⑫過酒泉憶杜陵別業

昨夜宿祁⑬連今朝過酒泉黃沙西際海白草北連天愁裏難消日歸期尙隔年陽關萬里夢知處杜陵田

⑭宿鐵關西館

馬汗踏成泥朝馳幾萬蹄雪中行地角火處宿天倪塞迥心常怯鄉遙夢亦迷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

⑮江缺此首

⑯抄無上十字宋上十字作註

⑰宋註「一作傳」

⑱唐作「座」

⑲唐註「得時字」江

⑳同

㉑抄作「青」

㉒江缺此首

㉓抄「脾」空

㉔抄「裘也覺寒」空

㉕江缺此首

㉖抄作「共」

㉗唐註「得長字」

㉘江缺此首

㉙唐作「祈」

① 早發馮書懷終南別業

曉笛引 ① 鄉淚，秋水 ② 鳴馬啼；一身虜雲外，萬里胡天西。終日見征戰，連年聞鼓鼙；故山在何處？昨日夢清溪。④

發臨洮將赴北庭 ③ 留別 ④

聞說輪臺路，連年 ⑤ 見雪飛；春風不會 ⑥ 到，漢使亦 ⑦ 應 ⑧ 稀。白草通疎勒，青山過武威；勳王敢道遠 ⑨，私向夢中歸。

首秋輪臺

異域陰山外，孤城雪海邊；秋來唯有鴈，夏盡不聞蟬。雨拂氈牆濕，風搖毳幕羶；輪臺萬里地，無事歷三年。

北庭作

鴈塞通隴澤，龍堆接醋溝；孤城北畔，絕域海西頭。秋雪春仍下，朝風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猶自未封侯！

輪臺卽事

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三月無青草，千家盡白榆。蕃書文字別，胡俗語音殊；愁見流沙北，天西海一隅。

② 還東山洛上作

春流急不淺，歸棹 ③ 去何遲！愁客葉舟裏，夕陽花水時。雲晴開蟬竦，棹 ④ 發起鷗鷺；莫道東山遠，衡門在夢思。

③ 楊固店

客舍梨葉赤，鄰家聞搗 ⑤ 衣；夜來嘗有夢，墜淚緣 ⑥ 思歸。洛水行欲盡，緱山看漸微；長安抵千里，何事信音稀！

④ 巴南舟中思陸渾別業

① 江缺此首。 ② 唐作「別」。 ③ 抄作「水」，宋同。 ④ 唐作「鷺」。 ⑤ 抄作「亭」，宋無「庭」，江同。

⑥ 唐註「得飛字」，抄同，宋同，江同。 ⑦ 唐註「一作年年」。 ⑧ 唐上二字作「曾」，作長不。 ⑨ 宋註「一作日」。

⑩ 唐註「一作來」。 ⑪ 唐註「一作不敢道遠思」。 ⑫ 江缺此首。 ⑬ 抄作「視」。 ⑭ 唐作「權」。 ⑮

江缺此首。 ⑯ 唐作「搗」。 ⑰ 抄「墜淚緣」空。 ⑱ 江缺此首。

瀘水南州①瀘，巴山北客稀；嶺雲撩亂起，溪鷺等閒②飛。鏡裏愁衰鬢③，舟中換旅衣；夢魂知憶處，夜不無先歸。
晚發五渡④

客厭巴南地，鄉隣劍⑤北天；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陽邊。芋葉藏山徑⑥，蘆花雜⑦渚田；舟行未可住⑧，乘月且須牽。

● 巴南舟中夜書事⑨

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近鍾清野寺，遠火點⑩江村。見鴈思鄉信，聞猿⑪積淚痕；孤舟萬里夜⑫，秋月不堪論！

● 初授官題高冠草堂

三十始一命，宦情都⑬欲闌；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澗⑭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祗緣五斗米，辜⑮負一漁竿。

● 題虢州西樓

錯料⑯一生事，磋跎⑰今白頭；縱橫皆失計，妻子也堪羞。明主雖然棄，丹心亦未休；愁來無去處，祗上⑱郡西樓！

● 省中即事

華省認爲郎，蹉跎鬢已蒼；到來恒⑲襜被，隨例且含香。竹影遮廳暗，花陰拂簾涼；君王新賜筆，莫⑳奏向明光。

● 江上春歎

臘月江上暖⑳，南橋新柳枝；春風觸處到，憶得故園時。終日不如㉑意，出門何所之㉒？從人覓顏色，自㉓笑弱男兒。

① 唐註「一作舟。」 ② 抄作「閑。」 ③ 唐作「鬢」抄同。 ④ 抄作「谿」朱同江同。 ⑤ 抄註「一作漢」朱同。

⑥ 抄作「選。」 ⑦ 唐註「一作閒」抄同，朱註「一作間。」 ⑧ 抄作「往。」 ⑨ 唐上二字作「市」朱同。

⑩ 註「一作夜書事。」 ⑪ 唐註「一作照。」 ⑫ 唐作「猿」朱同江同。 ⑬ 唐作「外」註「一作夜。」 ⑭ 江缺此首。

⑮ 唐作「多。」 ⑯ 抄「澗」空。 ⑰ 朱作「孤。」 ⑱ 江缺此首。 ⑲ 抄作「跪。」 ⑳ 朱作「在」註「一作上」朱作「在」。

㉑ 江缺此首。 ㉒ 抄「澗」空。 ㉓ 朱作「孤。」 ㉔ 江缺此首。 ㉕ 唐作「草」朱同。 ㉖ 抄註「一作可」朱同。

㉗ 朱作「煖。」 ㉘ 朱作「得」註「不得之得」作如「。

初至德爲作

山色軒檻內，灘聲枕席間；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閑。雲雨連三峽，風塵接百蠻；到來能幾日，不覺鬢毛斑！

成王挽歌

幽山悲舊桂，長坂愴餘蘭；地底孤燈冷，泉中一鏡寒。銘旌門客送，騎吹路人看；漫作琉璃椀，淮王誤合丹。

苗侍中挽歌二首

攝政朝章重，持衡國相尊；筆端通造化，掌內運乾坤。青史遺芳滿，黃樞故事存；空悲渭橋路，誰對漢皇言？

天子悲元老，都人惜上公；優賢几杖在，會葬市朝空。丹旆飄斜日，清笳怨暮風；平生門下客，繼美廟堂中。

故僕射裴公挽歌三首

盛德資邦傑，嘉謨作世程；門瞻駟馬貴，時仰八裴名。罷市秦人送，還鄉絳老迎；莫埋丞相印，留着付玄成。

五府瞻高位，三台喪大賢；禮容還故絳，寵贈冠新田。氣歇汾陰鼎，魂歸京兆天；先時劍已歿，壠樹久蒼然。

富貴徒言久，鄉閭歿後歸；錦衣都未着，丹旆忽先飛！哀挽辭秦塞，悲笳出帝畿；遙知九原上，漸覺弔人稀。

河西太守杜公挽歌四首

抄作「檣」

抄上有「岑嘉州詩集卷第八」江缺此首。

抄註「一作晨王」

抄作「慢」

江缺此二首。

朱無「二首」

朱作「行」

朱前有「其二」李同。

抄下有「又」

唐作「飛」

江缺此三首。

朱無「故」

朱無「三首」

唐作「龍」

抄註「一作

哀龍榮」朱同。

唐註「一作二」朱前有「其二」李同。

抄「贈」空。

唐註「一作過」抄同。

唐作「飛」

唐作「阡」

唐作「沒隴」

朱前有「其三」李同。

朱上二字作「欲未」

唐註「一作遠」抄作「遠」註「一作覺」

抄作「吊」朱同。

江缺此四首。

朱作「西河」

朱作「觀」

朱無「四首」

抄作「四首」

抄作「吊」朱同。

江缺此四首。

朱作「西河」

蒙叟悲藏壑，殷宗惜濟川；長安非舊日，京兆是新阡。黃霸官猶屈，蒼生望已愆。唯餘卿月在，留向杜陵懸。

鼓角城中出，墳塋郭外新。雨隨思太守，雲從送夫人。蒿里埋雙劍，松門閉萬春。回瞻北堂上，金印已生塵。

憶昨明光殿，新承天子恩。剖符移北地，受鉞領西門。塞草迎軍幕，邊雲拂使軒。至今聞墮外，戎虜尚亡魂。

漫漫澄波闊，耿耿大廈深。秉心常匪席，行義每揮金。汲引親蘭室，招攜入翰林。多君有令子，猶注世人心。

故河南尹岐國公贈工部尚書蘇公挽歌二首

河尹恩榮舊，尚書寵贈新。一門傳畫戟，幾世駕朱輪。夜色何時曉？泉臺不復春。唯餘朝服在，金印已生塵。

白日扁泉戶，青春掩夜臺。舊堂階草長，空院砌花開。山晚銘旌去，郊寒騎吹迴。三川難可見，應惜庾公才。

韓員外夫人清河縣君崔氏挽歌二首

令德當時重，高門舉世推。從夫榮已絕，封邑寵難追。陌上人皆惜，花間鳥亦悲。仙郎看隴月，猶憶畫眉時。

遽聞傷別劍，忽復歎藏舟。燈冷泉中夜，衣寒地下秋。青松弔客淚，丹旆路人愁。徒有清河在，空悲逝水流。

詠那齋壁畫片雲

抄作「天」宋註「一作天。」抄作「縣。」抄前有「二」宋前有「其二」李同。唐註「一作吹。」

抄「隨思」空。抄前有「三」宋前有「其四」此首爲第四，李前有「其三。」抄作「光明。」唐作

「隴」宋同。抄前有「四」宋前有「其三」此首爲第三，李前有「其四。」唐作「沈沈」宋作「沉沉。」

唐註「一作石。」抄「蘭」空。宋無一故，一江無此二首。宋作「贈。」抄前有「二」宋前

有「其二」李同。宋作「新。」唐作「回」宋同。抄「難」空。江缺此二首。宋無

「二首」宋作「自」註「一作亦。」宋作「想」註「一作憶。」抄前有「二」宋前有「其二」

宋作「思」註「一作淚。」抄前有「唐博清郡安喜縣令岑府君墓銘，涇水湯湯，漢陵蒼蒼！木蕭蕭兮草自黃，門一閉兮

夜何長！來溪張允進墓銘，茂陵南顧，渭水東流；山原萬秋，兄弟一丘；白楊颯颯，祇令人愁！」唐註「得歸字」抄同，宋同。

雲片何人畫，塵侵●粉色微；未曾行雨去，不見逐風歸。只恁偏凝壁，回看欲惹衣；丹青忽借便，移向帝鄉飛。

臨洮龍興寺玄上人院同詠青木●香篆

移根自遠方，種得在僧房；六月花新吐，三春葉已長。抽莖高錫杖，引影到繩床；只爲能除疾●，傾心向藥王。

●使●院中新栽柏樹子呈李十五栖筠●

愛爾青青色，移根此地來；不曾臺上種，留向磧中栽。脆葉欺門柳，狂花笑院梅；不須愁歲晚，霜露●豈能摧。

長門怨

君王嫌妾妬，閉妾向●長門；舞袖垂新寵，愁眉結舊恩。綠錢生●履迹，紅粉濕啼痕；羞被桃花●笑，看春●獨不言。

五言排律●

送嚴黃門拜御史大夫再鎮蜀川兼覲省

授鉞辭金殿，承恩戀玉墀；登壇漢主用，講德蜀人思。副相韓安國，黃門向子期；刀州重入夢，劍閣再題詞。春草連青綬，晴花間赤旗；山鶯朝送酒，江月夜供詩。許國分憂日，榮親色養時；蒼生望已久，來去不應遲！

送郭僕射節制劍南●

●朱作「清」註「本作漫」 ●江作「本」 ●江作「病」 ●抄前有一送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京北

覆電使，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雲落，星使出鷺行。樽俎口全策，京城闕見霜；歸來歲塵滅，晝地奏明光。送人赴西安，上馬帶

吳鉤，翩翩度隴頭；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萬里鄉爲夢，三邊月作愁；早須清點虜，無事莫經秋。」江缺此首。 ●朱無「使」

●抄註「栖筠者，吉甫之父，德裕之祖。」 ●抄作「落」 ●唐作「在」註「一作向」抄作「在」朱同唐，江同抄。

●唐作「侵」 ●唐上二字在「天桃」 ●朱作「君」註「一作春」江作「君」 ●抄上四字作「翠嘉州

詩集卷第二」朱作「五言長律」前有「翠嘉州詩卷之四」下有「十二首」江作「五言長律」李「五言排律」在「七言

律詩」後。 ●江註「郭英父」

鐵馬擗紅纓，幡旗出禁城；明王親授鉞，丞相欲專征。玉饌天廚送，金杯御酒傾；劍門乘嶮過，閣道踏空行。山鳥驚吹笛，江猿看洗兵；曉雲隨去陣，夜月逐行營。南仲今時往，西戎計日平；將心感知己，萬里寄縣旌。

送盧郎中除杭州赴任

罷起郎官草，初分刺史符；海雲迎過楚，江月引歸吳。城底濤聲震，樓端蜃氣孤；千家窺驛舫，五馬飲春湖。柳色供詩用，鶯聲送酒須；知君望鄉處，枉道上姑蘇。

奉送李賓客荆南迎親

迎親辭望苑，恩詔下儲闈；昨見雙魚去，今看駟馬歸。驛帆湘水闊，客舍楚山稀；手把黃香扇，身披萊子衣。鵲隨金印喜，鳥傍板輿飛；勝作東征賦，還家滿路輝。

送嚴維下第還江東

勿歎今不第，似君殊未遲；且歸滄洲去，相送青門時。望鳥指鄉遠，聞人愁路疑；弊裘沾暮雪，歸棹帶流澌。嚴子灘復在，謝公文可追；江臯如有信，莫不寄新詩。

六月十三日水亭送華陰王少府還縣

亭晚人將別，池涼酒未酣；關門勞夕夢，仙掌引歸驂。荷葉藏魚艇，藤花冒客簷；殘雲收夏暑，新雨帶秋嵐。失路情無適，離懷思不堪；賴茲庭戶裏，別有小江潭。

錢王峯判官赴襄陽道

- ① 朱作「主」。
- ② 抄註「一作令」朱同。
- ③ 朱註「一作刻」。
- ④ 抄註「一作旗」朱作「旗」註「本作懸」。
- ⑤ 江作「旗」李作「懸」。
- ⑥ 朱註「一作山」。
- ⑦ 朱註「一作壯」李作「振」。
- ⑧ 江缺此首。
- ⑨ 朱無
- ⑩ 「奉」。
- ⑪ 朱作「慈」。
- ⑫ 江缺此首。
- ⑬ 唐作「三十」註「一作十三」抄註「一作三十」朱同。
- ⑭ 唐註「得潭字」抄同，朱同，江同。
- ⑮ 江缺此首。
- ⑯ 唐作「岑」註「一作峯」。
- ⑰ 抄「襄」空。

故人漢陽使，走馬向南荆；不厭楚山路，祇憐襄水清。津頭習氏宅，江上夫人城；夜入橘花宿，朝穿楓葉行。害羣應自憐，持法固須平；**●**得青門醉，斜光速去程。

●送薛舟歸河東

薛侯故鄉處，五老峰西頭；歸路秦樹滅，到鄉河水流。看君馬首去，滿耳蟬聲愁；獻賦今未售，讀書凡幾秋。應過伯夷廟，爲上關城樓；樓上能相憶，西南指雍州。

●送薛播擢第歸河東

歸去新戰勝，盛名人共聞；鄉連渭川樹，家近條山雲。夫子能好學，聖朝全用文；弟兄負世譽，詞賦超人羣。雨氣醒別酒，城陰低暮曛；遙知出關後，更有一終軍。

●早秋與諸子登鏡州西亭觀眺

亭高出島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殘虹掛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緣青壁，瓜田傍綠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唯有鄉園處，依依望不迷。

●佐郡思舊遊并序

己亥歲春三月，參自補闕轉起居舍人，夏四月署鏡州長史。適見秋草涼風復來，昔桓譚出爲六安丞，常忽忽不樂，今知之矣！悲州縣瑣屑，思掖垣清閑，因呈左右，省舊遊。

幸得趨紫殿，却憶侍丹墀；史筆衆推直，諫書人莫窺。平生恒自負，垂老此安卑；同類皆先達，非才獨後時。庭槐宿鳥亂，階草夜蟲

●唐作「桐」抄作「桐」註「一作楓」宋同 ●唐作「暫」宋同 ●江缺此首 ●宋作「昇」 ●宋

作「丈」註「一作仗」 ●江缺此首 ●抄「戰」空格 ●宋作「成」 ●宋「好」字空 ●

抄「世」空 ●唐註「一作去」抄同 ●宋「一」字空 ●抄註「得低字」宋同江同 ●宋作「桂」

李作「桂」 ●江作「二」 ●宋作「晉」 ●抄作「匆匆」

悲；白髮今無數，青雲未有期。

●和刑部成 ●員外秋寓直寄 ●臺省知己

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宵；時衣天子賜，廚膳太官調。長樂鐘應近，明光漏不遙；黃門持被覆，侍女捧香燒。筆爲題詩點，燈緣起草挑；竹喧交砌葉，柳響拂牆條。粉署榮新命，霜臺憶舊寮；名香播蘭蕙，價重蘊瓊璠。擊水翻滄海，搏風透赤霄；微才喜同舍，何幸忽聞韶！

●江表此首。

●抄「成」空。

●朱「寄」在「臺省」下。

●唐作「大」，朱同。

●朱作「路」。

●

朱作「重價」。

●唐無上七字，抄同，朱同，李同。

岑嘉州集卷第七

岑嘉州集卷第八。

七言律詩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

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

柳躡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礮溪夢裏山。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園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

節使橫行西出師，鳴弓擐甲羽林兒；臺上霜風凌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預知漢將宣威日，正是胡塵欲滅時；爲報使君多泛菊，更將絃管醉東籬。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① 朱作「岑嘉州詩卷之五」，江作「岑嘉州詩卷之四」。

② 朱下有「十一首」，李「七言律詩」在「五言排律」前。

③ 唐註「得時字」抄同。

④ 抄作「孟」。

⑤ 朱作「關」。

⑥ 唐註「一作東」抄同，朱同。

⑦ 抄作「威」。

⑧ 朱同，江同。

⑨ 唐註「一作須」。

⑩ 抄前有「岑嘉州詩集卷第一」。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暉；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捲禁闈；聞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人稀！

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雞鳴紫陌曙光寒，鸞轉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禪師房

滿樹枇杷冬着花，老僧相見具袈裟；漢王城北雪初霽，韓信臺西日欲斜。門外不須催五馬，林中且聽演三車；豈料巴川多勝事，爲君書此報京華。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

回風度雨渭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秦女峯頭雪未盡，胡公陂上日初低。愁窺白髮羞微祿，悔別青山憶舊溪；聞道輞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攜。

西掖省卽事

西掖重雲開曙暉，北山疎雨點朝衣；千門柳色連青鎖，三殿花香入紫微。平明端笏陪鸞列，薄暮垂鞭信馬歸；官拙自悲頭白盡，不如巖下偃荆扉！

抄無「中書」

唐作「舍人賈至」

唐註「一作欲」

唐註「一作鏤」

唐註「一作明」

朱作「佩」

唐作「皇」

唐作「寺」抄同，朱同，江同。

抄作「壇」

抄無「二」朱同，江同。

唐作「迴」朱同，江同。

抄作「栖」朱作「磔」江同。

朱作「輝」註「本作暉」江作「輝」

抄作

「瑣」

唐作「鸞」

朱作「莫」

抄作「石」

唐註「一作石」

唐註「一作掩」

抄作「掩」

● 秋夕讀書幽興獻兵部李侍郎

年紀蹉跎四十強，自憐頭白始爲郎；雨滋苔蘚侵階綠，秋颯梧桐覆井黃。驚蟬也解求高樹，旅鴈還應厭後行；覽卷試穿鄰舍壁，明燈何惜借餘光！

奉和 ● 相公發益昌

相國臨戎別 ● 帝京擁麾持節遠橫行；朝登劍閣雲隨馬，曉 ● 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朵迎 ● 征蓋，川柳千條拂 ● 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

五言絕句 ●

寄韓樽

夫子素多疾，別來未得書；北庭苦寒地，體內今何如？

● 尚書念舊垂賜袍衣率題絕句獻上以申感謝

富貴情還在，相逢豈間 ● 然綈袍更有贈，猶荷故人憐！

● 題井陘雙溪李道士所居

五粒松花酒，雙溪道士家；唯求縮却地，鄉路莫交 ● 除。

● 題雲際南峯眼 ● 上人讀經堂

紺宇題三藏，焚香老一峯；雲間獨坐臥，祇是對杉松。

● 江缺此首。

● 同。

● 江缺此首。

● 江缺此首。

● 唐註「一本有杜字」抄上二字作「春日」。

● 唐註「一作垂」。

● 抄作「如何」。

● 抄「眼」空，宋作「演」。

● 唐註「一作發」抄同。

● 抄無上四字，宋前有「峯嘉州詩卷之六」下有「十七首」。

● 宋作「間」。

● 唐註「眼公不下此堂十五年矣」。

● 唐作「夜」宋同，江

● 唐作「教」宋同。

● 江缺此首。

● 江缺此首。

① 題梁鍾 ② 城中高居

居 ③ 住最高處，千家恒眼前；題詩飲酒後，只對衆 ④ 峯眠。

⑤ 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 ⑥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恒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

題三會寺倉 ⑦ 韻造字臺

野寺荒臺晚，寒天古木悲；空塔有鳥跡 ⑧，猶似造書時。

⑨ 日沒賀延礮作

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悔向萬里來，功名是何物？

憶長安曲 二章 寄龐淮

東望望長安，正值日初出；長安不可見，喜 ⑩ 見長安日！

⑪ 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明日歸長安，爲君急走馬。

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川

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

經隴頭分水

隴水何年有？潺潺逼路傍 ⑫；東西流不歇，曾斷幾人腸？

- ① 江缺此首。
- ② 抄作「鍾」。
- ③ 唐作「高」，註「一作居」。
- ④ 抄作「諸」，朱同。
- ⑤ 唐無此首，抄有十二。

- 家，有江無，朱無，李有。
- ⑥ 按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一首，亦見於高常侍集卷八。
- ⑦ 抄作「蒼」，朱同，江同。
- ⑧ 抄

- 作「迹」，朱同。
- ⑨ 抄前有「岑嘉州詩集卷第六」。
- ⑩ 唐註「一作但」。
- ⑪ 李前有「其一」。
- ⑫ 江作

「旁」

秋思

那知芳歲晚，坐見寒葉墮；吾不如腐草，翻飛作螢火。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戲題關門

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城吏，還從舊路歸。

數白髮

白髮生偏速，教人不奈何；今朝兩鬢上，更較數莖多。

滅胡曲

都護新滅胡，士馬氣亦麤；蕭條虜塵淨，突兀天山孤。

題平陽郡汾橋邊柳樹

此地會居住，今來宛似歸；可憐汾上柳，相見也依依！

醉裏送裴子赴鎮西

醉後未能別，醒時方送君；看君走馬去，直上天山雲。

① 抄註「一作秋愁」，宋註「一作怨」。

② 唐註「一作太」。

③ 唐作「交」，註「一作教」。

④ 抄註「一作口」，原本蝕去。

⑤ 抄註「一作待醒」。

⑥ 唐註「時未收長安」，宋同，江同。

⑦ 抄註「一作覺」，宋作「覺」，江同。

⑧ 抄註「一作口」，原本蝕去。

⑨ 唐註「參會居此郡八九年」，抄作「參客居此郡八九」。

⑩ 抄註「一作待醒」。

⑪ 抄作「國」。

⑫ 抄前有「零嘉州」。

⑬ 唐上二字作「待醒」。

⑭ 江缺此首。

⑮ 抄下有「送鄭侍御謫閩中，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

多，東路雲山會，南天瘴癘和，自當逢雨露，行矣慎風波！江有，在「五言律詩」內。

七言絕句

① 武威 送劉判官赴碛西行軍

火山五月人行少，看君馬上疾如鳥；都護行營太白西，角聲一動胡天曉。

②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

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紅亭雨未收；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③ 五月四日送王少府歸華陰

仙掌分明引馬頭，西看一點是關樓；五日也須應到舍，知君不肯更淹留？

④ 原頭送范侍御

百尺原頭酒色殷，路傍驄馬汗班班；別君祇有相思夢，遮莫千山與萬山。

⑤ 送李明府赴陸州便拜覲太夫人

手把銅章望海雲，夫人江上泣羅裙；巖灘一點舟中月，萬里煙波也夢君！

⑥ 虢州西山亭子送范端公

百尺紅亭對萬峯，平明相送到齋鐘；驄馬勸君皆卸却，使君家醞舊來濃。

奉送賈侍御使江外

① 抄上四字作「岑嘉州詩集卷之三」，朱前有「岑嘉州詩卷之七」下有「三十三首」

② 江缺此首。

③ 李作「軍」。

④ 唐作「去」，抄同，朱同，李同。

⑤ 江缺此首。

⑥ 唐註「得秋字」，抄同。

⑦ 朱作「挂」。

⑧ 抄作「江」。

⑨ 朱作「休」。

⑩ 江缺此首。

⑪ 唐註「得留字」，抄同。

⑫ 江缺此首。

⑬ 唐註「得山字」，抄同。

⑭

朱作「斑斑」，李同。

⑮ 江缺此首。

⑯ 抄作「使」。

⑰ 抄作「堂」，朱註「一作堂」。

⑱ 抄作「絳」。

⑲ 江缺此首。

⑳ 唐註「得濃字」，抄同。

新騎驄馬復承恩，使出金陵過海門；荆南渭北難相見，莫惜衫襟着淚痕。

崔倉曹席上送殷寅充石相判官赴淮南

清淮無底綠江深，宿處津亭楓樹林；駟馬欲辭丞相府，一尊須盡故人心。

送崔子還京

匹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送君九月交河北，雪裏題詩淚滿衣。

入蒲關先寄秦中故人

秦山數點似青黛，渭水一條如白練；京師故人不可見，寄將兩眼看飛燕。

過燕支寄杜位

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風吹沙卷白草；長安遙在日光邊，憶君不見令人老。

題首蓿峯寄家人

首蓿峯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闔中只是空思想，不見沙塲愁殺人。

玉關寄長安李主簿

東去長安萬里餘，故人何惜一行書；玉關西望堪腸斷，况復明朝是歲除。

趙將軍歌

九月天山風似刀，城南獵馬縮寒毛；將軍縱博場場勝，賭得單于貂鼠袍。

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首

朱上二字作「愁難」江同。抄作「右」。抄作「樽」朱同，江同。江缺此首。抄註「一作翻」。

翻。江缺此首。唐作「上」註「一作水」。江缺此首。唐上二字作「相憶」。

無「李」江同。江缺此首。抄「得」空。抄作「章」朱同，江同。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祗今誰數貳師功？

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幕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馬尾，蔥山夜雪撲旌竿。

鳴笳疊鼓擁回軍，破國平蕃昔未聞；丈夫鵠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擊海雲。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抹馬龍堆月照營。

蕃軍遙見漢家營，滿谷連山遍哭聲；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

暮雨旌旗濕未乾，胡煙白草日光寒；昨夜將軍連曉戰，蕃軍只見馬空鞍。

春興戲題贈李侯

黃雀始欲銜花來，君家種桃花未開；長安二月眼看盡，寄報春風早爲催。

草堂村尋羅生不遇

數株溪柳色依依，深巷斜陽暮鳥飛；門前雪滿無人迹，應是先生出未歸。

山房春事二首

風恬日暖蕩春光，戲蝶遊蜂亂入房；數枝門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筆床。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 唐作「蘭」抄同，朱同，李同。 ● 唐註「一作劍」。 ● 唐註「一作搗」。 ● 朱註「一作大」。 ● 唐註

「一作迎」朱作「迎」註「一作搖」。 ● 唐註「一作天」。 ● 唐作「秣」朱同，李同。 ● 唐註「一作塵」

江缺此首。 ● 朱無「題」。 ● 抄作「誰」。 ● 江缺此首。 ● 抄作「欲」註「一作色」朱註「一作欲」

抄作「光」註「一作陽」朱註「一作光」。 ● 朱註「一作雲」。 ● 抄前有「零嘉州詩集卷第五」江缺此首。

朱無「二首」。 ● 抄註「一作淡烟」朱同。 ● 朱前有「同」。 ● 唐註「一作去」朱作「去」。 ● 朱

作「落」

●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酒泉太守能劍舞，高堂置酒夜擊鼓；胡笳一曲斷人腸，座上相看淚如雨。

● 題觀樓

荒樓荒井閑空山，關令乘雲去不還；羽蓋霓旌何處在，空留藥臼向人間。

● 礪中作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

● 赴北庭度隴思家

西向輪臺萬里餘，也知鄉信日應疎；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

● 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人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 醉戲寶子美人

朱唇一點桃花殷，宿粧嬌羞偏鬢鬟；細看只似陽臺女，醉着莫許歸巫山。

● 秋夜聞笛

天門街西聞搗帛，一夜愁殺湘南客；長安城中百萬家，不知何人夜吹笛？

● 胡歌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宮錦醉纏頭；關西老將能苦戰，七十行兵仍未休！

● 抄此首與第四卷中「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合爲一首，宋同，江同。 ● 江缺此首。 ● 抄作「樓觀」。

「閉」。 ● 江缺此首。 ● 宋上二字作「絕句」。 ● 抄註「一作榴」。 ● 抄「似」。

空，宋作「是」。 ● 江缺此首。 ● 宋作「江」。 ● 江缺此首。 ● 江作「賢」。

● 韓聞花門酒家翁 ①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壺百壘花門口；
道傍榆莢仍 ② 似錢，摘來沽酒君肯否？

春夢

洞庭 ③ 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 ④ 湘江水；
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⑤！

① 江缺此首。 ② 抄註「在涼州。」 ③ 朱作「青。」 ④ 唐作「房」註「一作庭。」朱作「房」江同。 ⑤ 唐

上四句作「故人尙隔」註「一作遙憶美人」抄同。 ⑥ 唐下有「冬夕」浩汗霜風刮天地，溫泉火井無生意；澤國龍蛇凍

不伸，南山瘦柏消殘翠！」句「初程莫早發，且宿灑橋頭。」註「陸游嘗稱此句至工。」 ⑦ 唐無上七字，抄同，朱同，江

作「岑嘉州詩集終」李無。

岑嘉州詩附錄

晁氏曰：唐岑參南陽人，文本裔孫。天寶三年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府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于蜀。參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清尚，用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絕筆，人競傳諷。至德中，裴越薦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集有杜確序。（文獻通考）

刻岑詩成題其後

殷璠評嘉州詩曰：「語逸體俊，意每造奇。」而嚴滄浪則云：「岑詩悲壯，讀之令人感慨。」味斯言也，予未嘗不撫卷嘆焉！而台峯子叙之，亟稱其近於李杜，斯可謂知言者矣。夫俊也，逸也，是太白之長也。若奇焉，而又悲且壯焉，非子美孰其當之？子美嘗曰：「岑生多新詩。」又曰：「篇章接混茫。」又曰：「沈鮑得同行。」味斯言也，意未嘗不斂衽於嘉州也。二子之言，不有徵乎哉？今誦其集如所謂：「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斯悲壯而奇矣！又如：「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之句，不俊且逸也乎哉？夫俊也，逸也，奇也，悲也，壯也，五者李杜弗能兼也，而岑詩近焉。斯不可以刻而傳之也乎哉！故曰：台峯子知言者矣！敘成之明且，華泉邊賈題。

岑嘉州詩集後序

經曰：詩言志。又曰：詩樂之章也。蓋志發於言，言叶於音，然後可以被諸管絃，形諸歌詠，以宣中和，理性情。苟於音韻不叶，言雖精，不可以語樂也。古人之詩，尚音而不尚律，律亦有時或見於音。如元首、股肱、胡馬、越鳥之類，是：非有意於律也。意之所至，文之所會，有不容於不律者，如陰陽奇耦，亦自然之勢耳。自唐以來，律始與音而並尚，嗚呼！詩之體至是一變矣。然自律詩論之，彼善於此，則盛唐焉。盛唐諸公，音固未嘗不諧，律亦未嘗不拘，猶有古人之遺意。若崔嘉州亦其一也。予嘗慕其潔身於崔旰之義，及得其詩而讀之，清新俊逸，弗若李太白；而正大過之。視之老杜，奇且工，弗若；冲淡雄渾，則有不相下者。故杜亦嘗稱之爲佳句。至於大曆以後諸子，不啻八十尋之木，而視拱把之條耳。然每以不得見其全集爲恨。今年來巡按山東，華泉邊子廷實，號稱博雅，偶過而問之。邊子曰：『賁有一集，珍襲久矣，請出以視子。』乃相與論之。邊子曰：『賁之意亦猶夫子也。但是集不復傳於天下，而天下亦徒如參之能詩耳。子盍文以表之，梓以行之，使天下之學者因言以求其志，因志以求其行。不惟其詩，亦惟其人。由是進之於杜，兼音律而時出焉。優游厭飫，以直造乎古人大雅之域，不亦可樂乎哉？』予曰：『夫子知詩者，且教我者。』敢不如命。』乃以其事付諸濟南知府高嶼，而同知劉實董之云。

正德十五年庚辰歲仲秋朔

賜進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江瑞熊相書。（以上見朱本）

書新刊岑嘉州詩集後

「岑嘉州詩集凡六卷，予乃縮之爲四卷。總若干萬言，夷考之豈端在嘉時作邪？蓋岑公嘗出刺茲郡，敏於政事，而富於文辭，故篇題必云「嘉州」，亦紀其地，而美其名焉耳。參爲文本裔孫，雅與杜甫游，亟加推重，豈亦有光前烈者歟？予蒞蜀數月，獲斯集於王浚川子，甚珍之。尙惜魯魚亥豕，或不能無，乃參訂而翻刻之。刻得其人，固非知災于木也已。正德歲次庚辰春三月吉旦，雲間沈恩跋。（以上見江本）」

維摩詰經變文第二十卷。

唐·無名氏

經云：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世尊見諸聲聞五百，並憊不堪。此菩薩位超十地，果滿三祇，十號將圓，一生成道，證不可說之實際，解不可說之法門，神通能動於十方，智惠廣弘於沙界，隨無量之欲性，現無量之身形，入慈不捨於四弘，觀察唯除於六道。其相只也，面如滿月，目若青蓮，白毫之光彩，晞暉紫磨之身形，隱約諸根寂靜，手指纖長，載七寶之天冠，看六殊之妙眼。說法則清音廣大，辯才乃洪注流波。外道怖雷吼而心降，小聖蒙密言而意解。是以諸佛貞記，衆聖保持。成佛向未來世中，度脫於龍花會裏。現居兜率，來到菴蘭，世尊遣問維摩，便於衆中喚出。彌勒承於聖旨，忙忙從座起來。動天冠而花寶玲瓏，勅止妙眼而珠璣灑落。禮儀有度，感德無論。仰瞻三界之師，旋遶七珍之座，合十指掌，迺兩足尊，立在佛前，專齋處禮。世尊乃告彌勒：「此時有事商量。維摩臥疾於毗耶，今日與吾問去。吾之弟子，十大聲聞，尋常盡覓於名師，誠使多般而辭退。舍利弗林間晏坐，瞿被輕呵；目健連里巷談經，儲遭摧挫。大迦葉求貧捨富，平等之道里全乖；須菩提求富捨貧，解空之聲名虛忝。富樓那迦旃迺之輩，憊因說法遭呵；阿那律優波離之徒，盡是目逢被辱。羅喉說出家有，利無利無爲；阿難乞乳憂疾，不了牟尼可現。憊推智短，盡說才微。皆言怕懼維摩，不敢過他方丈。况汝位超十地，果滿三祇，障盡習除，福圓惠滿。將成佛果，看座花臺。無私若果日當天，不染似白蓮出水。人間天上，此界他方，置賴汝提攜，六道一家君赦度。汝已竭愛增海，汝已消煩惱魔，汝已代愛稠林，汝已割貪羅網，已度無邊衆，已絕有漏因，已到涅槃城，已上金剛座。佛法中龍象，賢聖內鳳麟。在會若鶻處鷄羣，出衆似鷗遊霄漢。智惠威德，衆所讚揚。居士文室染疾，使汝毗野傳語。速須排比，不要推延。若與維摩相見時，慰問所疾痊可。」

否？詩云：

小乘昔日遭噴，
知汝神通超小聖，
不唯早證三身位，
今爲維摩身染疾，
世尊喚命共彌勒，
合十指爪設卑儀，
六鉢衣祴襯金霞，
立在師前候聖言，
辯才無礙衆降伏，
牟尼這日發慈言，
智惠周圓福德備，
牟尼這日發慈言，
戴天冠服寶帔口，
牟尼這日發慈言，
越三賢，超十地，
牟尼這日發慈言，
足詞才，多智惠，
牟尼這日發慈言，
果報圓，已受記，

若往分疎各說因，
想君詞辯越聲聞，
兼亦曾修萬法門，
事須勿傳語莫因循，
彌勒忽忽從座起，
向千花座聽尊旨，
七寶簪冠動朱翠，
仁天見者生歡喜，
威德難儔佛讚美，
交往毗耶問居士，
佛果將成出生死，
交往毗耶問居士，
相好端嚴法王子，
交往毗耶問居士，
福德周圓入佛位，
交往毗耶問居士，
出語摠歸无相里，
交往毗耶問居士，
來世成佛號慈氏，

牟尼這日發慈言，
難測度，難思議，
牟尼這日發慈言，
牟尼這日發慈言，
牟尼這日發慈言，
大大聲聞多恐失，
靖詞辯海人難及，
若見維摩傳慰問，
吾今對衆苦求哀，
小聖從頭遭挫辱，
隨時行李看將出，
更莫分疎說理路，

交問毗邪問居士，
不了二門自他利，
交問毗邪問居士，
處分他家語再三，
一坐菩薩計應提，
妙智如泉衆共說，
好生祇對莫羞慙，
請汝依言莫逆懷，
大權次第合推排，
奔魯排比不久迴，
便須與去唱將來。

經云：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開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爲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時，乃至不退轉地之行。』

是時彌勒重親花座，再近蓮臺，三禮牟尼，一伸辭退。『彌勒名叨菩薩，位忝無生，化人之方便素虧，度衆之勲勞未省。矧眼截頭之苦行，未省施爲；捨身捨命之殊因，何曾暫作。蒙世尊授記，沐衆聖保持，成佛果於當來，度有情於苦海。受灌頂職位，爲法王孫，居兜率施天，是生補處。適來蒙世尊，不以智惠淺劣，詞辯荒虛，勅往方丈室中，慰問有疾菩薩。述十大聲聞之過，贊一生調御之能，勞聖選差，伏家獎錄，道理直應前去，不合推辭。憶昔爲兜率天王，說不退轉地之行。且兜率天王者，以上善果報，生六欲天中，受妙樂於外宮，離羣屢於內院。雖則朝朝聽法，會會聞經，心求无上菩提，誓志營於福菓。當初便領衆眷屬聽法，特來我所。我便交修六度，遣救星，要施平等之心，仍須不徧不儻，忍辱无我，不計怨親。精進禪寂，長依修攝。般若智惠，觀照圓通。令捨內財外財，交修白菓淨菓。尙慮信根深淺，法種輕微。只恐生返覆心，與說不退轉行。天王及其眷屬，座前合掌聽法開經。忽見居士到來，儘被他家呵

責。』詩云：

雖居兜率具深慈，
並小乘人通似臆，
詞疎理寡非他說，
若遣聞疾爲使去，
彌勒蒙佛親揀選，
幾迴旋繞百花台，
合掌軟手向牟尼，
須將早懇啟尊懷，
我昔日，因勸善，
恐伊返歸正真心，
處花宮，居寶殿，
爲說諸佛堅固門，
初出塵，絕離染，
與說修行堅固門，
且精勤，勿疎散，
與說諸佛堅固門，
利一身，非一見，
與說諸佛堅固門，
福德微，神力軟，
常念才微智又微，
對維摩詰力還虧，
識淺情幽每自知，
必應有辱我牟尼，
在會聖凡皆惣見，
一注仰瞻圓月面，
以美妙言伸讚嘆，
伏乞慈悲垂愍念，
爲兜率天王及從眷，
惣遣修行不退轉，
皆於妙藥生貪戀，
惣遣修行不退轉，
習種性根豔浮淺，
惣遣修行不退轉，
愛把眼花空裏翫，
惣遣修行不退轉，
不敢縱橫起方便，
惣遣修行不退轉，
多被魔家來惱亂，

與說諸佛堅固門，
慧遣修行不退轉。

出愛河，到彼岸，
令發四弘廣大願。

與說諸佛堅固門，
勸遣修行不退轉。

天王聞說愜深情，
各各歡忻不可名。

爭取天花神供養，
驚將異寶表虔成。

昔時迷處從茲悟，
往日昏交此日星。

因得聽聞不退轉，
起來禮謝不休停。

發大願，唱奇哉，
感賢慈悲化利開。

因得聽聞不退行，
從今修進救輪迴。

天王禮謝言希有，
彌勒慈悲未盡懷。

更擬爲他重解說，
被維摩見也，唱將來！

經云：『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三藐三菩提爲用。何生得授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

過去，生過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無住。

如佛經說，比宜汝今卽時，亦生，亦老，亦滅。

不任詣彼問疾。』

彌勒世尊，往日遭維摩呵責事。

彌勒道：『我思往昔，爲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次。忽見維摩；髮籠離垢之繪，手柱弱梨之仗，謂我言道：『彌勒，汝久居聖位，已出煩籠。三僧祇劫修行，百萬生中精進。福惠且足，種性尊高。六度已圓，十身備歷。所以世尊，授仁者記。一生成佛，未委三生之中，何生得記過去未來現在。若言過去，去了已滅；若言未來，未來未至；若言現在，現在不住。况生住異滅，念念遷移。云何彌勒，得授記乎？又莫是无生得受記也？若是無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真如不屬生滅，无去无來。又一

切衆生，皆有真如。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衆生，亦合得記。若過去的菩提，即是菩提无住相；若未來的菩提，未來之事有何憑！現在推窮又是無！居士道偈：

如何狂或諸賢聖？

真如既也無差別。

法性因何有兩種？

菩提不是觸摩攝？

何處說言身上覓？

菩提不是觸摩攝。

爭得交他性上求？

菩提相狀既全无。

菩提長矩何曾有？

菩提微妙難知故！

莫將有所得心求。

彌勒告世尊：『世尊，維摩居士說爾許多來由。我於當日，都無抵對。會中有二百天人，聞居士談揚，盡懷歡喜之心，皆獲无生法忍。唯增慙恨，尙自憂悼，聞說更胆戰心寒，驚得交吾曹爲使。伏乞世尊特開惠鏡，朗益卑情。會中菩薩極多，且望慈悲別請。』

讀嘆維摩有偈：

維摩神力不同常，

誰肯將心敢抵當。

智似碧天消闇霧，

詞如紅日燦輕霜。

聲名遠振千千界，

變現遐傳萬萬方。

憶昔尙由懷戰灼，

爭堪爲使共談揚。

善哉彌勒法王子，

到涅槃城出生死。

現居補處住天宮，

來世成佛居寶位。

智無雙，德難比，

十方諸佛盡讚美。

解爲天王及眷屬，

能說難思不退地。

蒙世尊，與授記，

三世之中何世值。

我今不會與咨陳，

伏皇慈悲略開示。

過去生過去生已滅，

諸行無常不會止。

如空中鳥跡更无別，

怎生得受菩提記。

未來未來生現無，

色相莊嚴且未至；

准承佛果理全虧，

怎生得受菩提記！

現在現在生不停，

念念迂流无住滅；

昨朝今日事全殊，

怎生得受菩提記！

若以无生得受記，

无生即是其正位；

正位方中絕果因，

怎生得受菩提記！

如生如滅理皆明，

无相无爲法不二；

聖賢彌勒一雷同，

怎生得受菩提記！

衆生畢竟惣成佛，

无以此法誘天子；

莫分莫別是玄河，

怎生得受菩提記！

我時聞說莫言讎，

對彼天人懶出頭。

演說脫言詞遠順，

說菩提理事玄幽。

維摩才辯誰人對，

居士神通卒莫壽！

交我老過方丈去，

思量往昔至今羞。

其時彌勒告如來，

往昔遭呵不是推。

我卽還同明布鼓，

維摩直似振春雷。

不辭便往傳尊旨，

必被他家挫辱迴。

幸有光嚴童子，不交伊去唱將來。

經云：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三萬二千菩薩，八千餘數聲聞，盡悉顯顯合掌，無非楚楚斂容。宣令者各抱慙惶，怕羞者盡懷憂懼。會中悄悄，飲氣吞聲。天花落一枝兩枝，甘露灑十點五點。世尊乃重開金口，別選一人，傳牟尼安慰之詞，問居士纏綿之相。有一童子，名號光嚴，相圓明而特異。衆人心朗曜而迥然高士，修行藝劫，磨練多生，煩惱之海欲枯，智慧之山將乾。隨緣化物，愛處俗塵。如蓮不染於淤泥，似桂無侵於霜雪。諸佛秘藏，說之而義若湧泉；菩薩法門，入之而去同流水。身三口四，喻日月之分明；言直心真，現嬰童之純禮。不居淨土，也往娑婆。渾俗塵寧，顯姓名，爲道者全亡人事。此日聽佛說法，亦在菴蘭。貯謙謹於情懷，處卑微之座位。佛於大衆，乃命光嚴：『汝須從塵起來，聽我今朝勸令。』光嚴被喚，便整容儀，纖手舉而淡泞風光，玉步移而威儀庠序。蹤虔恭跡之禮，仰示慈尊，寶冠亞而風颯符枝，瓔珞瑤而霞飛錦樹。無人齊看，凡聖皆歡。卓然立在於佛前，側耳專聽於勸命。世尊告曰：『汝且須知，吾有一大事因緣，藉汝佛與吾弘傳至教。內外維摩居士，是我們徒，作俗中引道之師，爲世上照人之鏡。忽爾乖於攝治，今有病生，纏綿於丈室枕床，妨礙於大城遊履。康首塵尾，藥滿雞窗；有心凭机以呻吟，無力杖梨而教化。我今慙念，欲擬安存。聊伸法乳之情，貴表師資之義。我尋乎小聖，五百聲聞；分疎之皆曰不任，盡慙乃苦遭罵辱。我也委知難去，不是階齊；如熒火之光明，敲太陽之赫奕。必知菩薩，問得維摩。三空之理既同，七辯之詞不異。未上先呼彌勒，令入毗耶。成佛雖在龍華，爲使不任詣彼。誰知彌勒也有瑕疵，對知足天人之前，會被維摩問難。適來汝兒彌勒，若理推詞——問疾佛使——不可暫停。居士便長時懸望。我今知汝，家教聰明，無瑕疵似童子一般，有行解與維摩無異。汝於今日更莫推詞，共爲苦海之舟航，同作人天之眼目。莫藏智劍，勿怪囊錘。事須爲我分憂，問疾略過方丈。』云……

佛告光嚴聽我語，有事今朝須汝去。

暫於丈室問維摩，更莫依前有詞訴。

心既明，行又普，清淨光明無比喻。

逢顯危處解安存，是闍提人能救度。

汝須聽，莫疑悟，
文室維摩身病苦；

傾吾言了便須行，
更莫推辭問疾去。

是天人，兼八部，
見解聖凡無不許；

既然如此有佳名，
更莫推辭問疾去。

汝爲賓，他爲主，
他且如龍君似虎；

兩家彼此是俗人，
更莫推辭問疾去。

此道場，難抵遇，
居士身心勿怕懼；

共伊彼此是丈夫兒，
更莫推辭問疾去。

緣諸人，各有故，
問得遍會遭觸誤；

汝似明珠絕點瑕，
更莫推辭問疾去。

佛言童子汝須聽，
勿爲維摩病苦業；

四體有同臨岸樹，
雙眸無異井中星。

心中憶問何會罷，
文室思吾更不停。

斟酌光嚴能問得，
吾今對衆遣君行。

丁寧金口讚當才，
切莫依前也讓退。

汝見維摩情款曲，
維摩見汝喜徘徊。

不於年臘人中選，
直向聰明衆裏差。

必是分憂能問病，
莫須排當唱將來。

經云：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光嚴聞告，憂喜滿懷。後說憂心，先論喜事。論其喜事，數有四般。『願佛慈悲，許我略告。』世尊告命；二，對衆吹噓；三，問處勝強；四，位陪彌勤。我聞百憶世界，唯佛家尊。金容現而日月藏暉，神力呈而乾坤振動。

萬生難遇，億劫罕逢。人逢也，萊海便枯，世有也，苦輪頓息。我今慶幸，得觀如來。又蒙對衆呼名，令我問維摩居士。金口之語，玉齒慈音，呼我名於蓮花舌中，喚我號於人天會裏。又見菴園會上，凡聖人多，此方菩薩微塵，他士賢聖沙數，不邀諸德，偏道我名。對彌勒前，却紀纖塵，向海水畔，偏誇滴露。深生慚愧，豈敢忘恩。令瓦礫以生光，遺枯林之花秀。又所蒙處分，令問維摩。聞名之如露入心，共語似醍醐灌頂。心同日月，辯似江河。被呵責者，菩薩聲聞。爲弟子者，國王宰相。令交問處，直爲勝強。隨風氣而燕雀也，高飛處，驥尾而蚊蟻致遠。又見世尊告命，彌勒上人，授記於栴樹菌中，成佛於龍花會裏。慈父洋言已過，不問維摩，誰知彌勒下頭，便沐更呼我號。以小計大，將鎗喻金，得陪離苦之人，我有成佛之望。一蒙世尊呼命，四喜齊生。便合唱諾而行。子細思量，又乃不可。喜有四件，憂有四般。不如對我世尊，一一分明說破。第一揣己無德；第二去易週難；第三恐辱世尊；第四昔遭挫辱。云云……夫量力度德者，是君子之常言；省行察仁者，是聖賢之恒範。如我者，發心日淺，迷性時深。於六度中，稍悟進修。向八識內，由藏人我。見四生六道，便擬開教化之門，向一性三乘，才欲啟修行之路。雖名菩薩，多處俗塵。在火宅而任運萊生，習網羅而等閑惡長。而况維摩大士，莫測津涯，說萬事如在掌中，談三界不離心內。貌同野鶴，性比閒雲，洒甘露於塵尾稍頭，起慈雲於蓮花舌上。詞同傾海，辯似湧泉。若令交我問他，遠皆千萬倍。第一便承勅命，不阻尊情。辭千花座上，世尊問方丈室中居士。將佛言語，傳問維摩。忽然別有事端，到彼如何祇對分疎，不怠，便值責呵。如秋棠之逢霜，似輕冰之畏日。去時稍易，迴日極難。非唯取笑於傍人，兼亦自添於慙悚。第二縱被維摩呵責，事也爲等閑，即將忍辱祇當居士自然息怒，却恐爲使不了，辱着世尊。弟子向自如斯，師主想應不發。回觀魚目，有似類球，爲見鋸刀，兼輕龍劍。此時間病，須擻英才。他時別有指呼，不敢有違勅命。第三又緣我初悟道，未曉真源。已被居士叱呵，空立一無祇對明珠有玷，白玉沾瑕。於俗諦深寬慙悼，在真理頗多悟解。尊卑極遠，深淺全殊。抱四喜與四憂，懷萬驚及萬怕。有勞聖旨，有阻尊情。却緣自審荒虛，不敢問他居士。」

我見世尊宣勅命

令問維摩居士病

初問道着我名時

心裏不妨懷喜慶

金口言，堪可敬

无漏梵音本清淨

依言便合入毗耶

不合推辭阻大聖

願世尊，慈悲故，
佛有慈悲正遍知，
我少年，智未具，
功緣居士辯才多，
况維摩，難比喻，
聞我無言向對他，
我遭呵，不怕懼，
自知爲使不當才，
數年前，於道路，
被他痛切割摧殘，
願世尊，且容許，
會中聖賢數極多，
居士神通不可論，
六根磨練三祇劫，
方丈室中身染疾，
忽然被問無詞對，
合啟讓，禮花臺，
彌勒上猶言淺智，
道傳咫尺非難往，
佛見光嚴言語切，

聽我今朝懇詞訴，
有數件因依不敢去，
佛法之中未曉悟，
所以思量不敢去，
語似河傾兼海注，
所以如今不敢去，
去恐辱着三界主，
怕帶類世尊不敢去，
恰向城門道逢遇，
所以如今不敢去，
專望慈悲垂擁護，
便乞金言別喚取，
情罄美譽滿乾坤，
一語包藏萬法通，
合教傳語賜安存，
却恐臨時辱世尊，
問疾多應不是才，
光嚴爭敢不辭推，
祇對乖張不易迴，
喚將盤問唱將來。

經云：所以者何？

於是佛呼童子，再近花臺：「汝聽吾丁寧處分。汝是吾子之弟子，吾是汝之大師。發一言而便合依從，况再囑而因何辭訴。我也深知你見解，酌度你根幾，與維摩不教些些。爲甚如今謙退，有何所以請與我宣。倘或實有理窟，吾卽別差人去。」光嚴白佛言：「殊勝之事，雖不敢爲。蒙佛對衆以吹噓，故合依言而便往。如或世尊不信，應須一分疎。不言有似暗合，未說直如謙退。我於往日，初發道心，不知五欲之无常，正足暮一乘之究竟。忽思梵刹，求問道場。乃取父母指揮，將少香花供養。便辭父母，欲詣菴蘭。或於郊野之中，逢見維摩居士。」云……有偈道：

童子无然悟志真，起居父母便辭練。

我今暫擬離甘旨，略入伽藍聽法輪。

一炷名香充供養，百枝花蕊表慇懃。

願兒禮佛諸功德，迴施莊嚴奉二親。

父母有偈道云：

父母聞言道大奇，少年本分正嬌癡。

却思城外花臺禮，不把庭前竹馬騎。

又擬道場申供養，善緣和合正當時。

事須速疾來歸舍，只向門前待我兒。

光嚴既聞父母允許，便乃拜別尊堂，不乘寶馬輕車，遂乃步行途路。臨辭華弟，乃命家童，捧數合之香花，擎幾般之幡蓋，威儀庠序，服錦新鮮，拋火宅於城中，禮外臺於郭外。街坊競看，仕庶咸嘆。嘆幼年能發於善心，怪齷亂拜辭於俗網。行次逢菴居士。有偈言曰：

光嚴貪善去波波，一簇家童侍衛多。

戴霧花枝香爛漫，惹煙幡蓋勢巍峨。

道場決定親瞻禮，火宅多應出網羅。

正是喜權行次第，城門忽爾遇維摩。

光嚴整行之次，忽見維摩，道貌凜然，儀形晶落。右手掌拂塵之塵尾，左手擎化物之寒節。萬莖之鶴髮垂肩，數寸之雲眉覆目。襟夕道服，貼天上之雲霞，歷歷星冠，奪人間之皓月。遙望而清風宛在，鶴處鷄羣，近觀而光彩射人，龍來洞口。光嚴才見，趁驟近前，五體投誠，虔恭便禮。重重禮敬，問祥起居。『不審維摩尊體萬福。一自佛前分首，已隔寒暄。難尋似鶴之蹤，莫覩如雲之跡。長思道行，每想草瞻。修書而无雁可憑，顯戀而有夢頻託。不知別後，況味如何？說法化道於晨昏，接物必勞於德用。我至今日，交下遭逢。深慙瞻禮於花臺，何幸得逢於居士。』居士對曰：『少禮，光嚴，吾緣佛事，駉忙，不得頻頻相見。我長於諸處，誇汝婁羅；心田無荆棘之林，性行絕波濤之險。有善比作，無惡不除。佛會之中，顯汝名性，法教之內，汝獨聰明。更須勤苦，莫退菩提。共汝進修，同證無爲之果。』光嚴聞語，喜不自勝。舉步向前，問居士曰：『我見居士，念急行李，急急入城，未委新別何方？唯願慈悲指示。』

光嚴禮佛於城外，簇錦攢花作一隊。

人擎寶蓋嚮珊瑚，風引金爐香靄飄。

好威儀，足自在，誰不咨嗟生敬愛。

行程纔到大城門，恰值維摩相遇會。

便向前，合手掌，禮拜虔恭途路上。

重席寒暄問起居，志心一向懷瞻仰。

久辭違，長憶想，終日有心伸供養。

何期今日道途間，得逢居士慈悲相。

在俗中，智惠朗，只有維摩无比量。

昨宵眼夢有微祥，今朝得見慈悲相。

我心中，喜無量，貧處得逢珍寶藏。

正當我發善心時，

搖塵尾，把梨杖，

忿忿獨自入城門，

我今歡喜百千里，

明月半輪居世上，

遙觀以覺人風美，

我佛上由常嘆仰，

禮居士五三迴，

行李適來離甚處？

爲當他國施方便？

居士莫辭與我說，

誰知得見慈悲相。

何處好人斷疑網？

行止因由請宣唱。

暗夜明燈忽爾逢。

慈雲一片入城中，

近禮方知法味濃。

光嚴爭不志虔恭。

瞻仰尊顏問大才。

入城忙迫使人猜。

爲復靈山禮寶臺？

一心願聽唱將來。

經云：『憶念我昔出毗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爲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云……

光嚴合掌啟白維摩：『唯願慈悲，聽我咨問。我爲厭居火宅，有心深慕善緣。命三五個家童，排一兩對幡蓋，欲出城外，往詣伽藍。勿向此間，得逢居士。我知維摩所行之處，必有利益因緣。不是說應化人，只是禮佛問道。未委適來居士行程近遠，甚處迴歸？我要知此際由，所貴漸明法眼。』維摩見問，微笑點頭，『解能如此問吾，大是聰明童子。我適離處，別却道場，甚生富貴端嚴，可畏光花熾盛。』

這時光嚴纔問了，

念君惹子大童兒，

拋火宅，厭煩惱，

甚能忍辱及精勤，

大聖維摩便迴告，

便解與吾論志道。

數入伽藍聽微妙，

見如於家又慈孝。

心鏡明，長鑒照，
 忽然只把這身心，
 問我心，我以會，
 問我新從何處來，
 問我心，是四大，
 究竟推鞞惣是真，
 問我心，歸性海，
 既无內外及中間，
 如此說，你未解，
 若論目下別何方，
 纔見維摩離道場，
 今朝不往逢居士，
 要寶藏人得寶藏，
 慈悲隔事相提掣，
 重禮拜，乞慈哀，
 本意道場求普請，
 東西南北喜宣說，
 已是受恩莫責過，
 寂靜修行聽喧鬧，
 自然不久拋生老，
 要甚行由知所在，
 聽取老夫細祇對，
 假合因緣作依賴，
 人我既空無主宰，
 性海直應非內外，
 何得更言來所在，
 恐怕交君無處採，
 吾且新辭道場內，
 光嚴歎異尋常，
 與我心頭恰塞當，
 求清涼者得清涼，
 未委何方是道場，
 獲幸今朝遇大才，
 恰逢居士道場迴，
 遠近高低指引開，
 直言去處唱將來

經云：『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辯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

光嚴合掌，又白維摩：『近別道場！我以知委。爲復山巖寺宇？爲復城廊伽藍？是何堂殿樓臺？有甚幡花寶蓋？多少來田地？如許多僧徒？深知重疊，諮問伏乞慈悲爲說。』光嚴有詩：

願拋火宅上牛車，又遇維摩長善牙。

未委道場何寺宇，籌應供養有播花。

梵螺吹處清三業，金磬敲時斷八邪。

端的忽然如出處，將身願入法王家。

居士問：『汝求者，元是有相道場。此處說毘場，有十件利益，有十件不利益。言利益者，一是有相，二是有作，三感人天果報，四長福，五消災，六有限，七具緣，八化邪小，九破懷十利益不普。無相道場，十件利益全，一是无相，二得菩提，三利衆生，四隨方即就，五超過三界，六萬法包含，七增益智慧，八諸佛讚揚，九根源无盡，十眞實法門。夫欲逃生死，先須令心平等。萬法而皆自心生，三界乃本從識上。况乎擬求佛果，將出本源，須開眞實之道場，必賴證修於功德。豈有攀緣有相，愛暮色聲。幡花無證理之期，香火有消災之分。此是如來方便，接引初心。今觀相已虔恭，遺因嚴而發善。光嚴，我見許常親佛會，早入法門，准承已悟於無爲，誰料由貪於有相，波波求法，无殊趁影之人，却却趁名，不異嘆冰之士。菩提是道，心法是場，能於心法之場，生得菩提之道。汝於今日實爲遭逢。只於一句言詞，斷却生疑。』

居士有道偈：

修心修行是真修，莫學愚人向外求。

愛暮幡花虛竈竈，攀緣香火火仗攸。

鐘磬豈滅輪迴苦，磬韻難消生死憂。

與汝個修行疾涇路，須知萬法在心頭。

與汝眞道場偈：

若要拋離生死鄉，須知內法作津梁。

即心有似言詞妙，

約行求真道理強。

救苦逍遙勝馨韻，

心珠照耀勝燈光。

勸君更莫懷猶豫，

這個修行是道場。

光嚴謝居士有詩：

自知情識久昏昏，

不曉真心是法門。

有相幡花何足說，

无爲功德始堪論。

喜於里巷逢居士，

恰共靈山見世尊。

隔事莫辭子細說，

萬生不敢忘深恩。

『所以經云：真心是道場，無錯繆故。』

夫欲修萬行，先要直心；心既無佞諂之機，果豈有曲邪之報。由心直故，利有如般。所以直心之場，能生菩提之道。由心直故，具有十條。一不入於邪見，二不入於惡道，三鬼神敬奉，四無諂佞，五懷抱無事，六恐親平等，七人天敬重，八疑心不生，九度分祈求，十速得成佛。由此直心爲本，別引法起心生。發起四種願心，更運萬般善業。恐此二心深淺相續，更起深心，深深擬證，无爲念念堅修功德。敬要何爲，復起菩提之心，正證七大之果。此四心者，名爲道場。十方諸佛讚揚，三世如來修學。一念念漸消煩惱，一心心契證菩提。王賊水火不侵，生老病死不染。若夫功圓業就，善滿惡除，感三十二相莊嚴，得一百四十功德，巍巍金相，光明而日月藏暉，皎皎玉毫，燦爛而乾坤換色。此之利益，起自何來？皆因清淨直心，置證逍遙之位。

善心之內何心重？

只有直心堪敬奉。

一直心起萬邪亡，

些些煩惱難移動。

無諂曲，少恣縱，

偏解消除邪見夢。

但據一念直心生，

自然衆善來隨從。

喚光嚴，我相告，

直心場上能生道。

所以直心是道場。
 有直心，要登岸。
 世世人天路上行，
 直心人，心憂惱，
 只爲直心不怕伊，
 直心人，須心好，
 自慢心士不會好，
 直心人，無奸巧，
 好惡言詞道了休，
 直心人，不草草，
 儻理尋常不儻親，
 柔稟直，最爲妙，
 無益上直心不要爲，
 佛法中，最濟要，
 且應目下減憂愁，
 直心人，功不小，
 光嚴若立得直心場，
 若要修行遂速程，
 歲寒不易和松葉，
 祇抱練魔求志理，
 若能行得偏爲好，
 地獄傍生長不到，
 若能行得偏爲好，
 神鬼無因能攪擾，
 若能行得偏爲好，
 富貴不親貧不笑，
 若能行得偏爲好，
 心上不會藏怨懷，
 若能行得偏爲好，
 到處能令人愛樂，
 若能行得偏爲好，
 不得凶鹿多強拗，
 若能行得偏爲好，
 萬心皆由心變超，
 又緣不欠拋生老，
 萬事欲行能迫照，
 自然生得菩提道，
 直心直行直須平，
 鑒照無虧似鏡明，
 不將詔曲順人情。

直心場上招何果，諸佛菩提此處生。

四心清淨道場排，惣在心王為剗裁。

心裏崎嶇招損污，平平穩穩允淪迴。

光嚴歡喜言無盡，為見維摩心鏡開。

居士恐伊心未悟，更論心靜唱將來。

經云：『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具足故；忍辱是道場，於諸衆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

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見諸法故；慈是道場，等衆生故；悲是道場，故我不任詣彼問疾。』云……

於見維摩諸士為光嚴童子，指引多般之道場。云……

光嚴汝聽我宣揚，萬行皆於心內藏。

光嚴若也專心聽，一一方知真道場。

長行布施莫希亡，无住心中誰短長。

一切處與人安樂着，此個名為真道場。

一志任持薰戒香，整齊三業保行藏。

心珠皎潔無瑕翳，此個名為真道場。

又須忍辱離剛強，怨境來時莫與忙。

觀行破除含忍却，此個名為真道場。

摩練身心似鏡光，能行精進力堅剛。

睡眠懈怠全除改，此個名為真道場。

卓定深沉莫測量，心猿意馬罷顛狂。

情同□木除虛妄，此個名為真道場。

智劍鋒寒比雪霜，
 六根門裏常尋捉，
 慈悲愍念受災殃，
 拔濟憫交登彼岸，
 歡喜逢人促讚揚，
 若能滿面長含笑，
 觀察身心必意亡，
 促於分上能求得，
 一點無明火要防，
 滅除只在心地水，
 賁高我慢比天長，
 軟弱柔和如似水，
 且要身心不越常，
 不論高下皆如一，
 隨處隨時有吉祥，
 拾足舉頭皆利益，
 交吾若是麻分佞，
 略與光嚴說少許，
 我時聞語自暫憶，
 今日再差交問疾，

不交煩惱滿心藏；
 此個名爲真道場；
 六道三途往返忙；
 此個名爲真道場；
 莫生嗔怒縱心王；
 此個名爲真道場；
 少貪名利恣乖張；
 此個名爲真道場；
 焚燒善法更難當；
 此個名爲真道場；
 挫折應交虛見傷；
 此個名爲真道場；
 能於苦海作橋樑；
 此個名爲真道場；
 不言此界與他方；
 此個名爲真道場；
 如似微塵不可量；
 君須一一記持將；
 方省從來錯道場；
 尋思此事不相當。

道場之語讚揚開，
只向心中有善業，
今朝更遣過方丈，
持世上人多智惠，
我卽懽忻幾萬個，
錯於城外禮花台，
自揣荒蘆不是才，
好交問去唱將來。

廣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真禪院寫此第廿卷文書，恰遇抵黑書了。不知如何得到鄉地去！
年至四十八歲，於州中憲明寺開講，極是溫熱。

維摩詰經變文持世菩薩第二。

〔經〕云：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帝釋，鼓樂弦歌，來詣我所。

是時也，波旬設計，多排嫫女嬪妃，欲惱聖人。剩烈著化豔質，希奇魔女一萬二千，最異珍珠千般，結果出塵菩薩不易惱他。持世上人如何得退。莫不剩裝美貌，元非多着嫫娟。若見時，交坊出言詞，稅調着，必生退敗。其魔女者，一個個如花茵蓄，一人人似玉无殊。身柔軟兮新下巫山，貌娉婷兮纒離仙洞。盡帶桃花之臉，皆分柳葉之眉。徐行時若風颯芙蓉，緩步處似水搖蓮亞。朱脣旖旎，能赤能紅，雪齒齊平，能白能淨。輕羅拭體，吐異種之馨香；薄纒掛身，曳殊常之翠彩。排於坐右，立在宮中，青天之五色雲舒，碧沼之千般花發。罕有罕有，奇哉奇哉。空將魔女嬖他，恣恐不能驚動。更請分爲數隊，各逞逶迤。擊鮮花者，殷勤獻上；焚異香者，倍切虔心。金玉指而禮拜重重，出巧語而詐言切切。或擊樂器，或卽或哦；或施窈窕，或卽唱歌。休誇越女莫說曹娥。任伊持世堅心，見了也須退敗。大好大好，希哉希哉。如此麗質嫫娟，爭不忘生動念。自家見了，尙自魂迷；他人覩之，定當亂意。任伊修行緊切，稅調着必見迴頭；任伊鐵作心肝，見了也須粉碎。魔王道：「我只佞去，定是菩薩識我。不如作帝釋隊仗，問許伊時菩薩。於是魔王大作奢花，欲出宮城，從天降下。周迴捧擁，百迎千連，樂韻弦歌，分爲二十四隊。步步出天門之界，遙遙別本住宮中。波旬自乃前行，魔女一時從後。擊樂器者，宣宣奏曲，嚮聒清霄；蕪香火者，灑灑煙飛，氤氳碧落。竟作奢華美貌，各申窈窕儀容。擊鮮花者，共花色无殊；捧珍珠者，共珍珠不異。琵琶絃上，韻合春鶯；簫管中，聲吟鳴鳳。枝敲羯鼓，如拋碎玉；棊盤中，手弄秦箏，似排鴈行。絃上輕輕絲竹，太常之美韻莫偕；浩浩唱歌，胡部之豈能比對。妖容轉盛，豔質更豐。一羣羣若四色花敷，一隊隊似五雲秀麗。盤旋碧落，苑轉清霄。遠看時意散心驚，近覩者魂飛目斷。從天降

下，若天花亂雨於乾坤；初出魔宮，似仙娥芬霏於宇宙。天女咸生喜躍，魔王自己欣歡。此時計較得成，持世修行必退。容貌恰如帝釋，威儀一似梵王。聖人必定無疑，持世多應不怪。天女各施於六律，人人調弄五音。唱歌者詐作道心，供養者假爲虔敬。莫遣聖人省悟，莫交菩薩覺知。發言時直要停臆，說調處直須總審。各請擎鮮花於掌內，爲吾燒沉麝於爐中。呈珠豔而剩逞妖容，展玉貌而更添豔麗。浩浩簫韶前引，喧喧樂韻齊聲。一時皆下於雲中，盡入修禪之室內。

〔吟〕魔王隊杖利天宮，

欲惱聖人來下界。

廣設香花申供養，

更將音樂及弦歌。

清冷空界韻嘈嘈，

影亂雲中響響亮。

胡亂莫能相比並，

龜慈不易對量他。

遙遙樂引出魔宮，

隱隱排於霄漢內。

香燕煙飛和湍氣，

花擎寮亂動祥雲。

琵琶弦上弄春鶯，

簫笛管中鳴錦鳳。

楊鼓杖頭敲碎玉，

秦箏絲上落珠珍。

各裝美貌逞逶迤，

盡出玉顏誇豔態。

個個盡如花亂發，

人人皆似月娥飛。

從天降下閉乾坤，

出彼宮中遮宇宙。

乍見人人魂膽碎，

初觀個個盡心驚。

〔韻〕波旬是日出天來，

樂亂清霄碧落排。

玉女貌如花豔圻，

仙娥體是月空開。

妖桃強逞魔菩薩，

羨美質徒惱聖懷。

鼓樂弦歌千萬隊，

相隨捧擁竟徘徊。

誇豔質，逞身才，
 十指纖纖如削玉，
 擊樂器，又吹囉，
 簫笛音中聲遠，
 歌灑灑，笑哈哈，
 隊杖恰如帝釋下，
 須隱審，莫教積，
 問醉莫教生驚覺，
 沉與麝，手中臺，
 真侍聖人心錯亂，
 須記當，領心懷，
 持世若教成道後，
 巧稅調，好安排，
 着相見時心墮落，
 歌與樂，竟吹囉，
 魔女魔王入室也，
 窈窕如花向日開，
 雙眉隱隱似刀裁，
 莞轉雲頭漸下來，
 琵琶弦上韻哀哀，
 園透波旬迓迎排，
 威儀直似梵王來，
 詐作虔誠禮法臺，
 罄勲勿遣有遺乖，
 供養權時盡意懷，
 隨伊勤處媿將來，
 莫遣修行法眼開，
 魔家眷屬定須摧，
 強着言詞說意懷，
 隨情順處誘將迴，
 合雜喧嘩溢路排，
 作生媿惱處唱將來，
 〔經〕云：與其眷屬啟首，我是合掌恭敬，及至而修堅法。

時波旬有偈。

〔詩〕爲重修禪向此居，
 我今時固下雲衢。
 欽依戒行如蟾淨，
 憶想清高似嶽孤。

入定不知功行久，
坐禪未委法何如。
今將眷屬來瞻禮，
不審師兄萬福無？

〔白〕爾時波旬語持世曰：『上人修行日久，禪定時多。勞法德以柄持，繼心神如守志。茅堂闌靜，石室幽虛。想知辰夜寂寥，伏計日常勞倦。禪門深遠空法難明。不知所證淺深，未委有何功行。我辭空界，來下天宮。爲思德行尤殊，爲憶孤高有異。今朝欣逢，伏望大聖慈悲，與我小談法味。』
魔王又偈：

〔平詩〕暫拋五欲下天來，
要禮師兄禪坐臺。

鼓樂弦歌申供養，
香花珍菓表心懷。

欣瞻大士欣千度，
喜禮高人喜百迴。

伏望慈悲宣妙法，
我今總望滅塵埃。

爾時持世不識魔王，將爲嬌尸迦錯忍作帝釋，所以：

〔經〕言：我言爲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嬌尸迦乃至，與修堅法。

〔白〕當日持世菩薩告言帝釋曰：『天宮壽福有期，莫將富貴奢花，便作長時久遠。起坐有自然音樂，順意笙歌。所以多異種種花，隨心自在。天男天女，捧擁無休；寶樹寶林，巡遊未歇。隨心到處，便是樓臺。遂意行時，自成寶香。花開便爲白日，花合卽是黃昏。思衣即羅綺千重，要飯即珍羞百味。如斯富貴，實即奢花。皆爲未久之因緣。盡是不堅之福力。帝釋帝釋，要知要知。休於五欲留心，莫向天宮恣意。雖卽壽年長遠，還無究竟之多。雖然富貴驕奢，豈有堅牢之處。壽夭力盡，終歸地獄三途。福德纔無，却入輪迴之路。如火然盛，木盡而變作塵埃；似箭射空，勢盡而終歸墮地。未逃生死，不出无常。速指內外之珍財，證取無爲之妙果。勸於仙法，悟取真如。少戀榮華，了知是患。深勞帝釋，將謝道從。與君略出，甚深悟取，超於生死。』

〔古吟上下〕天宮未免得無常，
福德纔微却墮落。

富貴驕奢終不久，
笙歌恣意未爲堅。

任誇玉女貌嫵娟，
 任你奢花多自在，
 任誇錦繡幾千里，
 任是所須皆總勤，
 任教福德相嚴身，
 任你隨情多快樂，
 任教清樂奏弦歌，
 任遺嬪妃隨後擁，
 任伊美貌最希奇，
 任有花開香滿路，
 莫於上界恁身心，
 莫把驕奢爲究竟，
 還知彼處有傾摧，
 多命財中能之了，
 索將勞帝釋下天來，
 玉女盡皆覺悟取，
 天宮富貴何時了？
 身命財中能悟解，
 須記取，傾心懷，
 五欲業山隨日滅，
 任逞月娥多豔態，
 終歸不免却無常，
 任你珍羞瑣百味，
 終歸難免却無常，
 任你眷屬長圍遠，
 終歸難免却無常，
 任使樓臺隨處有，
 終歸難免也無常，
 任使天宮多富貴，
 終歸難免却無常，
 莫向天中五欲深，
 莫就富貴不修行，
 如剪射空隨志地，
 修行他不出無常，
 深謝弦歌鼓樂排，
 嬋娟各要出塵埃，
 地獄煎熬幾萬迴，
 使能久遠出三災，
 上界天宮却請迴，
 就迷障嶽逐時摧。

身終使得堅牢藏，心上還除染患胎。

帝釋敢師兄說法力，着何酬答唱將來。

〔經〕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洒。

〔白〕爾時魔王告持世因曰：『我暫別欲界，來下天宮，喜瞻菩薩威儀，得到修禪室內。幸蒙慈念，迴賜宣揚，深知五欲不堅，稍會天中未久。多邊障染，從今應是去除，心上塵埃，自此多應屏跡。蒙沾法雨，洗湯塵勞，得飲醍醐，頓消熱惱，以感千生之便，得漸萬善之恩。我今無異寶珠珍報答，用酬尊德，唯將天女一萬二千奉上師兄，可酬說法。幸望慈悲鑒納，乞垂大士容留。且令逐日祇供，可備辰昏驅使。禪堂幽靜，空室寂寥，令伊旦夕添香，日夜禪堂暖熟，莫生憂慮，我清疑積。師兄便望收留，弟子今朝布施。』

假帝釋有一偈告持世菩薩：

為欽德行利天宮，

得禮慈悲大聖容。

喜飲醍醐消熱惱，

傾沾法雨蕩塵蒙。

來時不奉諸珍寶，

報答何酬說法功？

一萬二千天上女，

師兄留取且祇恭。

持世告假帝釋曰：『我是修行菩薩，我是出世高人。一身尚自自餘，何要你許多天女？我以離於染欲，不住世情，知誼譁為生死之因，悟豔質是洄之本。况此之天女，盡是嬌奢恣意染欲之身，耽迷者定入生死，趨向者必沉地獄。我以修於仙果，證取真乘，不居塵土之中，不尋世情之內。修禪觀行，宜合寂靜省緣，練意澄心，何要爾多衆人帝釋之了，要知要知，何時將豔麗之人，便向吾前布施，但望自家收耳！却請迴歸，速還本住天宮，早利修禪室內。莫使凡情驚怪，莫教淺促疑猜，道吾禪定不堅，道我修行退敗。林間寂靜，早請迴還，室內幽閑，不宜久住。我要修於仙果，汝須速上天宮，莫將諸女獻陳我家，當知不受。』持世有偈：

深勞帝釋下天涯，

侍從親來問我耶。

室內簫疎談法久，

天宮遲滯路歧除。

山間欲晚清林闌，

峯上光移紅月斜。

帝釋此時莫久住，

願請天女早歸家。

魔王道云：「我聞修行之者，不逆人情，菩薩之人，均隨根器。欲發萌芽之種，須春雨膏；欲開蟄戶之門，應時雷震。我今發意，余定迴心，願酬說法之功，布施何當不要！況此天女一個個形如白玉，一個貌似鮮花。妖桃而乃越姮娥，艷質而休誇姐妃。能歌律呂，行雲而不竟伍垂；解奏宮商，織女而忽然亭罷。繡成盤鳳，對芙蓉而爭承頰羞；刺出鴛鴦，並芍藥而豈無慙恥。鬢釵斜墜，須鳳髻如花倚；葉欄玉貌頻舒，素娥眉而似風吹蓮葉。亦能侍奉，偏解承，伍眉而便會人情，動目而早知心事。四時湯藥，亦解調和，逐日齋食，深知冷暖。暖堂掃酒，清風而不起埃塵；幽室鋪陳，滿座而旋成瑞氣。前件天女，粗知佛法，深有道心，他家願效殷勤，恁望慈悲驅使。菩薩菩薩，師兄師兄！如今勿更遲疑，此際望垂收取。聞即交伊合曲，閑來即遣唱歌。禪堂裏莫使寂寥，幽家內莫交冷落。棄居上界，來下天宮，深憂大德無人，只恐師兄寂寞。一萬二千天女，人人盡有道心，我今定以捨之，天上承能將去。收取，收取！莫疑，莫疑！誓爲菩薩之門人，願作師兄之弟子。」帝釋告曰：

〔側〕菩薩慈悲莫疑慮，

禪堂寂靜無依怙。

修行直感動天宮，

入定伏得龍兼虎。

我今來，蒙法雨，

塵勞已滅心開悟。

報答何酬說法恩？

師兄收取天宮女。

出天門，下雲路，

來時不捧法珍寶。

得禮慈悲大法王，

師兄收取天宮女。

解歌音，能律呂，

簫韶直得陰雲布。

日夜交伊暖法堂，

師兄收取天宮女。

巧裁縫，能繡補，

刺成盤鳳須甘雨。

個個能裝百納衣，

師兄收取天宮女。

會人心，巧言語，

爭忍空交却迴去。

禪堂驅使好祖承，
 貌如花，體如素，
 堪作禪堂學法人，
 我今時固下天來，
 得禮高人忻百度，
 蒙宣法味令齋解，
 翻答並無法異物，
 與棄受，莫疑猜，
 誓與師兄爲弟子，
 乘道力，乞慈哀，
 有願施時須與受，
 禪堂內，設支排，
 日夜交伊歌浩浩，
 有斜指，巧難裁，
 分禪補坊兼刺繡，
 陳百種，獻千迴，
 一萬二千天上女，
 師兄收取天宮女，
 似雪如花花又語，
 師兄收取天宮女，
 爲見師兄禪坐開，
 喜瞻菩薩喜千迴，
 又休談揚決乘懷，
 惟將天女作囊排，
 上界從今承願迴，
 永充菩薩蓮花臺，
 赴乘情成察乘懷，
 無乖見處定無乖，
 寂寞應知承易借，
 辰昏須遺樂哈哈，
 供養祇承順意懷，
 更能逐日辯香齋，
 爲感師兄說法開，
 莫辭收取唱將來：

〔經〕云：我言嬌尸迦，無已此非法之物，邀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

〔白〕說爾時持世并語帝釋曰：『我空聞當月闇，爲有浮雲，寶鏡無光，皆因塵埃。未成佛道，爲有貪嗔，不出輪迴，盡因染欲。况此天女，盡是貪嗔之本，地獄余殃，未合并之儀，不是沙門見解。夫修行者，專心苦行，志意澄神，念浮華爲石火令之光，想人世似風中

燭。』持世告假帝釋曰：『我修行日久，悟法分明，不可取你人情，交我再沉惡道。况此之女等，三從備體，五障經身。他投身爲究竟身，便把體爲究竟體。我所以棄如灰土，自力修行，如今看即證并，不可交却墮落。』持世不肯受天女，有偈：

〔斷〕三從五障在身邊，十惡業仍被微纏。

佛性昏迷於此退，眞乘差錯爲他牽。

修行菩薩心能捨，出世高僧意不看。

多少往來沉溺者，皆因染欲失根源。

〔白〕爾時持世語釋帝曰：『我三途不出，皆因貪愛所迷，佛果未成，盡是欲之顛墜。我以修於禪觀，不染塵心，願出世間，希求利樂。帝釋勿言感我，嬌尸迦不用惱人。莫將天人施沙門，休把嬌姿與并。不是我所愛，非當持世戀之。我今若愛時與，必是曹人毀謗。帝釋，帝釋，要知，要知，眷屬便望却收，天女我當不要。禪堂淫隘，實卽難留；幽家非寬，無門受納。况又修行之路，不假人多；出世之門，宜須寂靜。我以超於生死，不住愛何，向出塵勞，拋居障海。垢染之穢，纖瑕不巧，塵濛之小，許難沾智。圓與看澄，并漏盡，何欲明法眼。此時若受，如紅鴈再入於網羅；今日若收，似白鹿重遭於羈絆。不敢，不敢，何當，何當，交吾夫，却雨程，令我修持退敗。謝來於小室，勞君別却天宮。山林中無可交，恭幽室內慙虧看待。天門極遠，上界程遙，白雲嶺上漸生，紅日看將欲沒。不情室中久住，速望迴歸，莫於此處留心，虛勞氣力。千萬，千萬，速歸，速歸，帝釋莫發狂言，天女我今不受。』

〔吟上下〕莫將天女與沙門，休把眷屬惱菩薩。

我以修行求出世，不於染慾掛身心。

天宮去此路程賒，上界却迴歸又遠。

紅日看將山上沒，白雲又向嶺頭生。

汝今帝釋早須歸，領取眷屬却迴去。

莫向室中爲久住，休於林內發狂言。

修行之者不合疑，菩薩之人總不要。

幽室豈堪留眷屬，
我今聞貪愛走輪迴，
我以修行成道果，
〔平〕室中不清更遲疑，
天女奢華不是事，
白雲領土微微出，
不要此中爲久住，
我不要，却將迴，
安坐只宜寂默，
謝布施，感心懷，
掃酒盡應人定怪，
立室內，遶禪臺，
莫把嬌姿染汚我，
修行人，出塵埃，
取受人情應墮落，
莫久住，速須迴，
天女當時不肯去，

禪堂不假衆人多，
欲染眷屬沒生死，
此諸天女却將伽，
上界程遙去是時，
笙歌音樂非宜，
紅日山頭漸漸垂，
領諸天女早須歸，
不願笙歌亂意懷，
修禪須是沒人來，
幽室天人不易排，
祇承必恐衆宜猜，
爲汝宣揚法義開，
休將天女惱人來！
已見真如道路開，
收君天女定輪迴，
千萬今朝察我懷，
阿誰與解救唱將來？

維摩詰經變文「文殊問疾第一卷」。

經云：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言佛告者，是佛相命之詞。緣佛於會上，告盡聖賢五百，聲聞八千菩薩，從頭遣問，盡曰不任，皆被責呵。無人敢去。酌量才辯，須是文殊。其他小小之徒，實且故非難往，失來妙德，亦是不堪。今仗文殊，便專問去。於是有語告文殊曰：

三千界內總聞名，

皆道文殊藝解精。

體似蓮花敷一朵，

心如明鏡照漂清。

常宣妙法邪山碎，

解演真乘障海傾。

今日筵中須授教，

與吾爲使廣嚴城。

於是菴園會上，勅喚文殊：「勞君暫起於花臺，聽我今朝勅命。吾爲維摩大士，染疾毗耶，金粟上人見眠方丈，會中有八千菩薩，筵中見五百個聞聲，從頭而告，盡遍差至佛，而無人敢去。舍利子聰明第一，陳情而若不堪任；迦葉是德行最尊，推辭而爲年老邁；十人告盡，咸稱怕見維摩，一會遍差，差着者怕於居士。吾又見告於彌勒，兼及持世上人，光嚴則辭退千般，善德乃求哀萬種。堪爲使命，須是文殊。敵論維摩，難借妙德。汝今與吾爲使，親往毗耶，詰病本之因由，陳金僊之懇意。汝看吾之面，勿更推辭。領師主之言，便須受教。況乃汝久成證覺，果滿三祇，爲七佛之祖師，作四生之慈父。來辭妙喜，助我化緣。下降娑婆，爾現於菩薩之相，你且身嚴瓔珞，光明而似月舒空，頂覆金冠，清淨而如蓮映水。一名超於法會，衆望難借，詞辯迴播於筵中，五天讚說。慈悲之行，廣布該三途六道之中，救苦之心，遍施散三千界之內。當生之日，瑞相十般，表菩薩之最尊，彰大士之无比。而又眉鬢春柳，舒揚而宛轉芬芳，面若秋蟾，皎潔而光明晃耀。有如斯之德行，好對維摩，且爾許多威名，堪過丈室。況以居士見染纏痾，久語而上算，不任對論，多應虧汝。勿生辭退，便

仰前行。傾大眾而速別菴園，還威儀而早過方丈。龍神盡教引路，一律同行，人天總去相隨，兩邊圍繞。到彼見於居士，申達慈父之言。道吾憂念情深，故遣我來相問。」

佛有偈告讚文殊：

牟尼會上稱宣陳，

維摩文室思吾切，

又有偈告文殊曰：

八千菩薩衆難偕，

神通解滅邪山碎，

世尊會上告文殊，

前來會裏衆聲聞，

衆中彌勒又推辭，

汝今便請速排諧，

菩薩身為七佛師，

巍巍身若一金山，

堪爲文室慰安人，

便依吾勸赴前程，

文殊德行十方聞，

依吾告命速前行，

是時聖王振春雷，

此時便起當筵立，

問疾毗耶要顯真，
臥病呻吟已半旬。

盡道文殊足辯才，
智慧能銷障海推。

爲使今朝過丈室，
個個推辭言不去。

窻內光嚴申懇款，
萬一與吾爲使去。

久證功圓三世佛，
蕩蕩衆中无比對。

堪共維摩相對論，
便請如今別法會。

妙德神通百億悅，
依我指蹤過丈室。

萬億龍神四面排，
合掌顛然近寶臺。

受勸且希離法會，
望汝今朝知我意。

身作大僊師主久，
爲使與吾過丈室。

傳吾意旨維摩處，
皆陳大士維摩詰。

八千大士無人去，
威儀一隊相隨逐。

親辭淨土來凡世，
眉分皎潔三秋月。

堪將大眾菴園去，
若逢大士維摩詰。

能摧外道皆歸正，
殷勤慰問維摩去。

見道文殊親問病，
由讚淨名名稱然。

依言勿得有辭辛，
權時作個慰安人。

名標三世號如來，
便須速去別花臺。

申問殷勤勿得遲，
盡道毗耶我不任。

五百聲聞沒一個，
衝勸毗耶問淨名。

助我宣揚轉法輪，
臉寫芬芳九夏蓮。

堪作毗耶一使人，
問取根由病所因。

能遣魔軍盡隱藏，
巧着言詞問淨名。

人天會上喜哈哈，
如何白佛也唱將來。

平側

經

經云：文殊師利乃至詣彼問疾。

此唱經文，分之爲三。一、文殊謙讓白佛；二、讚居士經云：道彼上人者至，皆以得度。三、託佛神力，敢往問疾。經云：雖然承佛聖旨，且

第一文殊蒙佛告勅，起立筵中，欲申師資之恩，謙讓自己之事，合十指掌，立在筵中，啟三界慈尊，問於會上。

文殊有傷白佛：

特蒙慈父會中宣，感激牟尼爭不專。

自揣荒虛无辯海，度量智慧未周圓。

去即不辭爲使去，幸憑聖力賜恩憐。

金仁既遣過方丈，又有傷讚維摩：

又有傷讚維摩：

又有傷讚維摩：

又有傷讚維摩：

方丈維摩足辯才，

詞江浩浩泉難借。

能談妙法邪山碎，

解講真經障海隈。

六通每朝興教綱，

三途長日救輪迴。

雖爲居士同凡輩，

心似秋蟾霧裏開。

陳情謙讓多爲使於毗耶，讚彼淨名，表上人之難對。聲聞五百，證八智於身中，菩薩三千，超十地於會上。文殊雖承聖旨，當日思

寸千般。只擬辭於筵中，又怕逆如來之語。只欲便於方丈，有恥衆內之高。世尊若差我去時，今日定當過丈室。

時文殊有偈：

既蒙聖主遣殷勤，

不敢推辭向會陳。

衝勅定過方丈室，

宣恩要見淨名尊。

金冠動處祥光現，

月面舒時瑞色新。

此日聖賢皆總去，

吾爲首領盡陪輪。

文殊受佛告勅，起立花臺，整百寶之頭冠，動八珍之瓔珞，香風颯颯，搖玉佩以珊珊，瑞色氤氳，惹珠衣而灑灑。適蒙慈悲聖主，

會上宣揚大覺，牟尼筵中告語。千般讚嘆，何以勝當，百種談論，實斯悚惕。世尊遣教爲使，往問維摩。彼上之人，難爲酬對。況文殊雖居

菩薩之位，理未通和，於佛會之中，言非出衆。世尊勅交爲使，不敢退辭。衝佛命而多恐不任，仗聖力而必應去得。伏以維摩居士，具四

般之才辯，告以難措，現廣大之神通，幽莽不易。深達實相，善契諸佛之心，無滯詞峯，法式菩薩之語。總持秘密，无不通和。上中下類之

音，悉皆盡會。今我若自往問，實愧不任。須仗聖威，然乃去得。』由是文殊受勅，大衆忻然。菴園草草，盡商量隨從文殊過丈室。

例

例

文殊啟白慈悲主，

蒙佛會中盡告語。

教往毗耶問淨名，

自慚詞淺如何去。

世尊處分苦了寧，

不敢筵中陳懇素。

若遣毗耶問淨名，

遙憑大聖垂加護。

維摩詰，金粟主，

四智三身功久具，

若遣須教問淨名，

遙憑大聖垂加護。

辯才无礙是維摩，

深入諸佛之意趣。

問疾毗耶恐不任，

遙憑大聖垂加護。

世尊會上特申宣，

遣往毗耶方丈去。

對敵維摩恐不任，

須憑大聖垂加護。

我今藝解實非堪，

枉受加來垂蔭覆，

問疾毗耶恐不任，

遙憑大聖垂加護。

金粟尊，就調御，

示現白衣毗耶住，

既沐如來教問時，

遙憑大聖垂加護。

往毗耶，辭化主，

遂巡即是登途去。

今朝銜勅問維摩，

遙憑大聖垂加護。

既蒙聖主遺殷勸，

今日當為問疾人。

銜勅定應離法會，

捧恩須是往宣陳。

此時對論除迷執，

這遍談揚顯正真。

必使天龍開道眼，

教伊八部悟深因。

文殊會上啟情懷，

遙贊維摩足辯才。

此即定應銜勅去，

全須仗託我如來。

聲聞會裏喧喧鬧，

菩薩筵中浩浩催。

雖乃未離於聖主，

何人論說唱將來。

經云：於是衆中，乃至皆欲隨從。

由是文殊受勸爲使毗耶，將傳聖主之言，垂問維摩大士。會上有八千個菩薩，筵中五百個聲聞，見文殊問疾毗耶，盡願相命爲伴。三三五五，皆願隨車，不論天衆夜叉，咸道陪充侍從。於是人天浩浩，龍衆喧喧，空中散百種之花，地上排七珍之寶。帝釋梵王之衆，捧玉幢於師子座前，龍王夜叉之徒，執寶幢於菩薩四面。雖即未離於佛會，威儀已出於菴園。螺鈸擊琤磬之聲，音樂奏嘈讚之曲。阿修羅等調颺玲玲之琵琶，緊那羅王敲駁鞞摩之羯鼓，乾闥婆衆吹妙曲於雲中，迦樓羅王奏簫韶於空裏。是時菴園會上，聖衆无邊。文殊將別於世尊，大衆咸言於侍從。比丘尼等，爭執檀旃之香，優婆夷徒，各競焚於龍腦。盡乞隨於大士，聲聞同白世尊，願佛聽許，從又殊往問維摩居士去。慈尊聽許，大衆歡忻，圍七佛之祖師，過一丈之石室。

維摩臥疾於方丈，

佛勅文殊專問當。

宣與天龍及鬼神，

滿空滿路人无量。

側吟

經 斷

佛勅下，排儀仗，

緊那羅，藥叉將，

烈英雄，皆拒抗，

萬千萬千皆個儻，

菩薩僧，小或長，

排比了，甚爽朗，

文殊謙，世尊獎，

文殊辭，盡瞻仰，

到彼中，見法匠，

沐慈尊，總容放，

散香花，乘寶象，

語喧喧，樂嚮亮，

大人菩薩此時排，

龍神走霧於前引，

經云：於是文殊乃至入城。

文殊受勅，領衆前行，聲聞五百同隨，菩薩八千爲伴。於是菴園會上，聽衆无邊，陪大士盡往於毗耶，從文殊同過於方丈。時當春景，千花競笑於園林，節屆清陽，萬木皆榮於山野。由是文殊師利，親往方丈之中，遂設威儀，排比行李。於是寶冠覆頂，瓔珞嚴身。辭千花臺上世尊，問一丈室中居士。龍神引路，菩薩前迎。瑞氣盈空，天花映日。幢幡乃雙雙排路，龍節而隊隊前行。毫光與晃日爭輝，雅樂與梵音合雜。菩薩八千侍從，聲聞五百同行。一時禮別慈尊，盡赴維摩問疾。是時也，人浩浩語喧喧，雜沓雲中，歡呼日下。退衆微之瑞氣，散遼繞之祥霞。肉髮峨峨，珠衣灼灼，曳六銖之妙服，戴七寶之頭冠。燈金縷以極重，動香風而邁迤。領英雄之師子，舉步可以延風。

帝釋梵王亦令往。

要去如來不攔障。

卓犖神姿魔膽喪。

勢似滄溟排巨浪。

盡白慈尊願隨往。

爾惡徑復筆留嚮。

菩薩聲聞小爲長。

衛命耶毗論義廣。

切磋琢磨要爽朗。

去入毗耶宿因囊。

獅子金毛最爲上。

妙德威風上中上。

圍繞文殊百萬城。

鬼卒飛雲從後催。

不揀迦樓乾闥婆，

讚法催邪左右排，

外振威勇蘊內慈，

雜沓奔騰盡願行，

善男善女亦陪行，

爐焚沉檀雜寶香，

便須部領衆人行，

爲看維摩說法功，

普使人天悟正真，

得遇論空二上人，

去送文殊問疾源，

八千菩薩與聲聞，

或執寶花空裏散，

既別世尊說法會，

鼓樂清歌任吹唱。

浩浩喧喧皆悅暢。

當時總願趨方丈。

隊隊叢叢皆別樣。

一一如來无怪障。

萬萬千千皆合掌。

不要遲疑住時餉。

一齊禮別黃金相。

一齊禮謝黃金相。

一齊禮謝黃金相。

一齊禮謝黃金相。

一齊暫別黃金相。

或呈妙曲響徘徊。

不知威儀何似唱將來。

經平

座千葉之蓮花，含水煙之翠色。傾天徒之衆類，離佛會之菴園。天女天男，前迎後遶，空中化物，雲裏遙瞻。整肅威儀，指揮徒衆。毗耶城裏人皆見，盡道神通大煞生。

文殊隊仗實堪誇，

金冠玉佩輝青目，

隊仗高低滿路排，

菩薩相隨皆躍躍，

實希有，法中王，

花臺瑞相時時現，

聲聞浩浩滿虛空，

龍神駁擧皆彈指，

相隨聽衆數无边，

空中只見天花墜，

文殊隊仗實奇哉，

菴園會上遙瞻禮，

暫別牟尼聖主家，

雲服珠瓔惹翠霞，

層層節節映金臺，

聲聞從後樂咳咳，

示跡權爲妙吉祥，

蓮座希奇別有名，

菩薩喧喧入室中，

讚歎文殊紫塵容，

盡立文殊寶座前，

雲裏惟聞龍腦煙，

凡聖相隨百萬垓，

方丈筵中瑞彩開，

迎引仙童千萬隊，

獅子骨鬐前後引，

金爐玉案空中現，

未容開眼分明見，

金紫曜明衣內寶，

頃刻便過方丈室，

傘蓋雲頭盈路下，

遍滿維摩方丈室，

八部罷吟魚梵曲，

萬億聽徒由浩浩，

菩薩兩邊圍寶座，

居士見文殊入室內，

相隨菩薩數河沙，

翻身却坐寶蓮花，

龍節幢幡霧裏開，

早到維摩會裏來，

眉間時放白毫光，

爭趨願禮法中王，

幡花霧裏響玲瓏，

若凡若聖萬千重，

四王隊仗遶金蓮，

千羣聖衆鬧喧喧，

聲聞四面遶花臺，

如何排比也唱將來，

斷

斷

斷

經

此
页
空
白

新編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

全寶

明·朱有燬撰

〔正淨引貼且上云〕小人姓楚，名五，樂名喚做腰畔喬。衆人見我名字是五，又喚做吾兒頭。是這宣平巷一箇樂工。有箇渾家姓劉，名金兒，樂名喚做棍中景。近日有賣生藥醫人，姓高，名衆，來俺家中使錢，與渾家喫酒，他兩人且是說的着。那醫人也有箇綽名，喚做樞裏俏，十分有錢，又肯使用。今日是渾家生辰賤降之日，請了十姊妹，擺了兩張桌兒，喫些淡酒。〔正淨做喚云〕渾家等那樞裏俏來時，多使些道數，過從的他喜歡，多要他些鈔。〔貼且應了。〕〔正淨云〕我去廚房的看盪酒去也。〔下〕〔貼淨上做相見，做飲酒科。〕〔正且上云〕妾身姓劉，名蘭兒，是宣平巷的上廳行首。有姐姐劉金兒，嫁與了腰畔喬爲妻，却又養着箇醫人樞裏俏，喫酒等五奴衣鉢。今日是他生日，我與他送些人情，就勸他一勸去。想俺這行院人家，也有好的，也有歹的，終則是無廉恥的多也麼。〔正且唱〕

〔仙呂點絳脣〕風月佳期，雨雲活計，等不到十餘歲，將歌舞攻習，粧且色爲娼妓。

〔混江龍〕攪着箇女娘名器，迎新送舊覓衣食。止不過茶房趕趁，酒肆追陪，陷了些小根脚，免羔兒新子弟，攪了些大饅頭，羊背皮好筵席。每日價坐排場，做句關秦篆象板，迎官員，接使客杖鼓羌笛。着鹽商留茶客，過從情意，應官身喚做唱費損精力。虛開誓說托空家傳戶授，假慈悲伴孝順口是心非。粧且的穿一領銷金衫子，陸露的着兩件彩綉時衣。捷譏的辦官員穿靴戴帽，付淨的取歡笑抹土搽灰。今日箇酒席中，求標手散了些美恩情，明日箇大街頭，花招子寫上箇新雜劇。看了俺探兒每砌末，都是些豹子的東西。〔正且做與貼且淨相見了。〕〔貼且云〕妹子，你姐姐如今守着箇撇丁，十分艱難。近日偷留了這箇醫人，十分有錢。你姐姐待嫁了他。〔正且云〕姐姐說的差了，你有姐夫，怎生又嫁他？俺這宣平巷樂戶中，有錢的都是志誠老實，不會淫濫，因此天理容他，着他有衣鉢喫。似那無廉恥，濫東西，所以常受凍餓。你試聽你妹子說咱。〔貼且云〕

正且唱：

〔油葫蘆〕有一等浪包裏婆婆娘，恣濫爲，隨趁着說斷每，恰便似醜媳婦嫁漢倒空陪，覓的那數文錢淘損了元陽氣，得的那幾張鈔費

盡了賤歡意。(正旦云)有一等度街兒的，筵席上又是出醜。(正旦唱)他道是雞跖兒留與大嫂，雞腿兒帶與小姨。將一碗殘湯剩麵當做珍羞味，抵多少揀口兒喫堂食。(貼旦云)依着妹子說，俺行院人家怕羞恥呵，喫甚麼穿甚麼？(正旦云)以前上輩兒親自較好，說起如今的女娘呵！

(正旦唱)

(天下樂)甚的是一部笙歌出入隨，如今的時例，不比往日。巴的到日平西句欄中無一箇唱的，子弟怎土坑頭踏了些狗尾，女娘每臥房中拖了些狗皮，似這般覓衣鉢呵狗十年得發跡。(貼旦云)妹子，你姐姐一心待嫁他。(貼淨云)我也一心待娶大姐。(正旦云)姐姐，俺這等人，怎嫁得他？你試聽妹子說。(正旦唱)

(醉扶歸)你怎生當得這窮家數？(貼旦云)我每日唱得一貫，喫了一貫，怎生當不得他家計？(正旦唱)你怎生捱的那淡黃齏？(貼旦云)我如今盞菜水也討不的喫，怎生捱不得淡黃齏？(正旦唱)你怎生做的那四德三從貞烈妻？(貼旦笑云)這箇又做得。三箇來我也從他，四箇來我也得他，這事又容易。(正旦唱)你和他怎伴得到三十歲？(貼旦云)我要和他自願相守，豈止三十歲！嫁了他，便是我！

一世兒終焉計？(貼淨云)小姨，你休來調唆，說轉了大姐心，我將着無限金銀錢物，娶了他。告不准，撈了他逃走去也。(正旦云)哥哥，你是箇賣生藥的醫人，就用生藥名勸你幾句。(正旦唱)

(金盞兒)你把這鬱金揮，水銀價，你只爲惹取人員母桃膠地，拐紅娘騎海馬作烏賊，我怕你憶當歸過半夏，縱獨活索防葵，不懷香思遠志，令附子嘆消梨。(貼旦云)妹子，你休勸俺兩箇。你姐姐緝麻紡布，番機倒料，煮茶滷餅，蓋皆都會。(正旦唱)

(醉中天)你道是紡緝井供饋，倒杼共番機。便會這般呵，你怎會炙博炮爐他那藥？石怎碾得他那人參細？他若是箇黃丸兒的太醫，將俺箇天仙子連累，登時問送了他那桃皮。(貼旦云)賣生藥，合熱藥，我都省得；煨爛藕，熬陳皮，丸那莖管子碾那草麻仁，那一般不會。不妨不妨，我必要從真跟他去也。(正旦唱)

(賺尾)罷罷罷！既是你不信好人言，必受村夫氣。你待從真呵，跳不出這腌臢糞堆。你欲要立志從良也，索揀箇好配匹，却怎生見些兒利物早依隨？(貼旦云)我不聽你說，發要嫁了他。(正旦唱)勸不得你心回，一刻着迷，則怕你船到江心補漏遲，那其間從良不得落娼容。這的是得便宜，番做了落便宜。

(正淨上云)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人。自家楚五的便是。不想潭家劉金兒，被那賣生藥的脫皮麻襠裏，悄悄帶出去，不知下落。今日只得去

他生藥舖，問他的父親尋要去也。(下)(辦老外上云)小人是這汴梁城開生藥舖的百姓。有我兒子高舉，十分不成，又生得醜，一隻眼睛，頭又禿，又癩，又有大癩，牙黃口臭，不似箇人模樣。只因小人家中有幾貫錢鈔，被他常偷去當藥院裏使用。那好樂人每誰肯要他，只是窮行院灑東西，看他那錢面上，留他喫酒。昨日將了些本錢，去鈞州放核桃去了。今日舖兒中無人看守，老大且在此打發買藥的。咱(正淨上)做問他婦科。相問扭官打鬧一折了。(下)(貼淨貼旦上云)小人便是樞裏僧。自從汴梁官平巷，拐帶大姐出來，到這鈞州。不想大姐正是鈞州人家。幸喜諸親衆，皆在此處。數日前小人在州衙裏，告了大姐一紙從良文牒，如今安家樂業，在此居住。有些放的核桃，夾及朋友，帶回汴梁去了。今日是東莊上大姐的姑姑生日，俺兩口兒持着人參，去遞箇手帕去也。(下)(正淨貼旦上云)妾身是這鈞州樂人劉佳景。如今年紀過去了，在此閑住。今日是老身生日，小的每安排下酒，親的每都來也。(貼淨貼旦上)相見了。飲酒了。(正旦云)不想姪女兒到嫁了良民爲妻，得脫了這烟花名字。老身這業骨頭，一世兒如此，到不如我姪女兒有志氣也。(正旦唱)

〔楔子端正好〕脫了花名，償了花債，立一箇婦名兒多少清白！不似俺業人，每不離了鶯花寨，心餘濫，性狂乖，情冗雜，事尷尬，類命運，賤形骸，腌烟月，潑塵埃，怎似你成家計，守莊宅，齊姨夫盡蹬開，新夫婦永和諧。(正旦云)姪女兒我囑付你咱。(正旦唱)再休把鬧穰穰的風月所門程驀。(下)(正淨上云)小人便是趙五，打聽得知我渾家棍中景，被那樞裏僧拐來鈞州。從汴梁一口氣走到鈞州。這是俺姑姑劉佳景家。我試問箇信，打聽箇虛實。(做與貼淨貼旦相見，就扭打鬧一折了，皆下)(貼淨上云)好是命不快也！昨日被那楚家腰胖喬弟子孩兒，打鬧了一會。他要大衙門裏告去。小人雖是得了放從良的文書，終則是大姐原有丈夫的，恐惹是非。我如今還回汴梁，見父親，就打聽箇分曉來也。今留下五梁核桃，十數兩銀子與大姐，就寄在姑姑家住，我便去也。(下)(正旦上云)妾身是劉佳景。兩月前有客人高舉，將他妻小寄在老身家住，留了些盤纏。如今也便的無了。因是老身的姪女兒，將帶他每日過活。爭奈我姪女兒心性不廉。日後高客來呵，只怪老身不勸他。今日西村裏賽廟，他要去看。老身勸不住，他直去看賽去了。想俺這行院人家，內中有好的，有歹的。似老身三十歲上，無了夫主，守寡了四十年，如今七十餘歲。雖然名字係是樂人，身子却與那真人一般也。(正旦唱)

〔南呂一枝花〕守青燈，有四十年，熬良夜，到七旬上。半生來依本分，便是我一世兒會思量。自當初拆散鴛鴦，幾曾有鬧炒炒人來往。常則是冷清清被半床，燕鶯期謝館辭棚，雲雨夢陽臺罷想。

〔梁州第七〕想當時桃李艷春初氣候，到如今桑榆景日暮時光。(正旦云)想着俺這做婦女的，好不氣長也！只似老身呵。(正旦唱)

十年前尚有閑人講，他都待將無作，有說短言長，聽風是雨，數黑論黃。但行的半步荒唐，登時間鬧了座平康。你便是趙貞女，也說的他行濁情雜；你便是王凝婦，也講的他心勞意攘，你便是把梁妻，也談的他腹熱腸荒。似這樣，怎當！你若是有些兒脚翅無承望，要清名，便休想。都打入塵埃，臭羅網，怎得那後世聲揚！〔貼旦上云〕姑姑，你姪女兒有句話，敢對姑姑說麼？〔正旦云〕姪女兒，有的你說不妨。〔貼旦云〕

姪女兒如今在姑姑家住的日子多了，高客留下些盤纏，也使的無了。今日賽廟處，有一火江西客人好生有錢。內中有箇姓徐，喚做徐福，一要來姪女兒家喫盞菜。此人內才外才，表裏相稱。我料着高客敢也不來了。不如留下這江西客人，搬上他船，跟他江西去了罷。〔正旦云〕姪女兒，你兀的不瘋了！你是告從良，跟了高客來此，怎生又要嫁人？正是蛇入竹筒，曲性還在。〔正旦唱〕

〔牧羊關〕却不要改志酬清况，堅心告訴良。那高客去不到半載時光，却怎生在荒郊兜上箇新人，向茶船便待要點湯？怪不得金籠裏怎養鴟梟種，雕闌內難放野花香。本是箇一樹兒臨歧柳，難栽向百尺的高院牆。〔貼淨改辦江西客上，做與正旦且相見，說雜談一折了。〕〔正旦唱〕

〔賀新郎〕我見他蠻言獠語太輕狂，看了他鬼怪趨搶，恰便似獼猴模樣。他比那村馮魁，加倍兒寒酸相，虧俺這瀟蘇卿將他，將他來看上，則你那雙通叔，也不是箇才郎。〔貼旦云〕由他便是箇蠻子，且圖他那一船茶。今日且是好順風，我跟他上船去了罷。〔正旦唱〕你欲待趁西風開短棹，隨明月泛長江，你休把豫章城生紐做宣平巷。〔貼旦云〕我今日嫁了他，一世再不嫁了，和他永遠夫妻。〔正旦云〕你嫁了他，到他鄉里，不到半年，〔正旦唱〕他若是捲簾迎衆客，你敢又開宴出紅粧？〔貼旦云〕你姪女兒，還遭嫁了江西，立了婦名，不幹衣鉢，一千年一萬年，不出垂唱去，學好人行止。姑姑你放心！〔正旦唱〕

〔水鶴鳴〕你欲待另結知心配，新從可意郎，這是你斷絃能再續，破鏡得重光。似恁般，沒的呵，是甚麼，是甚麼，勾當！恰便似蛇入竹筒，猿鎖空房，頑心不改，本性難移，放慣了的情懷，怎熬的那冷冷清清，冷冷清秋夜長。看了你瘦的那形骸，四兩，溫不暖，孤衾半床。〔貼旦云〕姑姑休笑我！我在宣平巷，苟欄中，第一箇付淨色，我那發科打諢，強如衆人，便嫁了徐客到江西，也不落後了。〔正旦唱〕

〔烏夜啼〕這的是無佛處，只顯王和尚，你看他不改輕狂，聽不得絮叨，言語無攔擋，口似沙糖，舌賽鋒鏑。還想他搽灰抹土，舊行藏，怎當得寒門草戶窮家當！〔貼旦云〕我當得他家當，不妨事。姑姑放心！〔正旦唱〕我這里勸不回，乾撇彈。〔貼旦云〕我跟了徐客去，與他拱茶餅，便似濛濛的暮，孟光舉案一般。〔正旦唱〕你敢也學不得孟光舉案？敢又學韓壽偷香？〔正旦云〕你去呵去，囑付你今番休人如此。既嫁

了。賈人將壽日的心性改了。你若不守志，學到官府，還斷你爲媽，你不害羞？（貼旦云）姪女兒今番再不了！嫁了徐客，今便上船去，船倉門也不出。我那清白立志，直等徐客死了，嫁人不遲。（貼淨云）休胡說！船都整理了，便上船也。（正旦唱）

〔黃鍾尾聲〕趁着這一帆風，遠擲千層浪，三千引新茶十里香。這中間天漸涼，月初朗，秋色清，波面廣，路途，自願養，立清名，奉家長。你將這老姑姑勸你的衷腸，你在那茶船上，手抵着牙兒，慢慢的想。（下）

〔正淨辦學老上云〕老夫姓徐，名弟仔，有箇婆婆，只生了一箇兒子，名福一，去販茶去了，不見回來，好生憂心也呵！〔正旦辦小兒引小旦上云〕老身姓黃，夫主姓徐，生了箇孩兒，喚做徐福一。去年販了些茶，去汴梁買賣。今經一年光景，不見來家。俺兩個老的，別無甚人。有箇使歌的梅香，喚做八姐，早晚服事俺兩口兒。今日晒了些瓜仁豆豉，又想起我兒子，好傷感也！（下兒唱）

〔正宮端正好〕我恰纔曬了些舊瓜仁，造下些新薑豉，不由我哭啼啼思想親兒。想着他去年間向河南興販些茶行市，到今日無一紙音書至。（下兒與學老相見了云）親兒不見來家，俺兩口兒又老了。（下兒唱）

〔滾綉毬〕俺如今短蓬鬢髮似絲，瘦伶仃面如紙，額顛上有二三百箇橫紋摺。行行裏，（下兒做咳嗽科）咳，咳，咳！（下衆）咳嗽的我抹淚揉膝。（下云）老的，你今年幾十了？我老人家連歲數也忘了。（學老云）老夫八十七歲也。（下唱）你今年八十七，我今年八十二，怎生來說的話差三錯四？這的是老來也力盡筋弛。則我這眼昏花怎綰閑針指，則你那脚列起全憑拄杖兒，不由人感嘆嗟咨。（貼淨引貼旦上）梅香云：爺爺妳妳，大哥哥做買賣回來也，又買了箇婆娘。（做與下學相見了）（下唱）

〔倘秀才〕則今日底爹娘欣逢幼子，便是謝天地團圓福祿。又引一箇年小嬌娥到來此，不由我添喜慶，自尋思，知他是甚人家的艷姿？（貼淨云）大姐，拜我父母。（貼旦云）拜怎地？（貼旦做嘴臉輕挑勢）（下唱）

〔滾綉毬〕我見他入門來不敬思，拜公姑志放肆。（下云）孩兒呵，這媳婦，（下唱）知他是甚人家女兒耶女待？（貼淨云）是賈民家的女孩兒。（下唱）莫不是瓦子裏燕子驚兒？（貼旦云）這公公婆婆，纔到你家裏，早罵媳婦做驚兒燕子驚兒，好歹是比那行院每。我這等好人家孩兒，怎比得他！（下唱）你看他嘴不稜的巧語支，舌枝刺的信口詞，入門來早識他一生行止。不是箇桑新婦，准是箇私地裏科子。（貼旦云）道妳妳說甚話，說我做私科子，私科子我養了多少漢來？好歹纔嫁你兒子一箇人。（下唱）你看他花言巧語能千變，（貼旦高叫云）媳婦兒纔入門，便罵做行院私科子！天長日久怎地受！（下唱）你看他唱叫搖疾不三思，到着我忍氣權時。（學老云）且着媳婦兒去臥房裏歇一歇。梅香安

排下酒。(皆虛下)。(貼旦上云)俺那潑蠻子哄了我，跟他子纏萬里來到此處。他爺娘又利害，教我府裏做餅井上挑水，我怎過的這般月日。前做行院呵，現成喫，現成穿，到處唱去，酒席上好喫的包了，逍遙自在，那條街上不得走。隨心滿意，那箇漢子不得養。無明無夜，那箇店裏不得睡。如今這般拘束，一日家冷冷清清，笑也不得大笑一箇。等我那徐福一來家，我要他一紙休書，出去了罷。(貼淨上云)大姐，你怎生不做飯，比不得你已前，如今在俺好人家，行些媳婦的禮數。(貼旦云)禮數，饒你娘的屍骨。(貼淨又云)你也學些溫柔。(貼旦云)溫柔，剗你老子的鬢頭！(貼淨云)娶你來家，不肯做活，倒傷父母！(貼淨攔搶貼旦科。貼旦大叫)打煞人也！(下兒上唱)：

〔呆古朵〕猛聽得廚房中理甚喬公事，多應是男婦每語話參差。兒耶，誰教你娶了箇天魔，惹下這鬼師。(貼旦云)你只與我一個休書，若我出去，若不是呵，我去江西按察司告了你。(貼淨云)不與你。我娶你來服事父母，怎肯休你！直打的你孝順公婆纒罷。(貼淨又打科)。(下云)：兒耶，與他紙休書，教他去了罷。(下唱)：你疾快打與他手摸子，寫與他休書字。你着他一身兒離了我門，也着俺兩口兒歡樂死。(貼淨云)：娘，你看這潑婦，諸般的都不會做。教他蒸饅頭，煮鮮魚，縫衣裳，裁布衫，都做壞了。十分拙，只是一張好嘴。(下唱)：

〔叨叨令〕你看他蒸饅頭，蒸不起蒸的似黑乾柿；你着他煮鮮魚，煮爛了則剩下脊梁上刺；你着他縫衣領，縫皺了却打上裙兒，你着他裁布衫，裁斜了裁的像仙鶴翅；兀的不要子麼也哥，兀的不要子麼也哥！但做的婦女人碎生活，都不會不是。(貼旦云)我去官府，告你這江西蠻子去也。(下)。(貼淨云)不中！這婆娘是敢做出來，我去趕上拿回來。(皆虛下)。(辦孤上一折了。貼旦上告狀云)：妾是河南鈞州良民之妻。我丈夫同江西客人徐福，一同做買賣，行至深山之中，被徐福一將妾丈夫殺了，與了妾一付金首飾，二十兩花銀，拐帶妾來江西，情受他家業。不期來到此處，被他父母毀罵，又被徐福一毆打。今來相公處自首前情。(孤令拿貼淨上，打拷招成了)。(下兒上云)：知得那潑婦告了狀，將我兒拿去問成，做了人命事。我須索救一救去也。(下唱)：

〔脫布衫〕走得我老人家氣噤聲絲，却不道憲臺中正直無私，將俺好良民胡招亂指，指他做殺人公事。(下云)：入得這衙門來，在這塔下跪着，訴冤屈。(下跪唱)：

〔小梁州〕遙望着翠柏烏臺是掌命司，我這里磕撲的跪在階址。(孤云)兀的一箇婆子，來告甚的。(下唱)：相公呵，將俺兒三推六問許多時，屈寫了招伏字，久後是證明師。(孤云)你兒子徐福一殺了人，又拐帶良人妻小，已自招成了，你來告他。(下唱)：

〔么〕俺兒從來軟弱無剛志，常則是做經商手足胼胝，幾曾會把刀拿將刀刺，相公呵，明如寶鑑，願詳察這些兒。(孤云)：不准他。

自文案都完了。着徐福一償命，劉金兒隨侍候，又出那婆子去。(下唱)

〔尾聲〕罷罷！這是俺親生兒招攬下這無名氏，拋閃的老父，被屈力不支。只因他子不聰明，婦若斯，非是俺母不賢，達父不慈。又不曾驗過傷痕檢過尸，更不推詳強取辭。有這等不見明白暗公事，冤屈俺青春少年子。(下)

〔另辦新孤上云〕吾乃是這江西按察司廉使。前日有一宗文卷，係是人命重事。本衙門官不曾詳細推究，拷掠招成了償命。如今喚獄吏，還領去一千人來，吾親自審問咱。(公使人引貼淨貼旦一千人上)〔孤云〕這婦人，你告他殺了你丈夫，在於何處埋，在何處用其物殺死？他在甚處得拐帶你家，必有大男小女，怎地無一人見一人知？你從頭詳細供說了，我這里行文書去，取驗明白，方可依准。(貼旦云)自鈞州來，一路江上

遭了三四場大風，船上被驚謔，將前事都忘了，只記得徐福一殺了姜的夫主，別的事務都忘了。(孤云)打！〔貼旦又依前說。孤又打。打三五次了。〕〔貼旦云〕姜從實招了罷。(孤云)放起來，教他說。(貼旦念云)妾本錢塘江上住。(孤云)打！〔貼旦又依前說。孤又打。打三五次

平官着住，嫁得高郎，不把筵歡度。(孤云)原來這婦人是箇樂人，嫁了箇姓高的。(貼旦又念)棄妾思鄉回汴去，愁對青燈聞夜雨。心事當官今盡吐，爲愛徐生，又繫紅絲纜。(孤云)姓高的去了，又嫁了這箇姓徐的。(貼旦又念)遠轉長江無覓處，三千里外來南浦。(孤云)聽了他所供之詞，這徐福一也只是不合拐帶娼妓爲妻，不是該死的罪。如今行文書去河南布政司，官平詳，照勘明白。吳係官平着樂人，合整還原籍。這徐福一依律科斷。(下)〔正淨上云〕自從渾家逃了二年有餘，如今聽得人說，被人拐帶到江西。見有文書來此照勘。我今日去衙門中提控處，打聽箇虛實

去也。(下)〔正旦扮茶三婆上云〕老身是這當院門前賣茶的白髮兒。開着這茶房，往來舍人，排讒，罵君子弟，每來此罵馬。去年前有院裏樂工劉名高的女兒，腳兒，爲一箇客人自盡了。老身想這行院人家，難得這般女孩兒。昨日是他週年，老身將地香紙去院裏，到他靈前燒去，從衆樂人門

前過。可憐！那度每無一箇說這孩兒死的是的，都道他不養家，不覓衣鉢，五逆不孝，乾死了！老身想來，爲那幾文錢呵，到將正官當看的，不緊要也。(正旦唱)

〔中呂粉蝶兒〕他則待送舊迎新，愛錢心不依本分。爲那幾文錢，也不管羞辱家門。每日家雨雲期，鶯燕友，不辭勞困。待客陪賓，但沾着的便成秦晉。

〔醉春風〕則他那敲腦袋鐵錘沈，射心肝鋼箭准，撲漉灰燼不熱紙湯瓶，銅豌豆的肚腸，則是箇滾滾。枕頭邊放一把秤子弟的天平，被窩中安一箇蒸郎君的熱甌，房門前立一條斷客商的籠棍。(正旦云)想那郎君子弟，每將着萬貫錢財，去那院裏走，不肯還魂，箇箇都是一般樣

兒。(正旦唱)

〔紅綉鞋〕但撞入他錦疊花陣，早着迷翠袖紅裙。起初呵賣弄他聰明使精銀，沾一沾蘇了七魄，撲去了三魂，那那君每不外傷也內損。(正淨上云)我是楚五，前日有江西按察司，將渾家劉金兒解回本院來。我見他道等不成，要休了他。衆弟兄勸我生留了他罷。我心待不依

衆弟兄說，又自主張不下。這院門外有個賣茶的白婆兒，此人有些正性，我特來請他到家，安排些酒，就請他與他商議。看留那潑婦，不留好。

〔做與正旦相見了做請科，虛下。〕(貼旦上云)我便是那棍中款劉金兒，做了這一場大話，從良去也不曾從得真，走到江西被官磨打了有五百下，害了半年。發回來汴梁，又被官府打有四百下一總，喫了九百打。如今只做箇九百的行院，由他，每日只風魔九百着。如今楚五那烏龜，又不

我等他來時，問他討紙休書，出去了罷。(貼旦同正旦上，相見了。)(正旦云)劉大嫂，你怎地這般沒尋思，放着丈夫，又跟着漢子從良。如今又發回

入院，依舊爲娼，羞也不羞？(貼旦云)一言難盡，梅之何及！(正旦唱)

〔石榴花〕我見他芳容不整翠眉顰，丹臉熱氣氲，從今後立身改志守清貧，學些箇好人，出衆超羣。(貼旦云)量我這臭馬肉，爛冬瓜，

也出不得的衆，超不得羣。(正旦唱)則兀的勸着他，又不把良言信！(貼旦攬搶笑云)信，信，信，信了，信了，只俺楚五不信我。(正旦唱)他割目笑

迷希賞弄精神。(正旦云)楚大哥留了他罷，不要休了。(正旦唱)我將這休書扯碎了，須依順，你兩箇再不要夫婦似參辰。

〔鬪鶴鴉〕這一箇再不要縮頸藏頭，那一箇再不要施朱傅粉。(貼旦云)今番一世不養漢了，少不得還要出去唱去，不出去唱，我怎的忍的

住？那舊喫酒的，都是好主兒，多時不見了，如今正渴渴地裏。(正旦唱)你自三二載從良，却怎生一時間自肯？也被那達時務的俵兒，每笑你

蠢。又開了烟月門，又怎生去酒店裏，將着隻羊腿子忙包？又怎生去筵席上，拿着箇鶻脖子亂咽？(正旦云)你既從了良了，如今雖然發回你院裏

來，即係良人行止。你只守着你楚五，將就過日子。教那小媳婦男女唱去，你只在家却不好？(貼旦云)我忍不住，一世忍不住。情願着人笑我，小觀

我，憑着我那付淨嘴，那裏不哄的些布使。(正旦云)你到不如劉囉兒守志。爲他娘勒逼他接客，他自縊死了。如今死在地下，見你這等沒志氣，

又出去唱，也替你氣，也恨你不立行止。(貼旦云)你着楚五每日叫我做妳姊，我便一世改了行止。(貼淨云)我一世不要這潑婦。休了他罷！

我家中自有老小，喚做石粉團兒。(貼旦攬搶云)那秃弟子，直甚麼類？(正旦唱)

〔上小樓〕你這般清濁不分，言詞不遜！你今日再作烟花，還做猿兒，又落風塵。你將這腌溺棍，臭屎盆，重新整頓，則你那骨頭兒改不

了賤人名分。

〔么〕你成了一世羞，百事損，恰便似敗葉枯枝，缺月蕩花，剩雨殘雲。〔貼旦云〕你罵我只罵我，休傷了衆人，便是砍一斧損百鱗。〔正旦唱〕你又怕砍一斧，損百鱗。我這里低聲相問，你將那舊撇了認也不認？〔貼旦云〕他肯留我，我使認他。他不肯認我，我也不認他。辨色長上

云：自家是汴梁樂戶中色長，在這宣平巷住，管着樂人。有楚五妻小劉金兒，從江西發回本家了。如今他丈夫不肯留他，只要休了他，每日炒鬧。如今我來發落，着他收留了他，依舊爲娼。〔收入門，衆見了。色長云云了。衆謝了。〕〔正旦唱〕

〔耍孩兒〕從今後將你那舊時風月重新論說，與你心中自付。酒席間多費你些假過從，想二年來夢兒裏過了三春。當初望從良情取爲家長，到今日作妓依然是賤人。笑你個花娘，儂將鴛鴦拋撇，與鴉鵲同羣。〔貼旦云〕我嫁了一箇瞎漢子，一箇村蠻子，是甚的鴛鴦之配？

〔正旦唱〕

〔二煞〕便招了箇村馮魁也是強，便嫁了箇瞎鄭恩非常蠢，終則是良人家宅眷多淹潤。他到了有宗支父相家門，正不似恁隨娘姓的孩兒種不真，則你那跳不出深坑糞。做女婿的驢一般當站，做鴉兒的狗一似攔門。〔色長云〕白婆兒，你也勸不省他，等我說與他判斷了罷。

〔貼旦正淨跪下。〕〔色長念云〕

今說與淫奔潑婦，你諸般樂藝無能。只靠着迎新送舊，全憑着巴錢爲生。

不肯當官身呈應，與村夫暗地通情。三千里背夫逃走，說從良行濁言清。

被官司問出奸詐，九百棍打壞腿腔。枷扭着發回本處，尙不學穩重實誠。

又上街沿門遞戶，教人笑輕賤身形。這的是劉金兒行止，復落娼百載傳名。〔正旦唱〕

〔尾聲〕則你這劉金兒與劉臘兒，看傍人將優劣分。想着你潑風聲比李婉難同論，留下箇復落娼的名兒方纔證得本。

題目 高兼四拐妓女訴從良

正名

徐福一娶潑婦受酒悼。
風憲司清正官明斷案，
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

新編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

周羽教子尋親記

明·王鏊重訂

教子尋親記，徐文長南詞敘錄列之於『宋元舊篇』中。鬱藍生前品云：『古本儘佳，今已兩改。真情苦境，亦甚可觀。』此記來歷甚古，殊無可疑。今以六十種曲本與富春堂本（校記中略作『富』）校勘一過，不同處甚少。富春堂本作『武林王錢重訂』六十種曲本，想亦從此本出，但不署重訂者之名氏。王錢字劍池，錢塘人。（曲錄作汪錢，誤）曾作春燕記。又曾校訂呂蒙正綵樓記。鬱藍生云：『劍池校曲巧多，久沈酣於音藏。』蓋亦一臧晉叔、馮夢龍一流的人物。

周羽教子尋親記目錄

卷上

- 第一齣
- 第二齣
- 第三齣
- 第四齣
- 第五齣
- 第六齣
- 第七齣
- 第八齣
- 第九齣
- 第十齣
- 第十一齣
- 第十二齣
- 第十三齣

- 開宗
- 對雪
- 修築
- 遣役
- 告借
- 催逋
- 傷生
- 移尸
- 唆訟
- 枉招
- 遣奴
- 省夫
- 發配

- 第十四齣
- 第十五齣
- 第十六齣
- 第十七齣

- 賄押
- 託夢
- 激賞
- 遙奠

周羽教子尋親記上

第一齣（末上）

〔滿庭芳〕文墨周生，糟糠郭氏，家道蕭然。因官差役，無錢使用，遺妻張郎告債，張郎見色將實契虛填。信僕奸謀，殺人性命，屈把周生陷極邊。單身婦，因財被逼，此際實堪憐。節婦貞堅，遺腹孩兒要保全，剛刀立志，毀傷花面。詩書教子，喜中青錢。棄官尋父，旅館相逢話昔年。歸來日冤仇已報，夫妻子母再團圓。

張員外爲富不仁，

周維翰因妻陷身。

背生兒棄官尋父，

守節婦教子尋親。

第二齣（生上）

〔稱人心〕彤雲鬢鬢，茅屋頓成銀界。淒涼寥落，更兼凍餒。對梅花間竹不堪憔悴，柴門半掩，有誰訪戴？不疊井晨凍，無衾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小生姓周名羽字維翰，本貫河南府封丘縣人氏。有妻郭氏，夫妻兩口，半生命蹇，百事無成。書讀五車，空勞困苦。單瓢陋巷，人不堪其憂；雷轟廟福，天何苦相迫！正是：歲月無情頭漸白，乾坤許大眼誰青。要學楚國屈原，好似江潭見放；貧如首陽伯夷，也待採薇而食。寶

① 富上二字在「滿庭芳」下并有「開場」。

② 富作「借」。

③ 富無「上」，「生」在「稱人心」下。

④ 富作

「獨」。

⑤ 富作「窘」。

⑥ 富上二字作「猶自」。

劍瑤琴，雄心尙①在，玉堂金馬，望想徒餘②。縱然酒飲千鍾，其實難逢開口笑；便做詩成七步，多應吟出斷腸聲。正是：富貴盡從勤苦得，讀書何事尚饑寒。我想起來，有等讀書人呵！

朱門九不開。
〔懶畫眉〕風閣鸞臺，做了棟梁材。芸省蘭堂，做了詞賦魁。也有玉堂金馬轉天街，也有做閩帥琴堂宰。書，偏我讀你呵！教我十謁

〔前腔〕蓉褥花茵暖相偎，穿的是紫綵羅襪錦繡堆。用的是銀瓶犀筋薦金杯，睡的是翠被香衾蓋。書，偏我讀你呵！教我撥盡寒爐一夜灰。

彤雲密布海天低，可畏運朝六出飛。

江上晚來舟滿載，漁翁披得玉蓑歸。

第三齣（小生上）

〔菊花新〕歌謠滿道傳揚，果然四海名香。黃河水決恁洶茫，那風波怎當！下官封丘縣宰是也。才非雄錦，政忝鳴琴。桃李爭開，河陽一縣之吏③；松菊無恙，彭澤三徑之襟懷。桑維未馴，粟難難飯。黃河未決，波濤激怒于蛟龍；瓠子堤崩，民俗④將隣于魚鱉。早上差人打聽去了，未知若何。待他回來，便知分曉。

〔劉濱令〕（末上）黃河決，黃河決，千里怒波生。百里民居，漂沒已盡。風波稍平息，災禍猶可憫。築了瓠子堤，風波⑤始平治。（見介小生⑥）探聽黃河水決事體若何？末：甚是來得洶湧。（小生）怎見得？末：只見日月昏暝，雷霆大震。慘慘黢黢，數重雲霧罩定乾坤。颯烈烈，幾陣猛風撼開山岳。只見浪滔滔似雪山，萬丈打着天，拍着太陽。雨瀟瀟似銀燭，千條瀉平地，頓成滄海。鎮日間只聽得淅淅瀼瀼，雷聲刺刺。房屋吹得⑦東倒西歪，滿縣中只⑧見傾傾動動，倥倥惚惚，曉得百姓每脚慌手亂。巉巖岩，崎嶇嶇，高山中樹木盡皆拔倒可惜。嘩嘩剝剝，叮

- ① 富作「空」。
- ② 富上二字作「已除」。
- ③ 富無「上」，「小生」在「菊花新」下。
- ④ 富作「方」。
- ⑤ 富上三字作「圖畫艇」。
- ⑥ 富「小生」作「小」，下同。
- ⑦ 富作「隸」。
- ⑧ 富上二字作「洪荒」。
- ⑨ 富上四字作「吹得房屋哩」。
- ⑩ 富上二字作「如洗」。
- ⑪ 富作「但」。
- ⑫ 富上二字作「已除」。
- ⑬ 富上三字作「圖畫艇」。
- ⑭ 富無「上」，「小生」在「菊花新」下。
- ⑮ 富作「隸」。
- ⑯ 富上二字作「洪荒」。
- ⑰ 富上四字作「吹得房屋哩」。
- ⑱ 富作「但」。
- ⑲ 富上二字作「如洗」。

叮嚀，房簷上瓦片一捲起如飛。濕濕淋淋，有眼難開，嚇得客人每不敢出路；戰戰兢兢，有足難行，打得蟲蟻兒半死深林。須臾波濤之問，頃刻雲霧之內。只見神光萬丈，閃閃爍爍，燦燦爛爛，似製軍爭明，殺氣數重，昏昏沉沉，陰陰深深，似奇花亂吐，拂拂霏霏，似三春驟雨，轟轟剴剴，如九夏雷鳴。不知是陽侯神，靈符神，激夷神，海若神，天吳神，王亥神，和誰鬥戰多？應是涇川君，洞庭君，南海君，宮亭君，丹陽君，北溟君，各顯威靈。正是：黎民遇難實堪哀，瓠子堤崩潮正來。高似西門三浪浪，險如平地一聲雷。（小生）這地方什麼人管的？（末）黃德保正。（小）你快喚來！（末應下叫介丑上）

〔奈子花〕保正身役難當，差科日夜常忙。修築瓠子多勞攘，那由咱半些說說？差遲，只落得取着吃棒。（見介小生問介）保正，黃河洶湧，瓠子堤崩，快報人戶修理。（丑）爺爺叫小的報那一個修理？（小）把人戶三等開着。上等出銀兩買木石，中戶做夫，下戶不要科擾。生員吏戶，量情限半月修完。（丑稟介）地方廣闊，望老爺寬限幾日！（小）老爺限一月，叫快手，你就同黃德去。

〔柳絮飛〕疾忙修築河堤，河堤管取目下完備，完備併力同心去修理，要救百姓民居，民居（合）萬事免災危，一縣始平治。〔前腔〕（丑末）小人謹領台旨，台旨修築怎敢差遲，差遲儘有頑民不從的，望老爺與我行提行提。（合前）

千里築河流，堤防及早修！

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

（丑末吊白）若依官法，一棒打殺，將大戶放在一邊，要他銀子。中戶買木石，下戶做夫。（末）何官無私？何水無魚？到那一家開手去？（丑）劉周彩家去。他是一個儒儒，就●把他●開●手●。

- ① 富下有「一雲」。
- ② 富上四字作「縮頸坐時如風宿」。
- ③ 富上十字作「攢身聚處似泥蟻」。
- ④ 富上四字作「障天，舉目不知天早晚，半須與波濤添日要行難辨路高低」。
- ⑤ 富作「恍惚五夜」。
- ⑥ 富作「千」。
- ⑦ 富下有「恰」。
- ⑧ 富下有「三月」。
- ⑨ 富作「不議」。
- ⑩ 富作「難逃」。
- ⑪ 富作「只」。
- ⑫ 富作「外」。
- ⑬ 富作「外」。
- ⑭ 富下有「他」。
- ⑮ 富無上三字。
- ⑯ 富作「植」。
- ⑰ 富作「只」。
- ⑱ 富作「典」。
- ⑲ 富無上二字。
- ⑳ 富下有「小」。
- ㉑ 富作「公」。
- ㉒ 富下有「我和你討議還先」。
- ㉓ 富下有「好」。
- ㉔ 富下有「來」。
- ㉕ 富下有「个」。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裏捉金烏。

第四齣（旦上）●

〔青玉案〕奇花不得東君力，深院無人與栽植，嫩臉嬌姿甘岑寂。淒涼寥落等閒虛度，兩泪時頻滴。妾本郭氏女，今作周家婦；買人家素賤，豈豈辭苦。採桑南陌頭，汲水西澗滸，荊釵不值錢，布裙綻且補。只恐婦道虧，何以謝父母！譬如憔悴松，絲蘿托非所。陽春一旦生，枯松在翹楚；此是女羅根，豈爲荆布伍。願言執婦儀，秉心事君子。奴家周秀才之妻，丈夫只爲家貧，每日憂慮，待他出來，勸解一番，多少是好。

〔一剪梅〕（生）鎖日愁來懶看書，誰念寒儒？誰濟寒儒？說思家裏有賢妻，難解愁眉，難展愁眉。（見介旦）官人，古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原憲①緇衣百結，顏子②簞食③陋巷④。阮宣子家無擔石，范史云飯裏生塵。此數君子何常不知命你且安貧守道，以待一舉成名，終不然常如此狼狽不成？（生）娘子，文章雖滿腹，不如囊裏錢。又道是：饑來攬空床，一字不堪煮。安貧守道，我豈不知。爭奈身衣口食，無所措辦，交我如何是好？（嘆介旦）官人！

〔醉太平〕●何須嘆息，算從古聖賢都經災厄。簞瓢陋巷，那顏子未有憂色。思昔絕糧陳蔡，自絃歌，那夫子幾曾憂戚？讀書守道，他日自然榮貴赫奕。

〔前腔〕（生）然則家徒四壁，論安貧樂道吾豈不識？爭奈衡門掛席，家空更無担石。悽惻幾番空甌，暗生塵，這光景怎生捱得！空有五車書籍，不能勾救半霎時貧窶相迫。

〔不是路〕（丑末）事體已逼，文書緊急在朝夕。此間就是，不免徑入。（生）保正首領何來？（丑末）爲築河堤，官司差你做夫役。（生且）好難測，瘦怯怯書生沒氣力，身隻單，丁口欠食，把別人選擇。可憐見，將咱一名換易！（末）好不識，官司立下文籍，點足花名。

●富上有「末」 ●富無「上」且「在青玉案」下。 ●富作「對」 ●富「謀道不謀食」在「憂道不

憂貧」下。 ●富「二字作「花丹」 ●富下有「食」 ●富下有「飲」 ●富無上二字。 ●富無

上二字。 ●富無上三字。 ●富下有「（旦）官人」

都上冊到官司。(生)這個我去不得!(丑)伊頑不去我受責。(生且)泪空滴,萬苦千辛皆遍歷,夫婦分離誰痛惜?這堤怎塞料做鬼在黃河岸側。(丑末)慢空憂鬱,慢空憂鬱。

〔白搗練〕(丑)我待說將來又道相逼,也非干過分取索。周先生!若有錢來置放,何必怨嗔,何必疑惑。(生且)受饑寒甘岑寂,要錢時那取貫百?(丑)有甚麼鈔梳也罷。又沒鈔梳解當,誰行告求,誰跟底尋覓?(末)聽他言不明白。(丑)沒錢時須當借易,目下文書緊急,官司限期莫悞時刻。(生且)形單影隻,淒涼已極,誰知道遭着官差,把夫婦散折。

〔尾聲〕(末)兩兩悲啼有何益。(生且拜介)若得週全感大德。(丑)你這等拜也沒用。惟有青蚨是上策。(生)保正哥你却差。了,生員吏戶都是免差,怎麼差我?(丑科介)(末)本縣大老爺差他不動的,就與你去見大老爺。(丑勸介)(末)黃保正你不容我拿人,這了限期,我若去受責,你也一定不免。(丑)你且坐定,不要忙,待我對他說。(末)有甚麼說,去見官。(丑)拿他去見官,不過打二十板子,拶一拶罷了。難道問他死罪不成。周先生這是甚麼東西?(生)這是鎖人的索。(丑)你就不聰明,這不叫做鎖人的索。叫做穿錢的繩。你有銅錢銀子拿些出來,替你顧人做夫。就是了。(生)一貧如洗,從何而來?(末)不要錯打了帳,我若要銀子拿去買棺材,燒死人也不要他。只要你去見官做夫。(丑)他怎麼去做得夫。(轉身介)容我算計,□□□□(丑)我有一條門路在此。(生)有甚麼門路?若有就依你。(丑)前村張敏員外,廣放生錢,你何不去借些來?我和你是好朋友,看你這等苦楚,難道不與你出力?我就替你煎些江山白兒,上下用一用,顧一個人代。替就是了。(生)我與他平生不曾識熟,他怎麼肯借與我?(丑)他只要利錢不管生熟。(生)既然如此,牌子放我一放,我去了借了便來。(末)你是在官人役,你到去了,我那裏去尋你?(生)要銀子必須我去。(丑)周先生你是在官人役,他怎麼肯放你?叫娘子去借便了。(生)他是女流,怎麼去得?(丑)却又明白了,到此田地還說得太平話。(生)娘子沒奈何了,你只得去走一遭,快取紙筆過來!(且遞介)(丑)多借

● 富上四字有「決不去了!」(末) ● 富上二字作「不是。」 ● 富作「自。」 ● 富上四字作「替我不得,却

不是要殺人也。」 ● 下有「只是。」 ● 富作「兒。」 ● 富作「屜。」 ● 富下有「築隄。」 ● 富

作「得。」 ● 富作「也。」 ● 富上八字作「你娘子有鈔梳首飾,也拿些來。」(生)我這般機窮,如何有個鈔梳首

飾? ● 富作「屜。」 ● 富作「去。」 ● 富「我」上有「待」,「下有前。」 ● 富上二字作「又來。」

些，少也不教。(生寫介)立借契人周羽爲因缺欠使用，情懇借到張虛白銀。(住介)且住，娘子張員外不知肯借與我不肯借與我，我將文契空着，去你借得一錠，填上一錠，借得兩錠，填上兩錠，切不可忘了！(旦)我自來不出圍門，怎麼去得？(生)你終不然看？我死？

(旦)我去人家告借求？ (生)不然差我築河流？

(末)路當險處難迴避， (丑)事到頭來不自由。

(旦先下介) (末)我同你到縣前去。(丑扯介)他銀子已借去了，不消是這等，到我家去便了。(生朝內叫介)娘子你借得銀子，竟到黃保正家來。(內旦應介)

第五齣 (淨上)

〔小蓬萊〕巨萬家私，頗有聲名，播滿皇州。只愁白首時光短，可惜少個風流。肥馬輕裘得自然，一生不惜買花錢；東君不與行方便，人未圓時月已圓。自家姓張名綱，字好學，家住封丘，名揚一郡。富足堪並于陶朱，機謀不下于黃石。見佳人即起謀心，遇嬌娥不顧親識。只被院君不從，故此心中鬱鬱，幾時得遂念頭，那時燒香禮佛。言之未已，院君早到。(老旦上)

〔前腔〕造物安排已久，人世裏空設機謀。早知老矣，不思無後，又不早回頭。(見介)員外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你如今萬廩千倉，粟陳貫朽，每日勞碌碌碌，使盡機機。我如今半百之秋，又無男，又無女，還不修善，更待何時？(淨)院君那錢財田土，是累人之物，我有巨萬家私，怎得不用機謀。你教我修不得了。

〔八聲甘州〕(老旦)錢財雖有暫借人，權管令你看守。你說豪富，我將古人比與你聽。石崇豪富。(淨)也不讓他人！老旦王

- 富上二字作「叫我如何。」
- 富下有「着。」
- 富無「介。」
- 富作「都。」
- 富無「上。」
- 富作「淨」
- 在「小蓬萊」下。
- 富作「遍。」
- 富無「上。」
- 老旦在「前腔」下。
- 富「早」作「不。」
- 富上二字作「謀況。」
- 富下有「一。」
- 富下有「半。」
- 富作「積。」
- 富作「伊。」
- 富下有「我。」
- 富無「老。」

我護把牙齦。(淨)他怎一趕得我老。桑田尙然會變海，豪富如何常保守。觀君何不及早回頭。

〔前腔〕(淨)何必恁過憂，論爲財主須用機謀。當今時世，使不得良善溫柔。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伊且開懷暢飲歌謠。

〔前腔〕(老旦)休休北邙山多古近，盡是昔日英雄賽相爭侯。惟有江山依舊，前人田土後人收留。(嘆介)孤身旦夕誰送老，兩鬢蕭蕭今已秋。細思休得要使盡機謀。

〔前腔〕(淨)兒孫注定有，說甚麼修與不修。如今天道管什麼有後無後。寶十郎有五子終是死，鄧伯道無兒名與留。勸伊把閑言閑語都勾。(叫)張千(末上)(淨)西莊上那個欠銀子的，可鎖在水牢裏。東莊上叫你去討銀子，又討不來，你好不了事。如今再有不還的，可發到火車裏去。油也逼出他的來。(旦上)

〔賞宮花〕家貧變孤，只有夫和婦。築堤官差役，缺少鈔支吾。求人須求大丈夫，救人須救急時無。奴家少長圍門，那識路途！一路問來，此間已是張員外門首。有人在此麼。(末)娘子何來。(旦)要見院君，煩請通報。(末)員外，有個娘子在外面要見院君。(淨)生得如何。(末)生得標致。(淨)待我自去。(老旦問介)(淨)院君有個婦人在外面尋你，還你生錢的。(老旦)我那裏有生錢借人，待我去見他。(淨)待我去見他。(老旦)男有男行，女有女伴，怎麼你去。(見介)(淨毛旦)裏面請坐。娘子誰家宅眷，到此何幹。(旦)奴家是後街周羽之妻。(淨)原來是周維翰令正，學生爲何不曾識面。(旦)奴家貧守道，不敢妄出圍門，因此不識富豪長者。(淨)今日來此貴幹。(旦)奴家丈夫被差役缺少便用，特來府上要借兩錠生錢，有一紙文契在此，院君請收了。(淨)借多少。(旦)只要兩錠。(淨)便多借幾錠何妨。(老旦)他只要兩錠，如何要多與他。(淨)院君有本多生利，你取銀子來。(老旦)員外，周娘子在此，你放尊重些，不可囉哩。我去取銀子來。(下)(淨料介)(老旦上)員外銀子在此。(淨)待我與他。(老旦)還是我與他。周娘子銀子在此，請收了。(淨)周娘子利錢

● 富下有「麼」。

● 富作「緊」。

● 富無「老」。

● 富作「勸」。

● 富作「自」。

● 富「且上」在「賞宮花」下。

● 富作「濟」。

● 富下有「相」。

● 富作「禮」。

● 富下有「官」。

● 富無「便」。

● 富下有「百」。

一些也不要。(旦)員外院君請上，待奴家拜謝。

〔別銀燈〕念奴家時乖運乖，告求人出于無奈；多蒙大德，深感戴，事畢後償還恩債。(合)官差只不過費財，得錢去兒夫事解。

〔前腔〕(淨)又何勞娘子自來，要錢時小生當貸；從今利息吾不愛，愧倉卒無物相待。(合前)

〔前腔〕(老旦)這佳人莫非是禍胎？引得他瘋狂顛怪。(淨)留周娘子吃飯去。(老旦)他兒夫望得錢來解事，關心怎留他在！

(合前)

(旦)得錢便去救兒夫，(淨)再要錢時只問吾；

(旦)求人須求大財主，(老)救人須救急時無。

(老旦下)(淨吊場)着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陰。(老旦暗上聽介)周維翰的娘子十分美貌，來借銀子；他這文契也不及看他的，就與他兩錠銀子去了；且看他文契怎麼樣寫的。(讀介)(笑介)妙妙妙！這文契原來是空頭的，正中吾計；我如今要圖他，也不難，多壞他娘。幾十錠幾百錠也不打緊，他沒錢還我，這老婆就是我的了。(老旦下)(在內叫介)(淨)來了。(落文契下)(老旦上)虧心拆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拿文契介)這是周維翰的文書，員外方纔說空頭文契，要多填上些，准折他妻子。天理難容，我且藏過了。(欠身坐介)(淨上)走開，待我尋。(老旦)尋什麼？(淨)不要取笑，在這裏了。(老旦)員外那周羽秀才出於無奈，着妻子問你借銀二錠，你怎麼見文契空頭，就起不負之心，要虛填文契，准折其人之妻？此事斷然不可！豈不問呂紀公唐太宗之事乎？那呂紀公要奪劉職之妻，那劉職發憤自殺，以致亡國。那唐太宗要取鄭仁基之女，聞其女已許嫁陸爽，遂深自責。他萬乘之君，尚且若此！你是庶民之家，如何虛填實契，說奪人妻，是何道理？(淨)我若有此心，今生早死促滅。(老旦)

● 富作「恩」 ● 富「前腔」在「淨」下。 ● 富無「場」 ● 富無「娘」 ● 富下有「復」 ● 富

無「在」 ● 富下有「吊」 ● 富下有「介」 ● 富無「上」 ● 富作「坐」 ● 富作「下」

● 富作「人」 ● 富上二字作「祖宗」 ● 富無「旦」 ● 老「在川鮑老」下。

〔川鮑老〕平生莫作虧心事，世上應無切齒人。君無子孫休把陰鷲損，他夫婦怎交兩分？夫妻厮守誰無百夜恩，須思忖必竟
是人心相似，休折害子孫。

〔前腔〕（淨）區區一個招不得，十二金釵是甚人！若論富翁誰不貪紅粉？他容貌見着喜欣。若得他來，還你尊卑分，都休論若
得他生男育女，到添得個子孫。

〔四時花〕（老旦）你若要娶秦樓女，楚館人，我也甘心不論。若還他果少錢債，從君折准評論；你這裏虛飄飄填寫契文，他那
裏實杯杯擔着戰兢。直待要喜孜孜欲做親，怎忍見眼睜睜夫妻兩分。你爲富不仁，心腸恁狠。豈不聞石崇劫掠商賈，將三斛明珠換
得綉珠，後來只因那綉珠呵！將金谷園變作榛荆。

〔四時花〕（淨）心腸小，見不深，有甚十分打緊！總有萬語千言，只是不聽詳論。你這裏氣咩咩惡發怒，我心目中喜欣欣意欲
做親；古昔賢妻也從夫順，不是老張誇口，管交綠窗女自到吾門。（老旦）員外欺心上有天。（淨）院君休把我埋冤！（老旦）分明指與

平川路，莫把忠言當惡言。（下）（淨）咄！還不走。（科介）正是，見物不取，失之千里。終不然罷了。還叫張千出來商議。張千那裏？（末上）簇簇
花街遠，潭潭華屋深；忽聞呼喚語，側耳聽清音。員外有何分付？（淨）我有一事，對你說，不可泄漏了！（末）男女怎敢。（淨）張千，後街周維
翰妻子，來與我借錢。生得十分標致，將一紙空頭文契來，不曾填上數目，竟自去了。我如今欲多填上些，他斷然不^①得還，妻子就罵了我。你道好麼？

（末）好，員外填多少？（淨）填上一千錠。（末）太多。（淨）填五百錠。（末）也多，填二十錠勾了。（淨）忒少。（末）一本一利，算來也該四
十錠了。（淨）你明日去討！（末）未該月，怎麼去討？（淨）未該月，明日到他家去，只說往南莊取債。在他門首經過，員外問：尊相前日訟事如何
了？他若說起借錢的事情，你就對他說，生錢^②早還了一日，免一日的利錢。問他有甚麼田園房屋？有甚麼金珠首飾？員外都要。他若兩件俱無，你就

罷將^③進去，便說員外家中有的是空房，不若搬到員外裏邊住；下先生與員外管些帳目，娘子在裏邊擲做當頭。看他怎麼說？（末）小人到他那
裏，還有^④婉轉的話與他說。

裏，還有^④婉轉的話與他說。

- ① 富作「人」。
- ② 富無「且」。
- ③ 富上二字作「坯坯」。
- ④ 富作「者」。
- ⑤ 富作「來」。
- ⑥ 富作「畫」。
- ⑦ 富下有「切」。
- ⑧ 富作「沒」。
- ⑨ 富下有「的勾富」。
- ⑩ 富上二字作「踏」。
- ⑪ 富下有「些」。

〔好姐姐〕（淨）最喜周家美妻，吾心下貪他嬌媚；文書空頭落吾圈套裏。（合）作區處，不施萬丈深潭計，怎得驪龍領下珠。

〔前腔〕（末）婦人全沒見識，只求個安貧拙計；來日取錢，將言說與伊。（合前）

索錢說合只●憑伊，
只爲佳人美貌奇，
不施萬丈深潭計，
怎得驪龍領下珠！

第六齣（生旦）

〔喜遷鶯〕雙眉頻皺問乾坤，爲何令人不偶；花縣征徭，衙門貧困，兩事不堪驕首。（生）九萬鵬程須展，五百青蚨終有。（生）娘子，二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譬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又自做夫生受着你在，張員外家借生錢。如今又該月了，本利算來那得還他？（旦）官人別人家欠了一二百錠，不似你這般煩惱；待他來時，轉幾個限期；奴家積做女工，漸漸還他，不須熬煎。

〔雁過聲〕（生）思之這一籌，朝夕爲此就生受；不要說兩錠錢，我身衣口食尙且不能勾；許多錢終不得干休。（旦）那有干休之理。（生）他來索錢，教我如何措手？（旦）轉幾個限期就是了。（生）也不會思前算後，你只說轉限呵！過了一日，又添一日利。（旦）官人，今朝有酒今朝醉。（生）早難道明日愁來明日愁。

〔前腔〕（旦）何必恁過憂，也不將伊儂倦；生教我甚麼還他？（旦）兩錠銀我自旋補還湊。（生）本利算來，就該四錠了。（旦）前日張員外也曾說來。（生）說甚麼？（旦）他道，利錢並不收。（生）自古道，吃酒圖醉，放債圖利，那有不要利錢的？（旦）他是財主家，終不然將虛言相誘。（生）倘不依前言如何？（旦）那中間只得告求。（生）終不然下禮與他。（旦）事出無奈，正是路當險處難迴避，事到頭來不自由。（末上）要將頰舌說嬌娥，未嘗嬌娥意若何；紅粉無情留意少，青蚨有數護填多。此間已是周秀才門首，有人在此麼？（生）有人在外，面叫莫非又是差築黃河的？（旦）黃河事情完了，又來怎麼？（生）待我去看來。（見介）足下何來？（末）在下是張員外家裏。（生）原來是

① 富上二字作「化仗」。

富作「來」。

② 富無上二字。

富上二字作「動侍」。

③ 富「驚」作「喬」下有「生」。

富下有「來」。

④ 富上二字作「只因」。

富下有「里」。

掌事哥，失敬了，少待！（轉身介）娘子，你教我不要憂，言之未已，討債的已來了。如何是好？（旦）留他進來吃茶，讓我把言語回他。（生）掌事哥裏面請坐待茶。（末見旦介）（生）前日寒荆到府，多蒙員外贈付，又蒙院君款待，重承足下扶持。（末）不敢，院君說大娘子來促了，甚是多慢！（旦）多謝多謝！（生）娘子你去看茶來。（旦下）（末）員外早間說，你到南莊討債，打從周先生門首經過，可進去問一問周先生，訟事如何了？故此輕道。（生）沒有什麼訟事。前者爲因黃河水決，差學生做夫的事，多蒙員外掛念。（末）築河的事，只消員外一個帖兒，或府或縣說一說就罷了。何須使錢？不要說員外，就是在下也認得一二分。（生）正是，學生全不知，適纔正與房下，在此說起生錢的事，偶爾掌事哥到來。（末）生錢還未該月，何必掛懷。（生）雖未該月，學生日夜在心。（末）倒是先生講起，我在下纔敢說；員外的生錢早還一日，省了一日利錢，若到該月來就是四十錠了。（生）休要取笑，學生止得兩錠木利，止該四錠。（末）四十錠。（生）若是四十錠，不是我家差了。（末）怎得差，其時有親筆文契麼？（生）怎麼沒有文契。（末）員外一應文契，都是在下掌管，不知今日曾帶得來否？（生）若是帶得來，借着一看，大家明白。（末作檢介）（念票介）立票人周羽，羽字是羽毛之羽，在此。（生）借來一觀。（末）前者一個好朋友也討去看，就扯碎了；已是我代還員外。（生）我學生不是這樣人。（末）雖然如此，君子小人不同。遠觀觀罷。（生念介）是了，不好了，娘子快來！（旦）怎麼說？（生）當初我與你空頭文契，教你借一錠填上一錠；你可曾填得麼？（旦）我教你心忙，不曾填得。（生）只道我埋冤你，這些小事托你不得。如今怎麼好？（旦）員外這等欺心，幹這等沒天理的事。（末）你夫妻二人休得喬斷埋冤。難道四十錠生錢，終不然不還罷了。（生）那有不還之理。若是四錠該月送還，若說四十錠，自然沒有得還。（末）不要是這等講。過來與你商量；你家有甚田園房屋，值十兩的權做十五兩，我與你在員外面前方便就是了。（生）明明當面笑人，若有田園變賣，不來告求了。（末）有首飾金飾員外也要。（生）怎麼得有？（末）兩件俱無，怎麼了？且來，我與你外面講話。（旦）那裏去，就是這裏說罷。（生）當小心不小心，前面文契上填了兩錠，那見如此。（末）我有一句知己話對你

● 富上二字作「不叫。」 ● 富無上二字。 ● 富作「就。」 ● 富下有「俺。」 ● 富下有「一分付。」 ●

富下有「且。」 ● 富無「來。」 ● 富作「彼。」 ● 富上二字作「尋。」 ● 富上二字作「別念。」 ●

● 富上十字作「先生尊名是毛羽之羽，已有了。」 ● 富上四字作「請遠看些。」 ● 富作「怨。」 ● 富作「怨。」 ●

● 富下有「你。」 ● 富下有「我。」 ● 富上二字作「不是！」 ●

戲，我家却有空房屋，先生與娘子在此生受，莫若搬到我員外那裏住下。先生門前管些帳目，娘子在裏面吃些安樂茶飯，權做富頭，如何？
我是欠債寒餽，豈是賣老婆的保傭。（打末介）

〔女冠子〕我妻借錢將文約去，又誰知中他謀計；虛填二十錠來胡覓，反說道不要利。上覆員外，君子愛財，取之有理，只怕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合）到今教人怎生區處！

〔前腔〕（旦）那時一刻花言語，又誰知中他毒計，早知落在圈套裏，寧甘死做夫役。一身拚死誓無他志，勸君莫作虧心事，東嶽新添速報司。（合前）

〔前腔〕（末）欠錢休得理冤財主，終不然有不還之理，當初好意相憐濟，到今日却推拒。我把好言勸你，不信由你。我員外心性不是好的，只怕臨崖失馬收韁晚，船到江心補漏遲。（合前）周烈你打便打得好，還了生錢去。

（生）要索錢時眼下無，（旦）口甜心苦意何疎；

（末）酒中不語真君子，（衆）財上分明大丈夫。

（末下）（生且吊場）（旦）官人不該，錢又沒得還他，怎麼又打他？（生）你不知道，他教我到他家裏櫃上管些帳目，把你權做當頭，我到是那話兒？（旦）這等可惡，少打這狗才。（下）

第七齣（淨上）

〔青香兒〕周娘子儀容絕妙，見了他皮膚發燥；張千昨日去索錢，緣何更無消耗？劉郎一見武陵花，從此春心蕩也。昨日張千去索錢，

① 富無「却」 ② 富上一字作「的是」 ③ 富下有「的」 ④ 富作「士」 ⑤ 富作「五」 ⑥ 富

下有「生」 ⑦ 富下有「好」 ⑧ 富下有「日」 ⑨ 富下有「末」 ⑩ 富無「場」 ⑪ 富作

「是」 ⑫ 富作「却不」 ⑬ 富下有「个」 ⑭ 富無「上」 ⑮ 「淨」在「青香兒」下 ⑯ 富下「不見

回報」

待他來。便知分曉。

〔前腔〕(末上)終日與人尋鬧，說着這般堪笑，他們守節甚青標，東人枉自焦躁。(淨)張子你回來了。索錢之事怎麼了？(末)〔西江月〕男女登門取索，便將錢數數知；夫妻兩口盡驚疑，都說虛填文契。並無田園房屋，又無首飾金珠；那住人心如礮石不差移，這段姻緣想未。(淨)想來你到吃了周家⑥的酒，到來我面前支吾。取板子來打這狗才。(末)那裏會吃他的酒？(淨)既不吃酒，怎麼臉是紅的？(末)吃了酒，滿面紅的，那有半邊紅的半邊白的？(淨)這是怎麼說？(末)小人被周羽打了一掌，所以紅的。(淨)聽了，聽了！我家一隻犬子也無人敢打，快去拿了周羽⑦來。(末)不要拿他。若要他妻子成事，除非殺了周羽。(淨)此言一似針和線，從頭釣出是非來。你且訪問差周羽⑧做夫的是誰？(末)是黃德。(淨)把黃德殺了。(末)為何殺了黃德？(淨)當初黃德差他做夫，曾得他兩錠銀子；如今民安事妥，與黃德討錢不肯還，將他挾仇殺死。這個人命，不怕周羽不認。我如今着人殺了黃德，把尸首擡在周家後門，潛地令人伺候，待他回來，必然移尸。登時叫破地方。告到官府，害了周羽，他妻子却不是我受用。此計如何？(末)此計甚妙！只是沒人主。(淨)你就與我去。(末)小人去不得。養馬的宋清，此人⑨心粗膽大，去殺得。(淨)叫他出來。(末)員外，宋清來時，只說要打他。待小人勸，後面謾說與他說。(末叫介)(丑上)聽得叫宋清，兩腳不曾停，不是飯兩碗，定是酒三瓶。(見末介)(末)員外惱着你哩，須要仔細。(丑)大哥員外惱我，望你方便。(末)曉得，宋清當面。(淨)宋清你在那裏？叫你纔來。(丑)我在後園看爹。(末)看馬。(淨)你為何把我的馬養瘦了？取板子來打這廝。(丑)不是瘦了，昨日下一個駒兒。(淨)既是昨日下午，怎麼不來報？(丑)正是，貴人多忘記，昨日爹在林學士家吃酒，宋清來報說：「爹馬下駒兒了。」爹說：「甚麼顏色？」我說：「點子青。」爹說：「我正喜的是點子青，可賞！」(淨)我且問你，你吃那個的，穿那個的？(丑)吃爹的，穿爹的。(淨)老婆誰討的？(丑)爹討的。(淨)兒子誰養的？(丑)爹養的。(淨)胡說！我心上有事，你可替我幹得事麼？(丑科)休言世上無難事，就是偷天我也行。(淨)

① 富下有「時」。

② 富無上三字。

無上二字。

「是」。

③ 富下有「末上」。

④ 富上七字「作不要殺周羽，不知差他」。

⑤ 富下有「解」。

⑥ 富作「愁」。

⑦ 富無「上」。

⑧ 富作「象」。

⑨ 富無「末」。

⑩ 富作「煩」。

⑪ 富下有「周羽敢如此無禮」。

⑫ 富下有「的」。

⑬ 富作「事」。

⑭ 富作「問道是」。

⑮ 富下有「只有」。

⑯ 富

⑰ 富下有

⑱ 富下有

天都會偷也罷，我諸般寶貝俱有，只少一塊五色天，鎮一個屏風，你去偷來！(丑)爹與我一根梯子上去。(淨)那裏有上天梯？(丑)我也沒有拿靈手，我受了爹爹厚恩，無恩可報，故此說：「偷天我也行。」不過是奉承爹爹。若說天果然偷得，這便是欺天了。(淨)我要去殺個人。(丑)殺人(淨)不要嚷，恐外邊人聽得。(丑)殺幾個？(淨)殺一個。(丑)殺兩個好做一擔挑。(淨)我要殺黃德保正，你可認得麼？(丑)認得，只是沒一刀。(淨)取刀與他。(末)刀在此。(丑)你看，純剛打就，久煉成之，斬人無血，削鐵如泥。我先殺個看，你們怕也不怕。(淨末)怕。(丑)你們怕，他也怕。(淨)殺了黃德，把尸首擡在周羽後門首。(丑)爹又來沒志氣。我家殺人，到與周羽純門面，還擡到自家廳上放下，把大門開了，放人進來，看人說：張員外好狠，人都殺一個在家裏。(淨)我有計，你二人躲在一邊。周羽見了尸首，必然移尸。你二人就叫破地方，成事回來，重重賞你。(末丑)曉得。(淨)

〔刮鼓令〕他家裏最貧，我威風人共聞，要他妻房歸順，做事不成被人笑哂。今夜裏去殺人，把尸首擡在周家後門。(丑)殺人。(合)恐隔牆有耳，且低聲，那窗外豈無人。

〔前腔〕(丑)蒙驅使，宋清既知恩當報恩；今夜持刀潛去，管教他一命傾。若取那佳人，先請宋清吃幾瓶。(合前)

事到頭來不自由，三人不可泄機謀；
算來也有屈原愁。

〔淨下〕(末丑昂揚)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如今就去黃德家裏問一聲。(丑)正是，轉灣抹角，此間便是。黃保正在家麼？(內)不在家，躲前去了。你是誰？(丑)我是宋。(末)差了。(丑)周羽。(丑)我是周羽。前日他差我做夫，得我兩錠銀子，原來沒有我的名字。今日特來問他討銀子。他還了我便罷，若不還我，殺也殺他一刀。(內)周先生使不得，叫他明日還你。(丑)叫他仔細些着。(末)我和你在此等，他回來。道由去了，黃德來也。(淨扮黃德醉上)吃了卯時酒，昏昏直到酉。(末)他醉了，我和你正好動手。黃保正那裏吃得這樣醉的？過來我與你這裏講話。(殺介)宋清哥好手段！如今把尸首擡在周羽後門首去。(移尸介)(下)

- ① 富下有「有」。
- ② 富作「一看也」。
- ③ 富下有「一」。
- ④ 富「淨」在「刮鼓令」下。
- ⑤ 富無「首」。
- ⑥ 富作「前」。
- ⑦ 富下有「(搖手介)說」。
- ⑧ 富下有「是」。
- ⑨ 富下有「一个切葱的」。
- ⑩ 富下有「快」。
- ⑪ 富無「介」。

第八齣（旦上）

〔天下樂〕風動柴門客到家，瀟瀟疎雨打梨花；殘燈剔盡無聊賴，盼不歸時懸望他。我丈夫從早出去，這時候還不回來。教我望得眼穿腸斷，好恹惶人也。

〔步步嬌〕莫不是寄跡在誰門？下莫不是友朋們相攀話？他平日不肯多言，莫不是醉倒癡？他從來不會飲酒，莫不是與人相爭？有些牽掛，他也不是生事的，這早晚我也不該在此久站，我是個婦人家，只合閉門在家中坐。（旦下）（末丑移戶上）只教他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此間已是他門首，且放下。我和你只躲在一邊，待他移戶，我們就叫。（虛下）（生上）

〔步步嬌〕滿頭風雪歸來晚，羞觀妻兒面身寒；步不前，雪慘天昏路迷不見。（跌介）什麼東西把我絆這一跌？又道天上與人間，第一要行方便。

〔志志令〕天教我時乖運蹇，不知是何物待我移過了一邊。免教人又遭一絆。原來是個醉漢，漢子去罷。天色晚，何不將身回轉？一任徑風穿，又不是被兒溫，衾兒暖，猶貪着醉眠。漢子起來呀，怎麼濕漉漉的，想是他吃醉了，都吐在身上。

〔玉交枝〕這般臃腫寒賤。我周羽沒得吃的，不濟事，似你有得吃的，又吐在身上，也不濟事。又未知發跡甚年？這等不成才的，不要管他，我自開門進去罷。又一件若還凍死在門兒畔，雖然不償他性命，少不得做個干犯。不免叫娘子掌燈出來，與他些熱湯水吃，救他一命，却不是好。娘子開門！（且執燈上）日暮空山遠，天寒白日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官人你回來了，怎麼出去這一日。（生）娘子我有一把米在此，你且收了。（旦）你爲何兩手都是鮮血？（生）不好了！將燈來看，我只道是吃酒醉的，原來是殺死的，怎麼好？雪天家裏沒半錢，因得人雲陽市上遭刑憲；送周羽一番兒，不能勾見天，天見周羽不相憐。娘子，我和你擽他別處去罷。

- 富無上二字。
- 富下有「旦」。
- 富下有「且」。
- 富作「直」。
- 富「且」作「了」。
- 富
- 下有「時」。
- 富下有「一窮」。
- 富下有「生」。
- 富作「床」。
- 富下
- 有「生」。
- 富下有「却」。
- 富下「（有想介）」只是「

〔一撮棒〕●心驚戰，急扶棒，莫久延。(且)擡在那裏去好？(生)禁聲！只恐怕有耳在隔牆，只恐怕有耳在隔牆，那其間風聲怎免，爲冤家添淚漣，爲冤家添淚漣。(生且拾尸下)(末丑上叫介)周羽殺人，同妻郭氏移尸。(內)曉得了。(末)如今地方已叫破了，你去說與黃德，哥哥黃文知道。我去報與員外得知。(丑科)●正是一心忙似箭，兩腳走如飛。(下)●

第九齣(淨上)●

〔普賢歌〕張千一去到更深，爲甚今朝沒信音？料想他用心不怕事不成，可笑周家周家災禍侵。做成鸞鳳青絲網，牢却鸞鴛碧玉籠。昨晚着張千宋清去殺黃德，怎麼這時候還不見回報。(末上)

〔前腔〕●殺人不覺戰兢兢，忙走歸來說事因。周家災禍侵，員外喜事臨，管取教君教君成此親。(見介)(淨)張千事體如何？(末)員外聽稟！只見瀟瀟疎雨夜，慘淡正黃昏；更闌人靜，寶刀光照雪霜痕。當時殺死黃德保正，尸首擡在周家後門，小人隨時用計澗地丟藏身。須臾周羽至，一絆一跌已無魂，使叫妻子將燈照，只見死尸橫路正當門，唬得夫妻驚戰，移尸奔走如雲。當時被張千叫破隣里，今朝發覺怎生伸？小人雖做不得劍誅無義漢，員外也須金贈有恩人。(淨)有賞。宋清那裏去了？(末)他去報黃德，哥哥黃文去了。黃文必然來投募員外，員外先推不管，設設的管纔好。(淨)我曉得。(丑上)●

〔前腔〕夜來兄弟已亡身，知覺前來報四隣；思量不可聞，冤屈怎能伸！特到張家，張家說事因。老漢黃文便是，黃德是我兄弟。前爲築堤差周羽做夫，因詐他些錢鈔，不想他昨夜挾仇殺了兄弟。聞得張員外專一打教教唆，我如今投他做主。此間是他門首，有人在麼？

- 富下有「生」。
- 富下有「他一定就來」。
- 富上二字作「知道」。
- 富上一字作「你先回去，多取幾盞酒，吃個殺人的筵席」。(末)漫頭撲面雪風吹，殺那仇人及早歸。(丑)
- 富無「下」。
- 富無「上」。
- 富上二字作「普賢歌」下。
- 富上二字作「一個回音，正是事不關心，關心者亂」。
- 富下有「末」。
- 富無「上」。
- 富上二字作「尸首」。
- 富下有「的」。
- 富有「上」。
- 「丑」在「前腔」下。
- 富下有「日因」。
- 「此」。
- 富下有「了」。
- 富下有「把我兄弟」。
- 富上二字作「欲行告理，爭奈年老身單」。

避。

〔末〕黃文來此怎麼？〔丑〕我兄弟被周羽殺了，特來見員外。〔末〕員外黃文來了。〔淨〕你對他說，員外心慈，叫他不要苦。〔末對丑〕員外心慈，你見他不要苦。〔丑〕我把這苦，寄在這裏進去。〔末〕苦怎麼寄得？〔丑〕記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見哭介〕〔淨〕你來怎麼？〔丑〕我兄弟被周羽殺了。〔淨〕爲何被他殺了？〔丑〕爲黃河水決，我兄弟差他做夫，得了他幾貫錢鈔。他昨日來說，我又沒名，如何詐我的銀子？若選我罷了，不選我，殺也殺他一刀。不想昨夜真個被他殺了。今要告他，來投員外與小人做主。〔淨〕你差了，兩邊都是隣里，我怎麼好管，我不管。〔丑〕員外不管，我就死在這裏。〔淨〕我管。〔丑跪〕〔淨〕起來！我替你寫一紙狀子，你去告。〔衙門〕一應使用，俱是我管。〔丑〕員外一發替我告一告。〔淨〕我是你什麼人，好去告。〔丑科〕〔淨〕只怕你年老了不伶俐，我與你私場演官場用。我做官，張千做卓隸，你進來告。〔末叫介〕〔淨〕告什麼狀？〔丑〕告什麼狀？〔末〕你不要說！〔丑〕不要說，做啞子。〔淨〕你說挾仇殺人命事，有弟黃總不合生前指官勒詐周羽銀兩錠，今見事妥取討原銀，無得還他。昨夜把我兄弟殺了，特來具告。〔丑依淨念介〕〔淨〕是那個叫你來告？〔丑〕張員外叫我來告。〔淨〕不要說我出來。〔丑〕不說你，不顯得你這般好情。〔淨〕到那裏再說不得是我。〔丑〕曉得。〔淨〕

〔雙鶻〕我如今心歡意喜，這人命周羽殺死，尸在他門首，要他招一定無疑！你火速辦狀詞到官司伸理，係干人命難逃。

〔合〕經官驗死人尸，看周羽故殺是實。

〔前腔〕〔丑〕又堪憐，我卑人舍弟充保正，家住方隅。因差周羽做夫役，爲愛錢故有是隙。是他謀計，係殺人命周家罪。〔合前〕

殺害平人禍早來，官司必定檢尸骸；
會施天上無窮計，難免今朝目下災。

- 富下有「投」。
 - 富下有「你家」。
 - 富下是「說介」。
 - 富「哭」上有「淨」，下有「科」。
 - 富
 - 作「哭」。
 - 富下有「因」。
 - 富無「他」。
 - 富下有「我管」。
 - 富下有「科介」。
 - 富下
 - 有「他」。
 - 富下有「中」。
 - 富下有「罷」。
 - 富下有「介」。
 - 富作「做」。
 - 富下有
 - 「是」。
 - 富下有「的姓名」。
 - 富「你」上有「出」，下有「來」。
 - 富作「一段」。
 - 富下有
 - 「恩」。
 - 富作「了」。
 - 富下有「淨」。
 - 富作「之」。
 - 富作「坊」。
 - 富下有「新鑿圖
- 像音註周羽數子壽親記卷之二。

第十齣 (小生上)

〔紫蘇丸〕不才愧乏絃歌政，嘆垂簾未能安靜；做不得河陽桃李萬家春，致使閭閻小輩相爭競。兩袖天香下九重，牛刀小試寧華風；但教百姓皆安樂，頓覺仁風百里同。下官封丘縣宰是也。依法奉公，有犯無私；左右，拿放告牌出去！(衆放告介)(丑上)告狀，告狀！(小生)告什麼事？(丑)告人命事。(小生)取狀子上來。(遞看介)(小生)怎麼被人殺了？(丑依前白介)(小生)左右，且把黃文監候聽審。快拿周羽同妻郭氏來！(衆應下)(纏生且上)

〔武林花〕是否吉凶尚未明，都拘係到公廳。(見介)(點名介)(小生)周羽，你是讀書人，何不守分？那黃德與你有甚冤仇，將他殺了？從實招來，免受刑法。(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周羽是守道賢人，豈肯做殺人周處？望老爺下超生！(小生)啞！人命事，不打不招。左右！與我打一十。(打介)(小生)拿那婦人上來，你丈夫在此招了。刀藏在那裏，快取來！(旦)沒有，老爺！(小生)撈起來！(撈介)(小生)周羽，快招上來！(生)

〔梁州令〕簞瓢陋巷，居貧守靜，半步不敢胡行；况平日以儒爲業，又何曾害物傷生？(小生)黃德差你做夫，有此仇隙，就把他殺了。(生)差役科夫常例，又無殺父母之仇，豈敢傷人命。(小生)如今見有見人(生)他的言語怎依憑，都是積勢合謀，做得成。老爺須仔細望詳情！(小生)不招再打！(生)其日小的不在家，出外回來。(小生)你回來什麼光景？(生)

〔前腔〕天寒晚景歸來已暝，黑瞳瞳門戶都局。小的行至門首，被一絆，一物當路，嚇得人戰戰兢兢。小的將手去摸著是一個人，將謂是何人沈醉，怕凍死街頭，未審何名姓。小的叫妻子張燈來，要扶他到暖所，在救他一命。比及將燈照。(小生)正是了，若是別人，你要救他的情也是有的，因見是黃德，願想前仇，就殺了他。(生)原是個死尸形，只這供招是實情。(小生)是誰下手殺的？(生)若論誰下手，

- ① 富上三字在「紫蘇丸」下。
- ② 富「事」作「狀」。
- ③ 富上作「武陵花」，下有一「棠」。
- ④ 富無「啞」。
- ⑤ 富下有「你」。
- ⑥ 富下有「爺爺可憐見」。
- ⑦ 富上二字作「此事」。
- ⑧ 富無上二字。
- ⑨ 富下有「生」。
- ⑩ 富「生」在「前腔」下。
- ⑪ 富下有「他」。
- ⑫ 富作「起」。

周羽也難明。(小生)你家又無深堂宅院，豈不知外面事情，況尸首在你門前，情弊顯然還不招。左右，與我撈起來。(撈介)(生)

〔前腔〕葫蘆提不辯個分明，怎教我一筆招認。看這般磨折有口難分，打得我十生九死，捱不過六問三推，枉了甘執證。(旦)丈夫寧可棍下死，不可刀上亡。(生)比似我做殘疾鬼，何不早招成。(旦)這等認真個你殺了人。(生)難保會參不殺人，早難道君子的會懷刑。(小生)這潑婦好無禮！你丈夫到肯招了，你到不肯招，左右，與我再敲！(敲介)(生)

〔前腔〕使氣力頻打黃荆，那裏是辯是非高臺明鏡。况拘留在此怎訴不平。(小生)還不肯供招。(生)小的情願招了。兀的是死

別生離，料想已前定。(旦)你怎麼就招。(生)不須更等，若論殺黃德周羽是正身。(小生)放了，好紙筆下去畫招。(衆介)(生)

〔尾聲〕今日招成罪非輕，雲陽市上冤怎伸？夫婦相看珠淚零。(小生)婦人雖有移尸之罪，罪坐夫男。把婦人趕出去。(生旦)

〔哭相思〕萬苦千辛同受盡，誰知又作刑囚。夫妻分散不容留，在他籠下過，怎敢不低頭。(旦下)(小生)叫刑房吏快申文書到

上司去，叫左右上了枷鎖。(衆介)(小生)

〔四邊靜〕牛馬枉穿儒衣服，殺人心太毒；休得順人情，依條例拘束。(合)殺人罪惡已招伏，除是拜天恩，方得離牢獄。

〔前腔〕(生)縲紲之罪無偏曲，不恨受誅戮；只怕身喪與家亡，宗支有誰續。(合前)

(小生)牢獄關防須要勤，(生)無辜將我做囚人；

(衆)馬前空有三千卒，今日方知獄吏尊。

第十一齣 (老旦上)

富上二字作「邊室」 富下有「再不招」

二字作「到是」 富「生」在「前腔」下。

「生旦」在「哭相思」下。 富下有「科」。

「老旦上」在「似娘兒」下。

富「生」在「前腔」下。 富下有「你」。

富下有「科」。 富「生」在「尾聲」下。 富上

富「小生」在「四邊靜」下。 富作「刑」。 富

〔似娘兒〕香闥寂靜見花開，花落傷情，星霜兩鬢豈長青？只愁秋風景暮，丹桂一枝絕影。賈藥普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我員外做事不明，屢屢勸他不聽。今日假粧一病，在此待他來時，勸他一番，多少是好？〔包頭介〕〔淨上〕

〔撻破歌〕周家罪犯招成了，想必是身亡分曉。院君爲何這般模樣在此？〔老旦〕員外你好快活，我就死在這裏，你也不顧我。〔淨〕希奇！我早上出去，你好好的，怎麼就病將起來，敢是頭疼？〔老旦〕

〔紅衲襖〕可知道頭腦疼，〔淨〕不是頭疼，敢是發熱？〔老旦〕只爲你犯法的傷了結髮情！〔淨〕你敢是受了風寒？〔老旦〕只爲賊

風邪做出不仁症。〔淨〕你敢是受了驚？〔老旦〕果然受驚來，我爲你實杯杯擔着戰戰。〔淨〕你有甚麼話，可對我說？〔老旦〕逆耳言不利聽。〔淨〕討藥與你吃？〔老旦〕苦口藥難濟生。〔淨〕有病不吃藥，怎麼得好？〔老旦〕你直待癆鬼纏身，也正是妙藥難醫冤病深。〔末

上〕身充差使役，其日龍驅馳，呀！員外院君都在堂上。〔淨〕叫梅香拿粥湯與院君吃。張千、周羽的事怎麼了？〔末〕周羽打了二十板，撻了

一撻，敲了一百二十，罪名招成，監候了。〔淨〕他妻子？〔末〕也撻一撻。〔淨〕苦惱，不要撻他，便好！〔末〕官法如此。〔淨〕張千、院君身子有

些不自在，你來只說問安。〔末〕曉得。〔淨〕院君、張千那小廝到也孝順，聞得你身子不好，特來問安。〔末〕院君、張千磕頭。〔老旦〕你不是

張千。〔淨〕他怎麼不是張千？〔老旦〕他是個賣藥的郎中。〔淨〕明明是張千，怎麼是賣藥郎中？〔老旦〕他既不是賣藥郎中，爲何攬搗

毒藥？〔淨〕張千你有甚麼毒藥？〔搜介〕〔末〕小人沒有甚麼毒藥。〔老旦〕你還說沒有！

〔前腔〕你下挑，生拆得人夫婦，分下蠱毒，令人做鬼魂。〔淨〕院君他好意來問安，怎麼有這許多說？〔老旦〕員外，你道他報將

來好消息，我道他毒似砒霜尤更狠。〔淨〕你身子有病，且自保重。〔老旦〕我病根源猶未除，張千這狗才禍根苗都是恁。員外，你要我的

病好，也不打緊，除非是趕出張千去，牢中救出周家也。〔淨〕周家與我有甚麼相干？〔老旦〕正是，心病還將心藥醫。〔淨背介〕張千、院君

① 富「淨」上在「撻破歌」下。 ② 富「下」有「也」。 ③ 富「作」「雇」。 ④ 富「上」二字作「不是不顧你」。

富無「將」。 ⑤ 富「老旦」在「紅衲襖」下。 ⑥ 富「作」「了」。 ⑦ 富「下」有「起身介」。 ⑧ 富「下」有「背

問介」。 ⑨ 富「下」有「了」。 ⑩ 富「下」有「怎麼見我」。 ⑪ 富「上」二字作「怎麼」。

⑫ 富「下」有「老」。 ⑬ 富「下」有「你」。

憐●你，他身子不好。也罷，你到南莊去住幾時，待院君病好回來。（末）小人就去。（下）（淨）哦！這狗才還不走！（轉身介）院君，張千趕出去了，你身子不好，待我扶你進去。（老旦）我的病到不打緊，你的病看看沉重了。（淨）我有甚麼病？（老旦）員外，你的

心病還將心藥醫，
自家有病自家知；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第十二齣（末丑上）

牢內並無良善，眼前惟有囚徒；假饒人心似鐵，怎當官法如爐。前日發下一名犯人周羽，到我牢中，分文銀子不見，而不免喚他出來，奈何他一番周羽死在那裏？走過來！（生）枷鎖上！

〔遶地游〕●遭陷害實堪傷，可憐柔弱體怎生當；（末丑）終日爲你多勞攘，從來一口水那會嘗。（末丑）周羽過來！管山靠山，管水吃水；從你下監●來，燈油錢又沒有，柴火錢又沒有，却怎麼說？（生）押獄哥，家信不通。（丑）今日也待家信●通，明日也待●家信通；待我們匪他起來！（生）小人被誣陷到此，那得錢來與你？（丑）我也管你不得。（匣介）（生）大哥冤枉事，沒奈何可憐！

〔銷金帳〕●終朝受餒，自覺神魂蕩。（生求放）●（丑打介）●強扶攙。又遭幾棒；若還果去殺人，果是不良，甘心受死也不怨拷棒！天呵！既恁蒼蒼，怎不鑿良民冤枉那些個作惡降殃，作善降祥。

〔前腔〕（旦）一來到此，（生叫介）（旦）聽得呻吟響，是何人遭拷棒？（末丑打生哭叫介）（旦）聽得這般聲音，好似兒夫模樣；一棒打着使奴一寸斷腸！押獄哥開門！（丑）什麼人好大膽在此叫開門。這是嚴禁所在，不許閑人進來！（旦）天呵！直恁關防，到此還遭攔擋。（生）好疼，可憐！（旦）聽得一聲痛苦，使奴一點痛腸。可憐見開一開門。（丑）什麼人？（旦）奴家●送飯●與丈夫吃的。（丑）你

① 富無「懶」。

富作「是」。

② 富下有「帶」。

③ 富下有「了」。

④ 富下有「生」。

⑤ 富下有「生」。

⑥ 富上二字作「監下」。

⑦ 富無上三字。

⑧ 富下有「不」。

⑨ 富下有「是」。

⑩ 富下有

「來」。

丈夫是誰？(旦)周羽。(丑)買乾魚放生，不知死活。上司發下明文，絕了你丈夫飯了。(旦)可憐見，放奴家見丈夫一面。(丑)自古牢獄不通風，走！

(前腔)(旦)監牢念取權把門開放，可容奴見夫主行！一旦死別生難，怎生撇漾，容奴話別略到那廂。你若哀矜，使奴霎時相向，這的便是你的恩德怎忘！(末)李大哥，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周羽妻子來，決定拿些東西與我們，便開門放他進來。(開門介)(旦)我丈夫在那裏？(丑末)走過來，在這裏！(旦見生哭介)

(香柳娘)你一身扭械，你一身扭械；開眼覷着你頭怎擡，棚扒吊拷如何捱！我無錢計囉，我無錢計囉；要見你怎生來？我和你饑寒共守七八載，今日你做囚徒，我不得同受狼狽。(合)嘆一家破敗，嘆一家破敗；骨肉何年再諧，傷心垂淚！

(前腔)(生)我今番押解，我今番押解；好歹去雲陽市上做死屍骸。妻呵！擔擱你孤身誰倚賴？我向黃泉瞑目，我向黃泉瞑目，管不得你心志改！妻呵！我死之後，但把我屍骸收埋，在休教我做無主孤魂，這便是夫妻恩愛。(合前)

(前腔)(旦)你吃人粧配，你吃人粧配；啣冤負屈無甚罪。(拜介)望乞監牢相擔待，把繩索放解，把繩索放解！一口飯略救饑餒。你若抵死不容，要救我兒夫，奴身當代。(合前)

(前腔)(末丑)看他們說拜，看他們說拜，夫妻兩口真可哀！李大哥，不要說我和你，便是鐵心腸見了愁無奈，略寬伊半晌，略寬伊半晌，把繩索權放開。若還果有啣冤債，何不到官司去伸訴來！(生且拜介)(合)謝監牢憫哉，謝監牢憫哉！骨肉一朝通泰，感恩難載。

(前腔)(生)我吃人陷害，我吃人陷害；訴不盡萬千怨懷，妻呵！生離死別，只有今番會。我終須是死，我終須是死！休教我添棒柴。(旦)我拿飯在此，你吃一口。(生)你若有夫妻之愾，速將此飯法場內，食一口涼漿，我的魂靈感戴！(合前)(末)周羽，你兩人啼哭也沒用。新任太爺甚是清廉，你着妻子去訴一狀，或者饒了，也不見得。(生)娘子，多蒙押監哥指引，你可倩人寫一紙訴狀，到太爺處訴。倘天可憐，

① 富下有「是」

② 富下有「道」

③ 富下有「快走快」

④ 富「便」作「何不」

⑤ 富下有「證」

⑥ 富下有「且」

⑦ 富上二字作「淚洒」

⑧ 富下有「且」

⑨ 富上二字作「有」

見訴得准時，我夫妻還有重會之日。(末)周娘子，已後不要送飯來，我自與他吃。(生旦)多謝了！

〔臨江仙〕這苦無處訴，不平事天知我！(末丑)官府常來點監，快出去，快出去！

(生)多蒙押獄轉回心，(旦)抱屈含冤訴此情；

(衆)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第十三齣(外上) ①

〔水底魚兒〕五馬臨州，自誇賢太守，郡人都道，驚黃難抗手。詞清訟簡，陶情詩與酒。簾垂清晝，唐民得自由。

〔前腔〕(旦)抱屈叩冤，投詞來馬前，望停鞭，聽取奴訴言。(外)衙門裏來！(旦)怕衙門上下都來相隱瞞，吏人作弊不能勾到案前！(外)叫地方帶那婦人同來！(丑扮總甲上介)衆開門。(外)叫總甲(丑見介)我已曾分付你，潔淨街道，不許閑雜人喧嚷，怎麼容留婦人叫喊告狀？(丑)爺爺小的趕得肅靜，不知那裏走出來的？(外)這等可惡，與我着實打！(打丑科)衆(外)帶那婦人過來！(旦見介)(外)那婦人，我自冇放告日期，怎麼擺街叫喊？(旦)爺爺冤枉事的望老爺超生！(外)取狀子上來！(衆介)(外)婦人你是那縣人氏，有甚冤枉照狀上從實說來！(旦)

〔鎖南枝〕封丘縣百姓家，(外)你丈夫叫甚麼名字？(旦)周羽媳婦投詞下；(外)你丈夫與黃德有甚冤仇？(旦)平日與黃德有甚事爭差。(外)這屍首在那裏來的？(旦)不知誰把屍骸撇下。(外)撇下後來怎麼？(旦)誣告官司不容夫回話；(外)既將尸首陷你丈夫，那官府怎麼問？(旦)官不審，都向他把殺人罪案定下。(外)人命重情，你丈夫怎麼就認了？(旦)一時被拷打屈招，是虛假。

- ① 富「已」作「你以」。
- ② 富下有「且」。
- ③ 富下有「生」。
- ④ 富「外上」在「水底魚兒」下。
- ⑤ 富下有「只見是」。
- ⑥ 富下有「真個的」。
- ⑦ 富下有「上」。
- ⑧ 富下有「訴狀的」。
- ⑨ 富上四字作「到衙門裏」。
- ⑩ 富無「介」。
- ⑪ 富下有「粟」。
- ⑫ 富下有「又」。
- ⑬ 富下有「介」。
- ⑭ 富無上二字。
- ⑮ 富作「直」。
- ⑯ 富「且」作「鎖南枝」下。
- ⑰ 富上二字作「不知」。
- ⑱ 富上三字作「事甘惹」。

富上三字作「事甘惹」。

(外) 既招定了，你又來訴什麼？(旦) 正爲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冤屈事難甘罷！(外) 這事情已經縣家問明，難道他問枉了？你！(旦) 下苦情難上。① 達，便做日月明，照不到覆盆下！(外) 日月雖明，怎照得覆盆之下？其時你丈夫不在家！(旦) ②

〔玉交枝〕正遇天寒雪下，我兒夫遠出到家。(外) 他③回來什麼時候了？(旦) 歸來路黑無燈火，(外) 既無燈火，怎麼曉得有人在門首？(旦) 其時④被絆了一跌，覺一物倒臥當途！起初呵！只道是饞仙醉眠芳草坡，其時丈夫叫小婦人將燈來照，却原來是竊王自刎烏江渡。(外) 既是個尸首，後來怎麼了？(旦) 急扶擗登時散也。(外) 這就移尸了！(旦) 怎知他指鹿作馬！(外) 指鹿作馬，趙高的故事，終不然官府錯拿了？你！(旦) ⑤

〔沉醉東風〕誰想被官司妄拿，全不審事情真假。(外) 可有知見麼？(旦) 若論殺人知見，並沒一個。我丈夫呵！况兼凍餒，終日受波查。(外) 又無知見，又無凶具，怎麼就⑥問得死罪？(旦) 被逼勒只得把虛詞招寫。(外) 一個死罪，不是當選，怎麼就招了？(旦) 威靈⑦勢加，受不過他萬千拷打，怎不低頭在他簽下？(外) 這訴狀敢都是虛情？(旦) ⑧

〔玉胞肚〕詞非虛詐，(外) 若虛詐怎麼說？(旦) 若虛時怎敢到府衙？(外) 這婦人到也會說話。(旦) 這的是痛苦真情，使不得俐齒伶牙。豈不聞賤人寇蕪，飛霜激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靡於齊唐。東海出孝婦，早三年天無雨墮；怎做得蒲丞相，錯斷了賊波查。⑨(外) 這訴狀我這裏不准！(旦) 若不准婦人訴狀呵！怎致我夫做曹伯明屈死在天涯。(外) 也罷，我准了你這狀詞，且在外邊伺候！(旦) 出介！(外) 叫隸去封丘縣，提周羽一起，就吊原卷來聽審。(衆應下) (淨扮主簿上) 叫民快把周羽帶上！來！(衆押生上) ⑩

〔玩仙燈〕聽喚周羽名，想是天憐憫！(淨) 周羽，太爺到任，單問起你這一件事情，你去見太爺不可多說！(生) 是，只望老爺方便一聲。(淨) 也罷，找與你方便。(報門介) 封丘縣官進來！(淨見介) 封丘縣主簿參拜老爺！(外) 不須拜罷。我且問你，周羽一起，曾解來麼？(淨)

- ① 富作「屈」。
- ② 富下有「難」。
- ③ 富「且」在「玉交枝」下。
- ④ 富作「你丈夫」。
- ⑤ 富下有「丈夫」。
- ⑥ 富「且」在「沉醉東風」下。
- ⑦ 富無「就」。
- ⑧ 富作「凌」。
- ⑨ 富「且」在「玉胞肚」下。
- ⑩ 富上二字作「查果」。
- ⑪ 富作「出」。
- ⑫ 富下有「介」。
- ⑬ 富下有「生」。
- ⑭ 富下有「自有分曉」。
- ⑮ 富無「來」。

已解在外面聽審。(外)周羽事情，你也曾問來麼？(淨)知縣朝覲，主簿署印，也曾問來。(外)怎麼問？(淨)主簿這等這等問他，他

等那答應。(外)他殺人可有凶器？(淨)他沒有兄弟。(外)不是，可有刀麼？(淨)也不刁。(外)你是那裏人？(淨)福建福州虎門前

個大老府。(外)這主簿好糊塗，且出去帶那周羽一起進來！(淨對生)周羽過來！我再三替你稟了，你去見太爺不要多說，認個晦氣罷了。

(生)別的事認得晦氣，這人命事，小的怎麼認得晦氣？(淨)你你這狗奴，還說活敲死你。(下)(報門)犯人進來！(見介)(外)

周羽！(生)有。(外)郭氏！(且)有。(外)黃文！(衆)有病。(外)其餘什麼人？(衆)護送民快。(外)俱外面伺候！(衆下)(外)

周羽，你殺人情真，罪當已招認了，怎麼又教你妻子來訴狀？(生)爺爺冤枉！(外)你且從實供來！(生)

〔五供養〕家貧儒素，爲絕粮奔走道途。(外)其時你回來，什麼時候了？(生)黑瞳瞳歸來天已暮，那時被絆了一跌，覺一物當

途倒臥，將爲是何人撇下物，却原來是個屍橫路。只此情實實懇訴，望推詳盤覆冤禍！(外)既不殺人，其時在縣家，如何就認了？(生)

〔月上海棠〕遭冤苦，不由人不認殺人罪。况無錢計囑有口難訴，老爺我是個瘦怯怯怕犯法的儒生，怎做得慘刻刻殺人周處？

(外)那時可有知見麼？(生)有誰知見？(外)有凶器麼？(生)怎生樣持刀把人殺死？(外)且住，周羽口詞與婦人狀詞相同，況且又沒有

證見，又沒有凶器，怎麼縣家就問了他死罪？好糊塗。他既要殺人，怎麼不殺在別處，到殺在自己門首？自古罪擬惟輕，功擬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矜。又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古人有矜恕之心，下官豈無出罪之條？叫左右劈了枷！(生且)爺爺使不得！(外)饒你死罪了。(生

且)謝爺爺！(外)我如今把你從輕發落，問你在廣南離州爲民。(生且)望老爺附近些！(外)死罪饒了，還說路遠，叫解人張文上來！

(末見介)(外)你是長解短解？(末)小的短解。(外)我這裏貪你做個長解。(末)小的是短解，縣家自有長解。(外)我知道你是短解

，我到縣取長解，攔開了日子，就貪你去罷！(末)老爺，小的是短解，去不得。(外)這等可惡，拿下去打！(末)小的願去，只恐路途遙遠，沒

① 富下有「的」 ② 富無「來」 ③ 富下有「那裏」 ④ 富下有「說」 ⑤ 富下有「介」 ⑥ 富

無「來」 ⑦ 富無上五字 ⑧ 富下有「介」 ⑨ 富下有「可憐見」 ⑩ 富「生」在「五供養」下

⑪ 富下有「是」 ⑫ 富無「了」 ⑬ 富「生」在「月上海棠」下 ⑭ 富無上二字 ⑮ 富作「經」

⑯ 富下有「意」 ⑰ 富作「雅」 ⑱ 富無「生」 ⑲ 富無「望老」 ⑳ 富下有「但」 ㉑ 富無上

二字 ㉒ 富作「解」 ㉓ 富下有「是」

有盤纏。(外)也罷，麻家取十兩銀子與做盤纏。(末)謝老爺！(外)那婦人雖有移尸之罪，罪坐夫男，這也罷了。叫保正。(丑見介)(外)你
就帶一婦人出去，追他十兩燒埋銀子，給與告主黃文補領狀來。(生且)小的家貧，寸草俱無，望老爺可憐！(外)趕出去！

(外)饒伊一命配他鄉。(生且)謝得恩官作主張；

(衆)若非郭氏伸冤枉，怎得周生脫禍殃。

(外下)(生且末丑吊場)(末)我該死也有這一晦氣，原是個短解，換做長解，直要臨到廣南離州，若千路怎麼能勾就到？(生)大哥

可憐見，夫妻分別，只在一時，略容我說幾句話，也是大哥恩德。(末)好嘴臉！就起程了，還要說話？好自在生性！(丑)大哥，可憐他夫妻分散，也

待他分付一聲。(生)沒奈何，把小人粗來鬆一鬆。(末)還要鬆粗？(丑)便罷麼？(末)鬆粗介。(丑)等他們說話，我和你去那店裏酌壺白

酒去！(丑扭末下)(生)我的妻，今日與你活分分離！(且)丈夫你去，只終須去，留却？怎生留？我有七個月身孕，不知是男是女，生下來終

爲無父之兒了！(生)妻我是個該死之徒，願不得你身後之事了。(且)

(小桃紅)和你同甘同苦，受盡饑寒，誰想道遭磨難也；此去程途有誰見憐何？况涉山川，披枷鎖，捱風霜，這苦我也無由見也，

我這裏孤單伊怎管！(合)一旦恩情斷，再合甚？年只指望結來生未了緣。

(前腔)(生)飢羸身已跋涉山川，料想我終須死也，誰收吾骨瘴江邊？我使得生還，何况路途遙沒盤纏。我也難回轉也，妻我

料今生再不能數與你相會了，除死後魂魄與你來相見。(合前)(末上)快走，快走！

(望歌兒)(且)艱難我欲待要隨伊去，又被官府牽；我欲待拚死相隨，奈已身又將分媿；縱有孩兒，永不識父親之面。(合)

生不能數相看和你同飽暖，死不能魂魄和你相留戀！

(前腔)(生)難言妻呵，你若重婚嫁，我也難將你管；(且)丈夫，你說那裏話！(生)你如今有七個月身孕，若生下女兒，將往事休題；

若生下男兒，取名瑞隆，我那妻(拜介)與我教道他成人，說與他終身怨！(背介)我周羽好疑，此行生死尙然不知，何況遺腹孩兒！我

富下有「這」 富上二字作「不得」 富上二字作「性子」 富無「扯」 富作「話」

富作「只」 富「且」在「小桃紅」下 富無「何」 富下有「重」 富無「那」

富下有「呵」 富作「之」

只怕他叫別人做爹爹，那時節忘了維翰。(倒介)(旦)丈夫醒醒(醒介)。(合前)(旦)

〔黑麻令〕君疑我將身變遷，丈夫不困這個遺腹子，目今就死在你眼前。丈夫，你慮我有再嫁之心，只怕我捱不過饑寒，不久亡身，不能教教子報冤。(合)夫妻淚漣心事萬千。(丑末逼介)最苦是催促登程，我也說不盡言。

〔前腔〕(生)不須煩惱痛埋冤，只這一個遺腹子，須索保全妻無倚靠，只望你心堅。若得子孝共妻賢，我周羽呵！就死也瞑目九泉。(合前)

〔尾聲〕生離死別何足嘆，兩下哀愁懷萬千。再得相逢知他是甚年？

〔哭相思〕但願夫妻情不斷，再圖後世重相見。(末扯生下)(旦丑吊場)郭氏大爺着我追你十兩燒埋銀子，快處置與我，好回覆官府。(旦)保正！

〔玉胞肚〕奴是荆釵裙布，受饑寒朝不保暮；况兒夫遠配邊隅，尙沒有半分資助。要徵燒埋銀怎支吾！奴家與丈夫就死了，誰與燒埋夫共婦？

〔前腔〕(丑)不須推故，命緣乖，相逢此途。非于是我們相逼，只怕你捱推不過。免教刀下喪兒夫，納幾錠燒埋銀值甚麼！

(丑)勸伊不必淚漣漣，官司必定要銀錢；
(旦)保正略容三兩日，侍奴處置辦還官。

第十四齣(淨上)

① 富無上九字。 ② 富無「旦」。 ③ 富「黑麻令」作「青歌兒」，下有「旦」。 ④ 富作「下」。 ⑤ 富上三

字作「免死喪」。

⑥ 富上七字作「(末)快走罷了(生)他」。

⑦ 富下有「合」。

⑧ 富下有「生旦」。

⑨ 富下有「丑」。

⑩ 富「大」作「且收拾了眼淚太」。

⑪ 富下有「你」。

⑫ 富下有「來」。

⑬ 富上二

字作「太爺」。

⑭ 富下有「旦」。

⑮ 富無「上」，「淨」在「梨花兒」下。

〔梨花兒〕周羽殺人搆禍胎，違條犯法臨邊界；他妻鷄管方正家，味燒埋銀少吾當貸。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只爲周娘子費盡多少心機，不想官府饒了他的死罪，發配廣南離州爲民差張文押解。我如今有計將十兩銀子送與張文，教他中途打，死有何不可。可道行來，世間口是張文門首，有人在此麼？（末上）一身奉差遣，指日離封丘。是那一個？（見介）呀！原來是員外，貴人踏賤地，員外請裏面坐。（淨）且不要，開了門。（末）員外到此，有何見諭？（淨）我聞說差你押解周羽。（末）便是，活晦氣，我小人原是短解，不想太爺要我做長解，止取十兩銀子與我做盤纏，況且路途遙遠。（淨）是那裏？（末）廣南離州有三千里路，快去快來，也得半年。（淨）咳！老弟，那周羽是個惡人，活活把人殺死，問了死罪，到也與地方除害。太爺好沒分曉，饒了他，差你押解。只是望了你，這許多路程，十兩銀子怎麼發盤纏？我有十兩銀子送與你湊用。（末）小人無功受祿，怎得還員外？（淨）我不要你還，老弟，你可仔細當初那黃德一個錢也不會得周羽的，被他殺了，你如今一路上早晚要防他！（末）多謝員外好言，我小人解周羽到得那地方，討得批迴回來，纔是我張文。（淨）老弟何難之有，解到前途僻靜之處，攔頭一棍打死了他。你把銀子幹了一張地頭文書，只說中途病故，一樁事却完了。（末）多謝員外分付。（淨）若了事回來，再找十兩銀子。（末）謹領。（淨）〔早羅袍〕財帛非同容易，請君家收取不必疑猜，必須牢記在心懷，中途打死却與民除害。（末）不須多囉，料然事諧一言已定，再無變改。（淨）方纔所說的，佳音到日，一一當酬拜。（淨）這話我爲你干繫，對你說，你在朋友妻子面前不可洩漏。

（末）員外不必細叮嚀，
管取教他作滯魂；
（淨）若得留心當厚贈，
從今翹首望佳音！

第十五齣（小生扮金山大王上）

- 富上二字作「這等」
- 富下有「交我恁生支吾」
- 富作「來打」
- 富下有「上」
- 富下有「只是」
- 富下有「到」
- 富下有「平安」
- 富下有「些」
- 富無上三字
- 富上二字作「不就了」
- 富下有「救了這殘生」
- 富下有「老弟還有一件你」
- 富下有「你」
- 富「淨」在「早羅袍」下
- 富上八字在「掛鳳兒」下

〔掛真兒〕堪憐周羽遭邊配，論殺人果非其罪。善哉，善哉！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吾乃金山大王是也，今日出游山岳，至晚歸殿。鬼判何在？（鬼判上介）（末上）①上命遣差，蓋不由己。②自家解子張文是也。蒙太爺差我，押解周羽到離州爲民。此③去有三千里路程，正在煩惱之際，不想張員外與我十兩銀子，叫我途中打死周羽，回來再找我十兩。連日在途人烟湊集，不敢下手，且贖到前途，沒人之所，再作區處。周羽死囚，快走上來！

〔水紅花〕（生）④家鄉回首暮雲低，淚空垂，愁腸千縷！（末）離州若干路，你這等樣走，幾時得到？（生）非干違慢，步行遲，體單衣腹中饑餒，（末）死囚腹中饑餒，買些點心與你吃不成，還不快走！（生）哀告大哥憐見，望賜與慈悲，略略的款行遲也囉。大哥，我小人捧著，行走不動。（末）⑤

〔梧葉兒〕你犯殺人罪配邊隅，今日裏怨着誰？又不是有花并有酒，一步做兩步移。（合）你好愚癡，那個⑥人憐伊來念伊？〔水紅花〕（生）周羽屈受這災危，拚殘軀便做他鄉之鬼，可憐賢達我荆妻，便做有男兒也難存濟，遙望鄉關何處？真好傷悲，休得要苦相催也囉。

〔梧葉兒〕（末）你好不知理，說甚的？（生）大哥不說甚麼，說那妻子（末）怎願得那妻兒，我也爲伊連累，愁煩心自知，贖行期，早不覺紅輪西墜。且住，此間有一⑦所古廟在此！（看介）原來是金山大王神廟，你看兩扇金釘朱門，四邊粉壁琉璃塔，陰風吹送紙錢灰，像威儀古怪。大王爺，弟子張文，是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解子，今押解犯人周羽，到廣南離州爲民，大王爺保佑弟子一路平安，腳輕手健。（看周羽介）（生睡介）你看這死囚到處就睡着了。（踢介）就⑧是你也該拜一拜神道，祈保於路平安。好行好走。你不信神佛，只得⑨如此。（生）是，大哥說得有

① 上三字作「（小生）我在雲頭，看見封丘縣周羽，被張敏謀陷，發配離州爲民。解子張文復受了張敏的財物，意欲中途害死他。今夜來我廟中投宿，恐怕張文下手，須則救取個。（鬼判）理會得。（小生）正是憑空伸出拿雲手，提起天羅地網人，道猶未了，解子犯人早到。（前腔）（末上）登山涉水勞朝夕，論眼前管甚陰隲。」

② 上。③ 富「末」在「梧葉兒」下。④ 富作「識」。⑤ 富作「自由」。⑥ 富作「前」。⑦ 富下有

三字作「神以致」。

理，寶殿香焚，金鼎花銜，雨潤蒼苔，黃昏時後，少人來。扣齒三通，禮拜大王爺。我周羽果是殺人，望神明差陰兵即時打死。我周羽若是屈情，望神

明鑒察！(末) 哇！死囚，大王是泥塑木雕的，又不是本府太爺，又不是本縣大爺，你告訴他，難道他饒了你？(生) 告訴神道，也要你管！(末) 揪

跪介) 死囚，我不管你，誰管你？(生) 大哥是該管的。(末) 你看日落岫山，前面去不及了；也罷，就在這廟裏宿了罷。(生) 大哥，這廟中又無

壁落，況無燈火薦薦，怎麼歇得？到前面市鎮上，熱湯水也討一口吃。(末) 死囚，你既要熱湯熱水，何不在家裏自在麼？(生) 咳！我小人理之當

然，只是大哥於路辛辛苦苦，到前面市鎮上熱湯水也買些吃。苦惱我小人是該死的，怎麼要吃？(末) 死囚，白鐵刀兒轉口快。睡罷！(生) 睡罷！(生) 睡罷！

(末) 末看神介) 你看神像雖金鑿，就是活的一般。(轉身介) 你看，只有慈悲公人，沒有慈悲犯人。他這一領蓆兒，也捨不得與我睡，自己睡了，

我問你這死囚(打介) (生) 科介) 不是我連累你，你連累我！(生) 小人連累大哥。(末) 可又來，你這一領蓆兒不割捨得與我睡，自己

睡了？(生) 是，大哥打得是一時間沒見識。(末) 若有見識不去殺人了。(生) 是，大哥那裏睡！(末) 攤在這裏(攤蓆介) (末) 把包兒放

在這裏(生) 放包介) 把這棍子放在這裏(生) 放棍介) 大哥請睡！(末) 睡介) 自古輕囚重管。我一路辛苦，偷睡熟了，被他走了，怎麼是好？待我

叫他起來，做他一索。周羽(生) 大哥要尿瓶。(末) 不是，我教你一尋好睡。(生) 大哥這等真好睡。(末) 不是，我睡熟了，你走了，我那

裏來尋你。(生) 大哥，我插翅也飛不去。(末) 待我網將起來。(生) 大哥沒奈何！(末) 把這碗兒與你做枕頭，便是人惜了。(生) 大哥

可憐見！

〔五更轉〕望你們寬容恕，休得苦禁持！更深夜靜，夜靜闌一睡。待等天明，拚死前去。大哥沒奈何，我終是死，且放鬆，免做殘疾

鬼。咳！

〔前腔〕告聖賢乞垂庇，這冤屈神自知；若還果有果有殺人罪，神理昭彰鑒察周羽。若還是命運蹇天道危，難脫離陰兵打死，

- 富作「候」
- 富下有「這等」
- 富下有「他就」
- 富下有「罷」
- 富作「一宵」

- 富作「些」
- 富下有「這」
- 富上二字作「把」
- 富下有「是」
- 富作「細」

- 無「周羽」
- 富下有「了」
- 富無上二字
- 富下有「沒要緊」
- 富下有「生」

- 下有「生」

打死心無悔，免教途中受盡狼狽。①（睡介）（末起介）正是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臨行之時，張員外與我十兩銀子，着我中途打死周羽，回來再找十兩。一路人烟湊集，難以下手；今晚在此古廟中人跡罕到，不要說一個周羽，便是十個周羽，打死了也沒人知道。待我膽蓋上打他一下。（打生）（鬼判扯介）（末）怎麼打不下，想是不該在膽蓋上死。且待我脅肋上打他一下。（打生）（鬼判扯介）好古怪！每當這棍子，拿

在手裏，如燈心一般。今日為何有千觔之重？我想起來，周羽不該在這個時辰上死，不免再睡一睡。正是，閻王註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睡介）（小生）②看禁③子張文殺我膽膽，犯人周羽怨氣沖沖，叫鬼判將二人睡驚了，把周羽索子捆了張文。張文，張文，你受了張教財物，途中打死了周羽，回去又找十兩銀子。你却④得利肥家，害人性命，聽吾分付！

〔玉胞肚〕⑤堪憐周羽是河南本郡附儒，論殺人果非其罪。是張敏使宋清殺的，休教打死在邊隅，這段冤讎必報取。

〔前腔〕⑥周羽聽取，且寬心不須痛悲；他年後定享榮貴，終有日光耀門閭。汝妻必產貴孩兒，這段冤讎必報取。（末醒介）

呀！周羽走了！好古怪！這繩兒我網在周羽身上，怎麼到網在我身上？周羽又不⑦走！正是，吉凶猶未見，夢寐早先知。我正睡之間，明明見大王爺，站在我面前。說周羽果非其罪，是張敏使宋清殺的。又說道：此冤必報。且住，這個事在封丘縣幹的，怎麼鄂州界上神明也曉得？正是，人間私語天聞若雷，又說是張敏與我十兩銀子，教我中途打死周羽，回來又找銀十兩。我想來今生不報，來世償還，正所謂暗室虧心，神目如雷。罷罷！他既受此冤枉，我與他做什麼對頭？我且叫他起來，放了⑧他罷。周兄⑨起來！（生作⑩驚醒介）咳！大哥沒奈何放了我的索子。⑪（末）方纔與你放了。（生看大王介）（末）你怎麼做這個模樣？（生又有哭介）周兄⑫你只管看這神道怎麼？有什麼話可對我說。（生）咳！大哥不要說去罷。（末）不是，對我說不妨。（生）說來要⑬打。（末）我不打你，對我說。（生）大哥，我正睡之間，夢⑭見大王爺站在我跟前。說我果非其罪，被人陷害，後面還有兩句，咳！不要說。（末）還有什麼說話，一發對我說了。（生）咳！荒唐之言，不要說他；只是去罷。（末）何妨一發說了。⑮（生）他說我

① 富下有「到是死了呵。」 ② 富下有「生。」 ③ 富作「四。」 ④ 富下有「善哉善哉你。」 ⑤ 富作「解。」

⑥ 富作「到。」 ⑦ 富下有「小生。」 ⑧ 富下有「小生。」 ⑨ 富下有「還一件。」 ⑩ 富下有「贊。」

⑪ 富上二字作「他去。」 ⑫ 富作「友快。」 ⑬ 富無「作。」 ⑭ 富下有「罷。」 ⑮ 富作「友。」

⑯ 富無「咳。」 ⑰ 富作「你又。」 ⑱ 富無「我。」 ⑲ 富作「只。」 ⑳ 富作「面。」 ㉑ 富下有「罷。」

生什麼貴子，夫妻相會，還有報冤之日。咳！荒唐之言，不該說去罷。(末)周兄！我夜來也得一夢。(生驚介)大哥也有夢？(末)我夢與你一般的，我今日就在廟中放了你。(生)咳！大哥又來取笑我周羽。一路上少打我周羽幾下，這就是大哥的情，怎麼說放了我？(末)我果然放了你。

(生)大哥，你果然(拜介)。

〔畫眉序〕謝慈悲救我殘生放周羽，大哥勝造浮屠七級，再生功德。我如今未卜生還，便死後，不忘你恩義。(合)悄似禽鳥脫籠去，直飛到九霄雲裏。

〔前腔〕(末)憐伊受禁持，免在他鄉作怨鬼；把行枷鎖杻盡皆脫離。周兄！逢大赦纔可回來，免把我一身連累。(合前)

〔滴溜子〕(生)思量起，思量起，欲寄紙書；只怕人去後，書去後，漏泄此機！(末)且在他鄉居住，(生)我的妻呵！(末)休得要想妻思故里，路上閑言閑語盡除。

今生脫放謝君恩，免使他鄉作滯魂；
雙手劈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

請了！(末下介)(生)大哥轉來！(末)怎麼說？(生)大哥，放了我周羽，到貽累了大哥了。(末)怎麼貽累我？(生)大哥回去，那得批迴收管回銷？不是貽累了大哥？只是解去。(末)咳！你到是個好人，我於路錯打了你。這批迴收管不妨，本府給我盤纏，用了一半，還有一半。我到前途或州或縣告一紙文書，說你途中病故了。(生)死了到乾淨，請了！(生下介)(末)周兄！轉來！(生)我你說不放我，大哥只是解去。(末)不是我看你這般行徑，怎麼路上行得？我有一個睡帽兒，有一件衣服，與先生穿了，在此也好看些。(生)多謝大哥，請了！(末下)

(生拜神介)多謝大王爺托夢，張文放了我，待我去地方上討得香燭來，拜謝神明！(下)(小生)東判與我好生譴笑周羽！(廉介)大抵乾坤只一照，免教人在暗中行。(下)

● 富作「友」 ● 富下有「罷」 ● 富無上三字 ● 富下有「生」 ● 富作「在」 ● 富上三字

作「大哥」 ● 富下有「罷」 ● 富作「上」 ● 富作「友」 ● 富下有「好」 ● 富上三字

作「在此過」 ● 富下有「還」 ● 富作「打」

第十六齣 (老旦上)

〔卜算子〕歲月相催人易老，空堆積滿堂金寶；夫婿心癡，兒孫夢杳，羞親宜男芳草。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我家員外一心只戀着周娘子，^①倘做出事來，^②累我怎生是好？(末上)渡^③水方知水，登山始見山。離州何太遠，得見故鄉難。此間已是張員外門首，不免逕入。(見介)
 (老旦)大哥何來？(末)小人是解人張文。(老旦)到此何幹？(末)要見員外討賞。(末旦)討甚麼賞？(末)當時起程^④之際，蒙員外賞小人十兩銀子，分付要中途打死周羽，回來再找銀十兩。(老旦)曾打死麼？(末)到鄂州金山大王廟裏，三更時分打死了，特來討賞。(老旦)員外座上去了，不在家，待他回來，我說一定謝你。(末)員外不在家，明日來。(老旦)請回，員外不在，多慢了。(末虛下)(老旦)大哥轉來，此事不可對別人說知。(末)曉得，全憑三寸舌，打動外來人。(下)(老旦)員外你害別人猶自可，別人害你待何如？當初周羽人命一事，我就疑他，原來用此機謀，久後必然做出事來，貽累着我；待他回來索取休書，要他改過，看他怎麼？(淨上)
 〔西地錦〕一從周家邊配，不知音信如何？若還果作他鄉鬼，方可營構他妻。(見介)(老旦)員外賀喜！(淨)何喜可賀？(老旦)賀了事的喜。(淨)昨晚事了。(老旦)周羽已死，豈不可賀。(淨)他死了干我什麼事？有何病症死了？(老旦)不是病死的，被人打死的。(淨)道下手的人，好硬心腸。(老旦)這等人教他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天不蓋，地不載。(淨)那^⑤下手人好心狠！(老旦)那打死他的不心狠。^⑥主謀的心狠。(淨)主謀的是誰？(老旦)只在眼前。(淨)眼前不是你？是我？(老旦)不是你？是我？(淨)是誰來說的？(老旦)方纔解子回來問你取賞，我纔曉得。(淨)他來騙你酒吃，我要出去。(老旦)那裏去？自古饒人是福，欺人是禍；你幹這等^⑦的事，久後必然貽累我；你如今^⑧快寫一紙休書與我，我自出家去罷。(淨)夫妻之情，怎麼割捨得你？(老旦)休要纏，快寫！

〔解三醒〕你虛飄飄把文書填寫，實枉枉指望他做渾家；眼睜睜陷他牢中坐，痛煞煞把他配在天涯。猶兀自喜孜孜賞着張

① 富上三字在「卜算子」下。 ② 富下有「用盡了許多機謀。」 ③ 富下有「不免。」 ④ 富作「渡。」

富作「解周羽。」 富下有「行。」 富下有「我。」 富「淨上」在「西地錦」下。 富無「那。」

⑤ 富下有「還是。」 富作「便。」 富作「般。」 富作「不。」 富無「今。」 富作「也。」

⑥ 富下有「老旦。」

解，教他打死，直待要慘刻行兇害了周秀才。非是我埋冤你，這都是那無情張解錯報奴家。（淨）什麼休書？我不寫。（老旦）（鎖寒窗）寫休書，休得蹉跎；自向空門冷淡過。（淨）享榮華受富貴到不好，出什麼家！和尚不是好的。（老旦）非甘冷淡，厭你繁華，只怕乾坤造惡不容伊做，一朝裏相算結果，只怕周秀才一樣受波查，我做他的媳婦如何？（淨）休書怎麼寫？（老旦）婦人有七出之條，憑你寫。（淨）說甚七出之條？（老旦）（跪下）（老旦）怎麼好，你看他又扯淡去了，我只爲勸你不聽，故意如此！員外！

作惡須防災禍侵，勸君仔細自沈吟；
夫妻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第十七齣（旦上）

（鷓鴣天）夫配邊城已喪身，孤魂無主我無親；可憐漠漠沙場鬼，猶是深閨夢裏人。啼嗚咽，淚交加，賤妾腸干結，買人天一涯。滿擬終身同白首，爭知撒手臥黃沙。風濤濤雨漠漠，魂飛海嶼骨冷巒山角。從此王孫夢不歸，斷腸芳草年年綠。奴家指望丈夫再有相逢之日，誰想張解回來，說我丈夫死在途中。丈夫，我和你不能再雙相會了！從此恩情斷絕。今日聊具涼漿水飯，紙錢一陌，不免望空遙奠一番，以表夫妻之情。丈夫你被人陷害死無辜，鸞鳳分飛隔兩途；遙想天涯埋白骨，且將杯酒奠兒夫！

（香羅帶）兒夫周解元新亡逝魂，空中暗聽妻訴言，共偕夫婦，指望到百年也。丈夫誰想沒福分享。安然饑寒共守七八年，待死和你重相見。細思量難上難！大夫！非是我貪生也，你臨別之時，曾分付我來。懷抱孩兒要保全。致心行覓妾心醜，兩淚滂沱落未乾；未審一靈知覺否，且將烈火紙燒殘。

（前腔）燒殘錢這錢怎的隨風亂飄？紙灰怎生得到我夫骸骨邊？囊中留得一錢看也，只這銀錢紙尙猶慳；可知道與錢沒分

- ① 富上二字作「不知」
- ② 富下有「的」
- ③ 富「老旦」在「鎖寒窗」下
- ④ 富無上六字
- ⑤ 富上六

- 字作「引出七出條內科介」
- ⑥ 富無「上」，「旦」在「鷓鴣天」下
- ⑦ 富上二字作「未想」
- ⑧ 富下有

- 「旦」
- ⑨ 富下有「旦」

緣！丈夫你只爲借錢，喪不是見錢心轉酸？張員外，你只爲二十錠生錢也，拆散夫妻不再圓。（淨末上）金將石試方知色，人爲財交始見

心。張千，說我在外面（末見且介）周娘子，員外在外面。（且見淨介）（淨）周娘子一拜還一拜，省欠來生債，你欠我許多生錢，沒得還我；

你丈夫又死了，在此孤單獨自有何主意？（且）員外義重如山，不重，恩深似海，非深。奴家丈夫方死，骸骨未冷，待孝滿備辦張員外。（淨）

那有許多長本錢，太歲頭也被你哄白了；我不管，若無錢還，你隨我回去！（且）

〔雁過沙〕兒夫喪天涯，做不得孟姜女千里送寒衣，沒盤纏取也骸骨歸，有何顏更隨別人去受饑寒，只爲全節義。這兩錠生錢

權且放遲（淨）

〔前腔〕見你哭啼啼，不由人也傷悲，你一身在此無倚依，不如寄跡吾家裏。這兩錠生錢，方可放遲。周娘子，你欠我許多銀子，終不

然罷了。（且背介）我若不順從，必遭毒計，且詐許他（轉介）員外待奴家生兒月滿，方可隨員外去。（淨）服藥墮胎如何？（且）服藥墮

胎，終有一失，壞了腹中孩兒，猶自可，倘壞了奴家身體，負了員外許多心機。（淨）張千，記了，待娘子分娩之時，可多送些米肉來調理。（且）不

勞掛心。

（淨）佳期已定一言中，

頓使吾心喜氣濃；

（末）有緣千里能相會，

（且）無緣對面不相逢。

① 富下有「哩」。

② 富作「若」。

③ 富下有「之日」。

④ 富「且」在「雁過沙」下。

⑤ 富「淨」在前

腔」下。

⑥ 富無上二字。

⑦ 富上二字作「滿月」。

⑧ 富上二字作「娃娃」。

⑨ 富下有「二卷終」。

李氏雜述

明·李贄撰

卓吾論略中作

孔若谷曰：吾猶及見卓吾居士，能論其大略云。居士別號非一，卓吾特其一號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稱曰『卓』，載在仕籍者曰『篤』。雖其鄉之人亦或言『篤』，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與『篤』，吾土晉一也。故鄉人不辯而兩稱之。予曰：此易矣。但得五千絲付鐵匠，衛衛梓人，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予欲吾以有用易無用乎？且夫『卓』固我也，『篤』亦我也。稱我以『卓』，我未能也。稱我以『篤』，亦未能也。予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並稱『卓』、『篤』焉。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歲，時維陽月，得全數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沒。幼而孤，莫知所長。長七歲，隨父白齋公讀書，歌詩習禮文。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論成，遂爲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爲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淺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貴，以救賤貧耳。不知吾大人不爲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輩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輩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預賀之哉？稍長，復憤憤讀傳註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月。乃歎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聖精蘊者邪？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皆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即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儻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里，反遺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宦遊地也。有邵堯夫安樂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儻亦問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苦志參學，晚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問道，則終身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於道之謀，而惟情是念，視康節不益愧乎？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之

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溫陵禪師福地。居士謂：吾溫陵人，當號溫陵居士。至是，日遊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吾有夙緣，故自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在百泉五載，落落竟不聞道，卒遷南雍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沒守制，東歸。時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閒關夜行，晝伏，餘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姪，晝夜登陴，壘柝爲城，守備。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無糴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三年服闋，歸室入京，蓋庶幾欲以免難云。居京邸十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受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舊官。未幾，竹軒大父訃。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予聞之嘆曰：嗟嗟！人生豈不苦！誰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邪？弔之入門，見居士無異也。居士曰：吾有一言與子商之。吾先曾大父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未歸土者，爲貧不能求葬地。又重違俗，恐取不孝譏。夫爲人子孫者，以安親爲孝，未聞以下吉自衛，暴露爲孝也。天道神明，吾恐決不肯留吉地，以與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贖矣。此歸必令三世依土，權置家室于河內，分贖金一半買田耕作自食。予以半歸，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我不聽，請子繼之。居士入，反覆與語。黃宣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我，雙眼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下如雨。居士正色不顧。宣人亦知終不能違也，收淚改容謝曰：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太愁憶，他日自見吾也。勉行襄事。我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買田種作如其願。時有權墨吏嚇富人財，不遂，假借漕河名色，盡徵泉源入漕，不許留半滴溝洫間。居士時相見，雖竭情代請，不許。計自以數畝請，必可許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視全邑萬頃，而令予數畝灌漑豐收哉？縱與必不受，肯求！之遂歸。歲果大荒，居士所置田僅收數斛，長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繼夭死。老嫗有告者曰：人盡饑，官欲發粟。聞其來者爲鄧石陽，推官與居士舊，可一請。宣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彼若有舊，又何待請邪？鄧君果撥已依二星井馳書與僚長各二兩者。至。宣人以半糴粟，半買花紡爲布。三年衣食無缺，鄧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時過家畢葬，幸了三世業緣，無宜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孥之想。乃復抵共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問二女，又知歸未數月俱不育矣。此時黃宣人泪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與室人秉燭相對，真如夢寐矣。乃知婦人勢逼情真，吾故矯情鎖之。到此方覺展齒之折也。至京，補禮部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務之窮，窮於國子。雖子能堪忍，還不開焉往而不得貧賤語乎？蓋譏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窮莫窮于不聞道，樂莫樂於安汝止。吾十年餘，奔走南北，祇爲家事，全忘却溫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蓋將訪而學焉。人曰：子性大窄，常自見過，亦時時見他人過。苟聞道，當自宏

闕。居士曰：然予實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爲宏父居士焉。居士五載奉官，潛心道妙，憾不得起白齋公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又自號思齋居士。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死請以誌。雖然，予若死于朋友之手，一聽朋友所爲。若死于道路，必以水火葬，決不以我骨貽累他方也。墓誌可不作，作傳其可。予應曰：予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年有顧虎頭知居士矣。遂著論，論其大略。後予遊四方，不見居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已後，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死于白下。或曰：尚在濱南未死也。

論政篇爲羅姚州作 至書

先是楊東洪爲郡，南充陳君實守是州，與別駕張馬平、博士陳名山，皆卓然一時。可謂盛矣！今三十餘年，而君來爲川守。予與周君張君，各以次先後並至。諸父老有從旁竊嘆者曰：此豈有似於曩時也乎？何其濟濟尤盛也！未幾唐公下車，復爾相問。予乃驟張之曰：此間官僚，皆數十年而一再見者也。顯公加意培植於上，勿生疑貳足矣。惟余知府一人不類。雖然，有多賢足以上人，爲予夾輔。雖不類，庸何傷。唐公聞予言而壯之。是春，兩臺復命，君與諸君俱蒙禮待。雖予不類，亦竊濫及。前年之言迫合矣。予固因彙次其語，以爲君與諸君賀，而獨言予之不類者，以質於君焉。蓋予嘗聞于有道者，而深有感于因性關民之說焉。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種已也。有仕於土者，乃以身之所經歷者，而欲人之同往；以己之所種藝者，而欲人之同灌漑；是以有方之治，而馭無方之民也，不亦昧于理歟！且夫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順於民；其治效固已異矣。夫人之與己不相若也。有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無諸己矣，而望人之同無；此其心非不恕也。然此乃一身之有無也，而非通於天下之有無也。而欲爲一切有無之法，以整齊之，惑也。於是條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賢者，相率而歸吾之教；而愚不肖則遠矣。於是旌別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從此分矣。豈非別白太甚，而導之使爭乎？至人則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聞見熟矣，不欲求知新於耳目，恐其未寤而驚也；動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繁而顛且仆也。今予之治郡也，取善太恕，而疾惡也過嚴。夫取善太恕似矣，而疾人之惡，安知己之無惡乎？其爲反身之治，且未之能也。况望其能以關民乎？予是以益懼不類，而切倚仗於君也。吾聞君生長劍門，旣壯而仕，經太華，而獨觀昭曠於衡嶽之巔。其中豈無至人可遇而不可求者，與君談語及此乎？不然，何以兩宰疲邑，一判衡州，而民誦之至今也。意者，君其或有所遇焉。則予言爲贅。如其不然，則予之所聞于有道者，群矣。君其果有當于心乎否？夫君而果有當于心也，則予雖不類，庸何傷乎？

何心隱論

何心隱卽梁汝元也。余不識何心隱，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隱論之。世之論心隱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滿之者亦有三。高心隱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而直欲博一死以成名。以爲人盡死也，百憂愴心，萬事瘁形，以至五內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殺鬼殺，寧差別乎？且斷頭則死，斷腸則死，孰快？百藥成毒，一毒而藥，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審之熟矣。宜公之不畏死也。其又高之者曰：公誦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難在以天下爲家，而不有其家；以羣賢爲命，而不以田宅爲命。故能爲出類拔萃之人，爲首出庶物之人，爲魯國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萬世之儒一人也。公既獨爲其難者，則其首出於人者以是，其首見怒於人者亦以是矣。公烏得免死哉！削跡伐木，絕陳豎匡，孔聖之幾死者亦屢。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以爲得正而斃矣。不幸而死，獨不曰仁人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辭也。然則，公非畏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謂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死則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歟？其又高之者曰：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然則仲尼雖聖，效之則爲擊，學之則爲步，醜婦之賤態，公不爾爲也。公以爲世人聞吾之爲，則反以爲大怪，無不欲起而殺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爲之矣。吾故援孔子以爲法，則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賢者疑之，不賢者害之，同志終鮮，而公亦竟不幸爲道以死也。夫忠孝節義，世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聞有爲道而死者。道本無名，何以死爲？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滅無聞也。今觀其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爲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狀，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嘯呼叱咤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餘里，其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里皆然也。非惟得罪於張相者有所憾於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以爲大有功於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爲非是，而咸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爲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蓋覆矣。雖公之死無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則斯道之爲也。孰能遏之？然公豈誠不畏死者？時無張子房，誰爲活項伯？時無魯朱家，誰爲脫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冤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聚徒講學之人。然則，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真，故必欲割其出類，又可知矣。夫惟世無真談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喪。公之死願不重耶？

而豈直泰山氏之比哉。此三者皆世之賢人君子猶能與匹夫同其真者之所以高心隱也。其病心隱者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于師友賢聖之間，則偏枯不可以爲訓。與上闡闡，與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獨危言危行，自貽厥咎，則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性，學貴平易。繩人以太難，則畔者必衆，責人於道，則居者不安，聚人以貨財，則貪者競起，亡固其自取矣。此三者又世之學者之所以爲心隱病也。吾以爲此無足論矣。此不過世之庸夫俗子，衣食是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爲何物，學爲何事者，而敢妄肆譏詆，則又安足置之齒頰間耶？獨所謂高心隱者，似亦近□□，尙不能無過焉。然余未嘗親觀其儀容，而聽其緒論，而窺所學之詳，而遽以爲過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論之，以俟世之萬一有知公者可乎？吾謂公以見龍自居者也。終日而不知潛，則其勢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龍也，非他物比也。龍而不亢，則上九爲虛位，位不可虛，則龍不容於不亢。公宜獨當此一爻者，則謂公爲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論心隱也。

夫婦因畜有感

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無不出于正。夫婦之爲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何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若謂二生于一，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烏覩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見夫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尙不言，而况言無，無尙不言，而况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于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語默已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爲夫，坤爲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鬼神論

生民之什云：厥初生命，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

月首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舊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朱子曰：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祀典，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由此觀之，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孫也。周公非但不諱，且以爲至祥瑞，歌詠於郊禘以享祀之，而自謂文子文孫焉。乃后世獨諱言鬼何哉？非諱之也，未嘗通於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狀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不與祭，如不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之敬鬼神如此。使其誣之以爲無，則將何所不至耶？小人之無忌憚，皆由於不敬鬼神，是以不能務民義，以致昭事之勤，如臨女以祈陟降之饗，故又戒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有鬼神而後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事人即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務。則凡數而瀆求而媚，皆非敬之道也。夫神道遠，人道邇。遠者敬而疎之，知其遠之近也。是故惟務民義而不敢求之于遠。近者親而務之，知其邇之可遠也。是故不事詔瀆而惟致吾小心之翼翼。今之不敬鬼神者皆是也。而未見一人之能遠鬼神者何哉？揲著布卦，卜地選勝，擇日請時，務索之冥冥之中，以徼未涯之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其詔瀆甚矣；而猶故爲大言以誑人曰：佛老爲異端，鬼神乃淫祀，慢侮不信，若麤有悔。一旦緩急，手脚忙亂，禱祀祈禳，則此等實先奔走，反甚於細民之敬鬼者，是可怪也！然則，其不能遠鬼神者，乃皆其不能敬鬼神者也。若誠知鬼神之當敬，則其不能務民之事者鮮矣。朱子曰：天即理也。又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夫以天爲理可也，而謂祭天所以祭理可與？以鬼神爲良能可也，而謂祭鬼神是祭良能可與？且夫理人人同具，若必天子而後祭天地，則是必天子而後可以祭理也。凡爲臣庶人者，獨不得與於有理之祭，又豈可與？然則，理之爲理，亦大傷民財，勞民力，不若無理之爲愈矣。圓丘方澤之設，牲幣爵饗之陳，大祀之典，亦太不經，駁奔執豆者，亦太無義矣。國之大事在祀，審如此，又安在其爲國之大事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不太可惜乎？鐘鼓嗶嗶，磬筦將將，又安見其能降福穰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也？周頌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若衣服不神，則皇祖陟降，誰授之衣，昭事小心，儼然如在其上者，當從裸袒之形。文子文孫，又安用對越爲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生，爾祖其從予享之。周公之告太王、王季、文王曰：乃元孫不若且，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非祖考之靈，赫然臨女，則爾祖我祖，真同兒戲，金縢策祝，同符新室，上誑武王，下誑召畢，近誑元孫，遠誑太王、王季、文王，多才多藝之云，真矯誣也哉。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曰：潛哲維商，長發其祥。而朱子又解曰：春分玄鳥降，有戎氏女簡狄，高辛

氏之妃也，祔于郊禘，馭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遂有商氏而有天下。嗚呼！周有天下，歷年八百，厚澤深仁，鬼之嗣也。商有天下，享祀六百，賢聖之王，六七繼作，鳥之遺也。一則祖貺，一則祖敏。後之君子，敬鬼可矣。

戰國論

予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後爲戰國。既爲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獨盛于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子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羣小搆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董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於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蟲，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爲五霸之事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圖心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爲者焉。晉氏爲三，呂氏爲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爲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燬，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吳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褒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于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爲何物，而但竊褒貶之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魯衛之人矣。

兵食

民之初生，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艸木之實以爲食，且又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不爲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生人，以其貴于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物以爲用，而矢戈矛甲冑劍楯之設備矣。蓋有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之急，故弓矢甲冑興。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日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勢旣出於不得已，則爲下者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於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于兵食，則亦不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二乎？曰：苟爲無兵，食固不

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矣。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所欲聞。惟下之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肯以出之於口。况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出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調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不怨殺者乎？凡此皆矯誣之語，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以千百姓之譽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賞而自勸，不謀而同趨，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夫三王之治，本於五帝。帝軒轅氏尙矣。軒轅氏之王也，七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于涿鹿之野，戰炎帝于阪泉之原，亦深苦衛生之難，而既竭心思以惟之矣。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和誘；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冑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擊刺，董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兔然，又何有於即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譙樂，鼓舞不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獸俘授馘，而後樂心生也。分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八首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分數明也。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之生者。然而聖人初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聞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戰，人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至于今凡幾千年矣，而不知，而况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厚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爲何事，而徒慕古以爲名，祗益醜焉。商君知之，慨然請行，專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令秦強，而車裂之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實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而爲儒，紛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鸞鳳氣求之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惟作者窈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邪？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于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碗，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爲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爲人，當其時心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於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觀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干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寥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童心說

龍洞山農叙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尙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真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

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為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抵，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為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聞，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甚麼？語孟乎？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為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於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言哉？

心濟提綱

心經者，佛說心之徑要也。心本無有，而世人妄以為有，亦無無，而學者執以為無。有無分而能所立，是自罣礙也，自恐怖也，自顛倒也，安得自在！獨不觀於自在菩薩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時也，自然照見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本無生死，可得，故能出離生死苦海，而度脫一切苦厄焉。此一經之總要也。下文重重說破，皆以明此。故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謂吾說空，便即着空。

也；如我說色，不異於空也。如我說空，不異於色也。然但言不異，猶是二物有對，雖復合而爲一，猶存一也。其實我所說色，即是說空，色之外無空矣。我所說空，即是說色，空之外無色矣。非但無色，而亦無空。此真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舍利子，是諸法空相，無空可名，何況更有生滅垢淨增減名相。是故色本不生，空本不滅，說色非垢，說空非淨，在色不增，在空不減。非億之也，空中原無是耳。是故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也。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皆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十八界皆空，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也。以至生老病死，明與無明，四諦智證等，皆無所得。此自在菩薩智慧觀照到無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無，自然無罣礙恐怖與夫顛倒夢想矣。現視生死而究竟涅槃矣。豈惟菩薩，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亦以此智慧得到彼岸，共成無上正等正覺焉耳。則信乎盡大地衆生無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真空妙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出離生死苦海，度脫一切苦厄，真實不虛也。然則，空之難言也久矣。執色者泥，說空者滯，及至兩無所依，則又一切撥無因果，不信經中分明讚嘆空即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空，更有何色，無空無色，尙何有有，有無於我罣礙而不得自在耶？然則，觀者但以自家智慧，時常觀照，則彼岸當自得之矣。菩薩豈異人哉！但能一觀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薩而不自見也。故言菩薩則人人一矣，無聖愚也。言三世諸佛則古今一矣，無先後也。奈之何，可使出而不可使知者衆也？可使知則爲菩薩，不可使行則爲凡民，爲禽獸，爲水石，卒歸於泯泯爾矣。

四勿說

人所同者謂禮，我所獨者謂己。學者多執一己定見，而不能大同於俗。是以入于非禮也。非禮之禮，大人勿爲。眞己無己，有己即克，此顏子之四勿也。是四勿也，即四絕也，即四無也，即四不也。四絕者，絕意絕必絕固絕我。是也。四無者，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是也。四不者，中庸卒章所謂不見不動不言不顯是也。顏子得之而不遷不貳，則即勿而不，由之而勿視勿聽，則即不而勿。此千古絕學，惟顏子足以當之。顏子沒而其學遂亡。故曰：未聞好學者。雖曾子孟子，亦已不能得乎此矣。况濂洛諸君子乎？未至乎此，而輕談四勿，多見其不知量也。聊且博爲註解，以質正諸君何如？蓋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無蹊徑可尋，無塗轍可由，無藩衛可守，無界量可限，無扁鑰可啟，則於四勿也當不言而喻矣。未至乎此，而輕談四勿，是以聖人謂之曰不好之。

虛實說

學道貴虛，任道貴實。虛以受善，實焉固執。不虛則所擇不精，不實則所執不固。虛而實，實而虛，真虛真實，真實真虛，此唯真人能有之，非真人則不能有也。非真人亦自有虛實，但不可以語於真人之虛實矣。故有似虛而其中真不虛者，有似不虛而其中乃至虛者，有始虛終實，始實而終虛者；又有衆人皆信以爲至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此其人犯虛怯之病；有衆人皆信以爲實，而君子獨不謂之實，此其人犯色取之症，真僞不同，虛實異用。虛實之端，可勝言哉！且諺言之。何謂始虛而終實？此如人沒在大海之中，所望一救援耳。舵師憐之以智慧眼，用無礙才，一舉而援之，可謂幸矣。然其人慶幸雖深，魂魄尙未完也。閉目禁口，終不敢出一語。經月累日，唯舵師是聽，抑何虛也。及到彼岸，攝衣先登，脚履實地，萬無一死矣。縱舵師復詒之曰：此去尙有大海，須還上船，與爾俱載別岸，乃可行也。吾知其人搖頭擺手，徑往直前，終不復舵師之是聽矣。抑又何實乎？所謂始虛而終實者如此。吁！千古賢聖，眞佛眞仙，大抵若此矣。何謂始實而終虛？如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矣，非不實任先覺之重也。然一聞二程論易，而臯比永徹，遂不復坐。夾山和尙已登壇說法矣，非不實受法師之任也。然一見道吾，拍手大笑，遂散衆而來，別求船子說法。此二者者，雖不免始實之差，而能獲終虛之益。蓋千古大有力量人，若不得道，吾不信也。何謂衆人皆以爲實，而君子獨不謂之實？彼其於已實未敢自信也，特因信人而後信已耳。彼其於學實未嘗時習之而說也，特以易說之故，遂冒認以爲能說茲心耳。是故人皆悅之，則自以爲是，是其自是也，是於人之皆說也。在邦必聞，則居之不疑，是其不疑也，以其聞之於邦家也。設使不聞，則雖欲不疑，不可得矣。此其人寧有實得者耶？是可笑也。何謂衆人皆以爲至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彼其未嘗一日不與人爲善也，是以人皆謂之舜也，然不知其能舍己從人否也。未嘗一日不拜昌言也，是以人皆謂之禹也，然不知其能過門不入，呱嗚弗子否也。蓋其始也，不過以虛受爲美德而爲之；其終也，習慣成僻，亦冒認以爲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安知其爲怯弱而不能自起者哉！然則，虛實之端，未易言也。非虛實之難言也，以真虛真實之難知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夫人衆人也。衆人不知，故可謂之君子。若衆人而知，則吾亦衆人而已，何足以爲君子？衆人不知，故可直任之而不愠，若君子而不知之，則又如之何而不愠？是則大可懼也。雖欲勿愠得乎？世間君子少而衆人多，則知我者少，不知我者多。固有舉世而無一知者，而唯顏子一人獨知之，所謂遯世不見知是不悔是也。夫唯遯世而不見知也，則雖有虛實之說，其誰聽之！

定林庵記

余不出山久矣。萬歷戊戌，從焦弱侯至白下，詣定林庵。而庵猶然無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愛於弱侯也。定林不受徒，今來住持者，弱侯擇僧守之，實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則此庵第屬定林創建，名曰定林庵，不虛耶？定林創庵甫成，即舍去之，牛首復創大華嚴閣，弱侯碑紀其事，甚明也。閣甫成，又舍去之，楚訪余於天中山，而遂化於天中山，塔於天中山。馬伯時隱此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余未死，又復來此，復得見定林庵。夫金陵多名刹，區區定林庵，安足爲輕重，而舊椽敗瓦，人不忍毀。則此庵雖小，實賴定林久存。名曰定林庵，豈虛耶？定林白下人也。自幼不茹葷血，又不娶。日隨其主周生赴講。蓋當時所謂周安，其人者也。余未嘗見周生，但見周安。隨楊君道南至京師。時李翰峯先生在京，告余曰：周安知學。子欲學，幸毋下視周安。蓋周安本隨周生執巾屨之任。乃周生不力學，而周安供茶設饌，時時竊聽，或獨立籥端，或拱身柱側，不敬不惰，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東南名士，終歲讀書破寺中，故周安復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李先生嘆羨，弱侯信愛。則周安可知矣。後二年，余來金陵，獲接周安，而道南又不幸早死。周安因白弱侯曰：吾欲爲僧。夫吾迄歲山寺，只多此數莖髮，不剃何爲？弱侯無以應。遂約余及管東溟諸公送周安於雲松禪師披剃爲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侯又於館側別爲庵院，而余復書定林庵三字以匾之。此又定林庵之所由名也。弱侯曰：庵存人亡，見庵若見其人矣。其人雖亡，其庵尙存。庵存則人亦存。雖然，人今已亡，庵亦安得獨存！惟有記庶幾可久。余謂庵不足記也，定林之庵不可以不記也。今不記，恐後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爲何物，此庵爲何等矣！夫從古以來，僧之有志行者亦多，獨定林哉！余獨怪其不辭卑賤，而有志於聖賢大道也。故曰：賤莫賤於不聞道。定林自視其身爲何如者？故衆人卑之以爲賤，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儼然而登講帷，口談仁義，手揮麈尾，可謂尊且貴矣。而能自貴者誰歟？况其隨從於講次之末者歟？况於僕厮之賤，鞭筆之輩，不以爲我勞，則必以爲無益於充饑飽腹，且相率攘袂而竊笑矣。肯俛首下心，歸禮窮士，日倚籥楹，欣樂而忘其身之賤，必欲爲聖人然後已者耶？古無有矣。是宜記。遂爲之記。不記庵，專記定林名庵之由。嗚呼！道不虛談，學務實效，則此定林庵真不虛矣。

高潔說

予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勢仗富之人耳。否則，稍有片長寸善，雖隸卒人奴，無不拜也。予性好潔。好潔則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趨勢諂富之人耳。否則，果有片善寸長，縱身爲大人王公，無不賓也。

能下人，故其心虛。其心虛，故所取廣。所取廣，故其人愈高。然則，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高人者也。予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必無遺人。無遺人，則無人不容，無人不容，則無不潔之行矣。然則，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潔人者也。予之好潔，不亦宜乎？今世齷齪者，皆以予猜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謂予自至黃安，終日鎖門，而使方丹山有好箇四方求友之譏。自住龍湖，雖不鎖門，然至門而不得見，或見而不接禮者，縱有一二加禮之人，亦不久即厭棄。是世俗之論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終日閉門，終日有欲見勝己之心也。終年獨坐，終年有不見知己之恨也。此難與爾輩道也。其頗說得話者，又以予無目而不能知人，故卒爲人所欺，偏愛而不公，故卒不能與人以終始。彼自謂離毛見皮，吹毛見孔，所謂確矣。其實視世之齷齪者，僅五十步安足道耶？夫空谷足音，見似人猶喜，而謂我不欲見人，有是理乎？第恐尙未似人耳。苟其略似人形，當即下拜而忘其人之賤也，奔走而忘其人之貴也。是以往往見人之長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禮而師事之，而况知吾之爲偏愛耶？何也？好友難遇。若非吾禮敬之至，師事之誠，則彼聰明才賢之士，又曷肯爲我友乎？必欲與之爲友，則不得不致吾禮數之隆。然天下之真才真聰明者實少也。往往吾盡敬事之誠，而彼聰明者有才者終非其真，則其勢又不得不與之疎。且不但不真也，又且有姦邪焉，則其勢又不得不日與之遠。是故衆人咸謂我爲無目耳。夫使我而果無目也，則必不能以終遠。使我而果偏愛不公也，則必護短以終身。故爲偏愛無目之論者，皆似之而非也。今黃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爲偏愛矣。二上人其務與我始終之，無使我受無目之名可也。然二上人實知予之苦心也，實知予之孤單，莫可告語也，實知予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予也。吾又非以二上人之才，實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聰明，實以其篤實也。故有德者必篤實，篤實者則必有德。二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師事李壽庵，壽庵師事鄧豁渠。鄧豁渠志如金剛，膽如天大，學從心悟，智過於師。故所取之徒如其師，其徒孫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知二上人之必能爲我出氣無疑也。故作好好高好潔之說以貽之。

三齋記

劉翼性峭直，好罵人。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亦不恨。噫，若百藥者，可謂真劉翼知己之人矣。余性亦好罵人，人亦未嘗恨我。何也？以我口惡而心善，言惡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於長進，意善者，又恐其人之不肯急於長進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人雖不我恨，亦終不與我親。若能不恨我，又能親我者，獨有楊定見一人耳。所以不恨而益親者，又何也？蓋我愛富貴，是以愛人之求富貴也。愛貴則必讀書，而定見不肯讀書，故罵之。愛富則必治家，而定見不做人家，故罵之。罵人不去，取富貴，何恨之有！然定見又實

有可罵者。方我之困於鄂城也，定見冒犯暑雪，一年而三四至，則其氣骨果有過人者。我知其可以成就，故往往罵詈之不休耳。然其奈終不可變化何哉？不讀書，不勤學，不求生世之產，不事出世之謀，蓋有氣骨而無遠志，則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深有雖稍有向道之意，然亦不是直向上去之人。往往認定死語，以辛勤日用爲枷鎖，以富貴受用爲極安樂自在法門，則亦不免誤人自誤者。蓋定見有氣骨而欠靈利，深有稍靈利而無氣骨，同是山中一蠢物而已。夫既與蠢物爲伍矣，只好將就隨順，度我殘年，猶爾責罵不已，則定見一蠢物也，深有一蠢物也，我又一蠢物也，豈不成三蠢乎？作三蠢記。

三叛記

時在中伏，晝日苦熱，夜間頗涼。湖水驟滿，望月初上，和風拂面，有客來伴。此正老子耻殆時也。楊胖平日好瞌睡，不知此夜何忽眼青，乃無上事，听然而笑，驚蝴蝶之夢，周怪鐵杵之噉，廣和尚不覺髮然開眼而問曰：子何笑？曰：吾笑此時有三叛人，欲作傳而未果耳。余謂三叛是誰？爾傳又欲如何作？胖曰：楊道自幼跟我，今年二十五矣。見我功名未就，年紀又長，無故而逃，是一叛也。懷喜本是楊道一類人，幸得湖僧與之落髮，遂以此僧爲師，以深爲師祖，故深自有懷喜，東西遊行，咸以爲伴，飲食衣服，盡與喜同。今亦一旦棄之而去，託言入縣閉關誦經。夫縣城諠雜，豈閉關地耶？明是背祖，反揚言祖可以背李，老去上黃柏，吾獨不可背之以閉關城下乎？雖祖涕泗交頤，再四苦留，亦不之顧。是二叛也。余又問何者是三？不答，但笑。蓋指祖也。時有魚目子、東方生、卯酉客並在座。魚目子問曰：雖是三叛，獨無輕重不同科乎？東方生曰：三者皆可死，有何輕重。蓋天下唯忘恩背義之人，不可以比于夷狄禽獸。以夷狄禽獸尙知守義報恩也。既名爲叛，則一切無輕重皆殺。魚目子曰：深之罪不須轉申明定奪矣。若喜受祖恩養日久，豈道所可同乎？使楊胖之待道，有深萬一，則道亦必守死而不肯叛楊以去矣。二子人物雖同，要當以平日情意厚薄爲差。况道之靈利可使，猶有過喜者哉！故論人品，則道爲上，喜居中，深乃最下。論如法，則祖服上刑，喜次之，道又次之。此論不可易也。東方生終不然其說。魚目子因與之反詰不已。東方生曰：夫祖之痛喜，豈誠痛喜之聰明可以語道耶？抑痛喜之志氣果不同于凡僧耶？抑又以人品氣骨，眞足以繼此段大事耶？同是道一様人，特利其能飲食供奉已也；寢處枕席之足以備冬溫夏涼之快已也。彼以有利于己而痛之，此以能利于彼而受其痛。報者施者，即時已畢，無餘剩矣。如今之願工人是已，安得而使之不與道同科也？二子既爭論不決，而楊又嘿嘿無言。於是卯酉客從旁持刀而立曰：三者皆未可死，唯老和尚可死。速殺此老，貴圖天下太平。本等是一箇老實無志氣的，乃過而愛之，至比之汾陽，比之布

袋。夫有大志而不知，無目者也；非有大志，而以愛大志之愛愛之，亦無目者也；是可殺也！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殺更又何待！持刀直逼和尚，和尚跪而請曰：此實正論！此實正論！且乞饒頭，免做無頭鬼。嗚呼，昔既無目，今又無頭。人言禍不單行，諒哉！

忠義水滸傳序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兢，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鶻，納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于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恥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於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義之人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單八人之主。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於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於君義於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言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閩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爲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烏乎在水滸。此傳之所爲憤發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藉其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子由解老序

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人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棄也。道之於

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棄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真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使予之於道若今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專治老子，而時獲子由老子解讀之。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稱最。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儒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饑而後能得之也！

高同知獎勸序高係士官祖作逆

予嘗語高子曰：我國家統一寰宇，澤流區內，威制六合，不務廣地而地自廣，蓋秦皇所不能臣，漢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圖矣。若干羽之格，東漸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視之，奚啻千百邪？然此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與子揚厲之可乎？夫滇南迤西，流土並建，文教敷洽，二百餘年矣。蓋上探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後王郡縣之良規者也。夫前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後有郡縣，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并包，倫制兼盡，功德隆盛，誠自生民以來之聖之所未有也。故予謂若我聖朝卜世卜年，豈特不若有夏，勿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長，衍漢唐宋無疆之歷，萬億斯年未有艾矣。此豈直爲小臣祝願之私哉！其根本盛者，其枝葉無窮，理固然耳。爾高氏之先，吾不知其詳矣。自爲內臣以來，我高皇帝憐其來歸而不忍遷之也，則使之仍有土之業。因其助順而不忍絕之也，則使之與於世及之典。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於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則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孫而隆其管。夫當混一廓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際，謀臣猛將屯集如雲，設使守漢唐之故事，或因其來歸也，而待以不死可若何？或因其效順也，而遂遷之內地，使不得食其故土之毛，可若何？雖其先或有功德，而沒世勿論也，其又若之何？故吾以謂我祖宗之恩德至厚也。且今之來此而爲郡守州正縣令者，豈易也哉！彼其讀書，會破萬卷，胸中兵甲，亦且數十萬積累勤矣。苟萬分一中選，亦必遲回郎署十餘年，跋涉山川萬餘里，視子之爵不甚加，而親戚墳墓則遠矣。然猶日惴惴焉，以不得稱厥職是懼。一有愆尤，卽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來遠，其去速，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視吾子，安步而行，乘馬而馳，足不下堂階，而終身逸樂，累世富貴

不絕，未嘗稽顙，而子孫秩爵與流官埒，是可不知其故乎？且夫汗馬之功臣，其殊勳懋伐載在盟府，尙矣。乃其後嗣不類，或以驕奢毀敗，雖有八議，不少假借，外之衛所，其先世非與於拔城陷陣之勳，則未易以千戶賞，况萬戶乎？今其存者無幾矣。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虎，則不得以破格調，其平日，非敬禮君子，愛恤軍人，則不可以久安，亦既岌岌矣。惟土官不然。若有細誤，輒與蓋覆；若有微勞，輒恐後時。郡守言之監司，監司言之臺院，而賞格下矣。夫同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今以郡守則不得比，以衛所世官則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孫則又不得比，其故何哉？蓋功臣之子孫，恐其恃功而驕也，則難制矣。故其法不得不詳，非故薄之也。若郡守，則節制此者也，非大賢不可。衛所世官，則擁衛此者也，非強有力知禮義亦不可。故宜其實之備耳。夫有擁衛以防其變，有節制以杜其始，則無事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焉，以世受有爵之榮，是其可不知恩乎？知恩則思報，思報則能謹守禮而重犯法，將與我國家相為終始，無有窮時，其何幸如之？予既與高子時時作是語已，今年春，巡按劉公直指鐵驄，大啟羣吏，乃高子亦與獎賞。然則高子豈不亦賢哉！高子年幼質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飭，有儒生之風焉。其務世其家，以求克蓋前人者，尤可嘉也。於戲！予既直書獎語，懸之高門，以爲高氏光寵矣，因同官之請，又仍次前語以賀之。其尙知恩報恩，以無棄予言，無負於我國家可也。

送鄭大姚序

昔者曹參以三尺劍佐漢祖平天下，及爲齊相，九年而齊國安集。嚴助謂汲長孺，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出爲東海，而東海大治。今觀其所以治齊治東海者，實大不然。史稱汲黯，性倨少禮。初授爲滎陽令，不受，恥之。後爲東海，病臥閤內，歲餘不出。參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飲歌呼。參聞之，亦取酒張坐，飲歌呼與相應和。此豈有軌轍踐徑哉！要何與於治而能令郡國以理也？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以予所聞，則二子者將不免以其不正之身，肆於民上，不莊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卒爲漢名相，古之社稷臣者何也？豈其所以致理者，或自有在？彼一切觀美之具，有不屑歟？抑苟可以成治，於此有不計與？將民實自治無容別有治之之方歟？是故恬焉以嬉，遨焉以遊，而民自理也。夫黃帝遠矣。雖老子之學，亦概乎其未之聞也。豈二子者，或別有黃老之術，未可以其畔於吾之教而非詆之與？吾聞至道無爲，至治無聲，至教無言。雖賜也，亦自謂不可得聞矣。豈其於此實未有聞，而遂不知求之繩墨之外也？予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屬鄭君爲大姚令，乃以予平昔之所疑者質之。夫大姚，濱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觀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氣，洞然不設城府，其與上大大夫言，如對羣吏，麤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暢似曹參，此豈儒

者耳目所嘗睹記哉？君獨神色自若，飲噉不輟，後耳熱，或歌詩作大字以自娛，陶然若不以邑事爲意，而邑中亦自無事。嗟！夫君豈亦學黃老而有得者邪？抑天資冥契，與道合真，不自知其至於斯也？不然，將懼儒者竊笑，而共指之矣，而寧能遽爾也？抑吾與君相聚二載餘矣，亦知君之爲人矣。今其歸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淵明辭彭澤而賦歸去，採菊東籬，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擲付酒家，可遂謂世無若人焉。一知陶令之賢乎？阮嗣宗曠達不仕，聞步兵廚有酒，求爲校尉。君旣恥爲令矣，縱有步兵之達，莫可告語。况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歸去而已。行李蕭條，童僕無權，直云窮矣。能無慟乎？如君作達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爲君屈指而數之。計過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飲而無資，當必有白衣送酒如賢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爾也。

李中丞奏議序代作

傳曰：識時務者在於俊傑。夫時務亦易識耳，何以獨許俊傑爲也？且夫俊傑之生，世不常有，而事之當務，則一時不無。若必待俊傑而後識，則世之所謂時務，皆非時務者歟？抑俊傑之所識者，必俊傑而後識，非俊傑，則終不能識歟？吾是以知時務之大也。奏議者，議一時之務，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國，斷斷乎不容以時刻緩焉者也。奏議多矣，而唐獨稱陸宣公者，則以此公之學有本，其於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詞溫厚和平，深得告君之體，使人讀其言，便自心開目明，惟恐其言之易盡也，則眞所謂奏議矣。然亦不過德宗皇帝時一時之務耳。蓋德宗時既多艱，又好以猜忌爲聰明，故公宛曲及之，長短疾徐，務中其肯綮，以達乎膏肓，直欲窮之於其受病之處，蠹弊之源，令人主讀之，不覺不知入其中而不怒，則奏議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時，則又烏用此哉！漢有晁錯，晁錯有論，賈誼有策。今觀誼之策，如改正朔，易服色，早輔教等，皆依倣周官而言之。此但可與俗儒道，安可向孝文神聖之主談也？然三表五餌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爲齊，趙吳楚之邊，割淮南諸國以益梁，而分王其子，梁地二千餘里，卒之滅七國者，梁王力也。孰謂洛陽年少，通達國體，識時知務如此哉！至今讀其書，猶想見其爲人，欲不謂之千古之俊傑，不可得矣。若錯之論兵事，與夫募民徙邊屯田塞下，削平七國等，皆一時急務，千載石畫，未可以成敗論人，妄生褒貶也。蓋時者，如鷲鳥之趨時，務者，如易子之交務，稍緩其時，不知其務，則殆，孰謂時務可易言哉！其勢非天下之俊傑，固不能以識此矣。宋人議論太多，雖謂之無奏議可也。然蘇文忠公實推陸忠宣奏議矣。今觀其上皇帝諸書，與其他奏議，眞忠肝義膽，讀之自然慟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時，當務之急耳。過此而微，欽則無用矣。亦猶晁賈之言，只可對文景武三帝道耳。過此，則時非其時，又易其務不中用也。予讀先賢奏議，其所以尙論之者如此。今得

中丞李公奏議讀之，雖未知其於晁賈何如，然陸敬輿、蘇子瞻不能過也。故因書昔日之言以請教於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則願載之末簡。

先行錄序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當行之言。吾嘗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見立言者之難矣。何謂先行之言？則夫子之告子貢是已。既已先行其言矣。安有言過其行之失乎？何謂可行之言？則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是遠言皆可行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邇言皆可行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是天地之間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婦能行，則愚不肖者自謂不及，賢知者自謂過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爲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則言之千百世之上，不爲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爲後，則以言行合一先後並時，雖聖人亦不能置先後于其間故也。若夫當行之言，則雖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當行之者，而況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獨此也。舉一人而言，在仲由則爲當行，而在冉求則爲不當行矣。蓋時異勢殊，則言者變矣。故行隨事遷，則言焉人殊，安得據往行以爲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當行之言，不可以執一也。夫當行而後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後言，非深於學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真所謂通於道深於學者也。故能潔已裕人，公恕並用，其言之而當行而可行者乎？迺今又幸而獲讀所爲法政集者，則又見其在朝在邑，處鄉處家，已往之蹟皆如是也。所謂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學，實學也。其政，實政也。謂之曰：先行錄，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當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時文後序代作

時文者，今時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視古，古固非今。由後觀今，今復爲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高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於後世，曷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爲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爲古。今之近體，既以唐爲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爲唐無疑也。而况取士之文乎？彼謂時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遠，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時矣。夫文不可以行遠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國家名臣輩出，道德功業，文章氣節，於今爛然，非時文之選與？故棘闈三日之言，卽爲其人終身定論。苟行之不遠，必言之無文，不可選也。然則大中丞李公所選時文，要以期於行遠耳矣。吾願諸士留意觀之。

張橫渠易說序代作

橫渠先生與學者論易久矣。後見二程論易，乃謂其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我不如。勇徹臯比，變易而從之。其勇也如此。吾謂先生，卽此是易矣。晉人論易，每括之以三言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簡，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又一易也。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故神。雖曰三言，其實一理。深則無有不神，神則無有不易矣。先生變易之速，易如反掌，何其神乎？故吾謂先生卽此是易矣。作易說序。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龍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與？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於斯也。而刻板貯於紹興官署，印行者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爲人，而又肯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真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奈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州，見何泰寧。泰寧視龍谿爲鄉先生，其平日厭厭先生之教爲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梓行之，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卽索先生全集於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覓索。泰寧乃約是秋專人來取，而命予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梓其全，以付天下後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遺珠之恨。然簡褻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束書不觀之歎。必先後兩梓，不惜所費，然後先生之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可畢，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讀，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翼其如此而讀，如此而終篇，又如此而得意於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何？秋九月，滄洲使者持泰寧手札，果來索書白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付之。計新春二三月，予可以覽新刻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已。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

關王告文

惟神忠義貫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鎮荊州，下襄陽也，虎視中原，奪老瞞之精魄，孫吳猶鼠貌割據之英雄，目中無魏吳久矣。使

其不死，則其吞吳并曹，豈但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幸而不成混一之業，復卯金之鼎者，天也。然公雖死，而呂蒙小醜，亦隨吐血亡矣。蓋公以正大之氣，壓狐媚之孤，雖不逆料其詐，而呼風震霆，猶足破權奸之黨，鴛鴦鞭雷，猶足裂讒賊之肝。固宜其千秋萬祀，不問海內外足跡至與不至，無不仰公之爲烈。蓋至於今日，雖男婦老少，有識無識，無不拜公之像，畏公之靈，而知公之爲正直，儼然如在宇宙之間也。某等來守茲土，慕公如生，欲使君臣勸忠，朋友效義，固因對公之靈，復反覆而致意焉。彼不知者，謂秉燭達旦，爲公大節，噫！此特徑徑小丈夫之所易爲，而以此頌公公其享之乎？

李中谿告文

公從幼嗜學，到老不倦。人無微而不收，言無誕而不錄。謗言臆信，公意彌篤。蓋衆川合流，務欲以成其大；土石並砌，務欲以實其堅。是故大智若愚焉耳。公之向道，其篤也如此。平生祿入，盡歸梵宮，交際間遺，摶資貧乞。六度所稱，布施忍辱，精進者，公誠有之。李贄曰：公個儻非常人也。某見其人，又聞其語矣。世廟時，駕幸承天，公爲荊州。惟時有司，不能承宣德意，以致緯夫走渴，疫死無數。公先期市藥材，煮參著，令置水次，役無病者。後築堤障江，人感公，爭出力，至於今賴焉。夫所其市藥費，不過四五百金耳。而令全活者以萬計。又卒致其力築堤，爲荊人世賴。公之仁心，蓋若此矣。公初第，由翰林出爲縣令，又由侍御史復出爲郡守。蓋慈祥愷悌，雖於人無不愛，然其剛毅正直之氣，終不可以非法屈撓。故未四十而掛冠以老。又能以其餘年肆力於問學，勇猛堅固，轉不退輪，爲海內賢豪驅先，非常人明矣。予等或見而知，或聞而慕。今其死矣，云誰之依地阻官，羈生芻豢，致爲位而告，魂其聽之。且予等與公，同道爲朋，生時何須識面；同氣相應，來時自遍十方。惟願我公，照臨法會，降此華山，鍾鼓齊鳴，儼然其間，富貴榮名，無謂可樂。此但請客時一場筵席耳。薄暮則散去矣。生年滿百，未足爲壽。以今視昔，誠然一呼吸之間也。平昔文章，咸謂過人。不知愚者得之，徒增口業；智者比之，好音過耳。達人大觀，視之猶土苴也。有子萬事足，俗有是言也。不曰：楊子雲法言，白長慶樂天，至於今傳乎？使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則公可以撫掌大笑矣。勿謂道家法力勝禪家，道家固不能離道而爲法也。勿謂服食，長生可冀。公固不死矣，何用長生乎？勿謂灌頂，陽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勞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顧影，勿疑形，則道力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再致我公，爲我傳語。李維明，維明者，白下人，名逢陽，別號翰峯，仕爲禮部郎，於贛爲同曹友，於沅爲同年友，皆同道，雅相愛慕者。故并設位，俾得與公會云。

王龍谿先生告文

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既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兮，不以不知而慍也。眞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者，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譁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嚕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計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知先生也夫！

羅近谿先生告文

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羅先生之計至矣。而先生之沒，實九月二日也。夫南城，一水間耳。往往至者，不能十日餘。而先生之計，直至八十餘日而後得聞，何其緩也！豈龍湖處僻，往來者寡耶？而往來者非寡，直知先生者寡也。然吾聞先生之門，如仲尼而又過之。蓋不啻中分魯矣。其知先生者，宜若非寡，將實未聞好學者。以故雖及門，而終不知先生之所係於天下萬世者，如此其甚重也耶？夫惟其視先生也不甚重，則其聞先生之計也，自不容於不緩矣。余是以痛恨先生之沒，而益信先生之未可以死也。有告我者曰：先生欲以是九月朔辭世長往，故作別語以示多士。多士苦不忍先生別，於是先生復勉留一日，與多士談。談竟矣，而後往耳。今先生往矣，

無可奈何矣。於是多士始乃拭淚含哀，共梓先生別語，以告四方之士。若曰：得正而斃，吾師無忝會參矣。扶杖逍遙，吾師不愧夫子矣。豈惟不惜死，又善吾死。吾師至是，真有得矣。大爲其師喜，故欲梓而傳之。嗟乎！先生之壽七十而又四矣，其視仲尼有加矣。夫人生七十古來所希。壽躋古希，雖恒人，能不惜死，而謂先生惜死乎？何以不惜死爲先生喜也？且夫市井小兒，辛勤一世，贏得幾貫錢鈔，至無幾也。然及其將終也，已死而復甦，既暝而復視，猶恐未得所托，然者使有托也，則亦甘心瞑目已矣。先生生平之謂何？顧此歷代衣鉢，竟不思欲置何地乎？其所爲，勉強一日者何故？或者亦恐未得所托矣。如使有托，雖不善死，亦善也。使未有托也，則雖善死，先生不善也。又何以善死稱先生也？吾謂先生正當垂絕之際，欲慟不敢慟之時，思欲忍死一再見焉，而卒不可得者，千載而下，聞之猶堪斷腸，望之猶堪墮淚，此自是其至痛不可甘忍，而謂先生忍死而不惜可乎？蓋惜死莫甚於先生者，吾恐更有甚於多士之情，先生之死也。何也？天既喪予，予亦喪天。無父則望孤，無子而望絕矣。其爲可悲可痛皆一也。若如所云，則千聖之衣鉢，反不如庸夫之一貫，市井小兒猶不忍於無托也，而先生能忍之矣，又何以爲先生也？方聞訃時，無念僧深有從旁贊曰：宜卽爲位以告先生之靈。余時蓋嘿不應云。旣而臘至矣，歲又暮矣，旣而改歲，復爲萬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春又且分也。深有曰：某自從公游，於今九年矣。每一聽公談，必首及王先生也。以及先生癸未之冬，王公訃至，公卽爲文告之，禮數加焉，不待詔也。憶公告某曰：我於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嶺，復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腹，令某聽之，親切而有味，詳明而不可厭。使有善書者，執管侍側，當疾呼手腕脫矣。當不止十紙百紙，雖千紙且有餘矣。今一何嘿嘿也！且丙戌之春，某將杖錫南遊，公又告某曰：急宜上盱江見羅先生。於時龍溪王先生死矣。戊子之夏，某復自南都來，至傳道羅先生有書欲抵南都，云趁此大比之秋，四方士大和會，一入秣陵城，爲羣聚得朋計。公卽爲書往焦弱侯所。羅先生今茲來，慎勿更蹉過。恐此老老矣，後會難可再也。旣又時時物色諸盱江來者，稍道羅先生病。語病，又稍稍張皇矣。公告某曰：先生旣病，當不果南下矣。然先生實無甚病也。吾觀先生，骨剛氣和，神完志定，勝似王先生。王先生，尙享年八十六，先生卽不百歲亦當九十，決不死也。然某覘公，似疑羅先生病欲死者，而竟絕口不道羅先生死。試屢問之，第云先生不死。先生決不死。今羅先生實死矣。更嘿嘿何也？嗟乎，余嘿不應，不知所以應也。蓋余自聞先生訃來，似在夢寐中過日耳。乃知眞衰不哀，眞哭無涕，非虛言也。我今痛定思痛，回想前事，又似大可笑者。夫謂余不思先生耶？而余實思先生。謂余不知先生耶？而余實知先生深也。謂余不能言先生耶？而能言先生者，實莫如余。乃竟口不言心不思，筆不

能下，雖余亦自不知其何說矣。豈所謂天喪予，予喪天，無父何怙，無父而望孤者耶？今予亦既老矣。雖不會親受業於先生之門，而願買田築室，厝骸於先生之旁者，念無時而置也。而奈何遂聞先生死也！然惟其不會受業於先生之門也，故亦不能遍友先生之門下士，而知其孰爲先生上首弟子也。意者，寧無其人，特恨未見之耳。言念先生，束髮從師，舍身爲道，一上春官，蜚聲鎖院，而出世夙念，眞結肺腸，有道之思，恐孤師友。於是上下四方，靡足不聘，咨詢既竭，步趨遂正。飲河知足，空手歸來。越又十年，歲當癸丑。乃對明庭，釋褐從政。公廷訟簡，委蛇樂多。口舌代缺，論心無競。胥徒令史，渾如其家。卽仕而學，不以仕廢。卽學稱仕，何必仕優。在朝如此，居方可知。自公既然，家食何如？堂前擊鼓，堂下唱歌。少長相隨，班荆共坐。此則先生七十四歲以前之日恒如此也。若夫大江之南，長河之北，招提梵刹，巨浸名區，攜手同遊，在在成聚。百粵東甌，羅施鬼國，南越閩越，滇越騰越，窮髮鳥語，人跡罕至，而先生墨汗淋漓，周遍鄉縣矣。至若牧童樵豎，釣老漁翁，市井少年，公門將隸，行商坐賈，織婦耕夫，竊履名儒，衣冠大盜，此但心至則受，不問所由也。况夫布衣韋帶，水宿巖棲，白面書生，青衿子弟，黃冠白羽，緇衣大士，縉紳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車轍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間，坐而談笑，人望丰采，士樂簡易。解帶披襟，八風時至。有柳士師之寬和，而不見其不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聞其無當。同流合汙，狂簡斐然。良賈深藏，難識易見。居柔處下，非鄉愿也。汎愛容衆，眞平等也。力而中，是以難及。大而化，聖而神，夫誰則知！蓋先生以是自度，亦以是度人。七十餘年之間，東西南北無虛地，晝夜北朝無虛日，賢愚老幼貧病富貴無虛人。矧伊及門，若此其專且久，有不能得先生之傳者乎？吾不信也。先生幸自慰意焉。予雖老，尙能驅馳，當不辭跋涉爲先生訪求門下士。誰是眞實造詣得者，卽焚香以告，以妥先生之靈。曰：予今而後知先生之可以死也，眞可以不惜死，眞非徒自善其死者之比也。而予痛恨先生之死之心，可以釋矣。若孔子之與魯君言也，直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是謂無子而望絕也。先生不如是也。

祭無祀文代作

竊以生而爲人，不得所依，則不免凍餒而疾病作。是故聖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見而矜之。於是設養濟之院，建義社之倉，以至鄰里鄉黨之相賙，車馬輕裘之共敝，皆聖帝明王所謂筑獨之哀，仁人君子之所以周急也。而後四海始免怨號之夫矣。而豈徒然也哉！死而無鬼，不得所依，則誰爲享奠而疫厲作。是故聖帝明王哀而普度，仁人君子憐而設饗。於是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明之節，霜降之夕，無不有祭。蓋我太祖高皇帝之所諄切，更列聖而不敢替者，又不獨古聖昔王相循已也。而後天下始無幽愁之

鬼矣，而豈無謂也哉！何也？聖帝明王，與仁人君子，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將何所控訴乎？又何以諧神人而協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稱四民，其大概也。死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我太祖高皇帝所錄死亡，至詳悉也。是故京則祭以上卿，郡則祭以大夫，邑則祭以百里之侯。至於鄉祭，里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官祭，則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一日，本官先行牒告，臨期詣壇躬請，祭畢，乃敢送神以歸而後安焉。此豈無義而聖人爲之哉？此豈詔黷於無祀之鬼，空費牲幣以享無用，而太祖高皇帝肯爲之哉？今茲萬歷丁酉之清明，是夕也，自京國郡國，以至窮鄉下里，莫敢不飲依令典，相隨赴壇而祭，或設位而祭矣。况我沁水坪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無依，尙仰衣食，鬼苟之祀，能不望祭乎？所恨羈守一官，重違鄉井，幸茲讀禮先廡，念熬蒿之悽愴，因思親以及親，爲位北郭，請僧諷經。自今夕始矣。凡百無主鬼神，有飯一飽，無痛乏宗，有錢分授，無爭人我，是所願也。抑余更有說焉。凡爲人，必思出苦，更於苦中求樂。凡爲鬼，必愁鬼趣，更於趣中望生乃可。若但得飽便足，得錢便歡，則志在錢飽耳，何時得離此苦趣耶？醉飽有時，幽愁長在，吾甚爲諸鬼慮之。竊聞阿彌陀經等，金剛經等，諸佛真言等，衆僧爲爾宣言，再三再四，皆欲爾等度脫鬼倫，卽生人天，或趣佛乘，或皈西方者，誠可聽也。非但欲爾等一飽已也。又聞地藏王菩薩，發願欲代一切地獄衆生之苦。此夕隨緣在會，有話須聽。又聞面然大士，統領三千大千神鬼，與爾等相依日久，非不欲盡數超拔爾等，第亦無奈爾等自家不肯何耳。今爾等日夜守着大士，瞻仰地藏菩薩，可謂最得所主矣。幸時時聽其開導，毋終沈迷。則我此壇場，其爲諸鬼成聖成賢，生人生天，之場，大非偶也。若是，則不但我坪上，以及四境之無祀者，所當敬聽，卽我宗親，并內外姻親，諸凡有人奉祀者，亦當聽信余言，必求早早度脫也。雖有祀與無祀不同，有嗣與無嗣不同，然無嗣者，呼爲無祀之鬼，有嗣者，亦呼爲有祀之鬼，總不出鬼域耳。總皆鬼也。我願一聽此言也。我若狂言無稽，面然大士必罰我，地藏王菩薩必罰我，諸佛諸大聖衆必罰我，諸古昔聖君賢相，仁人君子，必罰我，兼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以及列聖，皆當罰我矣。不敢不敬，不虛不虛。謹告！

箕山碑文代作

箕山庵，在江西饒州德興縣介萬山中，其來舊矣，古人莫知。山有靈氣，唐元和間，有張庵孫者，修真得道於此。迨勝國至元，里人胡一真，又於此山修真得道去。相傳至今，山蓋有二真人焉。嗣後山缺住持，庵院幾廢。失今不修，將不免爲瓦礫之場矣。一興一廢，理固常然。旣廢復興，寧獨無待。此僧真空之所爲作也。真空少修戒律，行遊京師，從興聖禪師說戒。比還故里，纒到舟次，忽感異夢，彷彿

若見觀音大士指引入箕山修行者歸而問，人人莫曉也。真空遂發願願此生必見王乃已。撥草窮源，尋至其地。果見大士儼然在於廢院之中。真空不覺進前拜禮，伏地大哭。於是復矢心誓天，務畢此生之力，修整剎，復還故物。苦行齋心，戒律愈厲。居民長者感其至誠，協贊募化。小者輸木石，大者供糧米。未及數年，而庵院鼎新，聖像金燦，朝鐘暮鼓，燈火煌燐。非但大士出現，僧衆有飯，且與山陬野叟，巖畔樵夫，同依佛日，獲大光明。向之悶然莫曉其處者，今日共登道場，皆得同遊於淨土矣。向非真空，嚴持有素，則大士必不肯見夢以相招。又非發願勤渠，禮拜誠篤，則居民又安肯捐身割愛，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係者重也。佛說六波羅蜜，以布施爲第一，持戒爲第二。真空之所以能勸修者戒也；衆居士之所以布施者，爲其能持戒也。真空守其第二，以獲其第一。而衆居士出其第一，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也。布施者，比持戒爲益重，所謂青於藍也。衆居士可以踴躍讚嘆，同登極樂之鄉矣。千千萬萬劫，寧復是此等鄉里之常人耶？持戒者，寧爲第二而使世人盡居第一布施，波羅蜜極樂道場，所謂青出於藍也。僧真空雖居衆人後，實居衆人前。蓋引人以飯西方，其功德益無比也。余是以益爲真空喜也。向兩真人已去，今戒真人復繼之。千餘年間，成三真人。然戒真人念佛勤飯，依切定生西方無疑。它日如見向者兩真人，幸一招之，毋使其或迷於小道，則戒真人之功德益溥矣。余因其不遠數千里，乞言京師，欲將勒石以記。余以此得與西方之緣。戒真人見今度余也，余其可以不記乎？若其中，隨力散財之多寡，隨分出力之廣狹，興工於某年月，訖工於某時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邃，以至齋堂廚舍井竈之散處，其中最肯協贊之僧衆，最肯竭力之檀越，各細書名實於碑之陰矣。

李生十交

或問李生曰：子好友，今兩年所矣，而不見子之交一人何？曰：此非若所知也。予交最廣。蓋舉一世之人，毋有如予之廣交者矣。予交有十。十交，則盡天下之交矣。何謂十？其最切爲酒食之交，其次爲市井之交。如和氏交易平心，閔氏油價不二，汝交之，我亦交之。汝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爲遨遊之交，其次爲坐談之交。遨遊者，遠則資舟，近則譚笑，諛而不爲虛，億而多奇中，雖未必其人何如，亦可以樂而忘返，去而見思矣。技能可人，則有若葉師射士棋局畫工其人焉。術數相將，則有若天文地理星歷占卜其人焉。其中達士高人，未可即得。但其技精，則其神王，決非拘牽齷齪卑卑瑣瑣之徒所能到也。聊以與之遊，不令人心神俱爽，賢於按籍索古談道，德說仁義乎？以方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膽之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謂予無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予之交也哉？夫

所交真可以託生死者，予行遊天下二十多年，未之見也。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唯古亭周子禮乎？肉骨相親，期於無斃，予於死友李維明蓋庶幾焉。詩有李，書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遊心於翰墨，蜚聲於文苑，能自馳騁，不落蹊徑，亦可玩適以共老也。唯是酒食之交，有則往，無則止不往。然亦必愛賢好客，貧而整，富而潔者，乃可往耳。愛客爲上，好賢次之，整而潔，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第一義也。予唯酒食是需，飲食宴樂是困，則其人亦以飲食爲媒，而他可勿論之矣。故愛客可也，好賢可也，整而潔亦可也。無所不可，故無不不友。而况傾蓋交歡，飲水可肥，無所用媒者哉！已矣，故今直道飲食之事，以識予交遊之最切者。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予願交汝，幸勿棄也。

自贊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癡，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熟。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贊劉諧

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辱膾之三，四，自謂真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生仲尼，萬古大長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聞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餘，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於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方竹圖卷

昔之愛竹者，以愛故，稱之曰君。非謂其有似於有妻之君子而君之也。直佛悒無與誰語，以謂可以與我者，唯竹耳。是故儻相約而謾以呼，不自知其至此也。或曰：王子以竹爲此君，則竹必以王子爲彼君矣。此君有方有圓，彼君亦有方有圓。圓者常有，而方者不常有。常不常異矣。而彼此君之，則其類同也。同則親矣。然則王子非愛竹也，竹自愛王子耳。夫以王子其人，山川土石，一經顧盼，咸自生色，况此君哉！且天地之間，凡物皆有神，况以此君，虛中直上，而獨不神乎？傳曰：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此君亦然。彼其一遇王子，

則踈節奇氣，自爾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盡成簫韶鸞鳳之音，而務欲以爲悅己者之容矣。彼又安能孑然獨立，窮年瑟瑟，長抱知己之恨乎？由此觀之，鶴飛翩翩以王子晉也，紫芝燁燁爲四皓饑也，寧獨是龍馬負圖，洛龜呈瑞，儀於舜，鳴於文，獲於魯，叟物之愛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誰能堪之？今之愛竹者，吾惑焉。彼其於王子不類也。其視放傲不屑，至惡也。而唯愛其所愛之竹以似之。則雖愛竹，竹固不之愛矣。夫使若人而不爲竹所愛也，又何以愛竹爲也？以故余絕不愛夫若而人者之愛竹也。何也？以其似而不類也。然則石陽之愛竹也，類也，此愛彼君者也。石陽習靜廬山，山有方竹。石陽愛之，特繪而圖之。以方竹世不常有也。石陽將歸，難與余別，持是示余。何爲者哉？余謂予之此君已相隨入蜀去矣，何會別！

書黃安二上人手冊

出家者，終不顧家。若出家而復顧家，則不必出家矣。出家爲何爲？求出世也。出世，則與世隔。故能成出世事。出家，則與家絕。故乃稱眞出家兒。今觀釋迦佛，豈不是見身爲淨飯王之子，轉身即居轉輪聖王之位乎？其爲富貴人家，孰與比也！內有耶輸女之賢爲之妻，又有羅睺羅之聰明爲之兒。一旦棄去，入窮山，忍饑凍，何爲而自苦乃爾也？爲求出世之事也。出世方能度世。夫此世間人，猶欲度之使成佛，況至親父母妻兒哉！故釋迦成道而諸人同證妙樂，其視保守一家之人，何如耶？人謂佛氏戒貪，我謂佛乃眞大貪者。唯所貪者大，故能一刀兩斷，不貪戀人世之樂也。非但釋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於鯉，死也久矣。是孔子未嘗爲子牽也。鯉未死，而鯉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嘗爲妻繫也。三桓薦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視富貴如浮雲，唯與三千七十，游行四方，西至晉，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已知。是雖名爲在家，實終身出家者矣。故予謂釋迦佛辭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誕也。今我自視聰明力量，既遠不逮二老矣，而欲以悠悠之念，證佛祖大事，多見其不自量也。上人又何爲而遠來乎？所幸雙親歸土，妻宜人黃氏又亡，雖有一女，嫁與莊純夫，純夫亦是肯向前努力者。今黃安二上人來此，欲以求出世大事，余何以告之？第爲書釋迦事。又因其從幼業儒，復書孔子生平事以爲警。欲其知往古，勉將來，以不負此初志而已也。

讀律膚說

淡則無味，直則無情，宛轉有態，則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則神傷而易弱。欲淺不得，欲深不得，拘於律，則爲律所制，是詩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諧，不受律則不成律，是詩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奪倫，不克諧，則無色；相奪倫，則無聲。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

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於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惟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爲美耳。又非於情性之外，復有所謂自然而然而也。故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鬱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則所謂自然者，非有意爲自然而遂以謂自然也。若有意爲自然，則與矯強何異？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金瓶梅詞話
(十)

〔明〕

蘭陵笑笑生作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頭上青天自恁欺

害人性命霸人妻

須知奸惡千般計

要使人家一命危

淫嬾從來由濁富

貪嗔轉念是慈悲

天公尙且含生育

何況人心志妄爲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下頭口，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稟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撫侯爺，把山東滄州鹽客王霄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參，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歹教參上京走走，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來保此遭回來，撰了鹽商王四峰五十兩銀子。西門慶使他回番大戶話去。只見賁四來興走來，見西門慶在捲棚內，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番大戶家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每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如此這般，被宋仁走到化人場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言甚是无禮，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廝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興兒送與正堂。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里。反問他打網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順腿淋漓鮮血。寫了一紙供案，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眼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

● 崇無以上五十六字，別有六十八字：「詞曰：錦帳鸞鴛，繡衾鸞鳳，萬種風流千種態。看雪口口瑩，玉簫暗品，鸚舌偷嘗。屏掩簾斜香冷

回口口口檀郎，道千金一刻須憐惜。早漏催銀箭，星沈口口，月曠迴廊。右調好女兒。」 ● 崇無以上三字。 ● 以上二十

「字崇作「旋即。」 ● 崇無「在捲棚內。」 ● 以上五字崇作「說道。」 ● 崇作「安。」 ● 崇無以上

二字。 ● 崇下有「鮮血」二字。 ● 以上二字已移上。 ● 崇作「狀。」

化訖來回話。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冷饑鬼撞鐘馗。有詩爲證：

縣官貪污更堪嗔，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爲女歸陰路，致死冤魂塞滿衙。

西門慶剛了畢宋惠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賴銀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捧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不消半月光景，都攢造完備。西門慶打發來旺兒、杭州織造蟒衣、少兩件蕉布紗蟒衣，拿銀子教人到處尋買不出好的來。將就買二件，一日打包湍就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即今到三伏天。正是大暑無過未申，大寒無過丑寅，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真乃燦石流金之際，人口有一隻詞單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方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爲我掃除天下熱。

說話的，世上有三等人怕熱，有三等人不怕熱。那三等人怕熱？第一怕熱田舍間農夫，每日耕田邁隴扶犁把韉，趁王苗二稅，納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三十二字。

● 崇作「惹」。

● 崇作「願」。

● 崇無以上十九字。

崇上有「兩套」二字。

崇下有「的大紅五彩羅段絳絲」九字。

崇上有「只」字。

崇作「疋」下有

「玄色」二字。

崇作「焦」。

崇下有「和大紅」。

崇無「衣」字。

崇上有「一地裏」三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買」字。

● 崇無「好的」二字。

● 崇無以上七字別作「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

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那西門慶隨即與他同往樓上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件玄色焦布，俱是織金邊五彩蟒衣，比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幾倍，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于是，

以上二字崇作「還着」。

● 崇無以上二十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隻」字。

● 崇作「萬」。

倉廩餘糧。到了那三伏時節，田中無雨，心間一似火燒。第二經商客旅，經年在外，販的是那紅花紫草，蜜蠟香茶，肩負重担，手碾沉車，路途之中，走的飢又飢，渴又渴，汗涎滿面，衣服精濕，得不的寸陰之下，實是難行。第三是那邊塞上戰士，頭頂重盔，身披鐵甲，渴飲刀頭血，困歇馬鞍，經年征戰，不得回歸，衣生虱虻，瘡痍潰爛，體無完膚。這三等人怕熱。又有那三等人不怕熱：第一是皇官內院，水殿風亭，曲水爲池，統泉作沼。有大塊小塊玉，正對倒透犀，碧玉欄邊，種着那異果奇葩；水晶盆內，堆着那瑪瑙珊瑚。又有廂成水晶桌上，擺列着端溪硯，象牙筆，蒼頡墨，蔡琰箋。又有水晶筆架，白玉鎮紙，閒時作賦吟詩，醉後南薰一枕。又有王侯貴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涼亭，終朝風軒水閣，蝦鬚篇成簾幙，蛟綃織成帳幔，茉莉結就的香毬，吊掛雲母牀上，鋪着那水紋涼簟，鴛鴦珊瑚枕，羽士禪僧，住着那侵雲經閣，接漢鐘樓，閒時常到方丈內，講誦道法黃庭，時來仙苑中，摘取仙桃異菓，悶了時，喚童子松陰下，橫琴膝上，醉後攜棋，秤柳陰中，對友笑談。原來這三等人不怕熱。有詩爲證：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黍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樓上王孫把扇搖。

這西門慶起來，遇見天熱，不會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廝每打水澆灌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小廝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桃線，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都用羊皮金滾邊，粧花褶子。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攆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髮，上粘着飛金貼粉面，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紛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攜着手兒，笑嘻嘻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裏，看着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裏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裏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與你爹這裏梳頭。來安應諾。

崇無以上五百零八字。

崇作「近」。

崇作「挑」。

崇無「翠花鳳」三字。

崇無以上十一字。

崇無以上八字。

崇無以上二字。

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了。戴在頭上。西門慶攔住道：「恁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朵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幾朵來，浸在一隻翠磁胆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拈下恁幾朵來放在這裏，不與娘戴。」於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一朵。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抵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朵花兒與我。我只替你叫唱的，也該與我一朵兒。」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你是全不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那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頭也搯個先兒。」於是又與了他一朵。金蓮簪於雲鬢之傍，方纔往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兒和西門慶二人，在翡翠軒內。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着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着玉骨冰肌，不覺口心輒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以下刪去四十二字。）不想潘金蓮不會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花園角門首，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想了想，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榻子外潛聽。聽勾多時，聽見他兩個在裏面□□□□。（以下刪去八十九字。）西門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月孕，望你將就些兒。」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以下刪去七十二字。）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來，來到，便問五姐丫頭在這裏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腳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會梳頭洗面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了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恁不的你的臉，洗的與人家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裏。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來？帶了月琴來不會玉樓道：「我在屋裏替大姐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亭上偎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娘

● 崇作「來」

● 崇無以上三字

● 以上三字崇作「枝」

● 崇下有「來」字

● 以上二字崇作「却」

● 崇無「那」字

● 崇無以上十一字

● 崇下有「想了想」三字

● 以上三字崇已移上

● 崇下有

「走」字

● 崇無「到」字

● 崇作「後邊」

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妻妾四人便了。西門慶居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橫。得多少壺斟美釀，盤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冷。」潘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麼？」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教春梅取月琴來，教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耀太虛我聽。金蓮不肯，說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俺每唱，你兩個是會受用快活。我不也教李大姐也拿了庄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一面令梅春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款跨絞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鬚綉春在傍打扇。赤帝當權耀太虛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那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閑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聽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只胡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蠟肉，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江河淮海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涼院落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恁。」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裏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每一送。」於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凌亂。聽春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得荷香十里，新月一鉤，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筩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能有幾人見？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攏素手，數雲偏，月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居」字。

● 崇下有「正是」二字。

● 崇下有「興」字。

● 以上二字崇作

「人到」。

● 崇無「也」字。

● 崇作「橋」。

● 以上五字崇作「須臾」。

● 崇無「那」字。

●

以上二字崇作「漸輕」。

● 崇無「得」字。

● 崇無「能有」二字。

● 崇下有「又」字。

● 崇作「裏」。

照紗厨人未眠。(合前)(節節高)漣漪戲彩鷺，綠荷翻，清香湯下瓊珠灑。香風扇，芳沼邊，閑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閩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同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撒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手。」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論一了一交。婦人道：「惟行貨子！我衣服着出來的，看勾了我的胳膊，淡孩兒。」他兩個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個壺兒耍子吃三杯。」婦人道：「惟行貨子！咱往亭子上那裏投去來？」平白在這裏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了。婦人接過月琴，在手內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於雲鬢之傍，說道：「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上，就□死了。」那婦人便道：「惟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於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因說道：「我的兒！再二來來越發罷了。」適纔你和李瓶兒□□去罷，沒地撇着兒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惟奴才單管只胡說，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惟小淫婦兒休胡說！」於是按在花臺下，就親了個嘴。(以下刪去八十二字)婦人道：「咱往葡萄葡萄架那裏投壺耍子兒去走來。」於是把月琴，跨在胳膊上，彈着找梁州序後半截。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裏笙歌按。(合前)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① 崇作「神」。

② 崇作「輪」。

③ 崇無以上十七字。

④ 以上二字崇作「放着」。

⑤ 以上五字崇作「不

去投」。

⑥ 崇無以上三字。

⑦ 崇無以上八字。

⑧ 崇無「走來」二字。

⑨ 以上二字崇作「因」。

⑩

崇作「我」。

⑪ 崇下有「節節高」。

⑫ 崇作「眷」。

⑬ 崇無以上十四字。

尾聲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拚取歡娛歌笑喧。

日日花前宴，宵宵伴玉娥。

今生能有幾！不樂待如何？

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上，睜眼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但見：

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霽色，如千技紫彈墜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繾繾馬乳，水晶丸裏滄瓊漿；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翠輻。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勞。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於架下，原來放着四個涼墩，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琴倚了，和西門慶投壺。遠遠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撥着菜盒，盒子上一碗水湃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裏使性兒的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那裏尋你們去，誰知驀地這裏來！」秋菊放下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裏邊攢就的八榻細巧菓菜：一榻是糟鵝胛掌，一榻是一封書臘肉絲，一榻是木樨銀魚鮓，一榻是劈晒雞脯翅兒，一榻是鮮蓮子兒，一榻新核桃穰兒，一榻鮮菱角，一榻鮮荸薺，一小銀素兒葡萄酒，兩個小金蓮蓬鐘兒，兩雙牙筋兒，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雁，登科及第二番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斜波脫。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我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涼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裏略倚倚兒。」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先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先抱了涼蓆枕衾來，婦人分付放下鋪蓋，拽花園門，往房裏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於是起身，脫下玉色紗褲兒，搭在欄杆上，逕往牡丹畦西畔松牆邊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婦人又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簟枕衾。

● 崇作「闌」 ● 崇無以上二十字 ● 崇作「下」 ● 崇無「睜眼」二字 ● 崇下有「架」字

● 崇作「渥」 ● 崇作「芳」 ● 崇無「遠遠」二字 ● 崇無「的」字 ● 崇無以上五十七字

● 崇作「連」 ● 崇下有「叫春梅」三字 ● 崇下有「上」字 ● 崇無「子是」二字 ● 以上字字崇

作「臺」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又」字

停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於衽席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涼。西門慶走來，（以下刪去一百七十字。）只見春梅潑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①山頂上，一座最高亭兒名喚②臥雲亭，那裏搭伏着棋桌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擡頭看見他在上面，③點手兒叫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於是撇了婦人，比及④大抄步從石磴上走到上頂⑤亭子上時，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羊腸⑥小道兒下去，打藏春塢，雪洞兒裏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纔⑦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裏攔腰抱住，說道：『小油嘴！我却也尋着你了！』遂輕輕抱出到於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鐘酒着。』一面攙他坐在腿上，兩個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每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裏，一時人來撞見，恁恁恁樣的！』西門慶問道：『角門子關上了不會？』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來了。』（以下刪去八百八十八字。）西門慶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裳，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家火，纔侍關花園門，來昭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趕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裏來？』把了幾個李子、桃子與他，說道：『你爺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關了花園門回來房，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牀就寢，不在話下。⑧正是：

朝隨金谷宴，

暮伴絲樓⑨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暮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⑩

- 崇下有「假」字。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羊腸」二字。
- 崇作「欲」。
- 崇無以上十四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伙」。
- 崇無「房」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 ● 金蓮 西門慶怒 ● 打鐵棍兒 ●

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

萬事盡從忙裏錯，此心須向靜中安。

路當平處行更穩，人有常情耐久看。

直到始終無悔吝，纔生技節便多端。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着薄繡短襦，赤着身體。婦人止着紅紗抹胸兒，兩個並肩疊股而坐。重斟杯酌，復飲香醪。西門慶一手攬着他粉頰，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脫視婦人雲鬟斜亸，酥胸半露，嬌眼危斜，猶如沉醉楊妃一般。以下刪去三百八十四字。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脚上穿的那一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擲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蓋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你看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腳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裏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裝憨兒，無故只在這屋裏，你替我老實尋是。」這秋菊三間屋裏，牀上牀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裏討那雙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裏有鬼，攝了我這雙鞋去了，連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裏做甚麼？」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裏，沒會穿進來。」婦人道：「敢是是口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沒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

● 以上三字崇作「被倖得」 ● 「怒」字崇作「糊塗」 ● 崇無「兒」字 ● 崇無以上五十六字，別有五十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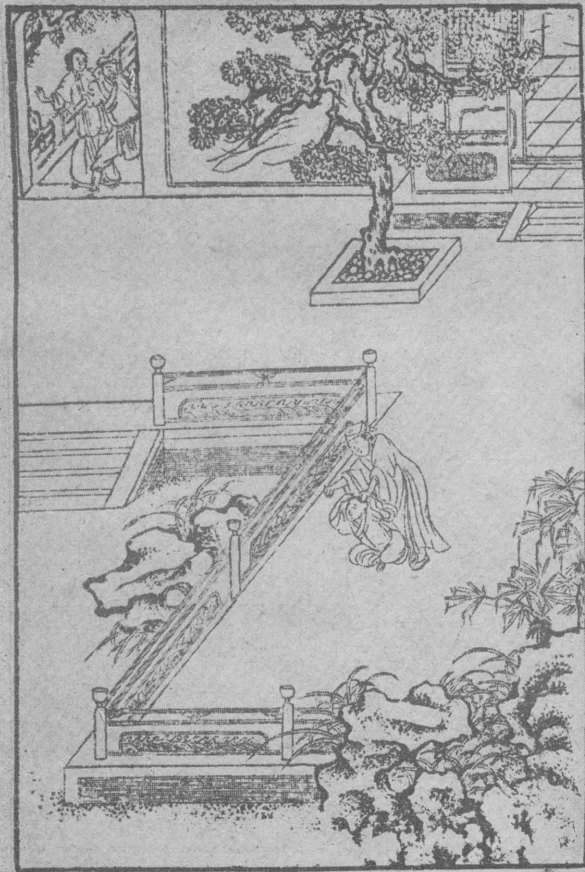
八字：「詩曰：幾日深閨繡得成，看來便覺可人情；一潑殘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

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作「子」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一」字

● 崇作「過」 ● 崇作「隻」 ● 崇作「隻」



陳敬濟微倖爵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往花園裏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我的鞋來，教他院子裏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並葡萄架根前，尋了一遍，那裏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都被六十收拾去，蘆花明月竟難尋。尋了一遍兒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會見娘穿進屋裏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噎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裏，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教探出他院子裏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裏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裏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裏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觀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他，這奴才看他那裏尋去？」這春梅又押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雪洞兒。花池邊松牆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裏沒尋哩。」春梅道：「那裏藏春梅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裏，我看尋哩。」尋不出來，我和你答話。」於是押着他到於藏春梅雪洞內，正面是張坐牀，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裏沒的？攪溜子搵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你這插刺骨，可死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娘的鞋。剛纔就調咬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麼來到這書篋內好蹺蹺的事！」於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裏？春梅道：「在藏春梅，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鞋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欺八寶段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纈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纈線兒，一隻是翠藍纈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吞在脚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略緊些，方知是來旺兒

● 崇作「跟」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作「丁」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他」字。

● 崇無以

上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的」字。

● 崇下有「與」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

以上三字。

● 崇無「兒」字。

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裏，悄悄藏放在那裏，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儘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道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撥了塊大石頭頂在頭上。那時婦人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脚上。嫌房裏熱，分付春梅把粧臺放在玩花樓上，那裏梳頭去，梳了頭要打秋菊，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早晨從舖子裏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裏正頂着，見陳經濟手裏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麼與了我耍子兒罷。經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經濟道：「俊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裏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經濟看。經濟便問是那裏的，那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裏耍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在葡萄架兒底下，一陣好風搖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姑耍菓子，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經濟接在手裏，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了。」經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要去了。這陳經濟把鞋靸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滾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裏，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時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送巧來。經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撥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撥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姐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不是這小夥兒，方扒步撩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前，前面開了兩扇窗兒，掛着湘簾，那裏臨鏡梳頭。這陳經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

① 崇作「還」

② 崇無以上二字

③ 崇下有「又」字

④ 崇無以上二字

⑤ 崇無此字

⑥ 崇無以

上五字

⑦ 崇無「兒」字

⑧ 崇下有「兒」字

⑨ 以上五字崇作「搖搖擺擺」

⑩ 崇下有「吃」字

⑪ 崇作「哩」

⑫ 崇作「姑」

⑬ 崇無「不是」二字

⑭ 以上二字崇作「打」

⑮ 崇下有「上」字

⑯ 崇作「粧」

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攢上，戴着銀絲髻，還整出一絲香雲。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上，打扮的就是個活觀音。須臾看着：婦人梳了頭，撥過粧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經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經濟道：「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經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罷。」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惟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見了甚麼物件兒？這經濟向袖中取出來，提擲着鞋拽靴兒，笑道：「你看這個好的兒？」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頭，遠地裏尋。」經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裏？」婦人道：「我這屋裏，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經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不往你這屋裏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到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經濟道：「你只好拿爹來誑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胆子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想那淫婦教你戲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裏？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益。自古物見主，不索取，但送半個不字，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裏無人，咱每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經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裏見過，不好與你的。」經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方的，也不算，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老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於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縐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這經濟連忙接在手裏，與他深唱的唱個喏。婦人分付你好生藏着休

● 崇無「上」字。

● 崇無「看着」二字。

● 崇無「濁」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以上八字崇作「你幾

時有些彈兒。」

● 崇作「必」。

● 崇作「道」。

● 以上五字崇作「在我手裏」。

● 崇作「牢」。

● 崇下有三十二字：「有詩爲證：郎君兒妾下蘭階，來索纖纖似綉鞋，不管露泥藏袖裏，只言從此重拋諧。」

字。 ● 崇下有「深」字。

● 崇下有「陳」

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經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那花園裏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一節。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銀牙暗咬。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油手。」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經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在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餓了小奴才，除非餓了蝎子。」可有他？」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攔掇他出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說着不肯偷，說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剛纔陳經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裏？」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不敢認，說道：「可是？」惟的勾當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胆奴才！你敢是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如何？」說我是三隻脚的蟾，這個鞋從那裏出來了？」不由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廝，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當下西門慶叫了經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提刑所賀千戶，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戶，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鉞安送去，廳上陪着經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頭角，拳打脚踢，殺豬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來，照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裏問。慢慢問他，方知爲拾鞋之事。拾了金蓮一隻鞋，因和陳經濟換圈兒，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

● 以上二字崇作「如此這般。」

字。●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作」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如何」二字。

● 崇無以上二

● 崇無以

上九字。

● 以上二字崇作「且說。」

● 崇無「問」字。

● 崇無以上十五字。

到後邊廚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都流血。假若死了他，淫婦王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於是廚房裏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教○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牀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脚上穿着兩隻紗○紬子睡鞋兒，大紅提根兒，因說道：「啊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脚上，恁恁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乞小奴才拾了○一隻，弄油了我的○，那裏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脚上，你不知我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看着心裏愛。」婦人道：「恁奴才！可兒的來，我想起一件事來，○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萌○兒，一行死了○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竇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裏，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恁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指着秋菊罵○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拾在手裏，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麼穉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恥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做剝幾截子，掠到毛司裏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剝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恁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裏有這個心。」婦人道：「你沒這個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鞋做甚麼？早晚有省，好思想他，正經俺每和你恁一場，你也沒恁個心兒，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恁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根前行差了禮法。」於是撲過粉項來，就親了個嘴，兩個□□做一處。正是：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意濃。有詩爲證：

● 崇作「也」。

● 崇作「因」。

● 崇作「綠」。

● 崇無「兒」字。

● 以上二字崇作「將」。

● 崇

無以上二字。

● 崇下有「達」字。

● 崇下有「我」字。

● 崇作「爾」。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

下有「又」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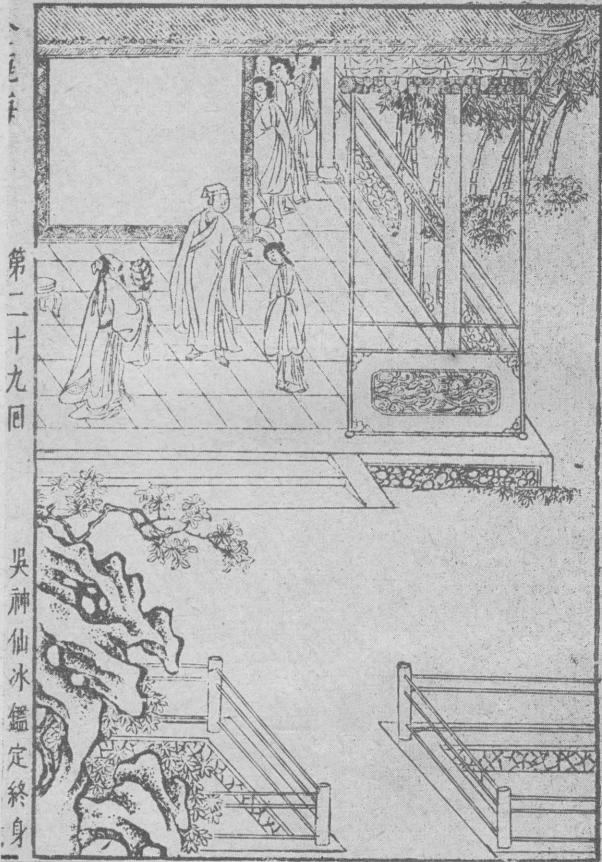
● 崇下有「道些」二字。

● 崇作「要」。

● 崇作「又」。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於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①

① 刪無以上十四字。



卷之九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冰鑑定終身

吳神仙冰鑑定終身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

百年秋日與春花

展放眉頭莫自嗟

吟幾首詩消世慮

酌二杯酒度韶華

閒敲棋子心情樂

悶撥瑤琴興趣賒

人事與時俱不管

且將詩酒作生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花園。翡翠軒裏，裏上坐着，那裏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抽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光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我要做高底的罷。」於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邊，玉樓房中倚着護炕兒，手中也納着一隻鞋兒哩。金蓮進門，玉樓道：「你早辦。」金蓮道：「我起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裏趕早涼做些生活。等住回，日頭過熱了做不的。」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邇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因問你手裏納的是甚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段子。」

● 以上四字崇作「鑑定終身」

● 崇下有「遊」字

● 崇無以上五十六字，別有五十三字：「詞曰：新涼睡起，蘭湯試浴，那偷戲，去會嘆，怒來便生歡喜。奴道無心，那道奴如此，情如水易開難斷，若箇知生死。右調點絳脣。」

● 崇下有「出門」二字。

● 崇無「花園」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描」

● 崇無「光」字。

● 崇下有

● 「在」字。

● 崇無「手中」二字。

● 崇作「來」下有「說道」二字。

● 崇

下有「來」字。

● 崇無以上十一字。

鞋。」金蓮道：「你好漢！又早納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納了，這一隻又納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不得你們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線線續，出白山子兒上，白綾高底穿，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裏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咱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咱拿了茶那裏吃去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兩個婦人，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到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們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先是春梅拿茶來吃了，然後李瓶兒那邊的茶到，孟玉樓房裏蘭香落後，纔拿茶至，三人吃了。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鞋好着。你若嫌木底子响脚，也似我用毡底子，却不好，走着又不響。」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也是他爹因我不見了，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了，弄油了我的，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裏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來昭家孩子小鐵棍兒，怎的花園裏拾了，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對他爹說，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打了他小廝，說他小廝一點尿不曉孩子，曉的甚麼，便唆調打了他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淫婦王八羔子，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他大姐問他，你爹爲甚麼打你小廝，纔說：因在花園裏耍子，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個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個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根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賊哩，養子哩，生生兒禍。」

① 崇無「比」字。

② 崇無以上十一字。

③ 崇無「咱」。

④ 崇作「在」。

⑤ 崇無以上三十六字。

崇無以上五字。

① 崇無「也是」二字。

② 崇無以上三字。

③ 崇無「我的」二字。

④ 崇無以上二十八字。

字。崇無「說」字。

① 崇無以上四字。

② 崇無以上二十三字。

③ 以上六字崇作「的」。

崇

無以上八字。

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臨①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怎的教小厮拾了，想必吃醉了，在那花園裏和漢子不知怎的傷成一塊，纔吊了鞋。如今沒的撻羞，拿小厮頂缸，打他這一頓，②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那扯毯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子要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與兒說了一聲，說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減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時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的③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攆的離門離戶，也不算怙厲④人，挾不到我井裏頭。」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姊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裏，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遷渣兒和人攘。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說⑤在心裏。到次日，要攢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那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正是：事不三思終有悔，人逢得意早回頭。却說⑥西門慶⑦在前廳打發來，昭三口子，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一日正在前廳⑧坐，忽有看守大門的⑨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慶道：「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縵，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威儀凜凜，道貌堂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鑑，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

① 無「臨」字。

② 崇無以上五字。

③ 崇下有「他」字。

④ 崇作「等」。

⑤ 崇作「數」。

⑥ 崇作

「記」。

⑦ 崇無以上十八字。

⑧ 崇下有「正」字。

⑨ 崇無以上二十三字。

⑩ 崇無以上六字。

⑪ 崇作

崇作「喚」。

⑫ 崇無以上八字。

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禮。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坐上，欠身道：「貧道，姓吳名爽，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任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卓兒，擺齋簪待神仙。神仙道：「周老總兵送來，未曾觀相，豈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於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檀過卓席，拂拭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這神仙暗暗指點，指導尋紋。良久，說道：「官人貴造，丙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剛辛酉，理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官，是城頭土命。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恣旺了，幸得壬午日干，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子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選官，主生貴子。爲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透出紅鸞天喜，熊羆之兆。又命宮駟馬臨申，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熊羆之兆。又命宮駟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有災沒有？」神仙道：「官人休怪我，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

● 崇無「禮」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來」字。

● 崇

無「造」字。

● 崇作「十」。

● 崇作「戊」。

● 崇作「午」。

● 崇作「白戊」二字。

● 崇下有

崇

「取」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作「午」。

● 崇無「若你」二字。

● 崇下有「爲」字。

● 崇

崇

下有「定有」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看廳外，神仙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馨譽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口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髮，道定須秀氣。這幾捧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道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於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夭。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鬢並蛇行，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着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字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溫厚堪同掌上珠；

威媚兼全財命有，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險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顛。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雖居大廈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兒；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

● 崇無以上二十字。

● 崇作「背」。

● 崇作「道」。

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一蹙漸生，多一月下之期。觀臥香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過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樁好處。還有幾樁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續，雞犬之年，焉可過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平生良友鳳和鸞；

綠門財祿堪依倚，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選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眼如流水不廉貞；

常時斜倚門兒立，不為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姑娘，鼻梁仰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長而壽亦天，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之。不過三九常受折麼。」

惟夫反自性通靈，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縛脚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强，神急眼圓，爲人急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位，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響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乞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只一點黑痣，主常沾啾啾之災。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 ① 崇下有「肩」。
- ② 崇無「漸」。
- ③ 崇無「多」。
- ④ 崇作「遇」。
- ⑤ 崇作「朱」。
- ⑥ 崇作「當」。
- ⑦ 崇作「磨」。
- ⑧ 崇作「目」。
- ⑨ 崇作「主」。

天庭端正五官平，
倉庫豐盈財祿厚，
口若塗硃行步輕；
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人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化救萬道，周總兵送將過來，可一時之情耳。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收在經包內。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揚長飄然而去。正是：拄杖兩頭挑日月，葫蘆一個隱山川。西門慶送神仙出，回到後廳，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個人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見將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折磨，不知怎的折磨？相春梅後日來，也生貴子，或者只怕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春梅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每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雪鬢兒，只當是我親生養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婿，故說有些珠冠之分。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罵了他的頭。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閑遊來花園大捲棚內，聚景堂內，週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當午時分，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爲證：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牆薇滿院香。
別院深沉夏草青，
石榴開遍透簾明。

- 崇無以上十八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揚長」二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想」。
- 崇無「將」字。
- 崇作「磨折」。
- 崇作「磨折」。
- 崇無「只怕」。
- 崇無「養」字。
- 崇無「頭」字。
- 崇無「當」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蓋」。

槐陰滿地日卓午，時聽新蟬噪一聲。

西門慶坐在椅上，以手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廝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叫一個來，拿澆冰安放盆內。」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放在這冰盤內湃着。」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當露着頭，戴着銀絲雲髻兒，穿着毛青布褂兒，桃紅夏布裙子，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上房裏吃了。」春梅道：「不進房裏來，把這梅湯放在冰內湃着，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裏大娘，和你說甚麼話來？」西門慶道：「說與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自胡亂！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以下刪去一千一百三十一字）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待斟在鍾上，摸了摸冰涼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篩了來，如何拿冷酒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採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裏腳去來，一些兒沒在根前，你就弄下碎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裏喃喃的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採過來，教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險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於是不由分說，拉到院子內，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教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撥去酒桌，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拽上房門。（以下刪去十字。）正是：若非羣玉山頭覓，多是陽臺夢裏尋。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① 崇無以上二十八字。
- ② 崇無以上七字。
- ③ 崇無以上八字，下有「我吃」。
- ④ 崇無以上三字。
- ⑤ 崇無以上
- ⑥ 崇無以上二字。
- ⑦ 崇無以上三字。
- ⑧ 崇無「待」字。
- ⑨ 崇無「上」
- ⑩ 崇無以上十三字。
- ⑪ 崇無以上三字。
- ⑫ 崇無「吃等我」三字。
- ⑬ 崇作「裏」。
- ⑭ 崇作「二湃」。
- ⑮ 崇作「邊」。
- ⑯ 崇作「裏」。
- ⑰ 崇無「在」字，崇作「了」「二」字。
- ⑱ 崇無「上」字。
- ⑲ 崇作「邊」。
- ⑳ 崇作「裏」。
- ㉑ 崇無以上十四字。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喜 加官

得失榮枯總是閑 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醫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家常寸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天。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兒又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恁囚根子！你有甚麼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腳怎的？』那琴童兒笑了半日，方纔說：『有。』看填的張安兒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在屋裏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教張安在外邊等等兒。』那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首，探探開姐。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恁囚！失張冒勢，恁誑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回來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出去見了，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裏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誰說話。春梅道：『琴童小廝進來，說填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樣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錢三百兩銀子，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若成了，我教

以上七字崇作「蔡太師撞恩賜爵。」

崇無「喜」字。

崇無以上五十六字，別有四十字：「調曰：千日日索花

奴，白馬騎馱口子都。今年新拜執金吾，侵曉露桃和結子，如花嬌鳥忽憐難。圍中姊妹牛愁媿，右調浣沙溪。」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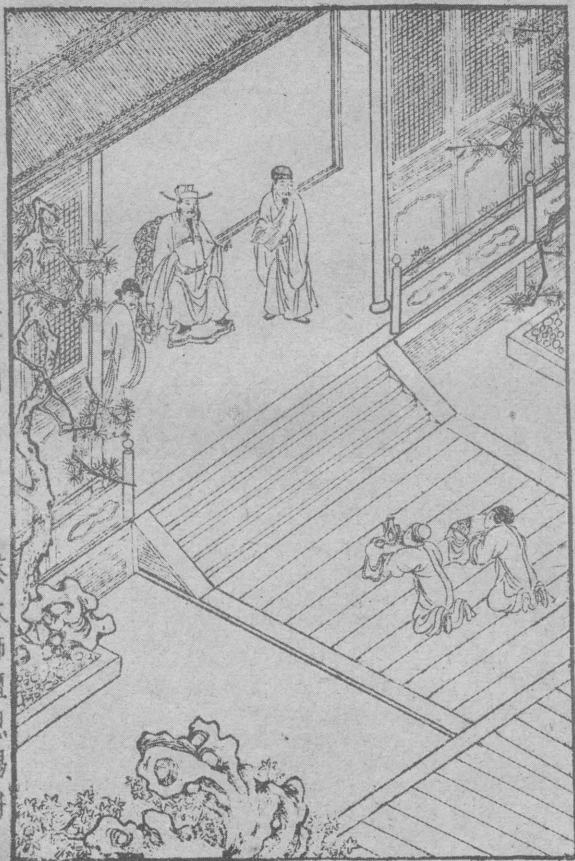
崇無「兒」字。

崇作「叫」。

崇作「道」。

崇無以上四字。

崇無以上四字。



蔡太師擅恩錫爵

台角有



西門慶生子加官

西門慶生子加官

賁四和陳姐夫去兌銀子。裏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我買了這庄子，展開合爲一處，裏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巖山子花園，松牆槐樹棚，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們上墳，到那裏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鬢，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便問道：「教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你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還了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纔打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廚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個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裏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要送與他去哩。」這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瓶兒果然問了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丫頭，改名夏花儿，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安下一頭，却說一處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自從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飢飧渴飲，夜住曉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氣，燦石流金之際，路上十分難行。評話捷說，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賣拾款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布，逕向守門官吏，唱了個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裏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裏便與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道等稱呼？趁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罵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略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籙宮，進了香回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到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先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

● 崇無以上十五字。

● 崇作「若」。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釘」。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

「然」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了頭」。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以上三十五字。

● 崇

無「大暑」二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以上四字崇作「不得饑渴渴飲」。

● 崇作「將」。

● 崇作「忙」。

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爲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擡進來，到二門裏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裏待茶。須臾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於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捧一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靴仙人，良工製造費工夫，巧匠鑽鑿人罕見。錦綉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棹。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於是慌了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便了。」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左右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上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蒙鹽客都牌提到鹽運司，與了勘合，都放出來了。」太師因向來保說道：「禮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戶，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於是喚堂後官擡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

●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到好個儀表。喚堂後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縣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

●崇作「擡」

●崇無以上十四字

●崇作「盒」

●崇無以上三字

●崇作「意」

●崇無

「便了」二字

●崇下有「就」字

●崇無以上十二字

●崇作「又」

●崇無以上六字

●崇無

崇作「候」

●崇下有「又」字

●崇作「候」

●崇無以上三字

●崇作「意」

●崇無

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晨，吏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纔佞盈朝。高楊董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資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賍官汚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廚下大盤大碗，肉賽花糕，酒如琥珀，湯飯點心齊上，飽食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我不？』來保道：『翟爹說那裏話，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荆一人，我年也。』將及四十，常有疾病，身邊無所出。央及你爹，只說：『你那貴處，有好好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一奉過去。』於是封人事，並回書付與來保。又已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纔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爺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裏，替你差個辦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來，途間往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裏不敢遲滯了。』你文書，那時喚了個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裏掛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聞得是太師說爺府裏，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勳，即時使印僉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個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顧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在家中聚景堂中，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居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 ① 崇無「廚下」二字。
 ② 崇無以上十四字。
 ③ 崇無「也」字。
 ④ 崇無「只說」二字。
 ⑤ 崇下有「說畢
 隨將」四字。
 ⑥ 崇無「子是」二字。
 ⑦ 崇無「已」字。
 ⑧ 以上三字崇作「費」。
 ⑨ 崇無「了」字。
 ⑩ 崇作「一面」。
 ⑪ 崇下有「來保」。
 ⑫ 崇下有「西門慶」三字。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盃。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補錦綉。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裏做甚麼哩？怎的不來吃酒？」綉春道：「我娘害肚裏疼，屋裏揉着哩便來也。」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揉着，來這裏坐着。」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裏疼，屋裏倚着哩，我剛纔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攪撒了。」潘金蓮道：「大姐，他那裏是這個月，約他是八月裏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個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等四個方纔筆排雁柱，阮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云云。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忪擱着。也沒等的唱完了，一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就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裏疼，在炕上滾打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厮來，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來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於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間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裏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緊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爺使了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去，平白沒算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趕了去。月娘道：「一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裏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裏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嚶嚶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裏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服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眾人道：「那位主家奶奶？」李嬌兒道：「這位大娘裏。」那蔡老娘倒身

● 崇作「鋪」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坐着」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無「云云」二字

● 崇無「了」字

● 崇上有「就」字

● 崇下有「道」字

● 崇下有「指着月娘」四字

禮頭去。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蔡老娘道：「你老人家聽我告訴：

我做老娘姓蔡，兩隻腳兒能快。身穿絳緋紅，各樣髮髻歪戴。欺絲環子鮮明，閃黃手帕符攔。入門利市花紅，坐下就要管待。不拘貴宅嬌娘，那管皇親國太。教他任意端詳，被他褪衣剝割。橫生就用刀割，難產須將拳揣。不管臍臍包衣，着忙用手撕壞。活時來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此主顧偏多，請的時常不在。

月娘道：「你且休閑說，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牀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綳接草紙不會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且說玉樓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裏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還人怎的不看他。頭裏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見他不是這個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裏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裏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詔刀了。我和你估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裏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蹠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裏尋犢兒去？」正說着，只見雪娥後邊和④小玉抱着草紙綳接，並小褥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⑤預備下，他早晚臨月⑥用的物件兒⑦，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莫不殺⑧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玉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兒出來，有些⑨不防頭惱。」只低着头弄裙子，並不作聲應答他。⑩潘金蓮用手扶着庭柱兒，一隻腳蹠着門檻兒，口裏噙着瓜子兒。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前邊養孩子，後邊慌慌張張，一步一跌⑪走來觀看。不

● 崇無「去」字。

● 崇無以上一百四十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下有「自」字。

● 崇無「臨月」二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吃」。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下有「少頃」二字。

● 崇無以上二十五字。

● 崇無以上四字。

防黑影裏被臺蓋險些不會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軟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錢。姐姐賣蘿蔔的拉鹽担子，擗鹹嘈心。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良久只聽房裏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爺說，討喜錢，分饒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門慶慌的連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坐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生走去了，房裏自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一日也。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這蔡老娘收拾孩兒，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欣悅。晚夕就在李瓶兒牀房中歇了，不往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早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隣友處，分投送喜麵。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麵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麵。剛打發去了，正在廳上亂着，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看孩兒。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妮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要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起個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妳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聞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訴說一遍。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禮太多，無可補報，因問爺原祖上有甚差事，小的說一介鄉民，並無寸役在身。太師老朝說：「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與了爺一張填寫，爺名姓在上，填註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的在

① 崇無以上十四字。

② 崇下有「西」字。

③ 崇下有「逕」字。

④ 崇無以上六字。

⑤ 崇無「牀」字。

⑥ 崇下有「要」字。

⑦ 崇無以上五字。

⑧ 崇無以上四字。

⑨ 崇無「要」字。

⑩ 崇作「取」。

⑪ 崇

下有「之」字。

⑫ 崇無以上二字。

⑬ 崇無以上二十八字。

⑭ 崇下有「就」字。

⑮ 以上二字崇作「把」

字。

⑯ 崇無「在上」二字。

⑰ 崇無「的」字。

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爹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填註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駙丞。於是把一樣三張印信，割付並吏兵二部勘合，並誥身都取出來，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擢舉我，隨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坐七香車。」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攜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樁喜事都應驗了。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與月娘看了。來保進來，與月娘衆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裏，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衆親隣朋友，一概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豔色。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下有「又」字。

● 崇無以上十四字。

此
页
空
白

警世通言(十一)

明
馮夢龍編

此
页
空
白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世事紛紛難訴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即今杭州是也。在城衆安橋北首觀音菴相近，有一個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妻不生育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賽兒。這喬俊看來有三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首交賽兒開張酒店，僱一個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買了胡桃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正要行船，因風阻了。一住三日，風大，開船不得。忽見隣船上有一美婦，生得肌膚似雪，髻挽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之。乃訪問梢工道：「你船中是甚麼客人緣何有宅眷在內？」梢工答道：「是建康府周巡檢病故，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去。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的小娘子。官人問他做甚？」喬俊道：「梢工，你與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妾與人，我情愿多與他些財禮，討此婦爲妾，說得這事成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梢工遂乃下船艙裏去說這親事。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這喬俊娶這個婦人爲妾，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萬貫家資指日休。

當下梢工下船艙問老夫人道：「小人告夫人跟前，這個小娘子，肯嫁與人麼？」老夫人道：「你有甚好頭腦說他？若有人要娶他，就應承罷，只要一貫文財禮。」梢工便說：「隣船上有一販棗子客人，要娶一個二娘子，特命小人來與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承了。梢工回復喬俊說：「夫人肯與你了，要一千貫文財禮哩。」喬俊聽說大喜，即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便教梢工送過夫人船上。去。夫人接了，說與梢工，教請喬俊過船來相見。喬俊換了衣服，逕過船來拜見夫人。夫人問明白了鄉貫姓氏，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相公已死，家中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個官人爲妾，即今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快活過了生世，你可

小心伏侍，不可托大！」這婦人與喬俊拜辭了老夫人，夫人與他一個衣箱物件之類，却送過船去。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梢工，心中十分歡喜。乃問婦人：「你的名字叫做甚麼？」婦人乃言：「我叫作春香，年二十五歲。」當晚就舟中與春香同鋪而睡。次日天晴，風息浪平，大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六日，早到北新關，歇船上岸。叫一乘轎子擡了春香，自隨着選入武林門裏。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轎子去了。喬俊引春香入家中來。自先走入裏面去與高氏相見，說知此事，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高氏見了春香，焦躁起來，說：「丈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推故。你只依我兩件事，我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事？」高氏敞口說出，直教喬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正是：

婦人之語不宜聽，

割戶分門壞倫□。

勿信妻言行大道，

世間男子幾多人？

當下高氏說與丈夫：「你今已娶來家，我說也自任然了。只要是你與他別住，不許放在家裏。」喬俊聽得說：「這個容易，我自賃房屋一間與他另住。」高氏又說：「自從今日爲始，我再不與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飾衣服，我自與女兒兩個受用，不許你來討。一應官司門戶等事，你自教賤婢支持，莫再來纏我，你依得麼？」喬俊沉吟了半晌，心裏道：「欲待不依，又難過日子。罷罷！」乃言：「都依你。」高氏不語。次日早起去搬貨物行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也。揀個吉日，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一應什物完備，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喬俊刮取人頭帳目，及私房銀兩，還勾本錢。收絲已完，打點家中柴米之類，分付周氏：「你可耐靜，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如有急事，可回去大娘家裏說知。」道罷，逕到家裏說與高氏：「我明日起身去後，多只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照管周氏，看夫妻之面。」女兒道：「爹爹早回！」別了妻女，又來新住處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搭船，登途去了一去兩個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丈夫回來。看看又是冬景至了。其年大冷，忽一日晚彤雲密布，紛紛揚揚，下一天大雪。高氏在家思忖，丈夫一去，因何至冬時節，只管不回？這周氏寒冷，賽兒又病重，起身不得。乃叫洪三將些柴米炭火錢物，送與周氏。周氏見雪下得大，閉門在家哭泣。聽得敲門，只道是丈夫回來。慌忙開門，見了洪大工挑了東西進門，周氏乃問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大工答道：「大娘見大官人不同，記掛你無盤纏，教我送柴米錢鈔與你用。」周氏見說，回言：「大工，你回家去，多多拜上大娘大姐！」大工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午牌時分，周氏門首又有人敲門。周氏

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只因這人來，有分教，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正是：

閉門屋裏坐，

禍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越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聽得有人敲門，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衣服，便問周氏道：「娘子，喬俊在家麼？」周氏答道：「自從九月出門，還未回哩。」那人說：「我是他里長，今來差喬俊去海寧、硤江塘，做夫十日，歇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在家，我替你們尋個人，你出錢僱他去做工。」周氏答道：「既如此，只憑你教人替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別出門。次日飯後，領一個後生，年約二十歲，與周氏相見。里長說與周氏：「此人是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自幼他父母俱喪，如今專靠與人家做工過日，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我看你家裏又無人，可僱他在家走動也好。」周氏見說，心中歡喜道：「委實我家無人走動，看這人，想也是個良善本分的，工錢便依你罷了。」當下遂謝了里長，留在家裏。至次日，里長來叫去海寧做夫，周氏取些錢鈔與小二，跟着里長去了十日，回來。這小二在家裏小心謹慎，燒香掃地，件件當心。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與一個上應行首沈瑞遠來往，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留戀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只戀花門柳戶，逍遙快樂。那知家裏養兒病了兩個餘月，死了。高氏叫洪三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高氏立性貞潔，自在門前賣酒，無有半點狂心。不想周氏自從安了董小二在家，到有心看上他。有時做夫回來，熱羹熱飯，與他喫。小二見他家無人，勤謹做活。周氏時常眉來眼去的勾引他。這小二也有心，只是不敢上前。一日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周氏叫小二去買些酒菜魚肉之類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去灶上灑一注子酒，切些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燈，就擺在房內床面前桌兒上。小二在灶前燒火，周氏輕輕的叫道：「小二，你來房裏來將些東西去喫。」小二不合萬不合走入房內，有分教：小二死無葬身之地。正是：

僮僕人家不可無，豈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蹺蹊事，瞞着堂堂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和你喫兩盃酒，今夜你就在我房裏睡罷。」小二道：「不敢。」周氏罵了兩三聲蠻子，雙手把小二抱到床邊，挨肩而坐。〔刪去五十二字〕周氏將酒篩下，兩個喫一個交盃酒，兩人合喫五六盃。周氏道：「你在外頭歇，我在房內也是自歇，寒冷難熬，你今無福，不依我的口。」小二跪下道：「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多時了，只是不敢說。今

日娘子擡舉小人，此恩殺身難報。」二人說罷，解衣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樂，不必說了。天明小二先起來燒湯洗碗做飯，周氏方起，梳妝洗面罷，喫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却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隣舍皆知此事，無人閒管。却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聽得閒人說：「周氏與小二通奸，」目信且疑，放心不下。因此教洪大工去與周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邊家火。」周氏見洪大工來說，沉吟了半晌，勉強回言道：「既是大娘好意，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工得了言語，自回家了。周氏便叫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搬回家去，料想違他不得，只是你却如何？」小二答道：「娘子，大娘家裏也無人，小人情願與大娘家送酒走動。只是一件，不比比地，不得與娘子快樂了。不然，就今日拆散了罷。」說罷，兩個摟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去。我自與大娘說，留你在家，暗地裏與我快樂。且等丈夫回來，再做計較。」小二見說，纔放心歡喜。回言道：「萬望娘子用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先挑了箱籠來，捱到黃昏，洪大工提個燈籠去接周氏。周氏取具鎖鎖了大門，同小二回家。正是：

飛蛾撲火身須喪，
蝙蝠投竿命必傾。

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見了高氏。高氏道：「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如何帶小二回來？何不打發他去了？」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如留他在家使喚，待等丈夫同時，打發他未遲。」高氏是個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家中，我自照管着他，有甚早絲麻線？」遂留下教他看店，討酒錢，一應都會得。不又覺過了數月。周氏雖和小二有情，終久不比自住之時，兩個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高氏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便道：「大娘何不將大姐招小二爲婿，却不便當？」高氏聽得大怒，罵道：「你這個賤人，好沒志氣！我女兒招僱工人爲婿？」周氏不敢言語，喫高氏罵了三四日。高氏只倚着自身正大，全不想周氏與他通姦，故此要將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滅門之事。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古人云：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出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欺負洪三。或早或晚，見了玉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玉秀被這小二姦騙了。其事周氏也知，只瞞着高氏。似此又過了一月。其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浴。高氏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姦大，喫了一驚。待女兒穿了衣裳，叫女兒到面前問道：「你喫何人弄了身體，這姦大了？你好

好實說，我便饒你！」王秀推托不過，只得實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脚叫苦。這事都是這小婆娘做了一路，壞了我女兒，此事怎生是好？欲待聲張起來，又怕嚇動人，苦了女兒一世之事。當時沉吟了半晌，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只除害了這蠻子，方纔免得人知。不覺又過了兩月。忽值八月中秋節到，高氏叫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高氏周氏王秀在後園賞月，叫洪三和小二別在一邊喫。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賞了二大碗酒。小二不敢推辭，一飲而盡，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有酒，自去酒房裏睡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計策，當夜便是：

東獄新添枉死鬼，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己去睡了。便與周氏說：「我只管家事買賣，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你兩個做了一路，故意教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教我怎的見他分說？我是個清清白白的人，如今討了你來，被你玷尋我的門風，如何是好？我今與你只得沒奈何，害了這蠻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倘丈夫回來，你與我女兒俱各免得出醜，各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賤人與他通姦，因此壞了我女兒，你還戀着他？」周氏喫罵得沒奈何，只得去房裏取了麻索，遞與高氏。高氏接了，將去小二頸項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縛了一個更次，絞不死。小二喊起來，高氏急了，無家火在手邊，教周氏去灶前捉把劈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腦漿流出死了。高氏與周氏商量：「好却好了，這死屍須是今夜發落便好。」周氏道：「可叫洪三起來，將塊大石縛在屍上，馱去丟在新橋河裏水底去了。待他屍首自爛，神不知，鬼不覺。」高氏大喜，便到酒作坊裏叫起洪大工來，大工走入後園，看見了小二屍首道：「祛除了這害最好。倘留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的口面。」周氏道：「你可趁天明未明，把屍首馱去新河裏，把塊大石縛住，墜下水裏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道小二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一向又無人往來的，料然沒事。」洪大工馱了屍首，高氏將燈照出門去。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工馱到河邊，接塊大石，綁縛在屍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裏。這河有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蹤跡。洪大工回家，輕輕的關了大門，高氏與周氏各回房裏睡了。高氏雖自清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知其情，只好好好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千不合，萬不合，將他絞死。後來却被人首告，打死在獄，滅門絕戶，悔之無及！且說洪大工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店，高氏依舊在門前賣酒。王秀眼中不見了小二，也不敢問。周氏自言自語假意道：「小二這廝無禮，偷了我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王秀自在房裏，也不問他。那鄰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與不在。高氏一時害

了小二性命，疑決不下，早晚心中只恐事發，終日憂悶過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湖閣邊，有個做靴的皮匠，姓陳名文，渾家程氏五娘，夫妻兩口兒，止靠做靴鞋度日。此時是十月初旬，這陳文與妻子爭論，一口氣，走入門裏滿橋邊皮市裏買皮，當日不回，次日午後也不回。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個在家煩惱。將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裏問訊。遇到皮市裏來，問賣皮店家。皆言：「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裏了？」有多口的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我丈夫頭戴萬字頭巾，身穿着青絹一口中。一月前說來皮市裏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衆人道：「你可城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衆人，逸城中逢人便問。一日，並無蹤跡。過了兩日，喫了早飯，又入城來尋問。不端正，走到新橋下過。正是事有湊巧，物有偶然。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哄說道：「有個人死在河裏，身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程五娘聽得說，連忙走到河岸邊，分開人衆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漂浮一個死屍，穿着青衣服。遠遠看時，有些相像。程氏便大哭道：「丈夫緣何死在水裏？」看的人都呆了，程氏又哀告衆人：「那個伯伯肯與奴家拽過我的丈夫屍首到岸邊，家奴認一認看。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當時有一個破落戶，叫做王酒酒，專一在街市上幫閒打哄，賭騙人財，這廝是個潑皮，沒人家理他。當時也在那裏看，聽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便說道：「小娘子，我與你拽過屍首來岸邊，你認看。」五娘哭罷道：「若得伯伯如此深恩難報！」這王酒酒見隻過往船，便跳上船去，叫道：「梢工，你可住一住，等我替這個小娘子拽這屍首到岸邊。」當時王酒酒拽那屍首來。王酒酒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屍首，口裏不說出來，只教程氏認看。只因此起，有分教：高氏一家，死於非命。正是：

關裏鑽頭熱度歪，

遇人猛惜愛錢財；

誰知錯認屍和首，

引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酒在船上，將竹篙推那屍首到岸邊來。程氏看時，見頭面皮肉却被水浸壞了，全不認得。看身上衣服却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號大哭，哀告王酒酒道：「煩伯伯同奴去買口棺木來盛了，却又作計較。」王酒酒便隨程五娘到褚堂伴作李團頭家，買了棺木，叫兩個火家來河下撈起屍首，盛於棺內，就在河岸邊存着。那時新橋下無甚人家住，每日止有船隻來往。程氏取五十貫錢，

謝了王酒酒。王酒酒得了錢，一逕走到高氏酒店門前，以買酒爲名，便對高氏說：『你家緣何打死了董小二，丟在新橋河內，如今泛將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裏走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尸首，買具棺木盛了，改日却來埋葬。』高氏道：『王酒酒，你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首飾衣服在逃，追獲不着，那得這話！』王酒酒道：『大娘子，你不要賴瞞了別人，不要瞞我，你今送我些錢鈔買求我，我便任那婦人錯認了去。你若白賴不與我，我就去本府首告，叫你喫一場人命官司。』高氏聽得，便罵起來：『你這破落戶，千刀萬剮的賊，不長進的乞丐！見我丈夫不在家，今來詐我！』王酒酒被罵，大怒而去。能殺的婦人，到底無志氣。胡亂與他些錢鈔，也不見得弄出事來。當時高氏千不合萬不合，罵了王酒酒這一頓。被那厮走到海寧郡安撫司前，叫起屈來。安撫相公正坐廳上押文書，叫左右喚至廳下，問道：『有何屈事？』王酒酒跪在廳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隣居有一喬俊出外爲商未回，其妻高氏與妾周氏，一女玉秀，與家中一僱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故，把董小二謀死，丟在新橋河裏，如今泛起。小人去與高氏言說，反被本婦百般辱罵。他家有個酒大工，叫做洪三，敢是同心謀害的小人不甘，因此叫屈。望相公明鏡昭察！』安撫聽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了公文，差兩個牌軍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火急到廳。當時公人逕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玉秀洪三四人。關了大門，取鎖鎖了。逕到安撫司廳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蔡州人，姓黃名正大，爲人奸狡貪濫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小二拐物在逃，不知去向。』王青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曉。』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荆，血流滿地。打熬不過，只得招道：『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姦，後搬回家，姦了玉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家辱滅了門風，於今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賞月，教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邊喫酒，我兩個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門邊，叫小的去後園內，只見小二屍首在地，教我速馱去丟在河內去。小的問高氏因由，高氏備將前事說道：『二人通同姦騙女兒，倘或丈夫回日，怎的好？我今出於無奈，因是趕他不去，又怕說此情，只得用麻索絞死了。』小的是個老實的人，說道看這廝恣無理，也祛除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屍首，馱在新橋河邊，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是實話。』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畫字。二婦人見洪三已招，驚得魂不附體。玉秀抖做一塊。安撫叫左右將三個婦人過來供招。玉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與小二有姦。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來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強抱到後園奸騙了。到八月十五日，備果喫酒賞月，母高氏先叫奴去房內睡了，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安撫又問周氏：『你既與小二有姦，緣何將女孩兒壞了？你好好招承，免至受苦！』周氏兩

淚交流，只得從頭一一招了。安撫又問高氏：「你緣何謀殺小二？」高氏抵賴不過，從頭招認了。都押下牢監了。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次日差縣尉一人，帶領仵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檢屍。當日鬧動城裏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肩擦背，不計其數，一齊來看。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橋下，打開棺木，取出屍首，檢看明白。將屍放在棺內，縣尉帶了一千人回話。董小二屍雖是斧頭打碎頂門，麻索絞痕見在。安撫叫左右將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都打得昏暈復醒。取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玉秀洪三俱用鐵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王青隨衙聽候。且說那皮匠婦人，也知得錯認了，再也不來哭了。思量起來，一場惶恐，幾時不敢見人。這話且不說。再說玉秀在牢中湯水不喫，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洪三看看病重，獄卒告知安撫，安撫令官醫醫治不痊而死。止有高氏渾身發腫，棒瘡疼痛熬不得，飯食不喫，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憐不勾半個月日，四個都死在牢中。獄卒通報，知府與吏商量，喬俊久不回家，妻妾在家，謀死人命，本該償命。兇身人等俱死，具表申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聖旨到下，開讀道：「兇身俱已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屍首，又無苦主親人來領，燒化了罷。」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屍首，不在話下。却說喬俊合當窮苦，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然不知家中之事。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虔婆常常發語道：「我女兒戀住了你，又不能接客，怎的是了？你有錢鈔，將些出來使用，無錢，你自離了我家，等我女兒接別個客人。終不成餓死了我家罷！」喬俊是個有錢過的人，今日無了錢，被虔婆趕了數次，眼中淚下，尋思要回鄉，又無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淚下，也哭起來道：「喬俊是我苦了你！我有些日前釐下的零碎錢，與你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若有心，到家取得些錢，再來走一遭。」喬俊大喜，當晚收拾了舊衣服，打了一個衣包，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喬俊打在包內，別了虔婆，馱了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個流淚而別。且說喬俊於路搭船，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個相識船主人家宿歇，明早入城。那船主人見了喬俊，喫了一驚，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去了，只管不回你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個僱工人有姦。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却又與你女兒有姦。我聽得人說，不知爭姦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僱工人。酒大工洪三將屍丟在新橋河內，有了兩個月，尸首泛將起來，被人首告在安撫司，捉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并酒大工洪三到官。拷打不過，只得招認。監在牢裏，受苦不過，如今四人都死了。朝廷文書

下來，抄扎你家財產入官。你如今投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雹來！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語言不得。那船主人排些酒飯與喬俊喫，那裏喫得下。兩行淚珠，如雨收不住，哽咽悲啼。心下思量：「今日不想我因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如何是好？」番來覆去，過了一夜。次日黑早起來，辭了船主人，背了衣包，急急奔武林門來。到着自家對門一個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俱拆沒了，止有一片荒地。却好王將仕開門，喬俊放下衣包，向前拜道：「老伯伯，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模樣！」王將仕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不回？」喬俊道：「只爲消折了本錢，歸鄉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將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道：「賢姪聽老身說，你去後家中，」如此如此，把從頭之事，一一說了。「只好笑一個皮匠婦人，因丈夫死在外邊，到來錯認了屍，却被王酒酒那廝首告，害了你大妻小妾女兒并洪三到官，被打得好苦惱。受疼不過，都死在牢裏，家產都抄扎入官了。你如今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兩淚如傾，辭別了王將仕。上南不是，落北又難，嘆了一口氣道：「罷罷罷！我今今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妾俱喪了，去投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一湖清水便跳，投入水下而死。這喬俊一家人口，深可惜哉！却說王青這一日午後，同一般破落戶在西湖上閒蕩。剛到第二橋坐下，大家商量湊錢出來買碗酒喫，衆人道：「還勞王大哥去買，有些便宜。」只見王酒酒接錢在手，向西湖裏一撒。兩眼睜得圓溜溜，口中大罵道：「王青那董小二奸人妻女，自取其死，與你何干？你只爲詐錢不遂，害得我喬俊好苦！一門親了四口，死無葬身之地。今日須償還我命來！」衆人知道是喬俊附體，替他磕頭告饒。只見王青打自己把掌，約有百餘，罵不絕口，跳入湖中而死。衆人傳說此事，都道喬俊雖然好色貪淫，却不曾害人。今受此慘禍，九泉之下，怎放得王青過。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後人有詩云：

喬俊貪淫害一門，王青毒害亦亡身；

從來好色亡家國，豈見詩書誤了人。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天上烏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昔年歌管變荒臺，轉眼是非興敗！須識鬧中取靜，莫因乖過成獸。不貪花酒不貪財，一世無災無害。

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樂村有一小民叫做張乙。因販些雜貨到於縣中，夜深投宿城外一邸店，店房已滿，不能相容。間壁鎖下一空房，却無人住。張乙道：「店主人何不開此房與我？」主人道：「此房中有鬼，不敢留客。」張乙道：「便有鬼，我何懼哉！」主人只得開鎖，將燈一盞，掃帚一把，交與張乙。張乙進房，把燈放穩，挑得亮亮的。房中有破牀一張，塵埃堆積，用掃帚掃淨。展上鋪蓋，討些酒飯喫了，推轉房門，脫衣而睡。夢見一美色婦人，衣服華麗，自來薦枕。夢中納之。及至醒來，此婦宛在身邊。張乙問是何人。此婦道：「妾乃隣家之婦，因夫君遠出，不能獨宿，是以相就。勿多言，又當自知。」張乙亦不再問。天明，此婦辭去。至夜又來，歡好如初。如此三夜，店主人見張乙無事，偶話及此房內曾有婦人縊死，往往作怪。今番却太平了。張乙聽在肚裏。至夜，此婦仍來。張乙問道：「今日店主人說這房中有縊死女鬼，莫非是你？」此婦並無慚諱之意，答道：「妾身是也。然不禍於君，君幸勿懼。」張乙道：「試說其詳。」此婦道：「妾乃娼女，姓穆行廿二人。稱我爲廿二娘。與餘干客人楊川相厚。楊許娶妾歸去。妾將私財百金爲助。一去三年不來，妾爲鴛兒拘管，無計脫身，搥鬱不堪，遂自縊而死。鴛兒以所居售人，今爲旅店。此房昔日妾之房也。一靈不泯，猶依棲於此。楊川與你同鄉，可認得麼？」張乙道：「認得。」此婦道：「今其人安在？」張乙道：「去歲已移居饒州南門，娶妻開店，生意甚足。」婦人嗟歎良久，更無別語。又過了二日，張乙要回家。婦人道：「妾願始終隨君，未識許否？」張乙道：「倘能相隨，有何不可？」婦人道：「君可製一小木牌，題曰：廿二娘神位。置於篋中。但出牌呼妾，妾便出來。」張乙許之。婦人道：「妾尚有白金五十兩埋於此牀之下，沒人知覺，君可取用。」張乙掘地果得白金一瓶，心中甚喜。過了一夜。次日張乙寫了牌位，收藏好了，別店主而歸。到於家中，將此事告與渾家。渾家初時不喜。見了五十兩銀子，遂不嗔怪。張乙於東壁立了廿二娘神主，其妻戲往呼之。白日裏竟走出來，與妻施禮。妻初時也驚訝。後遂慣了，不以爲事。夜來張乙夫婦同牀，此婦亦來，也不覺牀之狹窄。過了十餘日，此婦道：「妾尚有夙債在於郡城，君能隨我去索取否？」張利其所有一口應承。即時顧船而行。船中供下牌位。此婦同行同宿，全不避人。不則一日，到了饒州南門，此婦道：「妾往楊川家討債去。」張乙方欲問之，此婦倏已上岸。張隨後跟去。見此婦竟入一店中去了。問其店，正楊川家也。張久候不出。忽見楊舉家驚惶。少頃哭聲振地。問其故，店中人云：「主人楊川向來無病，忽然中惡，九竅流血而死。」張乙心知廿二娘所爲，嘿然下船，向牌位苦叫，亦不見出。

來了。方知有夙債在郡城，乃楊川負義之債也。有詩數云：

王魁負義會遭譴

李益虧心亦改常

請看楊川下梢事

皇天不佑薄情郎。

方纔說穆廿二娘事，雖則死後報冤，却是鬼自出頭，還是渺茫之事。如今再說一件故事，叫做王嬌鸞百年長恨，這個冤更報得好。此事非唐非宋，出在國朝天順初年。廣西苗蠻作亂，各處調兵征勦，有臨安衛指揮王忠所領一枝浙兵，違了限期，被參降調河南陽衛中所千戶。即日引家小到任。王忠年六十餘，止一子王彪，頗稱驍勇，督撫留在軍前効用。到兩個女兒，長曰嬌鸞，次曰嬌鳳。年十八，鳳年十六，鳳從幼育於外家，就與表兄對姻。只有嬌鸞未曾許配。夫人周氏原係繼妻，周氏有嫡姐，嫁曹家，寡居而貧，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嬌鸞，舉家呼爲曹姨。嬌鸞幼通書史，舉筆成文，因愛女慎於擇配，所以及笄未嫁，每每臨風感歎，對月淒涼，惟曹姨與鸞相厚，知其心事。他雖父母亦不知也。一日清明節，屈和曹姨及侍兒明霞後園打鞦韆耍子。正在鬧熱之際，忽見牆缺處有一美少年，紫衣唐巾，舒頭觀見，連聲喝采，荒得嬌鸞滿臉通紅，推着曹姨的背，急回香房。侍女也進去了。生見園中無人，踰牆而入，鞦韆架子尚在，餘香彷彿，正在凝思，忽見草中一物，拾起看時，乃三尺線繡香羅帕也。生得此如獲珍寶，聞有人聲自內而來，復踰牆而出，仍立於牆缺邊。看時，乃是侍兒來尋香羅帕的。生見其三回五轉，意興已倦，微笑而言：「小娘子羅帕已入人手，何處尋覓？」侍兒擡頭見是秀才，便上前萬福道：「相公想已檢得，乞即見還，感德不盡！」那生道：「此羅帕是何人之物？」侍兒道：「是小姐的！」那生道：「既是小姐的東西，還得小姐來討，方纔還他。」侍兒道：「相公府居何處？」那生道：「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江縣人，父親爲本學司教，隨任在此，與尊府只一牆之隔。」原來衛署與學宮基址相連，衛叫做東衛，學叫做西衛。花園之外，就是學中的隙地。侍兒道：「貴公子又是近鄰，失膽了。妾當稟知小姐，奉命相求。」廷章道：「敢聞小姐及小娘子大名？」侍兒道：「小姐名嬌鸞，主人之愛女，妾乃貼身侍婢明霞也。」廷章道：「小生有一小詩一章，相煩致於小姐，即以羅帕奉還。」明霞本不肯替他寄詩，因要羅帕入手，只得應允。廷章道：「煩小娘子少待。」廷章去不多時，攜詩而至。桃花箋疊成方勝，明霞接詩在手，問：「羅帕何在？」廷章笑道：「羅帕乃至寶，得之非易，豈可輕還？小娘子且將此詩送與小姐看了，待小姐回音，小生方可奉璧。」明霞沒奈何只得轉身。

只因一幅香羅帕

惹起千秋長恨歌。

話說鸞小姐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却也挑動個「情」字。口中不語，心下躊躇道：「好個俊俏郎君，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忽見明霞氣忿忿的入來。鸞問：「香羅帕有了麼？」明霞口稱怪事：「香羅帕到被西衙周公子收着，就是牆缺內喝采的那紫衣郎君。」鸞道：「與他討了就是。」明霞道：「怎麼不討！也得他肯還。」鸞道：「他爲何不還？」明霞道：「他說小生姓周名狂，章蘇州府吳江人氏，父爲司教，隨任在此。與吾家只一牆之隔。既是小姐的香羅帕，必須小姐自討。」鸞道：「你怎麼說？」明霞道：「我說待妾稟知小姐，奉命相求。他道有小詩一章，煩吾傳遞，待有回音，纔把羅帕還我。」明霞將桃花箋遞與小姐，鸞見了這方勝，已有三分之喜。拆開看時，乃七言絕句一首：

帕出佳人分外香，
天公教付有情郎。

殷勤寄取相思句，
擬作紅絲入洞房。

鸞若是個有主意的，拚得棄了這羅帕，把詩燒却，分付侍兒下次再不許輕易傳遞。天大的事都完了。奈鸞一來是及瓜不嫁，知情慕色的女子；二來滿肚才情不肯埋沒，亦取薛濤箋答詩八句：

妾身一點玉無瑕，
生自侯門將相家。

靜裏有親同對月，
閒中無事獨看花。

碧梧只許來奇鳳，
翠竹那容入老鴉。

寄語異鄉孤另客，
莫將心事亂如麻。

明霞捧詩方到後園，廷章早在缺牆相候。明霞道：「小姐已有回詩了，可將羅帕還我。」廷章將詩讀了一遍，益慕鸞之才，必欲得之。道：「小娘子耐心，小生又有所答。」再回書房寫成一絕。

居傍侯門亦有緣，
異鄉孤另果堪憐。

若容鸞鳳雙棲樹，
一夜簫聲入九天。

明霞道：「羅帕又不還，只管寄什麼詩？我不寄了。」廷章袖中出金簪一根道：「這微物奉小娘子，權表寸敬，多多致意小姐。」明霞貪了這金簪，又將詩回復鸞。鸞看罷，悶悶不悅。明霞道：「詩中有甚言語觸犯小姐？」鸞道：「書生輕薄，都是調戲之言。」

明霞道：「小姐大才，何不作一詩罵之，以絕其意。」嬌鸞道：「後生家性重，不必罵，且好言勸之可也。」再取薛箋題詩八句：

獨立庭際傍翠陰，侍兒傳語意何深！

滿身竊玉偷香膽，一片撩雲撥雨心。

丹桂豈容稚子折，珠簾那許曉風侵？

勸君莫想陽臺夢，努力攻書入翰林。

自此一倡一和，漸漸情熟，往來不絕。明霞的足跡不斷後園，廷章的眼光不離牆缺。詩篇甚多，不暇細述。時屆端陽，王千戶治酒於園亭家宴。廷章於牆缺往來，明知小姐在於園中，無由一面，侍女明霞亦不能通一語。正在氣悶，忽撞見衛卒孫九。那孫九善作木匠，長在衛裏服役，亦多在學中做工。廷章遂題詩一絕封固了，將青蚨二百賞孫九買酒喫，託他寄與衛中明霞姐。孫九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伺候到次早，纔覷個方便，寄得此詩於明霞，明霞遞於小姐。拆開看之，前有敘云：「端陽日園中望嬌娘子不見，口占一絕奉寄。」

配成綵線思同結，傾就蒲觴擬共斟；

霧隔湘江歡不見，錦葵空有向陽心。

後寫松陵周廷章拜稿。嬌娘看了，置於書几之上。適當梳頭，未及酬和。忽曹姨走進香房，看見了詩稿，大驚道：「嬌娘既有西廂之約，可無東道之主，此事如何瞞我？」嬌鸞含羞答道：「雖有吟詠往來，實無他事，非敢瞞姨娘也。」曹姨道：「周生江南秀士，門戶相當，何不教他遣媒說合，成就百年姻緣，豈不美乎？」嬌鸞點頭道：「是。」梳妝已畢，遂答詩八句：

深鎖香閨十八年，不容風月透簾前；

繡衾香暖誰知苦，錦帳春寒只愛眠！

生怕杜鵑聲到耳，死愁蝴蝶夢來纏；

多情果有相憐意，好倩冰人片語傳。

廷章得詩，遂假託父親周司教之意，央趙學口往王千戶處求這頭親事。王千戶亦重周生才貌，但嬌鸞是愛女，况且精通文墨。

自己年老，一應衛中文書筆札，都靠着女兒相幫，少他不得，不忍棄之於他鄉。以此遲疑未許。廷章知姻事未諧，心中如刺。乃作書寄於小姐。前寫松陵友弟廷章拜稿：

自親芳容未寧狂魄。夫婦已是前生定，至死靡他。媒妁傳來今日言，爲期未決。遙望香闥深鎖，如唐太宗離月宮而空想嫦娥。要從花圃戲遊，似牽牛郎隔天河而苦思織女。倘復遷延於月日，必當夭折於溝渠。生若無緣，死亦不瞑。勉成拙律，深冀哀憐。

詩曰：

未有佳期慰我情，

可憐春價值千金！

悶來窗下三杯酒，

愁向花前一曲琴。

人在鎖窗深處好，

悶回羅帳靜中吟。

孤栖一樣昏黃月，

肯許相攜誇寸心？

嬌鸞看罷，即時復書。前寫虎衙愛女嬌鸞拜稿：

輕荷點水，弱絮飛簾。拜月亭前，懶對東風聽杜宇；畫眉窗下，強消長晝刺鴛鴦。人正困於粧臺，詩忽墜於香案。啟觀來意，無限幽懷。自憐薄命佳人，惱殺多情才子。一番信到，一番使妾倍支吾；幾度詩來，幾度令人添寂寞。休得跳東牆學攀花之手，可以仰北斗駕折桂之心。眼底無媒，書中有女。自此衷情封去札，莫將消息問來人。謹和佳篇，仰祈深諒。詩曰：

秋月春花亦有情，

也知身價重千金。

羞聽東牆崔氏琴，

羞聽東牆崔氏琴。

癡念已從空裏散，

好詩惟向夢中吟。

此生但作乾兄妹，

直待來生了寸心。

廷章閱書讚歎不已，讀詩至末聯，「此生但作乾兄妹。」忽然想起一計道：「當初張琪、申純皆因兄妹得就私情。王夫人與我

同姓，何不拜之爲姑？好便通家往來，於中取事矣。」遂託言西衙窄狹，且是喧鬧，欲借衛署後園觀書。周司教自與王千戶開口。王翁道：「彼此通家，就在家下喫些見成茶飯，不煩饋送。」周翁感激不盡，回向兒子說了。廷章道：「雖承王翁盛意，非親非故，難以打攪。」

孩兒欲備一禮，拜認周夫人爲姑。姑姓一家，庶乎有名。」周司教是糊塗之人，只要討些小便宜，道：「任從我兒行事。」廷章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婦，擇個吉日，備下綵緞書儀，寫個表姪的名刺，上門認親，極其卑遜，極其親熱。王翁是個武人，只好奉承。遂請入中堂，教奶奶都相見了。連曹姨也認做姨娘。嬌鸞是表妹，一時都請見禮。王翁設宴後堂，權當會親。一家同席，廷章與嬌鸞，暗暗歡喜。席上眉來眼去，自不必說。當日盡歡而散。

姻緣好惡猶難問，

蹤跡親疎已自分。

次日王翁收拾書室，接內姪周廷章來讀書。却也曉得隔絕內外，將內宅後門下鎖，不許婦女入於花園。廷章供給，自有外廂照管。雖然搬做一家，音書來往反不便了。嬌鸞松筠之志雖存，風月之情已動。况既在席間，眉來眼去，怎當得園上風隔鸞分。愁緒無聊，變成一病。朝涼暮熱，茶飯不沾。王翁迎醫問卜，全然不濟。廷章幾遍到中堂問病，王翁只教致意，不令進房。廷章心生一計，因假說：「長在江南，曾通醫理。表妹不知所患何症，待姪兒診脈便知。」王翁向夫人說了，又教明霞道達了小姐，方纔迎入。廷章坐於床邊，假以看脈爲由，撫摩了半晌。其時王翁夫婦俱在，不好交言。只說得一聲保重，出了房門。對王翁道：「表妹之疾，是抑鬱所致，常須於寬敞之地，散步陶情，更使女伴勸慰，開其鬱抱，自當勿藥。」王翁敬信屬生，更不疑惑，便道：「衙中只有園亭，並無別處寬敞。」廷章故意道：「若表妹不時要園亭散步，恐小姪在彼不便，暫請告歸。」王翁道：「既爲兄妹，復何嫌阻？」即日教開了後門，將鎖鑰付曹姨收管。就教曹姨陪侍女兒，任情閒耍。明霞伏侍，寸步不離。自以爲萬全之策矣。却說嬌鸞原爲思想周郎致病，得他撫摩一番，已自歡喜。又許散步園亭，陪伴伏侍者，都是心腹之人，病便好了一半。每到園亭，廷章便得相見，同行同坐。有時亦到廷章書房中喫茶，漸漸不避嫌疑，挨肩擦背。廷章捉個空，向小姐懇求，要到香閣一望。嬌鸞目視曹姨，低低向生道：「鎖鑰在彼，兄自求之。」廷章已悟。次日廷章取吳綾二端金釧一副，央明霞獻與曹姨。姨問鸞道：「周公子厚禮見惠，不知何事？」嬌鸞道：「年少狂生，不無過失，渠要姨包容耳。」曹姨道：「你二人心事，我已悉知。但有往來，決不泄漏。」因把匙鑰付與明霞。鸞心大喜。遂題一絕，寄廷章云：

暗將私語寄英才，

偷向人前莫亂開。

今夜香闌春不鎖，

月移花影玉人來。

廷章得詩，喜不自禁。是夜黃昏已罷，鼙鼓方聲，廷章悄步及於內宅，後門半啟，推身而進。自那日房中看脈出園上來，依稀記得

路徑。緩緩而行，但見燈光外射明霞，候於門側。廷章步進香房，與鸞施禮，便欲擁抱。鸞將生攔開，喚明霞快請曹姨來同坐。廷章大失所望，自陳苦情，責其變卦，一時急淚欲流。鸞道：「妾本貞姬，君非蕩子。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愛相憐。妾既私君，終當守君之節；君若棄妾，豈不負妾之誠。必矢明神，誓同白首，若還苟合，有死不從。」說罷，曹姨適至，向廷章謝日間之惠。廷章遂央姨爲媒，誓諧伉儷。口中咒願如流而出。曹姨道：「二位賢甥，既要我爲媒，可寫合同婚書四紙，將一紙焚於天地，以告鬼神；一紙留於吾手，以爲媒證；你二人各執一紙，爲他日合卺之驗。女若負男，疾雷震死；男若負女，亂箭亡身。再受陰府之懲，永墮酆都之獄。」生與鸞聽曹姨說得痛切，各各歡喜。遂依曹姨所說，寫成婚書誓約。先拜天地，後謝曹姨。姨乃出清酒醇醪，與二人把盞稱賀。三人同坐飲酒，直至三鼓，曹姨別去。生與鸞攜手上床，雨雲之樂可知也。五鼓，鸞促生起身，囑付道：「妾已委身於君，君休負恩於妾。神明在上，鑒察難逃。今後妾若有暇，自遣明霞奉迎，切莫輕行，以招物議。」廷章字字應承，留鸞不捨。鸞急教明霞送出園門。是日鸞寄生二律云：

昨夜同君喜事從，

芙蓉帳暖語從容。

貼胸交股情偏好，

撥雨撩雲興轉濃。

一枕鳳鸞聲細細，

半窗花月影重重。

曉來親視鴛鴦枕，

無數飛紅撲繡絨；其一

衾翻紅浪效綢繆，

乍抱郎腰分外羞。

月正圓時花正好，

雲初散處雨初收；

一團恩愛從天降，

萬種情懷得自由；

寄語今宵中夕夜，

不須欹枕看牽牛。其二

廷章亦有酬答之句。自此鸞疾盡愈，門鎖竟弛。或三日或五日，鸞必遣明霞召生。來往既頻，恩情愈篤。如此半年有餘。周司教任滿，陞四川峨眉縣尹。廷章戀鸞之情，不肯同行。只推身子有病，怕蜀道艱難。况學業未成，師友相得。尙欲留此讀書。周司教平昔縱子，言無不從。起身之日，廷章送父出城而返。鸞感廷章之留，是日邀之相會，愈加親愛。如此又半年有餘。其中往來詩篇甚多，不能盡載。廷章一日聞邸報，見父親在峨眉不服水土，告病回鄉。久別親闈，欲謀歸覲。又牽鸞情愛，不忍分離。事在兩難，憂形於色。鸞探知其故，

因置酒勸生道：「夫婦之愛，瀚海同深；父子之情，高天難比；若戀私情而忘公義，不惟君失子道，累妾亦失婦道矣。」曹姨亦勸道：「今日暮夜之期，原非百年之算。公子不如暫回故鄉，且覲雙親。倘於定省之間，即議婚姻之事。早完誓願，免致情牽。」廷章心猶不決。鸞教曹姨將公子欲歸之情，對王翁說了。此日正是端陽，王翁治酒與廷章送行，且致厚贖。廷章義不容已，只得收拾行李。是夜鸞另置酒香闥，邀廷章重伸前誓，再訂婚期。曹姨亦在坐，千言萬語，一夜不睡。臨別又問廷章住居之處。廷章道：「問做甚麼？」鸞道：「恐君不即來，妾便於通信耳？」廷章索筆寫出四句：

思親千里返姑蘇，家住吳江十七都；

須問南麻雙漾口，延陵橋下督糧吳。

廷章又解說：「家本吳姓，祖當里長督糧，有名督糧吳家。周是外姓也。此字雖然寫下，欲見之切，度日如歲。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當持家君束帖，親到求婚，決不忍闔閨佳人，懸懸而望。」言罷，相抱而泣。將次天明，鸞親送生出園。有聯句一律：

綢繆魚水正投機，無奈思親使別離；廷章

花圃從今誰待月，蘭房自此懶圍棋。鸞

惟憂身遠心俱遠，非慮文齊福不齊；廷章

低首不言中自省，強將別淚整峨眉。鸞

須與天曉，鞍馬齊備。王翁又於中堂設酒，妻女畢集，爲上馬之餞。廷章再拜而別。鸞自覺悲傷欲泣，潛歸內室。取烏絲箋題詩一律，使明霞送廷章上馬，伺便投之。章於馬上展看云：

同攜素手並香肩，送別那堪雙淚懸。

郎馬未離青柳下，妾心先在白雲邊。

妾持節操如姜女，君重綱常類閔騫。

得意匆匆便回首，香闥人瘦不禁眠。

廷章讀之淚下，一路上觸景興懷，未嘗頃刻忘鸞也。閒話休叙，不一日，到了吳江家中，參見了二親，一門歡喜。原來父親已與同

里魏同知家議親，正要接兒子回來行聘完婚。生初時有不願之意，後訪得魏女美色無雙，且魏同知十萬之富，粧奩甚夥。慕財貪色，遂忘前盟。過了半年，魏氏過門，夫妻恩愛，如魚似水，竟不知王嬌鸞爲何人矣。

但知今日新粧好，不願情人望眼穿。

却說嬌鸞一時勸廷章歸省，是他賢慧達理之處。然已去之後，未免懷思。白日淒涼，黃昏寂寞。燈前有影相親，帳底無人共語。每遇春花秋月，不覺夢斷魂勞。捱過一年，杳無音信。忽一日明霞來報道：「姐姐可要寄書與周姐夫麼？」嬌鸞道：「那得有這方便？」明霞道：「適纔孫九說臨安衛有人來此下文。臨安是杭州地方，路從吳江經過，是個便道。」嬌鸞道：「既有便，可教孫九囑付那差人不要去了。」即時修書一封，曲敘別離之意。囑他早至南陽，同歸故里，踐婚姻之約，成終始之交。書多不載。書後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端陽一別杳無音，兩地相看對月明；

暫爲椿萱辭虎衛，莫因花酒戀吳城。

遊仙閣內占離合，拜月亭前問死生；

此去願君心自省，同來與妾共調羹。

封皮上又題八句：

此書煩遞至吳衙，門面春風足可誇；

父列當今宣化職，祖居自古督糧家。

已知東宅鄰西宅，猶恐南麻混北麻；

去路逢人須借問，延陵橋在那村些？

又取銀釵二股，爲寄書之贈。書去了七個月，並無回耗。時值新春，又訪得前衛有個張客人，要往蘇州收貨。嬌鸞又取金花一對，央孫九送與張客，求他寄書。書意同前，亦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春到人間萬物鮮，香闌無奈別魂牽；

東風浪蕩君尤蕩，

皓月團圓妾未圓。

情洽有心勞白髮，

天高無計托青鸞！

哀陽萬事憑誰訴？

寄與才郎仔細看。

封皮上題一絕：

蘇州咫尺是吳江，

吳姓南麻世督糧；

囑付行人須着意，

好將消息問才郎。

張客人是志誠之士，往蘇州收貨已畢，賚書親到吳江。正在長橋上閒路，恰好周廷章過去。聽得是河南聲音，問的又是南麻督糧吳家，知嬌鸞書信，怕他到彼，知其再娶之事。遂上前作揖，通名邀往酒館三杯，拆開書看了。就於酒家借紙筆，匆匆寫下回書，推說父病未痊，方侍醫藥。所以有誤佳期。不久即圖會面，無勞注想。書後又寫：「路次借筆不備，希諒！」張客收了回書，不一日，回到南陽，付孫九回復鸞小姐。鸞拆書看了，雖然不會定個來期，也當畫餅充饑，望梅止渴。過了三四個月，依舊杳然無聞。嬌鸞對曹姨道：「周郎之言欺我耳！」曹姨道：「誓書在此，皇天鑒知。周郎獨不怕死乎？」忽一日，聞有臨安人到，乃是嬌鸞妹子嬌鳳生了孩兒，遣人來報喜。嬌鸞彼此相形，愈加感歎。且喜又是寄書的一個順便，再修書一封托他。這是第三封書，亦有詩十首。末一章云：

叮嚀才子莫蹉跎，

百歲夫婦能幾何？

王氏女爲周氏室，

文官子配武官娥。

三封心事煩青鳥，

萬斛閒愁鎖翠娥。

遠路尺書情未盡，

相思兩處恨偏多。

封皮上亦寫四句：

此書煩遞至吳江，

糧督南麻姓字香；

去路不須馳步問，

延陵橋下暫停航。

鸞白此寢廢餐忘，香消玉減，暗地淚流，懨懨成病。父母欲爲擇配。嬌鸞不肯，情願長齋奉佛。曹姨勸道：「周郎未必來矣，毋拘小

信，自誤青春。」嬌鸞道：「人而無信，是禽獸也。寧周郎負我，我豈敢負神明哉？」光陰荏苒，不覺已及三年。嬌鸞對曹姨說道：「說開周郎已婚他族。此信未知真假。然三年不來，其心腸亦改變矣。但不得一實信，吾心終不死。」曹姨道：「何不央孫九親往吳江一遭，多與他些盤費。若周郎無他更變，使他等候同來，豈不美乎？」嬌鸞道：「正合吾意，亦求姨娘一字，促他早早登程可也。」當下嬌鸞寫就古風一首，其略云：

憶昔清明佳節時，與君邂逅成相知。嘲風弄月通來往，撥動風情無限思。侯門曳斷千金索，攜手挨肩遊畫閣。好把青絲結死生，盟山誓海情不薄。白雲渺渺草青青，才子思親欲別情。頓覺桃臉無春色，愁聽傳書鴈幾聲。君行雖不排鸞馭，勝似征鸞父兄去。悲悲切切斷腸聲，執手牽衣理前誓。與君成就鸞鳳女，切莫蘇城戀花柳。自君之去妾損眉，脂粉慵調髮如帚。姻緣兩地相思重，雪月風花誰與共。可憐夫婦正當年，空使梅花蝴蝶夢。臨風對月無歡好，淒涼枕上魂顛倒。一宵忽夢汝娶親，來朝不覺愁顏老。盟言願作神雷電，九天玄女相傳遍。只歸故里未歸泉，何故音容難得見。才郎意假妾意真，再馳驛使陳丹心。可憐三七羞花貌，寂寞香閣思不禁。

曹姨書中亦備說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二書共作一封，封皮亦題四句：

蕩蕩名門宰相衙，更兼糧督鎮南麻；

逢人不用亭舟問，橋跨延陵第一家。

孫九領書，夜宿曉行，直至吳江延陵橋下。猶恐傳遞不的，直候周廷章面送。廷章一見孫九，滿臉通紅，不問寒溫，取書納於袖中，竟進去了。少頃教家童出來回復道：「相公娶魏同知家小姐，今已二年。南陽路遠，不能復來矣。回書難寫，仗你代言。這幅香羅帕乃初會鸞姐之物，并合同婚書一紙，央你送還，以絕其念。本欲留你一飯，誠恐老爹盤問，白銀五錢權充路費，下次更不勞往返。」孫九聞言大怒，擲銀於地不受，走出大門，罵道：「似你短行薄情之人，禽獸不如！可憐負了鸞小姐一片真心，皇天斷然不佑你！」說罷，大哭而去。路人爭問其故，孫老兒數一數二的逢人告訴。自此周廷章無行之名，播於吳江，為衣冠所不齒。正是：

平生不作虧心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再說孫九回至南陽，見了明霞，便悲泣不已。明霞道：「莫非你路上喫了苦？莫非周家郎君死了？」孫九只是搖頭。停了半晌，方

說備細如此如此。『他不發回書，只將羅帕寄書送還，以絕小姐之念。我也不去見小姐了。』說罷，拭淚歎息而去。明霞不敢隱瞞，備述孫九之語。嬌鸞見了這羅帕，已知孫九不是個誑話，不覺怨氣填胸，怒色盈面。就請曹姨至香房中，告訴了一遍。曹姨將言勸解，嬌鸞如何肯聽。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將三尺香羅帕，反覆觀看，欲尋自盡。又想道：『我嬌鸞名門愛女，美貌多才。若嘿嘿而死，却便宜了薄情之人。』乃製絕命詩三十二首及長恨歌一篇。詩云：

倚門默默思重重，

自歎雙雙一笑中；

情惹遊絲牽嫩綠，

恨隨流水縮殘紅。

當時只道春回准，

今日方知色是空。

回首凭欄情切處，

閒愁萬里怨東風。

餘詩不載。其長恨歌略云：

長恨歌爲誰作？題起頭來心便惡。朝思暮想無了期，再把鸞箋訴情薄。妾家原在臨安路，麟閣功勳受恩露。後因親老失軍機，降調南陽衛千戶。深閨養育嬌鸞身，不會舉步離中庭。豈知二九災星到，忽隨女伴粧囊行。鞦韆戲蹴方纔罷，忽驚牆角生人話。含羞歸去香房中，倉忙尋覓香羅帕。羅帕誰知入君手，空令梅香往來走。得蒙君贈香羅詩，惱妾相思淹病久。感君拜母結妹兄，來詞去簡儘恩情。只恐恩情成苟合，兩會結髮同山盟。山盟海誓還不信，又托曹姨作媒證。婚書寫定燒蒼穹，始結於飛在天命。情交二載甜如蜜，才子思親忽成疾。妾心不忍君心愁，反勸才郎歸故籍。叮嚀此去姑蘇城，花街莫聽陽春聲。一親慈顏便回首，香閣可念人孤另。囑付殷勤別才子，棄舊憐新任從爾。那知一去意志還，終日思君不如死。有人來說君重婚，幾番欲信仍難憑。後因孫九去復返，方知仇儷諧文君。此情恨殺薄情者，千里姻緣難割捨。到手恩情都負之，得意風流在何也？莫論妾愁長與短，無處箱囊詩不滿。題殘錦札五千張，寫禿毛錐三百管。玉闥人瘦嬌無力，佳期反作長相憶。枉將八字推子平，空把三生卜周易。從頭一一思量起，往日交情不虧汝。既然恩愛如浮雲，何不當初莫相與。鶯鶯燕燕皆成對，何獨天生我無配。嬌鳳妹子少二年，適添孩兒已三歲。自慚輕棄千金軀，伊歡我獨心孤悲。先年誓願今何在？舉頭三尺有神祇。君往江南妾江北，千里關山遠相隔。若能兩翅忽然生，飛向吳江近者側。初交你我天地知，今來無數人揚非。虎門深鎖千金色，天教一笑

遭君機。恨君短行歸陰府，譬似皇天不生我。從今書遞故人收，不望回音到中所。可憐鐵甲將軍家，玉閨養女嬌如花。只因頗識琴書味，風流不久歸黃沙。白羅丈二懸高梁，飄然眼底魂茫茫。報道一聲嬌鸞絃，滿城笑殺臨安王。妾身自愧非良女，擅把閨情賤輕許。相思債滿還九泉，九泉之下不饒汝。當初寵妾非如今，我今怨汝如海深。自知妾意皆仁意，誰想君心似獸心。再將一幅羅紋綉，殷勤遠寄郎家遙。自歎興亡皆此物，殺人可恕情難饒。反覆叮嚀只如此，往日閒愁今日止。君今肯念舊風流，飽看嬌鸞書一紙。

書已寫就，欲再遣孫九。孫九咬牙怒目，決不肯去。正無其便，偶值父親痰火病發，喚嬌鸞替他檢閱文書。嬌鸞看文書裏面有一宗乃勾本衛逃軍者，其軍乃吳江縣人。鸞心生一計，乃取從前倡和之詞，并今日絕命詩及長恨歌彙成一帙，合同婚書二紙，置於帙內，總作一封。入於官文書內，封同上填寫南陽衛掌印千戶王投下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當堂開拆。打發公差去了，王翁全然不知。是晚嬌鸞沐浴更衣，哄明霞出去烹茶，關了房門，用杌子填足，先將白練掛於梁上，取原日香羅帕，向咽喉扣住，接連白練，打個死結，蹬開杌子，兩腳懸空，煞時間三魂漂渺，七魄幽沉。剛年二十一歲。

始終一幅香羅帕，成也蕭何敗也何！

明霞取茶來時，見房門閉緊，敲打不開，慌忙報與曹姨。曹姨同周老夫人打開房門看了，這驚非小。王翁也來了，合家大哭，竟不知什麼意故。少不得買棺殮葬。此事鬧過休題。再說吳江闖大尹，接得南陽衛文書，拆開看時，深以為奇。此事曠古未聞。適然本府趙推官隨察院樊公，按臨本縣。闕大尹與趙推官是金榜同年，因將此事與趙推官言及。趙推官取而觀之，遂以奇聞，報知樊公。樊公將詩歌及婚書反覆詳味，深惜嬌鸞之才，而恨周廷章之薄倖。乃命趙推官密訪其人。次日，擒拿解院。樊公親自詰問。廷章初時抵賴。後見婚書有據，不敢開口。樊公喝教重責五十收監。行文到南陽衛查嬌鸞會否自縊。不一日，文書轉來說嬌鸞已死。樊公乃於監中，吊取周廷章到察院堂上。樊公罵道：「調戲職官家子女，一罪也；停妻再娶，二罪也；因奸致死，三罪也。婚書上說：『男若負女萬箭亡身。』我今沒有箭射你，用亂棒打殺你，以為薄倖男子之戒。」喝教合堂早快齊舉竹批亂打；下手時官商齊響，着體處血肉交飛。頃刻之間，化為肉醬。滿城人無不稱快。周司教聞知，登時氣死，魏女後來改嫁。向貪新娶之財色，而沒恩背盟，果何益哉！有詩數云：

一夜恩情百夜多，負心端的欲如何？

若云薄倖無冤報，請讀當年長恨歌。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斷死孩兒

春花秋月足風流，不分紅顏易白頭；
試把人心比松柏，幾人能爲歲寒留？

這四句詩，泛論春花秋月，惱亂人心。所以才子有悲秋之辭，佳人有傷春之詠。往往詩謎寫恨，目語傳情，月下幽期，花間密約，但圖一刻風流，不顧終身名節。這是兩下相思，各還其債，不在話下。又有一等男貪而女不愛，女愛而男不貪。雖非兩相情願，却有一片精誠。如冷廟泥神，朝夕焚香拜禱，也少不得靈動起來。其緣短的，合而終睽。倘緣長的，疎而轉密。這也是風月場中所有之事。亦不在話下。又有一種男不慕色，女不懷春。志比精金，心如堅石。後來由被旁人播弄，設圈設套。一時失了把柄，墮其術中，事後悔之無及。如宋時玉通禪師，修行了五十年，因觸了知府柳宣教，被他設計，教妓女紅蓮假扮寡婦借宿，百般誘引，壞了他的戒行。這般會合，那些個男歡女愛，是偶然一念之差。如今再說個誘引寡婦失節的，却好與玉通禪師的故事做一對兒。正是：

未離恩山休問道，尙沉慾海莫參禪。

話說宣德年間，南直隸揚州府儀真縣有一民家，姓丘名元吉，家頗饒裕。娶妻邵氏，姿容出衆，兼有志節。夫婦甚相愛重。相處六年，未曾生育。不料元吉得病身亡。邵氏年方二十三歲，哀痛之極，立志守寡，終身永無他適。不覺三年服滿。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後日長，勸他改嫁。叔公丘大勝也叫阿媽來委曲譬喻他幾番。那邵氏心如鐵石，全不轉移。設誓道：『我亡夫在九泉之下，邵氏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繩上死。』衆人見他主意堅執，誰敢再去強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婦。』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從長計較，到不如明明改個丈夫，雖做不得上等之人，還不失爲中等，不到得後來出醜。正是：

作事必須踏實地，爲人切莫務虛名。

邵氏一口說了滿話，衆人中賢愚不等，也有嘖嘖誇獎他的。也有似疑不信，睜着眼看他的。誰知邵氏立心貞潔，閨門愈加嚴謹。

止有一侍婢，叫做秀姑，房中作伴，針指營生；一小廝叫做得貴，年方十歲，看守中門。一應薪水買辦，都是得貴傳遞。童僕已冠者，皆遣出不用。庭無閒雜，內外肅然。如此數年，人人信服。那個不說邵大娘少年老成，治家有法。光陰如箭，不覺十週年到來。邵氏思念丈夫，要做些法事追薦，叫得貴去請叔公丘大勝來商議。延七衆僧人，做三晝夜功德。丘氏道：「奴家是寡婦，全仗叔公過來主持道場。」大勝應允。話分兩頭，却說鄰近新搬來一個漢子，姓支名助，原是破落戶，平昔不守本分，不做生理，專一在街坊上趕熱鬧。事過活，聞得人說邵大娘守寡貞潔，且是青年標致，天下難得。支助不信，不論早晚，常在丘家門首閒站。果然門無雜人，只有得貴小廝買辦出入。支助就與得貴相識漸漸熟了。閒話中，問得貴：「聞得你家大娘生得標致，是真也不？」得貴生於禮法之家，一味老實，遂答道：「標致是真。」又問道：「大娘也有時到門前看街麼？」得貴搖手道：「從來不會出中門，莫說看街，罪過罪過！」一日得貴正買辦素齋的東西，支助撞見，又問道：「你家買許多素品爲甚麼？」得貴道：「家主十週年，做法事要用。」支助道：「幾時？」得貴道：「明日，三晝夜，正好辛苦哩！」支助聽在肚裏，想道：「既追薦丈夫，他必然出來拈香，我且去偷看一看，什麼樣嘴臉？真像個孤孀也不？」却說次日，丘大勝請到七個僧人，都是有戒行的。在堂中排設佛像，鳴鑼擊鼓，誦經禮懺，甚是志誠。丘大勝勤勤拜佛，邵氏出來拈香，晝夜各只一次，拈過香，就進去了。支助趁這道場熱鬧，幾遍混進去看，再不見邵氏出來。又問得貴，方知日間只畫食拈香一遍。支助到第三日，約莫晝食時分，又趑進去，閃在榻子傍邊隱着。見那些和尚都穿着袈裟，站在佛前吹打樂器，宣和佛號。香火道人在道場上手忙腳亂的添香換燭。本家止有得貴，只好往來答應，那有工夫照管外邊。就是丘大勝同着幾個親戚，也都呆看和尚吹打，那個來稽查他。少頃邵氏出來拈香，被支助看得仔細。常言：若要俏，添重孝。編素粧束，加倍清雅。分明是：

廣寒仙子月中出，姑射神人雪裏來。

支助一見，遍體酥麻了。回家想念不已。是夜，道場完滿，衆僧直至天明方散。邵氏依舊不出中堂了。支助無計可施，想着：「得貴小廝老實，我且用心下釣子。」其時五月初五日，支助拉得貴回家，喚雄黃酒，得貴道：「我不會喫酒，紅了臉時，怕主母嗔罵。」支助道：「不喫酒，且喫隻粽子。」得貴跟支助家去，支助教渾家剝了一盤粽子，一碟糖，一碗肉，一碗鮮魚兩雙筋。兩個酒杯，放在桌上。支助把酒壺使篩，得貴道：「我說過不喫酒，莫篩罷。」支助道：「喫杯雄黃酒應時令，我這酒淡，不妨事。」得貴被央不過，只得喫了。支助道：「後生家莫喫單杯，須喫個成雙。」得貴推辭不得，又喫了一杯。支助自去了一回，夾七夾八說了些街坊上的閒話。又斟一

杯勸得貴。得貴道：「醉得臉都紅了，如今真個不喫了。」支助道：「臉左右紅了，多坐一時回去，打甚麼緊？只喫這一杯罷，我再不勸你了。」得貴前後共喫了三杯酒，他自幼在丘家被邵大娘拘管得嚴，何曾嘗酒的滋味。今日三杯落肚，便覺昏醉。支助乘其酒興，低說道：「得貴哥！我有句閒話問你。」得貴道：「有甚話儘說。」支助道：「你主母孀居已久，想必風情亦動。倘得個漢子同眠同睡，可不喜歡？從來寡婦都牽掛着男子，只是難得相會。你引我去試他一試，如若得成事，重重謝你。」得貴道：「說甚麼話！虧你不怕罪過我主母極是正氣，闔門整肅，日間男子不許入中門，夜間使婢持燈照顧四下，各門鎖訖，然後去睡。便要引你進去，何處藏身？池上使婢不離身畔，閒話也說不得一句，你却恁地亂講。」支助道：「既如此，你的房門可來照麼？」得貴道：「怎麼不來照？」支助道：「得貴哥，你今年幾歲了？」得貴道：「十七歲了。」支助道：「男子十六歲精通，你如今十七歲，難道不想婦人？」得貴道：「便想也沒用處。」支助道：「放着家裏這般標致的，早暮在眼前，好不動興！」得貴道：「說也不該，他是主母，動不動非打則罵，見了他，好不怕哩！虧你還敢說取笑的話。」支助道：「你既不肯引我去，我教導你一個法兒，作成你自去上手，何如？」得貴搖手道：「做不得，做不得，我也沒有這樣膽！」支助道：「你莫管做得做不得，教你個法兒，且去試他一試。若得上手，莫忘我今日之恩。」得貴一來乘着酒興，二來年紀也是當時了，被支助說得心癢，便問道：「你且說如何去試他？」支助道：「你夜睡之時，莫關了房門，由他開着，如今五月，天氣正熱，你却赤身仰臥，〔此處刪去九字〕待他來照門時，你只推做睡着了。他若看見，必然動情。一次兩次，定然打熬不過，上門就你。」得貴道：「倘不來如何？」支助道：「拚得這事不成，也不好噴責你，有益無損。」得貴道：「依了老哥的言語，果然成事，不敢忘報。」須臾酒醒，得貴別了，是夜依計而行。正是：

商成燈下瞞天計，撥轉閨中匪石心。

論來邵氏家法甚嚴，那得貴長成十七歲，嫌疑之際，也該就打發出去，另換個年幼的小廝答應，豈不盡善，只爲得貴從小走使服的，且又粗蠢又老實。邵氏自己立心清正，想不到別的情節上去。所以因循下來。却說是夜，邵氏同婢秀姑點燈出來照門，見得貴赤身仰臥，罵：「這狗奴才，門也不關，赤條條睡着，是甚麼模樣？」叫秀姑與他扯上房門。若是邵氏有主意，天明後叫得貴來說他，夜裏懶惰放肆，罵一場，打一頓，得貴也就不敢了。他久曠之人，却似眼見希奇物，驟增一紀，絕不做聲。得貴膽大了，到夜來，依前如此。邵氏同婢又去照門，看見又罵道：「這狗才一發不成人了，被也不蓋。」叫秀姑替他扯上房門，扯上，莫驚醒他。此時便有些動情。奈有秀

姑在傍礙眼。到第三日，得貴出外撞見了支助。支助就問他曾用計否？得貴老實，就將兩夜光景都敘了。支助道：「他叫丫頭替你蓋被，又教莫驚醒你，便有愛你之意。今夜決有好處。」其夜得貴依原開門，假睡而待。邵氏有意，遂不叫秀姑跟隨。自己持燈來照，尋到得貴床前，看見得貴赤身仰臥。〔此處刪去一百五十九字。〕邵氏向得貴道：「我苦守十年，一旦失身於你。此亦前生冤債，你須謹口，莫洩於人。我自看你的處。」得貴道：「主母分付，怎敢不依！」自此夜爲始，每夜邵氏以看門爲由，必與得貴取樂而後入。又恐秀姑知覺，到放個空，教得貴連秀姑奸騙了。邵氏故意欲責秀姑，引進得貴以塞其口。彼此河同水密，各不相瞞。得貴感支助教導之恩，時常與邵氏討東討西。將來奉與支助。支助指望得貴引進，得貴怕主母嗔怪，不敢開口。支助幾遍討信，得貴只是延捱下去。過了三個月，邵氏與得貴如夫婦無異。也是數該敗露。邵氏當初做了六年親，不會生育。如今纔得三五月，不覺便胸高腹大，有了身孕。恐人知覺不便，將銀與得貴教他悄悄地贖貼墜胎的藥來，打下私胎，免得日後出醜。得貴一來是個老實人，不曉得墜胎是甚麼藥，二來自得支助指教，以爲恩人，凡事直言無隱。今日這件私房關目，也去與他商議。那支助是個棍徒，見得貴不肯引進自家，心中正在忿恨，却好有這個機會，便是生意上門。心生一計，哄得貴道：「這藥只有我一個相識人家最效，我替你贖去。」乃往藥舖中贖了墜胎散四服，與得貴帶回。邵氏將此藥做四次喫了，腹中未見動靜。叫得貴再往別處贖取好藥，得貴又來問支助：「前藥如何不效？」支助道：「打胎只是一次，若一次打不下，再不能打了。況這藥，只此一家最高，今打不下，必是胎受堅固，若再用狼虎藥去打，恐傷大人之命。」得貴將此言對邵氏說了。邵氏信以爲然。到十月將滿，支助料是分娩之期。去尋得貴說道：「我要合補藥，必用一血孩子。你主母今當臨月生下孩子，必然不養，或男或女，可將來送我。你虧我處多，把這一件謝我，亦是不費之惠。只瞞過主母便是。」得貴應允過了數日，果生一男，邵氏將男溺死，用蒲包裹來。教得貴密地埋去。得貴答應曉得，却不去埋，背地悄悄送與支助。支助將死孩收訖，一把扯住得貴，喝道：「你主母是丘元吉之妻，家主已死多年，當家寡婦，這孩子從何而得？今番我去出首。」得貴慌忙掩住他口，說道：「我把你做恩人，每事與你商議，今日何反面無情？」支助變着臉道：「幹得好事！你強奸主母，罪該凌遲，難道叫句恩人就罷了？既知恩當報恩，你作成得我什麼事？你今若要我不開口，可問主母討一百兩銀子與我。我便隱惡而揚善。若然沒有，決不干休。見有血孩作證。你自到官司去辨，連你主母做不得人。我在家等你回話，你快去快來。」急得得貴眼淚汪汪，回家料瞞不過，只得把這話對邵氏說了。邵氏埋怨道：「此是何等東西，却把做禮物送人坑死了我也！」說罷，流淚起來。得貴道：「若是別人，我也不把

與他，因他是我的恩人，所以不好推托。」邵氏道：「他是你什麼恩人？」得貴道：「當初我赤身仰臥，都是他教我的方法來調引你，沒有他時，怎得你我今日恩愛？他說要血孩合補藥，我好不奉他，誰知他不懷好意！」邵氏道：「你做的事，志不即溜。當初是我一念之差，墮在這光棍術中，今已悔之無及。若不將銀買轉孩子，他必然出首。那時難以挽回。」只得取出四十兩銀子，教得貴拿去與那光棍贖取血孩，背地埋藏，以絕禍根。得貴老實，將四十兩銀子，雙手遞與支助，說道：「只有這些，你可將血孩還我罷。」支助得了銀子，貪心不足，思想：「此婦美貌，又且囊中有物，借此機會，倘得搥身入馬，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豈不美哉！」乃向得貴道：「我要銀子，是取笑話。你當真送來，我只得收受了。那血孩我已埋訖。你可在主母前引薦我與他相處。倘若見允，我替他持家，無人敢欺負他，可不兩全其美？不然，我仍在地下掘起孩子出首，跟你五日內回話。」得貴出於無奈，只得回家，述與邵氏。邵氏大怒道：「聽那光棍放屁，不要理他。」得貴遂不敢再說。却說支助將血孩用石灰醃了，仍放蒲包之內，藏於隱處。等了五日，不見得貴回話。又捱了五日，共是十日。料得產婦也健旺了。乃往丘家門首，伺候得貴出來，問道：「所言之事濟否？」得貴搖頭道：「不濟，不濟！」支助更不問第二句，望門內直闖進去，得貴不敢攔阻。到走往街口遠遠的打聽消息。邵氏見有人走進中堂，罵道：「人家內外各別，你是何人，突入吾室？」支助道：「小人姓支名助，是得貴哥的恩人。」邵氏心中已知，便道：「你要尋得貴，在外邊去，此非你歇腳之所。」支助道：「小人久慕大娘，有如飢渴。小人縱不才，料不在得貴哥之下，大娘何必峻拒？」邵氏聽見話不投機，轉身便走。支助趕上，雙手抱住，說道：「你的私孩，現在我處。若不從我，我就首官。」邵氏忿怒無極，只恨擺脫不開。乃以好言哄之，道：「日裏怕人知覺，到夜時，我叫得貴來接你。」支助道：「親口許下，切莫失信。」放開了手，走幾步，又回頭，說道：「我也不怕你失信。」一直出外去了。氣得邵氏半响無言，珠淚紛紛而墜。推轉房門，獨坐凳子上，左思右想，只是自家不是。當初不肯改嫁，要做上流之人。如今出乖露醜，有何顏見諸親之面？」又想到：「日前曾對衆發誓，我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刃下亡，便是繩上死。我今拚這性命，謝我亡夫於九泉之下，却不乾淨！」秀姑見主母啼哭，不敢上前解勸。守住中門，專等得貴回來。得貴在街上望見支助去了，方纔回家。見秀姑問：「大娘呢？」秀姑指道：「在裏面。」得貴推開房門看主母，却說邵氏取床頭解手刀一把，欲要自刎，擔手不起。哭了一回，把刀放在桌上。在腰間解下八尺長的汗巾，打成結兒，懸於梁上，要把頸子套進結去，心下展轉悽慘，禁不住嗚嗚咽咽的啼哭。忽見得貴推門而進，抖然觸起他一點念頭：「當初都是那狗才做圈做套，來作弄我，害了我一生名節！」說時遲，那時快，只就這點念頭起處，仇人相見，分外眼睜。

提起解手刀，望得貴當頭就劈。那刀如風之快，惱怒中，氣力倍加，把得貴頭腦劈做兩界，血流滿地，登時嗚呼了。邵氏着了忙，便引頸受套，兩脚蹬開凳子，做一個鞦韆把戲。

地下新添冤恨鬼，人間少了俏孤孀。

常言：賭近盜，淫近殺。今日只爲一個「淫」字，害了兩條性命。且說秀姑平昔貴了，但是得貴進房，怕有別事，就遠遠閃開。今番半晌不見則聲，心中疑惑。去張望時，只見上吊一個，下橫一個。嚇得秀姑軟做一團。按定了膽，把房門款上。急跑到叔公丘大勝家中報信。丘大勝大驚，轉報邵氏父母，同到丘家，關上大門，將秀姑盤問致死緣由。元來秀姑不認得支助，連血孩詐去銀子四十兩的事，都是瞞着秀姑的。以此秀姑只將邵氏得貴平昔奸情敘了一遍。『今日不知何故兩個都死了？』三番四復問他，只如此說。邵公邵母聽說奸情的話，滿面羞慚，自回去了，不管其事。丘大勝只得帶秀姑到縣裏自首。知縣驗了二屍，一名得貴，刀劈死的；一名邵氏，縊死的。審問了秀姑口辭。知縣道：『邵氏與得貴奸情是的主僕之分已廢。必是得貴言語觸犯，邵氏大忿，一時失手，誤傷人命，情慌自縊，更無別情。』責令丘大勝殮殮。秀姑知情，問杖官責。再說支助自那日調戲不遂，回家，還想趁夜來之約。聽說弄死了兩條人命，嚇了一大跳。好幾時不敢出門。一日早起，偶然檢着了石灰醃的血孩，連蒲包拿去拋在江裏。遇着一個相識叫做包九，在篋裏鬧上當夫頭，問道：『支大哥，你拋的是甚麼東西？』支助道：『醃幾塊牛肉，包好了，要帶出去吃的，不期臭了。九哥，你兩日沒甚事？到我家喫三杯。』包九道：『今日忙些個蘇州府。』老爺馳驛復任，即刻船到在此遺夫哩！支助道：『既如此，改日再會。』支助自去了。却說鍾原是吏員出身，禮部尙書胡濬薦爲蘇州府太守，在任一年，百姓呼爲「况青天」。因丁憂回籍，聖旨奪情起用，特賜馳驛赴任。船至儀真，鬧口，况爺在船中看書，忽聞小兒啼聲，出自江中。想必溺死之兒。差人看來回報：『沒有。』如此兩度。况爺又聞啼聲，問衆人皆云不聞。况爺口稱怪事。推窗親看，只見一個小小蒲包，浮於水面，况爺叫水手撈起。打開看了，回復：『是一個小孩子。』况爺問：『活的死的？』水手道：『石灰醃過的，像死得久了。』况爺想道：『死的如何會啼？况且死孩子，拋掉就罷了，何必灰醃必有緣故！』叫水手，把這死孩連蒲包放在船頭上。『如有人曉道來歷，密密報我，我有重賞。』水手奉鈞旨，拿出船頭。恰好夫頭包九看見小蒲包，認得是支助拋下的。『他說是臭牛肉，如何却是個死孩？』遂進艙稟况爺：『小人不曉得這小孩子的來歷，却認得拋那小孩子在江裏這個人，叫做支助。』况爺道：『有了人，就有來歷了。』一面差人密拿支助，一面請儀真知縣到察院中問這節公事。况爺帶

了這死孩，坐了察院。等得知縣來時，支助也拿到了。况爺上坐，知縣坐於左手之傍。况爺因這儀真不是自己屬縣，不敢自尊。讓本縣推開。那知縣見况公是奉過勅書的，又且爲人古怪，怎敢僭越。推遜了多時，况爺只得開言，叫：「支助，你這石灰醃的小孩子，是那裏來的？」支助正要抵賴，却被包九在傍指實了。只得轉口道：「小的見這贖東西在路傍不便，將來拋向江裏，其實不知來歷。」况爺問包九：「你看見他在路傍檢的麼？」包九道：「他拋下江裏，小的方纔看見。問他什麼東西，他說是臭牛肉。」况爺大怒道：「既假說臭牛肉，必有瞞人之意。」喝教手下選大毛板，先打二十再開。况爺的板子利害，二十板抵四十板還有餘。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支助只是不招。况爺喝教夾起來。况爺的夾棍也利害。第一遍，支助還熬過；第二遍，就熬不得了。招道：「這死孩是邵寡婦的寡婦與家董得貴有姦，養下這私胎來。得貴央小的替他埋藏，被狗子爬子出來。故此小的將來拋在江裏。」况爺見他言詞不一，又問：「你肯替他埋藏，必然與他家通情。」支助道：「小的並不通情，只是平日與得貴相熟。」况爺道：「他埋藏只要朽爛，如何把石灰醃着？」支助支吾不來，只得磕頭道：「青天爺爺，這石灰其實是小的醃的。小的知邵寡婦家殷實，欲留這死孩去需索他幾兩銀子。不期邵氏與得貴都死了。小的不遂其願，故此拋在江裏。」况爺道：「那婦人與小厮果然死了麼？」知縣在傍邊起身打一躬，答應道：「死了，是知縣親驗過的。」况爺道：「如何便會死？」知縣道：「那小厮是刀劈死的，婦人是自縊的。知縣也曾細詳，他兩個奸情已久，主僕之分久廢。必是小厮言語觸犯那婦人，一時大忿，提刀劈去，誤傷其命，情慌自縊，別無他說。」况爺肚裏躊躇：「他兩個既然奸密，就是語言小傷，怎下此毒手！早聞死孩兒啼哭，必有緣故。」遂問道：「那邵氏家還有別人麼？」知縣道：「還有個使女，叫做秀姑，官賣去了。」况爺道：「官賣，一定就在本地。煩貴縣差人提來一審，便知端的。」知縣忙差快手去了。不多時，秀姑拿到，所言與知縣相同。况爺躊躇了半晌，走下公座，指着支助，問秀姑道：「你可認得這個人？」秀姑仔細看了一看，說道：「小婦人不識他姓名，曾認得他嘴臉。」况爺道：「是了，他和得貴相熟，必然會同得貴到你家去。你可實說。若半句含糊便上撈。」秀姑道：「平日間實不會見他上門，只是結末來，他突入中堂，調戲主母，被主母趕去。隨後得貴方來，主母正在房中啼哭。得貴進房不多時，兩個就都死了。」况爺喝罵支助光棍：「你不會與得貴通情，如何敢突入中堂，這兩條人命，都因你起！」叫手下：「再與我夾起來。」支助被夾昏了，不由自家做主，從前至尾，如何教導得貴哄誘主母，如何哄他血孩到手，詐他銀子，如何挾制得貴要他引入同奸，如何闖入內室，抱住求姦，被他如何哄脫了，備細說了一遍。後來死的情由，其實不知。况爺道：「這是真情了。」放了夾，叫書吏取了口詞明白。知縣在旁，自

知才力不及，惶恐無地。况爺提筆，竟判審單。

審得支助，姦棍也。始窺寡婦之色，輒起邪心。既秉弱僕之愚，巧行誘語。開門裸臥，盡出其謀。固胎取孩，悉隨其術。求姦未能，轉而求利。求利未厭，仍欲求姦。在邵氏一念之差，盜鈴尙思厭耳，乃支助幾番之詐，探篋加以踰牆。以恨助之心，恨貴恩變爲仇。於殺貴之後，自殺，死有餘愧。主僕既死，勿論秀姑已杖何言。惟時惡鬼，尙逃法網。包九無心而遇，醜孩有故而啼。天若使之，罪難容矣。宜坐致死之律，兼追所詐之贓。

况爺念了審單，連支助亦甘心服罪。况爺將此事申文上司，無不誇獎大才，萬民傳頌，以爲包龍圖復出不是過也。這一家小說，又題做况太守斷死孩兒。有詩爲證：

僧邵娘兒欲心亂，
支赤棍奸謀似鬼，
况青天折獄如神。

蠢得貴福過災生；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偃形

富貴還將智力求，
仲尼年少合封侯。
時人不解蒼天意，
空使身心半夜愁。

話說漢帝時西川成都府，有個官人，姓藥名巴，少好道術，官至郎中，投得豫章太守。擇日上任。不則一日，到得半路，遠近接見，到了豫章，交割牌印已畢。元來豫章城內有座廟，喚做廬山廟，好座廟，但見：

蒼松偃蓋，古檜蟠龍。侵雲碧瓦鱗鱗，映日朱門赫赫。巍峨形勢，控萬里之澄江；生殺威靈，總一方之禍福。新建廟牌，鑄古篆，兩行庭樹，種宮槐。

這座廟甚靈，有神能於帳中共人說話。空中飲酒擲盃。豫章一郡人，盡來祈求福德。能使江湖分風舉帆。如此靈應。這藥太守到郡，往諸廟拈香。次至廬山廟。廟祝參見。太守道：『我聞此廟有神最靈，能對人言。我欲見之集福。』太守拈香下拜道：『藥巴初到此

那特來拈香望乞聖慈，明彰感應。問之數次，不聽得帳內則聲。太守焦燥道：『我能行天心正法，此必是鬼，見我害怕，故不敢則聲。』向前招起帳幔，打一看時，可煞作怪，那神道塑像都不見了。這神道是個作怪的事物，被欒太守來看，故不敢出來。太守道：『廟鬼詐爲天官，損害百姓。』即時教手下人把廟來拆毀了。太守又恐怕此鬼遊行天下，所在血食，誑惑良民，不當穩便，乃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蹤跡。却說此鬼走至齊郡，化爲書生，風姿絕世，才辨無雙。齊郡太守却以女妻之。欒太守知其所在，即上章解去印綬，直至齊郡，相見太守，往捕其鬼。太守召其女婿出來，只是不出。欒太守曰：『賢婿非人也，是陰鬼詐爲天官，在豫章城內被我追捕甚急，故走來此處。今欲出之甚易。』乃請筆硯書成一道符，向空中一吹，一似有人接去的。那一道符徑入太守女兒房中。且說書生在房裏觀着渾家道：『我去必死！』那書生口啣着符，走至欒太守面前。欒太守打一喝：『老鬼何不現形！』那書生即變爲一老狸，叩頭乞命。欒太守道：『你不合損害良民，依天條律令處斬。』喝一聲，但見刀下狸頭墜地。遂乃平靜。說話的說這欒太守斷妖則甚。今日一個官人，只因上任，平白地惹出一件蹺蹊作怪底事來，險些壞了性命。却說大宋宣和年間，有個官人姓趙名再理，東京人氏，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這廣裏怎見得好？有詩道：

蘇木沉香劈作柴，荔枝圓眼遶籬栽。

船通異國人交易，水接他邦客往來。

地煖三冬無積雪，天和四季有花開。

廣南一境真堪羨，琥珀瓊瑤玳瑁堆。

當下辭別了母親妻子，帶着幾個僕從，迤邐登程。非止一日，到得本縣，衆官相賀。第一日謁廟行香，第二日交割牌印，第三日打斷公事。只見：

琴瑟牙鼓響，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東岳攝魂臺。

知縣恰纔坐衙，忽然打一噴涕。廳上階下衆人也打噴涕。客將覆判縣郎中：『非敢學郎中打噴涕。離縣九里有座廟，喚做皂角林，大王廟。廟前有兩株皂角樹，多年結成皂角，無人敢動，蛀成末子。往時官府到任，未理公事，先去拈香。今日判縣郎中不會拈香。大

王靈聖，一陣風吹皂角末到此。衆人開了皂角末，都打噴涕。知縣道：「作怪！」即往大王廟燒香。到得廟前，離鞍下馬。廟祝接到殿上，拈香拜畢。知縣揭起帳幔，看神道怎生結束？戴頂簇金鐵帽子，着百花戰袍，繫藍田碧玉帶，抹綠繡花靴，臉子是一個骷髏，夫骷髏眼裏生出兩隻手來，左手提着方天戟，右手結印。知縣大驚。問廟官：「春秋祭賽何物？」廟官覆知縣：「春間賽七歲花男，秋間賽個女兒。都是地方斂錢，預先買貧戶人家兒女。臨祭時將來背剪在柱上剖腹取心，勸大王一盃。」知縣大怒，教左右執下廟官送獄。勸罪。下官初授一任，爲民父母，豈可枉害人性命！即時教從人打那泥神，點火把廟燒做白地。一行人簇擁知縣上馬。只聽得喝道：「大王來！大王來！」問左右是甚大王。客將覆告：是皂角林大王。知縣看時，紅紗引道，鬧裝銀鞍馬，上坐着一個鬼王，眼如漆丸，嘴尖數寸，妝束如廟中所見。知縣叫取弓箭來，一箭射去。昏天閉日，霹靂交加，射百道金光，大風起飛砂走石，不見了皂角林大王。人從扶策知縣歸到縣衙。明日依舊判斷公事。衆父老下狀要與皂角林大王重修廟宇。知縣焦燥，把衆父老趕出來。說這廣州有數般瘴氣。

欲說嶺南景，

聞知便大憂。

巨象成羣走，

巴蛇捉對遊。

鳩鳥藏枯木，

含沙隱渡頭。

野猿啼叫處，

惹起故鄉愁。

趙知縣自從燒了皂角林大王廟，更無些個事。在任治得路不拾遺，犬不夜吠，豐稔年熟。時光似箭，不覺三年。新官上任，趙知縣帶了人從歸東京。在路行了幾日，離那廣州新會縣有二千餘里。來到座館驛，喚做峯頭驛。知縣入那館驛安歇。僕從唱了下宿喏。到明朝，天色已曉。趙知縣開眼看時，衣服箱籠都不見。叫人從時，沒有人應。叫管驛子，也不應。知縣披了被起來，開放閣門看時，不見一人一騎。館驛前後並沒一人。荒忙出那館驛門外看時：

經年無客過，

盡日有雲收。

思量：「從人都到那裏去了？莫是被強寇劫掠？」披着被，飛也似下那峯頭驛。行了數里，沒一個人家。趙知縣長歎一聲，自思量道：「休！休！生作湘江岸上人，死作路途中之鬼。」遠遠地見一座草舍。知縣道：「慚愧！」行到草舍，見一個老丈，便道：「老丈拜揖，救趙再理性命則個！」那老兒見知縣披着被，便道：「官人如何恁的打扮？」知縣道：「老丈，再理是廣州新會縣知縣，來到這峯頭驛。」

安歇。到晚，人從行李都不見。」老兒道：「却不作怪！」也虧那老兒，便交知縣入來，取些舊衣服換了，安排酒飯請他，住了五六日，又措置盤費，攬撥知縣回東京去。知縣謝了出門。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歸去那對門茶坊裏，叫點茶婆婆：「認得我？」婆婆道：「官人失望。」趙再理道：「我便是對門趙知縣，歸到峯頭驛安歇，到晚起來，人從擔仗都不見一個。罪過村間一老兒與我衣服盤費。不止一日，來到這裏。」婆婆道：「官人錯了！對門趙知縣歸來兩個月了。」趙再理道：「先歸的是假，我是真的。」婆婆道：「那得兩個知縣？」再理道：「相煩婆婆叫我媽媽過來。」婆婆仔細看時，果然和先前歸來的不差分毫。只得走過去，只見趙知縣在家坐地。婆婆道了萬福，却和外面一般的。入到裏面，見了媽媽道：「外面又有一個知縣歸來。」媽媽道：「休要胡說！我只有一个兒子，那得有兩個知縣來？」婆婆道：「且去看一看。」走到對門，趙再理道：「媽媽認得兒？」媽媽道：「漢子休胡說！我只有一个兒子，那得兩個？」趙再理道：「兒是真的。兒歸到峯頭驛睡了一夜，到晚，人從行李都不見了。」如此這般，「來到這裏。」看的人捋肩疊背，擁約不開。趙再理捧着娘不肯放。點茶的婆婆道：「生知縣時須有個痕痕隱記。」媽媽道：「生那兒時，脊背下有一搭紅記。」脫下衣裳，果然有一搭紅記。看的人發一聲喊：「先歸的是假的！」却說對門趙知縣開門前爲甚亂嚷。院子道：「門前又一個知縣歸來。」趙知縣道：「甚人敢恁的無狀！我已歸來了，如何又一個趙知縣？」出門看的人都四散走開。知縣道：「媽媽，這漢是甚人？如何扯住我的娘無狀！」娘道：「我兒身上有紅記，是真的。」趙知縣也脫下衣裳，衆人大喊一聲，看那脊背上，也有一搭紅記。衆人道：「作怪！」趙知縣送趙再理去開封府。正直大尹陞堂。那先回的趙知縣，公然冠帶入府，與大尹分賓而坐，談是說非。大尹先自信了。反將趙再理喝罵。幾番便要用刑拷打。趙再理直氣壯，不免將峯頭驛安歇事情，高聲抗辯。大尹再三不決。猛省思量，有告劄文憑是真的。便問趙再理：「你是真的，告劄文憑在那裏？」趙再理道：「在峯頭驛都不見了。」大尹台旨，教客將請假的趙知縣來。太守問：「判縣郎中，可有告劄文字在何處？」知縣道：「有。」令人去媽媽處取來呈上。大尹叫：「趙再理，你既是真的，如何官告文憑，却在他處？」再理道：「告大尹，只因在峯頭驛失去了。」却問他幾年及第？試官是兀誰？當年做甚題目？因何投得新會縣知縣？大尹思量道：「也是。」問那假的趙知縣，一一對答，如趙再理所言，並無差謬。大尹一發決斷不下。那假的趙知縣歸家，把金珠送與推款司。自古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推司接了假的知縣金珠，開封府斷配真的出境。直到兗州，奉符縣。兩個防送公人，帶着衣包雨傘，押送上路。不則一日，行了三四百里路。地名青巖山脚下。前後都沒有人家。公人對趙再理道：「官人，商量句話。你到牢城營裏，也是擔土挑水，作場殺

你。不如就這裏尋個自盡。非廿我二人之罪，正是上命差遣，蓋不由己。我兩個去本地官司討得回文。你便早死，我們也得早早回京。」趙再理聽說，叫苦連天。『罷罷，死去陰司告狀理會！』當時顛做一團。閉着眼等候棍子落下。公人手裏把著棍子，口裏念道：『善去陰司好歸地府。』恰纔舉棍要打，只聽得背後有人大叫道：『防送公人不得下手！』嚇得公人放下棍子，看時，見一個六七歲孩兒，裹着光紗帽，綠襪衫，玉束帶，紺鞋淨襪，來到目前。公人問是誰，說道：『我非是人。』嚇得兩個公人，啞啞連聲，便道：『他是真的趙知縣，却如何打殺他？我與你一笏銀，好看承他到奉符縣。若壞了他性命，教你兩個都回不去。』一陣風，不見了小兒。二人便對趙知縣道：『莫怪，不知道是真的！若得回東京，切莫題名。』迤邐來到奉符縣，奉符縣人却教他做這勾當，好生愁悶，難過日子。不覺捱了一年。時遇那趙知縣教兩個孩兒讀書。不教他重難差役。然雖如此，坐過公堂的人，却教他做這勾當，好生愁悶，難過日子。不覺捱了一年。時遇春初，往後花園閒步散悶。見花柳生芽，百禽鳴舞。思想爲官一場，功名已付之度外。奈何骨肉分離，母子夫妻，俱不相認，不知前生作何罪業，受此惡報。餬口於此，終無出頭之日。凄然墮下淚來。猛見一所池子，思量：『不如就池裏投水而死，早去陰司地府告理他。』歎了口氣，闖着池裏一跳。只聽得有人叫道：『不得投水！』回頭看時，又見個光紗帽綠襪衫玉束帶孩兒道：『知縣，婆婆教你三月三日上東峯東岳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與你一件物事，上東京報讎。』趙知縣拜謝道：『尊神，如今在東京假趙某的是甚人？』孩兒道：『是廣州皂角林大王。』說罷，一陣風不見了。巴不得到三月三日，辭了端公，往東峯東岳燒香。上得岳廟，望那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拜祝再三。轉出廟後，有人叫趙知縣。回頭看時，見一個孩兒，挽着三箇角兒，蒜子布背心道：『婆婆叫你。』隨那小兒，行半里田地看時，金釘朱戶，碧瓦雕樑，望見殿上坐着一個婆婆，眉分兩道，雲鬢挽一窩絲，有三四個孩兒，叫：『恩人來了。』如何叫趙知縣是恩人？他在廣州做知縣時，一年便救了兩個小廝，三年便救幾人性命。因此叫做恩人。知縣在階下拜求。婆婆便請知縣上殿來。且坐。安排酒來。數盃酒後，婆婆道：『見今在東京奪你家室的，是皂角林大王。官司如何斷決得我，念你有救童男童女之功，却用救你。』便叫第三個孩兒：『你取將那件物事。』孩兒手裏托着黃帕，包着一個盒兒。婆婆去頭上拔一隻金釵，分付知縣道：『你去那山脚下一所大池邊頭一株大樹，把金釵去那樹上敲三敲，那水面上定有夜叉出來。你說是九子母娘娘差來，便帶你到龍宮海藏取一件物事在盒子內，便可往東京壞那皂角林大王。』知縣拜謝婆婆，便下東峯東岳來。到山脚下，尋見池子邊大樹，用金釵去敲三敲。一陣風起，只見水面上一個夜叉出來，問：『是甚人？』便道：『奉九子母娘娘命，來見龍君。』夜叉便入去，不多時，復出來叫

知縣閉目。只聽得風雨之聲。夜又叫開眼，看時，

雷震祥雲籠殿宇，依依薄霧罩回廊。

夜叉教知縣把那盒子來。知縣便解開黃袱，把那盒子與夜叉。夜叉揭開盒蓋，去那殿角頭叫惡物過來。只見一件東西，似龍無角，似虎有鱗，入於盒內。把盒蓋定，把黃袱包了，付與知縣牢收，直到東京去壞皂角林大王。夜叉依舊教他閉目，引出水中。知縣離了東峯東岱岳，到奉符縣。一路上自思量：『要去開牢營端公還是不去好？我是配來的罪人，定不肯放我去。留住便壞了我的事。不如一選取路。』過了奉符縣，趁金水銀堤汴河船，直到東京開封府前，大聲叫屈：『我是真的趙知縣，却配我到兗州奉符縣。如今占住我渾家的不是人，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衆人都擁將來看。便有做公的捉入府來，驅到廳前階下。大尹問道：『配去的罪人，輒敢道我打斷不明？』趙知縣告大尹：『再理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第一日打斷公事，忽然打一個噴涕。廳上廳下人都打噴涕。客將稟覆：離縣九里有座皂角林大王廟，廟前有兩株皂角樹，多年蛀成末，無人敢動。判縣郎中不會拈香，所以大王顯靈，吹皂角末來打噴涕。再理即時備馬往廟拈香。見神道形容怪異，眼裏伸出兩隻手來。開廟祝春秋祭賽何物。覆道：春賽祭七歲花男，秋賽祭一童女，背綁那將軍柱上，剖腹取心供養。再理即時將廟官送獄究罪，焚燒了廟宇神像。回來路上，又見喝大王來，紅紗照道。再理又射了一箭。次後無事，擦指三年任滿到半路館驛安歇。到天明起來，三十餘人從者不見一人。上至頭巾，下至衣服，並不見。只得披着被走鄉中。虧一個老兒贈我衣服盤費，得到東京。不想大尹將再理斷配去奉符縣。因上東峯東岱岳遇九子母娘娘，得其一物，在盒子中能壞得皂角林大王。若請那假知縣來，壞他不得，甘罪無辭。』大尹道：『你且開盒子先看一看，是甚物件。』再理告大尹：『看不得。揭開後，壞人性命。』大尹教押過一邊。即時請將假知縣來。到廳坐下。大尹道：『有人在此告判縣郎中非人，乃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假知縣聽說，面皮通紅，問道：『是誰說的？』大尹道：『那真趙知縣上東峯東岱岳遇九子母娘娘所說。』假知縣大驚，倉惶欲走。那真的趙知縣在階下，也不等大尹台旨，解開黃袱，揭開盒子。只見風雨便下，伸手不見掌。須臾，雲散風定，就廳上不見了假的知縣。大尹嚇得戰做一團。只得將此事奏知道君皇帝，降了三個聖旨。第一開封府問官追官勒停；第二趙知縣認了母子，仍舊補官；第三廣州一境不許供養神道。趙知縣到家，母親妻子號淘大哭。『怎知我兒却是真的！』叫那三十餘人從問時，覆道：『驛中五更前後，教備馬起行，怎知是假的。』衆人都來賀喜。問盒中是何物，便壞得皂角林大王。趙知縣道：『下官亦不認得是何物。若不是

九子母娘娘，滿門被這皂角林大王所壞。須往東峯東岱岳燒香拜謝則個。』即便揀日，帶了媽媽渾家僕從，上汴河船，直到兗州奉符縣，謝了端公。那端公曉得是真趙知縣，奉承不迭。住了三兩日，上東峯東岱岳來，入得廟門，徑來左廊下謝那九子母娘娘。燒罷香，拜謝出門。媽媽和渾家先下山去。趙知縣帶兩個僕人往山後閒行。見怪石上坐一個婆婆，顏如瑩玉，叫一聲：『趙再理，你好喜也！』趙知縣上前認時，便是九子母娘娘。趙知縣即時拜謝。娘娘道：『早來祈禱之事，吾已知。盒子中物，乃是東峯東岱岳一個狐狸精。皂角林大王，乃是陰鼠精。非狸不能捕鼠。知縣不妨到御前奏上宣揚道力。』道罷，一陣風不見了。趙知縣駭然大驚。下山來，對媽媽渾家說知，感謝不盡。直到東京，奏知道君皇帝。此時道教方當盛行，降一道聖旨，逢州遇縣，都蓋九子母娘娘神廟。至今廟宇猶有存者。詩云：

世情宜假不宜真，
信假疑真害正人。

若是世人能辨假，
真人不用訴明神。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駕鴛鴦

眼意心期卒未休，
暗中終擬約登樓；
光陰負我難相偶，
情緒牽人不自由。
遙夜定憐香蔽膝，
悶時應弄玉搔頭；
櫻桃花謝梨花發，
腸斷青春兩處愁。

此篇原文，被燬於一二八戰役，更無從得他本補鈔，只好暫闕。

右詩單說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管人有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慧遠曰：「情色覺如磁石，遇鐵不覺合爲一處。無情之物尙爾，何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如今只管說這「情色」二字則甚，且說個臨淮武公業於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弱不勝綺羅。善奏聲，好詩弄筆。公業甚嬖之。比鄰乃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趙象，端秀有文學。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而神氣俱喪，廢食思之。遂厚賂公業之闈人，以情相告。闈有難色。後爲賂所動，令妻伺非烟閑處，具言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而不答。闈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一絕於上。詩曰：

綠暗紅稀起暝烟，

獨將幽恨小庭前；

沉沉良夜與誰語？

星隔銀河月半天。

寫訖，密絨之。祈闈媼達於非烟。非烟讀畢，吁嗟良久，向媼而言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今生薄福，不得當之。嘗嫌武生粗悍，非青雲器也。」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箋。詩曰：

畫簷春燕須知宿，

爾浦雙鷺肯獨飛！

長恨桃源諸女伴，

等閒花裏送郎歸。

封付闈媼，令遺象。象啟絨，喜曰：「吾事諧矣。」但靜坐焚香，時時虔禱以候。越數日，將夕，闈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僊否？」象驚，連問之。傳非烟語曰：「功曹今夜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渝約好，專望來儀，方可候晤。」語罷，旣曛黑，象乘梯而登。非烟已置重榻於下。旣下，見非烟豔妝盛服，迎入室中，相攜就寢，盡繾綣之意焉。及曉，象執非烟手曰：「接傾城之貌，拖希世之人。已擔幽明，永奉歡狎。」言訖，潛歸。茲後不盈旬日，常得一期於後庭矣。展幽微之恩，罄宿昔之情，以爲鬼鳥不知，人神相助。如是者周歲。無何，非烟數以細故撻其女奴。奴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勿揚聲，我當自察之！」後至堂直日，乃密陳狀請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伏里門。俟暮鼓既作，躡足而回，循牆至後庭。見非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象覺跳出，公業持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非烟詰之。非烟色動，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撻血流。非烟但云：「生則相親，死亦無恨。」遂飲盃水而絕。象乃變服易名，遠竄於江湖間，稍避其鋒焉。可憐雨散雲消，花殘月缺。且如趙象知機識務，離脫虎

口。免遭毒手，可謂善悔過者也。於今又有個不識竅的小二哥，也與個婦人私通，日日貪權，朝朝迷戀，後惹出一場禍來，屍橫刀下，命赴陰間。致母不得侍，妻不得顧，子號寒於嚴冬，女啼饑於永晝。靜而思之，着何來由！况這婦人不害了你一條性命了？真個！

蛾眉本是嬋娟刃，殺盡風流世上人。

說話的，你道這婦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元來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落鄉村中，一個姓蔣的生的女兒，小字淑真。生得甚是標致，臉襯桃花，比桃花不紅不白；眉分柳葉，如柳葉猶細猶彎。自小聰明，從來機巧。善描龍而刺鳳，能剪雪以裁雲。心中只是好些風月，又飲得幾盃酒。年已及笄，父母議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每與鑿穴之私，常感傷春之病。自恨芳年不偶，鬱鬱不樂。垂簾不捲，羞殺紫燕雙飛；高閣慵凭，厭聽黃鶯並語。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因成，商調醋葫蘆小令十篇，繫於事後，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勞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蕪詞！

湛秋波兩剪明，露金蓮三寸小。弄春風楊柳細身腰，比紅兒態度應更嬌。他生得諸般齊妙，縱司空見慣也魂消！

况這蔣家女兒，如此容貌，如此伶俐，緣何豪門巨族，王孫公子，文士富商，不行求聘，却這女兒心性有些蹊蹺，描眉畫眼傳粉施朱。梳個縱鬢頭兒，着件叩身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或倚檻凝神，或臨街獻笑。因此閭里皆鄙之。所以遷延歲月，頓失光陰，不覺二十餘歲。隔鄰有一兒子，名叫阿巧，未曾出幼，常來女家嬉戲。不料此女已動不正之心，有日矣。况阿巧不甚長成，父母不以為怪，遂得通家往來無間。一日，女父母他適，阿巧偶來，其女相誘入室，強合焉。忽聞扣戶聲急，阿巧驚遁而去。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且此女慾心如熾，久渴此事，自從情竇一開，不能自己。阿巧回家，驚氣衝心而殞。女聞其死，哀痛彌極，但不敢形諸顏頰。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鎖修眉恨尙存，痛知心人已亡。霎時間雲雨散巫陽，自別來幾日行坐想空撇下一天情况，則除是夢裏見才郎。

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心中好生不快活。自思量道：『皆由我之過，送了他青春一命。』日逐蹉跎不下。倏爾又是一個月來。女兒晨起梳妝，父母偶然視聽其女顏色精神，語言恍惚，老兒因謂媽媽曰：『莫非淑真做出來了？』殊不知其女春色飄零，蝶粉蜂黃都退了，韶華狼籍，花心柳眼已開殘。媽媽老兒互相埋怨了一會，只怕親戚恥笑。常言道女大不中留，留在家中，却如私鹽包兒，脫手方可。不然，直待事發，弄出醜來，不好看。那媽媽和老兒說罷，央王嫂嫂作媒，將高就低，添長補短，發落了罷。一日，王嫂嫂來說，嫁與近村李二郎爲妻。且李二郎是個農莊之人，又四十多歲，只圖美貌，不計其他。過門之後，兩個頗說得着。瞬息間十有餘年，李二郎被他

徹夜盤弄，衰憊了。年將五十之上，此心已灰。奈何此婦正在妙齡，酷好不厭，仍與夫家西賓有事。李二郎一見，病發身故。這婦人眼見斷送兩人性命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結姻緣十數年，動春情三四番，蕭牆禍起片時間。到如今反爲難上難，把一對鳳鸞驚散，倚闌干無語淚偷彈。

那李二郎斥退西賓，擇日葬弟之柩。這婦人不免守孝三年。其家已知其非，着人防閑。本婦自揣於心，亦不敢妄爲矣。朝夕之間，受了多少的熬煎，或飽一頓，或缺一餐，家人都不理他了。將及一年之上，李二郎自思留此無益，不若逐回，庶免辱門敗戶。遂喚原媒，將婦罄身趕回。本婦如鳥出籠，似魚漏網，其餘物飾，亦不計較。本婦抵家，父母只得收留。那有好氣待他，如同使婢。婦亦甘心忍受。一日有個張二官過門，因見本婦，甚心悅之。挽人說合，求爲繼室。女父母允諾，恨不推將出去。且張二官是個行商，多在外，少在內，不會打聽得備細。設下盒盤羊酒，涓吉成親。這婦人不去則罷，這一去，好似：

豬羊奔屠宰之家，一步步來尋死路。

是夜，畫燭搖光，粉香噴霧。綺羅筵上，依舊兩個新人，錦繡衾中，各出一般舊物。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喜今宵月再圓，賞名園花正芳。笑吟吟攜手上牙床，恣交歡恍然入醉鄉。不覺的渾身通暢，把斷絃重續兩情償。

他兩個自花燭之後，日則並肩而坐，夜則疊股而眠，如魚藉水，似漆投膠。一個全不念前夫之恩愛，一個那會題亡室之音容。婦羨夫之殷富，夫憐婦之孝儀。兩個過活了一月。一日，張二官人早起，分付僕候收拾行李，要往德清取帳。這婦人怎生割捨得他去。張二官人不免起身。這婦人窺覷垂下淚來。張二官道：『我你既爲夫婦，不須如此。』各道保重而別。別去又過了半月光景，這婦人是久曠之人，既成佳配，未盡暢懷，又值孤守岑寂，好生難道。覺身子困倦，步至門首閒望。對門店中一後生，約三十已上年紀，資質豐粹，舉止閑雅。遂問隨侍阿瞞。阿瞞道：『此店乃朱秉中開的。此人和氣，人稱爲他朱小二哥。』婦人問罷，夜飯也不喫，上樓睡了。樓外乃是官河，舟船歇泊之處。將及二更，忽聞柁人嘲歌聲隱約，側耳而聽，其歌云：

二十去了廿一來，不做私情也是呆。

有朝一日花容退，雙手招郎郎不來。

婦人自此復萌覬覦之心，往往倚門獨立。朱秉中時來調戲，彼此相慕，目成眉語，但不能一敘款曲爲恨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美溫溫顏面肥，光油油鬢髮長。他半生花酒肆顛狂，對人前扯拽都是說。全無有風雲氣象，一味裏竊玉與偷香。

這婦人羨慕朱秉中不已，只是不得湊巧。一日，張二官討帳回家，夫婦相見了，敘些閒闊的話。本婦似有不悅之意，只是勉強奉承，一心倒在朱秉中身上了。張二官在家又住了一個月之上。正值仲冬天氣，收買了雜貨趕節，賃船裝載到彼發賣之間，不甚稱意，把貨都賒與人上了，舊帳又討不上手，俄然逼歲，不得歸家過年，預先寄些物事回家支用，不題。且說朱秉中因見其夫不在，乘機去這婦人家賀節，留飲了三五盃，意欲做些暗昧之事。奈何往來之人，應接不暇，取便約在燈宵相會。秉中領教而去。撚指間又屆十三日試燈之夕。於是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仕女翩翩垂舞袖。鰲山綵結，鬼峨百尺轟睛空；鳳篆香濃，漂渺千層籠綺陌。閒庭內外，溶溶寶燭光輝；傑閣高低，爍爍華燈照耀。拳勞歌伴，再和前聲。

奏簫韶一派鳴，錠池蓮萬朵開。看六街三市鬧挨挨，笑聲高滿城春似海。期人在燈前相待，幾回價又恐燕鶯猜！

其夜秉中侵早的更衣着靴，只在街上往來。本婦也在門首拋聲銜俏，兩個相見暗喜，准定目下成事。不期伊母因往觀燈，就便探女。女扇戶邀入，參見，不免留宿。秉中等至夜分，悶悶歸臥。次夜如前。正遇本婦，怪問如何爽約。挨身相就，止做得個呂字兒而散。少間，具酒奉母。母見其無情無緒，向女言曰：「汝如今遷於喬木，只宜守分，也與父母爭一口氣。」豈知本婦已約秉中等了二夜了，可不是鬼門上占卦。平且買兩盒餅餠，僱頂轎兒，送母回了。薄晚，秉中張個眼慢，鑽進婦家，就便上樓。本婦燈也不看，解衣相抱，曲盡於飛。（此處刪去三十八字。）且朱秉中日常在花柳叢中打交，深諳十要之術，那十要？

- 一要濫於撒漫，
- 二要不算工夫，
- 三要甜言美語，
- 四要軟款溫柔，
- 五要七斜纏帳，
- 六要施逞鎗法，
- 七要妝勢做啞，
- 八要擇友同行，
- 九要穿着新鮮，
- 十要一團和氣。

若狐媚之人，缺一不可行也。再說秉中已回，張二官又到。本婦便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要好只除相見，拳勞歌伴，再和前聲。報黃昏角數聲，助淒涼淚幾行。論深情海角未為長，難捉摸這般心內癢。不能勾相偎相傍，惡思量縈損九迴腸。

這婦人自慶前夕歡娛，直至佳境，又約秉中晚些相會，要連歇幾十夜。誰知張二官家來，心中納悶，就害起病來。頭疼腹痛，骨熱身寒。張二官願望回家，將息取樂。因見本婦身子不快，倒戴了一個愁帽。遂請醫調治，倩巫燒獻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反受辛苦，不似在外了。且說秉中思想，行坐不安。托故去望張二官，稱道：「小弟久疎趨侍，昨聞榮回，今特拜謁。奉請明午於蓬舍，少具雞酒，聊與兄長洗塵，幸勿他却！」翌日，張二官赴席，秉中出妻女奉勸，大醉扶歸，已後還了席，往往來來。本婦但聞秉中在座，說也有，笑也有，病也無。倘或不來，就呻吟叫喚，鄰里厭聞。張二官指望便好，誰知日漸沉重。本婦病中，但瞑目，就見向日之阿巧和李二郎，偕來索命。勢漸獐惡。本婦懼怕，難以實告，惟向張二官道：「你可替我求問。」幾時脫體。」如言逕往洞虛先生卦肆卜下卦來。判道：「此病大分不好，有橫死老幼陽人死命爲禍。非今生乃宿世之冤。今夜就可辦備福物酒果，冥衣各一分，用鬼宿度河之次，向西鋪設，苦苦哀求，庶有少救。不然，決不好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擲掄來苦怨咱，朦朧着便見他。病懣懣害的眼兒花，瘦身軀怎禁沒亂殺！則說不和我干休罷，幾時節離了兩冤家！

張二官正依法祭祀之間，本婦在床，又見阿巧和李二郎擊手言曰：「我輩已訴於天，着來取命。你央後夫張二官再四懇求，意甚虔恪。我輩且容你至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之人，却假弓長之手，與你相見。」言訖，倏然不見了。本婦當夜似覺精爽些個。後看看復舊。張二官喜甚，不題。却見秉中且夕親近，餽送迭至，意頗疑之，尤未爲信。一日，張二官入城催討貨物。回家進門，正見本婦與秉中執手聯坐。張二官倒退揚聲，秉中迎出相揖。他兩個亦不知其見也。張二官當時見他慇懃，已自生疑七八分了。今日撞個滿懷，轆成十分。張二官自思量道：「他兩個若犯在我手裏，教他死無葬身之地。」遂往德清去做買賣。到了德清，已是五月初一日。安頓了行李，在店中，上街買一口刀，懸掛腰間。至初四日，連夜奔回，匿於他處，不在話下。再題本婦渴欲一見，終日去接秉中。秉中也有些病在。家裏延至初五日，阿瞞又來請赴鴛鴦會。秉中勉強赴之。樓上已筵張水陸矣。盛兩盂煎石首，貯二器炒山雞，酒泛萹蒲，糖燒角黍。其餘肴饌蔬果，未暇盡錄。兩個遂相轟飲，亦不顧其他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綠溶溶酒滿斟，紅焰焰燭半燒。正中庭花月影兒，交直喫得土山時自倒。他兩個貪權貪笑，不隄防門外有人瞧！

兩個正飲間，秉中自覺耳熱眼跳，心驚肉戰，欠身求退。本婦怒曰：「怪見終日請你不來，你何輕賤我之甚！你道你有老婆，我便是無老公的。你殊不知我做鴛鴦會的主意。夫此二鳥，飛鳴宿食，鎮常相守，爾我生不成雙，死作一對。」昔有韓憑妻美，郡王欲奪之，

夫妻皆自殺。王恨，兩塚壅之，後塚上生連理樹，上有鴛鴦，悲鳴飛去。此兩個要效鴛鴦比翼交頸，不料便成語讖。况本婦甫能鬧得病好，就便荒淫無度，正是：

偷雞貓兒性不改，
養漢婆娘死不休。

再說張二官提刀在手，潛步至門，梯樹竊聽。見他兩個戲謔歌呼，歷歷在耳，氣得捺捺不下，打一磚去。本婦就吹滅了燈，聲也不則了。連打了三塊，本婦鈔乘中先睡。『我去看看便來。』阿滿持燭先行，開了大門，並無人跡。本婦叫道：『今日是個端陽佳節，那家不喫幾盃雄黃酒？』要正罵間，張二官跳將下來，喝道：『潑賤！你和甚人貪夜喫酒？』本婦嚇得戰做一團，只說不不不。張二官乃曰：『你同我上樓一看，如無便罷，慌做甚麼？』本婦又見阿巧朱二郎一齊都來，自分必死，延頸待盡。乘中赤條條驚下床來，匍匐口稱：『死罪，死罪，情愿將家私并女奉報，哀憐小弟母老妻嬌，子幼女弱。』張二官那裏准他。則見刀過處，一對人頭落地，兩腔鮮血衝天。正是：

當時不解恩成怨，
今日方知色是空。

當初本婦臥病，已聞阿巧李二郎言道：『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之人，假弓長之手，再與相見。』果至五月五日，被張二官殺死。『一會之人』乃乘中也。禍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可不懼歟！故知士矜才則德薄，女銜色則情放。若能如執盃如臨深，則爲端士淑女矣。豈不美哉！惟願率土之民，夫婦和柔，琴瑟諧協，有過則改之，未萌則戒之，敦崇風教，未爲晚也。在座看官，漫聽這一本鴛鴦勿頸會，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見拋磚意暗猜，入門來魂已驚。舉青鋒過處喪多情，到今朝你心還未省！送了他三條性命，果冤冤相報有神明。

又調南鄉子一闋，詞曰：

春老怨啼鶯，玉損香消事可憐。一對風流傷白刃，冤冤，惆悵勞魂赴九泉，抵死苦留連。想是前生有業緣，景色依然人已散，天
天千古多情月自圓。

吉訶德先生傳(十一)

[西班牙] M·塞萬提斯作

傅東華譯

此页空白

第二十九章 關於我們這位迷戀的騎士從自動的強烈苦修中被救拔出來的滑稽巧妙的方法

「諸位先生，這就是我的悲劇的真正的歷史了。現在請看罷，請想罷，你們聽到的我的這種感激，是否還該多來些；聽到的我的這種話語，是否還該多說些；我眼中的眼淚，是否還該多流些。請想一想我的苦難是怎麼一種性質，你們就會覺得一切的勸告都屬枉然，因為要想辦法是沒處可找的了。我現在要要求你們的，只是你們很容易辦也應該辦的一樁事，就是請指教我到那裏去過生活，免得我一徑害怕，一徑擔憂，要給那些正在搜尋我的人發見出來；因為我雖則知道我的父母十分寵愛我，回去的時候不會難爲我，可是只要一想起了要跟他們去見面，就覺得不勝羞愧，所以我情愿一輩子不見他們的面，免得想起自己辜負他們的屬望，心裏難過。」

說到這裏，她止住了，臉上泛起了一陣紅潮，分明流露出她靈魂裏的憂慮和羞愧。那些聽她說話的人，則對於她這樣的不幸既覺驚奇又覺憐憫。那位牧師正要說幾句話去安慰她，勸告她，可是給卡對泥奧擋住了，他說道：「照這麼說來，小姐，那末你就是有錢的克爾那多^①的獨養女，美麗的多羅塞亞了。」多羅塞亞聽見提起她父親的名字，不覺吃了一驚，而且看見那個人的形貌又是那麼的可怕（因為卡對泥奧當時穿着得多麼寒儉，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便對他說道：「先生，您是誰，爲什麼對我父親的名字這麼熟悉？因爲我一直講到現在，記得是沒有提起他的名字過的。」卡對泥奧答道：「我就是，照你剛才講的，柳信達承認是她的丈夫的那個不幸的人。我就是不幸的卡對泥奧，就是那個做出那麼卑鄙的行爲將你弄到這般地步的人曾經弄成了你現在看見的這般狀況，這般的破爛，這般的光身，這般的一點兒沒有人類的安慰，而甚至於被剝奪了理性的，因爲我現在是只有老天容我享受的片刻功夫裏面才得享受理性的呢。我，多羅塞亞，曾經親眼看見斐喃多先生加在我身上的那種損害，也曾經等在那裏聽柳信達叫出那一聲致命的「願意」而確定了她是他的妻子。可是我當時沒有勇氣再就下去，不能等着她的昏暈發生

① 照各種英譯本，本章的章目都和下章的章目倒置，按之內容，實在不合，現在據西班牙文原本改正。

怎樣的後果，也不能等着她胸口上那張紙條發見以後的事情；因為我的靈魂吃當不起這麼接二連三的苦惱，所以我就將那家房屋和我的忍耐一齊丟棄，然後留下一封信給我的主人，托他交給柳信達親自開拆，就跑到這荒山裏來，是抱着要結束這條生命的決心而來的，因為從那一刻兒起，我對於這條生命就已彷彿不共戴天之仇一般憎恨了。可是命運不肯奪走我的生命，只奪走了我的神志就算了數，那末或者是保全着我這條命來跟你見面的罷。而且，我既然沒有理由可以懷疑你這番敘述的真實，也許是老天地留着我們兩個人，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走頭無路，却叫我們從我們的苦難之中找出較好的出路來的。現在柳信達是不能嫁給斐喃多先生的，因為她已經公開宣佈過，她是我的人，而斐喃多先生也不能娶柳信達，因為他是你的人，那末我們都仍舊還留着希望的餘地，希望老天爺把我們各人自己的東西交還我們，因為現在那件東西到底還沒有完全隔絕，還不是完全沒有挽回的餘地呢。我們既然還有這樣的安慰，而且這種安慰並不是從極遙遠的希望起來的，也不是根據着荒唐的奇想的那末，我就要請求你，小姐，你都得要改換一下我們的決心，準備着等待較好的運道到來罷。因為我可以憑着一個上流人和一個基督教徒的信念對你發誓，不到我看見你把斐喃多先生拿到手的時候決不離開你；而且，我若是不能用正當的手段勸他承認他對於你的義務，那我就利用一個紳士所得而有的自由，拿我的刀去責問他給你的損害；至於他給我自己的損害，我是可以暫時不顧的，因為那可以交給天上去替我報仇，使得在地上可替你先圖報復。」

多羅塞亞聽了卡對泥奧的話，覺得十分驚奇，不知拿什麼話去感謝這樣的大恩大德才好，硬要伏倒他腳下去親他的腳，可是卡對泥奧無論如何不肯。後來那位學士先生給他們講開了，又把卡對泥奧那種慷慨的決心稱讚了一番，說了許許多多的話。其中最要緊的，就是請求他們勸告他們跟他到他自己村上去，說在他村上他們什麼都可以辦得到，也可以在那裏商量怎樣去找斐喃多先生，或是怎樣把多羅塞亞送給她的父母，或是無論什麼他們認為最好的辦法。卡對泥奧和多羅塞亞謝過了他，接受了他的美意。那理髮師一徑都站在那裏沒有開口，現在也插進來恭維了一番，並且跟那牧師抱着一樣的好意，說只要他力量辦得到，什麼都可以效勞。他又把他們自己到那裏去的原因略略告訴了他們，說起了吉訶德先生那種奇怪的瘋病，又說他的侍從現在去找他了，他們是在那裏等他回來的。卡對泥奧因就記了起來，彷彿一場夢似的，他曾經跟吉訶德先生有過一場吵鬧，於是對大家敘述了一遍，可是吵鬧的原因他記不起來了。

就在這一刻兒，他們聽見了一個聲音，知道是桑科·判黎的；原來桑科到跟他們分手的地方去找他們不着，正在大聲竭力的喊叫他們。他們迎上前去，問起了吉訶德先生，他告訴他們，說他已經找着他了。身上剝得只剩一件汗衫，神氣很是頹唐，憔悴，餓得已經半死，可正在那裏爲他的情人達辛泥亞長吁短歎；而且他雖然已經告訴他，說她命令他離開那個地方，她在托波左等他，他的回答却是不等他做了一些值得蒙她寵愛的功業，他是決意不到她的玉容前面去的。又說，他的主人要是儘管這麼下去，他是作與一輩子也不去做皇帝的，或者連頂起碼的大主教也會得不肯去做；所以大家得想法兒，怎樣將他弄開這個地方才好。學士先生吩咐他不要担心，因爲他們是要把他弄開去的，不管他願意不願意。

他於是告訴了卡對泥與跟多羅塞亞，說他們已經設下怎樣的計策來醫治吉訶德先生的病，或者至少要引誘他回到自己家裏去。多羅塞亞就說她願意担任那落難女子的一角，以爲總比理髮師扮的好些，特別是因爲她有一套女人的衣服，穿起來可以活像；而且他們那計策裏面的必要手段，可以完全交給她去辦，因爲她讀過許多騎士書，關於落難女子對遊俠騎士請求援助的一套話，她是很熟悉的。於是牧師道：「那末我們的計策馬上就可以實行了；因爲無疑的，命運是在幫我們的忙，所以剛巧會碰到你，使我們最爲難的一件事情馬上能解決。」多羅塞亞當即從她的包袱裏取出一件材料華貴的緊身，和一件綠色細綢的大氅，又從一只盒子裏取出一個項圈和別的珍飾；只一刻兒功夫，她就將這些東西穿戴得跟闊人家的千金小姐一般無二了。這一些東西，還有別的一些，她說，都是她從家裏帶出來以防不測的，可是直到那時，她還不會有機會用過它們。大家對於她的人品的優雅，性情的和樂，以及她的美，都非常之歡喜，都以爲斐喃多先生一定是個不識好歹的人，竟會看輕了這麼美妙絕倫的人物。可是最最驚異不置的却要算桑科·判黎；他心裏想，（而且實情也如此，）他生平是從來沒見過這麼美麗的人的，於是他就非常熱心的要那牧師告訴他，這個美麗非常的女子到底是誰，她是到這種地方找什麼來的？牧師答道：「桑科朋友，這一位美艷的女子，講得起碼些，是米康米康。」大王國的男性傳統裏的承繼人；她是來找你家主人的，要向你家主人請求恩典，替她對一個曾經害於她的惡巨人去報仇；因爲你家主人的威名已經傳遍了整個幾內亞，這才使得這位公主來找他的。」桑科道：「那末

① Miconicon, 非洲的一王國。

② Guinea, 非洲的地名。

這真叫做找也找得妙，碰也碰得巧了。要是我家主人真箇能够替她伸了這個冤，報了這個仇，將您講的那個婊子養的巨人殺了的話；而且只要他碰着他，他是一定能够殺他的，除非他是一個妖怪，因為我家主人沒有能耐收妖怪。可是，學士老爺，有一件事我要請求您老人家，就是您老人家別讓我家人想起做大主教來，這是我担着心事的，却要請您老人家勸告勸告他，要他跟這位公主馬上就結婚，那末他就會失掉做大主教的資格了；而且這麼一來，他就很容易去找到他的王國，我也會達到我的心願，因為我已經把這事兒好好的想過一下，覺得我家主人倘使去做大主教，於我是不大方便的，因為我是有老婆的人，不配做禮拜堂裏的事；而且，像我這麼一個有了妻子孩子的人，現在這般奔波，只圖一張禮拜堂生活的執照，也要算是徒勞的。所以，先生，全部事情都靠在我家人馬上跟這位公主結婚；不過我還沒有請教她，她的名字我是叫不上來的。」牧師答道：「她的名字叫做米康米康娜公主；因為她的王國叫做米康米康，所以很明白的，她必須叫這個名字。」桑科道：「那是無疑的，因為我也知道有許多人的姓名都從他們所生的地方得來，如亞爾喀拉之彼得、烏貝達之約翰、法拉多利之第亞哥；而且照我想來，那邊幾內亞地方，王后要照他們的王國取名，也許是有這習慣罷。」牧師道：「那是一定的，所以關於你家人的結婚，我總盡力攬搭就是了。」桑科得到了這個保證，就覺得心滿意足，同時那牧師却覺得很是驚奇，何以桑科會簡單到這種地步，何以他主人的種種荒唐會得這般牢固的膠住他的幻想，以至於這麼堅信吉訶德先生是有一天要做皇帝的。

在這時候，多羅塞亞已經騎上了牧師的騾子，理髮師也已裝上那部牛尾巴的鬚鬚，於是就叫桑科引導他們到吉訶德先生所在的地方去，并預先告戒了他，千萬不可說出他是認識牧師和理髮師的；因為他家人會不會去做皇帝，緊要關頭就全在他裝做不認識他們。牧師和卡對泥奧都不願同他們一道去；在卡對泥奧呢，他是防恐吉訶德先生要記起他們爭吵的事來；牧師則以為當時還沒有就去去的必要，所以他們讓他們三個先走一步，只在後邊輕悄悄的步行跟着。牧師本想要給多羅塞亞教導一番，

① Pedro de Alenhi, 亞爾喀拉在西班牙之 Madrid 省。

② John de Ubeda, 烏貝達在西班牙之 Jaen 省。

③ Diego de Valladolid, 法拉多利為西班牙北中部之一省。

可是她說他們用不着費心，因為她會照着騎士書裏的規則和訓誡，將這角兒演得絲毫不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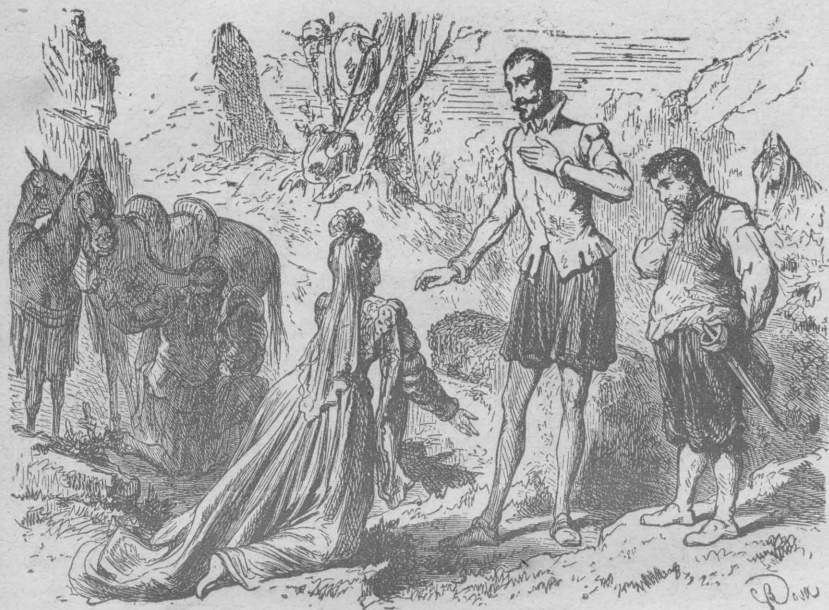
他們走了差不多三分之一湫路，就在一些錯雜的岩石當中發現了吉訶德先生；那時他已經穿上衣服，可還沒有穿上武裝。多羅塞亞一經瞥見了他，又聽見桑科說那就是他家主人，她就鞭了一下坐騎，由那鬍子蓬蓬的理髮師跟着向前去；及至到了吉訶德先生跟前，那侍從就先跳下自己的騾子，又跑去將多羅塞亞抱了下來。多羅塞亞很活潑的下了騾子，跑去跪在吉訶德先生的腳跟，雖則吉訶德先生竭力要拉她起來，她只是不肯，就用如下的樣式對他演說道：

「啊，勇敢的可畏的騎士，我是再也起來不了，除非您發發好心，惠賜我一宗恩典；這可以增加我自己的聲名和榮譽，也可以給太陽底下最最傷心最最苦惱的一個姑娘增加幸福。倘使您的強盛的臂力跟您的不朽的聲名能够相符的話，您就有義務來保護一個不幸的女子，她是因聽了您的遠大的聲名，從那麼遠道前來找您，要從您手裏找到一個辦法來解救她的不幸的。」

吉訶德先生答道：「我不會回答你一句話的，美麗的女子，也不再聽你說什麼，除非你先從地上站起來。」那落難女子答道：「我是不肯站起來的，若是我所求的那個恩典不先答應我。」吉訶德先生道：「那我答應你就是了，只要我這一答應不至於損害到或是背叛了我的國王，我的國家，或是那個管着我的心和我的自由的鑰匙的她。」那個傷心的姑娘道：「這是對於這些人當中無論那一個都不會得傷害或背叛的，親愛的先生。」當她說這話的時候，桑科·判黎走到他主人的耳邊，對他輕輕說道：「先生，您老人家放心答應她請求的恩典就是了，因為這不過是一點兒小事，不過要您去殺一個粗笨的大巨人；而且現在跟您請求的這個人，她是堂堂的米康米康娜公主，是愛西屋皮亞的米康米康王國的王后哩。」吉訶德先生道：「不管她是誰罷，我總是盡我的責任，聽我良心的指示，照我這行職業的規則去做。」於是轉過頭來說道：「最最美麗的女子，起來罷，因為不管你請求什麼恩典，我都答應你就是了。」那姑娘道：「那末請聽我說，我所請求的是要您動動貴體，不問我引您到什麼地方去，您都跟我去；並且要您答應我，不要再從事別的無論什麼冒險，也不要依從別的無論什麼人的要求，先要替我去對一個漢奸報了仇，因為那人是違背着人權和神權，篡盜了我的王國的。」吉訶德先生道：「我再說一遍，我答應你的請求就是；那末，姑娘，從今天起，你就擺脫開使你心裏不安的憂愁罷，讓你那微薄的希望恢復起新鮮的氣力和精神罷；因為靠着上帝的幫助，以及我這臂膀的幫助，無論他什麼匪徒來反對，你不久就可以恢復你的王國，重新坐在你那自古相傳的寶座上去；那末，咱們馬上動手罷，因為常言說的好，

危險就在延遲裏面呢。」那個落難女子極想親他的手，可是吉訶德先生到底是個豪爽知禮的騎士，無論如何不肯答應她，却只叫她站起來，用着十分的禮貌和尊敬跟她擁抱了一下，一面吩咐桑科把洛稷喃提預備好，又立刻幫他穿起鎧甲來。桑科將像一件戰利品那麼掛在一株樹上的鎧甲取下，又把洛稷喃搭配好，就幫助他主人把鎧甲一下兒穿着齊全。吉訶德先生看看武裝好了，就說道：「咱們用着上帝的名義，動身去救助這位偉大的女子罷。」這時候，那個理髮師還是跪在那裏，他一面得熬住了笑，一面得防備他的鬍子掉下來，因為萬一掉下來的話，大概是要使得這個巧妙計策敗露的。隨後，他看看請求的恩典已經答應，而且吉訶德先生又已經這麼迅速的準備實行起來，也就從地上站起，雙手將他的姑娘捧上了騾子。立即，吉訶德先生跨上了洛稷喃，理髮師也騎上他的牲口，只有桑科獨個人步行着，這就重新喚起他對於喪失斑點兒的悲傷來；可是他欣然的忍受着，因為他主人現在已經走上了路，馬上就要做起皇帝來了。原來他對於主人要跟那公主結婚一層，認為是毫無疑義，而且至少要做米康米康的國王的；只不過有一層他想起來有些難過，就因為那個王國是內革羅人的國土，將來要做他的百姓的都是黑炭頭；可是他馬上就又想出一個特別法子來，對他自己說道：「即使我的百姓都是黑炭頭，我管他什麼呢？我只消把他們用船運了出去，運到西班牙，去賣幾個現錢回來；拿這筆錢，我不是可以捐一個官，或是什麼差事，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日子嗎？哼！做夢罷，要說我沒有辦事的才幹，跟能耐看我一反手之間就賣他八千一萬個奴隸出去罷。我對着上帝面前說，我要他們一齊都滾蛋；那怕他們黑到怎麼樣，我都要把他們化成白的黃的。你讓我自家兒辦罷。」懷着這一肚子的自負，他就結結巴巴躊躇滿志的向前走去，竟致步行的苦痛都忘懷了。

這一切的情形，卡對泥奧和牧師在樹叢後面都看得清清楚楚，却不知道怎樣去加入他們的團體；可是那牧師是個偉大的計劃家，馬上就想出一條計策來了。那是這樣的：他拿了一只匣子裏帶着的一把剪子，立刻把卡對泥奧的鬍子剪了下來；然後給他戴上了一頂灰色的尖帽，又把他自己的一件黑色斗篷給了他，自己就只剩一套緊身的褂褲。這麼一來，卡對泥奧完全換了一付形狀，就叫他自己對着鏡子看看，也不會認識的了。在他們這麼改扮的當兒，那一幫人已經走上了好一段路，可是他們很容易的搶先走到大路上；這是因為路徑崎嶇而狹窄，使得騎馬的不如步行的走得快。總之，他們先已到了山脚下的平原上了；及到吉訶德先生跟他的一幫人出來的時候，那牧師就裝着對他凝視了半天，這才做做手勢，表示他認識出他的樣子。於是，又站在那裏



“不管你請示什麼恩典，我都答應你就是了。”



牧師和卡羅泥奧跟在後面。

對他注視了好一會兒，然後張開兩條臂膀，跑上前去大聲的喊道：『真是運氣得很，會碰到您，您這騎士制度的鏡子，我的高貴的同鄉拉曼人卻之吉訶德先生，您是紳士界裏的英華和精髓，是窮困人的護符和救星，是遊俠騎士的純粹！』這麼說着，他就抱住了吉訶德先生的左腿膝頭。吉訶德先生看見他這樣的情形，聽見他說這樣的稱呼，不覺吃了一驚，可是過了一會兒認出他來了，料不到會是他的，就費了不少的勁兒要想下馬來。可是牧師不肯讓他下馬，吉訶德先生就說道：『學士先生，你容我下馬來罷；因為我騎在馬上，却叫您老人家這麼一個可敬的人物兩脚步行，那是不合式的。』牧師道：『我無論怎樣不能應允您，您老人家還是照舊騎着罷；因為您幹了我們這時代裏頂頂偉大的功業跟冒險，都是騎在馬上幹的。我呢，我是一個無價值的牧師，要是您後邊這些個先生們有誰不嫌麻煩的話，讓我在他後邊搭一個座兒，我就十分滿意，就會覺得彷彿騎着拍加薩斯^①，或是一匹斑馬，或是那個著名摩爾人馬紮拉克^②所騎的駿馬了，他是直到現在還被魔法攝在離開大康卜魯多^③不遠的那座咀累馬^④大山裏的呢。』吉訶德先生道：『我是不這麼想的，親愛的學士先生；不過我知道我的這位公主會得看在我面上，吩咐她的侍從人將他騾子上的鞍子讓給你坐，自己就在你後邊搭搭，要是那匹牲口載得起雙人的話。』公主道：『她一定載得起雙人的，我也用不着吩咐我的侍從人，因為他很客氣，又有過教養，決不會讓一個教士步行，自己騎馬的。』理髮師道：『很對很對，』說着，立刻跳下騾子來，將鞍子讓給牧師，牧師也就不再推辭的收去了。可是不幸得很，那頭騾子是匹出租的牲口，因而是個脾氣很壞的瘦貨，所以當理髮師從後邊跨上的時候，她就從腿高高飛起了兩三次；倘使有幾腿曾經碰着尼哥拉司務的胸膛或是腦壳的話，他一定是要詛咒自己不該為吉訶德先生出來的。然而他那時驚嚇非常，滾倒在地上，沒會顧到他的鬍子，鬍子就掉下來了；及至發覺自己口邊已經沒有了鬍子，他就再沒有別的办法，只得雙手掩着面孔，大聲呼喊牙骨跌碎了。吉訶德先生只看見一部鬍子

① Pegasus, 希臘神話中的飛馬。

② Muzaraque.

③ Compluto, 即 Alcalá de Henares, 塞萬提斯的生地。

④ Zulema.

在那落地待從的面孔的一段路外，並沒有牙床，也沒有血，就說道：『啊！這倒奇怪了！沒有那個理髮師是能把他的鬍子雜得再乾淨再光滑的。』牧師看看他們的計策有要敗露的危險，立刻檢起那部鬍子，跑到那個還是躺在地上呻吟的尼哥拉司務跟前；這才捧住他的頭來湊在鬍子上，拍的一下就又重新裝上了，於是唸唸有詞，對他唸了一些什麼，據說那是一種裝鬍子用的特別符咒，等會兒他們就會知道的。及至一切都弄舒齊，他就離開了他，而那侍從就又跟以前一樣的有鬍子，一樣的健全了。吉訶德先生看見這種情形，不覺大大的驚異，當即請求牧師，叫他有閒空的時候把這符咒教給他，因為他的意思，以為那符咒的用處一定不限於裝鬍子，因為明白的，鬍子拔下來的地方一定是受傷的，流血的，現在都可以完全將它治好，那末對於鬍子以外的別的東西也一定是好的了。牧師就說確實是這樣，並且應允他一有機會就把符咒教給他。於是他們商量好，叫牧師先騎上了，以後他們輪流着騎，等到了二十哩外的一家客店再說。

當時有三個人是騎牲口的，就是吉訶德先生，公主，跟牧師；其他三個人步行，就是卡對泥奧，理髮師，跟桑科·判紫。吉訶德先生對那女子道：『公主，您歡喜哪條路走，請您向前帶路罷。』等不得她回答，牧師就說道：『您公主是要向哪一個王國去的？我猜一定是向米康米康王國去罷，要不算我太不懂時國度了。』那付她的功課已經十分熟悉，心裏明白得很，是該回答一聲『是的』，因此她就道：『是的，先生，我是到那個王國去的。』牧師道：『如果是這麼的話，咱們就必得經過我們村上了。從我們村上你可以一直到迦太基那，這才從那裏搭船前去；倘使碰着順風，海中平靜，沒有風浪，那末不到九年功夫，你就可以看見那個米奧那。』大湖就是說，那個米奧的斯。大湖那裏離開您家王國不過是一百天多點路程了。』她道：『您錯了，好先生，因為我離開家裏還不到兩年呢；而且一路上雖則天氣都很壞，我可早已經到了這裏，並且已經看見我這位渴望已久的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了；原來我一經踏上西班牙的國土，就聽見了他的勇敢的聲名，所以就決心要來找我，希望我得蒙惠顧，好將我這番冤屈交給他

① Carthagna.

② Meana.

③ Meotia.

那無敵的臂膀去替我平一平。」吉訶德先生道：「好了好了，不要再恭維了罷，因為我對於一切種類的諛媚都是仇恨的，雖則你這種話不算諛媚，可是我這雙貞潔的耳朵仍覺得受用不了。我所能說的，公主就是不論我有沒有勇敢，不論我有的是什麼，總都拿出來替您效勞，那怕是斷送了我的性命。所以，現在把這些事情攔起來等會兒再講罷，好讓這位學士先生跟我說，他是爲着什麼事情到這種地方來的，這麼孤零零的沒有一人跟着身上又穿得這麼單，使我看見嚇了一跳呢。」牧師道：「這我可以簡略的告訴您。那末您聽着罷，吉訶德先生。我跟尼哥拉司務，就是咱們的那個朋友跟理髮師，是到塞維爾去收一筆錢去的；那錢剛剛由我的一個許多年前到西印度去的親戚寄給我，數目並不少，一共有六萬個八角頭，秤起分量來就已經不是一樁小事。昨天經過這地方，我們碰着了四個劫盜，將我們身上搶得精光，連鬍子也給割了去，因此那理髮師只得裝起假鬍子來了；還有這裏這位青年呢（指着卡對泥奧），你看他們將他弄成怎麼個模樣了。還有，這段故事裏最妙不過的一點，就是據附近的人大家相傳，說那些搶劫我們的人一定是一夥划船的奴隸，據說就在這裏相近地方被放走的；又說那個放走他們的人非常勇敢，雖有解送官跟他的衛兵押着，可是他統統把他們放走了。不過照我看來，那人一定是神志不清的，要不就是跟他們一樣，再不然就是沒有良心不知人道的，這才會在羊羣裏放了狼，鷄羣裏放了狐狸，蜜糖裏放了黃蜂呢。像他這樣的行爲，就是背棄國家的法律，就是反抗他的國王和主人，因為他破壞了划船的規矩了，擾亂了神聖保衛團許多年來的安寧了；總之一句話，他是做下了一樁足以喪失他的靈魂而又無益於他的軀體的行爲了。」原來桑科已經把關於划船奴隸的一樁冒險告訴了牧師和理髮師，以爲那是他主人幹得十分榮譽的，所以那時牧師特別提出來議論一番，要看看吉訶德先生怎樣感應。吉訶德先生聽一句，顏色變一陣，可是他不敢承認放走那些體面紳士的就是他自己。於是牧師又道：「原來搶劫我們的就是這班人；現在但願上帝發慈悲，饒恕那個妨礙他們不能送去受應得刑罰的人罷。」

第三十章 關於美人多羅塞亞的才情兼及其他絕妙絕趣的情節

牧師的話剛說完，桑科就道：『我說老實話，學士先生，這一個豪舉就是我家主人幹的，我並不是沒有警告過他，也會勸告他要當心他的舉動，說放他們自由是犯罪的，因為他們都是最著名的惡漢，才會到划船裏去的呢。』吉訶德先生道：『蠢夫，遊俠騎士是不管這些個的，他們路上碰到了受苦的，背鍊條的，受壓迫的，就不問那些人到底是爲了過失或是爲了不幸才弄到那種情境，那樣苦楚；他們就只因他們有難而幫助他們，單問他們苦楚不苦楚，不問他們犯罪不犯罪。當時我路上碰到了一大長串的苦惱子，就照着我的職業的要求替他們做一點事，其餘的我一概不管。誰要說這是做差了的，那末不要怪我冒犯這位學士先生的尊嚴和體面，我就要說他太不懂得騎士制度的道理，簡直跟婊子兒子一般扯謊了。這一句話是我不恤要拿我的刀來維持的。』說罷，他就在馬腳蹬上把穩了身子，並且拉下他那頭盔上的面蓋來；至於他認作了曼布里諾的頭盔的那個理髮師的銅盆，當時是掛在馬鞍頭上沒有戴，打算要等修好那些划船奴隸給了它的損壞才戴的。

多羅塞亞本來就善於詼諧，性情又很和樂，她早已覺察了吉訶德先生的瘋癲，又看見除了桑科·判黎之外每一個人都跟他開玩笑，所以就決計不落他人之後；當時她看見他那麼樣的熱烈，就對他說道：『騎士先生，請您記着您應允給我的恩典罷，您已經應允過我，無論其他的冒險怎麼緊急，您都不去參加的，所以請您老人家息怒罷，因爲倘使這位學士先生早知道那些划船奴隸是您老人家的無敵臂膀給放走的話，他就早已將他的嘴巴縫上了三針，舌頭咬過了兩次，也決不會說一句話來誹謗您老人家了。』牧師道：『一點不錯，我伐誓，甚至寧可拔掉一部鬍子也不說您老人家呢。』吉訶德先生道：『那末我就不再說了，姑娘，我要把胸中湧起的正義的憤怒壓平下去，一路平平安安清清靜靜的走着，及到完成了我已應允你的那宗恩典爲止。不過你也得報答報答我的這番好意，所以我要請你告訴我，要是不太麻煩的話，究竟你現在心裏有的是什麼煩惱，得要我丟去幹那正當，滿意而完全的報復的究竟是誰，有多少，並且是何等樣人。』多羅塞亞答道：『這是我十分情願的，只要您不因爲所聽到的只有苦惱和不幸而覺得厭倦嫌憎的話。』吉訶德先生道：『一點都不親愛的姑娘。』於是多羅塞亞答道：『既然如此，那末就請您注意聽罷。』這話剛說完，卡對泥奧跟理髮師就在她身旁一邊一個的夾着，要聽聽那個聰明的多羅塞亞編造出怎麼一種故事來。同

時桑科也就悉心傾聽着，因為關於她的事，他是同他主人一樣受了騙的。於是她在鞍子上坐穩了身，咳了一聲兩聲嗽，以及諸如此類準備說話的姿勢，就開始與與頭頭的說出下面一番話來：

「第一步，你們得的知道，列位先生，我的名字是——」她忽然停頓了，原來她已忘記了牧師給她起的那個名字；可是牧師馬上幫了她的忙，因為他知道她是爲什麼停頓的，便道：「這也難怪您的姑娘，說起您的不幸來心裏總要亂一亂，總有些攪不清的樣子，因為我們遇到的不幸往往足以奪去我們的記憶，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忘了的；現在您公主就這樣了，您忘記了您是叫做米康米康娜公主，是米康米康大王國的正當承繼人呀。我現在給您這一提，想來您就不難把您所要說的話叫回您的傷心記憶裏來了。」多羅塞亞答道：「你的話一點不錯，往後就用不着再給我什麼提示了，因為我已經可以無須它的幫助，一直把我這段真實的歷史講到它的結局。」

「我的父親名叫聰明的提那克里阿，是很諳熟人家所謂魔術那種東西的，他憑他的這種學問，知道我的母親——她叫做絮拉米拉王后——要比他先死，而他自己也隨後就要喪命，要把我丟下來做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女。可是他常慣說，這倒並不使他怎樣的難過；使他難過的就是他預先知道有一個可怕的巨人要出現，就是跟我們王國差不多毗連的一塊大島上的主人，名字叫做愁顏的判達費蘭多（因為據說他的眼睛雖然也生得很對，生在適當的地方，可總是橫看的，彷彿打瞌兒眼一般；這完全出於他的惡意，就是存心要驚嚇着他的人。）我說，我的父親知道這個巨人要利用我是個孤女，用強大的武力侵入我們的王國，統統從我手裏搶了去，連最小的鄉村也不留一個給我藏身；但又知道我是有力量可以免除這一切禍害和災難的，就是和他結了婚，雖然據他所能了解，他是決不相信我會情願這樣不相配的匹偶的；這一層，他說的是實話了，因為我決不會想起跟這巨人去結婚，也決不會跟其他任何巨人去結婚，那怕他大到不可量。我父親又說，他死了之後，等到我看見判達費蘭多開始

● Tinarío el Sab'dor.

● Reina Xaramilla

● Pandallando de la Forca Vista.

侵入我王國的時候，他教我不要去做什麼防衛，因為那是要毀了我的；但如果我要免一死，並且要保全我的忠義的子民們不至全歸於毀滅，那末我的最好辦法就是無抵抗的將這王國白白丟下給他（因為那巨人的惡狠的力量是我沒有自衛的可能的），自己立刻帶了少數跟人動身到西班牙去，到那裏可以遇到一位遊俠騎士，能够救我的難，原來那騎士的名譽到那時候總已經傳遍了這個王國了；他的名字呢，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是要叫做阿訶德先生。或是基哥德先生的。『桑科·判黎道：「你該說吉訶德先生才對，小姐，或者照另外一些人叫他愁容騎士也可以。』多羅塞亞道：「你的話對了。他又說，這位吉訶德先生將來是個高個兒，面孔瘦瘦的；又說在他左肩膀底下的右邊，或是靠近那裏的地方，他要長着一顆灰色的痣，上面毛毵毵，跟馬鬃一般的。』

吉訶德先生聽見這話，就對他的侍從道：「這裏來，桑科孩子，來相幫我脫衣服；我要看看我是不是那位聰明國王所預言的騎士。』多羅塞亞道：「您爲什麼要把衣服脫掉呢，先生？」吉訶德先生答道：「我要看看有沒有你父親說的那顆痣。』桑科道：「您用不着脫衣服；我知道您有一顆痣，上面也有毛的，就在您的脊梁上，那是一個強壯人的記號。』多羅塞亞道：「這就夠了；因爲在朋友之間，小事情是不必爭的；無論它是在肩膀上，在脊梁上，都沒有什麼關係；只要有這顆痣就成了，不管它長在那裏罷，反正同是一塊肉。那末無疑的，我那好父親是一切東西都猜準了，我如今來投奔這位吉訶德先生，也總算沒有弄錯了人；因爲我父親說的那位騎士一定就是他，他的面容跟他的名譽是恰好相符的，如今他的名譽是不但傳遍西班牙，並且傳遍整個拉曼卻，因爲我剛剛在奧蘇那上岸之後，還沒有聽人說到他這許許多多的功業，我的心就立刻斷定我所要找的正是這個人了。』吉訶德先生道：「可是親愛的姑娘，你怎麼會在奧蘇那上岸的呢，因爲它並不是一個靠海的城市呀？』但是等不到多羅塞亞能够回答，

① Don Ayote, 有「馬鞭先生」之意。

② Don Gigote, 有「剝肉先生」之意。

③ 拉曼卻比西班牙小，這話似乎應該倒轉，但故意這麼說法，意思要造成一種幽默。

④ Ostrina, 西班牙之一州，並不靠海，當時有一地理學家弄錯了，故作者借此諷刺。

牧師就插進來說道：「無疑的，這位公主的意思是說牠在瑪拉加上岸之後，第一處聽到您老人家的信息的就是奧蘇那。」多羅塞亞道：「我正是這個意思。」牧師道：「那是很作興的，現在請公主往下講罷。」多羅塞亞道：「我也沒有多話好講了，就只要說，後來我居然僥幸碰到了吉訶德先生，當即我就將我自己看做我的整個王國的王后和女主，因為承他那樣的慷慨豪爽，應允了我的請求，願意跟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了；其實我也只要帶他去見那個愁顏的判達費蘭多，好叫他將他殺死，替我克復我那被人篡奪的國土；這些事情，據我那位好父親，聰明的提那克里阿的預言，是都極容易辦的。我父親又曾留下了一份不知是加爾底亞文或是希臘文寫的遺囑（因為我是看不懂的），說那預言中的騎士等到砍了那個巨人的頭之後，倘使有心要跟我結婚，我就該不容分說，立刻應允做他的合法的妻子，並且將我的王國連同我的人一起都歸他所有。」

吉訶德先生道：「你心裏覺得怎麼樣，桑科朋友，你聽見剛才說的話嗎？我不是早已跟你這麼說的嗎？你看現在是不是有一個王國可以該管，有一個王后可以結婚呢？」桑科道：「是的是的，一點兒都不錯，我可以賭咒，將來那個判達費蘭多先生的喉頭管割斷之後，誰要不馬上結婚，他就成了養的長爛瘡。您就瞧罷，咱們這位公主娘娘長得多漂亮！哈哈，我那滿牀的蛋子也要不得，我怎麼樣了！」說着，他將身子蹦了兩蹦，做了些樂不可支的表示，當即抓住多羅塞亞的騾子的韁繩，阻住了她，在她面前滾身跪下，求她拿手給他親一親，以表示他承認她是他的王后和女主。旁觀的人看見主人是那樣的瘋，跟人又這麼的蠢，誰都忍不住大笑起來。多羅塞亞將手伸給他，並說將來邀天之幸，她得能重新主有王國的時候，一定封他做一位大老爺。科桑說出些感謝的話來，又使得全羣人大笑一陣。

多羅塞亞繼續說道：「諸位先生，這就是我的歷史了。只有一件還沒有對你們講，就是我从國裏帶出來的跟人，現在除開這個長鬍子的誠實侍從之外，已經一個也不剩，因為在離港埠不遠的地方，其餘的人統統都給一陣狂風暴浪淹沒了。他和我是靠着兩條木板飄上岸來的，彷彿是一樁異蹟；其實呢，諸位總也已經見到，我的一生也就是一樁異蹟，一個神祕。至於我剛才說的話，倘使有什麼過火的地方，或有什麼不中肯，那末都請照這位學士先生在我開頭時候所說的那幾句話那麼解釋罷，就因不斷的非非常的苦楚是要連受苦人的記憶也奪了走的。」吉訶德先生道：「啊，高貴的女子，我是會保全着我的記憶的，無論我替你効勞的時候碰到怎麼大的苦楚，所以我要把給你的諾言再鑒定一下，我現在在伐誓，無論天涯海角我都肯陪伴你去，非要跟你那個兇

狠的仇敵見個高低不止；他那驕傲的腦袋，我要靠着上帝跟我這條臂膀的幫助，憑我這把（我不說是好的）刀的刀鋒去砍它下來；至於我自己的刀呢，那是要謝謝巴薩蒙脫之基內斯，給他搶了走了。」這一句話他說得很含糊，然後繼續說道：「等到頭砍下來，並叫你平平安安主有你的領土之後，那末你這個人，就要憑你自己的意思怎樣處置了，因為那時候我的記憶是被佔據了，我的志願是被迷惑了，我的心思是屬於她了，那末——我不說了罷，因為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够叫我自己想起結婚來的，那怕是跟一隻鳳凰。」

吉訶德先生說的最後一句關於不結婚的話，使得桑科非常不高興，以至於大光其火，提高了嗓子說道：「我伐誓，我賭咒，吉訶德先生老爺，您老人家的神志是清不了的了，要不然的話，爲什麼連像這位姑娘這麼高貴的一位公主還不肯跟她結婚呢？您當是命運常常會得給您像她現在貢獻給您的這種好運道嗎？難道咱們家的達辛泥亞小姐比她還要美麗嗎？是的嗎，她一半也不如她嗎？哼，我簡直可以說她還不配替這位姑娘結鞋帶子呢。您老人家儘管站在海底摸香葷，我可是巴望得到領地的。結婚罷，馬上就結婚不管怎樣，把那落到您嘴裏來的王國拿到了再說；等您做了國王，您就封我做一個侯爵，或是一個總督，其餘的事我就媽的一概不管了。」吉訶德先生聽見他給自己的情人達辛泥亞說了這許多褻瀆的話，再也容忍不下去，就拿起他的矛子，對桑科一言不發，也不給他一點兒警告，給他狠狠的戳了兩下，當即使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中；若不是多羅塞亞喊住他，叫他住手，那一定無疑，他當場就斷送他的性命了。停了一歇兒，他對他說道：「你這可憐的流氓，你以爲是我一輩子把手插在口袋裏，除開你來冒犯我來饒恕之外就沒有旁的事好幹的嗎？你休要這麼想，你這人人共棄的惡棍，你竟敢對於舉世無雙的達辛泥亞說出這種壞話來，是非人人共棄不可的。你難道不知道，你這村夫，你這奴隸，你這乞丐，要是沒有她灌在我臂膀裏來的氣力，我是連殺一顆蚤子的力量也沒有的嗎？你告訴我，你這惡毒的嘲弄者，你以爲這個王國是誰給得到的，這個巨人的頭是誰砍掉的，你的侯爵是誰封你的，（因爲這一切事情我都當是它成功的了，）不都全靠達辛泥亞的勇敢，利用着我的臂膀做她的事業的工具的嗎？她借我的身體來打仗，借我的身體打勝人；而我也因她而生活，因她而呼吸，我的生命和存在都是因她而有的。唉，你這婊子養的



“多羅塞亞喊住他，叫他住手。”



“桑科吻了他，撫慰了他。”

(P. 228)

流氓！你一經從泥土裏爬到了侯爺的衙門，就給你的大恩人這麼一種報答，給那隻捉你的手這麼一陣辱罵，這是多麼的忘恩負義啊！桑科並沒有受很大的傷，他主人的這番話他統統都聽見的，便很敏捷地站了起來，跑到多羅塞亞的馬背後，對他說道：「那末先生，請您告訴我，您倘使決計不跟這位公主結婚，那個王國分明不會是您的了，那末您還能够拿什麼恩典來給我呢？我所抱怨的就是這一點。先生，您就跟她結婚罷，不必夜長夢多了，因為她彷彿是從天上下雨那麼下來的，機會不可錯過；至於以後呢，您還是可以跟咱們的小姐達辛泥亞去談談的，因為照我想起來，做國王的要弄個把相好，也不算是新鮮事兒。講到美呢，我倒沒有話說；要說老實話罷，我想她們同樣是過得去的，雖然我從來沒有見過那位達辛泥亞小姐。」吉訶德先生道：「怎麼！從來沒有見過她，你這下流的奸賊！你不是剛剛從她那裏帶信給我嗎？」桑科道：「我說我是沒有怎麼從從容容的看過她，以至於仔細注意到她的美，逐一注意到她的面目，只不過匆匆地看了她一眼，覺得她還很不錯罷了。」吉訶德先生道：「那末我饒恕你了，不過你也得饒恕我剛才給你的不愉快，因為第一下衝動是咱們自己的能力控制不住的。」桑科道：「我也覺得這麼，所以在我呢，我的第一下衝動就是要開口說話，凡是到了我舌頭尖上的東西，我是熬不住要說出來的，至少是一次。」吉訶德先生道：「不過無論如何，桑科，你說出來的東西總得當心；因為吊桶是常常要掉到井裏去的。」——我也不再多說了。」桑科答道：「那末好罷，上帝在天上，什麼都騙不了他的，到底是我說壞了的害處大呢，還是您老人家幹壞了的害處大，他總有個判斷。」多羅塞亞道：「不必多說了罷，桑科，你跑去親親你家人的手，求他饒恕你罷；從今以後，你要說人家的好的，或是說人家的壞的，都得格外當心；對於那位托波左小姐呢，再不要說她的壞話了，因為我別的不曉得她，只曉得我是她的微賤的奴僕；你要信任上帝，決不會缺少一塊地面叫你像王子一般住着的。」桑科走上前去，垂着頭，求他主人給手給他，他主人就很莊嚴的給了他；等他親了以後，吉訶德先生就給他祝了福，並且叫他跟他稍稍跑上前幾步，因為他有幾句話要問他，並且要跟他說幾樁很重要的事。桑科依着他做了；及等他們比其餘的人跑上前了一段路，吉訶德先生就道：「自從你回來之後，我一逕都沒有機會也沒有功夫問你關於你送去的詳情，以及你帶回來的答覆；現在，幸運既然供給我們時間和閒暇，你就不要拒絕拿點好消息使我滿足罷。」桑科答道：「您

● 西班牙諺語，就是拉不住吊桶索的意思。

老人家愛問什麼請問罷，先生，我包管您感問得出我總答得出。可是我要請求您老人家，以後不要那麼牢牢記着仇恨罷。」吉訶德先生道：「你爲什麼要有這種請求呢，桑科？」桑科答道：「因爲您就是剛才賞給我的那幾下生活，也還是由那天晚上咱們那一場吵鬧起來的，不是由我說的我家達辛泥亞小姐的話起來的；因爲她，我像聖骨一般的愛，一般的尊敬（雖然她並不是聖骨），就爲的是屬於您老人家的緣故。」吉訶德先生道：「這一套話千萬不要再說了罷，因爲我聽見要難過；我已經饒恕你在前了，可是你要知道常言說得好，『再犯是要再罰的。』」

正當他們這麼說着的時候，他們看見他們走的那條路上來了一個騎驢子的人，等他走近了，一看好像是個吉普西；可是桑科·判黎無論在什麼地方看見一匹驢子，總是要把眼睛和靈魂一齊都注在上面去的，當時他一眼瞧見那個人，當即認出他是巴薩蒙脫之基內斯，而且由於那人的綫索，馬上就認出了他的驢子，因爲巴薩蒙脫所騎的那匹驢子真的就是斑點兒；原來他要叫人不認識自己，要把驢子賣得好一點，這才打扮成了一個吉普西模樣，因爲吉普西的語言，還有別的好幾種語言，他都能够說得跟本鄉的土語一樣。桑科看見了他，認識了他，而一經看見了他認識了他之後，就大聲對他喊道：「啊，基內雪羅，你這流氓，留下我的寶貝罷，放掉我的性命，不要搶走我的安窩，丟下我的驢子，留下我的快樂罷；趕快走罷，娘子養的，滾你的罷，賊骨頭不是你自己的東西你丟下來罷。」其實是用不着這許多話的，也用不着這一大篇的臭罵；因爲基內斯一經聽見了第一句，便敏捷地跳了下來，雙腳落了他，馬上就像賽跑似的飛奔而去，早已到了他們追趕不及的地方了。桑科跑到他的斑點兒跟前，抱着了他，說道：「你怎麼樣啦，我的最最親愛的斑點兒，我的眼睛的娛樂，我的甜蜜的同伴？」於是吻了他，撫慰了他，彷彿他是一個人類。那驢子很安靜，儘管由桑科去親吻撫慰，一句話也不回答。這時後邊的人都走上前來了，知道他找到斑點兒，大家都給他道喜，特別是吉訶德先生，他告訴他，說他雖然找到了斑點兒，以前應允他的三頭驢子還是不收回的。於是吉訶德先生又誠心誠意的謝了他一番。

在這事經過的當兒，牧師對多羅塞亞說她那一角兒演得很巧妙，那個故事也編造得又好又簡略，又跟騎士書裏的敘述很

相像。她說，她是常常拿這一種書來作消遣的，只是她對於省分和海港的地位不大熟悉，所以胡亂說是在奧蘇那上岸的。牧師道：「我當時也就覺到了，所以馬上說了那幾句話，把這錯誤補救過來。可是這位不幸的紳士對於這一套的編造和謊話，只因格調和樣式很像他那種愚蠢的書，就會那麼快的相信，不是奇怪嗎？」卡對泥奧道：「確實是奇怪的，這是難得有的事，從來沒見過的事，所以我心裏想，倘使誰有意思來做成像這樣的一部小說，真不知找不找到天才來續下去呢。」牧師道：「還有奇怪的，就是這位誠實的紳士除了他說的那些瘋話之外，其他的事他却講得很清楚，像是對於一切事情都有一個明白確定的見解似的，所以你若不觸到那個騎士的題目，你決不會疑心他是具有健全理解的。」

他們這邊在談這一番話，吉訶德先生那邊也在談他的，他對桑科道：「判黎朋友過去的事情咱們都忘記了罷；現在你且平心靜氣的告訴我，你是什麼地方，什麼樣子，什麼時候找到達辛泥亞的？她在那裏做什麼？你對她怎麼說？她怎樣的回答你？當她看信的時候，她的神氣怎麼樣？信是誰給你抄的？這之外，凡是這樁事情裏面值得知道，值得查問，值得叫人滿意的一切，你統統都告訴我，不要加點什麼減點什麼來使我高興，也不要漏掉什麼，以致我不能滿足。」桑科道：「先生，你要我講實話的話，那是並沒有什麼人給我抄信的，因為我並沒有帶信去。」吉訶德先生道：「你這話不錯，因為你動身兩天之後，我找到我寫信的那本小簿子了；這使得我極端的懊惱，不知道你找不到信的時候要怎麼辦，還以為你一經發覺之後就會回來的。」桑科道：「我本來是得回來的呀，要是您老人家將信念給我聽的時候我沒有背熟的話；而且我背得非常之熟，所以當我念給一個教區書記叫他替我寫下來的時候，他說他生平雖然讀到過許多絕交信，可從沒有見過這麼好的信的。」吉訶德先生道：「那你現在還背得出來嗎？」桑科道：「不，先生，因為我念完了之後，看看再沒有別的用處了，就存心把它忘記了；要說還有一點記得的話，那末就是「至高無底的（哦，我說是無上的）女子」，以及結末那個「你的之死靡它的愁容騎士」；而在這一頭一尾之間，我就給它放進了三百多個靈魂和生命，以及親愛的眼睛。」

第三十一章 敘述吉訶德先生和他的侍從桑科之間的有滋味的談話以及其他瑣事

吉訶德先生道：「這一些話，我聽了都沒有什麼不高興；你往下講罷。你到了那裏了，那位美麗的王后她在做什麼呢？無疑的，你見到她的時候，她總在那裏穿珠，或是拿着金綫替她的這個俘虜的騎士在繡什麼花罷。」桑科答道：「不是的，我見到她的時候，她正在她後院子裏簸着兩斗麥子。」吉訶德先生道：「那末你要知道，那些麥子經她的手簸過之後，都要變成一顆顆的珠子的。你有沒有注意到，朋友，那些麥子是白麥呢，或是黑麥呢？」桑科道：「也不是白麥，也不是黑麥，却是赤麥。」吉訶德先生道：「可是，經她的手簸過之後，一定是做得頂精緻的麵包的——你且講下去罷。你把我的信交給她的時候，她會跟它親過嘴嗎？她會將它放在她頭上過嗎？她會經過這樣的信所值得有的什麼儀式嗎？或是有過什麼舉動呢？」桑科答道：「當我拿信去交給她的時候，她正簸着滿滿一籃的麥子，對我說道：『把信放在麥袋上罷，朋友，因為我非要等簸完這裏所有的麥子才能够讀信。』吉訶德先生道：『真賢慧的女子！那是一定的，她總要等閒空的時候慢慢的讀，慢慢的讀，慢慢拿它來消遣的呀。講下去罷，桑科。她當那麼忙着的時候，跟你談了些什麼呢？關於我的事她問了些什麼呢？你怎麼回答呢？你說完它罷，統統告訴我罷，墨水壺裏不要留底罷。』桑科道：『她沒有問我什麼，可是我就告訴她您老人家是怎麼的為她的緣故在這山頭裏做苦修怎麼的腰以上都脫得精光，彷彿是個野人一樣，在地上睡覺，不用食巾吃麵包，鬍子也不梳，一逕哭着，詛咒着您的命運。』吉訶德先生道：『你說我詛咒我的命運，這就錯了；因為我倒是祝福我的命運，而且還要一輩子祝福下去，就為命運使我值得戀愛像托波左之達辛泥亞，這麼高貴的一個女子。』桑科道：『高倒真是高的，一點兒不假，她比我還高過一手叉呢。』吉訶德先生道：『為什麼，怎麼的，桑科，你跟她比量過嗎？』桑科答道：『我跟她比量，就是當我幫她把一袋麥子放上驢子的時候，我們兩個人靠得很近，我就覺得她比我高過不止一手叉了。』吉訶德先生道：『如果是這麼的話，她不是也有千千萬萬的好才情陪伴着並且裝飾着她這樣的身段嗎？』

「可是桑科，你一點事情都不要瞞我；當你跟她靠得那麼近的時候，你不覺得她身上有一種舍俾安[●]的氣味，一種香氣，以

及我叫不出名字來的一種甜蜜味道嗎？就是說，你在上等手套店裏聞到的那種氣味，那種香味嗎？」桑科道：「我所能說的只是我會覺到一種有點兒男人氣味那麼的東西，一定由於她當時過度操勞以致滿身滄汗而出來的。」吉訶德先生答道：「那不能夠，你必定是傷了風，或是聞到你自己身上的氣味了；因為刺裏的玫瑰，谷裏的百合，乃至於清琥珀的香氣，我是都很熟悉的。」桑科答道：「那也作興，因為我自己也常常有那種氣味，跟我當時以為從我家達辛泥亞小姐身上發出的氣味一樣的，可是這個鬼兒像那個，又有什麼可怪呢？」吉訶德先生繼續道：「那末好罷，現在算她簍篋篋完了，麥粒子送到磨坊裏去了罷。她讀了我的信之後又怎麼樣呢？」桑科道：「信她沒有讀過呀，因為她告訴我，她是不能讀書寫字的，不但沒有讀，並將它撕得粉碎，說什麼人都不讓看到它，免得鄉村上知道她的祕密，又說我既然口頭告訴過她，您老人家怎麼的愛她，以及為她的緣故怎樣在做非常的苦修，那也就够了。末了，她吩咐我告訴您老人家，說她跟您的手親嘴了，又說她不寫回信給您，只想跟您見見面，所以她恭恭敬敬的請求您，並且命令您，一見了我的面之後，就離開了這些個樹叢子，丟開了這些個傻瘋陣，馬上動身到托波左去，要是沒有別的更要緊的事情攔阻您的話；因為她急乎要見見您老人家呢。當我告訴她您老人家怎麼自命為愁容騎士的時候，她大笑了一陣子。我問她前幾天那個比斯開人到她那裏去過沒有，她告訴我說去過了，又說他是一個很老實的傢伙。我又問她關於划船奴隸的事情，她告訴我說一個都沒有見過。」吉訶德先生道：「到這裏為止，總算都辦得不錯。可是告訴我，你動身走的時候，她拿什麼珍寶來答謝你帶去的關於我的消息呢？因為在遊俠騎士和遊俠女子當中，從古來就有一種通常的習慣，就是拿一點貴重的珍寶賞給送信給他們的情人或是奴僕的那些侍從們，侍女們或是矮子們，算是給他們所歡迎的信息做一種報答。」桑科道：「那是很作興的，而且是一種很好的習慣，可是這一定是古時候才行的，因為現時的習慣是不過給一點麵包奶餅罷了；我家達辛泥亞小姐當我臨走時候打院子的柵欄上遞給我的，也就是這點東西，而且奶餅還是羊奶做的呢。」吉訶德先生道：「她是向來很慷慨的，倘使她沒有給你什麼珍寶，那一定是因為她身邊沒有的緣故，可是復活節後的袖子也是好。」我會去看她的，並且要把一切事情都弄妥當。

● 這是一句諺語，意思等於凡是好東西都是合時的。復活節在三月下旬與四月上旬之間，那時還不能廢罷袖子，因須防春寒之故。

「但是，桑科，你知道我心裏覺得驚異的是什麼事情嗎？就是，我以為你的一來一去都是打空氣中走的，因為你從這裏到托波左，雖然路程不止三十哩，來回却只三天多點功夫呢，由此，我可以斷定那位主宰着我的事務並且做我的朋友的賢明的魔法家（因為這麼一位魔法家是非有不可的，要不然我就算不得一個真正的遊俠騎士了。）我說，就是這位魔法家必定幫助了你的旅行，你自己不覺得罷了。因為有些賢人們能够把酣睡在牀上的遊俠騎士帶了去，及至他第二天醒來，自己也不知怎麼的，就已離開那酣睡的地方一千多哩了。要不是這樣的話，遊俠騎士在危險之中是不能夠隨時隨地彼此相救的。比如有有一個騎士，碰巧在亞美尼亞地方，跟一個可怕的怪物，或是兇狠的妖怪，或是別的騎士在戰鬥，而是戰敗了，正要被人殺死了；而當最不及料的時候，在一塊雲頭上，或是一部火的戰車上，忽然出現了另外一個騎士，乃是他的朋友，剛才還在英格蘭，現在來幫助他了，來救他的性命了；而且那天晚上，他就又回到自己的房間裏，胃口很健的在吃晚飯了，那怕兩個國度之間有兩三千哩的距離罷。這一切的情形，都是由那些賢明魔法家的勤勞和本領造成的，因為他們是留心着那些勇敢騎士的呀。所以，桑科朋友，你之能够在那麼短的時間從這裏到托波左打一個來回，我是不難相信的，因為我已經告訴你了，必定有什麼賢人，就是我們的朋友，在你不知不覺之間加速了你的行程的。」桑科道：「也許是有的，因為，老實說罷，洛稜喃提走得真像耳朵裏灌過水銀的。」吉普西的驢子呢。」吉訶德先生道：「灌過水銀的嚇，還外加一隊魔鬼呢；那種魔鬼就是一種牲口，自己會走也叫別人走，走到無論多麼快都不會疲倦的。」

「可是，丟開這個不說罷，現在你且指教我怎麼辦法，就是關於我的情人命令我去看她的事情，因為，我雖則知道不得不服從她的命令，可是目前我覺得有一種不可能，就為的我應允了現在跟我們一路走的那位公主的那個恩典，而且騎士的法律拘束着我，我必須履行我的話，不能够只圖快樂的。一方面呢，我要去見我情人的欲願，逼迫着我，迷困着我，另一方面，則我的諾言的信用，以及將來由這企業而得的榮譽，又激動着我，呼召着我。可是我所主張要做的就是走快一點，趕快走到那個巨人所在的地方，到了之後馬上砍了他的頭，替那公主安定了她的王國，這才立刻回轉來看那個使我五官快樂的太陽；我將要對她說許多抱

● 指波希米亞馬販子做的一種把戲。他們要驢子或騾子的脚步加快，常常灌一點水銀在他們的耳朵裏。

歉的話，使她可以承認我的延誤確實是必要；因為我在這一生之中靠着臂力所會打勝的，正在打勝的，將要打勝的一切，都完全出於她給我的幫助，完全由於我是她的人，那末她就會覺得一切都足以增加她的榮譽和聲名的了。」桑科道：「啊！您老人家的頭腦是亂得多厲害呀！請您告訴我，先生，您的意思是打算毫無所爲的跑這一趟嗎？打算放掉這麼可貴一個配偶嗎？她的妝奩就是一個王國呢，我聽見說周圍不止兩萬渾，裏邊是咱們所需要的東西什麼都有的，地方比葡萄牙跟卡斯提爾并起來還要大呢。您看上帝的份上，不要再說了罷，以前說過的話您該覺得難以爲情的，聽我相勸，並且饒恕我罷，一到有牧師的地方，您馬上就跟她結了婚，要是沒有，那末現有咱們的牧師，他會辦得妥妥當當的。而且您得注意，我的年紀是足夠動人的了，而且我勸您的話，對於您是跟模型裏澆出來一般適合的，抓在手裏的麻雀貴似飛在空中的鴉鳥，要好的自然得好，要壞的是自作孽。」吉訶德先生答道：「你聽着，桑科，你要我結婚的意思，倘使以爲我殺了那個巨人，就馬上可以做國王，並且就有權力把我應允你的東西報答你，那末你要知道就是不結婚，我也很容易滿足你的欲望的，因為我在去打仗之前，總要先訂了盟約，就是約定我得勝之後，不必跟公主結婚，也得享有王國的一部分，由我高興給誰就給誰；那末，等我地方到了手，你想我會給誰去，不就是你嗎？」桑科道：「那是明白的，不過先生，請您留心着，要檢那近海的地面，因為我雖則不喜歡住在那裏，我却可以像我以前所說的，把我的黑色的百姓裝上船，將他們處置了。現在呢，您不要打這麻煩去看我家小姐達辛泥亞罷，只去殺掉那個巨人，好把咱們這樁事情做一個結束，因為我對上帝面前說，我確實相信，這會使得我們名利雙收的。」吉訶德先生道：「你這就對了，桑科，我就聽你相勸，先跟這位公主去，然後再去達辛泥亞。不過咱們剛才說的和商量的事情，你千萬不要對任何人講，就是我們這羣人裏面，對誰都不要講，因為達辛泥亞是很規矩的，她不願意肚裏的心事給人知道，所以無論是我自己，或是別人代我洩漏了她的心事，都是不合適的。」桑科道：「既然如此，那末您老人家爲什麼要叫您那臂膀打勝了的人投到她面前去呢？這不是明明說出了您跟她戀愛嗎？倘使那些人一定得到她面前去下跪，並且宣言他們是從您這裏去給她致敬禮的，那末您跟她兩下的相愛怎麼能够是一種秘密呢？」吉訶德先生道：「你是多笨多蠢啊！你不覺得，桑科，這都是足以抬高她的身分的呢。因爲你得知道，我們騎士淘裏的風氣就是這樣的，一個女子有了許多遊俠騎士，就是她的榮譽；那些遊俠騎士都是單爲服侍她而服侍她的，他們並不希圖任何的酬報，只要能她手下的騎士當中充一個數，就是莫大的榮幸了。」桑科道：「我也聽見牧師講過，上帝也得要這種的愛法，就是單

爲愛他而愛他，不能爲希望酬報或懼怕刑罰的心思所動；不過在我自己呢，我是爲他能幫我忙的地方而愛他服侍他的。」吉訶德先生道：「你這鄉下佬真奇怪，你不時會說出幾句聰明話來，要叫人差不多當你是有學問的。」桑科道：「可是說實話，我連書還不大會念呢。」

當他們這麼談着的時候，尼哥拉司務大聲叫他們稍稍停一停，因爲他們有意思要歇下來，在近旁一道小泉裏喝一點水。吉訶德先生就停了下來，使得桑科很滿意，原來他扯了那麼許多說，也覺得有點厭倦了，又生怕他主人終於要看出他的破綻；因爲他雖則知道達辛泥亞是托波左一個農民的女兒，可是從來不曾看見她過。在這當兒，卡對泥奧已經穿上多羅塞亞，當初被他們發見時所穿的衣服了；那些衣服雖則並算不得怎麼好，可總比他自己身上穿的好得遠。當時大家都在泉水近旁下了馬，拿着牧師在客店裏給自己預備的東西，總算把腹中飢餓略略平息了。

正在他們這麼忙着的當兒，有一個年輕小夥子打那條路上走來，剛巧從那裏經過；他把泉水旁邊的人很認真地看了一會，馬上跑到吉訶德先生跟前，抱住他的腿，認認真真的哭了起來，說道：「啊！親愛的先生，您老人家不認識我嗎？請您慢慢想一想，我是安德列斯，就是被吊在橡樹上的時候您給救下來的那個孩子。」吉訶德先生從新認識他了，就拿住他的手，回轉頭對那一羣人說道：「現在我要叫你們相信，世界上之須有遊俠騎士來補救那種惡人犯下的冤屈和損害，是何等重要。您們聽我說，朋友們，幾天之前，當我經過一片樹林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叫喊，聲音是很悲慘的，像似有人在急難之中。我爲責任心所動，立刻向那聲音所由發出的地方趕去，於是我就看見現在這裏的這個小夥子被吊在一棵橡樹上，（他在這裏我是真心高興的，因爲他可以給我所說的話做一個證據。）我說，他當時被吊在那棵橡樹上，上半身剝得精光，有一個鄉下佬（後來我知道是他的東家）正拿馬韁繮凶狠狠地抽他；我一看見優情，就問他爲什麼給他這麼狠打。那鄉下佬回答說，他是他的用人，是爲他有過失打他的，而且那過失是出於刁奸，並非由於愚蠢。於是這孩子就道：「先生，他不過因爲我問他要工錢才打我的。」那個東家不知回答了些什麼辯解的話，我聽是聽了，可並不容納。總之，我當時要他解下這孩子，並且要他伐誓帶他回家去，即刻付他現錢，連一個子兒都得付清，並且要外加香味。這不都是真的嗎，安德列斯孩子？你不是看見我用多麼的威風命令他，他多麼屈服的應允我照我

所命令所知照所要求的辦嗎？你說罷，什麼都不要顧慮，把經過的事情跟這幾位先生講講，也好使他們知道知道，像我剛才所說，路上要有遊俠騎士走走，是多麼有用的。」那小夥子答道：「您老人家說的話都很真確，但不過事情的結梢可跟您心裏想的完全不對。」吉訶德先生道：「怎麼不對呢？那個鄉下佬沒有立刻給錢你嗎？」那孩子道：「他不但沒有立刻給錢我，並且一等您老人家走出樹林，單剩我們兩個之後，他就馬上把我吊在同是那棵樹上，重新給我許許多多的鞭子，竟把我打成聖巴托羅繆一般，而且他抽了一下，就給您老人家罵了一聲，或是譏諷一聲，我聽了那套話語，要不是身上痛得厲害，簡直是要忍不住大笑的。總之，他那一頓打得我真是厲害，竟至我為醫治那野蠻人給我的損傷，一選在醫院裏躺到現在呢。而這一切，都得您老人家担過失的，因為倘使您當時管走您的路，不會憑空闖到不要您去的地方，不去干涉旁人的事，那我的東家給了我一二十下鞭子也就會得滿意，會得放下我，把欠我的錢給了我。可是因為您老人家對待他那麼的狠，罵了他那麼許多壞話，他的怒火給點上了，又因為沒有力量對您報仇，所以您一離開了他，他就一肚子的冤氣都發洩在我身上，叫我這一輩子再也做不得人了。」

吉訶德先生道：「壞就壞在我的走開；我當時沒有看見他給錢你，是不應該就走的；這也只怪我的經驗不夠，不知道無論那個鄉下佬要覺得事情於他不便的時候，是都會得失約的。可是，你大概總還記得，安德列斯，我當時曾經伐過誓，說他要給錢你的話，我還是要找到他的，那怕他躲到鯨魚的肚子裏去。」安德列斯道：「那是不錯的，可是一點意思也沒有。」吉訶德先生道：「現在你看罷，到底有意思沒有意思。」說着，他急忙站了起來，吩咐桑科把洛稷喃提搭配好，原來他們在吃的時候，洛稷喃提也正在吃草。多羅塞亞問他打算做什麼，他回答道，要去尋那鄉下佬，去懲罰他那種卑鄙的舉動，並叫他一個子兒都得給清安德列斯，那怕全世界的鄉下佬都來反抗。多羅塞亞請他要考慮一下，因為照他應允過她的話，他不等到完成了她的冒險，是不能够從事別的任何冒險的，而且他對於這樁事情既然比任何人都該明白些，所以她請求他平心裏的怒氣，等他從她的王國回來之後再說。吉訶德先生道：「你這話對了，安德列斯總得忍耐一下，像你說的，公主，等我回來再說罷；不過，我從新來伐一遍誓，重新應允你一遍，不到我報了此仇，叫他借錢給清了，我是決不罷休的。」安德列斯道：「這種賭呢我倒不在乎，寧可給我幾個盤費，讓我到塞維爾去，隨你什麼仇我都不報了。您倘使有什麼吃的，有錢給我做盤川，就請給了我罷，上帝會得保佑您老人家，以及所有的遊俠騎士，但願他們能給自己遊遊俠，不要替我打抱不平罷。」桑科從背囊裏掏出一片麵包和一片奶餅，給了那個小夥子，對他說

道：「你聽我說，安德列斯兄弟，你的不幸是我們大家都分到一份的。」安德列斯道：「爲什麼，你們有什麼份呢？」桑科道：「現在我給你的這一片麵包和奶餅，天曉得我自己還怕吃不着呢；因爲你得知道，朋友，我們給遊俠騎士當侍從的人是常常得挨餓的，又常常要倒霉，還有別的許多事情，都是只能想不能講的。」安德列斯把麵包奶餅拿在手裏，看看沒有別的人給他什麼了，他就鞠了個躬，開步而走。臨動身的時候，他對吉訶德先生說道：「說老實話，遊俠騎士先生，要是下回您再遇到我，那怕您看見他們把我得粉碎，您也不要來救我，不要來幫我，只讓我吃苦好了；因爲我的苦是不會怎樣大的，可是您老人家給我一幫，倒要大起來了，所以但願上帝加禍給您老人家，以及天底下所有的遊俠騎士。」吉訶德先生正要去責罰他，可是他已非常之快的跑了開去，誰也不願去追趕了。吉訶德先生對於安德列斯的故事覺得非常難爲情，而其餘的人都不得不費了大勁才忍住了笑，他不至於太失面子。



“但願上帝加福給您老人家。”

蘇魯支語錄(三)

[德]

尼采作

梵澄譯

蘇魯支語錄

卷之三

流浪者

中夜蘇魯支取道島上的山嶺，期於侵晨達到島那面的海邊。他要海邊搭船。因為那裏有個很好的泊岸，外來的船隻皆要拋錨的；這些船多載客人，欲離開幸福羣島渡過海去者。當蘇魯支這麼走上山嶺，中途想起從少年時代到如今的許多寂寞底流浪，自己已經走過多少山脈，崗嶺與峯巒了。

我是一個流浪者，遊山者。——他向內心這麼說——我不愛平原，而且彷彿我也不能久於枯坐。

而現在猶於我為命運為經驗者——其中必有一番流浪與凌越。人終於只能體會自己。我可以遇到偶然，這種時代也過去了；現在除了原為我有的以外，有什麼能夠落下來給我呢！這，回來了，終於回到我自己——我的自我，這已久居異地，又散漫於許多外物和偶然中。

而且還有一事我是知道的：我今茲站在我最後之峯前，這是久已留給我的。嗚呼，我得走上這最艱難之路！嗚呼，我開始了最孤寂的流浪！

一了！

誰像我這麼樣的，不會放棄這種時辰，這時辰向他如此說：「現在走着你的偉大的路吧！峯巒與豁谷——現在皆已合而為

一了！

你走上偉大之路吧！所謂你最後的危險，現在也已成爲你最後的遁逃！

走着你的偉大之路：這該是你最好的勇往，你後面已更沒有了路！

你走着偉大的路呀！這已無人潛尾於後！你的脚已踏滅了這道路，在路上寫着：『不可能！』倘若你沒有了一切梯磴，則你必知道自緣頭頂而上；否則你將怎樣上去呢？

以頭頂緣上，超出你自己的心！於是你的最柔和者也必化為最堅剛者了。

有誰當自放逸的，必終於自病其放逸。使人堅剛者有福了！我不稱讚那地方，有奶油與蜂蜜——流溢的

從自己望開去，爲着要看的多——這是必要的任何登山者必須有這種堅強。

有誰爲識者，具銳利底眼光的，則除了他眼前一點小地方外，他還能看到什麼呢！

但是你蘇魯支呵，要觀看事物之本來與背景，所以你必须上登，甚至超過你自己——上去，升高，真到你的星辰也在你之下！

是呀！下瞰我自己，甚且俯視我的星辰：這然後方可命曰我的峯巒：這仍留爲我的最後的絕頂！——

蘇魯支在登山時，這麼向自己說，用硬話勉慰自己的心：因爲他內心創痛，爲從來之所未有。當他走到山嶺的最高處時，看呵，另一面的大海在他面前展開：他靜立移時，悄然無語。遙夜在此高處却甚清涼，爽朗，星光燦然。

我識得自己的命運的，——他終於憂愁地說，好吧，我也準備了。適纔啟開了我最後的寂寞。

呵呀，這下面的濃黑憂愁的大海！呵呀，這暗夜底有孕育的鬱怒！嗚呼，命運與海洋！現在我必下降於你們了！

我站在我的最高峯前，也即是長期的流浪之始：因此我起初必得深深下降，在任何上躋之先。

——無論何時上躋之先，我必深深下入於痛苦，直到牠的最濃黑底波流以內！我的命運原要如此：好吧！我已準備了。

最高的山何自生？我會這麼自問。後來學到，高山是生自海洋的。

這證明是寫在牠的崖石上，峯巒之峭壁間，必出於最深者，高者然後能極其高致。——

蘇魯支立在清涼底山頂，如是向自己說：當其走到海濱，終於獨立在崖岸上時，中途便已倦了，而且更倦倦遠懷。一切皆已睡了，他說：便是大海也已熟睡。大海的眼睛矇矓地茫漠地望着我。

但牠溫溫然呼吸着，這我是感覺到的。而且我還感覺牠在作夢。牠奮奮地在堅硬底石枕上展轉反側。

聽呀聽呀！牠以醜惡底回憶如此呻吟，或者是以醜惡底期待而叫喚麼？

呵呀，我與你同憂悲，你這濃黑底魔鬼，而我因你之故，竟至惱怒我自己。

呵呀，我的手却少有強力！很高興的，誠然，我願解除你的夢魘！——

當蘇魯支這麼說，便以頹唐以毒苦而自笑。怎樣！蘇魯支他說，你要向海洋唱安慰之歌麼？

呵呀！你這多情的傻子蘇魯支，你這過於信仰者，但你永是這樣：你永遠輕信地接近一切可怖者。

每個鬼怪你也要摩撫。一息溫暖底呼吸，掌中間一點點柔軟底茸毛：——你便早已準備要愛上了，而且要引誘牠。

愛是寂寞者的危險，向一切只要是生活着的，沉愛！我的傻氣誠然可笑，以及我在愛情裏的謙裕！——

蘇魯支如是說，又復發笑：這時却想起了離隔的友人，——又彷彿覺得以自己的思想冒犯了他們，重復自責有此思想。於是乎這笑者又哭起來了：——因鬱怒與懷想，蘇魯支痛哭。

幻相與謎疑

當船員裏有此謠言，蘇魯支便在這船上——因為還有一人，也離開幸福羣島，同坐此船，——便皆生大驚奇與期望。但蘇魯支沈寂了兩天，因憂愁而冷靜且蔑視聽，竟至於不回答旁人的顧盼與問題。但到了第二天傍晚，他將耳朵張開了來，雖則仍然保持沈默：因為船上有許多希奇事和危險故事可聽，這船是從極遠來，又要駛向極遠去的。蘇魯支却是這種人的朋友，好遠遊的，又不甘於無危險而生活的。然而看呵，在聽講時他的舌子終於啟開，而內心的堅冰也破了：——乃開始作如是說：

向你們，探奇者，精進的尋求者，和以巧帆駛入狂暴的海中的人們呵，——
向你們，醉心於謎語者，黃昏之欣幸者，給爾聲引入了迷淵的靈魂：

——因為你們不願以懦弱之手摸索一根引線；而凡你們可猜測的地方，你們却不喜發現的——
唯獨向你們我說謎語，我親自看見的——寂寞者的幻像。

最近我陰鬱地走過死屍色的黃昏——陰鬱而且強狠，緊閉了嘴唇。於我不但是一個太陽已經沒落。

一條小徑，逆亂石而上，險惡底，荒涼底，野草與叢樹之所不生。一條山徑在我足之踐踏下瑟瑟作響。

沈默地走過沙石的譏訕底瑟瑟，蹴踏着使之滑下的石頭；我的雙足這麼勉強掙上去。

上去——抵抗着使脚滑下，下墜深谷的精靈，沈重的精靈，我的魔鬼與勁敵。

上去——雖然這魔鬼坐在我身上。半爲侏儒，半爲土撥鼠，木強；使人僵木的，用鉛塞進我的耳朵，鉛點似的思想滴入我的腦

筋。

「蘇魯支呵，」牠譏嘲地一字一字說：「你這智慧的石頭！你自投甚高，但每個投起的石子必將——下落！」

蘇魯支呵，你這智慧的石頭，石彈，星球的毀滅者！你自投這麼高——但每個擲起的石子——必將下落！

已決定於你自己，於你自己之化爲石。呵，蘇魯支，你將石子擲的真遠——但這將落回到你自己！」

於來侏儒沈默了；這支持了很久。但牠的沈默却壓迫着我；這麼相伴，實是超獨自一人還要寂寞！

我上行，我上登，我夢着我想着——但一切皆壓迫我。我如同一個病人，爲病苦弄疲憊的，却重爲噩夢驚醒了初睡。

但在我內裏有點東西，我稱之曰勇猛的：這爲我擊碎了任何頹喪。這勇猛終於使我鎮定，叱道：「侏儒！是你！或者是我！」

勇猛便是最好的擊殺者——勇猛，攻擊着的；因爲在每一攻擊中有鏗鏘底奏樂。

人却是最勇猛底動物；因此他超過了任何禽獸。以鏗鏘底奏樂他超過了任何痛苦；人類的痛苦却是最深沈底痛苦。

勇猛却也擊碎於深谷之暈眩；人生何處不臨於深谷呢？「視」之本身豈非——視着深谷嗎？

勇猛是最好的擊殺者；也擊破同情。同情却是最卑下底深谷；人看生命如此深，看痛苦亦如此深。

勇猛更是最好的擊殺者——勇猛，攻擊着的；也將「死」擊殺，因爲牠說：「這便是生命麼？好吧！再來一趨！」

在這種話裏便有許多鏗鏘底凱奏，誰有耳朵的，聽吧！——

* * * * *

二

「停住吧！侏儒！」我叱道：「是我！或者是你！但我是我們兩人中的強者——你不懂我的淵深底思想。這一個，你是不能負擔的！」

忽而我輕鬆了起來：因為這侏儒從我肩上跳了下去，這好奇者！牠便蹲在我前面的一個石頭上。這裏剛有一條孔道，在我們停住的地方。

「看這要隘吧！侏儒！」我說了下去：「這有兩方面。兩條路在這裏聯合：這從來沒有人走完。

順這長路回向：這繼續一種永恆。隨那長路前往——那另是一種永久。

這兩條路彼此是相反的：彼此剛好碰頭——是在這關口上牠們相御接。這關口的名字，上面已經刻着：「暫時。」

但如有人循一條路前行——愈行愈遠，愈遠愈行：然則你相信這兩條路永遠相反麼？侏儒！」——

「一切直道皆是說謊，侏儒蔑視地咕囔着：「一切真理皆是彎曲的，時間本身也是一個圓環。」

「你這沈重的精靈！」我怒斥了：「別自以為這容易！或則我便讓你蹲在那兒，蹙腳東西——我舉你太高了！」

「看吧！」我接着說下去：「看這『暫時！』從『暫時！』這孔道向後去，有一條長底永久底路：我們後面即是一種永恆。

凡一切事物中之能行的，豈不是必走過這條路麼？凡一切事物中之能有的，豈不是曾有過，作過，而且過去了麼？

倘若一切皆已有過你侏儒以為這『暫時』是什麼呢？便是這孔道豈不是也會經——有過麼？

一切事物豈不是皆這麼緊相糾結，以致這『暫時』吸引去一切將來的事物麼？這麼——終於暫時本身也隨之去？

因為，一切事物中之能行的，也是在這長路上向前出去——也必定再一趨前行！

——而這遲鈍底蜘蛛，在月光裏爬行的，和這明月光，以及在這道上的我和你，互相絮語，語及永恆底事物——我們這一切

豈不是皆會有過麼？

——而且重來，在那另一條路上走，走出去，那可怕的長途，在我們前面的——我們豈不是又必永遠重來麼——」

我如是說，聲調越說越低，因為我懼怕我自己的思想和潛伏思想。忽然，我聽到一條狗在近邊狂叫。

我曾經聽過一條狗這麼叫過麼？我的思想往回去。是呀！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在悠遠底兒時：

——那時我聽到一條狗這麼叫過。還看見牠狗毛怒張，仰頭向上，戰動着，在岑寂底午夜，那是狗也相信鬼怪的時候：

——如是，使我動了哀憐。因為那時剛有滿月，死寂地，照上那人家，正在那時牠停止了，一團圓輝——靜止於平屋頂上，好像在別人的產業上一樣。

——那時有狗便大驚怪了：因為狗相信盜賊與鬼怪。而今茲重聽到狗這麼狂吠，再度動了我的哀憐。

這時侏儒那裏去了？那大路和蜘蛛和一切絮語，難道我做夢了麼？我醒了麼？我突然立在亂石間，孤獨，荒涼，在最荒寒底月光下。

但。那。裏。躺。着。一。個。人。呀！那。狗。在。跳。躍，怒。號，啼。吠——現在牠看見我來了——重復狂號，大叫——我從來聽到過一條狗這麼大叫求救麼？

而果然，我看到的，從來沒有看過。我看到一個青年牧童，在掙扎，被扼殺，痙攣，變色，有一條黑而沈重的大蛇，掛在他的口下。我曾看到在一張臉上有如許憎惡與蒼白底恐怖麼？他也許睡着了？於是大蛇爬進了他的咽喉——那裏，這條蛇便緊咬住了。

我伸手拔着蛇，拔了又拔——徒然！我的手不能將蛇拔出那咽喉，忽然我便大叫：「咬吧！咬吧！」

咬下那頭咬呀！——我這麼大呼，我的恐怖，我的憎恨，我的疾惡，我的哀憐，一切我的好的壞的皆盡於一呼，一呼而出——我旁邊的諸勇士呵！你們探奇者，尋求者，以及以巧帆駛入未開闢的洋面的誰！你們樂於解謎者！

請爲我解釋我親眼見到的這事之謎，請指示最寂寞者的幻相！

因爲這是一種幻像，一種先見——我見的可比響什麼呢？而且還要來的，是。何。人。呢？

那給蛇鑽入咽喉的牧童是誰呢？給一切最沈重的和最濃黑的鑽入咽喉，這人是誰呢？

——那牧童却咬了，如我喊叫他作的；他狠狠地一咬！很遠的他將蛇頭一下唾出——便跳了起來——沒有了牧童，沒有了人——一個變化者，周身光明者，大聲發笑，在地球上從來沒有人像他，這麼笑過！

我的兄弟們，我聽到了一種笑聲，不是人間的笑聲——現在有種焦渴苦着我，一種遙情，不能安定的。我對於這笑聲的懷想苦惱着我，呵，我何能忍於猶生，而且又何能忍於即死！——

蘇魯支如是說。

遠意之幸福

懷了這些謎疑和苦惱，蘇魯支渡過海去。當其離隔幸福羣島和他的友人約有四天路的程，他終於制勝了他的痛苦——勝利地堅牢地重立於他的命運上。這時蘇魯支自訴於欣喜底良心，說如是：

我又是孤獨了，也願意這樣，獨與純潔底蒼天，遼闊底碧海；身邊又是午後的陽光。

在午後我會有一次得到我的朋友，在午後也曾還有第二次——在那一切陽光皆較寧靜的時分。

因為猶在天與地間這程途上的快樂。今茲欲得一光明底靈魂棲止：一切光明現在皆以快樂而寧靜了。

呵，我生涯的午後！我的快樂，也會降於山谷，求棲止之所，牠便尋得了這些坦白底好客底靈魂。

呵，我生涯的午後！我什麼沒有屈服過，為求得一物：我的思想的這種鮮活底培植，與我的最高希望的這黎明！創造者曾尋求過伴侶，和他的。希望之後人，然看呵，他找不到渠們，除非他首先親自將渠們創造出。

於是我便在工作中，走向我的孩子，從他們那裏轉回爲了他的兒童之故，蘇魯支應該完成自己。因爲根本上人只愛他的小孩和事業，凡有偉大底自愛之處，即爲有所孕育的表徵：我這麼發現我的小孩還在其第一個春季滋榮，近相依傍，同爲春風所披拂，我園地裏沃壤裏的佳樹。

是真的！凡這種樹羅列之處，那便是幸福之島！

但必有一日我要將其拔起，移植，每一顆令其孤生，使其學到寂寞，抵抗，與明智。

牠然後應該給我立在海濱，癭累累而枝虬虬，柔韌且堅，爲不可征服的生命之活燈塔。

那兒，颶風下降於海之處，山鼻吸水之隈，應該每一趟一株值日而且守夜，爲其試驗與證明。

牠應該受試驗，得證明，察其是否我這一系和傳統，——是否能爲一種悠長意志之生，是否在說話時也淵默，而且這麼降伏，

在子中有取：——

——以便能有一日作我的伴侶，蘇魯支的共同創造者，共同欣幸者：——能爲我在我的桌上寫出我的意志的人：爲了一切事物較完滿底完成的緣故。

也爲了他和他的同氣的緣故，我也得完成自己：因此我拒却一切快樂，延納一切不幸——爲我的。最後試驗與證明。真的，是時候了，我應該去；而流浪者的陰影，最悠長底愁苦，與最寂寞底辰光——皆一致敦促我說：「是最迫切的時候了！」風從門鑰孔裏吹到我這裏說：「來！」門也巧妙地躍開，向我說：「去！」

但我繫練於對孩子的愛，願望，愛之欲望，已給我布下網羅，使我成爲孩子的俘虜，在渠們中自失。

欲望——在我這叫作：已經自失了。你們是我的孩兒們，在這「是我的」中，一切應該是固定而非欲望。

但我的愛之太陽翼翼地覆我，蘇魯支在自己的液汁裏煎熬，——於是陰影與疑惑皆飛去。

我已經想望霜雪與嚴冬：「呵，只要有霜雪與隆冬重新使我迸裂，磕碰！」我長歎：——已有冰霧從我冉冉而出了。

我的「過去」迸裂了牠的墳墓，許多活埋下去的痛苦醒了轉來——牠們不過睡熟了一番，隱藏在屍衾裏。於是一切事物皆以象徵呼我：「是時候了！」但我——不聽：直到後來我的深淵也感動了，我的思想咬噬我。

呵呀，淵深底思想，所謂我的思想呵！我何時能得到一種力量，聽你之掘打而不再戰慄呢？我的心直跳到喉頭，當我聽到你在發掘！你的沈默幾乎將我窒死，你這淵深底沈默者！

然我從來不敢將你喚出來！我帶着了，你已經很够了！我最後還不够剛強到獅王之強暴和暴虐那程度。你的沈重已常使我够驚駭了！但必有一日我猶可得到那強力和獅王的聲音，將你傳呼！

倘若我這麼超過了我自己，我便要在更大的事上將自己勝過；而一個勝利將成爲我的完成之符號！——

而這時我還駛行於不定的海洋中；那長舌的「偶然」，「偶然」諂媚着我；我後顧而又前瞻，——我還未曾見到終極。我的最後戰鬥之時辰還沒有到來，——或者牠眼前便來了麼？誠然，以狡獪底美麗，四周的海洋和生命環繞着我！我生涯的午後呵！入夜以前的快樂！怒濤中的泊岸！不定中的平安！你們這一切我多麼懷疑起來了！誠然，我已疑惑你們狡獪底美麗！我如同一個愛者，不相信太頻頻的巧笑。

一如他之推開他的最愛者，在堅忍裏猶且溫柔，這嫉妬者——我也一樣推開這幸福底時辰。

去吧，你幸福底時辰！和你一道我得了違本意的福賜！我站在這兒同意於我最深底痛苦——你來的不得其時！
去吧，你幸福底時辰！寧可到我的孩子那兒棲止！快去呀！在入夜以前猶得祝賜渠們以我的快樂！

夜色已垂垂近了！斜日西沈。去吧——我的快樂！

蘇魯支如是說。整晚等待他的不幸，却是徒然。夜甚清和而且肅靜。而快樂本身只見其逼了近來。將到黎明時蘇魯支中心自笑了，巍然說道：「快樂在追尋我。這是由於我不追尋女人。快樂却也是女性。」

*

*

*

*

*

*

呵，在我之上的天空，你這純潔者！深沈者！光明的淵源！望着你，我戰動於天神的欲望。將我投擲於的高處——便是我。的深心！將我隱藏於你的純潔裏——也是我的癡想！

天神自隱於其美麗；你也這麼隱藏着你的星辰。你無言；你便這麼。詔示我你的智慧。沈默地你今天走上狂濤底大海，你的慈愛和羞慚啟示於我狂怒的靈魂。

你美妙地向我走來，隱藏在你的美麗裏，你沈默地向我告語，又顯現於你的智慧裏：

呵，我何曾猜不透你的靈魂的一切羞慚！在日球以前你便來到——來到我這最寂寞者。

我們從無始以來便是朋友；凡憂患，愁惱，及根本在我們皆是共通，便是日球在我們也是公共的。

我們彼此無言，因為我們知道的太多——我們互相沈默，微笑我們的智識。

你豈不是我的火上的光明麼？豈不是有與我的五中相姊妹的魂魄麼？

我們共同學習一切；共同學習了超自我以登於自我，與無疑雲底地笑——

——無雲而下笑，自光明的眼睛與遙遠底遐方，雖有強迫目的，罪過之類在我們下面如大雨之鬱然聚。

而我孤獨地徬徨；在遙夜與迷道間我靈魂之飢欲得的是何者？而我登於山，在山間我尋覓者，不是你又是誰呢？

我的一切徬徨與登陟；無非是一種需要，無助者的一種救藥——我整個意志單要飛行，飛到你裏面！

然則除了浮雲和一切玷污你的外，我更恨誰呢？而我也憎恨自己的憎恨，因為牠加你以玷污！

我厭惡浮雲，這潛過的野畜；牠們取去我與你中間之共通者——偉大無涯底『是也』與『阿門』的直說。

這些中間人和混雜者我們皆深厭惡，這些浮雲；牠們皆是中庸者，既未學到祝福，也沒有學到出自內心之詛呪。

我寧肯坐在一隻桶裏，上不見天，寧肯居於暗不見天的深谷裏，不願見你這光明之天；為浮雲所玷污！

而我也時常夢想，用電光的叉形底金線將其繫住，然後我為雷，在牠的空腹上擊打——

——為憤怒底槌擊者，因其於我劫去了你的『是』與『阿門』；你在我頭上的蒼天，純潔者！光明者！光明的淵海！——因其於你則劫去了我的『是』與『阿門』。

因爲我寧願要巨震，雷聲，與暴風雨，不欲有此陰惡底，可疑底，野貓之靜默；在人類中我也最恨一班輕步者，中庸者，懷疑底，踟蹰底，浮雲。

而且「有誰不能祝福的，應學着。詛呪！」——這明顯底教義是從青天上降下於我；這明星便是在暗夜也仍在我的天上。我却是一個祝福者，說「是的」的人，只要你是我的旁邊，你純潔者！光明者！光明之淵谷！——在一切深谷中我猶挾着了我的祝福底「是的」。

我已化爲祝福者，肯定者了：爲此我奮鬥甚久，自爲鬥爭者，要使我能騰出空手而爲禱祝。

但我的祝福是如此：居於任何事物之上，爲其獨有之天，爲其穹廡，爲其天頂的鐘，爲其永遠底安隱：有如是祝福者，也得福了！因爲萬事萬物皆在永遠的淵源上受洗禮，超乎善與惡之外；善與惡，皆是浮光掠影，濕熱煩惱，飄遊的雲。誠然，這是一番祝福，不是詆訶，倘若我這麼教人：「在一切事物之上有偶然天，無想天，或然天，強暴天。」

「或然」——這是世間最古老的貴族，我將一切事物歸之者，也算是將其從「目的」的奴隸制度下贖回。這種自由與高天的明麗，我置於一切事物之上，如天頂的鳴鐘，當我教示說，在牠們之上或在牠們裏面並沒有「永遠底意志」——願望的。

我却將這種強暴，這種愚蠢，置於那意志的地方，當我教示說：「在一切事物只有一事不可能——理智！」

當然有一點點兒理性，一小顆智慧，從這星球散布到那星球——這酵素是和入一切事物裏了；爲愚蠢之故，智慧也和入一切事物裏。

一點點智慧已屬可能；但我發現在一切事物上有此幸福底肯定：牠們寧願以偶然之足——跳舞。

我上面的蒼天吶，你純潔者！高尚者！我覺得這是你的純潔，蓋未有永久理智之蜘蛛與蛛網。

——蓋你不過爲天神底偶然之跳舞地，爲天神底骰子與賭徒的賭桌而已！

然你羞慚了麼？我說了說不出口的話麼？在我要祝福你時，已侮辱了你麼？

或者因爲二者相對之羞慚，使你不安麼？——豈不是叫我走開，而且沈默，因爲現在——白天來了麼？

世界是深的——較之白日所能想到的，更深。不是一切事情皆可在白天說出的。但白天到了，我們離開吧！我頭上的天，你怕羞者！輝煌者！呵，你，我的黎明之前的快樂！白天來了！我們分別吧！——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

渺小化之道德

當蘇魯支重登大陸以後，沒有一逕走還他的山林與巖穴，却繞了許多路，問人許多問題，打聽這樣那樣，以致他自己也嘲笑說：「看一條河，繞許多灣子才回到發源地！」因為他要體驗出，在這長期間人們有了什麼轉變：是否已變得偉大或變得微小。有一次他見到一列新房子；他甚驚奇，說：

「這些新房子的意義是什麼呢？真的，並沒有偉大底靈魂將其蓋起，自作比象！也許是一笨孩子將其從玩具匣裏拿出麼？唯願另一小孩將其收進匣子裏去吧！而這些房舍——人，真能進進出出麼？我彷彿覺得這是為絲布偶人做的，不然便是為饑貓蓋的，也讓旁的貓兒分吃一點的

貓。」

蘇魯支便站住了，沈思。終於憂傷地說：「一切事物皆已化為渺小了！

到處我只見到低矮矮屋是我這一種人也還能進去，但是——他要彎腰了！

呵，何時我能重返故鄉，不必低頭折背之地——無需在小的小的面前折腰！——於是蘇魯支長歎，遙望遠方。——

同日他却說渺小化的道德之教義。

二

我走入這民族裏，使我的眼睛長開着：我之不羨慕他們的道德，他們是不原諒我的。

他們咬嚙我，因為我向他們說：只有小氣民族小道德才需要，——而我也不是很了然爲何小民族是必需的！

在這兒我仍然好像一隻雄鷄，在不熟識的庭院裏，爲羣母鷄所啄；但我不因此於母鷄們不善。

我待牠們甚客氣，如待遇一般底小周折，向小事物露鋒芒，在我以爲那是刺刺的智慧和已。

他們都談起我，當其夜裏坐在火爐邊，——他們都談我，但沒有人——想起我！

這是我體會到的新底寂靜：他們在我身邊的喧嚷，在我的思想上加了一層外衣。

他們彼此喧嚷：「這黑雲將於我們怎樣呢？留心呀，防牠散給我們以瘟疫！」

最近有一婦人抓去了走向我的一個小孩，並且喊道：「將小孩大家都帶回去吧！這種眼睛會燒去小孩的靈魂呀！」

我說話時，他們便咳嗽：他們以爲咳嗽是大風的抵抗——他們猜不到我的快樂之狂吹！

「我們還沒有時間對付蘇魯支」——他們這麼拒絕我；但於蘇魯支「沒有時間」的一時代，有什麼關係！

便是他們頌揚我：我如何能因他們的頌揚而入睡呢？他們的稱讚於我是一條針腰帶：我將其取下了也還刺痛我的。

而這我也是在他們中間學到的：頌揚者貌爲謙退，但實則便更希冀贈予！

問問我的腳呀，是否歡迎這種稱頌與引誘的方法！真的，按照這種拍子和滴答聲，牠既不欲跳舞，復不欲站住。

他們想稱讚而且引誘我入於小道德；他們想誘致我的雙足爲小快樂的節拍聲。

我走入這民族裏，使我的眼睛長開着：他們變小了，而且只見其渺小——這便是他們於快樂與道德的教義有以致之。

便是在道德中他們也甚謙卑的——因為他們要適意。與適意相協和的，只有有遜色的道德而已。

當然他們也學着用他們那方法行走，前行；但我命之日他們的蹣跚——凡有急事的人，與他們皆相觸礙。

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望前行，却直着頸項望着後面；時常我碰了他們的身體。

足與眼不應說誑，尤不應彼此瞞誑，但在小人裏有許多欺誑哩！

他們有些人願望，但大多數只是被願望而已。有些人是真人，但大多數是壞戲子。

在他們中有無所知的戲子，與無所願的演員——真人已經很希有，尤其是真的演戲者。

屬男性的這裏很少，因此他們的婦人化作男性。因為只有够男性的男人，纔能在女人中將女性——贖取。

而這種虛偽我以為在他們是最壞的，便是命令者也假冒服役者的道德。

「我服役，你服役，我們皆服役。」——這裏的統治者的虛偽這麼禱祝——然苦呵，倘若第一個主子只是第一個奴僕！

呵呀，在他們的假冒爲善裏我眼睛的驚奇也消逝了；我善猜他們的一切飛翔的快樂，及其在晒日光的玻璃窗下的嚼嚙聲。

這麼多惠愛，我看到這麼多弱點。這麼多正義與同情，也這麼多弱點。

他們彼此相與甚圓融，正直，而且惠愛，如沙粒之於沙粒，圓融，正直，而且惠愛。

謙卑地抱住一點小快樂——這他們便命曰「順從」，其間已窺覷另一片小快樂了。

根本他們簡單地需要一事：沒有人侵害他們。因此他們於任何人先意逢迎，對人好。

但這是懦弱呵！雖然這也叫「道德」——

這班小人物要說起粗暴話，我只聽到有嘎澀聲——每有一角風便使他們的聲音變嘶嘎。

他們是聰明的，他們的道德有聰敏底手指。但他們却缺乏拳頭，他們的指頭不知在拳中屈曲。

道德在他們，便是使人謙卑而且馴服者；以此他們使狼化爲犬，人也化爲人的最好底家畜。

「我們將椅子擺在中間，」他們的微笑向我表示：「距垂死的鬥士多麼遠，距滿足的豚島也多麼遠。

但這是——中庸呀！雖然也可稱爲節制——

我走過這民族，說下許多話；但人們既不知領取，復不知記住。

而他們也覺奇怪，我來不指摘；他們的放蕩與罪惡，真的，我來非爲叫人謹防抓手的！

他們更驚奇，我未曾準備將他們的心智陶冶，使之更恢詭，尖銳；好像他們的聰明人還不够哩，其聲音如尖石筆在我耳膜上刺激的！

而當我說：「呪那你們中間的一切魔鬼，善於啼泣的，合掌作禱告的！」他們便喊：「蘇魯支是無神的。」

尤其是他們的遜順的長老喜歡這麼喊——但我剛剛好在他們的耳際大呼：「是呀！我便是蘇魯支，無神者！這種遜順的教師！凡小氣，病苦，瘡癩之處，他們便聚集如同蚤虱；只是我的厭惡阻止將我其搯破。」

好吧！這便是我向他們的耳朵的傳教語；「有誰比我更無神，以便我能欣賞其指教呢？」

我便是無神者，蘇魯支；何處我能尋得同道呢？凡給自己以意志而拋棄一切順遜者，皆是我的同流。

我便是蘇魯支，無神者；我將每種「偶然」放在我的罐子裏煮。直到這已完全煮熟，我然後歡迎之，當作我的食品。

誠然，許多「偶然」傲慢地君臨我；但我的意志更傲慢地指揮牠——牠只得跪下請罪——

——請求我，可以在我這裏得安隱與歸心，而且諂媚地說：「看呵，蘇魯支，只看朋友如何看顧朋友！」——

但我爲什麼還說，倘若無人能有我的耳朵呢？於是我將外出，向風大呼：

你們是只見渺小化的，你輩小人，你們將破碎，你們安適者你們還要毀滅哩！——

——由於你們的多少小道德，由於你們的多少小遺棄，由於你們的多少小降伏！

太護惜了，太順從了：你們的土地是如此！但一株樹之生長高大，必在堅崖石壁里蟠屈堅固底根！

凡你們所遺棄者，在一切人類的將來之網上羅織；便是你們的虛无，也是一張蛛網，一隻蜘蛛，飲着將來之血而生活的。

偷你們有所取，這便如同偷盜，你輩小道德者在無賴中也還有一種名分，那是：「凡不能搶劫的地方，方許偷盜。」

「自然的來的」——這也是遜順的一種教義。但我告訴你們這些安適的人呀！自然有去的，而且從你們取去的只見其增

呵呀！只要你們丟開半半底願望，而且決定行爲一如決定懶呵呀！只要你們懂我這句話：「只是做你願望的事——但先得成爲能够願望的人」只是愛鄰人一如愛己——但先得成爲愛自己的人——

——以大悲愛而愛，以大蔑視而愛——蘇魯支如是說，這無神者——

但無人能有我的耳朵，我爲什麼還說呢？這裏於我還早了一小時。

在這民族中我還是自我的先驅，我自己的鷄鳴，在晦暗底坊巷裏。

但他們的時間到了！我的也到來！一時時地他們只見渺小了，貧弱了，不蕃息了——貧弱底草呵！貧瘠底土地！

不久他們將站在那裏，如枯草，如荒原，而且誠然，也倦於自己——而且求火，甚於求水！

呵啲！閃電的賜福的時辰！呵啲！午前的神秘！——我有一日將使牠們化爲流火，吐火舌的使臣！

——牠們將以火舌布告天下！牠來了，牠近了，那偉大底正午！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在橄欖山上

冬天，這惡客，陪我坐在家裏；我的手因和他握手，作青色。

我尊敬這惡客人，但喜歡讓他獨坐。我喜歡跑開；而且，如果跑的好，便逃開他了！

用溫暖底脚，溫暖底思想，我跑到大風平息之處，——跑到我的橄欖山上，多日光之一隅。

於是我便笑我的頑固客人，仍然愛他，因其替我在家裏清除蒼蠅，平定下許多小喧鬧。

他是不感到痛苦的，倘若有一個蚊子要飛鳴，或者甚至有兩個；他還使街巷淒涼，使月光在那裏也膽怯。他是一個剛愎底客人——我却尊敬他，不同於懦弱者流，拜大肚的火神像。

寧肯使牙齒有些戰動，而不拜偶像——我的脾氣如此。尤其我對於一切炎炎底，薰蒸底，潮濕底火神，非常憎惡。我愛誰，在冬天比在夏天更能愛好；也更能嘲笑仇敵，甚開心，自從有冬天在我房裏。

真的甚開心的。即算我爬上牀睡——那裏我蟋伏的快樂仍然嬉笑，調皮；便是我的幻夢也笑的。

我是——蟋伏者麼？我平生從來沒有在權威者前匍伏過；說過謊吧，也是因愛而說謊。因此在冬天牀上，我也仍然快樂。一張樸素底牀，比一張華麗底牀更使我溫暖，因為我甚嫉妒我之貧窮。而在冬天，貧窮於我是最忠實的。

我每日開始以惡事，以一趟冷水浴嘲笑冬天；於是我的惡客咕噥不平了。

我也喜歡撩撥他，以一支蠟燭，使他終於在灰色的昏暗裏，使天光現出來。

我尤其頑劣的是在早上：侵晨，轆轤在井泉邊咕拉，而櫛馬溫然在灰色的深巷裏長嘶：

我那時便不耐地等待着，等光明的天終於展開，鬚髻如雪的冬天，老人，而且是皓首——

——冬日之天。沈默底，時常將太陽也幕過的！

難道我是從他學得了那深長的光明的沈默麼？或者是從我學的？或者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發明的？

佳事物的源本自千端萬緒。——一切梯突滑稽底事物爲了歡樂跳入生存中：牠們怎麼能够——只來一趟！深長底沈默也是一大佳事，樂事，如同冬日之天，從光明底圓眼底面龐下灼灼外望——

——同於他之將太陽幕去，隱蔽其不屈撓底太陽意志；誠然，這藝術，這冬天的詭譎，我皆學到了！這便是我最愛的禪劣與藝術，我的沈默學到了不以沈默而揭發自己。

用言語與賭博我譁然地哄過莊嚴底侍者；我的意和目的要瞞過這班頑固底看守者。

使無人能下窺我的深處及最後之意志——爲此我方發明了這深長底光明底沈默。我也曾碰到許多人：他們蒙去面龐，攪渾他的水，使沒有人能看透，下窺。

但剛剛於他來了狡猾底懷疑者和破壳者：於他剛剛釣出了他的最深藏的大魚！

然而光明者，誠實者，可闖透者——我覺得皆是最聰明底沈默者：其深處竟那麼潛藏，便是最明淨底水也不克將其——發露。

雪響底沈默底冬日之天，你這居於我上的圓眼睛的白頭老老！呵喲，你便是我的靈魂及其詭譎的天上底比象！

我必不能自藏，如一吞了金子者——使人不至的割裂我靈魂麼？

我必不能穿高躡，使他們忽視我的長腿麼？——這班圍繞我的好嫉妬者，好毀傷者？

這班烟薰底，火烤底，用壤底，發綠底，惡劣底靈魂們——他們的嫉妬怎麼能忍受我的快樂？

於是我只示之以我的峯巒上的冰雪與嚴冬，——而非，我的山峯爲日光的帶子所圍繞的！

他們只聽到我的冬之風雪呼嘯；而非，我也飄度溫暖底海洋，如同遠懷底，浩大底，薰和底南風。

他們還哀憐我的不幸與偶然——但我的話是：「讓偶然到我這里來吧，牠是天真的，如同一個小孩！」

他們怎麼能忍受我的快樂，若不是我在快樂上加以不幸，冬之困窮，熊皮帽，與冰天雪地的包裹！

——若不是我哀憐他們的同情：這班好忌刻者與好損毀者的同情！

——若不是我在他們面前長吁短歎，冷瑟戰栗，耐心地讓自己在他們的同情裏包包裹裏！

這便是我靈魂的聰明底詭譎和好意：不隱藏牠的風雪與嚴冬；牠亦不隱藏其凍瘡。

於這人寂寞或是病者的遁逃，於那人寂寞又是對於病者的逃避。

讓他們聽到我之齒齧與歎息吧，在嚴寒裏，我周圍這些貧窮底覬覦底小人們！用了磕齒聲，太息聲我猶且逃開他們的溫暖

底房子。

讓其哀憐我，太息我，爲了我的凍瘡：「在智識的冰雪裏他還要凍死哩！」——他們這麼悲歎。

其間我用溫暖底足一直跑到我的橄欖山上：在山間多日光之一隅，我嘲笑一切同情，而且歌唱。——

蘇魯支如是高歌。

離開

這麼，緩緩地走過許多民族，許多城市。蘇魯支繞道回到他的山林與崖穴。看呵，他不覺走到一座大城的門邊了：那兒有一個嘴流涎沫的傻漢，張開了手，站在路上。這人便是那傻子人所稱爲「蘇魯支的猴子」者：因爲他學了他一點言語和聲調，而且喜歡借貸他的智慧的寶藏。這傻子却向蘇魯支如是說。

「蘇魯支呵，這裏便是大城市：這裏你將尋不出什麼，却將失掉一切的。」

你爲什麼要在這泥濘裏輾轉呢？也憐惜你的脚吧，寧可在城門上吐唾沫——回轉去！

這裏是孤獨思想之地獄：凡偉大思想皆要被活活地煮死，而且燉小的。

凡偉大的感情在此皆成腐朽：這裏只有枯乾底「偶感」之類，在沙沙作響！

你沒有嗅到精神的屠場與庖廚的氣味麼？這城市豈不是充滿精神殺戮的血腥麼？

你沒有看到靈魂之掛在那裏，像污穢底爛布麼？——而他們還從這爛布造出時事新聞呢！

你沒有聽到，精神思想在這兒化爲文字遊戲麼？嘔吐出可憎底文字的唾餘！——他們也還從這些文字唾餘，編成報紙。

他們彼此追逐，而不知何往？他們互相攻訐，而不知何故？有鐵片鏗然作響，有黃金叮噠。

他們寒冷，便尋溫熱於炎蒸之水；他們發熱，便尋寒冷於冰凍之魂；他們皆病病而又急急於公意。

一切罪惡與汗穢以此爲家；但亦不乏有道德者，有許多可招的，雇用的道德——

許多雇用的道德，具寫字之手指，堅硬底坐肉，等待之耐性，以胸前的小佩星，與荒寒底，無臀底女兒，爲有幸福。

這兒也有許多崇敬，許多阿諛諂媚，承睡舐痰，在軍隊之神像前。

「從上級」墜下了佩星，與慈悲底口唾；於是無佩星之胸皆上羨高級了。

月亮有其宮廷，宮廷有其棄餘；然凡自宮廷來者，爲乞丐民衆和一切雇用的乞丐道德所求購。

「我服役，你服役，我們皆服役」——凡雇用的道德皆這麼中求皇上；使那應得的佩星終於在仄狹底胸膛上繫住！但月亮是圍繞一切地球上的東西而轉的；皇王亦復圍繞最屬地球之物而轉旋。——這便是小商人的黃金。

軍隊之神不是黃金之神；皇王思想着商人——支配着！

然爲了一切於你的善，強健，光明之故，蘇魯支呵！唾棄這小商人的城市吧，轉回去！

這裏一切血管裏的血，皆腐朽，陰涼，流沫；唾棄這城市吧，這一切流沫所聚匯的污池！

唾棄這受壓迫的靈魂，狹隘底胸膛，尖銳底眼光，沾執的手指——這種人的城市。

——這侵略者的城市，這班無恥者，咬文嚼字者，大聲疾呼者，熱昏底貪婪者的城市——

凡一切腐朽，惡臭，貪歡，縱欲，爛熱，潰癰，叛亂之事物所聚之處——

唾棄這大城吧，轉回去呀！——

說到這裏，蘇魯支打斷這唾沫怒飛的優漢的話，堵住了他的嘴。

「停住吧！」蘇魯支喝道：「你這樣兒，你的話久已使我厭惡！」

你爲什麼住在泥沼裏這麼久，以致你必化爲蝦蟆和烏龜呢？

在你的血管裏豈不也流着一種腐朽底發沫底沼澤之血麼，使你學到了這麼亂叫而且賣人？

你爲什麼不到樹林裏去呢？或者耕田？難道海裏沒有許多芳島麼？

我蔑視你的蔑視；而且倘若你警告我——爲什麼你不警告你自己呢？

單是由於愛，我的蔑視和警告的鳥飛起；但不是由於沼澤！——

人稱你爲蘇魯支的猴子，你這涎沫怒張的優子；但我稱你爲我的咕嚕底豬。——由於咕咕嚕嚕，你還替我毀壞了我對於優

氣的稱譽。

使你第一次不平的，喧嗽的，是什麼呢？因爲無人語媚你足夠嗎？——因此你自居於污穢之旁，以便大有喧嗽的根據了，——

——以便有許多報復的理由了！報復，你這虛榮底傻子，便是你整個底涎沫，我猜透你的心理了！但你的優話損傷了我，即算你有理由！即算蘇魯支的話百倍有理，你也將用我的話——胡鬧！」

蘇魯支如是說：望着那大城，沈默久之。終於他如是說：

我厭惡這座大城，不但是這傻子。這裏那裏沒有一處可改良，可損毀。

這大城市毀滅吧！——我唯願我已見大火柱，這在其中焚燒的！

因為這種大火聚應行於偉大底正午之前。然這也自有其時，及其自有底運命。——

但我臨別給你這教訓呀，你這傻子：凡不能愛好之處，你便應該——走開去！——

蘇魯支如是說，離開了這傻子與大城市。

變節者

呵呀，一切皆已枯黃，灰色了，最近在這草地上皆是蒼翠，鮮豔的！從這兒我已採去多少希望之蜜，歸於我的蜂房！

這些年少底心皆已變老蒼了——却還未老！只是疲勞，平凡，偷安而已——他們稱說：「我們重新虔敬起來了。」

最近我還看見他們在早上勇猛地跳出，但他們智識的脚疲倦了，於是皆否認晨間的勇猛！

誠然，有許多人還像跳舞者那麼飛起着脚，我智慧中的笑便向他吩咐——他們於是自思：方剛又見他們卑伏，爬向十字架，圍着光明和自由我會見他們鼓舞，如飛蛾與年青詩人。大了一點點，冷靜了一點點：他們便已成爲黑暗者，昏庸者，懦夫。

難道他們心傷，爲了寂寞像一條鯨魚將我吞沒了麼？難道他們的耳朵不耐於久待了，寂然不聞有我的鼓角聲與前驅的呼

喊麼？

——呵呀。他們中間只有少數人中心有深沈底勇猛和豐饒；這種人的精神是堅忍的。其餘的皆屬懦弱。其餘的人常是大多數，凡夫過多者，末人——這一般人皆是懦弱者——

有誰是我一類的，在路上也有我這種經驗遇到他，便是他最初的伴侶必是死屍和丑腳。

他的第二種伴侶呢？——却是將自命爲他的信徒的人們。活活的一羣，有許多愛，甚多愚蠢，及充分的無謂底敬仰。

在人羣中屬於我這一類的，對於這種信徒當無所繫心；有誰識得懦弱易逃的這種人，當然不會相信這種春天和豔麗底花

倘若他們另有所能，則亦必另有所願。一半兒毀壞者全毀。而羣葉之萎黃，——這又有什麼可怨！

讓他去吧，蘇魯支呵，聽其墮落，而毋庸哀傷！寧肯以疾風吹去，——

——吹散這些敗葉，蘇魯支呵！使一切枯萎者更快地離開你！——

二

「我們重新變爲虔誠了」——這班變節者如是懺悔；其中還有許多人，太懦弱了，不敢這麼懺悔呢！

我看住這種人的眼睛，——當面說，直面其頰上的羞紅；你們便是重作禱告的人！

但作禱告也是一種羞恥呵！不是於一切人皆如此，却是於你於我，於任何頭腦裏有良知的人。於你，禱告是一種羞恥！

你明明知道的：你身中的懦弱，好叉手，好疊掌於腹前，而且喜自便的！——這懦弱向你說「有一位上帝！」

因此，你却歸於羞光明者一類了，見光明便不得寧靜的；於是你每天必得將頭深深埋入黑暗和烟霧裏！

誠然，你恰恰選了這時候，非常適合；因爲方剛夜鵲又飛出了。於一切羞光明者來了這時分，夜裏與餘聞，——而又不「聞」

的。

我聽到而且也嗅到了：這正是渠們圍獵與進行的時辰，當然不是縱野大獵，却只是一種柔和底，蹙脚底，嗅着底輕步者與獸

——爲了要獵獲有靈魂的霄小！一切心靈的機阱又重新設置了！凡我捲起一層窗帷，便有一隻飛蛾，匆匆逃出。難道牠與另一隻飛蛾伏在一處麼？因爲四處我嗅到隱秘底小組織的氣味；凡有小室，便有教士，與祈禱的禁園。渠們長夜對坐，互相語。「讓我們重新變作小孩，叫『親愛的上帝』吧！」——腸胃和口味皆因虔誠之糖果吃壞了。或則渠們長夜細看一隻狡獪底種待着的蜘蛛，向其同輩蜘蛛說教，敷說智慧，如「在十字架下是好結網的！」或則渠們鎮日垂釣於澤畔，自信如此甚是深沈；但如有人在無魚之處垂竿，我猶不說其人淺薄！或則渠們和一位製曲詩人學彈豎琴，虔誠而又快樂地彈奏，那詩人也許高興琴挑少女的心靈的——因爲他已倦於老女郎及其稱頌了。

或則渠們從一個有學問的瘋子學敬畏，——那在暗室裏等待心智之降臨的——而心智却已遠走高飛！或則渠們傾聽一支老的，流浪的吹笛，其聲之哀怨，是彷彿從最幽咽底悲風學得的；於是他效風吹，以幽咽之聲訴說哀怨。而渠們中有些人甚至變成了守夜者；渠們今茲懂得吹角，在夜裏巡行，喚醒久已入睡的舊事物。昨夜我在花園垣外聽到五種關於舊東西的話，皆出自這班老而昏聩枯乾底守夜者之口。

「爲父親他看顧兒女却不周到；人類爲父親的好點！」——

「他太老了！他已完全不再顧及兒女了。」——另一守夜者這麼回答。

「他真有兒女麼？沒有人能够證明，倘若他自己不加證明！我久已願他根本證明一番。」

「證明麼？真好像他。會證明過什麼事哩！證明於他是不容易的；他却十分注重人之信仰他。」

「是呀！是呀！僑仰使他幸福，信仰他。在老年人便是這樣！在我們也一樣的！」——

——這便是兩個老守夜者，畏光明者彼此的談話，一面也悲哀地嗚嗚吹角；這是昨夜在花園牆下的事。但在我內心幾乎要笑破了，心不知到要走到那裏去，終於掉在橫膈膜裏。

真的呀，因笑而窒住了氣，要算我的下場了，當我看見驢子醉酒，聽到守夜者這麼懷疑上帝，便是這種疑惑，豈不是也久已過去了麼？誰敢將這種久已入睡的，羞於光明的舊事，重新喚醒！

舊的上帝們久已完結——真的，牠們有過好底快樂底神祇的結局！牠們不是「黯淡」而逝的，——這是人們虛構的！反之：牠們有趨是——笑，死的！事情是這麼樣的，有一句最無神底話，出自某神之口，——那話是：「只有一個真神上帝在我旁邊你不應再有旁的神！」——神裏面一個老鬍子，一個嫉妬者，這麼忘却了自己，大嚷了——

那時一切天神皆大笑，搖搖於寶座之上，嚷道：「只有天神們而無唯一真神，不也是神道麼？」

誰有耳朵的，聽呀！——

蘇魯支在他所愛的「花牛鎮」上這麼說。從這兒只有兩天路可以回到他的崖穴和禽畜那裏；因只見近於家裏，他的靈魂也只見歡然。——

歸來

呵，寂寞！寂寞！你是我的故鄉！我久已索居於荒野底遠方，未能流涕而回到你這裏！現在任你用手指恐嚇我吧，如母親之恐嚇小孩；笑我吧，如母親之笑，任你說：「那次一陣暴風似的從我這裏吹開去的，是誰呀？」

——去時還大喊：我寂寞裏坐的太久了，荒廢了沈默這，現在當然又學到了吧？

蘇魯支呵，一切我皆知道：你在羣衆中，比在我這裏更荒涼的，你這孤獨者！

荒涼是一事，寂寞又是一事：這——你已學到了！而你之在人叢中將只加感覺陌生，鄙野——也還是鄙野而且陌生，倘若他們愛你：因為從頭他們希望被愛護的！

但在我這裏你已經是在家裏，在自己的房裏了；這裏你可以說出一切，傾吐一切衷心話，凡隱匿底，鬱結底感情，在這裏皆無可羞。

話：

在這裏一切事物皆馴服地歸入你的話，諛媚你：因為牠們要騎在你的背上。在任何相似法上，你可從此馳入真理。

你敢於在此正直無私地向一切事物講話；而且誠然，在牠們的耳朵裏這幾乎是頌讚了，如有人向一切事物——直說！

但荒涼另是一事。因為蘇魯支呵，你還記得麼？當你有次站在樹林裏，迷途了，不知何去何往，在死屍之旁，而你的鳥在頭上噪

——當你說：「唯願我的禽獸領導我！我覺得在人羣中比在鳥獸中危險。」——這便是荒涼！

而你還記得麼？蘇魯支！當你坐在你的島上，酒泉之旁分配於許多空桶，斟與許多渴人：

——直到你終於也口渴，孤獨地坐在許多醉人中，陰鬱地自怨自艾：「『取』豈不是比『與』還幸福麼？而『竊盜』豈不是更比『取』幸福麼？——這便是荒涼！

而你也還記得麼？呵蘇魯支！當你的最寂靜底時辰到來，將你從你自己驅開，當其以惡意底耳語向你低訴：「說出而且毀滅吧！」——

——當其憎恨你之猶豫與沈默，鄙棄你的頹唐底意氣：那便是荒涼！

呵，寂寞！寂寞！我的故鄉！你的聲音多麼幸福而且溫柔地向我訴說！

我們彼此不相責難，也不相怨謗，我們時常共同走過開着的門。

因為一切在你皆公開，而且光明；便是時光也捷足前進。在黑暗裏時光的負擔，比在光明裏沈重。

這裏一切「存在」之言語及言語之封皆為我啟開，一切「存在」欲在此變為語言，一切轉變在此又欲和我學語。

但在那下面——那裏一切言語皆是虛空的，那裏遺忘與離絕是最上底智慧：那——我學到了！

有誰要懂得一切人事的，應該把持一切。但於此我的手太清潔了。

我已不善吸入他們的氣味；呵呀，我還在他們的喧嚷中與惡氣息裏，生活了那麼久呢！

呵，我周圍幸福底寂靜！這四處純潔底氣息！呵，這寂靜如此從深廣底胸懷裏呼吸清新空氣！呵，這幸福底寂靜正如何傾聽！

錢聲掩沒！

但在那下面——那裏一切皆在談說，而一切又皆被錯聽！人任憑用洪鐘朗傳其智慧吧，這聲音也為市場上的小商人的數

在他們一切皆說話，却已無人知道聽懂了。一切掉在水裏，却已無物掉入深泉。

在他們一切皆說話，然沒有一種繼續較長，能歸到一個結論。一切刮刮地叫，但還有誰要靜坐在窠裏孵卵呢？一切皆說話，一切又皆說壞了。凡昨日於時間及其牙齒還太堅硬的，今日却已咬爛，嚼碎，掛在今日者的嘴邊。

一切皆講起，一切又皆揭破了。凡曾為秘密與沈潛底靈魂之隱藏者，在今天皆歸於街巷的鑼吹，糊糊然化為蝴蝶。

呵，人這生物，你這奇巧者！你昏巷裏的聲音！你現在又在我後面了——我的最大的危險在我後面！

在愛顧與同情中有我的最大危險；而一切人之生物，皆求愛顧與同情。以保持着的真理，以傻子的手與癡絕底心，富有同情的小謊騙——我便這麼常在人間生活。

我喬裝坐於人中，準備了誤認自己，以便較能容忍他們，樂於勸告自己說：「你這傻子，你不認識人類！」

在人叢裏生活，學不到知人。凡人皆有許多近像——遠視的好高遠的眼睛於此。能看到什麼！

倘若他們誤會我：我傻子原諒他們過於原諒自己；已慣於刻苦自我了，而又時常為此原諒向自己作報復。

為毒蠅所嘔，如巨石被惡之水滴滴穿；我這麼坐在他們中間，猶且向自己說：「一切小東西皆無罪的，因其渺小之故！」

尤其是自稱「善人」者，我發現其為最有毒的蒼蠅。他們不知罪地刺人，不知罪地撒謊；他們怎麼够得上對我——公道！

有誰生活於善人中的，同情教他說謊。同情造成包圍一切自由底靈魂的沈悶空氣。因為善人的愚蠢是無底的呀！

隱藏我自己和我的財富——這，我是在那下面學到的，因為我發現每人在心智上皆甚貧弱。這便是我的同情的謊語，我於

每人知道的，

——於每人看到而且嗅到的，什麼是心智充足，而什麼又已是精神思想之過多！

他們的堅強底智者：我稱他們智慧，而不堅強——我學到了含糊說話。他們的築墳者：我稱之曰科學家與實驗者——

我學到了將文詞穿鑿附會。

築墳者爲自己掘出了疾病。在舊底積穢下藏了惡臭。人不應觸動這些污陳。應該住在高山上。以幸福底鼻宮，我重新吸入高山之自由空氣！我的鼻子終於從一切人這生物的氣息裏解放了出來！爲辛烈底山風所觸，如飲堆花的陳酒，我的靈魂噴嚏了，——噴嚏了而目歡幸自祝健康——

蘇魯支如是說。

論三惡

在夢中，在昨宵的夢裏，我夢到立於天之涯，海之角，——地球之外面，手持天秤，秤量這世界。呵，朝霞之升太早了！牠將我照醒，這嫉妬者！牠時常嫉妬我的晨夢之光輝。

有時間的可以計度，是好天秤，亦可衡量，勁健底羽翮可以飛到神聖底解謎者可以猜出：我的夢以爲世界是這樣——我的夢，一隻猛進的帆船，半爲輕舟，半爲狂飆，蝴蝶似的沈默，鷹隼似的急疾，牠今茲何以有耐性與餘閒來稱量世界呢？難道是我的智慧秘密告訴牠的，我的清醒而且常笑的日間智慧，譏訶一切「無窮的世界」的？因爲這智慧說：「凡有力量之處，必有數量，爲之主，數量之力更強。」

我的夢多麼穩準地覷定了這世界，不奇，不古，不懼，不求——

——彷彿一隻豐圓底蘋菓自呈於我手。一隻熟老底金蘋菓，有軟，涼，輕絨似的皮——世界這麼落在我手裏——

——彷彿一株樹向我招搖，粗枝大葉的，魂魄堅強的，已垂曲而可凭，猶復爲疲倦的途人的坐几：世界這麼站在我的海角

上：

——彷彿纖巧底手呈來一隻寶匣——此匣爲羞畏底崇敬底眼睛的驚羨而開——世界也這麼呈於我前——

——不够謎藏，以祛開人類的愛；又不够明釋，以寢息人類的心機——世界今茲雖於我是一件人間底好東西，後面也仍有

人說這類壞話的——

我多麼感謝我的晨夢，使我在今日之朝秤量了這世間！牠也如人間底好東西歸到我這裏來，這夢與慰心者！而現在在日間我也作同樣的事，摹擬這夢的清佳情景；我將以三種最惡的事投入天秤中，入情入理地衡量。

誰教人祝福的，也教人呪詛；世間三種最被呪的東西是什麼？我將置之於天秤上。

縱慾貪權自私：這三者從來被人呪詛，最壞的被稱說與虛張，——這三者我將好好地入道底地秤其重量。

好吧！這裏是岬端，那裏是大海；牠翻湧前來，寒愴而頹阿順，這一百個頭的犬怪，老忠，心，我所愛的。

好吧！我便在這翻湧底海上提起天秤，也還要揀擇一人監視，——你吧！隱者老樹，你這香濃的圓蓋寬廣，我所愛的樹！

從現在以達後來的橋梁是何者？高者緣何俯就卑者？命令最高者更向上長的是什麼呢？——

現在天秤平定了；我已投入三個重的問題，另一個盤裏載了三個重的答覆。

二

情欲：穿苦行之衣的肉體蔑視者，便以此為芒刺，信仰陰間世者，斥此為「世間法」；因其嘲笑這些亂人，播弄這些瘋子。

情欲：於瘠徒這是慢慢燃燒的火，要將他們焚去的；於一切蟲蛀的木，一切發臭的爛布，這是吐大火舌的洪鏟。

情欲：於自由底心則活潑而且天真，是地上樂園的幸福；是一切「將來」的感謝在「現在」上之流溢。

情欲：於萎敗者是一種甜蜜底毒藥，於有雄獅的意志者却是好的強心劑，與敬慎儲藏的酒裏的醇酒。

情欲：為較高底快樂與最高底希望之相似法。因為於許多人婚姻是允許的，而且猶有大於婚姻者！——

——於許多人，彼此之不相知，有甚於男子與女子者！——然有誰完全知道，男子與女子間多麼離隔！

情欲：——但我要在思想周圍樹以藩籬了，也在我的文字周圍；使狗彘與浪子不攔入我的園圍！——

權勢欲：是最剛強底狠心人的烙筆；為最殘忍者自己留着的酷刑；焚身堆上黯黯底殘焰。

權勢欲：是最惡毒底蝨蟲，附麗於最虛妄底民族上的一切無常底道德之嘲笑者，要騎在任何駿馬任何驕傲上的。

權勢欲是地震，將一切腐朽者與低窪者消滅，蕩平丹墀底墳墓的毀壞者，惡，輪轉，若行天罰；未成熟底答案邊的閃電底疑問號。

權勢欲：在其顧盼之下人將俯伏，卑躬，斃力，而且此蛇豕也還要卑微——直到大蔑視從內心呼喚而起——
權勢欲：大蔑視的可怕的教師，這大蔑視直面都市與國家，敢於說：「你滅亡吧！」——直到這也從他自身裏喊出來「我滅亡吧！」

權勢欲：於純潔者於寂寞者致其引誘，使其登自滿底高原，如一種慈愛之輝煌，在這世界的天上塗滿紫色底利樂，誘致地。權勢欲：有誰還會稱之爲欲呢？倘若高崇俯就於權力，誠然，在這種希望與自卑上，並無病態與邪欲！
或寂寞底高崖不永遠守其寂寞，自足自封，或高山臨於豁谷，高原的風吹到低隕——

呵，有誰能加這種「凡情」以稱謂與榮名「贈予底道德」吧——蘇魯支會名此無能名者。

而那時是這麼的——而且真的，這還是第一次——他的話稱頌這自我欲，是有益底，健康底，自私利之品行，淵源於強固靈魂底——

——出自有力的靈魂，這當然屬於高尚底肉體，美底，優勝底，鮮健底筋骨，四周每一樣東西皆成其明鏡：

——柔韌而且動人的身體，跳舞者，那比象與大致，足以描畫這欣豫底靈魂。在這種身體與靈魂，自己的歡樂便自稱爲「道德」

以此「道德」的善與惡的稱謂，自己的歡樂便如在神聖底樹木下，得有護持；以此「道德」的快樂之名，驅開了一切可蔑視者。

從自己驅開了一切懦弱者；說壞的——便是懦弱！牠以爲可蔑視者，便是常時憂慮者，太息者，悲哀者，及輕取小利的人。

也蔑視一切困苦而爲樂的智慧，因爲真有在黑暗裏輝煌的智慧，一種夜之陰影智慧，常時悲歎「一切皆空」的。

羞長底懷疑於牠又以爲渺小，以及凡以爲眼見與手親不如重之以信誓的人；以及一切太輕於懷疑的智慧——因爲這皆是怯弱靈魂的道理。

更渺小的牠以爲是奉承者，狗性者，立刻踡倒的，與頹唐者；而且也真有這種智慧的，頹唐，狗性，謹順，奉承。又更憎恨而且已化爲嫉惡了，便是對於不自衛的人們，吞下毒唾與惡眼的人，太忍耐的人，忍受一切的人，太自足的人，這皆是奴隸的態度。

或對於天神與神聖的步武爲奴隸的人，或於人與惡蠢底人類思想如此的：總之這幸福底自我欲，唾棄一切奴隸的氣性的。牠批評一切摧折與摧伏了的東西，不自由底矚視眼光，低抑的心，與那種虛僞謙讓底態度，以寬廣底怯懦底嘴唇親吻

朽智慧：牠稱呼一切奴隸，老頭兒，疲倦者所弄的滑稽；尤其是教士的惡劣底，非滑稽底；過滑稽底愚蠢！

朽智慧者，便是一切教士，疲弱者，及靈魂上具女人性與奴隸性的人——呵，從來他們的把戲將自我欲弄的多壞！而剛要以這爲道德，喚作道德呀，詆毀着自我欲而且「無我」——這一切倦於世間的弱者與毒蜘蛛，當有十足理由這麼

願望！

但現在於這一切人來了白日，轉變，裁判的劍，那偉大底正午，便將有許多事物公開了！

「有誰稱道「自我」健康而且神聖的，以「自我欲」爲有福的，誠然，他也將說出他所知道的，這先知：「看呵，牠來了，牠近了，那偉大底正午——」

蘇魯支如是說。

沈重的精靈

我的口才——是尋常人的：於絲綢之兔，我的話講的太粗糙而且愜心。於一班墨魚與筆狐，我的話又使牠們感覺難懂了。我的手——是傻子的手：只苦了桌子和牆壁，以及爲傻子所雕鑿所塗抹的地方！

我的脚——是馬的脚：以此我蹴踏，踐履，樹木，土石，在田裏直往，橫來，魔鬼似的樂於快跑！我的腹——難道真是鷹的腹麼？因為牠最愛羊肉。當然是鷹的肚子了。

以無罪底東西作營養，和少數準備着而且不耐的飛翔者一道飛翔——這是我的氣性了：這上面如何不能有點像飛鳥的氣性呢！

尤其是，我之仇視沈重的精靈，這是鳥之本性：而且真的是死敵，勁敵，原始底冤仇！呵，我的敵愾何處沒有飛到而且迷失過呢！

於此，我已可歌唱——而且也將要唱一歌：即算我獨居於空屋中，只能為我的耳朵歌唱。

當然也有旁的歌者的，必滿座然後能使其歌喉宛轉，其手勢活潑，其眼睛發皇，而其心神清醒——我却不和他們一樣——

二

有誰一旦教人類以飛翔，也就拔去一切界碑了；碑界也將飛上天去；他將重命地球之名——曰「輕清者。」

駝鳥跑的比快馬還快了，但牠猶將沈重底頭藏到沈重底泥土裏去；還不能飛的人，亦復如此。

地球與生命於他皆覺沈重；然沈重的精靈是要這麼的！但有誰要變為輕清，化作飛鳥，他一定要愛自己——我這麼說教。當然不是以疾病者，乏弱者的愛，因為他們的自愛也還是臭惡的！

人應當學到愛自己——我如是說教——以一種完好底健康底愛情：庶幾能够忍耐自己，而不游離。

這種游離嘗自命為「隣人的愛」用了這話當然至今是欺瞞的假冒的極好了，尤其是那班人人皆覺其累贅的人。

真的，自愛，不僅是今日明日的命令而已。反之，在一切藝術中，這是最精深，最巧妙，最後，而且最忍耐的一種。

於主有者，一切所有物皆善藏了，一切寶藏中唯有自己的最後被發掘——沈重的精靈是這麼弄的。

幾乎在搖籃裏人們便給我們以沈重底名詞與價值：「好」與「壞」——便是這種贈品的名稱。因此之故我們生活下來

為人所原諒。

因此人讓小孩到自己這裏來，有時也禁止其自愛；沈重的精靈是這麼弄的。而我們——我們忠實地拖起旁人給我們的，磨擦着肩，走上崇山峻嶺！我們流汗了，旁人便對我們說：「是呀，生命是難於負擔的！」

但只有人自己是難於負擔的！那是因為，他肩起太多外物了。他駱駝似的跪下，讓自己好好負戴上貨物。

尤其是剛強底，忍耐底，虔敬內存的人。他負擔着太多外。間底沈重底名詞和價值了。——這麼於他生命便好像一片沙漠！而且誠然！便是許多自我的東西也難於負擔！人的許多內心底事物也如同牡蠣，甚醜陋，流滑，難於捉摸，——

——這麼便不得不有取於華貴底外殼和精美底彫飾了。但這種藝術是必需學到的。要有外殼，美底光榮，與明哲底盲目！還有，在凡人有許多事是瞞過了，許多外殼太微小，憂悲，而且太成其為軀殼的，許多隱藏的善美與力量永遠未曾被猜透：最珍貴底佳者未曾得到一嘗試者！

女人知道的最珍貴底佳味：還稍肥一點點，還稍瘦一點點，——呵！多少命運便繫於這一點點上！人是難於發現的，更難的是發現自己；智慧時常匿蔽了靈魂。沈重的精靈是這麼弄的。

但這人發現自己了，如其說：這是我。的善惡。因此堵住了那土撥鼠與侏儒的嘴，說「皆善皆惡」的。誠然，我也不喜歡這麼一種人，以為什麼皆好而這世界簡直是最好的。這種人我稱之曰「過於滿足者。」

過於滿足，知道嘗味一切東西的：未為佳口味！我崇拜執拗又挑剔底舌頭與胃腸，學到了說「我，」「是，」「不是」者。嚼碎一切，而且消化之——這却是真正底豬態度！老是說「噫——呀——這唯有驢子學到了，及像那種心智的人！」

深黃色與火紅色。我的趣味宜乎這樣，——這趣味將血調入一切彩色里。有誰粉白他的房子的，便向我洩漏了一個粉白的靈魂的祕密。

這些人愛木乃伊，那班人又愛鬼影；二者皆是血與肉的仇讎——呵！二者皆多麼違反我的趣味！因為我愛血。

那裏，我當然不會居住或留連，每人所唾棄而且嘔吐之處：這已經是我的趣味，——我寧肯居於盜賊與偽誓者中。因為沒有
人嘴裏含了金子。

但與我更不合的，便是承睡之人；我發現的人的最可恨的惡獸，已稱之曰「寄生蟲」——這不愛，而又要在愛裏生活。凡只有這一種選擇的人們，我皆目爲不幸，便是化爲惡獸，或惡獸的管束者；在這種人中我當然不會蓋起房子。凡必須老是等待着的人們，我也皆目爲不幸的——皆違反我的趣味：這一班稅吏，商人，國王，及其他地主或店主之類。誠然，我也學過等待。而且學的澈底，——但只是等待我自己。尤其我學到了站，走，跑，跳，攀緣，跳舞。

這便是我的教訓：有誰要一旦學得飛行的，必先學站立，行走，快跑，攀緣，跳舞——人不是一飛便能飛行的！我學到了用繩梯緣上窗戶，以敏捷底腿探升桅檣，坐於高底智識的桅桿上，在我以爲是不甚小的幸福——

——如同一小火光搖搖於高桅之上，誠然是一點小光明，但於被風浪捲去的水手與船破的溺人，這仍然是一大安慰！——繞了許多路道，用了許多方法，我達到我的真理：不是由一長梯升於高處的，我的眼光能投射到我的遠方之高處。我未嘗高興問路，——這老是違反我的趣味的！我肯請問而且試行道路本身。

我整個的行程便是試驗而且詢問——而且真呀，對於這種問題也該學。到答覆的這却——是我的嗜好——非好，非壞，却是我的嗜好，於此我既無羞慚，復無隱秘。

「這——於今是我的路，——你們的路呢？」這麼我答覆向我「問路」者。這路——這原來是沒有的！——

蘇魯支如是說。

新舊標榜

我坐在這兒等待，周圍是破碎底舊標榜，以及寫定了一半的新榜示。我的時辰何時來到呢？

——我的下降與沒落的時辰：因爲我還要走入人類一趟。

我是等待這：因爲起初必有事象告訴我，這是我的時辰了——便是酣笑的雄獅與羣飛的鴿子。

其間我如同一個有閒暇的人，向自己說教。沒有人告訴我新事物，所以我還是說起我自己——

二

當我來到人中，我發現人們皆居於一種老成算上：凡人皆自以為久已知道，何者於人爲好爲壞。

一切道德之討論於他們好像是舊的可厭的事物了；有誰願得好好的睡，在入睡前猶談起「善」與「惡」。

這睡夢給我擾醒了，當我說：所謂善與惡者，還沒有人知道——除非是創造者——

這却是爲人類立目標的人，爲地球創意義，開未來，這人方創出何者爲善爲惡。

而我也教他們推倒老的講壇，及凡那古老成算佔據之處，我教他們嘲笑他們的偉大道德教師，和聖哲，和詩人，及救世者。

我也叫他們笑那陰森底智者，及坐在生命樹的上警告着的黑衣的嚇鳥者。

我自己坐在他們的墓道上，居於屍骸鳥驚之側——我笑他們的一切已往過去，及其萎靡的頹廢的光榮。

誠然，我如同傻子或教懺悔的教士，大聲疾呼，說起關於其偉大者或渺小者之可恨與可恥——至善又這麼渺小呀！至惡也

這麼渺小呀！——我如此嘲笑。

我的聰明底懷想，這麼從內中叫出而且大笑了，這生於山谷間，真是一種狂放底智慧——我的搏擊而上的偉大底情懷。

這時常引開我，引上，引遠，當我正在酣笑裏，我便如一箭離弦，颯然穿過醉於日光的快樂。

——飛入遙遠底將來，夢所未見之處，投入炎熱底南荒，彫刻師未曾夢到之鄉；在那裏天神之舞蹈蓋亦羞於服飾——

——我之以比喻說教，詩人似的踟躕，口吃，誠然，我羞於還得成爲詩人——

那裏一切轉變在我彷彿皆是神之舞蹈，神之威武，而這世界是脫羈，放縱，逃回到自己——

——成了天神們的一番永遠的遁逃，尋覓，成了天神們的幸福底自相矛盾，自相調和，自相連屬——

那裏一切時光在我皆覺得是「頃間」的譏嘲，在那裏「必需」即是「自由」本體，幸福地與自由的芒刺相於——
那裏我重逢我的舊魔鬼與勁敵，沈重的精髓和牠所創造的一切：強迫法律，需要和結果和目的和意志及善與惡——

難道那裏不能有跳過去的，跳到外面去的麼？爲了輕者最輕者的緣故——那裏不應有土撥鼠和沈重底侏儒麼？——

三

那裏也正是我在路上拾得「超人」這字的地方，而人便是必得加以超過的東西，

——而人類不過是橋梁而已，非終極：幸福地自慶其正午與晚間，以爲達到新底朝霞之路：

——關於偉大底正午蘇魯支的文字，及此外我所懸於人類上的，如紫金色的殘陽。

真的，我還讓他們看到新底星辰并新底良夜，在雲端與白日和黑夜之上，我鋪張着笑如一張彩色的天幕。

我教給他們我之爲詩與計劃：凡於人之爲碎片，爲謎疑，爲可怕的偶然者，皆將其幻化爲一加之聯繫——

爲詩人，解謎者，和補救偶然者，我教其創造將來，而一切過去的——以創造補救。

——將人之過去的加以補救，將一切「既往者」改造，直到意志說：「但我是這麼願望的！便也將這麼願望——」

——我稱這爲救贖，我教他們單稱這爲救贖——

——現在我等待我的救贖了——還要最後到他們那裏去一趟。

因爲我還有一趟到人類中：在他們中間我將沒落，臨死我將給他們以我的最富裕底贈品！

這我是從太陽學到的，當其下落，這豐饒者：從無盡的寶藏中，牠將黃金注入海裏，——

——那麼的呀，便是最貧窮的漁人也打着黃金之槳！這我會看見了，看見了，我的眼淚便不斷地傾流。——

蘇魯支也將像太陽一樣沒落：現在他坐在這兒等待着，周圍是古老底斷缺底標榜，也還有新的，——半寫定的。

四

看呵，這裏是個新榜：但我的兄弟們那裏去了，和我將其搬入谿谷與活人的心中去的兄弟們呢？——
我的對遠者的大悲愛這麼命令的：不要原諒你的隣人！人這東西，應該加以超過的。

有許多超過的道路和方法。你看去吧！只有一個丑腳想：「人也可以跳過。」

便是在旁人中也要超過你自己。而且也是一種特權，倘若你能奪取，便不要讓旁人給你！

凡你之所爲，沒有人能向你更作看呵，原來沒有報償。

凡不能命令自己的，應該服從。許多人能命令自己，但他之服從自己，差的還遠！

五

高貴靈魂者流願望這樣：他們不要白得什麼，尤其是生命。

凡是卑鄙者，當然願意白白的生活，但我輩旁人，生命是自奉呈於我們了，——便常常想，有什麼最好可以還報！誠然，這是一番冠冕話，若說：「凡生命之應允我們的，我們便要爲生命——守之！」

人不應享受，倘若於享受無所奉獻。而且——人不應該想望享受！

享樂與天真皆是最可羞之事。二者皆不可求。人應該皆有之，——但其初猶應尋求痛苦與有罪！

六

我的兄弟呵，凡爲長子的，時常是犧牲掉的。如今我們却皆是長子。

我們皆在秘密底犧牲台上流血，我們皆爲致敬於古之偶像，燔炙而且焚枯了。

我們的精華正稚弱，這刺激起老嫗。我們的肉正肥嫩，我們的皮膚不過如羊的皮膚——我們怎能不刺激起老的祭師呢！

他還住在我們中間呢，這老祭師，將我們的精華供他的口腹燔炙了。呵呀，我的兄弟們，長子如何不成爲犧牲呢！

但我們這種人物也願這樣，而我也愛那班不願保存自己的人。我以整個底愛愛沒落者，因爲他們度到彼面。

七

眞實——唯少數人能之者，猶或不願！最不能的，是善人們。

這班善人呵！善人從不說眞理；如此爲善，於精神是一種疾病。

他們降伏，這班善人他們自卑，中心隨之，靈魂順之；但有誰順從的，是不聽自己的話！

一切，凡爲善人所稱爲不善者，該應結合，生出一種眞理；然我的兄弟們呵，你們之惡，能有這一種眞理麼？

荒謬底嘗試，長久底懷疑，殘忍底否定，嫉惡，加於生活者之割切——這些事是何等希少的聚在一處！但從這種種子中，將生

出——眞理！

一切智識。至今皆生於惡心之旁！爲我毀滅吧，智識者呵，毀滅那些老的標榜！

八

倘若水上有木材，倘若河上架了浮橋與欄柵，真的，便沒有人相信說「一切皆在河流裏」的了。

便是傻子也反對他。「怎麼」傻子說：「一切皆在河流裏麼？木頭與欄柵皆在河上面！」

在河流上面的一切皆是固定的，一切事物之價值，橋梁，義意，一切「善」與「惡」這皆是固定的！——

然若來了嚴寒底冬天，河流的管束者，便是最聰明的人也學得疑惑了；而且，真的，不但是傻子將說：「一切不皆當——靜立

麼？」

「根本一切皆是靜定的」——這是一個正當底冬之教訓，是無結實的時代裏好教理，是冬眠者和懶人的好慰安。

「根本一切皆是靜定的」——但融風却於此爲反宣傳！

融風，這牯牛，不是耕牛，——一條怒烈底牛，一個毀滅者，用憤怒底角破開堅冰而堅冰——又折毀浮橋！

我的兄弟們呵，現在豈不是一切皆在河流裏麼？一切浮橋木柵之類不皆是掉在水裏了麼？有誰還把持着「善」與「惡」

「我們不幸呵！我們又大幸呀！融風吹了！」兄弟們，爲我到各街巷裏這麼宣傳去吧！

有一種古老底幻想，名叫善惡。這幻想的車輪，只今圍着說預言者和談星相者輪轉。

有個時期人們信仰卜休咎和占星象的人。因此皆信仰「一切皆命運。你當如此，因為你將必定如此。」

而人們又不信仰一切卜筮和圖讖者了。因此皆信仰「一切皆自由。你能如此，因為你要如此！」

我的兄弟們呵，關於星象與將來，只是幻想過，而未嘗有人知道過。因此善惡至今也只是幻想過，而未嘗知道過！

十

「你不應當偷盜！你不應當殺人！」——這種話在從前有人稱為聖言，人們跪拜頂禮，赤足恭敬。

但我請問你們：世界上還有比這些聖言更好的強盜和殺人者嗎？

一切在生活本身裏，豈不皆是——偷盜和殺戮麼？而這種話稱為聖言了，另一方面不也是殺死了——真理麼？

或者這是死之說教，凡與生命相違反者，皆稱之曰聖善？

——呵，我的兄弟們，毀滅吧，為我毀滅古老底標榜！

十一

這是我對於一切已往者的哀憐，我見到往者皆已棄置了，——

為了來者每一代人的慈惠精神與瘋狂而棄置了，而凡一切既往者，皆改成了這一代的橋梁！

大權勢的主者可以生出，大巧底奇人，以他的慈惠或敵意，強勉而且改造一切既往者，直到這皆化為他的橋梁，和豫兆，和使

者，和鷄鳴之聲。

這却是另一危險，我的另一種哀憐：——有誰是鄙惡的，他的思想直回溯到他的祖父，——直到他的祖父，時代方斷絕了。

這麼一切往者皆棄置了：這有一日將可能的鄙惡者做了主子，將一切時代在淺水裏淹死。

因此，我的兄弟們呵，應該有一派新貴族，反對一切鄙惡與強權主子的，從新在新的標榜上寫定「華貴」二字。這需要許多華貴者，各種華貴者，以成一貴族！或者，如我有次用譬喻說的：「有多數天神，而無唯一真神，正是神道！」

十二

呵，我的兄弟們，我尊崇你們，指示你們成爲新貴族：你們便應成爲生聚者，教訓者，爲將來之播種人——

——誠然，不化爲一班貴族，你們像商人一樣可以用商人的黃金捐來的：因爲凡有定價者，便少真價值。

不是來自何種淵源，更使你們尊貴了，却是你們何往！你們的意志和你們的脚，欲超過你們而上的，——造成了你們的新尊

榮！

誠然不是你們會服侍過皇子——皇子還算什麼——或爲立者之撐持，使其更安穩不動！

不是你們的民族在宮廷中轉高貴了，而你們學到了如同一隻彩鶴，在淺溪中竚立移時：

——因爲能立是廷臣的一種福賜；而一切宮廷中人皆信仰死後的幸福必有一種是——賜坐！——

也不是一種人稱爲神聖底精靈，將你們的祖先導入可頌讚的國土。我所不頌讚的：因爲一切樹中最壞的一種生長之處，即

十字架——那土地無可頌讚！——

——而且誠然無論這「聖靈」將牠的騎士導往何處，常是這麼一種行列——有羊，鵝，歪頭，木腦爲之前驅！——

我的兄弟們呵，你們貴族不應回頭，却應該前望！你們皆應被遠斥，投荒，離開了故鄉與祖國！

你們應該愛兒童之國：使這愛情成爲你們的華貴之氣度，——在遠海中未經發現的兒輩的國土！我命你們的風帆向之駛

去，尋求而又求索！

在兒童身上你們應該補救。你們之會爲父祖的兒童；一切已往者你們應當這麼贖回！我將這新榜懸於你們之上！

「爲什麼生活呢？一切皆空！生活——是打稻草；生活——是自焚燒而不得溫暖。」——
這種古典底嘖叨仍然被認爲「智慧」；因其古老而又作靈氣，於是更受推崇。便是腐朽也貴族化了。——
兒童可以這麼說：他們羞。畏。着。火，因爲火會灼傷他們！在古老底智慧之書裏，也有許許多多兒戲。
而且有誰常「打稻草」的，他怎敢侮慢打稻草的工作呢！人應該封住這種傻子的口！
這種人坐到桌子邊，不帶一點食物來，并好的飢餓也沒有——而他們大加誹議說：「一切皆是空虛的！」
但好好吃，好好喝，我的兄弟們呵，真不是空虛底藝術！毀滅吧，毀滅這班永不歡樂的標榜！

十四

「於純潔者一切皆是純潔的」——民衆這麼說。但我告訴你們：於狗彘一切皆是狗彘的！
因此幻夢者和垂頭喪氣的人，其內心也下垂的，這麼說教：「世界本身便是個污穢底魔鬼。」
因爲這班人皆沒有清潔底靈魂，尤其是那班人，除非從世界後面看世界，是不得平靜或休息的——那班陰間世者！
我直面這班人說吧，雖然這話聽去好像傷雅：世界之像人，因其也有背後一面——這一點是真的！
在世界上有許多污穢：這一點也是對的！但因此世界便不是一個污穢底魔鬼！
這其中是有智慧的，世界上有許多東西氣味不佳；憎惡本身也造成羽翼，和感覺源流的力量！
在最優美底東西上也還有點點可惡之處；而最優美者也還是應該超過的東西——
我的兄弟們呵，這其中是有智慧的呀，世界之有許多污穢——

十五

這種話我聽到虔敬底陰間世者向他自己的良心說，而且真的，沒有惡意和矯飾——雖然在世間沒有比這更矯飾更惡意的事了。

「讓這世界自成其爲世界吧！不必舉起一指頭反對牠！」

「讓他去吧，有誰願意將人民絞，刺，剝，削，不必舉一指反對他！那麼他們便學到厭離世間了。」

「而你自己的理智——你自己也應該將其扼死，絞殺，因爲那是這世間的理智——然後你自己將學到棄絕這世間。」——毀滅吧，毀滅吧，我的兄弟們，爲我打毀這班虔敬者的老標榜！斥破這班詆毀世間者的鬼話！

十六

「有誰學的很多的便忘廢了一切強烈底欲求。」——如今人們在黑暗底街巷中竊竊私議。

「智慧使人疲勞，沒有事情值得做；你應該無欲求！」——我親自發現這新標榜掛在公市場上。

毀滅呵，我的兄弟們，也爲我折毀這新標榜！厭離世間者將其掛上去的，還有死之說教者，還有獄吏：請看呵，這也是勸當奴才之說教——

因其學的很壞，學不到好處，或一切又太早，或一切又過速，因其吃的很壞，便損傷了胃——

——一個損壞底胃便是他們的精神。這勸人死去！因爲真的，兄弟們，精神便是一個胃！

生命是一道欣喜底源泉；但於從損壞了的胃腸說話的人，這苦惱之父，一切源流皆已毒壞了。

智識：這於獅子意志者是快樂！但有誰疲倦了的，他自己只是「被願望」而已，一切波浪和他玩弄。

而這也時常是弱者的態度：他們在自己的道路上迷惑了。他們的疲倦也終於問道：「我們從前爲什麼走路呢！什麼都是一樣！」

於這班人這種說教是陸耳的：「沒有什麼事值得的！你們應該無欲求！」這却是勸爲奴才之說教。

我的兄弟們呵，一陣清新底颯風蘇魯支吹到倦於道途的人們了；他還要使許多鼻子噴嚏！

而我的自由底呼吸也吹透垣牆，吹入監獄中，與囚繫的精靈！

願望使人自由：因爲願望便是創作；我這麼說教，而只爲了創造你們應該學的！

便是學問你們也應從我學，善學之學！誰有耳朵的，聽吧！

十七

那裏有一條船，——渡過去也許便到了偉大底空濛裏。——但有誰要來趁這「也許」呢？你們裏沒有來趁這死之虛舟！然則你們如何要爲厭倦世間者呢？

厭倦世間者而你們曾不爲離棄地球者！「我發現你們永是貪戀地球，且猶愛好此地球之厭倦！并不是空空的你們的嘴唇下垂。——上面也還懸着一個小底地球之願望而且在眼中——那面不是浮起一朵不能忘的地球之快樂的彩雲麼？」

地球上許多好的發明，有的有益，有的有趣：因此地球可愛的。

而且真有各種很好的發明的東西，大有類於女郎之乳：有用亦又可人。

但你們厭倦世間者！偷生人世者！人應該用夏楚鞭笞你們！鞭笞使你們的腿重變活潑。

因爲：設若你們不是病人和衰憊底卑劣者，地球之所難容的，便皆是狡獪底懶動物或偷偷摸摸的饞嘴的狸貓，而設若你們不願重新歡樂地行走，你們便應該——渡過去！

於不可救藥者人不應爲之醫治：蘇魯支這麼說教：——所以你們應該渡過去！

但這需要更大底勇氣，作一結束甚於作一首新詩：這一般醫生和詩人皆知道的。

十八

我的兄弟們呵，有疲倦製作的標榜，有懶惰造成的標榜，腐敗底懶惰：雖然所說的大致相同，而所希望被聽取的大不一致。——看這班憔悴者吧！他距離他的目的地只有一尺尺了，而因疲勞之故他這麼賴皮地躺在灰土裏：這勇猛者！因疲勞，他呻吟於此路塗，和地球，和目的地，與他自己：他不想再前進一步了！——這勇猛者！

於是太陽曬上他了，野狗來舐他的汗；但他固執地躺在那裏，寧肯憔悴而死——
離他的目的地一咫尺間而憔悴欲死！真的，你們將要揪住他的頭髮提上他的天去呢，——這英雄！
寧肯，讓他躺着吧，躺在他那地方，使睡神降臨他，那安慰者，且落下涼爽底浙瀝底雨；
讓他躺的一覺醒來，——直到他斥退一切疲勞及疲勞之因他所教示者；
只是要，兄弟們，叱去他身邊的狗，懶惰底潛侵者，及一切麤聚的毒蟲；——
——一切「受高等教育者」的麤聚的毒蟲，那飽吸每個英雄的血汗的！——

十九

我在身邊劃出圓周，和神聖底界限；與我同登只見其高的山的人只見其少；我造成了一帶山脈，以只見其神聖的羣峯。——
無論你們和我共登於何處吧，呵，我的兄弟們，留心呀，要沒有一隻寄生蟲與你們同上！

寄生蟲：那是一條毒蛇，蟄伏的，蜿蜒的，要因你們的疾病創傷之處而養肥的。

而這便是牠的藝術，牠能猜透登山的人們何處疲勞了；在你們的憂患與頹唐，在你們輕和底羞怯中，牠建造了牠那可恨的洞穴。

凡強健者之弱而尊貴者過濃厚之處，——牠便乘機而入，建築了牠那可厭的穴居；寄生蟲大抵居於偉大者的小創傷的隱處。

存在者最高尚底一種是什麼，而最卑劣底又是什麼呢？寄生蟲是最卑劣底一種；但有誰屬於最高尚底種性的，喂養着最多數寄生蟲。

那靈魂，具備最長的梯子，而能下降最深者：這如何不為最多數寄生蟲所依附呢？——

——最淵博底靈魂，在本身中能奔跑，磅得，及游移到最遠的；最必需底靈魂，因高興而突入偶然中的；——
——存在的靈魂，沒入辦變中的；有着的靈魂，要達到願望與期待的；——

——自逃開的，而又在最寬廣底盤旋上自追及的；最智慧底靈魂，癡愚最甜蜜地訴與的——
——最自愛的，其中一切事物皆有順流與逆流，潮湧與潮退的——呵，這最高尚的靈魂，怎能沒有最壞底寄生蟲呢？

二十

兄弟們呵，難道我很卑惡麼？但我說：凡落下的，也應該再加以推倒！

今日之一切——墮下了，頹敗了：有誰願意加以保持！但我——我還要將其推倒！

你們識得那石頭一直滾下深谷的快樂麼——今日之這班人：看吧，他們如何一直滾下我的深谷！

兄弟們呵，我不過是好劇者的一場序幕戲！一個榜樣！照我的模樣做去罷！

而你們不教其飛翔的人，爲我教其——疾速墮下吧！——

二十一

我愛勇者：但爲一俠士是不够的——人應該知道在何者身上可以逞豪俠！

時常這其中有大勇力存，自持，走過去完事。以便留待自己應付更值得底強敵！

你們應該有仇敵可憎恨者，但不應該有仇敵可藐視者：你們應該自矜於有此仇敵：這麼我從前也教過一趟了。

我的朋友們呵，你們應將自己留待更有價值的強敵：因此你們必須放過許多人——

——尤其是放過許多痞徒，在你們的耳際喧喧於民衆和民族的。

使你們的眼睛不沾染他們的贊成和反對！那裏有許多是非：看了便使人生怒。

看到裏面，打到裏面——在那兒二者皆是一事：因此走到樹林裏去吧，使寶劍臥下！

走你們的路吧！讓民衆們民族們自走他們的路——誠然是黑暗底路，上面沒有一縷希望的光明閃耀！

讓小商人統治着吧——凡一切發光的，只有小商人的黃金之處：已不是皇王的時代了：凡今日之自謂民衆者，不值得有皇

看呵，看如今各個民族所行所爲，皆像小商人一樣了：他們從各個廢料堆裏，也揀取最小底利益！他們彼此窺伺，也略略互相誘致——稱之曰「好邦交」。呵，真是幸福底古時，有一個民族說：「我將爲各民族——之主！」

因爲，兄弟們，最優者應該統治，而最優者也要統治！倘若沒有教訓與此不同的，那裏——必缺乏優秀者。

廿二

倘若他們憑空得着麵包，苦呵，他們還將爲什麼事喊叫呢！他們的生活——便是他們的正當底消遣；他們將覺其艱難！他們皆是猛獸：便是在他們的「工作」裏——也仍然有劫掠，在他們的「報酬」裏，也仍是欺騙！因此他們將覺其艱難！於是他們將變爲較好底猛獸，較精深，較明智，而且更像人了：因爲人是最好底猛獸。人已經從一切動物劫去了牠們的美德：這便是爲何一切動物與人最爲難。

只有飛鳥還是超過他。倘若人還學了飛呢，苦呵！他的猛獸慾將高飛至於——何許！

廿三

我希望男子與女子這樣：一者善戰鬥，一者善生產，二者却皆善於跳舞，以頭以足。

那一日便是荒廢了，倘若沒有跳一趟舞，而且每種真理便是虛偽的，倘若其中沒有一點笑趣！

廿四

你們的婚姻：留心，看這不是一種壞結合！你們聯的太快了：便結果出——離婚！

而離婚猶勝於委曲婚姻，欺騙婚姻——有女人和我說過：「我誠然破壞了婚姻，但婚姻先已破壞了——我！」

怨耦我時常發現其爲最狠毒底奸尋仇隙者：他們要全世界報償其不能獨自走路。

爲了這緣故我要誠實人彼此說：「我們戀愛了，但讓我們看看是否保得住相愛之情！或者我們的婚約是誤會麼？」

——「給我們一個期間和小姻緣，使我們看到是否够得上大婚姻！這是一大事呀，時常二人相侶！」

這麼我奉勸一切老實人；倘若我不同地勸告，另作一說，則我的向超人及於一切將來者的愛，還算什麼呢！

不但是將你們蕃衍下去而已，却要向上滋生——於此，我的兄弟們呵，惟愿婚姻的園地幫助你們吧！

廿五

有誰追溯老底淵源如果變聰明了，看哪，他終於要尋求將來的水源，新底淵源——

兄弟們喲，不久將要興起新底民族，新底泉水將下注於新底谿谷。

因爲地震——壅塞了許多泉井，造成多少人焦渴的，也散發出許多內裏的力量與祕密。

地震使新底泉水開流。古老民族的地震裏，新源泉湧出。

有誰在那裏喊着說：「看這兒呀，供多數人渴飲的泉井，慰多數人遠懷的一顆心，使多少工具得其用的一種意志！」——於是圍着他聚成了一民族，便是許多嘗試者。

這。裏。試。行。的。是。——誰命令的，也得服從呵呀，有多少長期的尋求，和揣測，和失算，和學習，與重新嘗試！

人類社會是一種嘗試，我這麼說教，——一種長久底尋求，所尋求的，是命令者！——

——一種嘗試呀，我的兄弟們而不是「結約」毀滅吧，爲我毀掉軟心人和中庸者的這名詞！

廿六

我的兄弟們呵！一切人類的將來最大危險在何處呢？豈不是在於善人和公道者麼？——

呀！

——在這班人心裏這麼感覺而也這麼說的：「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善的公正的了，而且也皆有之；苦了那班還在尋求的

無論惡人造成了什麼損傷；善人所爲的損傷是最損害底損失！

無論邪說欺世者造了什麼損害，善人所造的損害是最有損傷的損害。

我的兄弟呵，有人會看透正人和善人的心，說：「這皆是法利賽人。」但旁人不懂他。

善人和正人不能懂他；他們的精神是對於善心以內的。善人的魯鈍是無限聰明的。

但這是真理：善人必定是法利賽人——他們毫無去取！

善人必定將自己創造道德者釘上十字架釘死這便是真理！

但這後者發現了他們的土地的——善人與正人的內心和天地——便是在那裏問的人：「他們最憎恨什麼人呢？」

他們最憎恨創造者：毀滅老的價值和標榜的人，毀滅者——他們稱之爲罪犯。

因爲善人——他們不能創造：永是末路的開端——

——他們釘死在新標榜上寫定新價值的人，使將來犧牲於自己，——他們釘死了一切人類的將來！

善人們——他們永是結局的開始——

廿七

我的兄弟們呵，你們了解這話嗎？和我從前有次說過的「末人」——

一切人類將來之最大危險何在？豈不是在於善人和正人麼？

毀滅呀，爲我毀滅這班善人和正人！——我的兄弟們呵，你們也聽懂了這話麼？

廿八

你們逃開我麼？你們驚恐了聽了這話戰慄麼？

我的兄弟們，當我叫你們毀滅善人及其標榜，方始導人類凌駕其大海的高潮。於是乎大驚恐，來到了，大展望，大疾病，大憎惡，大暈船。

善人會教你們以虛偽底泊岸，虛設底安全；你們真是生於長於善人的欺騙裏了。一切皆澈底地爲善人所誑過所曲折了。但有誰發現「人」之墮地的，必也發現了「人類將來」之鄉。你們於今當成爲航海者，勇猛，堅毅！及時端然行走，呵，兄弟們，學着端端正正行走海上風暴生了；許多人要賴你們重新振作起。海上生暴風浪了！一切皆在海裏。好吧，振作起來！你們老水手的雄心！

什麼祖國！我們的舵要轉向那裏，我們的「兒童國」之所在！到那裏去吧，比暴風浪底海水更奮迅，我們偉大底遙情前湧！

廿九

「爲什麼這般剛強呢？」——煤炭有次向金剛石說：「難道我們不是近親嗎？」——

爲什麼這般柔軟呢？我的兄弟們呵，我這麼問你們：你們豈不是我的——弟兄麼？

爲什麼這般柔軟，這般退讓而且卑恭呢？在你們心裏爲何有這麼許多否認和離絕之情？而你們的眼光里又這麼少命運？

設若你們不願成爲命運，和不屈不撓的人：你們怎能與我一同——戰勝呢？

而設若你們的剛強不願吐露鋒芒，割切，碎斷，你們怎能一旦和我共同——創造呢？

蓋創造者皆剛強。而這於你們應該覺得是幸福，將你們的手壓在千年時代之上，覺其軟如蠟，——

——幸福呀，在千年的意志上放筆直書，如寫銅版，——比銅還堅硬，比銅還高貴。只有最高貴的是純粹堅剛的。這新標榜，我的兄弟們呵，我將其懸於你們之上：剛強起來吧！——

呵！你的意志！你，一切需要之轉機，你，我，之必需！保護我離棄一切小勝利吧！

你，我靈魂的安排，我稱呼曰命運的，我內中者超乎我者！保存我留待成爲一偉大底命運吧！

而你最後的偉大，我的意志呀，也留存到你的終結吧！——使你在你的勝利中，不屈不撓！呵呀，誰沒有屈服於自己的勝利的！
呵呀，誰的眼沒有在這沈醉底黃昏裏黯淡下去！呵呀，誰的腳不會搖搖，忘廢了在勝利中——堅立！

使我有天於偉大底正午準備了而且成熟了！有備而且已熟，如紅的鎔銅，如蓄劇雷的垂垂之雲，如漲滿的乳——

——準備歸於我自己，歸於我的最深藏底意志！如良弓熱望其鏃矢，鏃矢渴想其標星——

一顆標星，在牠的偉大的正午是準備了，成熟了，熾然，透穿，慶幸於毀滅底太陽的飛箭——

一個太陽本身，和一個不屈不撓的太陽意志，在勝利中準備毀滅的！
意志呵，一切需要之轉機，你，我的必需！保存我留待成一偉大命運吧！

蘇魯支如是說。

病愈者

一日之晨，離他回到巖穴後不久，蘇魯支從臥榻上瘋子似的跳起來，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大叫了，那樣兒彷彿是還有一個人躺在他的榻上，不想起身；蘇魯支叫的那麼響，他的禽畜便皆驚奇地跑攏來了。於是乎從接隣的各個洞穴各個角落裏驚起了種種動物，或飛，或翔，或爬，或跳，各從其類，分別散開。蘇魯支却說出這番話：

起來吧，深沈底思想呵，出於我的深淵！我是你的晨鷄和曉色，沈睡的蟠蛇呵！起吧！起吧！我的鳴聲應將你喚醒了！
解開你耳朵的鎖鍊吧！聽呀！我要你說話！起來呀！起來呀！這裏有雷聲，使墳墓也驚醒了！

將睡夢與昏蒙，盲昧，從你眼上拭開！也用眼睛聽我說話：我的聲音對於生而盲者還是一種救治呢！你如果醒了，便應該永遠清醒。我的態度當然不是將老祖母從睡夢裏叫醒來，又叫其睡下去！你驚動了，欠伸了麼？起來！起來！不要抽氣——你應該說話！蘇魯支這無神者叫你了！我，蘇魯支生活的辯護人，苦難的辯護人，循環的辯護者——我喚你呀，我的最深沈底思想！祝福我呀，你來了，我聽你說話！我的深淵有話說了，我已將最後的深沉處翻到光明中來！祝福我呵！來吧！給我你的手——哈！這樣吧！哈哈！——憎惡，憎惡，憎惡——我可苦呵！

二

蘇魯支幾乎還沒有說完這話，便死人似的倒下，而久久寂如死人。當其重復回到自己，便已色如死灰，戰慄不自持，只能躺着，長久不願飲食。這情況在他繼續了七天；他的禽畜晝夜不離的守護他，除了那隻猛鷲飛去，啄回食物。凡其所劫奪所持回者，皆放在蘇魯支的臥榻上。終於使蘇魯支躺在黃的和紅的漿菜，葡萄，玫瑰蘋果，香草和松實堆中。在他的腳下安排了兩隻羊，是那鷲鳥辛苦從牧人處劫得的。

最後，七天過了，蘇魯支從榻上坐起來。取了一枚玫瑰蘋果在手，嗅了，覺得氣味芳香。於是他的禽畜相信，是可以和他談話的時候了。

「蘇魯支呵！」他們說：「你也這麼躺了七天了，合着眼睛：你不要重新站立起來嗎？」

走出你的崖穴呵！世界如一座花園等待你。風含滿了濃香，向你吹來；溪流也願隨你流去。自從你獨居了七天，一切事物皆想念你——走出你的崖穴吧！一切事物皆願為你的醫生！

也許於你來了一種新智識，一種酸楚的，沈重的你躺着好像發酵的麵，而你的靈魂呵！上昇，超於六合——」

「呵呀，我的動物們，蘇魯支回答說，便這麼說下去吧，讓我靜聽！聽你們的談說使我清醒！凡清談之處，那裏的世界於我便

像一座花園。

多麼可愛呵，有言詞與聲音；言語和聲調豈不是永遠離別者中間的長虹和彩橋麼？於每個靈魂繫屬另一世界；於每一靈魂另一靈魂是一陰世間。

在最相似者間，幻相蒙濕的最巧妙了；因為最小的間隙是最難逾越的。

於我——怎麼有身外之我呢？沒有所謂「外」者！但在一切聲音上我們將這忘掉了；我們之忘却了，是多麼可樂！

在事物上豈不是加上了名色和聲音，使人對於事物能有快樂之感麼？這是一種美麗底毛兒戲，說話人以此舞蹈於一切事物之上。

一切言談和聲音的誑騙是多麼可愛呵！我們的愛伴着聲音舞蹈於彩虹之上。

——「呵，蘇魯支，動物於是乎說：『像我們這樣思想的人，事物自向之舞蹈；皆來，伸手相握，笑了，逃開——又復轉回的。』」

一切過去，一切還來；永遠轉着存在的輪子。一切凋謝，一切重花；永遠流着存在的年光。

一切破碎，一切重復完成；永遠建起存在同樣的房子。一切分離，一切重復歡聚，永遠忠貞地自守，這存在的圓環。存在始於每一刹那；「彼」之圓球環繞着「此」旋轉。「其間」便是周遍。「永遠」的路徑是曲折的。」

——「呵，你們這班愚癡子和手風琴！蘇魯支回答也，莞然笑了，你們怎樣知道在七天中應該完成什麼呢！——而那怪物爬入我的咽喉將我塞塞麼！但我咬下了牠的頭，將其遠遠唾開去。

而你們——你們便將這編成一支琴曲麼？我却現在躺在這裏了，猶且倦於這一番咬唾，病病於自我的救治呀。

而你們皆在旁看這會事麼？我的動物，你們也很殘忍麼？你們也要像人類一樣觀望我的大痛苦麼？因為人類便是最殘忍的動物。

看悲劇，看鬥牛，看釘十字架，於他至今這皆是地球上最快樂的事了；當其發明地獄，看呵，那是他地上的天堂了。

倘若偉大者哀呼——小人物立刻跑過去，舌頭垂在嘴下，貪饒地要嘗味。而他說這是他的「同情。」

小人物，尤其是詩人——他們多麼急切地詛怨生命！聽清呀，不要忽略了一切怨尤裏的快樂之聲！

善，

這班怨尤生命者：生命一眨眼便將他們克服了。「你愛我麼？這無禮者說；請等一等吧，我還沒有時間陪你呢。」人對自己也是最殘忍的動物；凡自稱「罪人」、「負十字架者」和「懺悔者」；你們不要忽略了這悲愁與怨對中的欲樂！而我自己——我將以此成爲人類的詛咒者麼？呵呀，我的動物們，我至今只學了這一點：人類的至惡是需要的，以臻其至

——因一切至惡是他的最優之力，如最高底創造者至堅剛底石頭；而人類也必化爲更好也更惡——我并非桎梏於這刑木上，知道人本是惡的，——我却是這麼大叫，從來沒有人這麼大叫過。

「呵呀，他的惡也竟這麼渺！呵呀，他的善也竟這麼渺！」

對人類的大憎恨——這扼住我了，爬到了我的咽喉裏；卜筮者預言過：「什麼皆一樣，沒有什麼值得的事，智識扼殺人。」一道深長底黃昏在我前面蹣跚，一種疲乏欲死沈醉欲死的憂悲，用呵欠的口說：

「永遠他轉回來，你所厭倦的這種人，小人者」——我的憂悲呵欠着，拖着腳，不能入睡。

人類的地球於我便化爲窟穴，其乳陷落了，一切有生者於我皆鬍鬚是人類的殘廢朽骨，與靈損的過去。我的歎息委頓於人類的墳墓間，不能復興；我的歎息晝夜嗚咽，梗塞內傷，外激：

「——呵呀，人類永遠轉回！小人物永遠回轉！」——

我曾經看見二者的裸形，最偉大者和最渺小人彼此甚相似呵——便是最偉大底人也還是太人間底！最偉大者也還太小呀！這便是我對人類的憎恨又渺小者之永遠底轉回！這便是我對於一切存在之憎恨！呵呀，憎恨，憎恨，憎恨呀！——蘇魯支如是說，太息而且發抖；因爲他記起了他的病痛。但他的禽畜沒有讓他說下去了。

「別說下去吧，你這病剛好的人！——他的禽畜這麼回答他，走出去吧，全世界皆在等待你，如一座花園。走到玫瑰花，蜜蜂，鴿羣飛集之處，尤其是要入歌鳥之羣，你可以從他們學得歌。」

歌唱是爲病愈後的人而設，健康者容許言談。即算健康者也要謳歌，他當要不同的歌曲。」

「呵，你輩癡愚漢，手風琴，閉住嘴吧！」——蘇魯支回答，又笑對他的馴獸與家禽。「你們怎知道我在這七天內爲自己發明了什麼慰安！」

我之必重新歌唱，——我發明了這慰安，和這健康之恢復：你們願再將此製成一個琴曲麼？」

——「不要再說下去呵，他的動物回答他說：寧肯你這病好了的人，製成一張七絃琴，一張新的。

歌唱而且呼嘯，蘇魯支呵，以新謠曲療養你的靈魂，以便能担当你偉大底命運，非人類的命運！

因爲你的動物皆甚明白的呵，蘇魯支，你是誰而且將是誰看呵，你是「永遠底回還」之說教者，——這便是你的命運！

而你的必爲這教理的第一個倡導者，——這偉大底命運如何不是你的最大疾病和危險！

看呵，我們知道你所教示的一切事物永遠重還，我們也在其內，而且我們永始便已存在，并一切事物。

你教說，將有一偉大底轉變之年，偉大年之巨物，這必定像一流沙的錶，不斷地從頭倒轉，以得流下，流出：

——以致這一切年程大都相似，在最大者和最小者上，——以致我們在每一偉大年中，也同於我們自己在最大處和最小

處。

而你若現在要死去，蘇魯支呵，看哪，我們也知道你將向自己如何說，——但你的動物們請求你，現在還不要死去！

你將說，而且坦然無驚，甚而至於在幸福中深深吸了一口氣，因爲一個很大底重負與贅疣已從你卸下了，你這最能忍耐

者！

你將說：現在我死去而且消滅，立刻我便化爲無物。靈魂也和肉體一樣容易死滅的。

但將我糾纏在內的因緣之結，又將轉回——這將再創造我自己屬於永遠輪迴之因業。

我重來，與此太陽，與此地球，與此長蛇，與此猛鷲——不至於新生命或較好底生命或相似底生命：

——我永遠回到這相同底自我底生命，在最大者上也在最小者上，以至於重說「一切事物永遠回還」之教——

——至於再說偉大底「地球與人類」的正午的話，更宣揚人與超人。

我說我的話，也被毀於我的話；我的永遠底運氣要如此，——爲宣揚者我遂墮落！時辰是到了，墮落者也該祝福自己了。如是——終結了蘇魯支的墮落。」——

當動物們說完這話，沉默了，等待蘇魯支或有什麼話向牠們說；但蘇魯支沒聽到牠們沉默了。他此時却合眼躺着如睡人，雖然他未曾入睡；因爲他正與他的魂靈交談。鷹和蛇，看他這麼寂然，深仰他周圍的大沈靜，敬慎地退出了。

遙情

呵，我的魂靈，我教你說「今天」如說「有一次」與「從前」，而且教你超過「這裏」和「那裏」及「那遠處」而跳舞。

呵，我的魂靈，我將你從各個角落裏救出了，揮去了你身上的灰塵，蛛絲，與暗色。

呵，我的魂靈，我拂去了你的小羞恥和委瑣底氣度，勸導你裸露地立於太陽之眼前。

用了名叫「智慧」的狂風，我吹過你揚波的海，吹散一切浮雲了，我親手扼死扼殺者，名叫「罪惡」的。

呵，我的魂靈，我給了你那權利，說「否」如生狂風，說「然」如高天之謂「然」；你靜處如明光，而今走過否定的風暴。

呵，我的魂靈，我給還了你超乎已創造者和未創造者的自由；而且有誰知道將來者的欲樂，像你知道的一樣呢？

呵，我的魂靈，我教給你以蔑視，其來不是像蟲囓，却是偉大底悲愛底蔑視，甚蔑視然亦甚愛好的。

呵，我的魂靈，我教給你以勸導法，你便將淵底也勸導歸於你了；如太陽，將大海也勸導至於牠的高處。

呵，我的魂靈，我從你那裏取去了一切服馴，屈膝，和稱呼主人；我親自給你新名字：如「需要之轉機」和「命運」。

呵，我的魂靈，我給你新名字與豔色底玩具，我呼你爲「命運」，「周極的周極」和「時間的繫帶」與「天頂的鳴鐘」。

呵，我的魂靈，我給你的土地吸飲一切智慧，各種新酒，和一切陳古不可記起的智慧之醇酒。

呵喲，我的靈魂，每種陽光我傾注於你，每個黑夜，每種沈默，每種遙情——你便爲我生長起來，如葡萄樹。

呵喲，我的靈魂，你如今便豐饒地垂垂地站在那裏了，一根葡萄藤有藤纏之纏，繫繫底紫金色的葡萄——

——爲你的快樂所充滿，所壓迫，等待着豐盈了，而猶自羞於你的等待。

呵喲，我的靈魂：現在無論何處沒有一個靈魂，比你還可愛，還該括，還寬大的了！何處有「將來」和「過去」！這般緊接，像在你一樣？

呵喲，我的靈魂，我一切皆給你了，我的兩手因贈予你而空空——而現在！現在！現在！你充滿了憂鬱，微笑向我說：「我倆中誰該感謝呢？」

給予者豈不應該感謝麼，因爲收取者收取了贈予豈不是一種需要麼？收受豈不是——哀憐麼？」——

呵喲，我的靈魂，我懂到你的憂鬱的微笑：你的豐餘本身已伸出長懷之手！

你之盈盈望過了風濤的海，尋求而又等待過充盈之想望，從你的微笑底麗眼之天遙盼！

而且誠然，呵喲，我的靈魂，有誰看到了你的微笑而不沈浸於涕淚中呢？便是天使也融融於眼淚中，因爲你的微笑的過多底

慈愛。

你的慈愛與過多底慈愛，是不欲哀怨和涕泣的：而你的微笑，呵喲，我的靈魂，也仍然長懷涕淚，你的顫動的嘴唇也想望嗚悵。

「一切涕泣豈不是怨尤，而一切怨尤豈不是申訴麼？」你這應向自己說，因此之故，呵喲，我的靈魂，你寧肯微笑，不願將憂悲

傾出——

——在如注的眼淚裏將你關於你的充實之憂悲傾出，關於葡萄樹想望收割者與收割的刀之急切的憂悲！但你如果不願意哭，傾吐你紫金色的懷傷，則你必需酣歌，呵喲，我的靈魂！看哪，我自己也微笑，預告你這些事：

——歌唱，發呼嘯底長吟，直到海不揚波，傾聽你的遙情——

——直到在岑寂底遠懷底海上輕舟飄揚，這黃金色的奇物，圍繞這金色有一切善底惡底奇怪底東西跳躍——

——還有許多大大小小底動物，以及一切有輕便底奇異底脚的，能在紫藍色的道上跑的——

到那黃金底奇物去呵，到那自由底虛舟去，牠的主人那裏去：這便是收割者，以金鋼石的鐮刀等待着的——

——你的偉大底解救者，呵，我的靈魂，這無以名之者——只有將來底歌謠方得名稱之！而且誠然，你的呼吸已馥郁於將來底歌唱——

——你現在便已輝煌，而且夢夢，便已渴飲於一切深沈底涓涓底安慰之泉井，你的憂悲亦已安息於將來底歌聲的幸福裏！

呵，我的靈魂，我現在什麼都給你了，我的最後的東西也給你了，我的雙手已因贈予你而皆空——我之叫你歌唱，看呵，這已是我最後的贈予！

我之叫你歌唱，現在說呀，說：現在我倆中誰該——感謝呀？——更好的是：爲我歌唱吧，唱呀，我的靈魂！讓我感謝你——

蘇魯支如是說。

另一跳舞曲

「在你的眼中我新近看到了，呵，生命：看到了黃金在你的夜眼裏煌燦，——在這歡樂中停止了我的心搏：

——一隻黃金的船我看到在夜底水上輝煌，下沉的，又重飄起的，黃金的搖船！
向我的樂於舞蹈的脚你瞟了一眼，微笑的，懷疑的，融化的，搖搖一顛盼。

兩番你用小手拍掌——我的脚便已躑躅欲舞，搖盪——
我的脚踵高起，我的脚指靜待，皆要聽清楚你：跳舞者的耳官豈不是在脚指之上！

人！

我急投於你：你已因此一躍而退開；向我搖映着你的飛颺的飛颺的長髮！我也從你跳開了，避開你的長蛇：你已站住了，半相向，眼睛裏充滿了期望。

以曲折的眼光——你教我曲折的道路；在曲折的路上，我的腳學成了——癡狂！

我畏你之近旁，我愛你之遠處；你的逃開引誘我，你的求索固定我；——我憔悴了，但爲你而憔悴有何不可！

你的寒冷使人熾然，憎恨將人誘惑，逃避既加入束縛，譏訶又動人哀憐：

有誰不恨你呀，你這偉大底束縛者，曲折者，試探者，尋索者，得者！然有誰不愛你呵，你這天真底，不耐底，風急底，兒童眼睛底罪

你現在引我往何處去呢，你這奇異者，乖張者而現在你又逃避我了，你這可愛的疎狂者，不知禮的人！

我隨着你跳舞，追蹤淡淡底履痕。你在何許伸手給我吧！或者一指！

這裏皆是窟穴和叢林：我們要迷途了！——停住吧！立定！豈不見鴟梟和蝙蝠飛鳴？

你這鴟梟！你這蝙蝠！你將使我惶惑麼？我們在何處呀？你從狗那裏學得猖獗和逐逐麼？

你親切地向我顯露白色的牙齒，在鬢鬚底毛下投射我你的惡眼！

這是在木石上一場跳舞呵！我是獵人——你將作我的野鷹嗎？抑作我的獵犬？

現在在我旁！快去吧，你這惡劣底跳躍者！現在跳上！現在跳過去！——呵！我在跳時忽然跌倒！

呵！看我躺下了，你這暴虐者，而且乞哀！我真想和你攜手——在可愛的道路上徘徊！

——愛的路徑，通過寂靜底美豔底叢莽，或者在那湖邊，有泳游而且跳躍的金魚！

你現在倦了麼？那邊有羊羣與晚霞，不是很美妙麼？睡去，有牧羊人吹笛！

——呵！這被詛咒的，活潑底，柔軟底長蛇，與潛襲的精靈！你向何處去了？但在臉上我已感到兩處斑點和紅腫，由於你的手——

我也誠然倦了，長爲你的蠢蠢底牧人，你妖精呵！我至今爲你歌唱，你現在應爲我——呼喊！
隨我的鞭答的節拍，你該舞蹈而且呼喊！我還沒有忘掉鞭答麼？——沒有！——

二

生命於是乎這麼回答我，也閉住了他那精巧底耳朵：

「呵，蘇魯支！不要用你的鞭答這般敲的怪響！你也知道呀：喧譁殺却了思想——剛剛於我來了甚溫柔底思想。
我們彼此真是兩個不爲善亦不爲惡的人。在善惡之彼面我們發現了島國和我們的綠草之原——而且只有我倆！因此我們彼此必得原諒！

我們豈不是本來彼此相愛嗎——倘若不完全相愛，便應該彼此仇視的嗎？
我之待你甚好，而且時常太好了，你也是知道的：那原因是我嫉妬你的智慧。呵呀，這智慧，真是一個愚蠢底老婦！
設若你的智慧一旦離棄你，呵呀！那麼我的愛也急速地跑開的。」——

於是生命沈思地後望，四周望，輕輕說：「蘇魯支呵！你待我不够忠實！
你久已不那麼愛我了，如你之所說，我知道，你在想像不久要離棄我。
有一口很古底重之又重的洪鐘：這在夜間響到你的崖穴——

——你聽到這鐘在午夜報着時辰，便想像在十二點與一點之間——
——你想像，呵，蘇魯支，我知道的，你不久要離棄我！」——

「是呀，我遲疑地回答，但你也知道的——」於是他在他耳朵邊說了一些話，伴着他的散亂底黃色而且蠢底髮鬚。

「你知道呀，蘇魯支這還沒有人知道。——」

我們相向凝眸，而且下望平綠底草原，涼幽底夜已潛來了，不覺相向而哭。——那時生命於我實在比一切智慧還親愛的。

蘇魯支如是說。

三

一點！

人呵！留心！

二點！

深底午夜說些什麼？

三點！

「我睡了，我入睡了，——」

四點！

「從深深底夢裏忽然驚醒：

五點！

「世界是深沈的呀，

六點！

「比白日所想的更深。

七點！

「深深是其痛苦——，

八點！

「歡樂——比心哀更加深沈：

九點！

「痛苦說過去！

十點！

「但一切快樂需要永久——

十一點！

「——需要深沈底，深沈底永久！」

七個圖印

(亦名「是」與「阿門」之歌)

一

設若我是一個說預言的人，充滿了卜祝的精神，徬徨於兩海之間，高山之上的——

搖曳於往者與來者之間，若垂天之雲——鄙薄鬱蒸底丘陵，仇視一切不生不死的倦怠者：

在黑暗底胸襟裏準備給之以閃光，發射以解救底雷電，孕育了說「是呀」笑「是呀」的閃電，轟發預示底光芒——

——幸福呵，如此孕育者！誠然，風雲必久久凝聚於山谷間，如有誰要引燃將來之光明——

呵，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為我愛你呵，「永久！」

因為我愛你呵，「永久！」

二

設若我的憤怒曾擊破了墳墓，拔去了界碑，投毀敗的古老標榜於懸崖之下：

設若我的譏嘲會吹散了腐朽底文辭，而我來如掃帚之於毒蜘蛛，如疾風之於幽濕底古墓穴：

設若我欣然坐了，坐於古之天神瘞骨之丘，祝福世間，親愛世間，摩挲古之詆毀世間者之碑碣——

——因爲便是教堂和神臺我都愛的，倘使高天以純淨之眼透過破屋頂下窺；我便喜歡坐在這破敗的教堂間，如綠草與紅罌粟——

呵，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 * * * *

三

設若一陣輕風向我吹來，來自創造底噓呼與高天的『必需』，這『必需』是強迫着『偶然』作星辰之舞蹈的；
設若我會以創造底電光之酣笑而笑，有行動之雷轟然，但敬謹跟隨的；

設若我曾在地球之神桌上與天神們賭博，地球也震動了，裂開了，噴出火焰的長川——

——因爲地球是一神桌，因創造底新名辭與天神之投骰而戰動：——

呵，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 * * * *

四

設若我會自那堆花的香馥的酒尊，尊中是一切皆適當地調和了，滿滿一引：

設若我的手會對遠者於近者，注火焰於精神，傾歡樂於愁苦，挹至惡與至善：設若我是一粒救贖的鹽，將一切在尊中調和的：

——因為有一種鹽，能和合善與惡，便是至惡，也能使之化為香料與最上底堆花：——

呵，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為我愛你呵，『永久』因為我愛你呵，『永久』

* * * * *

五

設若我愛好海洋，及一切類乎海洋者，倘若其憤然反對我，則也更加愛好了：

設若那尋索底興趣在我內中，向未經發現者鼓帆而去，設若航海者的興趣是在我興趣以內：設若我的歡情大呼：『大陸的崖岸隱沒了——現在在我是脫下了最後一根鎖鏈——

——無涯者在我周圍怒號，遙遠處閃爍空間與時間，好呀！振起吧！老了的心！——

呵，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為我愛你呵，『永久』

因為我愛你呵，『永久』

* * * * *

六

設若我的道德是一個跳舞者的道德，而我時以躑足在黃金與翡翠色底濃歡中蹈揚：

設若我的邪惡是歡笑底邪惡，甚安於玫瑰叢欄與百合花籬者：

——因爲在笑裏諸惡并陳，但因其自有的幸福而消融，而稱爲聖善：

而且設若這是我的原始與終極，使沈重者化爲輕清，使每人化爲舞者，使一切精神化爲飛鳥：真的呀，這便是我的原始與終

極！

呵，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 * * * *

七

設若我曾在頭上張着靜謐底天幕，以自我的翼子在自我的天上飛翔：

設若我嬉娛地堡深底光之遠處廻翔，我的自由的鳥之智慧也降臨於我：——

——鳥之智慧却如是說：『看呵！無所謂上，無所謂下，將你自己投擲吧，投出去，退回來，你這輕靈者！歌唱呵！不必再說！』

——一切言詞豈不是爲沈重者而設麼？一切言詞豈不皆欺騙輕靈者麼？歌唱呵！不必再說！——

呵，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 * * * *

（第三卷完）

此
页
空
白

此页空白

蒙田散文選
(五)

〔法〕蒙田作

梁宗岱譯

論教育

我小時候常常生氣，看見意大利的喜劇老是把學究或教師作笑柄，而「夫子」這稱呼在我們當中也不見得被看重得多。因為，既然被交託給他們指導，我怎能不愛惜他們底榮譽呢？我也曾試為解釋，以為這完全由於一般俗人和那少數見識超卓的學者間的自然分界，因為他們底路綫完全相反。但是「我可忘掉我底拉丁文」了，當我發覺那最看不起他們的，就是那些最賢智的人，試看我們底好杜·表萊（Du Ballay）：

我特別憎惡學究們底學問。

而這習慣自古已然：因為蒲魯達爾克（Plutarque）告訴我們，在羅馬人當中，「希臘人」與「學者」同是詬罵和蔑視底名詞。

自從我年事加長，我覺得這樣做非常合理，而「最大的僧侶并不是最賢智的。」但是為什麼一顆學識那麼豐富的靈魂竟會不變得更活躍更清醒而一個粗鄙的心靈居然能够容納世界上最優越的心靈底言論和意見而毫不見改進呢？我至今還疑惑。

既接受了這外來的許多那麼強又那麼偉大的頭腦，（一位閩秀，我們第一個公主談及某人的時候，這樣對我說，）他自己底就不能不收縮和摺疊起來，以讓位給別人。

我很願意這樣說，正如草木因太潮濕，燈兒因油太滿而窒塞；心靈底活動也膠滯於過多的智識與鑽研，因為既受這許多繁雜的事物所佔據和羈絆，它必定失掉自由行動的能力，而這些事物底重量也必定使它辯曲和僵僵起來。但事實并不如此：因為我們底靈魂接受越多也越加擴大；由古代底榜樣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善於處置公務的人和許多偉大的將軍和宰相同時也是極淵博的學問家。

至於那些遠避一切公共職務的哲學家們，他們誠然有時也為他們同時代的孟浪的喜劇所輕視，既然他們底生活方式和

意見都使他們顯得可笑。你請他們判斷一件案情底曲直或一個人底行爲嗎？他們隨時都願意！他們並且還要問：沒有運動，人是否和牛一樣，行動及受苦是什麼，法律和裁判是怎樣一類的生物？他們說及官長或和他說話嗎？他們會帶着一種不恭敬和無禮貌的自由。他們聽見人家讚美他們底王子或國王嗎？對於他們他只是一個牧人一樣地懶惰，只知道搾奶和剪毛，但比牧人還來得粗暴。你把一個人看得更大，因為他擁有二千畝田地嗎？他們會覺得這意思很好笑，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把全世界看作他們底產業。你誇耀你底貴顯，因為你可以數到六代的富貴的祖宗嗎？他們會看不起你，因為你不能體會萬物一體，以及我們每人都有同樣多的祖宗：貧富，王公，侍役，希臘人和野蠻人。即使你是赫爾克力（Heracles）底五十世孫，他們也覺得你這麼看重這命運底賦與是多事。因此那些鄙俗的人輕蔑他們爲不懂世故和傲慢不恭。

但是柏拉圖這幅肖像和我們底學究相差得太遠了。前者是被人豔羨爲超出俗流，輕視公共的活動，樹立一種特殊的不可學步的生命，給確定的崇高卓越的理想駕馭着的。後者却被蔑視爲在俗流之下，不能勝任公共的職務，在一般人後面曳着卑鄙的生命和習慣的。

這樣的人多討厭：

行爲卑鄙，却滿口格言！

巴古微烏士（Pacuvius）

至於那些哲學家呢，我說，無論在學問上多麼偉大，在各種行爲上更要偉大。正如那史拉古斯（Syraus）底幾何學家，爲了捍衛國土不得不放下他底沉思去使用他一部分心得，馬上造出一些駭人的機器，它們底效果超出一切人類的想像，他自己却絲毫看不起這些製造品，反而覺得貶抑了他底藝術底尊嚴，因為他底工作不過是這尊嚴底練習與遊戲而已！同樣，當他們間或被驅使去作行爲上的試驗，我們看見他們用這麼崇高的翅膀飛騰起來，似乎他們底靈魂和心都會經被那對於事物的瞭解很奇妙地擴大和潤澤。

但其中有些，看見政治的地位被一些庸碌的人占據着，便歸隱在他們自己裏面；一個人問克拉特（Crates）要研究哲學多少時候，得到這樣的答覆：「直到我們底軍隊不是被一些驢伏領導的時候。」赫拉克里特士（Heraclitus）禪位給他底兄弟，回

答那責備他浪費光陰去和一些小童在廟門口遊戲的埃菲史安（Ephesian）道：「這可不比與你爲伍去掌管樞要事務好嗎？」別的呢，他們底思想既超出了一切世間的命運，覺得法官底位置甚至王座都是卑賤可鄙的。奄柏多克力士（Empedocles）拒紹亞格里尖通（Acritium）底人民獻給他的王位。達列士（Thales）不時痛責一般人備嘗辛苦去致富，有人反駁他說這是狐狸的行徑，[◎]因爲他自己在這方面不能成功。他忽然想試辦去作消遣；於是暫時貶抑他底學問爲利益底驅使，他建立了一個貿易，在一年內獲得那麼多的贏利，就是那些最富於商業經驗的人畢生也很難做得到。

雖然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有些人稱達列士和安那撒哥拉士（Anaxagoras）和他們底儕輩爲賢智而不謹慎，因爲他們不肯治理那比較有用的東西，（除了我不能完全消化這兩個字底分別以外，）這并不能恕有我底朋友學究們；眼見他們受困於一個這麼卑微和拮据的財產，我們還不如說他們既不賢智也不謹慎。

我放棄這第一個理由，寧可說那壞處由於他們誤解了學問，而且，看我們被教授的方法，無怪乎學者和教師們並不顯得更聰明，雖然他們變得更博學。真的，我們底家長爲我們底教育所費的金錢和心血，除了用智識來裝置我們底頭腦，並沒有別的目的；關於判斷力和德性，一字都不提！試對我們底百姓喊一個過路的人道：「啊多麼博學的人！」又喊另一個人：「啊多麼良善的人！」他們一定把他們底視線和尊敬轉向第一個人。得要有第三者喊道：「啊這些蠢材！」我們慣於訪問：「他懂希臘文或拉丁文嗎？他寫詩或散文嗎？」但他是否變得更賢慧，這才是主要的東西，却並沒有人問及。我們應該訪問，誰知得最好，而不是誰知得最多。

我們只孜孜不倦去充塞我們底記憶，任我們底理解力和良心空虛。正如有些鳥間或飛去尋覓穀物，未嘗過便用它們底嘴帶回去餵哺它們底小鳥同樣，我們底學究們到書裏去拾智識，把它帶在唇端，只爲要吐出來使散佈於風中。

我自己就是這愚行一個多麼奇妙和合適的例證。在這著述底大部分，我可不做着這樣的事嗎？我跑到書裏去，這裏嗅嗅，那裏嗅嗅，尋覓那些中我意的句子，并非爲要把它們藏起來，因爲我沒有貯藏室，而是把它們移植到這書裏，在這裏面，老實說罷，它們并不比從前更屬於我自己。我相信我們只能夠知道現在發生的事，至於那過去的，我們并不得比未來的多。

但是最壞的，就是他們底學生和小子也并不由這智識哺養；它只從一手轉過一手，唯一的目的就是賣弄給人看，對人談論，

和把它編成故事。像一個鑿幣在商業上毫無價值，只能用來計數和投擲一樣。

他們只學來和別人討論，

并不是要和自己談心。

(西塞羅)

問題并不在說話，

而在於怎樣駛駕。

(洗尼卡)

大自然，爲要表示她行事沒有絲毫野蠻，常常在那些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產生一些心靈底產物，可以和那些最藝術的物品比美。這句出自一支笛歌的卡士公 (Gaston) 地方的格言和這問題是多麼巧合：「我們儘可以吹了又吹，但當我們要運用手指的時候，又怎樣呢？」

我們可以說：「西塞羅這樣說；這是柏拉圖底倫理學；這些就是亞里士多德底話。」但我們自己說什麼呢？我們判斷什麼呢？我們幹什麼呢？一個鸚鵡也可以這樣誇耀。

這樣看待智識法令我想起那羅馬的富翁，他聘請了每種學問底專家，要他們常在他左右，爲的是當他底朋友中偶然談起這事或那事，這些學者可以替代他，隨時依照他們底特長去供給他或一篇文，或一句荷馬底詩等等；以爲這就是他自己的學問，因爲那是藏在他所僱用的人底腦裏；那些把他們底能力藏在他們底輝煌的書室裏正是一樣。

我認識一個人，當我問他知道什麼的時候，問我要一本書來指給我看；并且不敢對我說他底臀部發癢，如果他不馬上從字典裏找着什麼是「發癢」，什麼是「臀部」。

我們拿別人底學問和意見來保存，便算完事了。我們必須把它們變爲我們自己的。準確地說，我們好像一個需要火的人到鄰家去取去，但在那裏看見了一堆熊熊的火燄，便留下來取暖，忘記了帶回家去。即使我們腹部充滿了肉，於我們有什麼益處呢？如果我們不能把它消化，如果我們不能把它變成我們的，如果它不能增長我們底發育和力量？難道我們以爲那沒有經驗，完全

由讀書而變成一個偉大的軍人的魯古路士 (Lugalshush) 和我們取同樣的態度嗎？

我們那麼沉重地靠在別人底手臂上，以致我們自己的力量消失了。我要鼓起勇氣去抵抗死底畏懼嗎？那是取自洗尼卡的。我要爲自己或別人找慰藉嗎？我從西塞羅假借得來。我也許可以在自己裏面覺得，如果我從前被這樣訓練過。我真不喜歡這倚賴的和乞丐式的才能。

雖然我們可以由別人底學問而變成博學，無論如何我們要由自己的智慧才能成明哲。

我憎惡這樣的哲人：

他爲自身計從不見高明，

(歐里披特士 Euripides)

所以埃尼烏士 (Ennius) 說：「哲人底智慧是徒然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利用。」

如果他又貪婪又狂妄，

柔懦得像歐干納平原底綿羊。

(郁文納爾 Juvenal)

「因爲智慧并不是單爲你去求取，還得要去實行。」(西塞羅)

狄安尼梭士 (Dionysius) 嘲笑那些文法學家只知研究郁里色士 (Ulysses) 底痛苦，却絲毫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只知調協他們底籟，不知調協他們底德行的音樂家；研究正義專爲談論而不是爲實行的演說家。

如果我們靈魂底步驟不比較安詳，如果我們底判斷力不更健全，我寧願我底學生把工夫用在打網球上；至少他底身體會比較靈活些。試看他鑽究了十五六年回來，再沒有比他更不宜於任事的。你發覺他唯一的長進，就是他底希臘文和拉丁文使他變得比較離家的時候更驕矜更傲慢了。他應該帶一顆豐盈的靈魂回來，却只帶回一顆膨脹的；他并不把它擴大，而只把它吹脹。

這些教師，正如柏拉圖關於他們底堂兄弟詭辯家所說的，是人們中自許爲最有益於人類的人；而在一切人中，只有他們不

獨不把人家交託給他們改善，如木匠和瓦匠所做的，反而給弄壞了，并且還要人酬報他們底毀壞。

如果我們要履行普羅達哥拉士（Protagoras）對他底學生提出的這條規律：「他們要不是照他所要求的納費，便要到廟裏去宣誓他們從他底教授獲得了多少的進益，根據這來酬謝他底辛勞。」——那麼我底教師們就要糟糕了，如果他們受我底經驗底宣誓底處分。

我底披里哥（Pericles）底方言很詼諧地稱這些自作聰敏的人為“*leptotetis*”，依照你們底說法是“*leptotetis*”（文彙），就是說，「這是一些被文字用斧頭劈了一下的人。」真的，他們大多數連常識也够不上。因為你們看見農夫和鞋匠簡單而且自然地趕他們底路，只談到他們所知道的，這些人呢，爲了那浮在他們腦海底表面的智識而高視闊步，不斷地顛躓和絆倒他們自己。他們脫漏出一些至理名言，但須要等別人把它們配置。他們的確認識迦里安（Callen）^⑤，但絲毫不懂得病人。他們已經把你底頭塞滿了法律，可是連案情底關鍵在那裏也不知道。他們知道一切事物底原理，但要找一個人來把它實施。

我曾經看見一個朋友在我家裏和一個這樣的人辯論，他戲造一些無意識的術語，東補西綴，毫無倫次，除了在裏面插入一些適合他們底爭辯的字眼，就是這樣到得那蠢漢辯論了一整天，老是以爲他在答覆人家對他的抗議，而他却是一個有名望的文人，穿着一件漂亮的長袍。

偉大的貴人，你不願看，

那在你後面發生的事，

當心那擲在你背上的嘲諷！

（柏爾斯 Persius）

無論誰逼近去觀察這些散佈得很遠的人，就會同意我說他們既不了解他人，也不了解自己，而且，雖然他們底記性頗充實，他們底判斷力却完全空虛，除了他們底稟賦把它造成兩樣：譬如我在亞狄里安奴士屠爾納布士（Adrianus Turnebus）身上所見的，他唯一的職業就是筆墨生活（據我底私見，他是這職業中一千年來最偉大的人物）——可是他絲毫沒有冬烘的氣味，除了他底長袍和一些對於朝臣不能算文雅的外貌，但這是無足輕重的。（我討厭我們那些容忍不端整的靈魂易於不端整的衣冠，

而只依照禮貌，丰度和靴來相人的人。）因為他底內裏是世界上最修整的靈魂。我常常有意引他談論那些離他底職業最遠的事，他看得那麼清楚，體會得那麼快，判斷得那麼中肯，你簡直以為他除了主持軍務和政事以外不會做過別的職業。這是些優美而強健的天性。

由天帝底溫和的手，

用較優良的泥土塑就，

（郁文納爾）

不為壞教育所沾染。然而教育底目的并不止於不弄壞我們，還得要使我們變好。

我們有些最高法院，當它們選取新官吏的時候，只試驗他們底學識；別的還要試驗他們底判斷力，讓他們去判決一些案情。我覺得後者底方法比較好，而且，雖然兩種才能都是必需的，他們斷乎不能缺少其一，判斷力無論如何總比學識重要。前者可以設法不要後者，後者却不能沒有前者。因為，正如這句希臘格言所說的：

沒有心靈去揮使，

智識又有什麼用處？

願上帝祝福我們底司法，使這些裁判官富於理解力和良心不亞於學識！「我們受教育并非為終身，而是為學校」（洗尼卡）。現在我們不獨要把智識繫在靈魂上，還得要融進去；不單是要灑在上面，還得把它濡染；如果這并不能改善它那不完整的境况，還不如任它自然比較好得多了。那在一把可以傷害它底主人的危險的利劍，如果是給一隻不知道怎樣用它的弱手所揮使，「因此還不如完全沒有學到好」（西塞羅）。

或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和神學都不要求婦女有很大的學問，而不列願底公爵法蘭夏，約翰第底兒子當人家對他為蘇格蘭底公主伊莎波（Isabel）議親，并聲明她所受的家教很簡單，沒有什麼文藝的教育的時候，回答說他寧願這樣，因為一個女人只要知道分辨她丈夫底襯衣和緊身衣便够博學了。

所以，我們底祖先不看重文藝，這並沒有什麼稀奇，像現在人們所大聲疾呼的；而且就是今天它們也不過是偶然存在於我

們底國王底主要評議會中而已。如果現在我們要由法律，物理，教育，甚至神學來致富的這唯一的目的以信任，你就會無疑地看見它在一個和從前一樣卑賤的境况了。有什麼損失呢，如果它既不教我們善思，又不教我們善行？「自從博學之士一天天多，善人却一天天少了」（洗尼卡。）對於那沒有道德底智識的人，一切智識都是有害的。

但我剛才所找的理由，說不定也可以在這上面：就是學問在法國的唯一目的是利益，如果我們除開那些生來是為榮耀的職務多於為生利的職務的人，他們致力於學問的時間是那麼短（對於書還沒有上勁，便從事於一個和書籍毫無關係的職業），於是那專門研究學問的，普通就只剩下「一班家境貧賤，要靠它謀生的人。而這些人底靈魂，由天性，由家庭教育，由榜樣，既然都是極卑下的混合物，便生出一些智識底謬誤的果來。因為智識并不能把光賜給一個原來沒有光的人底靈魂，或者令盲人可以看見它底職務并非供給他視覺，而是指導它，調節它底步法，只要它自己有腳和健全敏捷的腿。

智識是良藥，但沒有藥能够不因那貯藏它的器皿底污點而改變和腐化的。有些人視覺清楚，但不能直看；所以看見善而不能跟它，看見智識而不能用它。柏拉圖在他底共和國底主要法則便是「公民底責任視他們底天性所定。」大自然可以做一切，而且做一切。跛者不直於做肉體底運動，正如殘廢的靈魂不適於心靈底運動一樣，虛偽和粗俗的靈魂是不配研究哲學的。當我們看見一個人穿破鞋，我們總這并沒什麼希奇，如果他是個鞋匠。同樣，經驗似乎常常供獻給我們一個比旁人更不知衛生的醫生，更不道德的神學家，更不通的學者。

亞利士多齊烏士從前說得很有道理：哲學家對於聽衆有害，因為大多數的靈魂都不適宜於從這樣的教訓獲益，而這教訓如果無益，就必定有害。「許多蕩子出自亞里士梯皮（Aristippus）底學校，許多暴徒出自禪農（Zenon）底學校。」

在洗諾風歸諸柏爾斯的這良好的學校裏，我們發見他們教兒童以道德，正如別的國家教授文學一樣。柏拉圖說那承繼王位的長子是這樣教育起來的：他出世後，人們不把他交給女人，而交給那在國王身邊最高權威的太監們，爲了他們底德行。他們負責使他底身體美麗和強健，而且七歲後便教他騎獵。到十四歲時他們把他交託給國內四個最賢哲，最公正，最有節度，最勇敢的人。第一個教他宗教；第二個教他真誠；第三個教他節欲；第四個教他大無畏。

這是值得深思的事：在里古爾孤（Lycurgus）底優越的政府組織大綱裏，（這大綱的確盡善盡美到一個反常的程度，雖然

它把兒童教育看作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在關於藝術女神一部分也那麼少提及文學。似乎這些高貴的少年，既然看輕道德以外的一切束縛，並不像我們一樣，需要學問底教師，而只需要勇敢、謹慎和正義底教師。柏拉圖在他底法律一書裏便做過這樣。他們底教授方法便是問他們許多關於人類底判斷力及行爲的問題；如果他們貶責或贊美這人或這事，他們得要說出他們論斷的理由；這樣，他們磨銳了他們底機智同時又學會了甚麼是善惡。在洗諾風底史路底教育（Cyropedia）一書裏，亞士提亞格士要史路敘述他底最後一課。「那就是」他說，「在我們學校裏一個年紀大的學生把他那太小的外衣交給他一個較小的同伴，又把這後者底較大的外衣拿走。我們底老師要我做這糾紛底裁判的時候，我判斷這事應該保持現狀，因為這樣於兩者都方便；於是他責備我裁判得不對，因為我只考慮到適合問題，而我首先應該體察這事件底法律，那就是沒有人對於他底所有物是應該被勉強的。」他接着說他因此被鞭打，正如我們在我們村裏爲了忘記Tyrta（我打）底「不定過去」時一樣。

我底學究得要先做一篇「Ingenere Demonstratio」的雄辯演說詞，然後能夠說服我他底學校可以和這相比擬。他們要走捷徑；而且，既然各種科學，即使我們直接研究它們，也只能夠教我們智慧、誠實，和決斷力，他們想一開頭就使他們底兒童和那效果接觸，不用「道聽途說」而用行爲底實驗來教導他們；不僅用言語和訓條，而尤其要用榜樣和工作來活潑潑地陶鑄他們，以便他們底學問不單是藏在心裏的智識，而是它底本質和習慣，不是得來的東西，而是自然的稟賦。有人問亞支史魯士（Agellinus）兒童應該學甚麼，他答道：「他們長成的時候應該做的事。」無怪這樣的教育獲得驚人的效果了。

據說他們常常到希臘別的城市去找修詞學家、畫家、音樂家；却到斯巴達去找立法委員、司法官、和將軍。在雅典他們學怎樣說得好，在這裏他們學怎樣做得好；在那裏，學怎樣擺脫詭辯的理論底羈絆，和揭發那狡詐地交織的巧言底欺騙，在這裏，學怎樣解除逸樂底網，和勇敢地摧折命運和無常底恫嚇；前者從事於空言，後者從事於實物；前者不斷地操練他們底口舌，後者不斷地操練他們底靈魂。無怪乎當安提巴特（Antipater）問他們要五十個兒童爲質的時候，和我們正相反，他們回答說寧可拿兩倍此數的成人來替代了。他們把國家教育底喪失是看得這麼的，如果亞支史魯要洗諾風送他底兒子到斯巴達去受教育，并非爲學修詞學和辯證法，而是他說，「學那最優良的科學，就是說，那服從和命令底科學。」

那真是非常有趣，去看蘇格拉底依照他底方式取笑他底門人希比亞士（Hippias）。這後者對他敘述也在史雷利許多小

城教書都賺了不少的錢，在斯巴達却分文不獲，又說那是些蠢漢，不知量度和計算，不注重文法和音節，只浪費他們底時間去學習王位底承繼，立國和敗亡，以及許多同樣無用的故事。蘇格拉底等他說完後，一步一步地使他承認他們政府組織底優良，他們個人生活底幸福和道德，讓他自己猜到他底藝術是怎樣無用的結論。

無論是在這尙武的政府或其他和這類似的國家裏，事實都教訓我們，學術底研習與其說使我們底胆量堅強和勇武，毋寧說使它柔弱和女性化。現在全世界顯得最強的國家要算土耳其了：他們被訓練去輕文正不亞於重武，我覺得羅馬在學術未昌明前比較更勇敢。我們今天最善戰的也就是那些最粗鄙最愚昧的國家。西特 (Solye)，巴爾特 (Parthe) 和但麥蘭 (Tamerlan) 便是最好的例證。當哥狄人蹂躪希臘的時候，那些圖書館所以得免於火災者，完全因為其中一個哥狄人散播這意見：應該把這類足以引誘他們不務軍事，而有一些次要的閒業為戲的家具留給他們底敵人。當我們底夏爾勒王第八不拔劍而入王納波里及意大利大部分國土，屢從他的諸侯們都把這意外的勝利歸功於意大利底王侯們平日不尙勇武，不習兵事，而只樂於研究學術，以求精博。

● 即「莫明其妙」的意思。

● 中世紀的格言。

● 即亞爾支德 (Achimede)

● 用伊索寓言「狐狸與葡萄」的典故。

● 希臘的解剖學家。

論用我們底見識來評定真假之狂妄

我們把輕信和容易被人說服謬諸愚昧和頭腦簡單或者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我從前似乎聽說過，所謂信就是一種即在我們靈魂上的印象，靈魂越柔軟越少抵抗力，接受外來的印象也越容易。「正如天秤底盤受了重量必定下墜，我們底心靈也讓步給明顯的證據」（西塞羅）。靈魂越空虛越缺少平衡力，越容易受了第一次勸導底重量便降下來。這說是爲什麼小孩，民衆，婦女和病人底耳朵最軟，最易被人播弄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實質然把那些我們覺得未必然的事物輕蔑和判定爲虛假，也是一個愚蠢的傲慢：這是一般自以爲比常人高明的人底普通毛病。

我從前就是這樣：一聽到人家談起回魂，預兆，魔術，巫覡，或一些我咬不進去的故事，

夢幻，符咒，奇蹟，魔法，

夜游的鬼和鐵沙臘底恫嚇，

（賀拉思）

便馬上悲憫那這些爲妖言所迷惑的人。現在呢，我覺得自己至少也和他們一樣可悲憫：并不是經驗後來曾經給我看見什麼超越我最初的信念的東西，而且也并不是缺少好奇心；但理性啟迪我，這樣堅決地判定一件事爲虛假和不可能，就等於想像我們有權去知道上帝底意志和我們大自然母親底力量底界限；而世界上再沒有狂妄比較這要用我們見識和能力底法則來顯這些事物更昭彰的了。如果我們把「怪誕」和「奇蹟」一類的名詞加在那些超越我們理性的事物上，其中有多少不斷地顯現在我們眼前！我們試想經過了多少的雲霧和怎樣的摸索人們把我們牽引到我們現有的事物底智識：我們真會發覺那去掉它們底奇怪的面目的，與其說是智識，毋寧說是熟習。

我們底厭倦了的眼睛

不再驚羨天上光明的殿宇，

如果這些事物重新呈現給我們，我們將覺得它們和別的一樣甚或更加不可思議，

(魯克烈斯)

如果它們到今天方為止，

如果它們底存在驟然

在凡夫們底眼前顯現，

我們將覺得沒有什麼更神奇，

或什麼更不合常理。

(魯克烈斯)

一個從未看見過河流的人，初次遇到一條，便以為是大海。我們所認識的最大的東西，我們判斷它是大自然在這方面所能做到的極端：

一條河無論怎樣小，對於那

未見過更大的人便顯得大；

人和樹也是一樣；每件東西

如果凡夫看見它出類拔萃，

便想像它是浩蕩無比。

(魯克烈斯)

「眼睛看慣了，心靈也習以為常。我們不讚美我們所常見的東西，也不去尋求它們底原因」(西塞羅)

鼓動我們去尋求事物底原目的，與其說是它們底偉大，毋寧說是它們底新奇。

我們必須帶着對於大自然底無邊法力的更大虔敬和對於我們底愚昧和弱點的更深切的承認去評判。多少可能性極少的事物，為一些忠厚可靠的人所證實的，即使我們不信服，至少也得把它們當作懸案。因為，斷定它們不可能，便等於帶着鹵莽的

臆斷去自命知道可能性底界限。如果我們認清那可能的和非常的，那反自然底普通程序的和反人類底一般意見的之間的差異，不鹵莽地相信也不輕易不信我們應該遵守支羅（Chilon）這句格言：「沒有什麼是太多的。」

當我們在法華沙爾（Froissart）底紀年裏讀到佛華（Folx）伯爵在比安（Beam）第二天便知道約翰·特·卡士提（Jean de Castille）在都伯洛特（Jaberth）之敗，和他自述得到這消息的方法，我們可以嘲笑他，以及這另一事：我們底紀年告訴我們何那里烏士（Honorius）教皇在非力奧古士（Philip Augustus）國王（Philip Augustus）死於曼特士（Mantes）那一天，公開舉行他底殯禮，并命令意大利同時舉行。因為這些證人底權威或許不足以抑制我們。但怎麼！如果蒲魯達爾克除了他所引用的幾個古代的榜樣以外，告訴我們他知得很確鑿在多米史安（Domitian）時代，安東尼（Antonius）在那相距數日路程的德國戰敗的消息，當天便在羅馬公佈并傳播於全世界；如果史撒堅持報告常常早於事變，難道我們要說這些人像俗人一般受騙，因為他們沒有我們那麼明察麼？還有比皮里納（Pline）底判斷力，如果他喜歡運用它，更清楚，更鋒銳，更明察秋毫；還有距離虛榮心更遠的麼？且別提他底過人的智識，我并不看重這個。在上述的兩方面，我們有什麼比他強的呢？然而沒有小學生，無論怎樣年輕，不可以指證他底荒誕，或在自然底進步上教訓他的。

當我們在布謝（Bouquet）底書裏讀到那關於聖希拉爾（Saint Hilaire）聖骨的種種奇蹟，隨它去罷，因為他底名望并不足以阻止我們不信他。但是把那些相類的故事全盤否認，我就覺得未免太鹵莽了。那偉大的聖奧古士丁（Augustine）證實他親眼看見一個瞎的小孩在米蘭底聖則爾維（St. Gertrude）和普魯太士底聖骨上恢復他底視覺；在卡打則（Carthage）一個患毒瘤的女人受了一個新受洗禮的女人在她上面畫了一個十字而得痊愈；他底知交赫士柏里烏士（Hesperius）用了我們主耶穌墓上一撮土把那騷擾他家的鬼趕跑，而這撮土後來被移到禮拜堂去，一個瘋癱的人馬上給它治好；一個在進香隊裏的女人，用花球觸着聖史提芬（St. Stephen）底神龕，然後拿來擦她底眼，恢復她那久失了的光明；以及許多他說親眼看見的奇蹟。我們將控告他和那兩個他請來作證的聖潔的主教，奧勒里烏士（Aurelius）和馬思未奴士（Maximus）什麼呢？難道是由於愚昧，頭腦簡單，輕信，惡意或欺詐麼？我們今天有沒有人冒昧到以為，無論是在德性和虔敬上，或在學問，判斷和見識上可以和他们相比呢？「這些人，即使他們不陳述什麼理由，單是他們底權威便足以說服我了。」（西塞羅）

輕視我們所不能擬想的事物，實在是一個極危險，影響極大的傲慢，且別提它所包含的可笑的冒昧。因為你既用你底優美的理解力來劃定真假底界限之後，你發覺你不得不相信那些比你所否認的事物更奇怪的東西，你已經逼你自己去放棄這些界限了。現在，在這宗教糾紛的時代，那把這許多不寧帶給我們底良心的，我覺得就是那些天主教徒們對於他們底信仰的局部的放棄。當他們把爭執底一部分條目讓步給他們底敵人的時候，他們自以為和平及開明。但是，除了他們并不知道，當你開始讓步和退後的時候，這於進攻的人有什麼利益以及他將怎樣受了這鼓勵而步步進逼之外，他們所視為最無關大體的條目有時竟極端重要。我們要不是完全皈依我們宗教制度底權威，便應該完全拋棄它。并非由我們決定那一部分我們應該服從。

不僅我們，我還可以根據我底經驗來說。從前我曾經濫用過同樣的自由來為自己挑選，忽略了我們宗教儀式裏那似乎太奇怪或太無意義的某幾點。當我偶然和一些學者談及的時候，我發見這些事物實在有着一個確定和牢固的基礎，只因我們愚昧和孤陋才把它們看得比別的沒有那麼重罷了。我們為什麼不記起說是在我們底判斷力裏也有多少的矛盾呢？有多少事物昨天還是我們信仰底中心點，今天已經變成了無稽之談了呢？虛榮心和好奇心是我們靈魂底兩條鞭子。後者趕我們把鼻子放在一切東西上面，前者禁止我們有什麼游移不決的東西。

我們怎樣爲同一件事哭和笑

當我們在歷史上讀到安提干奴士 (Antigonus) 對他兒子生氣，因爲這後者把他敵人皮魯士王 (Pyrrhus) 底頭獻給他，那是剛才和他作戰被殺的，并且他一看見這頭便嗚嗚地痛哭起來；以及羅連納底公爵勒奈 (Duc René de Lorraine) 也哀哭他剛才被他打败的布爾公納底夏爾勒公爵 (Duc Charles de Bourgogne) 之死，并且爲他底殲儀帶起孝來；以及在奧萊 (Huray) 之戰，蒙弗爾伯爵 (Comte de Montfort) 戰勝了那和他爭取不列顛 (Bretagne) 公國的夏爾勒·特·不萊亞 (Charles de Blois) 之後，那勝利者碰見他敵人底屍首竟禁不住悲傷起來——我們用不着馬上喊道：

就是這樣我們底靈魂用種種

不同的幕蒙住它秘密的衝動：

悲哀時顯得快樂，快樂時悲哀。

(貝特拉卡 Petrarque)

當人把彭培烏士 (Pompeius) 底頭獻給史撒的時候，歷史上說他把他回過去，彷彿看見了一件醜惡不堪的東西一樣。他們兩者之間既然在行政上有過一個這麼長期的諒解與共事，又有過那麼多的共同的患難與安樂，那麼多的互助與同盟，我們決不要以爲這表情完全是虛偽和造作，像這另一位詩人所說的：

當他自知可以高枕無憂

便任他底眼淚盡情暢流，

又從那充滿了快樂的心

迸出了一聲嗚咽與呻吟。

(魯建)

因爲，雖然我們大部分的行爲的確只是粉飾和面具，并且

承繼人底歡笑隱藏在眼淚裏

(史路十Publius Syrus)

這句話有時很對，我們在評判這些情節的時候總不能不考慮到我們靈魂怎樣常常給各種不同的情感所激蕩。即使正如我們身軀據說裏面藏着無數相反的脾氣，其中那依照我們底稟賦最常佔優勢的爲主；同樣，我們靈魂雖然爲各種衝動所震撼，其中必有一個常常占據這境域。但是由於我們靈魂底柔順善變，這統治并非絕對到那些柔弱的中間或施行猛攻而是暫時的優勢。因此我們不獨看見那些天真爛漫的順着天性的小孩常常爲了同一件事又哭又笑；就是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敢誇口，無論他旅行的心怎樣切，在離別家人和朋友時不感到他底勇氣多少有點搖動；即使他不認真哭出來，他上馬的時候總不免帶着一副憂鬱和沮喪的神氣。

而且，無論那燃燒着一個大家閨秀底的心火焰是怎樣溫和，人們總得硬把她從她母親底頸頸拉開去交給她底丈夫，任憑這位好伴侶怎樣說：

新婚的婦人難道討厭薇娜思？

還是她們想欺騙父母底歡心？

在洞房的前夕假裝淚流沾襟？

不呀，我敢指着一切神明發誓，

這絕望，這眼淚，一切都是虛僞！

(卡都勒士 Catullus)

所以哀哭那我們不想他生存的人底死並沒有什麼希奇。

當我罵僕人的時候，我使盡我底勁去罵他；我底咒罵是真實而非矯飾的；但當怒氣過去之後，如果他需要我幫助，我很願意給他；我馬上就翻開另一頁了。當我稱他爲蠢材，爲笨牛的時候，我並沒有把這些銜頭永遠貼在他身上的意思；也并不以爲我在

取消我底話我一刻鐘後稱他爲老實人的時候。

沒有一種品性純粹地普遍地蓋過我們的。如果不因爲自言自語令我們看來像一個瘋子的話，我就承認幾乎沒有一天過去我不聽見自己呼喝自己道：「可惡的傻子！」但我並不以爲這是我底定義。

誰看見我待我底太太時而冷淡，時而懇勸，想像其中一個態度必定是假的，他就是個蠢材。奈羅（*Neron*）遣他母親去溺死，但當他和她告別的時候，依然受這母性底辭別所感動，起一種恐怖與悲憫底情緒。

他們說太陽底光并不是一片的，但它那裏不斷地輻射出一條一條濃厚的光線在我們身上，以致我們不能把它們分辨出來：

滔滔不竭的光明底源泉，

太陽用它底新生的光華

不斷地泛濫着萬里的長天，

刻刻在交換着璀璨的光線。

（魯克烈斯）

同樣，我們底靈魂也紛歧地不知不覺地輻射它底光輝。

亞爾塔班奴士（*Artabanus*）突然抓住他底姪子薛謝士（*Xerxes*），罵他爲什麼變色得那麼快。他正沈想着他底軍隊之浩大，當它渡過希臘士達（*Hellespont*）去討伐希臘的時候。他最先看見這幾千萬人馬都受他指揮，不禁起了一陣快樂的顫慄，並且在他那充滿了喜悅和得意的眼裏透露出來。但他同時忽然想起這許多生命至多也不過在一個世紀內枯死，於是竊起眉頭，感動到潛然流淚。

我們曾經用堅決的意志去雪恥，並且在勝利的時候感到一種特殊的滿足，可是我們竟不禁哭起來。我們并非爲此而哭：情勢並沒有絲毫改變；不過我們心曠用另一隻眼觀察這事，並且想像它在另一種面目之下罷了；因爲每事每物都有幾個稜角和放射出幾道光來。血統，舊交，和友誼抓住我們底想像，依照它們底景况當時很熱烈地影響它；但轉變得那麼快我們無從捉摸它。

當我們底心靈運籌和施行，
有什麼能够比得上它神速？
所以它底移動轉易和變更
也遠勝一切眼可見的事物。

(魯克烈斯)

爲了這緣故，我們想把這種種相承續的感情聯爲一體，實在是大錯誤。當提莫里安（Timoleon）哀哭他那經過了許久的高貴的
熟籌才做的暗殺，他并不在哭他底國家重新獲得的自由，也不是哭那專制魔王，而是哭他底兄弟。他已經盡他義務底一部分了；
我們且讓他盡其他一部分罷。

簡愛自傳(八)

[英國] C·白朗底女士作

李鑾野譯

在下午不知什麼時候我抬起頭，向周圍看望時見到偏西的太陽已經在牆上畫出下落了的記號了，我問，「我怎麼辦呢？」

但是我底心所給的答話——「即刻離開恩費爾得」——是這樣迅速，這樣可怕，我掩住我底耳朵了。我說我現在受不住這樣的話。「我不是愛德渥德羅契司特爾底新婦，是我悲苦中最小的一部。」我確說：「我從一些最快樂的夢中醒來，看出牠們全是空虛枉然，是我所能忍受和制服的恐怖，但是我必須要決然地，立刻地，完全地離開他，那是受不住的。我不能夠作。」

但是我內心裏有種聲音力說這事我能夠作，而且預告我應該作。和我我自己的決心爭鬥：我想成爲軟弱的，以便避免我看見橫在眼前的，那可怖的進一步的苦痛的路；良心却變成專暴者，抓住熱情底喉嚨管，輕視地告訴她說，她底美腳還只剛踏上濕地哩，並且他起誓要用鐵臂把她推下未測的苦惱深淵去。

「那就把我強自分開罷！」我叫。「讓別人幫助我罷！」

「不，你要自己強行分開，沒有人幫助你：你要自己剷去你底右眼，你要自己砍去你底右手；你底心要成爲犧牲者，你自己是要刺穿牠的牧師。」

我突然站起來：這樣無情的裁判官所常來訪的寂寞，這樣可怕的聲音所充滿的沉默，使得我恐怖。我站直身子的時候，我底頭暈眩。我覺得我因爲興奮與飢餓在發病；那一天沒有飯或水經過我底嘴唇，因爲我沒有吃早飯。懷着一陣奇怪的劇痛，這時我回想起來，雖然我關閉在這裏這樣久，就沒有派人來問我怎樣，或是請我下去；就是小阿狄拉也沒有來敲敲門，就是費爾肥夫人也沒有來找我。「朋友常常忘記幸運所樂的人，」我低聲說，在我拉開門門要出去的時候。一個阻礙物拌了我底脚；我底頭仍然暈眩，我底眼光迷矓，我底肢體衰弱。我不能即時恢復。我跌倒了，但並不是跌倒在地上，却是被一隻胳膊支持住了。我向上看——
羅契司特爾先生扶着我，他坐在放到我房門檻那裏的椅上。

「你終於出來了，」他說。「我等了你好久，並且傾聽着；然而我沒聽到一個動作，一聲啜泣；這死樣的靜寂再過五分鐘，我就

要像賊一樣強勉開鎖了。那末你退避我——你關起自己來獨自吃苦了！我寧願你出來凶猛地責罵我。你是熱情的；我預料要鬧一場哩。我準備着要有熱的淚雨；但是我要牠們洒在我底胸上；現在却給無知覺的地板，或你底濕手帕接受了。不過我錯了：你一點也沒有哭！我看見白的面頰和失神的眼，但是却沒有淚痕。我想，你底心在泣血了？

「簡沒有一句責難話？沒有什麼刻毒的——沒有什麼辛辣的話嗎？沒有什麼傷情感——刺熱情的話嗎？你安靜地坐在我所安放你的地方，用一種疲倦的，被動的眼色看着我。」

「簡，我絕無意這樣傷你。假如有一個人只有一隻最愛的羔羊，對他像女兒一般親切，吃他底麵包，喝他底杯子，他却因為一種錯誤把牠在屠場裏殺了，他對於這種流血的大錯的悔恨，也不會勝過我對於自己錯誤的悔恨。你會有饒恕我的一日嗎？」

讀者，我當場立時就饒恕他了。在他底眼睛裏有這樣深刻的悔恨，在他底聲調中有這樣真實的憐憫，在他底舉止上有這樣男子氣的力量，而且在他全部的神氣和態度上有這樣不變的愛——我饒恕了他一切；然而不是用言語，不是在外表上；只在心裏如此。

「你知道我是一個惡漢嗎，簡？」不一會他留意地問——我料想是對於我繼續的沉默和馴順吃驚，其實那是較之意志，更為是軟弱底結果。

「知道，先生。」

「那就趕緊嚴厲地這樣告訴我——莫要愛惜我。」

「我不能夠：我是又乏又病。我要一點水。」他深深的發出一聲戰慄的嘆息，把我抱起來，抱下樓去。上來我不知道他抱我上那間屋；一切在我蒙上一層薄膜的眼中都是朦朧的；一會我覺到恢復生氣的火底溫暖了；因為雖在夏季，我在自己房裏已經變成冰冷的了。他拿酒到我嘴唇跟前，我嘗嘗酒，精神回復；於是我吃了點他給我的東西，不久就恢復原狀了。我是在圖書室裏——坐在他椅子上面——他十分靠近我。「假如我能現在沒有太鋒銳的劇痛離開生活，那對於我倒是好的。」我想：「那我就不能努力將自己的心絃折斷，從羅契司特爾先生底心絃分開了。我必須離開他，情形是這樣。我並不願離開他——我不能離開他。」

「你現在怎樣了，簡？」

「好多了，先生；我一會就好了。」

「再嘗嘗酒，簡。」

我聽從了他；他把酒杯放到桌上，站在我前面，注意地看着我。突然他轉身走開，發出一聲不清晰的，充滿一種熱烈情緒的喊叫；他迅速地在屋裏走，於是又回來；他向我彎下身似乎要吻我；但是我記得親暱現在是被禁止的了。我轉過臉去，並且把他底臉推開。

「怎麼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匆匆地叫。「哦，我知道你不願吻白沙馬遜底丈夫，你認為我底懷裏已經有人，我底擁抱已經有所屬了？」

「無論如何，在我是沒有權要求，沒有餘地的呵，先生。」

「爲什麼，簡？我願替你省去談許多話的麻煩；我願替你回答——因爲我已經有了一個妻子，你要答。——我猜對了？」

「對了。」

「若是你這樣想，你對於我一定有種奇怪的意見；你一定看我是一個詭計的放蕩人——是一個卑鄙下流的惡漢，假裝着對你有無私心的愛情，使你落入故意安好的陷阱，剝奪你底榮譽和你底自尊心。你對這有什麼話說？我看你是無話可說的：第一，你還衰弱無力，吸氣就够累的了；第二，你還沒有慣於加罪我和罵我，而且淚閘已經開了，你若說多話眼淚就要湧出；你也無心要教訓，責罵，吵鬧；你在想着怎樣行動——說話，你認爲無用。我知道你——我在防備着。」

「先生，我不願有什麼對付你的行動。」我說我底不穩定的聲音警告我截短我底句子。

「就你底字義說倒不是，不過就我底字義說，你却是在計劃着毀滅我。你等於說我是一個結了婚的人——作爲一個結了婚的人看，你要退避我，躲開我；剛才你拒絕吻我。你要使自己對於我完全是一個路人；住在這屋裏只作阿狄拉底保姆；假如我向你說一句友愛的話，假如你對我再有一種友愛的感情，你要說：「那個人幾乎使我作了他底情婦；我對他要像冰和岩石。」於是你就會變成冰和岩石了。」

使我底聲音清楚穩定，我回答道：『我底周圍一切都改變了，先生，我也要改變——這是沒有疑問的，而且爲要避免感情底搖惑，避免不斷和回憶與聯想相鬥，只有一種方法——阿狄拉一定要有一個新保姆，先生。』

『哦，阿狄拉要到學校去——這我已經定規了，我也無意要拿桑恩費爾得——這個詭咒的地方——這個亞干（Achan）底帳棚——這個陵人的墓穴，對着開曠的天空的光明，現着活死底鬼氣——這個窄狹的石地獄，其中有一個真正的魔鬼，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許多魔鬼還要壞——這樣地方底可惡的回憶與聯想來苦痛你，簡，你將來不住在這裏，我也不。我知道桑恩費爾得是怎樣鬧鬼，却把你帶到這裏來，是我錯了。在我還沒有見到你之前，我就吩咐他們不讓你知道這個地方底禍源，僅只爲了害怕阿狄拉絕不會找到可以常住的保姆，假如她知道她是和怎樣人同住，而且我底計劃不能使我把這瘋人移到別處去，雖然我有一所舊房，蘇丁宅，比這更偏僻隱蔽，我是滿可以把她移到那裏去的，若不是對於地位（在森林中心）不宜健康有一種顧慮，使我良心上不願這樣作。或者那裏陰濕的牆頭會很快地使我心裏不必有照料她的麻煩了罷，但是每個惡人各自有他底罪過，我底罪過並不是間接殺害的傾向，即使對於我所最恨的也罷。

『不過把那個瘋女人底隣近地方向你隱蔽住，有點像是拿外套蓋住一個小孩，把牠安放在有毒的樹跟前一樣：那魔鬼底附近現在是有毒的，以前也常是如此。不過我要關起桑恩費爾得府來：我要釘起前門，把下邊的窗子釘上木板：我要一年給波兒太太二百鎊，讓她和我底妻子（你這樣稱那個可怕的悍婦）住在這裏；葛來司只要有錢是很能作事的，而且她可以使她底兒子，葛里木斯比（Grimsby）別墅看家人來替她作伴，並且在跟前來發瘋時幫她忙，在我底妻子被熟悉的東西所刺激，夜裏在床上放火燒人，刺殺人，把他們底肉從骨頭上咬去等等的時候。』

『先生，我打斷他，『你對於那個不幸的婦人是殘忍的：你說她時懷着恨——懷着復仇的厭惡心。這是殘酷的——發瘋她是沒有辦法的啊。』

『簡，我底小小的可愛的人（我要這樣叫你，因爲你是這樣的），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又誤評了我，並不是因爲她瘋我

亞干因爲留了應當毀滅的東西觸怒上帝，以色列人因以遭災。見舊約約書亞紀第七章。（譯者。）

才憎惡她。假如你瘋了，你以為我會憎惡你嗎？」

『我實在以為你會，先生。』

『那你錯了，你不知道我，你不知道我所能有的那種愛。你底肉底每一原子在我都是親切的，如同是我自己的一樣；在苦痛和疾病中牠仍然是親切的。你底心是我底寶庫，假如牠破裂了，仍然還是我底寶庫；假如你發瘋，要約束你的是我底胳膊，而不是緊直的瘋人背心——就是瘋悍中你底捉握對於我也有一種魔力；假如你像那個女人今早一樣凶野地撲到我身上來，我要用擁抱迎接你，親愛的程度至少要抵得上約束。我不會懷着憎惡畏避你，如同我對她一樣；在你安靜的時候，你除我之外不會有看守和看護人；我要懷着不倦的溫存照料你，雖然你不用微笑回報我；我會不厭倦的凝視你底眼睛，雖然牠們沒有一線認識我的光了。——不過我為什麼順着這樣思想說下去呢？我原在說把你從桑恩費爾得移走。你知道，一切都準備齊可以立刻起身了；你明天就要走。我只請你再在這屋裏忍受一夜，簡以後就永遠和牠底不幸和恐怖分別了！我有一個地方可以去，那是離開可憎恨的回憶，離開不歡迎的闖入——甚至是離開虛偽和譏諷的安全藏身處。』

『帶着阿狄拉先生，』我插入說；『她可以給你作伴。』

『你是什麼意思，簡？我告訴過你，我要把阿狄拉送進學校；而且我要一個小孩作伴幹什麼，又不是我自己底孩子，——却是一個法國舞女底私生女？你為什麼老為她煩瀆我！我說，你為什麼派阿狄拉給我作伴？』

『你說到隱居，先生；隱居和孤獨是沉悶的；對於你太沉悶了。』

『孤獨！孤獨！』他帶着憤怒重述。『我看我必須要解釋一下了。我不知道你臉上在現着這樣莫明其妙的表情。你要和我共享孤獨。你明白嗎？』

我搖搖頭；像他那樣興奮着，就是冒險默表不同意，也是需要一點勇氣的。他原是很快地在屋裏走着，他這時站住了，彷彿在一個地方紮了根。他嚴厲的向我看了好久！我把眼睛從他轉開，凝視着火，極力拿出而且保持着的一種安靜鎮定的態度來。

『現在到了簡底性格中的梗結了，』最後他說，說得比我從他神氣上所料想的要安靜。『絲紡車到現在為止都轉動得十分平滑；但是我知道總要有一個結和難題現在來了，現在是煩惱劇烈和無窮不幸的時候了！天呵！我想要運用一部份撒姆遜

(Samson) 底力量，而且把紛糾像粗苧似的打開！

他又走起來，但是一會又停住了，這次正在我前面。

『簡！你聽理由嗎？』（他彎身把嘴唇放在我耳邊，『因為，你若不聽，我就要用暴力了。』他底聲音是粗暴的；他底神氣就是要打破受不了的束縛，而狂暴放肆起來的那種人底神氣。我看出再過一分鐘，再有一點狂亂的衝動，那我對他就沒有辦法了。現在，這過着的一秒鐘，是我所有的時刻，可以用來統管約束他：害怕，逃跑，和厭拒的動作，就會把我底和他底命運都定了。不過我不害怕的一點也不。我覺到一種內在的力，一種有勢力的感覺，這幫助了我。這緊急關頭是危險的；但却也並非沒有牠底可愛處：這或者可以和印度人乘着小艇滑過急流時的所感相比罷。我拉住他握着的手，鬆開他底糾纏着的指頭，安慰地向他說：

『坐下；我願向你談話；你要多久都可以，而且聽你所說的一切話，無論是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

他坐下來；但是他沒有得到即刻說話的允許。我和眼淚已經掙扎一些時了；我費了大的苦心壓抑牠們，因為我知道他不歡喜看見我哭。不過這時我認爲可以讓牠們盡情長流了。假如眼淚使他苦惱，那更好。所以我就讓了步，熱誠地哭起來。

一會我聽他懇切地請求我安靜。我說他這樣發脾氣時我是作不到的。

『不過我並不生氣，簡；我只是太愛你了；你因那樣堅決冷淡的神氣使你小小的蒼白臉面鋼硬起來，這我受不了。莫哭了，拭乾你底眼睛。』

他那變溫和的聲音表示他平靜下去了；所以我也安靜了。這時他要把頭放在我底肩上，但是我不允許。於是他要拉我到我跟前；不成。

『簡！』他說，用了這樣悽傷的聲音，牠震刺了我底每一根神經；『那末，你不愛我了？你所重視的只是我底身分，作我妻子的地位了？現在你以爲我沒資格作你丈夫，你畏避我底觸摸，就如同我是蟾蜍或人猿一樣。』

這些話傷我心；然而我能作什麼，能說什麼呢？或者我是不應當作什麼，說什麼的罷；但是這樣傷了他底感情所引起的悔恨感，是這樣苦我，我要在我所傷的地方塗上止痛藥的願望，我是管束不住的。

『我是愛你的，』我說，『比以前更愛；但是我必得不流露或寬縱這種感情；我必須表白牠，這是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簡！怎麼！你以為能和我同住，天天見我，若是仍還愛我的話，能老是這樣冷淡疏遠嗎？」
「不，先生；我準知道我不能够那樣；因此我看只有一種方法；但是我若提出，你要大生其氣的。」
「哦，提出來！我若發暴怒，你有哭的本領呵。」

「羅契司特爾先生，我一定要離開你。」

「離開多久，簡？離開幾分鐘，去梳平你蓬亂的頭髮，去洗你像是發燒的臉面嗎？」

「我一定要離開阿狄拉和桑恩費爾得。我一定要終身離開你；我一定要在生疏的臉和生疏的場面中開始一種新生活。」
「當然：我已經給你說過你應當了。關係要離開我的那瘋狂念頭，我置之不理。你底意思是說你一定要成爲我底一部。至於新的生活，那是全無問題的。你還要作我底妻子；我沒有結過婚。你要作羅契司特爾太太——在實質上和名義上都一樣。在你和我活着的期間，我都不離開你。你要到我所有的法國南部一個地方去；地中海岸上的一個白色別墅。在那裏你要過一種幸福的，有人保護的，最天真的生活。絕莫怕我要誘惑你犯錯——使你作我底情婦。爲什麼你搖頭？簡，你一定要講理，不然實在我又要發狂了。」

他底聲音和手都顫抖着；他底大鼻孔更張大；他底眼睛發光；但是我仍然敢說話。

「先生，你底妻子在活着；這是今早晨你自己承認的事實。假如我照你所希望的和你同住，那我就你底情婦了——別樣說是詭辯的，虛假的。」

「簡，我不是一個溫和脾氣的人——這你忘記了；我不是能久耐的；我不是冷淡不動火性的。爲了憐憫我和你自已，把手指放到我底脈膊上，試試牠怎樣跳動，而且——留神呵！」

他露出手腕，獻給我。血離開了他底面頰和嘴唇，牠們漸漸變成青白的了；我左右受苦。用他所憎惡的拒絕，這樣深深地激動他，是殘酷的。屈服又是不行的。我作了人類在被逼無路的時候所本能要作的事——向比人更高的神求助：「上帝助我！」這幾個字不由已地從我嘴唇上迸出。

「我是一個傻子！」羅契司特爾先生突然叫。『我老是向她說我沒有結過婚，却不向她解釋爲什麼。我忘記了：她對於那個

女人底性格，對於我和她那種地獄的結合情形，一點也不知道。哦，我準信簡要和我持同一意見的，在我所知道的事她全知道了的時候！把你底手放到我手裏，簡——使我在觸摸和眼見上都可以證明你靠近我——我願用不多的話把真實情形指示你。你可以聽我嗎？」

「可以，先生；你若願意，幾點鐘也可以的。」

「我只要求幾分鐘。簡，你可會聽說或知道，我不是家庭底長子；我以前有一個哥哥？」

「我記得費爾肥夫人有一次這樣告訴我過。」

「你可聽說過我底父親是一個貪財慳吝的人？」

「我聽說到有這類情形。」

「簡，因為我父親是這樣，他決心要使財產成總，把他底田產分開，公平的分給我一部，這念頭他忍受不了；他決定一切都應歸我底哥哥羅蘭得所有。他底兒子有一個要成窮人，他也同樣不能忍受。一定要娶有錢的太太使我發財。他立時爲我找到一個伴侶。馬遜先生，一個西印度羣島的開墾人和商人，是他底舊相識。他準知道他底財產是真實的，富足的。他調查。他查詢出馬遜先生有一子一女；他從他聽說他女兒將來可得到三萬鎊，這就夠了。我離開大學的時候，就把我送到傑美加去娶已經爲我求好的新婦。我父親關於她底金錢沒有說什麼；但是他告訴我，馬遜小姐爲了她底美，是西班牙城底驕傲；這並不是說話。我看她是一個漂亮女子，是布藍契般格來姆那一類的高黑，莊嚴。她底家庭願意得到我，因爲我身世好；她也是願意的。他們在聚會中把她給我，穿得很華麗。我單獨見她的時候少，和她私人談話也是很少的。她媚我，而且爲了我底歡樂她大顯她底魔力和成就。她那範圍裏的男子似乎都崇拜她，嫉妬我。我就迷惑了，被激動了；我底感官興奮了；我因爲無知，不交到，未經世事，我以爲我愛她。這樣令人沉迷的胡塗行爲，社交場裏的白癡的競爭，青春底盲目魯莽，和好色，總是驅使男子去犯的。她底親戚們鼓勵我，競爭人刺激我；她引誘我；幾乎我還沒有鬧清我自己的感情，就成了一件婚姻。哦，我想到這種行爲時，我對自己毫無敬意！——一種內心輕視的苦惱制服着我。我絕沒有愛她，我絕沒有敬她，我甚至沒有知道她。我不準知道她底天性中有一種美德存在；我沒有看出貞淑，慈悲，真誠，或是心智方面或態度方面有什麼修養——我却娶了她；我是愚笨，卑下，眼光短小的胡塗人！少犯些罪過我可以——不

過讓我把起我是在和誰說話。

『我底新婦底母親，我沒有見過；我聽說她死了。蜜月一過，我知道我錯了；她只是發了瘋，被關在瘋人院裏。還有一個弟弟——完全一個雪白癡。哥哥你見過的（雖然我憎惡他所有的親屬，我却不能厭恨他，因為在他微弱的心裏，還有一些情愛，這在他對於他妹妹的不斷關切中，在他有一時對我的狗似的依戀中，可以表示出來）——有一天許也要陷入同樣情態。我底父親和我底哥哥羅蘭知道這一切；但是他們只想那三萬鎊，一同打主意對待我。』

『這些是卑污的發現；但是除去隱瞞的奸詐之外，我不會拿這些作爲責難我妻子的題目，雖然我看她底天性完全和我不同，她底趣味在我看來是可責難的，她底心地是平凡，卑下，窄狹，不能領牠到更高處上，向寬處開展——雖然我看我不能舒適的和牠過一夜，甚至白天過一點鐘；雖然我們間不能有和氣的談話，因為我無論談起什麼題目，總即刻就從牠得到既粗魯又陳腐，既剛愎又怯懦的回報——雖然我覺得我不會有平靜安定的家庭，因為沒有僕人願忍受她那樣凶暴無理性的脾氣，和她那胡塗矛盾而又苛刻的命令底煩擾——就在這樣時候我還約束着自己：我避免責罵，我減短規勸；我極力秘密地吞嚥自己底悔恨和憎惡；我壓抑我所覺到的深的厭恨。』

『簡，我不願拿可憎的瑣事來麻煩你；幾句有力的話就可以表現出我所要說的意思了。我和樓上那個女人住了四年，在那之前她已經使我不堪了；她底品格以可怕的速度成熟發展起來；她底罪惡很快地，產量過度地出現了；這些罪惡是這樣有力，只有殘酷才可以約制，然而我不願用殘酷。她有何等微小的智力，何等龐大的性癖呵！這些性癖給我怎樣的苦楚呵！白沙馬遜，一個聲名不堪的母親底道的女兒，拖我經過了一切可憎惡的，墮落人的苦惱；這些苦惱是一個娶了縱慾不貞的妻子的男子，所一定避免不了的。』

『這其間我底哥哥死了，而且在四年之終，我底父親也死了。這時我是十分有錢了——然而却可憐到可憎的貧窮地步：一個我所見過的最愚蠢，不潔，敗壞的天性，和我底相聯合，而且法律和社會都稱之爲我底一部。我不能用任何法律手續擺脫牠；因爲醫生這時發現我底妻子瘋了——她底放縱早熟地發展了瘋狂底胚種。簡，你不歡喜我底敘述；你看來幾乎是病了——我把其餘的事留待另外一天再說罷。』

『不先生，現在說完罷；我可憐你——我實在真心可憐你。』

『有些人底憐憫是一種有毒的，侮辱人的東西，這我們有理由向啟齒的人扔回；但是這種憐憫是無情自私的心所本有的；牠是聽到別人底災難而引起的一種不純而自私的憂慮，混和着對於蒙災的人所懷的無知的輕視。但這不是你底憐憫；你底臉上這時所充滿的——你底眼睛裏幾乎要滿溢出來的——使你底心膨脹——使你底手在我手裏顫抖的並不是這樣感情。我底可愛的人，你底憐憫是愛情底受苦的母親；牠底苦楚就是那神聖熱情底臨生的產痛。我接受牠，簡，讓牠底女兒自由降臨罷——我底胳膊在準備接收牠。』

『現在繼續說下去罷，先生；你發覺她瘋了的時候，你怎麼辦呢？』

『簡我接近絕望底邊緣了；在這深淵和我之間隔着的，只是一點自尊心底殘餘罷了。在世人底眼裏，我無疑的是滿蒙着污穢的羞辱；但是我決心要在自己底眼中是清潔的——而且至終屏絕她底罪過底傳染，強自不和她底心理缺點相連。然而，社會仍然把我底名字和人與她相連；我仍然每天見到她，聽到她；她呼吸的東西（呸！）和我所呼吸的空氣相混；而我我記得有一次我曾作了她底丈夫——這種回想在彼時和現在，都說不出地使我憎恨；同時我知道她活着的時候，我絕不能再另娶一個更好的妻子；雖然她比我大五歲（就是在她底年齡上她底家人和她底父親也向我撒了謊，）她多半可以和我活到一樣久，因為她身體健強和她心不健全是一樣。情形如此我在二十六歲上是絕望了。』

『有一夜我被她底喊聲驚醒了——（在醫生說她瘋了之後，她自然是被關閉起來了）——那是熱燥的西印度羣島的夜；是這樣氣候中，颶風之前所常有的一種夜。因為不能睡覺，我就起來開開窗子。空氣像硫磺蒸發汽——我在什麼地方找不到爽神的東西。蚊子嗡嗡叫着飛進來，在屋的週圍悽慘地低叫；海，我從那裏可以聽到，像地震一樣發着悶響——黑雲在海上面吐出來；月亮在波浪裏向下落，又大又紅像一個熱的炮彈——她向着風暴燥熱使之抖索的世界，看那最後的血紅的一眼。我在身體上受空氣和景物底影響，我底耳朵裏充滿了那瘋人仍然嚷着的咒罵；在其中她把我底名字和那樣一種惡魔似憎恨的音調，和那樣語言混合起來！明娼也沒有比她更污穢的字眼；雖然隔着兩個屋，我聽到了每個字——西印度房屋的薄隔扇，對於她狼似的叫喊阻塞不了什麼。』

「這種生活是地獄，」最後我說，「這種聲音，這種空氣，是屬於無底深淵的！若是我能够，我有權利把我自己救出。世俗的痛苦，要和累贅我靈魂的笨重肉體一同離開。對於迷信家所謂永久的火劫，我並無畏懼；沒有未來的情形能比現在更壞了——讓我離開，歸依上帝罷！」

「我有一個箱子裏面放兩隻裝藥的手槍，我跪下開箱上的鎖時這樣說：我想自殺。我懷這樣心思只有一會工夫，因為既發瘋，引起自殺的願望和計劃的，那種極端的純粹絕望底危機，一秒鐘就過去了。」

「新從歐洲來的風吹過大洋，從開着的窗子衝進來；風暴開始了，大雨傾注，雷響電閃，空氣變純淨了。我於是計劃定規了一種決議。當我在園裏滴水的蘋果樹下，在淋濕的石榴和波蘿樹之間散步，在發光的熱帶的黎明在我周圍紅起來的時候——我這樣推想，簡——現在聽着罷，因為是真智慧在這時安慰我，指給我應走的正路。」

「從歐洲來的甜蜜的風仍然在變新鮮的葉間低語，大西洋在榮耀的自由中怒嘯着；我底乾焦了多時的心，對這聲音澎湃起來，而且充滿了活血——我底生命希望再生——我底靈魂渴望新鮮的空氣。我看見希望復活——覺得再生是可能的了。從園盡頭有花的拱廊那裏，我向海洋上凝望——海洋比天空還要藍；舊世界在那邊；清楚的前途這樣開展了。」

「去，」希望說，「再住在歐洲；那裏不知道你有怎樣蒙污的名字，也不知道縛在你身上的是怎樣骯髒的負累。你可以把瘋人帶到英格蘭；加以相當的照料和預防把她錮禁在桑恩費爾得；你就隨心到什麼氣候裏旅行，隨意有什麼新結合。那個女人那樣濫用了你長期的苦痛，那樣污辱了你底名譽，那樣毀壞了你底青春，她不是你底妻子，你也不是她底丈夫。把她按照情況所需要的加以照料，你就把上帝和人類所要求你作的事情全作了。讓她底本來面目，她和你的關係，都在忘掉中埋葬掉；你勢必不把這些向活人宣布。把她放在平安舒服的地方；把她底墮落隱密住，就離開她。」

「我就依照這個提示去作。我底父親和哥哥沒有使他們底相識知道我底婚姻；因為在我告訴他們這結合的第一封信上——我已經起始對於這結合底結果，懷着極端的憎惡，而且從她家庭的性格和體格看起來，我眼前有一種可憎恨的將來——我就迫切地囑咐他們對這事情守秘密；不久我父親為我所選的妻子底不名譽行為，使他也羞於承認她是自己底兒媳了。但不願宣布這關係，他和我自己一樣焦心要來隱密了。」

「於是我把她送回英格蘭；船主帶着這樣一個怪物，我經了一次可怕的航程。我高興我終於把她弄到桑恩費爾得，看她平安地住在三層樓上那間屋裏，她拿那屋底祕密內室作成野獸洞——妖精窩，現在已經十年了。在替她找看護人上我搗了一些麻煩，因為必須選一個忠實可靠的人，否則她底發瘋一定要洩露我底祕密；而且她有時明白幾天——有時明白幾禮拜——這期間她就咒罵我。最後我從葛里木斯比別墅僱來葛來斯波兒，她和外科醫生加特爾（馬遜被刺被咬那夜是他替敷的傷）是我讓我知道我祕密的僅有的兩個人。費爾肥夫人確是可以猜疑到一點事情的，但是關於事實她得不到準確的知識。就全體說，葛來司波兒倒是一個好看守人；不過一部份爲了她自己底缺點——這似乎是沒有什麼可以治好她的，而且爲了她底難堪的職業常常容易發現——她底謹慎鬆懈失敗不僅一次了。這瘋人是狡猾而又惡毒；她看守人一時的疏忽她沒有不利用的；有一次她隱藏了刀，用來刺她底哥哥，兩次她得到她小房底鑰匙，夜間從那裏出來了。出來第一次是要在床上燒死我；第二次，她對於你那可怕的訪問。我謝謝看護你的神，她那時把忿怒在你底結婚服裝上發洩了，那或者帶回了自己結婚時的朦朧回憶來。但是我不能去想在彼時可以發生怎樣的事。我想到今早晨撲上我喉嚨管的東西，把黑紅的臉面放在我底鴿兒窠上時，我底血凝結了——」

「你把她安置在這裏時，你作什麼呢，先生？」在他停下時間：「你到那裏去了呢？」

「我作什麼嗎，簡！我把自己變成一個鬼火。我到那裏去了嗎？我像三月的鬼魂一樣從事狂妄的漫遊。我到了歐洲大陸，繞行到所有的地方。我底固定的欲望是要找到一個我所能愛的，有理解的好婦女；和我留在桑恩費爾得的悍婦，成爲一種反照——」

「但是你不能夠結婚呵，先生。」

「我決定而且深信，我能够而且應當結婚。我原來的心意並不是要欺騙，如我欺騙了你的樣子。我意思原要把我底故事明白告訴你，而且公開地提出我底求婚；我應當被人認爲可以愛人並被人愛，這種事情在我看來是這樣絕對合理，我絕沒有懷疑過會有婦女願意並能了解我底情形，而且答應我，雖然我背負着苦楚。」

「喔，先生？」

「在你好問的時候，簡，你常常使得我微笑。你像急性的鳥一樣睜開你底眼睛，時時作出一種不安的動作，彷彿語言的回答

對於你說出的還不够快，你要讀人內心的東西一樣。不過在我續說下去之前，你告訴我你底「喔，先生」是什麼意思，這是你所常用的小句子；而且有許多次牠使我滔滔不絕地談下去。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

「我底意思是——以後怎樣了？你怎樣過下去？這事底結果如何？」

「確是如此！現在你要知道什麼事？」

「你是否找到你所歡喜的人？你是否請她嫁你了？她說了什麼話？」

「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否找到了我所歡喜的人，和我是否請求她嫁我了；但是她說什麼，還有待命書記載。長長十年的時間中我到處漫遊，先在這個首都，又在那個首都住着；有時住在聖彼得堡；更常住在巴黎，間或住在羅馬，納普斯，和福勞倫司。有着許多錢和一個舊家的護照，我可以選擇自己的接交人；什麼社交場我都可以進去。我在英國，法國，意國，和德國的貴婦女中選擇我底理想婦女。我找她不到。有時候，在飛逝的一瞬間，我以爲我見到了一種眼色，聽到了一種聲調，看着了一種外表，表示我底夢想起底實現；但是我即刻就醒悟了。你莫要假設我希望完全，無論是心或身底方面。我只希望適合於我的——希望和瘋人相反的人；我是空空希望。在她們之間我沒有找出一個人來，是我願請她嫁我的，即使我是自由的也罷，因爲我已受過不適合結合底危險，恐怖，和憎惡警告了。絕望使得我不顧利害。我試過放蕩生活——絕無奸淫；那我在以前和現在都厭惡。那是我西印度妻子底品性；對於牠和她的深惡就是在圖歡樂上，也很約束我。近乎淫佚的任何享樂都使我接近她和她底罪過，所以我全迴避。」

「然而我不能孤獨過活，所以我就試驗結婚。我所選擇的第一個就是色林瓦連司——這是另外一個步驟，使一個男子想起來時要唾棄自己，你已經知道她是何如人，和我同她的奸情是怎樣完結的了。她以後有兩個人：一個是意國人吉新達（Giannina）一個是德國人克來拉（Clara）；兩人都是被人認爲特別漂亮的。過幾星期她們底美對我算什麼呢？吉新達是既無教養又強悍的。三個月中就對她厭倦了。克來拉誠實安靜；但是沉滯，無神，不易感動；一點不合我底趣味。我樂於給她一筆足夠用的錢使她好好從事一種事業，把她適當地擺脫了。不過，簡，我從你臉上看出，你這時對我並不在懷着很好的意見呵。你以爲我是一個無情的，不檢的，不道德人物罷？不是嗎？」

「實在的，我不像以前有時候一樣歡喜你了，先生。先和一個情婦，又和另一情婦那樣過活，難道你一點也不以爲錯誤嗎？你

談起來彷彿只是當然的事情罷了。」

「以前我以爲這樣，可是我並不歡喜。這是一種耽樂的生活，我絕不願再回到這種生活上去。包一個情婦和買一個奴隸是相近的壞事；二者在天性和地位上都常是卑下些；和卑下的人親密地過活是墮落人的。現在我想起和色林、吉新達、克來拉所過的時光，就憎惡。」

我覺得這些話底真實；而且我從這推出確定的結論：若是我忘記了自己和注入我心裏的教訓，以至憑了什麼借口，據了什麼理由，或受了什麼誘惑，變了這些可憐女子底繼承人，有一天他懷着現在記起她們的同一感情來看我。我並沒有把這信念說出來；覺到就夠了。我把這深印到我心上，使牠留在那裏作我受誘惑時間的幫助。

「簡，現在你怎麼不說『喔，先生？』我沒有說完，你面色莊嚴。我看你仍然不贊成我。不過讓我回到本題罷。去年一月，擺脫了一切情婦，心情暴戾，悽苦——無用的，漫遊的孤獨生活所生的結果——被失望所銷蝕，不高興一切人，尤其是一切婦人（因爲我開始認爲有智力的，有愛而且忠實的婦女這種念頭，只是一種夢想罷了），爲事務關係，我回到英格蘭。」

「在一個寒冷的冬天下午，我騎馬見到桑恩費爾得府。討厭的地方！我沒有期望和平——沒有期望快樂。在海一徑一段階上，我看見獨自坐着一個安靜的小人。我不介意地從她旁邊過去，如同經過對面的白楊一樣：對在她將來對我要成怎樣，我並沒有預感；沒有內心的警告警戒我。我生活底掌權人——無論是善是惡，掌管我命運的惡魔——會穿着簡陋的服裝在那裏等我呵，我還不知道這事，即使在米羅駟發生意外，她來到跟前莊重地要幫忙我的時候。孩子氣的細瘦的人彷彿是一隻紅雀跳到我跟前，要在小翅膀上背着我一樣。我是粗暴的；但是那東西不走；牠帶着奇怪的堅忍性站在我跟前，並且帶着一種權威看，說話必須幫助我，並且用那個手：我是受了幫助了。」

「我——我那無力的肩，有種新東西——一種新鮮的汗液和感覺——潛進到我底身體裏面了。我聽說這個妖魔要回到我那裏去——牠屬於我下面的家——是好的，不然我不能讓牠從我手下走開，看牠在矇矓的籬笆那面消失，而不覺得特別惋惜。那晚上我聽着你回家來了，簡，雖然你或者不理會我想念着你或觀候你。第二天不給你見到我，我觀察了你半點鐘，當你和阿狄拉在走廊裏玩的時候。那是下雪的天，我記得，你不能到戶外。在我底房裏，門半開着：我可以聽，可以觀察。阿狄拉引住你外面的

注意有一會工夫；然而我幻想你底思想是在別處的；不過你對她還很耐心，我底小小的簡；你向她談話，和她玩耍，時間頗多。最後她離開你的時候，你即刻就深沉地夢想起來了：你緩緩地在走廊裏走。在經過一個窗子的時候，你不時地向外看一看密密降落的雪；你聽着低泣的風，於是又輕輕向前走，夢想着。我想這些白日的幻象不是黯淡的，偶然在你底眼睛裏有一種快樂的光輝，在你底面貌上有一種溫和的激動，這表示的不是悽苦的，易怒的，憂鬱病的深思；你底神色却顯出青春底甜蜜的默想，當青春底精神用樂意的翅膀追隨着希望上飛，直飛到理想的天上的時候。費爾肥夫人在大廳裏向一個僕人說話的聲音驚醒了你：你怎樣奇怪地向你自己微笑，而且微笑你自己呵！在你底微笑中有着許多的見識；牠是非常伶俐的，牠似乎輕視你自己的遐思。牠似乎說：「我底美的幻象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一定不能忘記牠們是絕對不真實的。在腦子裏我有玫瑰色的天空和綠的開花的樂園；但是我十分知道，在外面，我脚前有一片不平的曠地要走，而且我周圍有黑暗的風暴要應付。」你跑下樓，向費爾肥夫人找點事情作：算一週來家庭用費賬，或是類此的事情。我想，我惱你走開使我不見了。

「我不耐煩地等着夜晚，那時我可以叫你到我面前。在我看來，你底性格是異乎平常的，十分新穎的性格；我想要更往深處探求牠，要更爲知道牠些。你帶着既畏羞而又獨立的眼色和神氣進到屋裏來；你穿着頗有異趣，很像你現在的樣子。我使你談話不一會我發現出來你充滿了奇異的矛盾。你底服式和態度受着規律約束；你底神氣當是疑心的，爲天性所陶冶過，却完全沒有慣於社交，很怕因爲不當的舉止和失錯，使自己顯得很不好；然而向你說話的時候，你向和你談話的人底臉面，抬起鋒銳的，大胆的，發光的眼晴；你每一情盼之中都有着識見和力量；拿簡短問題迫問你的時候，你有迅速完滿的答話。你似乎很快地就和我慣了；我相信你覺得在你和你底嚴肅刻薄的主人之間有着同情存在；簡因爲見到一種愉快的隨便怎樣迅速地使你底態度安閑，是令人吃驚的；雖然我要發脾氣，你對於我底粗暴並不顯出吃驚，恐懼，煩惱，或不高興，却時時帶着一種我不能描寫的，單純但却聰明的慈惠，向我微笑。我所見到的使我又滿意又興奮；我歡喜我所見到的東西，而且我願意多見。然而在好長的時期中，我生疏地對待你，而且不常找你到一塊。我是一個聰明的享樂主義者，願把這種新奇又有愉快刺激的結識朋友的歡喜延長；而且有一時我被一種擾人的恐懼所苦；我怕我若隨便拿這個花朵，牠就要凋謝，甜蜜的鮮魔力也就要離開了。那時我並不知道這不是一朵片刻即謝的花，却是用毀不了的寶石刻成的，輝煌的類似花的東西。而且我願看一看我避你時，你是否要找我——你並沒

；你安安靜靜的在教室裏，像你底書檯和木架一樣；我若偶然遇到你，你只不恭敬地表示見到我，迅速地就過去了。這些時你底通常的表情都是有所思的神色；並不喪氣，因為你沒有病；却也並不快活，因為你希望少，沒有實在的歡樂。我不知道你怎樣想我，是否會想到我過，於是我決心要查明這事。

「我又來留意你。在你談話的時候，你底眼神上有些歡喜的，你底態度上有些懇摯的東西；我看出你有一顆合羣的心；使得你憂傷的，是那沉默的教室，是你生活的無味。我讓自己享受這種歡樂，就是對你仁慈；仁慈不久就激動你底感情了；你底臉面在表情上變為溫柔，你底聲調變成溫存的了；我歡喜我底名字從你唇上用感謝快樂的聲音說出。在這時候，我時常有你偶然相遇的快樂，簡；在你底態度上有種奇怪的躊躇；你帶着一種輕微的不安——一種彷徨的猶豫看望我；你不知道我底無常的心情要怎樣——是要作主人而且嚴厲呢，還是要作朋友而且慈悲。我這時太歡喜你了，不至常動第一種念頭；而且在我熱誠地伸出手來時，你那年青渴望的臉上有那樣花和光和幸福；我常常要大努力才能避免不即刻把你拉向我底心。」

「莫再談這些時日了，先生。」我插入說，偷偷從眼睛上揮去幾滴淚；他底話對於我是一種苦楚；因為我知道我必須作什麼——而且即刻作——這些回憶，這些感情底表露，只使我底工作更難罷了。

「不了，簡，」他回答：「現在既然準定得多，將來既然光明得多，老談過去有什麼必要？」

聽到這神志迷惑的斷言，我發抖。

「你看見現在情形是怎樣了——不是嗎？」他接着說。「青春和成年時期半在說不出的不幸，半在無聊的孤寂中度過之後，我第一次找到我真正能愛的人——我找到你了。你是我底同情——我底更好的自我——我底好天使。一種強有力的依戀使我被縛到你身上了。我以爲你善良，有才，可愛；一種懇摯莊嚴的熱情在我心裏發生了；牠使我傾向你，吸引你到我生命底源泉和中心，使我底生活繞着你底周圍，而且在純潔有力的火焰中燃燒着，把你和我熔爲一體。」

「因爲我覺得而且知道這個，所以我決心娶你。告訴我說我已經有了一個妻子，是無意義的嘲笑；現在你知道我只有一个令人憎惡的惡魔。想要欺騙你，是我錯了；但是我怕你性格中所有的固執性。我怕早年注入的成見；我想要在冒險告你祕密之前，先把你安穩的得到。這是懼怯；我應當首先求訴於你底高貴和寬宏，如我現在所作的一樣——坦白地向你公開我底苦惱生活。」

——向你訴說我要求更高尚，更有價值的生活的飢渴——向你表明要在我被人好好地，忠實地愛着時，去好好地，忠實地愛人，不是我底決心。（這字眼太弱，）却是我底無可抵抗的意向。隨後我應當請求你接受我忠實底保證，並把你底給我。簡——現在給我罷。」

一陣停頓。

「你爲什麼沉默，簡？」

我在經驗着一種嚴厲的試驗：一隻熱鐵的手抓住我底要害處。可怕的瞬間：充滿了掙扎，黑暗，和燃燒！沒有人能够希望比我更甚地爲人所愛；而這樣愛我的人又是我絕對崇拜的。然而我却要棄絕愛與偶像呵。一個悽慘的字包括了我受不住的責任：「走！」

「簡，你明白我要求你什麼嗎？只是這個允諾：「我願成爲你底，羅契司特爾先生。」」

「羅契司特爾先生，我不願成爲你底。」

又是長時的沉默。

「簡！」他又說，帶着一種溫存，這用悲傷把我折倒了，而且使我懷着預兆的恐怖變得冰冷——因爲這安靜的聲音是要起來的獅子底哮喘——「簡，你底意思是說你要在世間自走一條路，讓我另外走一條路嗎？」

「我是這意思。」

「簡」（彎身向我而且擁抱着我，）「現在有這意思嗎？」

「是。」

「現在嗎？」輕輕地親我底前額和面頰。

「是。」我迅速地把自己完全從約束中擺脫。

「哦，簡，這是刻毒的！這是一——這是罪過的。愛我並不是罪過。」

「服從你却是罪過的。」

——但是，我決心了。

凶野的神氣使他底眉毛豎起——經過了他底險面：他站起來；然而他還忍耐着。我把手放在椅背上扶持住；我發抖，我害怕。

「片刻時間，簡，你走了時我底可怕生活，你看牠一眼。一切幸福都要隨着你走失了。留下什麼呢？作妻室的只是樓上的瘋人：你也可以向我提那邊葬場裏的屍身。我將怎麼辦呢？簡到什麼地方尋求一個伴侶，尋求一些希望呢？」

「照我一樣作：信賴上帝和你自己。相信天。希望在那裏再見。」

「那末你不願讓步了？」

「不。」

「那末你判定我活着不幸，死了被詛咒了？」他底聲音高起來。

「我勸你活着無罪，願你死去安寧。」

「那末你從我把愛和無罪奪走了？你扔我去以肉慾作熱情——以惡行作事業了？」

「羅契司特爾先生，我不向你指定這種命運，就如同不拿這來作爲自己的命運是一樣。我們生來是要鬥爭，忍受——你並無異於我：那就這樣作。你要在我忘你之前就忘記我。」

「你這話使我成爲撒謊的人了：你侮辱了我底榮譽。我宣言我不能改變：你當面告訴我，我不久就改變。你底判斷上有怎樣扭助，你底思想中有怎樣背謬，由你底行爲證明了。使一個同伴人到絕望境地，會比犯一條人類法規好嗎？破壞這法規又沒有人受損害，因爲你沒有親屬和相識，你害怕和我同住要開罪他呵！」

這是實在的：而且在他說話的時候，我底良心和理智都變成我底陷賈者，說我抗拒他是有罪的。他們說話幾乎和感情一般高聲：感情是凶猛喧鬧着。「哦，答應了罷！」牠說。「想想他底不幸；想想他底危險——看看他獨自留下時的情形；記住他底暴躁天性；考慮絕望以後的不顧利害——安慰他；救他；愛他；告訴他你愛他而且願屬於他。世間誰關你的心？你所作的事會使誰受損害？」

仍然不能克服的是這個答話：「我關心我自己。越孤獨，越沒有朋友，越沒有人幫助，我越要自重。上帝所頒，人所認可的法律，

我要遵從。我並不瘋狂（我現時是瘋狂的）而清醒着的時候所接受的原則，我要堅守。法律和原則並不是爲了沒有誘惑的時候而設；是爲了現在這樣時候的，這時肉和靈都起來反抗牠們底嚴格；牠們是嚴格的，是不能破壞牠們的。若是爲了我自己方便我可以破壞牠們，那牠們有什麼價值呢？牠們是有一種價值的——我總是這樣相信；若是我現在不能相信了，那是因爲我自己不健全——十分不健全：血管裏流着火，心跳得快，我都數不及數。預先想好的意見，過去的決心，是我所要堅守的一切：我在這裏立穩腳。」

我這樣作了。羅契司特爾先生在研究着我底臉面，看出我是這樣作了。他底忿怒到了最高點：他對這一定要讓牠發作一時的，無論以後發生什麼事；他從地板上走過，抓住我底胳膊，把我底腰。他似乎用他發光的眼神要吃我：在身體上這時我覺得無力，彷彿受旱和近爐火的草根一樣：在心理上我仍然主宰着我底靈魂，並準信得到最後的平安。幸而靈魂在眼睛中有一個解釋者——時常是無意的，但却是忠實的解釋者。我抬眼看他底眼；在我看着他底凶暴臉面時，我不由嘆息一聲；他底抓握是苦痛的，我底負擔太重的力量幾乎窮盡了。

「沒有過，」他切齒時這樣說，「絕沒有過什麼東西，既這樣脆弱，卻又這樣難以制服。在我手裏覺來，她只是一根蘆葦罷了！」（他用他把握的力量搖幌我。）「我用手指就可以折了她：不過我即使折了她，拔了她，壓碎了她，那又有什麼益處？看那個眼睛：看從眼裏向外望的那堅決，自由，凶野的東西，牠不僅是帶着勇氣——却是帶着一種嚴厲的得勝向我挑戰。我對於牠底籠牢無論可以怎樣，我却不能捉住牠——那個野蠻美麗的東西，若是我把這不結實的牢獄撕毀，打破，我底暴行也不過把俘虜放鬆罷了。我可以成爲軀殼底克服者；但是在我還未能自命爲土屋底佔有人之前，裏面的住者就要逃到天上去了。我所要的是你呵，靈魂——和你底意志，力量，美德，和純潔；並不只是你底易碎的外架。你願意，你自己可以飛來靠着我底心：違反你底意志去強抓你，你要和馨香一樣逃脫——我還沒有吸進你底香氣，你就消失了。哦，來罷，簡來！」

他說這話的時候，他鬆開手放了我，僅只對我看。這眼色比瘋狂的用力更難抵抗了：不過，只有白癡會在這時候屈服。我已經冒過而且挫折了他底忿怒了；我必須閃過他底悲哀：我退到門跟前去。

「你要走嗎，簡？」

「我要走，先生。」

「你要離開我嗎？」

「是的。」

「你不願來嗎？你不願作我底安慰者，我底救星嗎？我底深的愛，我底強烈的悲苦，我底瘋狂的祈求，對你全不算什麼嗎？」

他底聲音中有何等形容不出的至情，堅決地再說：「我要走」是何等困難呵！

「簡！」

「羅契司特爾先生！」

「那末，——我答應，不過記住，你留我在這裏苦痛着。上樓到你自已屋裏去；把我所說的話全想一番，而且，簡，對我底痛

苦看一眼——想想我。」

他轉身走開，臉朝下撲到沙發上面。「哦，簡！我底希望——我底愛——我底生命！」他嘴裏痛苦地迸出這話來。以後是深沉

有力的啜泣。

我已經到了門了；但是，讀者，我走回來——和我退去時一樣堅決地走回來。我在他跟前跪下；我把他底臉從墊子轉向；我

吻他底面頰，我用手整平他底頭髮。

「願上帝祝福你，我底親愛的主人！」我說。「上帝使你離開傷害和過錯——指導你，安慰你——爲你過去對我的仁慈好

好報酬你。」

「小小的簡底愛，是我底最好的報酬，」他回答；「沒有這，我底心碎了。不過簡是要把她底愛給我的——既高貴，又慷慨。」

血衝上他底臉；火從他眼裏閃出來；他跳起直立着；他伸出他底胳膊；但是我避免了擁抱，即刻走出了屋子。

「別了！」是我離開他時內心的叫喊。絕望加足道：「永遠別了！」

*

*

*

*

那一夜我沒有想睡覺；但是我一躺到床上，就微睡了。我在思想上轉變到童年情形上去了；我夢到我在革特謝德睡在紅房

裏面，夜是黑暗的，奇怪的恐懼壓着我底心。好久以前使我昏迷的光，在這夢中回想起來，似乎滑動地上了牆，顛斜地在朦朧的天花板中心停住了。我抬頭看，望屋脊鎔化成雲彩了，又高又暗，這光彷彿像是月亮對於她所要分開的煙霧所給的光輝。我看看月亮來——懷着最奇怪的預想着望着，彷彿在她底圓體上要寫出定我命運的話一樣。她從雲中露出，以前還未曾有過月亮這樣露出來的：一隻手先穿透黑暗的雲層，並且把牠們撥開，隨着不是一個月亮，却是一個白色的人形在蔚藍中閃耀，一個高貴的前額向東偏斜着。牠老是凝視着我。牠向我底精神說話：聲音是無限的隱約，然而這是這樣靠近，牠在我心裏低語着：

「我底女兒逃開誘惑。」

「母親，我要逃開。」

我從神魂出體似的夢中醒來之後，我這樣回答。這還是在夜間。不過七月的夜是短的：中夜之後不久，黎明就到了。「開始我所必需完成的工作不會太早的。」我想。我起來；我已經穿好了衣服；因為我除了鞋什麼東西也沒有脫。我知道在抽屜裏什麼地方去找我底幾件襯衣，一個小盒，一個戒指。在找這些東西的時候，我碰到幾天前羅契司特爾先生勉強我接受的珍珠項鍊的珠子。我把還留下來；這不是我底，却是在空氣中鎔化了的幻想新婦底東西。別的東西我束成一包，我底裝着二十先令（是我所有的全部錢款）的錢袋，我給放到口袋裏去；我戴緊草帽，用針別好圍巾，拿了包子和拖鞋（這我還不穿上），偷偷從我屋裏走出來。

「別了，仁慈的費爾肥夫人！」我低聲說，當我輕輕從她門旁走過的時候。「別了，我底親愛的阿狄拉！」我向着育嬰房看望的時候說。進去擁抱她的念頭是不准有的。我必須欺騙一個銳敏的耳朵。牠大半是在傾聽着罷。

我要一停不停走過羅契司特爾先生底房子；但是在那門檻跟前，我底心一時停止了跳動，我底脚也被迫停住了。那裏並沒有睡眠；住那房的人不安地從這牆走到那牆；而且在我傾聽時一再嘆着氣。我若是願意，在這屋子裏有爲我的天國——一個暫時的天國，我只消進去說道：

「羅契司特爾先生，我要一生愛你和你同住，一直到死。」就會有狂歡的源泉湧到我嘴唇上來。我想着這個。

那仁慈的主人，現在不能睡覺，在不耐煩地等着白天。他要在早晨去叫我；我已經走了。他要搜尋我；枉然。他要覺得被棄；他底

愛情被拒絕了！他要吃苦；或者到絕望地步。我也想到這個了。我底手向鎖那裏動：我把手縮回來，繼續向前走。

我悽慘地輾轉下樓。我知道我必須作什麼。我機械地那樣作。我找到廚房旁門的鑰匙，我也找到一個油瓶和一枝羽毛；我把門鎖和鑰匙上了油。我弄了一點水，一點麵包，因為我或許要走得很遠；我底力量近來很受震動，一定要使支持得住。我沒出一聲作完了這一切事。我開開門，走出來，又輕輕把門關上。朦朧的黎明在院裏發亮。大門都是關鎖着的；但是其中有一道小門却只上了門。我從那裏走出去；這我也給關上了；現在我出了桑恩寶爾得了。

一哩以外，田地那邊，有一條道路，向米爾口特反對的方面去；這是我時常留意到，却不會走過的路，不知道牠通到什麼地方。我底脚步就順那條路去了。這時是不容有思索的；不能回顧一眼；甚至前看一眼也不能夠。對於過去或對於將來，都不能思想。過去的一頁是這樣天國般甜蜜——這樣極度地憂傷；讀牠一行就會消融我底勇氣，挫折我底力量。將來是一個可怕的空白；有些像洪水經過的世界一樣。

我順着田地，籬笆，和小徑底邊上走，一直到日出以後。我相信是可愛的夏季的清晨。我知道我離開屋子時穿上的鞋，一會就給露水濕了。但是我不看升起的太陽，不看微笑的天空，也不看醒來的自然。被帶着經過美麗風景去上斷頭台的人，不去想在他路上微笑的花，却想着木槌和斧刃；想着骨與血管底分離；想着終場張開的墳墓；我想着悽慘的逃亡和無家的流浪——而且苦痛地想着我所遺留下來的東西。我沒有辦法。我想着他這時在他屋裏望着日出，希望着我去說願和他住在一塊並且爲他所有。我渴望屬於他；我急切地想回去；還不過晚，我還可以免去他失戀的劇烈的痛苦。我準信，這時我底逃亡是還未被發現的。我可以回去作他底安慰者——他底驕傲；救他脫離不幸，或者救他脫離毀滅。哦，對於他自棄的恐懼（這比我底自棄要更糟）；是何等刺激我呵！這是我胸中一個倒鈎的箭頭；我要拔出牠時，牠撕裂我；回憶使牠更向裏進的時候，牠使我病了。鳥開始在叢林矮蓬中歌唱；鳥對於牠們底伴侶忠實；鳥是愛底象徵。我是什麼呢？在我底心痛和爲倫常的瘋狂努力之間，我憎惡我自己。我不能從自讀中，甚至不能從自尊中得到慰安。我損害了，傷了，離開了我底主人。在我自己底眼中我是可厭惡的。然而我不能回去，不能回走一步。上帝一定要領導我前去。至於我自己底意志和良心，一個被劇烈的悲苦蹂躪，一個被悶死了。我順着孤寂的路向前走時，我凶猛地哭泣着；像一個發瘋的人一樣，我迅速地，迅速地前進。從內心開始的軟弱，漫延到四肢，抓住我，我跌倒了；我在地上躺了幾分

鋪，把臉壓在一塊濕草泥地上。我有點害怕——或是希望——我會在這裏死去；但是一會我起來了；用手和膝向前爬，以後又站起來——和以前一樣熱切而且堅決的，去上大路。

我到了路上時，我不得不坐在籬笆下面休息；我坐著時，聽到車輪聲，看見有一輛車子前來。我站起來舉手；車停住了。我問是上那裏去的，趕車夫說出一個很遠的地方，我準信羅契司特爾先生在這地方沒有關係人。我問他多少錢可以把我載到那裏；他說三十先令，我回答我只有二十；那他就二十也就可以了。他又允許我進到車裏去，因為車是空的；我進了車，關起來，車於是又滾滾前進了。

溫存的讀者呵，願你永莫感覺我那時所感覺的！願你底眼睛永莫像我底眼睛一樣，酒那種火性的，燙人的，絞心的眼淚！願你對天的祈禱，莫像我那時候嘴中所發的一般絕望而且苦惱；因為我勸你永遠莫像我一樣，害怕對於你完全愛着的人，成爲使他犯罪惡的工具。

第二十八章

兩天過去了。是夏日的傍晚；車夫在一個叫作惠特克勞司（Wilkeson）的地方使我下車；爲我所付的錢他不能再送我前去，而我却是沒有一先令了。這時車已經離開一哩；我是獨自一人。我爲了安全，把我底小包放在車內袋裏，這時我發現我忘記把牠取出來了；牠留在那裏，再也離不開那裏了；現在我完全空無所有了。

惠特克勞司不是一個市鎮，甚至也不是一個小村；只是四路交叉地方的一個石柱；這是塗了白色的，我想是爲要使牠在遠處或黑暗中更爲清楚。柱頂上有四枝；按照上面所刻的文字，各枝所指的最近市鎮離這裏十哩，最遠的離二十哩以外。從這些熟悉的市鎮底名子，我知道我到了什麼州；是北部中心的一州，澤地使牠發黑，山使牠隆起；這是我可以看到的。在我底後面和各方，都有着大片的澤地；我脚前的深谷那邊，有層層起伏的山。這地方居民一定稀少，在這些路上我沒有見到一個行人；路東南西北伸展——發白，寬，孤寂；牠們都穿過澤地，野草又深又荒的都生到路邊了。然而也許會有一個偶然的行人從這裏過呵；我這

時却是不願給人看見的；在路標柱這裏留連着，顯然無目的而且失了路，陌生人會要奇怪我在這裏作什麼事。我也許要被詢問：我所能給的答話只有令人不相信而且引人懷疑。這時候沒有一種關係使我和人類社會相連——沒有一種魔力或希望叫我到同類所在的地方去——看見我的人沒有一個會對我有種仁慈的思想，或良好的願望。我除普世的母親大自然之外，沒有親屬；我要到她底胸懷裏去請求安息。

我一直鑽進野草裏去；我見到一條深溝深深陷入褐色澤地，我就向那裏前進；我在那沒膝的暗黑的生長物中跋涉；我到了轉彎的地方就轉彎，在一個隱蔽的角落找到一塊苔蘚蔽蔽的花崗石絕岩；我在那下面坐下來。澤地底高岸在我底周圍，絕岩保護着我底頭，天空在絕岩上面。

就是在這裏我也過些時才覺得安寧；我懷着迷茫的恐懼，怕會有野獸在我跟前，怕有獵人或不法的獵戶會發現我。假如有一陣風掃過荒原，我就向上看，怕是雄牛前衝；若有鳥銳聲鳴叫，我想像那是一個人。不過，看出我底恐懼沒有根據，而且由晚入夜，那統治着的深沉靜默使我安下來，我就有了信心了。這以前我還沒有思想；我只傾聽觀察恐懼；這時我恢復了沉思的力量了。我怎麼辦呢？到什麼地方去呢？哦，這是受不住的問題！在我無辦法，無處去的時候；在我到人類住處之前，我底疲乏抖索的肢體還要走很遠路程的時候；在我能得到住所之前，必須請求冷酷的慈善的時候；在我底故事能有人聽，或我底需要能滿足，一種之前，必須懇求不出本心的同情，差不多一定引起厭惡的時候！

我摸觸野草：草是乾的，然而夏日的熱還使牠溫暖着。我看望天空；天空是蔚藍的一顆慈愛的星星正在深溝底頂上閃着光。露水降了，但很是輕柔；沒有微風發響。大自然似乎對我是仁慈而且善良；我想她愛我，雖然我是被驅出的，從人只能預期到疑惑、拒絕、和侮辱的我，懷着孝心的愛緊依着她。至少今夜我要作她底客人，因為我是她底孩子；我底母親不要金錢，不要代價，要收容我。我還有一口麵包；我用一零便士（我底最後的錢）午間從一個市鎮經過時，所買的一塊麵包剩餘下來的。我看見野草中像黑玉珠子一樣，這裏那裏有成熟的漿菓閃耀着；我採擇了一把，和麵包同吃。我原是鋒銳的饑餓；這隱士底食物若是沒給滿足，也給減輕了。吃完時我說了晚間的祈禱，於是就去選擇我底床。

靠絕岩旁邊野草是很深的；我躺下時，脚被埋住了；草在身兩邊都很高，只留下一個窄狹的地方讓夜晚空氣侵進來。我雙指

起我底圍巾，鋪蓋在身上作被；一塊長苔蘚的低低隆起的地方是我底枕頭。這樣住下來，我是並不冷的，至少在夜開始的時候。我底安息是十分幸福的，只有一顆憂傷的心打破牠。心怨訴牠底張口的傷痕，牠底內心的流血，和牠斷了的心絛。牠爲羅契司特爾先生和他底命運發抖；牠帶着悽苦的憐憫哀嘆他；牠懷着無盡的渴望要求他；而且雖然像兩翼都折斷的鳥一樣無能，牠還顫動着牠折斷的羽翼枉然地想要找他去。

這種思想的苦楚使我疲倦，我跪起來。夜來了，她底行星出來了：是平安沉靜的夜：太寧靜了，恐懼不能隨來的。我們知道上帝是無處不在的；但內實在的，當他底作品在最宏大的範圍中開展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最覺到他底存在；而且在無雲的夜間，天空上，在他底世界默默旋轉的地方，我們最清楚地體會到他底無限，他底全能，他底無處不在。我跪着爲羅契司特爾先生祈禱。向上看，我用淚水迷蒙的眼，看到偉大的天河。記起天河是怎樣的——那裏有怎樣無數的星系像一道輕微的光痕一樣從空間掃過——我覺得了上帝底權與力。我準知道他有力拯救他所創造的東西，我深信地球和牠所珍藏的靈魂，都是不會毀滅的。我把祈禱變成謝恩了：生命底源泉也就是靈魂底救星。羅契司特爾先生是平安的，他是屬上帝的，他要被上帝保護。我又緊靠着小山的胸懷；不久在睡眠中把悲哀忘去了。

但是第二天，需要蒼白而且空光的向我走來了。鳥老早就離開了巢；蜜蜂在露水未乾之前，老早就來到甜蜜的晨曦中採取野草的蜜了；這時清晨的長影已經縮短，太陽已經充滿了天空和大地；我起來，向周圍看望。

是怎樣熱而安靜的完全的白天呵！這廣大的澤地是怎樣一片金色的沙漠呵！到處都是陽光。我願我能够在陽光中以陽光爲生。我看見一個蜥蜴從岩石上跑過；我看見一個蜜蜂在甜的山桑子中間忙碌着。這時我願變成蜜蜂或蜥蜴，可以在這裏找到合適的養料，永生的住所。但是我是一個人，而且有人類的需要：不能供給這些需要的地方，我一定不能在那裏留連。我站起來；我回顧我離開的床。對於將來無望，我只願如此：我底創造者昨夜認爲在我睡時向我索去靈魂是好的；願我底疲倦身體被死亡從更進的與命運的衝突中救出，現在能安安靜靜地在這裏腐爛，和平平地與這荒野的土壤混合。但是生命現在還爲我所有呵，還有生活的需要，痛苦，和責任。累必須負擔；需要必須供給；痛苦必須忍受；責任必須盡呵。我起身。

又到了惠特克勞司，我順着背太陽的一條路走，太陽現在是又高又熱了。我沒有意志力來憑了別的情況決定我底選擇。我

走了好久，我以為我差不多用盡力量了，可以有意識地屈服於就要勝過我的疲倦——可以弛懈這種勉強的動作，坐在眼前的石頭上面，對於妨礙身心的麻木不加抵抗地屈服——這時候，我聽到鐘聲——禮拜堂的鐘。

我對着聲音所從來的方向轉過身，在那如畫的小山中間（一點鐘前我對山底變化和景象就不注意了，）我見到一個小村莊和一座尖閣。我右手的金山谷中充滿了牧場，穀田和森林，一條閃光的溪流，蜿蜒地在綠草地，熟穀，黑暗的森林和清朗的草原等等變化的陰影中流着。被隆隆的車輪聲喚醒，注意我眼前的路，我看到一輛重載的貨車吃力地上山，那邊不遠，有兩匹牛和牧者。人類的的生活和勞作是靠近的了。我必須往前掙扎，像其餘的人一樣專心勞作，努力生活。

大約在下午兩點鐘，我進了村莊。在街道盡頭有一個小舖，窗子裏有幾塊麵包。我渴望得到一塊麵包。有這食品，我或者可以恢復一點力量；沒有牠，是難得前進的了。我一到同類人之間，頗有力量和精神的願望就來了。我覺得在小村落的石路上受餓暈倒，是丟臉的。我身上沒有東西可以拿來換一塊麵包嗎？我考慮。我頸上結着一塊小綢手帕；我有手套。我不知道男女在極窮窘時怎樣作法。我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否有人接受；或者是沒有人要罷；但是我一定要試試。

我進了舖子：裏面有一個婦人。看見一個服裝可敬的人，她料想是一位小姐，她有禮貌的走向前來。她問她怎樣可以為我效勞？我窘起羞來了：我底舌頭不願吐出我所準備的請求。我不敢獻給她我底半破的手套，摺縐的手帕；而且我覺得，這樣作是胡塗。我只求讓我坐一會，因為我累了。失望了！我不是一個主顧，她冷淡地答應了我底請求。她指一個座位；我一下坐下去了。我覺得很想哭；但是明白這樣表示是何等不合理，我約束住了。過一會，我問她：「村裏有成衣匠或作粗活的婦人嗎？」

「有；有兩三個人數够作所有的事了。」

我思索。我現在到了本題了。我是面對着必需了。我到了沒有辦法，沒有朋友，沒有一文的地步了。我必須作一點事。什麼事呢？我必須到一個地方找事。什麼地方呢？

「她可知道附近有什麼需要僕人的地方嗎？」

「不知道；她說不清。」

「這地方的主要生意是什麼？多數人作什麼事？」

『有些是作莊稼的；許多人在阿立夫（Oliver）先生底製針廠，和在鑄造廠作工。』

『阿立夫先生僱用婦女嗎？』

『不僱；那是男子底工作。』

『那婦女們作什麼呢？』

『我不知道』是她底答話。『有人作這事，有人作那事。窮人必須盡他們底力量謀生活。』

她似乎對於我底問題厭倦了；實在，我有什麼權利煩瀆她呢？有一兩個隣人進來了；顯然需要我底椅子。我告別了。

我順着街走，走時看着兩邊所有的屋子；但是我找不出借口，也看不到引誘，使我可以到屋裏去。我繞着小村莊漫步，有時走開一點，於是又再回來，走有一點來鐘。很疲倦，沒有食物也頗吃着苦，我轉進旁邊一條小徑，在籬笆下坐下來。不過沒有過幾分鐘，我又站起來了，又要去尋求點什麼——一點接濟，或至少一個指示的人。小徑底盡頭有一所美麗的小屋，屋前有一個花園，極乾淨而且輝煌地開着花。我在那裏站下了。我走近那白門，摸那發光的叩門環，有什麼事？這屋底住者怎樣能有興趣來幫忙我？然而我走到跟前，叩了門。一個面貌溫和，衣服乾淨的年青婦人把門開開。我用了無望的心和發軟的身所發出的聲音——一種低微而且發抖的聲音——問這裏是否需要一個僕人？

『不，』她說；『我們不用僕人。』

『你能告訴我從什麼地方找事作嗎？』我繼續說。『我是一個陌生人，在這裏沒有相識。我需要工作，無論是那一種的。』但是爲我設想，或替我找個地方，並不是她底責任；而且在她眼中，我底品格地位和故事，要顯得怎樣可疑呵。她搖搖頭，她『抱歉不能告訴我什麼消息』，於是白門關起來了，十分輕緩而且有禮；但却把我關在外面了呵。假如她把門再開一會，我相信我要乞求一塊麵包了；因爲我現在已經卑屈下來了。

回到那卑微的村落我是受不了的，而且那裏也看不到得助的希望。我看見不遠有一座森林，牠底濃密的陰影顯得可以給我一個引人的藏身處，我倒是寧願到那裏去的；但我是這樣病，這樣弱，自然底渴求這樣咬着，我本能使我在有機會找到食物的住所周圍漂流。飢餓那鷲鷹這樣把啄與爪深入我身旁的時候，孤寂將不成爲孤寂——安息也不成爲安息了。

我走近房屋；我離開，走回，又復離去：我沒有權利請求——沒有權利希望人對我孤獨的命運有趣味，這種意識使我走開。我這樣像一條喪家的餓狗徬徨着的時候，下午前進了。在從一塊田經過時，我見到前面有一個禮拜堂尖頂；我趕快向那裏走。近墓場，在一個花園中間，有一所雖然小，却建得很好的房子；我相信這是牧師住宅了。我記得陌生人到了沒有朋友的地方，需要作事，有時可以請求牧師介紹和幫助。牧師底功用是要幫助願意自助的人，至少用教導。我似乎有點權利到這裏來請教。重振了我底勇氣，聚起我所剩的力量，我向前推進。我到了這房屋，叩廚房門。一個老婦人開了門：我問這是牧師住宅嗎？

『是。』

『牧師在家嗎？』

『不在。』

『一會就回來嗎？』

『不，他離家走了。』

『到遠處去了嗎？』

『不怎樣遠——離有三哩路。他因為父親突然死了去的：他現在正在澤邊（Marsh End），多半要再住兩禮拜。』

『家裏有婦女嗎？』

『沒有只有她一個，她是管家。』讀者呵，向她要救濟物（沒有牠我就要倒了）我忍受不了；我還不能乞求；我又緩緩走開了。

我又去下我底手帕——我又想到小舖裏的麵包。哦，但只願能得一片，但只願能得一口，來遏止飢餓的劇烈痛苦！我本能地把臉轉向村落；我又找到那個舖子。走進去；雖然除了那婦人之外還有幾個人，我大胆說出這個請求來：『她願爲這個手帕給我一塊麵包嗎？』

她帶着顯然的猜疑看着我：『不，她從來沒有這樣賣過東西。』

幾乎絕望了，我只要半塊；她又拒絕。『她那裏說得了我從什麼地方弄到這手帕？』她說。

「她願要我底手套嗎？」

「不！她要那有什麼用？」

讀者，老敘這樣瑣細事是不愉快的。有人說，回顧過去的痛苦經驗，是有一種歡樂的；但是我所提到的這時期，我就在現在還不敢重溫：道德的墮落和身體的苦痛混合起來，成爲一種太痛心的回憶，我永遠不會樂意常去想牠的。拒絕我的人我並不責備。我覺得這是意料中的事，而且是沒有辦法的：普通的乞人都常是令人猜疑的目標，衣服穿得好的乞人更無可避免地如此了。不錯，我所求的是工作，但是供給我的工作，那干什麼人事呢？當然不是第一次見我，不知我品格的人底事情。至於不願收我底手帕換她麵包的婦人，她是對的，若是在她看來這交換是欺詐或無利的。我現在來刪繁就簡罷。我憎惡這題目了。

天黑前不久，我經過一個農家，在開着的門那裏坐着一個農人，正在吃麵包乾酪的晚餐。我停住腳說：

「你願給我一片麵包嗎？因爲我很餓。」他吃驚地看我一眼；但是沒有回答，從麵包上切了一厚片給我。我想他不以爲我是乞人，只是一種怪女子，歡喜他底褐色麵包罷了。我一走到看不見他底房屋，我就坐下來吃。

我沒有希望在屋宇下找到住處，我就到以前提到的森林裏去了。但是我底夜晚是悽慘的，我底休息被打斷了：地是濕的，空氣是冷的；而且，闖入的人不僅一次從我身旁過去，我一再地要換地方：沒有安全或寧靜的感覺光顧我。天要亮時下雨了：第二天整天都是陰濕的。讀者呵，莫要請我把那一天詳細敘述；和以前一樣，我找工作；和以前一樣，我被拒絕；和以前一樣，我受餓；不過我吃了一次食物。在一個茅舍底門旁，我看到一個小女孩，就要把攪雜的冷粥倒進豬槽。『你願把那給我嗎？』我問。

她凝視着我。『媽媽！』她叫，『有一個女人要我底這些粥給她。』

『孩子！』裏面一個聲音回答，『她若是要飯的，就給了她罷。豬並不需要。』

女孩把硬凝的粥倒到我手裏，我高興地吃掉了。

陰濕的暮色加深了，我於一個孤寂的跑馬道上停住，在那上面我已經走了一點來鐘了。

『我底力量完全不行了，』我自言自語的說。『我覺得我不能再走多遠了。今夜我又要作一個被逐出的人嗎？雨這樣下着的時候，我必須把頭放在又冷又濕的地上嗎？我怕我只有這樣作：因爲誰願收容我？懷着受餓，無力，受冷的感情，和這種孤苦——』

這種完全無望的感覺，這一定是很可怕的。不過，多半在天未亮前我就要死去了。爲什麼我不能使自己和死的希望融和爲什麼我要掙扎着保持這樣沒有價值的生命？因爲我知道，或是相信，羅契司特爾先生在活着；而且死於寒冷缺乏，不是人性所能被動屈服的命運呵。神呵！再支持我一會罷！幫助！指導我！

我底迷蒙的眼睛在朦朧模糊的景物上漫看着。我看出我已經離開村莊很遠：完全看不見牠了。村莊周圍的農作也不見了。我從別徑和小路，又走近了一片澤地；現在只有幾塊田和野草地差不多一樣荒蕪而且沒有生產，橫在我與昏暗的小山之間。

「較之死在街上或常有人走的路上，我倒寧願死在那邊，」我想。「讓烏鴉——若是這樣地方有烏鴉的話——從骨頭上把我底肉啄去，比裝在工廠用的棺材中，在叫化墳墓裏腐爛，那要好得多了。」

於是我向着小山轉過身。我到了那裏。現在只要去找一個溝，我可以在那裏躺下，不覺得安全，至少也覺得隱蔽了。但是荒地底面上看來都是平的。除了顏色不同之外別的沒有變化。矮叢和苔蘚遮住澤地的地方發綠，乾土上只有野草的地方發黑。雖然天漸漸黑了，我仍然可以看出這些變化，不過只是光與影底不同罷了；因爲顏色已經隨白日的光消失了。

我底眼睛仍然在陰暗的突起地上面，並且順着澤地邊沿漫無目的看望的時候，在一個朦朧的地方，遠遠的在濕地和山脊之間，出現一個亮光。「那是一個燐火，」是我第一個思想；我料想牠一會就不見了。但是牠穩穩地繼續點燃着，既不後退，也不前進。「那末這是剛點着的野火了？」我問。我看牠是否擴大，並不牠沒有減小，也沒有加大。「也許是屋裏點的蠟燭罷，」我於是猜想：「但即使是，我也絕對不了那裏呵。那離得太遠了；而且即使離我一碼，那又有什麼用處？我叩門不過是再使門當我面關起來罷了！」

在我所站的地方倒下來，把臉靠着地藏起。我靜靜躺了一會：夜間的風從山上和我底身上刮過去，呻吟着在遠處消滅了；雨急落着，使我又濕到皮膚了。我若是能僵硬到靜止的冰霜一樣——像死一般麻木——雨可以繼續落打下去，我不會覺到；但是我底還活着的肉，對於牠發涼的影響却不免戰慄。我不一會就起來了。

亮光還在那裏，在雨中朦朧但却不斷地發着亮。我又努力行走：我拖着疲乏的兩腿緩緩向那裏去。這亮光引我斜着走過一個小山，經過一片寬廣的濕地，這若在冬季許會走不過去的，而且正在夏中，也是泥濘輕軟。我在這裏跌倒兩次；我也兩次起來，振

作我底力量。這亮光是我死裏求生的希望；我必得達到牠。

過了濕地，我看見澤地上有一條白痕。我走近去；是一條路或車軌；這一直可以達到那光亮。這時光亮從一個小山崗下，在一叢樹中發着光——從我在暗中所能分辨的樹形和葉子看來，顯然是杉樹。我走近時，我底星不見了；有種阻礙隔在我和牠之間了。我伸出手去摸前面的黑堆；我摸辨出一堵矮牆底粗石來——上面有近似鐵欄的東西，裏面是一道高而有刺的權籬。我向前摸索着。又有一種微白的東西在我眼前閃光：是一個門——一個小套門；我摸觸時，牠在鉸鏈上動了。兩邊都是黑叢——冬青或扁柏。

進了門，經過矮叢，房屋底側面現在眼前，黑，低，頗長；但是領導我的光却並不在屋裏照耀。一切都是黑暗的。住的人安歇了嗎？我怕一定是安歇了。我找門，我轉過一角：從一個很小的格子窗底菱形窗玻璃裏，又射出那友愛的光亮來。這窗子離地一尺的地方，被藤蘿或其他爬牆植物使得更小了；在窗子所在的這面牆下，牠們底葉子厚厚的攀在下面。窗子是這樣被遮而且狹小，簾和護窗都認為是不必要的了；我彎下身拉開窗上的叢葉枝時，裏面的一切我都可以見到。我清清楚楚見到一間沙石地板拭得淨淨的房屋；一個胡桃樹的食器櫥，裏面放着一排一排的白鐵盤碟，反映着熊熊土煤火底紅與光。我看到一座鐘，一個白松木桌，幾張椅子。光亮作了我底引路燈的蠟燭，在桌子上點着；靠着這燭光，有一個年長的婦人，面貌有些粗陋，但却和周圍的一切一樣，特殊地乾淨，正在織着一雙襪子。

我只匆匆地留意到這些東西——這些並沒有什麼特出處。更有趣味的一羣却是在爐火跟前，靜靜的在玫瑰色的和平，和充滿其中的溫暖裏面坐着。兩個年青而文雅的婦女——在各方看來都是小姐——一個坐在低矮的搖椅上，一個坐着更低的凳子；兩人都穿縐綢和羽紗的正式喪服，這種嚴肅的衣服特別襯出她們底非常漂亮的頸子和臉面。一匹大的獵狗把龐大的頭放在一個女孩底膝上——在另外一個女孩底衣裙上伏臥着一匹黑貓。

這樣簡陋的廚房對於這樣的住者，是一個奇怪地方。她們是什麼人呢？她們不能是桌旁年長婦人底女兒；因為她看來像一個鄉下人，她們却是非常優雅文明。我無論在什麼地方沒有看過她們這樣的臉面；然而在我凝視着的時候，我彷彿對於每個臉面都熟識似的。我不能說牠們美；用這個字來形容，牠們是太蒼白而且莊嚴了；因為她們都彎身讀一本書，她們臉面上多思想的

樣子幾乎到了嚴厲地步了。她們中間一個凳子上另有一隻蠟燭，和兩本大書，這她們常去參攷，彷彿是和地手裏拿的小書比較，像作翻譯工作的人查字典一樣。這場面是這樣沉默，彷彿所有的人都是影，這生着火的房子是一張圖畫；是這樣靜寂，我可以聽到火灰從爐欄上落下，聽到時鐘在黑暗的角落的達的達發響；我甚至幻想我能辨出那婦人編織的針聲。因此有聲音終於打破這奇怪的靜寂時，我足可以聽得到。

『聽着，狄安娜（*Diana*），』一個用心的學生說；『佛倫慈（*Franz*）和老丹尼爾（*Daniel*）夜間在一處，佛倫慈在說着他恐怖醒來的一場夢，聽！』於是她低聲讀一點東西，這我連一個字也不懂，因為這是我所不知道的語言——不是法文，也不是拉丁文。是否希臘文或是德文，我說不清。

『這是有力的，』她讀完時說：『我歡喜。』另外一個女孩，抬頭聽了她妹妹，在看着火的時候，背出她所讀過的一行。以後我知道了這語言和這本書；因此，我願在這裏引下這一行來：雖然在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對於我只是在發響銅器上打一下，一點意義也沒有：

『*Da trat hervor Einer, anzusehen wie die Sternen Nacht.*』（忽然顯出一位神人，面如繁星之夜。）好好！』她叫，這時她底深陷的黑眼睛發着光。『一個朦朧的有力的天使長，適當地現在你底眼前了！這一行抵得上一百頁自命不凡的文章。』*Tah Wägl die Gedanken in der Schale meines Zornes und die Werke mit dem Gewichte meines Grimms.*（在我忿怒的秤盤中，我秤你們思想底重量，並用憤恨的秤錘，秤你們底作業。）

兩個人又都沉默起來。

『有像那樣談話的國度嗎？』那老婦人從編織向上看望，問。

『有，漢那（*Hannah*）——是一個比英格蘭大得多的國度，那裏的人不別樣談話的。』

『喔，實在的，我不知道他們彼此怎麼明白；你們倆要有誰到那裏去時，我猜想可以懂得他們說什麼了。』

『他們所說的我們或者懂得一些，但是並不全懂——因為我們並不像你所想的聰明呵，漢那。我們不會說德語，沒有字典幫忙，我們也不能讀。』

「這對於你們有什麼好處？」

「我們想將來教德文——或者至少如他們所說，教初步的東西；那我們就可以比現在掙更多的錢了。」

「大半可以；不過莫再讀了！你們今晚已經讀夠了。」

「我想我們讀夠了；至少我是累了。瑪利（Mary），你累了嗎？」

「很累了；沒有教師，只憑一本字典去苦學一種文字，畢竟是艱苦的工作。」

「是的，尤其是德文這樣高貴但却難懂的文字。我奇怪聖約翰（St. John）什麼時候才會來家。」

「現在一定快回來了；正是十點鐘（她看着從腰裏掏出的小金錶。）下着急雨，漢那：你願去看看客廳裏的火嗎？」

那婦人起來了；她開開一扇門，從那裏我朦朧地看見一個過道；不一會我聽到她撥動內室的火；她不大工夫就回來了。

「唉，孩子們！」她說，「現在到那間屋裏去，很使我苦惱；那一張椅子空着，放在屋角，屋子看來是那末荒涼。」

她用圍裙拭目；原是莊嚴的兩個女孩，現在顯得是憂傷的了。

「但是他現在到了更好的地方了，」漢那接着說：「我們不應當希望他再到這裏來。而且，他死得不能再安靜了。」

「你說他沒有提到我們？」她們中有一位問。

「他沒有時間，孩子；他一分鐘就過去了，你們底父親。他和頭天一樣，有點不舒服，但是並沒有什麼大了不得；聖約翰先生

問他可願把你們找一個回來的時候，他笑他；第二天——兩禮拜之前了——他又開始頭有點沉重，於是他去睡覺，就沒有再醒

過來了；你們哥哥到他屋裏看見他的時候，他幾乎硬了；唉，孩子們！他是老派人中最後一個——因為你們和聖約翰先生像是和

過去一輩不同的一種人；雖然你們母親和你們很相像，幾乎讀書一樣多。她就是你底樣子，瑪利；狄安那更像你父親。」

我看她們這樣相像，我說不清這老僕人（我現在推託她是）在什麼地方看出不同來。兩個人都是面貌漂亮，身體苗條；兩

個人臉面都是特出而且智慧。不錯，一個人底頭髮比另一人要黑一些，她們頭髮所梳的式樣也不同；瑪利底淺褐色頭髮分成

髮辮平正的編起來；狄安那黑些的頭髮却成爲濃厚的鬢髮，蓋住她底頸子。鐘打十點了。

「我准信你們要用晚飯了，」漢那說；聖約翰先生進來時也是要吃的。」

她下手去預備飯。兩位小姐起來；她們似乎要到客廳裏去。直到這時，我是這樣專心觀察着她們，她們底外表和談話引起我這樣銳敏的興趣來，我把自己不幸的情形一半忘去了；不過現在這又現在我底心頭了。比以前更爲孤獨絕望了，這似乎是因爲對照的關係。要感動這屋裏的住者關心我，使她們相信我的需要和悲苦底真實；引她們允許我在流浪之後得到安息——顯得是怎樣不可能呵！我摸到門，遲疑地叩門的時候，我覺得最後的念頭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漢那開開門。

『你要什麼？』她用吃驚的聲音問，當她借着手裏的燭光測看我的時候。

『我可以和你底女主人們說話嗎？』我問。

『你最好告訴我要和她們說什麼話。你從什麼地方來？』

『我是一個陌生人。』

『你這時刻到這裏有什麼事？』

『我要在外間屋裏或什麼地方住宿一宵，要一口麵包吃。』

疑惑，我所害怕的感情，在漢那臉上現出來。『我給你一塊麵包，』停了一會她說；『但是我們不能讓一個流浪人住宿。那是
不妥當的。』

『請你讓我和你底女主人們說罷。』

『不，我不讓。她們能爲你作什麼？你這時不應當到處漂流；這很不好。』

『不過你若把我趕開，我到那裏去呢？我怎麼辦呢？』

『哦，我担保你知道到那裏去，怎麼辦。留心莫要作錯事，那就得了。這裏是一便士；現在去罷——』

『一便士我不能吃，我沒有力量再向前走了。莫要關門——哦，莫要關，爲了上帝底緣故！』

『我必得關，雨向屋裏刮——』

『告訴小姐們，讓我見她們——』

『實在的，我不願。你不是照你應分的樣子，不然你不會這樣吵鬧。走開。』

『不過要我趕開，我一定要死的。』

『你不会。我怕你在打着什麼壞主意，使你在夜裏這樣時候到人家來。若是你有同夥——強盜或這等人——在附近什麼地方，你可以告訴他們，我們家裏不僅是我們自己；我們有一位男子，狗和槍。』這時這個誠實但却固執的僕人，急忙關起門來，從裏面上門了。

這是焦點。一陣極端苦楚的劇痛——一種真正絕望的極疼，使我底心腫脹，碎了。我實在是精疲力竭了；我不能動一步。我倒

在濕的門塔上了；我呻吟——我扭我底手——我悽苦地啜泣。哦，這個死底幽靈！哦，這最後的時候，在這樣恐怖中漸漸來到，唉，這樣孤離——這樣從我底同類那裏被驅逐！不僅希望的柱石，却連堅毅的立場也沒有了——至少在一時中；但是後者我一會就努力恢復了。

『我只有死了，』我說，『我相信上帝，讓我默默地等候他底意旨。』

這些話我不懂，却也說出了；於是把所有的不幸推回到自己心裏，我努力強迫牠啞默的留在那地方。

『一切都必死，』一個十分靠近的聲音說；『但是一切人並非像你一樣，命定要遭逢一種懶懶的早熟的死亡。假如你在這裏因為缺乏死去了。』

『是誰人或是什麼東西在說話？』我問，這意外的聲音使我恐怖，而且我現在無論從什麼事中，也得不到可有幫助的希望了。靠跟前有一個形狀——是什麼形狀，漆黑的夜和我微弱的眼力使我辨別不清楚。這新來者高聲長時地叩門。

『是你嗎，聖約翰先生？』漢那叫。

『是——是快開門。』

『喔，這樣壞天氣的夜，你一定是怎樣又濕又冷呵！進來——你底妹妹們為你十分不安，而且我相信附近有壞人。來了一個討飯的女人——我敢說她還沒有走哩！——在那裏躺下來了。起來，羞呵！走開！』

『莫做聲，漢那！我有一句話要向這個女子說。你盡了趕出她的責任，現在我要盡我讓進她的責任了。我是在跟前的，聽着您和她。我想這是一個特殊情形——至少我要考察考察。年青婦人起來，在我前面走到屋裏去。』

我困難地服從了他。一會我站在乾淨、明亮的廚房裏面——站在爐火邊上了——抖索着，發着病；意識到我有一種最可怕的，放肆的，和風雨摧殘的表情。兩位小姐，她們底哥哥聖約翰，和老僕人，都在凝視着我。

『聖約翰，這是誰？』我聽到一個人問。

『我說不清：我在門跟前發現她』是答話。

『她是臉色發白，』漢那說。

『白得像土或死，』回答說。『她要跌倒：讓她坐下。』

我底頭實在旋轉，我倒下去了，但是一把椅子接住了我。我還有知覺，不過這時我不能說話。

『或者給一點水可以使她恢復。』漢那，拿點水來。不過她消磨得沒有什麼了。怎樣消瘦，怎樣無血呵！』

『不過是一個幽靈罷了。』

『她病了，還只僅是餓？』

『我想是餓。』漢那，那是牛奶嗎？給我，來一片麵包。』

狄安娜（她俯身就我的時候，我看見她底長鬚髮低垂在我與火之間，從這我知道是她）弄碎一點麵包，浸在奶裏，放到我底唇上。她底臉靠近我臉：我看見她底臉上有憐憫，我覺得她緊促的呼吸中有同情。在她簡單的話中，同樣慰安品似的情緒也表露着：『試試吃。』

『是的——試試，』瑪利輕輕地重述；而且瑪利底手去了我濕了的帽子，扶起我底頭。我嘗她們給我的東西；一上來微微地，一會就熱心地吃。

『一上來莫要太多——約束她，』哥哥說；『她所吃的已經够了。』他把牛奶杯和麵包盤拿走。

『再給一點，聖約翰——看她眼裏那貪饞樣。』

『現在莫再多給了，妹妹。試試她現在能否說話了——問問她底姓名。』

我覺得我能够說話，我回答：『我叫簡以利阿特（Jane Elliott）』和以前一樣急於避免發現，我早就決定了用一個假名字。

「你住在那裏？你底朋友們在那裏？」

我沉默着。

「我們可以找一個你所認識的人來嗎？」

我搖搖頭。

「你對自己能有什麼述說呢？」

我一進了這房子的門檻，我和房主人們見了面，我覺得不復是被逐者，流浪者，和被全世界不承認的人了。我敢把乞丐拋開——再拿出我天然的態度和品格了。我開始又認識我自己了；在聖約翰先生要我述說自己的時候——這時要說話我是太無力了——我經過短時停頓之後，說道：

「先生，我今夜不能向你細說。」

「那末，」他說，「你希望我替你作什麼事呢？」

「什麼不希望，」我回答。我底力量只能夠說出短的答話。狄安那接着這話說：

「你是說，」她問，「我們已經給了你所需要的幫助了嗎？我們可以把你趕到濕地和雨夜中嗎？」

我看着她。我想她底臉面是特出的，又有力量又慈善。我突然有了勇氣。用微笑回答她慈悲的凝視，我說：「我願相信你們。假如我是一條無主失路的狗，我知道你們今夜也不會把我從爐旁趕出去；像現在的情形，我實在沒有恐懼。隨你們心意對待我，爲我作事，不過請恕我不多說話——我底呼吸短促——我說話時覺到痠癢。」三個人全看着我，三個人全沉默着。

「漢那，」最後聖約翰先生說，「現時讓她坐在這裏，莫要問她問題，再過十分鐘，把那剩下的牛奶和麵包給她。瑪利，狄安那，我們到客廳裏去談談這件事。」

他們退去了。不一會一位小姐回來——我說不清是那一個人。在如意的火旁一坐下，一種愉快的昏迷就偷偷來到我底身上了。她低聲吩咐了漢那一些事。不一會，僕人扶助着我勉強上了樓梯；我底濕衣服脫去；不久就睡在溫暖的乾床上面了。我感謝上帝——在說不好的疲倦中經驗到一種感謝的歡樂底溫馨——於是我睡着了。

這以後三天三夜的回憶，在我心裏是很模糊的。我還能回想起來這期間所感到的幾種感覺；但是思想少有，沒有作什麼動作。我知道我是在一間小屋裏，睡在一個窄狹的床上。我似乎長在那個床上了；我睡在上面一動不動好像一塊石頭；而且要使我從這裏離開，幾乎就等於殺我一樣。我不留意時間底過去——不留意從早變到午，從午變到晚。有什麼人進屋或離屋的時候，我觀看，我甚至可以說出是誰；說話人站在我跟前時，我明白所說的話；但是我不能回答；張開嘴唇和動我底肢體，是同樣不可能。僕人漢那是最常到我那裏去的。她底來攪擾我，我覺得她願意我走開；她不明白我或我底景况；她對我懷着成見。狄安那和瑪利一天到屋裏來一兩次。她們要在我床邊低聲說這樣話：

「我們收容她進來是很好的。」

「是的；若是把她終夜留在外邊，早晨一定要見到她死在門跟前。我不知道她吃了怎樣的苦？」

「我想是驚人的艱難困苦——可憐的，消瘦憔悴的流浪人？」

「從她底談吐上看來，我想她不是一個沒有受教育的人；她底重音十分純正；而且她脫去的衣服雖然沾泥濕了，却是好好的，沒大穿的。」

「她有一個特別的臉面，雖然沒有肉而且憔悴，我倒是頗為歡喜牠；在健康活潑的時候，我幻想她底面像是合人意的。」

在她們底對話中，我沒有聽到過有一個字音是悔恨她們對我的厚情，或是對我有什麼猜疑或憎惡。我安慰了。

聖約翰先生只來了一次，他看着我，說我底昏昏狀態是過度的，長期的疲倦所生的結果。他說請醫生沒有用；他準信，聽着自然，她會應付得最好。他說每根神經都過度緊張了，全神經系統要昏睡一時。沒有病。他想我底復原一開始，會很迅速。這些意見他用低靜的聲音，不多的話說出來；在停一會之後，他用不慣於發長篇大論口底氣加上說：「面像有些特別；實在，並不表示俗氣和墮落。」

『遠不如此，』狄安那回答。『說老實說，聖約翰，我底心對這個可憐的小人倒是頗爲熱誠的。我希望我們能永遠對她有好處。』

『這多半是不行的，』是答話。『你將來可以發覺她是一位小姐，和她朋友們有什麼誤會，或許不謹慎離開她們了。若是不固執，我們或者可以把她送回她們那裏去；但是我在她臉上看出力量底痕跡，這使我對於她底馴服懷了疑。』他站着考量我幾分鐘，於是加上說：『她看來是明達的，不過一點也不美麗。』

『她是這樣病着，聖約翰。』

『無論是好，她總是不美的。在她臉面各部上完全缺乏美底優雅與和諧。』

第三天上我好些了；第四天我能說話，動在床上起來，轉身了。在差不多吃中飯的時候（我料想，漢那給我拿點稀的食物和乾的烤麵包。我高興的吃了；食物是好的——以前弄壞了我所吃食物的那種熱氣味是沒有的了。她離開我的時候，我覺得比較有力而且精神恢復了；不一會，過度的休息和要動的慾望激動我。我要起來；但是我穿什麼呢？只有我底泥污的濕衣服；我穿來睡在地上，跌在濕地裏的。穿着這樣衣服到我底恩人面前去，我是害羞的。不過我沒有受到這屈辱。

床旁的一個椅子上是我自己的東西，乾了而且潔淨。我底黑湖外套掛在牆上。濕地底痕跡從上面除去了；水濕留下的摺縐平復了；牠是十分可用了。我底鞋襪也都洗乾淨，可以見人了。屋裏有洗臉的東西，有梳和刷，可以梳平我底頭髮。經過了累人的程序，每五分鐘休息一下，我把自己妝束好了。我底衣服寬鬆；因爲我消瘦多了，但是我用圍巾補充不足——圍巾也是乾淨像樣了，我所憎惡的那樣屈我身分的紊亂痕跡，和污穢痕跡，都一點沒有了；我扶着欄杆爬下石梯，到了狹低的過道，一會到了廚房裏了。廚房裏充滿了新麵包底香味，和旺火底溫暖。漢那在烘麵包。大家都知道，在沒有受過教育耕培的心田裏，成見是最難消滅的；牠們在那裏生長，如同野草在石頭中間一樣。實在，漢那一上來是冷淡古板的；後來她寬和一些；她看見我乾乾淨淨穿好衣服進來的時候，她甚至微笑了。

『怎麼，你起來了！』她說。『那末你好些了。你若願意，你可以坐在火爐旁我底椅子上。』

她指着搖椅；我坐下來。她忙來忙去，時時用眼角看着我。她從爐裏拿出麵包時，轉身向着我，她唐突地問：

『你到這裏之前，你討過飯嗎？』

我忿怒了一會，但是記起生氣是不成的，而且我確實像個乞丐樣到她跟前過，我就安安靜靜地回答道，不過仍然不免有些顯明的負氣：

『你以為我是乞丐，你錯了。我並不是一個乞丐，就如同你或你底小姐們不是乞丐一樣。』
停了一下她說：『這我不明白，我猜想，你沒有房屋，沒有銅罷？』

『沒有房屋或銅（我想你底意思是說錢罷，）也不見得就成了你所謂的乞丐呵。』

『你讀過書嗎？』她隨即問。

『讀過很多，很多。』

『不過你沒有上過寄宿學校罷？』

『我在寄宿學校上過八年。』

她大睜她底眼睛。『那爲什麼不能養活自己呢？』

『我以前養活了我自己，我相信，將來還能養活自己的。你拿這些漿菓作什麼？』我問，因爲她拿出一籃漿菓來。

『拿來作點心。』

『把牠們給我罷，我來擇。』

『不，我不要你作什麼事。』

『但是我必須要作點事，把牠們給我。』

她答應了，她甚至給我拿了一塊乾淨手巾舖在衣服上，因爲如她所說，『怕我要弄髒了衣服。』

『我從你手上看來，你沒有作慣僕人底工作，』她說，『你許是一個裁縫罷？』

『不，你錯了。莫管我以前是什麼人，莫要再爲我費腦子罷，告訴我這屋子底名字罷。』

『有人叫牠澤邊，有人叫牠澤地房。』

「住在這裏的先生叫聖約翰嗎？」

「不，他不住在這裏。他只在這裏住一時。他在家的時候，那是在莫爾頓（Morton）他自己的教區。」

「離這幾哩的那村落嗎？」

「是。」

「他作什麼事？」

「他是一個牧師。」

我記起我請見牧師時，牧師宅的老管家底答語了。『那這是他父親底住處了。』

「是的，老里弗爾司（Ever）先生住在這裏，以前他底父親，祖父，曾祖父也住在這。」

「那位先生底姓名是聖約翰里弗爾司了？」

「是，聖約翰像是他受洗的名子。」

「那兩姊妹叫狄安那和瑪利里弗爾司了？」

「是。」

「他們底父親死了？」

「三禮拜前害一種急病死了。」

「他們沒有母親嗎？」

「女主人死了多年了。」

「你和這一家過得很久了嗎？」

「我在這裏住了三十年。我喂了他們三個人奶。」

「這證明你一定是一個誠實忠心的僕人。我對你願說到這樣地步，雖然你對我無禮，說我是一個乞丐。」

她又帶着吃驚的凝視看着我。『我相信，』她說，『我對於你的念頭完全錯了；但是到處有這樣多的騙子，你必須原諒我。』

「雖然你在連狗也不應關在門外的夜晚，你要把我從門那裏趕走，」我有些嚴厲地繼續說。

「喔，那是薄情的；但是人有什麼辦法呢？我對孩子們比對於自己還關心，可憐的東西除了我沒有人照料她們。我是要顯得利害些。」

我保持了幾分鐘莊嚴的沉默。

「你不能把我想得太苛刻呵，」她又說。

「不過我要苛刻想你的，」我說；「而且我要告訴你為什麼緣故——因為你不給我住處，或認我是一個騙子，倒不如因為你剛才還拿沒有「銅」沒有房屋來作爲一種責難哩。有些頂好的人和我是一樣貧窮；而且你若是一個基督徒，你就不應當認貧窮是一種罪過。」

「我也一樣不應當，」她說；「聖約翰先生也這樣告訴我；我看出我是錯了——我對你的觀念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你看來是一個直率合禮的小人兒。」

「那就罷了——我現在原諒你了。握手罷。」

她把帶麵的硬手放到我底手裏；另一更熱誠的微笑使她粗皮的臉上發起光來，從這時起我們就是朋友了。

漢那顯然是歡喜談話的。在我擇菓子，她作包點心的麵團時，她關於她死去的男女主人，關於孩子們（她這樣叫年青人）繼續給我說了好些瑣瑣細細的事。

她說老里弗爾先生是一個十分樸實的人，但却是一位紳士，而且出身於很舊的老世家。澤邊一建成屋子的時候，就屬於里弗爾家；而且她斷言「牠有二百來年的歷史了——雖然看來是這樣小而卑陋，和下面莫爾頓谷裏的阿立夫（Oliver）先生底大宅比較起來，算不了什麼，但是她還記得比爾阿立夫底父親是一個出了師的製針匠；而里弗爾家在舊時亨利時代，就已經是鄉紳階級了，這是在莫爾頓教堂的紀載上，誰都可以看見了。」然而，她承認，「老主人像別人一樣，不出世俗的常態愛瘋了打獵，作莊稼，和這類的事。」女主人就不同了。她是一個很能讀書的人，很用過功，「孩子們」是像她的。在這一帶地方沒有像他們的，以前也沒有；他們三個人幾乎從一能說話的時候起就全歡喜讀書；而且常常他們「自成一種風氣。」聖約翰一成人

時候，就要上專門學校，作牧師；女孩們一離開學校就要找位置作保姆；因為她們告訴過她，她們父親因為所信託的人破了產，損失很多錢；既然他不能給她們財產，她們一定要自己謀生了。她們好久就少住在家裏了，現在只爲了她們父親死的緣故，來住幾禮拜；但是她們是這樣歡喜澤邊，莫爾頓，和這周圍的澤地和小山。她們到過倫敦，和許多其他的大城市；但是她們常說沒有一個地方能像家裏，而且她們彼此是這樣相投——就沒有意見不投或『吵罵』過。她不知道什麼地方有這樣聯到一起的家庭。

擇漿菓的工作作完，我問她兩位小姐和她們底哥哥到那裏去了。

『到勞爾頓去散步；不過半點鐘之內就回來用茶點。』

他們在漢那派定的時間內回來了；他們從廚房門進來。聖約翰先生看見我時，只鞠了躬就過去了；兩位小姐站住，瑪利用不多的話，仁慈而且安靜地表示出來，她看見我能下樓所感到的歡樂；狄安那拿住我底手，對我搖頭。

『你應當等我允許才下來，』她說。『你看來還是這樣蒼白——這樣消瘦！可憐的小孩——可憐的女子！』

在我聽來，狄安那底聲音說起話來像是鴿子叫。她眼睛底凝視是我歡喜遇到的。她底全臉在我看來充滿了一種魔力。瑪利底面貌也是同樣聰明——她底容顏同樣美麗；但是她底表情比較矜持，她底態度雖然溫存，却更爲疏遠。狄安那在神氣和說話上都有一種權威，顯然她有意志屈服於她那樣的權威；在我良心和自尊心容許的地方，對於一種極積的意志低首——我天性上會覺到歡樂。

『你在這裏有什麼事？』她接着說。『這不是你底地方。瑪利和我有時坐在廚房裏，因為在家裏我們歡喜隨便，甚至放肆——但你是客人呵，一定要到客廳裏去的。』

『我在這裏很好。』

『漢那忙來忙去，使你身上滿是麵，一點也不好的。』

『而且火對你也太熱了，』瑪利插嘴說。

『實在的，』她底姐姐加上說。『來，你必須服從。』仍然拿着我底手，她使我站起來，引我到內室裏去。

『坐在那裏，』她說，把我扶到沙發上，『我們來說去東西，預備茶點；這是我們在小小的澤地的家庭裏所運用的另外一種

特權：在漢那烘麵包，釀酒，洗衣，或脫衣的時候，我們若高興，就來預備自己的食物。」

她關住門，留下我獨自和聖約翰先生在一塊，他坐在對面，手裏拿着一本書或報紙。我先考察客廳，以後考察裏面坐的人。

客廳是頗小的一間屋子，設備很簡陋，然而却舒服，因為整潔。舊式的椅子是非常光亮的，胡桃木的桌子像鏡子一樣。過去時代男女底幾張稀奇古舊的畫像，裝飾着污髒的牆；一個有玻璃門的櫃檯裏面裝着幾本書，和一套舊磁器。屋裏沒有一件多餘的裝飾品——沒有一件近代傢具，除了一張紅木的婦女底寫字台（在旁邊一張桌子上）和一對工具箱之外：一切東西——包括着地氈和帳幔——都看來是適當而且經濟。

聖約翰先生像牆上蒙塵的畫一樣安靜的坐着，眼睛釘在他所讀的書頁上，嘴唇默默緊閉着，是容易考察的。他不是一個活人，却是一個彫像，他不能比彫像隨便了。他年青——或者二十八到三十歲——高細身材；他底臉面使得眼睛不活動，像一個希臘人的臉面，輪廓很純正；十分平直的文雅鼻子；完全雅典人似的嘴和下頰。英國人臉面這樣接近古代人模型的實在是有。他自己底臉面這樣和諧，對於我臉面底不端正，是滿可以吃驚的。他是藍色的大眼睛，櫻色的睫毛；他底高高的前額和象牙一般白，一部份被美麗頭髮中未梳好的幾撮遮蔽着。

讀者呵，這是一幅溫存的寫真，不是嗎？然而繪成這寫真的人，却並不使我有一種觀念，以為他是一個溫存，服順，易感，或甚至恬靜的天性。雖然他現在安靜的坐着，然而在他底鼻孔上，嘴和前額上，却有種東西，憑我底觀念看來，表示着內部的不安的，嚴厲的，或渴望的成分。直到他底妹妹們回來的時候，他沒有向我說一個字，甚至沒有向我看一眼。狄安那在預備茶點時走進走出，給我拿來一塊在爐頂上焙的小餅。

「現在吃了罷，」她說：「你一定餓了。漢那說你早飯之後除了稀粥之外沒有吃什麼。」
我沒有拒絕，因為我底食欲被引動了，而且頗利害。里弗爾司先生這時關起書來，走近桌子，畫意的藍眼睛全神釘着我。在他底凝視中有一種無禮貌的直率，和探視的，決心的穩定，這表示出來以前使他眼睛迴避生人的，不是猜疑，却是專心。

「你很餓了，」他說。

「我很餓，先生。」永遠以簡短對簡短，以率直對坦白，是我底辦法——常是憑本能的辦法。

「過去三天害着精神不振的熱病，勉強使你節制，對於你是很好的。一上來就放任食慾底渴求，是會有危險的。現在你可以吃了，不過仍然不能過度。」

「我相信我不至於吃你很久，先生，」是我底很拙劣無飾的答話。

「不至於，」他冷然地說：「你向我們說明了你朋友底住處時，我們可以給他們寫信，就可以把你送回家了。」

「我必須明白告訴你，這不是我底力量所能作到的，我絕對沒有家和朋友。」

三個人看着我，不過並非不相信；我覺得他們底眼中沒有疑惑，却倒有更多的好奇在。我特別是說的兩位小姐。聖約翰底眼睛雖然就字面的意義說是十分清楚的，就譬喻的意義說却是難測。他似乎用眼睛作為表白自己思想的工具，倒不如是作為探求別人思想的東西。這種銳敏和矜持相混合，是較之鼓勵人，倒更為是窘迫人的。

「你底意思是說，」他問，「你是完全離開一切關係的嗎？」

「是這意思。沒有一種關係使我和任何生物相連：我沒有一種權利可以進英格蘭任何屋裏去。」

「在你這樣年歲是一種頂特別的地位！」

這時我見他底眼色注意到我放在他眼前桌上的手。我奇怪他在那裏找什麼：他底話一會就給解釋了。

「你沒有結過婚？你還是一個閨女？」

狄安那笑了。「嗨，她過不了十七八歲，聖約翰，」她說。

「我近十九歲了：但是我沒有結婚。沒有。」

我覺得臉上有一種發燒的熾熱；因為提到結婚，引起悽慘激動人的回憶來。這窘迫和情緒他們都見到了。狄安那和瑪利把眼睛從我發紅的臉轉到別處，使我寬了心；但是那更冷酷，更嚴厲的哥哥繼續凝視着，直到他引起的苦惱不僅使我臉紅，却也勉強我流了淚。

「你最後住的是什麼地方？」這時他問。

「你太好問了，聖約翰，」瑪利低聲說；但是他把在桌子上，用第二次穩定刺人的眼色要求一個答話。

「我所住的地方，以及和我同住的人，是我底祕密，」我準確地回答道。

「你若樂意，我底意見以爲你有權利保守這祕密，對於聖約翰和其他問話的人，」狄安那說。

「然而關於你或你底歷史，我若是什麼不知道，我不能幫助你呵，」他說。「你是需要幫助的，不是嗎？」

「我需要幫助，而且在找求，先生，只要有什麼慈善家使我能得我所能作的工作，報酬只要能養活我，即使只是生活必需品也罷。」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個真正慈善家；然而在這樣誠實的目的上，我願意盡力幫忙你。那末先告訴我你一向慣作什麼事，你能作什麼事。」

這時我啜了我底茶。這飲料很使我精神起來；如同酒對於巨人一樣：這給我緩弛的神經一種新的情調，使我能够穩重地向這見解深入的年青裁判官說話了。

「里弗爾先生，」我說，轉身向他，而且如他看我一樣，坦然無疑地看著他，「你和你底妹妹爲我作了一件大事——是人對於同類所能作的最大一件事；你們用了高貴的厚情，把我從死亡中救出了。你們所給與的這種恩惠，使你們有無限的權利要求我底感謝，而在或種限度內，有權利知道我底祕密。只要不影響我自己心裏的平安——不影響我自己和別人底道德的和身體的安全，關於你們所收容的這流浪人底歷史，我願盡量告訴你們。」

「我是一個孤女，一個牧師底女兒。我還不能認識他們時，我底父母全死了。我是作爲依賴者被人扶養起來的；在一個慈善機關受教育。我甚至願意告訴你這個機關底名字——羅沃德孤兒院，在*郡：我在那裏作了六年學生，兩年教員。你許聽說過罷，里弗爾先生——洛比特布魯克爾哈斯忒牧師是會計。」

「我聽人說過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而且我見到過這學校。」

「我差不多一年以前離開羅沃德，去作私人的保姆。我得到一個好位置，而且是快樂的。我來到這裏四天以前，我不得不離開這地方。我離開的理由，我不能也不應解釋；解釋是無用的，危險的，而且不會使人相信。我沒有過錯；我沒有罪過，就和你們三人中任何一個是一樣。我是不幸的，而且要這樣一些時；因爲趕我離開我認爲是樂園的地方的災難，有一種奇怪而且可怕的性質。」

在計劃離開時，我看出兩個要點來——迅速，祕密：要達到這兩種目的，我除了一個小包之外，我所有的一切東西都要丟下；這小包，在我底匆忙和心裏苦惱中，忘在載我到惠特克勞司的車裏了。因此，我完全空無所有的來到這附近。我在露天中睡了兩夜，我到處漂流，兩天沒有經過一個門檻。但是在這時間中，我嘗了兩次食物，是在飢餓、疲乏、和失望使我幾乎要氣絕的時候，你，里弗爾司先生，不讓我在你門前餓死，把我收容到你屋裏來。以後你底妹妹們爲我作的事我全知道——因爲我在表面的昏睡中並沒有不省人事——而且我對於她們這種天然流露的，真誠懇切的憐憫所負的債，如同對於你底福音的慈善所負的是一樣大。」

「現在莫要使她再多說話了，聖約翰。」狄安娜在我停住的時候說：「她是顯然還不適於興奮的。到沙發這裏來，坐下罷，以利阿特小姐。」

聽到這個假名，我不由己地半驚一下：我把我底新名字忘記了。似乎沒有事可以逃過里弗爾司先生底眼，他立時注意到了。

「你說你叫簡以利阿特？」他說。

「我這樣說過，我想現在叫這個名字是方便的，不過這不是我底真名字，我聽到的時候，覺得生疏。」

「你不願說出你底真名字了？」

「不：我最怕被發覺；會引到這上面來的一切談話，我都避免。」

「我十分相信你是完全對的，」狄安娜說。「哥哥，現在讓她安靜一時罷。」

但是聖約翰沉思了幾分鐘之後，又和以前一樣沉靜而且伶俐地開始了。

「你不願長期依賴我們底客遇——我看出了，你願儘快地擺脫去我妹妹們底憐憫，而且尤其要擺脫去我底慈善（我十分明白你所劃出的區別，這我並不厭惡——這是正當的）你希望脫離我們獨立？」

「我希望，我已經說過了。指示我怎樣工作，或怎樣找工作；我底請求不過如此；以後就讓我走，即使是到最貧陋的茅舍也好；不過在這以前，允許我住在這裏；我怕再嘗無家無依的苦痛了。」

「當然你要住在這裏，」狄安娜說，把白手放在我底頭上。「你要，」瑪利重述，用一種似乎在她很自然的真誠不露於外的聲調。

『你看，我底妹妹們是歡喜留你在這裏的，』聖約翰先生說，『彷彿對於一隻被冬風從窗子刮進的半凍死的鳥，她們歡喜收留餵養一樣。我覺得更願使你獨立生活，而且要努力這樣作，不過留意了，我底範圍很窄狹。我只是一个窮鄉教區的牧師；我底幫助一定是最不足道的。若是你心裏看不起小事，那就去找點比我能給的更有效的幫助罷。』

『她已經說過，她願意作任何種她所能作的誠實工作了，』狄安那替我回答；而且你知道，聖約翰，她對於幫助人無可選擇；她不能不忍受你這樣嚴刻的人呵。』

『我願作裁縫；我願當作粗活的女工；我願作僕人，作看護，假如沒有更好的事作，』我回答。

『是了，』聖約翰先生十分冷淡地說。『你底精神若是這樣，我答應以我自己的時間與方式幫助你了。』

他這時又拿起他茶點前所讀的書來。我一會就退去了，因為我談話之多，坐的時間之長，已經盡我現在力量所能支持的限度了。

第三十章

我越和澤地房底居住人相識，我就越發歡喜他們了。在幾天中，我底健康恢復到這樣地步，我可以整天坐着，有時還到外面散步。狄安那和瑪利所做的一切事，我都可以加入，如她們所願地和她們多談話，只要何時何地她們答應我，我就幫她們忙。在這種交接中，有一種令人振作的歡樂，這是我第一次嘗到的一種——是從趣味、感情、和行為原則完全相同所發生的歡樂。

我歡喜讀她們所樂讀的東西；她們所享樂的，也使我歡喜；她們所贊成的，我也敬重。她們愛她們底隱蔽的家。這個灰小的古屋，低矮的屋脊，格子窗，霉污的牆頭，多年杉樹的蔭道——杉樹受山風影響都斜長着；牠底園子被扁柏和冬青隱晦，裏面只能開最粗種的花——我也在這裏找出一種有力而且永久的魔力。她們依戀着住宅後面和周圍的紫色澤地——依戀着她們門前卵石道所通到的深谷；那條道先蜿蜒經過鳳尾草的灘地，再穿過一些最荒蕪的小牧場——牧場總是靠着一片野草荒原底邊，或給一羣澤地的灰羊和小羔羊供給食料——她們帶着十分留連的熱誠依戀着這地方。我能瞭解這感情，而且也感到牠底力。

量與真實。我看這地方吸引人的力量了。我感覺到這地方孤寂底神聖；我底眼睛享受這高起與平舖的輪廓——享受鈐形花，散佈着花的草泥，鮮亮的鳳尾草，溫柔的花崗石等等對於山脊和深谷所賦與的天然的顏色。這些小地方對於我正如對於她們一樣——是許多純潔甜蜜的歡樂底來源。強有力的大風和溫柔的和風，嚴酷和寧靜的天氣，日出和日落的時候；日夜和陰雲的夜，在這些地方對於我如同對於她們一樣，發生一種吸引力——有迷了她們天靈的同樣魔力圍繞着我底天籟。

在戶內我們是同樣相投。她們兩個都比我讀書多，學業好；但是她們在我前面所踏出的知識底路，我熱心地隨着走。我專心讀她們借給我的書，晚間和她們討論白天所讀的東西，是一種充滿意的事。思想相投，意見一致，簡單說，我們完全相合。

假如在我們三人中有一個超出者和領袖，那就是狄安那了。就身體上說，她比我強得多。她是健美的，她是有精神的。在她活潑的精神中有一種生命底充實和不移的愉快，這不是我所能了解，却引起我底驚奇來。在晚間一上來我可以談一會話，但是頭一陣力量 and 言辭一過，我就無力的坐在狄安那脚跟前的凳子上，頭放在她膝上，輪流地聽着她和瑪利，而她們却澈底高談着我不過剛接觸到的題目。狄安那提議教我德文。我歡喜從她學習；我看出女教師底地位使她高興，而且對她適宜；作學生也同樣使我高興，而且適合我。我們底天性彼此洽合，最強的相互的愛，是結果。她們發現了我會畫；她們底鉛筆和顏色盒立刻就拿給我用。我底本領在這一點上比她們大，使她們驚喜。瑪利成點鐘地坐着看我；於是她要學習；她是一個馴良，聰明，勤苦的學生。這樣忙着，彼此開心，幾天像幾點鐘，幾星期像幾天似的過去了。

至於聖約翰先生呢，我和他妹妹們間自然而且迅速發生的這種親密，並沒有擴展到他身上。我們間還保持着這種距離的一種原因是，他在家的時候比較少。他底大部時間，似乎都用在拜訪他教區內零散居民中窮人和病人身上了。

似乎沒有什麼天氣能妨礙他去盡這些牧師的職務；無論是下雨或天晴，他早晨讀書的時間一過，他就要拿了帽子，讓他父親底老獵犬卡羅（Caro）跟着他，出去盡愛或義務的使命；我不大知道他用什麼眼光看這種事。有時候，天氣非常不好，他底妹妹們就要勸阻他。他就要帶着莊嚴勝過愉快的，一種特殊的微笑說道：

『我若讓一陣風或一陣雨使我離開這些容易的工作，這種懶惰對於我自己規定的將來，能有什麼樣準備呢？』
狄安那和瑪利對於這問題的通常答話，總是一聲嘆息，和幾分鐘顯然的憂思。

但是除了他常不在家之外，還另有一種和他發生友誼的障礙：他似乎是一種矜持的，無心的，甚至深思的性格。在他底牧師的工作上熱誠，在他底生產和習慣上無可疵議，然而每個真誠的基督徒和實行的慈善家所應有的報酬——那種心理的安寧和內心的滿足，他顯得却並沒有能享受。常常在晚間，在他靠窗子坐下，寫字台和紙放在面前的時候，他會停止寫讀，下頰放在手上，去從事我不知道是何種的思想去了；但是這種思想是不安的興奮的，可以從他眼睛常常閃光和睜大上看出。

而且我想，自然界對於他，不像對於他妹妹們一樣，是一種歡樂的寶庫。有一次，不過是我只聽到過一次，他對於小山地崎嶇美，表示出有力的感受，並且表示對於他稱為家的暗黑屋頂和灰白牆頭有一種天生的愛；但是在表示這感情的言語和口氣中，憂鬱却比歡樂多；而且他絕沒有爲了澤地裏安慰人的靜默到那裏去漫遊過——對於澤地所能給與的千種和平的快樂，他也絕不去尋求或留連。

像他那樣不愛交談，我過了些時才有機會測量他底心。我第一次對於他底心力有一種觀念，是在我聽他在莫爾頓自己的教堂內說教的時候。我願我能描寫那個說教詞；但那不是我底力量所能作到的。對於牠在我身上所生的效力，我甚至也不能忠實地寫出來。

開始時鎮靜——而且就說式和聲音底高低說，實在至終也還是鎮靜的：一種迫切感覺到，然而却嚴格約束着的熱誠不久就滲進了清楚的重音，提高了他底有精神的語言。這增長成力量了——堅實，緊密，有約束。說教人底力量震刺了人底方寸，驚了人底心神；兩者却都沒有柔和。始終有一種奇怪的辛辣；缺乏慰安的溫存；嚴厲的加爾文（Calvin）教義的提示——上帝選救善人呀，定數呀，上帝底譴懲呀——是常有的；而且每提到這些點上的話，說出來像定案的判詞一樣。他說完的時候，我不但沒有爲他底話覺得更好，更安靜，更明白，我却經驗到一種說得出的憂傷；因爲在我看來（我不知道在別人是否如此），我所聽的動人言詞是從這樣一種深處發出來的：那裏有渾濁的失望沉渣在——那裏有未滿足的渴求和不安的貪望這樣擾人的衝動活動着。我準信，聖約翰先生雖然是生活純潔，有良心，而且熱誠，他還沒有找到那種無人能理解的上帝底和平；我想他沒有找到牠，就如同我是一樣的：我對於我底破壞了的偶像和失去了的樂土，懷着私心的，令人痛苦的惋惜——這些惋惜近來我避免提到，但却仍然主宰着我，而且無情地苛虐我。

這樣一個月過去了。狄安那和瑪利不久就要離開澤地房，回到等候着她們的不同的生活和地方，在英格蘭南部時髦的大城市中作保姆，她們在那裏的人家各有一個位置，那些有錢驕傲的人們只把她們看作卑微的依賴者，不知道或不探求她們天生的優點，只重視她們學得的成績，就如同重視廚子底手藝，和侍女底風趣一樣。關於他答應爲我找的事，聖約翰先生還沒有提過；但是我要有種事作，却變成迫切的了。一天早晨，獨自和他在客廳裏有幾分鐘，我大胆走到窗子的幽處去——他底桌椅和寫字台把這作成一種讀書室——就要說話，雖然還不大知道用什麼話說出我底詢問來——因爲要打破蒙蓋在他這樣天性上的矜持的冰層，在什麼時候都是困難的——這時他開始了談話，免去了我底麻煩。

我走近時他向上看——『你有問題要問我嗎？』他說。

『是的；我願知道，你是否聽到什麼我能去作的事情了？』

『三星期前我爲你找到或想出了一種事作；但是你似乎在這裏又有用又快樂——因爲我底妹妹們顯然歡喜你，而且和你交接給她們異常的愉快——我認爲不等到她們要離開澤邊，使你也不得不離開的時候，來打斷你們彼此間的安樂，是不方便的。』

『她們三天內就要走了？』我說，

『是的；她們走時，我要回到莫爾頓牧師宅；漢那和我同去；這老屋要關閉起來。』

我等了幾分鐘，指望他要繼續談開始所說的問題；但是他彷彿另有一種思路了；他底神色表示離開了我和我底事。我不得不向他提起，我所不能不密切關心的題目。

『你心裏所想到的是什麼事呢，里弗爾司先生？我希望這種耽擱沒有增加得到這件事的困難。』

『哦，沒有，因爲這是一件要我給你接受的事。』

他又停下了，彷彿不樂意談下去。我不耐煩了；一兩種不安的動作，熱切苛刻地在他臉上釘視一眼，就和語言同樣有效，但却少些麻煩，把這感情傳達給他了。

『你不用忙着要聽。』他說：『我坦白地告訴你罷，我並沒有什麼合宜或有用的事向你提示。在我解釋之前，請記住我清

楚楚說的警告：若是我幫助你，就一定就和瞎子要幫助跛子一樣。我是貧窮的：因為我發覺我付了我父親底債後，祖產遺留下來給我的，只是這座要倒的鄉間房屋，後面一排損壞的杉樹，和前面一塊澤地，以及扁柏和冬青樹。我是卑微的：里弗爾司是一個古舊的姓；但是僅有的三個後裔，有兩個在陌生人間作依賴人混飯吃，另一個認他自己是離開故土的路人——不僅終身，死亡時也是這樣。是的，認爲，而且勢必認爲，自己是被命運厚遇的，而且只渴望着一個日子，在那時分開肉世關係的十字架要放在他底肩上，而教堂戰士們底首領（我是他最卑微的人員之一）要說出這話來：『起來，跟着我！』

聖約翰說這些話，就如同他說教一樣：用一種深沉安靜的聲音；面頰並不發紅；眼色中有一種發火的光輝。他又說：

『因爲我貧窮卑微，所以我只能給你一件貧窮卑微的事。你許認爲這是屈身分的——因爲我看出你底習氣是世間所謂文雅的你底趣味是偏向理想的，而且你所接觸的至少是受教育的人，但是我認爲能够改善我們種族的事，沒有什麼是屈身分的。我主張基督教勞動者所要耕種的土壤越瘠薄，越不生產——他勞作底報酬越少——他底榮譽就越高。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底命運是先驅底命運；最初的福音先驅是使徒們——他們底首領是耶穌救主。』

『喔？』我說，因爲他又停住了——『往下說。』

他往下說之前先看着我，實在的，他彷彿從容地讀着我底臉，好像臉上的各部和線紋是一頁書上的文字。從這種詳細觀察所得的結論，他一部份在下面的說話中表示出來。

『我相信你願接受我給你的位置，』他說，『而且作一個時期：不過並不是永久的。我也同樣不能永久不離開褊狹而且使人褊狹的——安靜隱匿的英國鄉村牧師底位置：因爲在你底天性中，有種不利於安息的成分，如同在我底天性中的一樣，不過是不同的——類罷了。』

『請解釋，』我催促，在他又停住的時候。

『我要；你會聽到我底提議是何等不足道——何等瑣細。現在我底父親死去，我是自主了，我在莫爾頓住不久。我或許在一年之內離開這地方；但是在我住着沒走的時候，我要盡力改善牠。莫爾頓，在我兩年前來到的時候，沒有學校；窮人底孩子完全沒有進步的希望。我爲男孩們設了一個學校；現在想再給女孩們開一個。我爲這目的租了一所房，接連着有兩間茅屋，給女校長居

住。她底薪水一年三十鎊；她底屋子爲了阿立夫小姐底好意，已經設備好了，很簡單，但是够用了。阿立夫小姐是我教區內唯一的富人，山谷裏針廠和鑄造廠主人阿立夫先生底獨生女。這位小姐也担負一個工廠裏孤女底衣服和教育費，條件是要她幫助女校長作點家裏和學校的僕奴的事，因爲她忙教書，沒有工夫自己作。你願作這個女校長嗎？」

他有些倉卒地發出這問題，他似乎有多半料想他要得到一個忿怒的，或至少是輕視的拒絕：不知道我全部的想法和感情（雖然猜着一些）他說不清這命運在我要顯得怎樣。實在這是卑微的——然而却有住處，我是需要平安的寄身所。這是勞苦的——然而和富家底保姆位置相較，却是獨立的；而且爲生人作僕役的恐懼，像鐵一樣注入我底靈魂裏。這不是下賤的，不是無價值的，不是在心理上墮落人的。我決了心。

『我謝謝你底提議，里弗爾司先生，而且我滿心願意接受。』

『不過你明白我嗎？』他說。『那是一個鄉村學校：你底學生只是窮女孩——村人底孩子——最好的是農家的女兒，編織，縫紉，寫算，是你所要教的一切。你底學業你怎麼辦？你最大部份的心神，感情，和趣味，你怎樣處置呢？』

『儲以待用罷。牠們會保存着的。』

『那你知道你所承担的事了？』

『我知道。』

他現時微笑了：不是悽慘或憂傷的微笑，却是十分歡喜而且深爲滿意的。

『你願什麼時候開始作事呢？』

『我願明天就到我底住處去，你若歡喜，下星期開學。』

『很好，就這樣。』

他站起來，在屋裏散步。靜站着，他又看着我。他搖頭。

『你不贊成我什麼，里弗爾司先生？』我問。

『你不會在莫爾頓住久，不會，不會！』

「爲什麼？你這樣說有什麼理由？」

「我從你眼睛裏看出這個來；你底眼睛不是在生活上可以保持平穩進程的那一類。」

「我不是有野心的。」

他對「野心」這字吃驚。他重復說，「不是。什麼使你想起野心來？誰是有野心的？我知道我是；不過你怎樣看出來的？」

「我是說我自己。」

「喔，假如你不是有野心的，你是——」他停住了。

「什麼？」

「我是要說，動情的：不過或者你會誤解這字眼，而且不高興的。我意思是說，人類的情愛和同情，對於你有一種極有力的影響。我準信，把閑暇在孤寂中度過，把作事時間用在全無刺激的單調的工作上，你不願以此滿足；就和我是一樣的。」他加重地補充說，「不願安心住在這裏，埋在澤地裏面，給山關閉起來——我底天性，上帝給我的，是廢弛了；我底能力，上天賜與的，是癱瘓了——使得無用了。你現在聽到我是怎樣自相矛盾了。我勸人滿意卑微的命運，我以替上帝服務爲理由，爲砍柴人和担水人底職業辯護——我是他底在職的牧師，却幾乎在不安中發了瘋。喔，性癖和原則必須用什麼方法調和一下。」

他離開屋子。在這短短的一點鐘內，我從他所知道的比在過去一月還多；然而他仍然使我迷惑。

在要離開她們底哥哥和家庭的日子一來近的時候，狄安那和瑪利里弗爾司變得更爲憂傷而且沉默了。她們兩個都努力要顯得和平常一樣；但是她們所要抗的悲哀，是不能完全克服或隱藏的。狄安那暗示着說，這次離別會和以前她們所知道的離別不同。這或許是一別數年（就和聖約翰說）也許是終身的離別。

「他要爲他長期計劃的決定犧牲一切，」她說：「現在天然的情愛和感情仍然更有力。聖約翰看來是安靜的，簡；但是在他底生命中他隱藏着一種狂熱。你許會以爲他溫存，但是在有些事情上他像死樣鐵面無情；而最壞的是，我底良心不會允許我勸他拋開他嚴酷的決定；實在的，我不能爲這責難他一下。這是正當的，高貴的，基督教的；但是這碎我底心！」於是眼淚湧上她底好看的眼睛。瑪利在工作上低低的俯首。

「我們現在沒有父親了；我們不久也要沒有家和哥哥了，」她低聲說。

在這時，一件小事又接着發生了，這似乎是命運故意拿來證明「禍不單行」這諺語底真實的，而且在她們底悲苦中又加上惱人的一種：到嘴的食物又失去了。聖約翰讀着一封信從窗子走過。他進來。

「我們底舅父約翰死了，」他說。

兩姊妹都似乎楞住了；並沒有吃驚和恐慌；這消息在她們看來，較之是苦痛的，倒更爲是重要的。

「死了？」狄安那重述。

「是的。」

她探詢地釘視着她哥哥底臉面。「後文怎樣呢？」她低聲問。

「後文嗎，狄？」他回答，保持着大理石般不動聲色的面貌。「後文嗎？——什麼也沒有。讀罷。」

他把信扔到她底裙裏。她看了一過，遞給瑪利。瑪利默默地看過，把信又還給她哥哥。三個人彼此相看，三個人都微笑了——是十分憂感愁苦的微笑。

「亞們！我們還可以活，」最後狄安那說。

「無論如何，這並不使我們比以前更窮苦，」瑪利說。

「不過這將可以發生的情形頗強地印在心上，」里弗爾司先生說，「而且和實際發生的情形太鮮明地反映起來了。」他摺起信，鎖在寫字台裏，又走出去了。

幾分鐘沒有人說話。狄安那於是轉身向我。

「簡，你要奇怪我們和我們底神祕罷，」她說，「而且以爲我們對於這樣近親底死不更爲感動，是薄情的人罷；但是我們並沒見過他或認識他。他是我母親底兄弟。我父親和他在老早以前爭鬧過。是聽了他底勸告，我父親拿大部份財產去作使他破產的投機事業。兩方面互相控告；他們生氣離開，永遠沒有和解。我舅父以後作更爲興旺的商業；似乎他得到兩萬鎊的財產。他沒有結過婚；除了我們和另外一個人之外沒有近親，那人比我們底關係也不更近。我父親常懷一種念頭，以爲他要把財產留給我們，

彌補他底錯誤；那封信告訴我們，他把財產全遺贈給另外一個親屬了，只有三十吉尼（scutina）給聖約翰，狄安那和瑪利里弗爾均分，留作買三個誌喪的戒指。自然他有權利照他所高興的作；然而得到這樣消息，使我們底精神抑鬱一時。瑪利和我一人若有千鎊，我們就要自認是富足的了；對於聖約翰，這樣一筆款子也是有價值的，因為能使他作些好事。」

給了這個解釋之後，就放下這個題目，里弗爾先生和他底妹妹們都沒有再提了。第二天我離開澤邊到莫爾頓去。下一天狄安那和瑪利離開到遼遠的B地去。一星期後，里弗爾先生和漢那回到牧師宅，所以古舊的田莊是被人所棄了。

第三十一章

我底家——在我終於找到一個家的時候——是一個茅舍；一間刷白的牆頭和沙石地的小屋，裏面放着四張漆椅和一張桌子，一個鐘，一個櫃櫥，兩個碟盤，一套上釉的陶茶具。上面是一間廚房大小的屋子，有一張松木架床，和帶抽屜的櫃子，小小的，但裝我底不多的衣服却已經太大了；雖然我底溫存慷慨的朋友們底好心意，已經給了我些這願必需的東西，使衣物底分量增加了。

是晚間了。用一個橘子的代價，我已經叫充當使女為我作事的小孤女走了。我自己獨自坐在爐火旁。這早晨學校開了學。我有三十個學生。只有三個人能讀；沒有一個人能寫算。有幾個人會編織，少數人會一點縫紉。她們說話帶着本地方的最重的重音。在現在，我們難得彼此瞭解所說的話。她們中有幾個是無禮貌，粗鄙，不馴，而且無知；但是別的人却是馴良的，有求學的願望，而且表示出使我歡喜的性格來。我一定不能忘記這些粗衣的小農人是血肉長成，就和出身最貴的望族的孩子們是一樣；而且在她們心中，無異於在身世最好的人們心中，有着天然的優美，智力和仁慈感情底胚種存在。我底責任是要發展這些胚種；一定在盡這責任時，我會找出些快樂。對於眼前展開的生活，我並不希望許多的享樂；然而我若照我應作的樣子，運用我底力量，節制我底心，這種生活所給與我的東西，無疑的也够我一天天生活下去了。

今天上午和下午，我在那邊樸素簡陋的教室中度過的幾點鐘之內，我是很快樂，安定，滿意的嗎？不欺騙我自己，我必須回答

——並不我覺得有些無聊賴。我覺得——是的，我是個白癡——我覺得屈了身分了。我疑惑我所取的步驟，在社會生活上沒有使我上進，却使我下沉了。我對於在我周圍見到聽到的無知，貧窮，和粗鄙，軟弱地覺得喪氣。不過讓我莫為這些感情太憎惡輕視我自己；我知道這些感情是錯誤的——這就是一大進步；我要努力克服牠們。我相信明天我就可以戰勝一部份；幾星期之內，或者就可以把牠們完全克服了。在幾個月，在學生身上看出改善，看出進步的快樂，或許就可以拿滿意代替憎惡了。

這時，讓我拿一個問題自問：究竟怎樣比較好？——屈服於誘惑，聽憑熱情，不作苦痛的努力——沒有掙扎，却墮入溫柔的陷阱；在蓋着陷阱的花上熟睡，被娛樂別墅裏的奢侈品圍繞，在南方的天氣中醒來；現在住在法國，作羅契司特爾先生底情婦；一半的時間都被他底愛情鬧得迷迷糊糊——因為他要——他是要很愛我一時的。他是愛我過的——絕沒有人再像那樣愛我。對於美麗，青春，和文雅所奉獻的溫柔的虔誠，我是永遠不會再知道的了——因為絕不會再有什麼人看我有這種魔力。他歡喜我，以我為驕傲——再沒有別人會這樣的。——不過我迷到什麼地方了，我在說什麼，尤其是，我在有怎樣的感覺？我是要問：是在馬賽，愚人樂園裏作個奴隸，頭點鐘被騙人的幸福激動得狂熱，第二點鐘被悔恨和羞辱的苦淚悶着氣好呢？——還是在健康的英格蘭中部，在和風吹拂的偏僻的山角，作一個自由誠實的女校長好呢？

是的；我現在覺得，我遵守原則和法律，輕視而且壓下了瘋狂時的不健全的衝動，我是對了的。上帝指導我有了正當的選擇，我為這領導感謝天佑！

使晚間的沉思到了這一點，我站起身來，走到門跟前，看着收成期的落陽，看着茅舍（這和學校離開村落半哩路）前面的安靜的田野。鳥雀在唱着牠們最後的歌調。

『空氣是溫和的，露水是止痛膏。』

在我希望的時候，我以爲自己是快樂的，不久却發現自己在哭着的時候，我不免吃驚——爲了什麼呢？爲了強迫我不能依戀主人的命運；爲了我不能再見的他；爲了因我離開而引起的絕望的悲苦和致命的忿怒——這或許現在使他離開正路，到了無希

望再回歸正路的地步了罷。想到這裏，我把臉從可愛的晚空和孤寂的莫爾頓谷轉開——我說孤寂，因為在我所能見到的山谷的一邊，除了半隱在樹間的教堂和牧師宅，以及有錢的阿立夫先生和他女兒所住的靠近谷邊的谷府之外，沒有什麼可見的建築。我遮住眼，頭靠在房門的石架上；但是不一會，把我的小園從草場隔開的小門跟前，有輕輕的聲音，使我向上看。一隻狗——我一下就看出來是里弗爾司先生底獵犬老卡羅——在用鼻子推大門，聖約翰抱着臂在靠門站着；他底眉頭皺着，他底眼色幾乎莊嚴到不高興的地步了，穩穩地看着我。我請他進來。

「不，我不能滯留；我只是給你拿來我妹妹們給你留下的小包。我想裏面裝着一個顏色盒，鉛筆，和紙。」

我走向前去接受：這是一份受歡迎的禮物。我走近的時候，我想他是帶着嚴厲神氣看視我底臉；臉上的淚痕無疑是很容易見到的。

「你看出你第一天的工作比你所預料的艱苦嗎？」他問。

「哦，不，反之，我想過些時我就可以和我底學生相處得滿好了。」

「不過你底設備，你底茅屋，你底用具，或者使你失望了罷？牠們實在太少；可是——」我打斷他底話：

「我底茅屋乾淨，不透風雨；我底用具足夠，方便。我所看見的一切都不使我喪氣，却使我感謝。我絕對不是一個愚人，或肉體享樂者，會爲了缺乏地氈，沙發，銀盤而嘆息；而況我五星期以前什麼也沒有——我是一個被逐的人，一個乞丐，一個流浪者；現在我却有相識，有家，有事了。我對於上帝底善心，朋友們底慷慨，命運底恩惠，是驚嘆的。我並不抱怨。」

「不過你覺得孤寂是一種壓迫罷？你身後的小屋是黑暗而且空虛的。」

「我連享樂寧靜感覺的時間都還不大有，在孤寂感覺之下着急的時間更是沒有的了。」

「很好；我希望你感受到你所表示的滿足；無論如何，你底明達要使你你知道，向命運之妻底搖惑的恐怖表示屈服，現在是爲時過早了。我見到你之前，你所離開的是什麼，自然我不知道；但是我勸你，引你回顧的各種誘惑，你都要堅決地抵抗；穩定地作現在的事，至少作幾個月。」

「這正是我想要作的。」我回答。聖約翰接着說：

「轉變天性底傾向，管理性情底活動，是困難的工作；但這是可以作到的，我從經驗上知道。上帝給我們一些力量，創造我們自己的命運；當我們底精力似乎要求一種得不到的東西，我們底意志要走不准我們走的道路時，我們既不用因缺食餓死，也不用絕望地站住；我們只消爲心靈尋求另外的滋養品，這和牠渴望嘗味的禁食一樣有效——或者更爲純潔；而且爲冒險的腳關出一條道路，這和命運對我們斷絕的道路是同樣寬廣。即使是不平一些。」

「一年以前，我自己是極悲慘的，因爲我以爲作牧師是我底錯誤；這種千篇一律的責任使我厭倦死了。我熱望着更活動的人世生活——我熱望着文學事業，底更爲興奮人的勞作——熱望着藝術家，著作家，演說家底命運；除了牧師底事業什麼都好；是的，政客，軍人，熱誠的榮耀追逐者，愛名的人，食權的人——這些類人底心，在我牧師底聖衣下面跳動。我思量，我底生活是這樣不幸，必要改變牠，不然我一定要死。經過一季暗黑與掙扎之後，光明露出，慰安來到了；我底受壓制的生活突然展開成一片無限的平原了——我底力量聽到天上來的呼喚，叫牠起來，振起全份神氣來，展開翅膀，飛昇到不可見的地方。上帝給我一個使命，要把這負遠，好好傳播，本領和力量，勇氣和言辭，軍人，政治家，和演說家底最好的權能，都是需要的；因爲這一切都集中在好傳教士身上。」

「我決心作一個傳教士。從那時起我底心境改變了；桎梏從我底各種天靈上分散落去了，除了惱人的苦痛之外，什麼約束也沒有遺留——那苦痛只有時間可以醫治。我底父親實在反對這個決定的，但是在他死後，我沒有什麼合法的阻礙要克服了；幾件事情安排好，替莫爾頓找個接替人，一兩種感情糾葛打破或砍開——這是最後的和人類弱點的衝突，我知道在這上我將佔勝利，因爲我起了誓我要勝利——我就離開歐洲到東方去。」

他用他所特有的，低抑但却加重的聲音說出這些話；他停住說話時，不看着我，却看着落陽；我也對着落陽看望。他和我都背對着從田野通到小門的路站立着。我們沒有聽到那長草的道路上有脚步聲；谷裏流着的水是此時此地唯一的催眠的聲響；所以我們是滿可以吃驚的，當一種銀鈴似可愛的歡快聲音叫出：

「晚安，里弗爾司先生，晚安，老卡羅。你底狗認識朋友比你還要快，先生；我在田地邊上的時候他就豎起耳朵，搖尾巴，你現在背還對着我。」

這是真實的。雖然里弗爾司先生一聽到這音樂的聲音就吃驚，彷彿一陣雷劈開他頭上的雲彩一樣，他在她底話說完的時候，他還用說話人初使他吃驚時同樣的態度站立着——駱膊放在門上，臉對着西方。最後他帶着有分寸的審慎轉過身來。在我看來，在他身旁起了一個幻象。離他三尺之內，現出一個穿純白的人形——一個年青雅麗的人形；輪廓豐滿但却秀氣；她彎身撫摸了卡羅，抬起頭來，把長面紗向後一扔的時候，在他眼下閃出十分美麗的臉面來。十分美麗是一種有力的說法；但是我不變更或修正牠。阿爾賓（Albin）底溫和天氣所鑄製的最可愛的的面貌；此地的陰濕山谷和多汽的天空所產生保育的玫瑰和百合般的顏色，證明我在這個例子上運用這樣形容辭是對的了。什麼美點都不少，什麼缺點都見不到；這個年青女孩有端正細嫩的臉面；眼睛底樣式和顏色如同我們在可愛的畫中所見到的一樣；黑大豐滿；輕淡而長的眼毛帶一種溫柔的魔力繞着她美的眼；鉛筆畫的眉那樣清秀；白而平滑的前額，使光彩底活動的美上，添上一種寧靜；面頰是橢圓的，新鮮的，平滑的；嘴唇也是新鮮的，玫瑰色的，健康的，長得可愛的；平整明亮的牙齒沒有瑕疵；小小的帶笑靨的下頰；豐滿髮辮的裝飾——簡單說，合起來足以實現美底理想的一切優點，都完全爲她所有。我看着這個美人的時候，我驚異了；我滿心崇拜她。大自然總是懷着一種偏愛的心情創造她；而且忘記了她平常吝嗇的繼母的恩施，用了闊夫人底慷慨，賦給她這愛女一切了。

聖約翰里弗爾司先生對於這個地上天使是怎樣想法呢？我看見他向她轉身，看着她的時候，我自然地問了自己這個問題；而且同樣自然地，我在他臉面上尋求這問題的答話。他底眼睛已經離開這仙女，看着小門旁生長的小小一束雛菊了。

『是很可愛的夜晚，但是你一個人出來却是太遲暮了。』他用腳踏那合起來的花底白頭時說。

『哦，今天下午我才從S地。』她說。『二十哩外一個大地方底名子。』回到家裏來。爸爸告訴我，你開了學校，女校長來了；所以我在茶點之後戴上帽子，跑上山谷來看她；這就是她罷？』她指着我。

『是』聖約翰說。

『你覺得你會歡喜莫爾頓嗎？』她問我，聲音態度都是直率而且單純，雖然孩子樣，却是令人歡喜的。

『我希望我會歡喜。有許多誘因使我這樣作。』

『你覺得你底學生們如你所希望的注意嗎？』

「十分注意。」

「你歡喜你底房子嗎？」

「很歡喜。」

「我把牠設備得很好嗎？」

「很好，實在的。」

「讓阿麗思渥德（Alice Wood）時候你，選得很好嗎？」

「你實在選得好。她是可教而且敏捷的。」（我想這是阿立夫小姐了，是財產繼承人，在財產和天賦上都是得天獨厚的我奇怪，什麼樣福星一同關照她底誕生呢？）

「有時我要前來幫助你教書，」她接着說。「時時訪你，在我是一種變化；我是歡喜變化的。里弗爾司先生，我住在S。地是這樣快樂。昨夜，或不如說今早晨，我跳舞一直到兩點。第*團在變亂之後就駐紮在那裏；軍官們是世間最合意的人了；他們羞辱了我們所有磨刀人和剪商。」

在我看來，似乎里弗爾司先生底下嘴唇突出，上嘴唇翹了一會。他底嘴實在看來是緊閉了好些，他底臉底下部異常嚴肅而且板正，當笑着的女孩告訴他這消息的時候。他底眼光也離開了雛菊，轉到她底身上。是並不微笑的，探視的，有意義的眼光。她報以第二次的歡笑；而歡笑對於她底青春，她底玫瑰面頰，她底笑靨，她底明亮的眼，都是很適宜的。

在他沉默莊嚴的站着的時候，她又去撫慰着卡羅。「可憐的卡羅愛我，」她說。「他對於他底朋友是不嚴厲疏遠的；而且他若能說話，他也不會不作聲。」

在她撫摸着狗，帶着天生的優美在他嚴厲年青的主人面前變身的時候，我看見那主人底臉上發了一陣紅。我看見他莊嚴的眼睛被突然的熱情所鎔化，而且帶着抵抗不了的感情閃光。這樣動情發紅，就一個男子說他看來美麗，幾乎就和她作爲一個女子說是美麗的一樣。他底胸膛膨起了一次，彷彿他底廣大的心，壓倦了專制的約束，不願意志而擴大起來，並且有力地跳躍，要得到自由一樣。但是他制止他底心，如一個堅決的騎者制止他底立起的駿馬。這種溫存的向他進攻，他不用話，也不用動作回答。

「爸爸說現在你完全不去看我們了，」阿立夫小姐接着說，向上看着。「你在谷府完全成了陌生人了。今晚他只有一個人，而且不很好：你和我一同回去拜望他嗎？」

「這時去攪擾阿立夫先生是不合宜的時候，」聖約翰回答。

「不合宜的時候！不過我斷言是合宜的。這正是爸爸最需要有人伴的時候：這時工廠關了，他沒有事情忙了。里弗爾司先生，千萬去罷。你爲甚麼這樣矜持，這樣憂鬱？」她用自已的答話，填起他底沉默所留下的空缺來。

「我忘記了！」她叫，搖着她底美麗的鬢髮的頭，彷彿對她自已驚異似的。「我是這樣輕浮而且沒有思想！千萬原諒我。我竟沒有記住，你有不願和我亂談的好理由。狄安那和瑪利離開你了，潭地房關閉起來了，你是這樣孤獨。我準信我是可憐你的。請你去看看爸爸去。」

「今晚不去，羅賽蒙得（Rosamond）小姐，今晚不去了。」

聖約翰先生彷彿像一架自動機一樣說話：這樣拒絕要費他怎樣努力，只有他自己知道。

「若是你這樣固執，我就要離開你了；因那我不敢再留：露水已經降落了。晚安！」

她伸出手來。他只摸到手。「晚安！」他重述，聲音又低又空洞，像是回音一樣。她轉過身去，但是一會她又轉回身來。

「你健好嗎？」她問。她滿可以問這個問題：他底臉面和她底衣服一樣發白。

「十分健好，」他說；於是鞠了一躬，他離開大門。她走一條路；他走另外一條。她仙女似的輕輕走下田野的時候，她回頭向他看望兩次；他在堅決地大步走過田野的時候，却一點也沒有回頭。

看見別人吃苦犧牲的情形，我底思想就不再完全沉思着自己的犧牲和痛苦了。狄安那里弗爾司說過她哥哥是「像死一樣鐵面無情。」她並沒有誇張。

第三十二章

我盡力忠實而且活動地繼續鄉村學校的工作。上來確實是艱辛的工作呵。我費盡全力，過了些時才能明白我底學生和她們底天性。全沒有受過教，天靈十分麻木不仁，她們在我看來，是笨得沒有希望了；而且上來一看，全是同樣笨；但是不久我就發現我錯了。她們之間有一種區別，就如同在受教育的人之間一樣；在我漸漸知道了牠們，她們知道了我的時候，這種區別就迅速發展起來了。她們對於我，我底言語，我底規律，和我底方式的驚異一減少，我發覺這些笨樣的，張着嘴的鄉下人中，有幾個倒覺悟過來，成爲十分伶俐的人了。有許多顯出自己是殷勤的，也可愛；而且我在她們之中所發見的天然有禮貌，生來自尊，以及有很好能力的例子也不算少，這得到我底好意和崇拜。這些人不久在作好功課，保持自身清潔，按規律學習課程，學到安靜整齊的態度上，就有着一種歡樂了。她們在有些方面進步的迅速，甚至是驚人的；我對這有種誠實快樂的驕傲；而且，我個人開始歡喜幾個最好的學生，她們也歡喜我。我底學生中有幾個農人底女兒，幾乎都是長成的青年婦人了。這些都已經能讀、寫、縫；我教她初步的文法，歷史，地理，和比較細的針線活。我在她們間找到好些可敬重的人——希求知識，願有進步的人——我在她們家裏和她們度過許多愉快的晚間的時光。她們底父母（農人和他底妻子）對我大加注意。接受他們單純的仁慈，用一種體貼——謹慎的尊重她們底感情——來回報，其中有一種快樂；這種體貼他們或許是不慣的，這使他們歡喜，也對他們有益處；因爲這在他們自己眼中提高了他們身分，這使得他們爭着要佩得這種敬重的待遇。

我覺得我成爲四隣所歡喜的人了。我無論什麼時候出去，從各方面聽到誠心的致敬，而且被友愛的微笑歡迎。在一般的敬重中過生活，雖然只是勞動者底敬重，却像「坐在安靜而且可愛的日光中」一樣；寧靜的內心感情，在光線下萌芽，開花。在我底這段生活中，我底心較之被抑鬱沉壓，倒是被感謝之情澎漲的更多；然而讀者呵，要把一切告訴你的話，那在這種安靜，這種有用的生活之中——在學生間作着可敬的工作度過一天，獨自滿意地讀書畫畫度過一晚之後——在夜間我卻常常闖入奇怪的夢境；夢是多種色彩的，興奮的，充滿了理想的，激動的，暴風雨的東西——夢到在異常的景物之間，在充滿冒險，充滿興奮的危機和傳奇的機會那樣地方，我仍然一再遇到羅契司特爾先生，常常在刺激人的，千鈞一髮的時候；於是在他懷裏的感覺，聽到他底聲音，遇到他底眼睛，摸着他底手和面頰，愛着他，被他愛着——在他身旁過一生的希望，會帶着最初的力與火，復活起來。於是我要醒來。於是我想起我在什麼地方，處境是這樣。於是在無帳的床上坐起來，戰慄抖索着；於是靜默的黑夜要見到絕望的聲響。

聽到熱情的發作。第二天早晨九點鐘，我按時開開學校；寧靜，鎮定，準備着作白天穩定的工作。

羅賽蒙得阿立夫遵守着她底話來訪我。她來學校總是在她早晨騎馬的時間中。她騎着小馬不太快地跑到校門前，一個騎馬穿號衣的僕人跟隨着。穿着紫色衣服，吻着面頰披到肩上的長鬃髮上面，雅緻地戴着一頂武勇女子底黑絨帽，再不能想像出有什麼外表，比這更爲美麗了；她就這樣進那簡陋的房屋，在迷惑住了的一排排鄉下孩子中間輕緩地走過。她來的時間，總在里弗爾司先生忙上逐日的教義問答課的時候。我怕這女客底眼睛鋒利地透穿了這年青牧師底心罷。一種本能似乎將她底進來警告他，甚至在他還沒有見到的時候；假如她在門跟前現出，他雖然完全不向着門看望，他底面頰也要發紅，他底大理石似的臉面，雖然不願寬鬆，也不可形容地改變了，而且那就在種寧靜中，表示出一種被壓抑的狂熱，比活動的筋肉或凝視的眼色所能表示的還要有力。

自然她知道她底權力實在他也沒有——因爲他不能——對她隱密。雖然他有基督教的淡泊思想，可是在她走向前來，對他說話，當他面歡快地，鼓勵地，甚至溺愛地微笑的時候，他底手要戰慄，他底眼要發火。用他憂傷而且堅決的眼色，假如不是用他底嘴唇，他似乎是說，『我愛你，我也知道你對我好。不是成功無望使我啞默。假如我奉獻我底心，我相信你會接受。但是那顆心却已經放在神聖的祭壇上面了；周圍已經安置了火。牠不久就不過只是火焚了的祭品罷了。』

她於是要像失望的孩子一樣撇着嘴；一陣愁雲裏和她喜氣溢洋的活潑神氣，匆匆地把手從他手裏拿開，而且暫時輕怨地轉開身不看他那既英雄氣又殉道者似的臉面。她這樣離開她的時候，聖約翰無疑的要費盡全力去追隨，挽回，留住她；但是他底不願拋開一個天國的機會，或是爲了她底愛情樂土，放棄了真正永久樂土的希望。而且他不能在一種熱情底範圍之內，把他天性中的一切——浪遊者，貪高者，詩人，牧師——聯合起來。他不能——而且不願——爲了谷府底和平及客廳，拋棄他傳道戰爭的荒野。雖然他矜持，有一次我却大胆侵犯了他底心腹，從他聽說許多關於他自己的事。

阿立夫小姐已經多次惠臨我底茅舍了。我研究了她底全性格，這是沒有神祕或假裝的；她是有些風騷的，但是並不薄情；苛刻，但不完全自私。她有生以來就愛寬縱，但是沒有完全姑息壞。她是急躁的，但是好脾氣，虛榮（在鏡中每一份顧都顯出可愛的光輝來，她是難免如此的），但是並不裝模作樣，慷慨；不知以有錢爲驕傲；坦白，頗算聰明，歡快，活潑，不用思想；簡單說，就是在我這

樣和她同性的冷靜的旁觀者看來，她也是引人愛的；但是她並無深趣，或澈底地動人。她底心和聖約翰底妹妹們就是不同的一種。然而我歡喜她幾乎就和我歡喜我底學生阿狄拉一樣；不過，對於我們所教導照料的孩子，比對於同樣令人愛的成年的相識，我們能發生一種更親切的愛。

她突然對我懷着一種和悅的歡喜。她說我像里弗爾司先生，不過實在的，她承認我「不如他十分之一美麗，雖然我是一個十分乾淨的好人兒，他却是一個天使。」不過我是善良的，聰明的，鎮靜的，堅決的，像他一樣。她斷言，作一個鄉村的女校長，是一個極變常的天然產物；她準信，我以前的歷史若是被人知道的話，一定會成一篇愉快的傳奇。

一天晚上，和平常一樣孩子似的活潑，而且帶着無思想却並不冒犯人的好奇心，她搜尋我小廚房裏面的櫃子和桌抽屜，她先發現兩本法文書，一卷釋列耳（Salmier），一本德文文法和字典，以後又發現我底圖書材料和幾張畫稿，其中有一張是我底一個學生，一個天使似的美麗小女孩底鉛筆畫的頭，有幾張是自然風景畫，在莫爾頓谷和周圍澤地裏取景。她一上來驚住，以後又大喜起來了。

「我畫的這些畫嗎？我懂法文和德文嗎？我是怎樣可愛——怎樣的奇蹟呵！我比S.地第一等的學校裏，她底畫師畫得還要好。我願給她畫一個像，拿給爸爸看嗎？」

「樂意。」我回答，想到從這樣一個完全而且歡悅的模特兒寫生，我覺到一種藝術家歡樂底震顫。她那時穿一件深藍色綢衣；她底胳膊和頸子都裸露着；她底唯一的飾品是她底栗色頭髮，這帶着天生鬢髮底自然雅美，在她底肩上飄動。我拿出一張精細的厚紙，畫了一個細心的輪廓。我答應樂意給上顏色；因為那時天已經晚了，我告訴她必須改日再來，坐下給我畫了。

她向她父親這樣報告我第二天晚上阿立夫先生自己伴着她來了。他是一個大臉的，中年的，頭髮灰白的高人，在他旁邊，他底可愛的女兒看來像是灰色小塔跟前一朵鮮亮的花一樣。他顯得是沉默的，而且或許是驕傲的人物；但是他對我非常仁慈。羅賽蒙德畫像底稿很使他歡喜；他說我必須把他完成為一張畫。他也一定要我第二天到谷府去過一晚。

我去了。我看那是一座漂亮的大住宅，有許多證明表出屋主底財富。我在那裏的時候，羅賽蒙德都很歡喜愉快。她底父親是和藹的；茶後他和我談起話來的時候，他用有力的話表示他贊成我在莫爾頓學校所作的事，並且說從他所見所聞的看來，他怕

我對這種地方是太好了，要離開到一個更合宜的地方去。

「實在的，羅賽蒙德叫，她聰明得足可以在闊人家作一個保姆，爸爸。」

我想較之到什麼闊人家，我倒寧願住在這地方。阿立夫很嚴重地談到里弗爾司先生，里弗爾司家人，他說里弗爾司是隣近很老的姓氏，這家底祖上是有錢的，全莫爾頓有一時都屬於他們，就是現在，他認為那家底代表若是樂意的話，也是可以和最

好的人家結親的。他以為這樣有才氣的好青年要決心出去作傳教士，是可惜的，這完全是把一種有價值的生命拋棄了。這顯得她父親對於羅賽蒙德和聖約翰先生底結合，是不會有什麼阻攔的了。阿立夫先生顯然認為這年青牧師底好出身，舊家世，和神聖的職業，是足以彌補財產底不足了。

是十一月五號是一個假日。我底小僕人，幫忙我收拾乾淨房子之後，走掉了，一便士的酬資很使她滿足。我周圍的一切都是無污而且明亮的——拭淨的地板，擦光的爐欄，擦好的椅子。我也把自己收拾乾淨了，有一個下午可以照我自己心願度過。

翻譯幾頁德文，估去了一點鐘；以後我就拿了調色板和畫筆，去作那更愜人的，因為是更容易的，完成羅賽蒙德阿立夫小畫像的工作。頭已經完成了；只有背景要着色，衣物要加陰影；也要在那豐滿的紅唇上加上一點深紅——在髮上隨處加上一點輕柔的鬢髮——藍眼皮下面的睫毛上加上一點更深的顏色。我正在專心作這精細的小事，一聲急急的輕微叩門聲之後，我底門開了，聖約翰里弗爾司進來。

「我是來看你怎樣度過你底假日，」他說。「我希望不是用思想罷？不是，這很好：你繪畫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寂寞。你看，我還不相信你哩，雖然你已經很好地作了這些時了。我給你帶一本書來晚間消遣，」他放到桌上「一本新出版物——一篇詩：是常常惠施給那時代（近代文學的黃金時代）的幸運大眾的純正作品之一。唉！我們這時代的讀者們是幸運差池的。不過勇敢！我不願停下來詛咒或抱怨。我知道詩沒有死，天才也沒有喪失；世俗的富人也沒有在牠們上面佔到勢力，來約束或殺害；牠們有一天還要固守着牠們底生存，牠們底自由和力量。有力的天使！牠們是平平安安在天上的。卑下的靈魂勝利，弱者為牠們底毀滅哭泣時，牠們微笑。詩被毀滅？天才被驅逐嗎？不會！庸人呵，不會的！莫讓嫉妬鼓動你有這樣思想。不會；牠們不僅活着，却統治而且拯救；沒有牠們神聖的勢力傳播到各處，你們就要進地獄了——你們自己卑下所造成的地獄。」

在我熱心看瑪米昂 (Marrion)——因為書是瑪米昂——底鮮亮書頁的時候，聖約翰彎下身來看我底畫。他底高身材一驚又直起來；他沒有說什麼。我向上看着他，他躲避我底眼睛。我都知道他底思想，我能明白地理解他底心；在這時我覺得比他鎮定冷靜；所以我暫時比他優勝，而且我覺得有心要對他有點益處，若是我能够。

「用他全份的堅毅和自制，他太重壓他自己了。」我想：「把各種感情和痛苦都鎖在心裏——什麼也不表現，自由，或吐露。我准信，關於他以為不應娶的這個可愛的羅賽蒙，要和他略談一談，對於他會有益；我要使他談話。」

我先說聲：「坐下，里弗爾司先生。」但是他和平常一樣回答說，他不能停留「很好」，我心裏回答：「高興站就站着罷！但是你還不會就走，我決定了。孤寂對於你至少是和對於我一樣糟糕的。我要試試我能否發現使你吐露真心的秘密機簧並且在你那大理石的心胸上找出一個隙孔，我可以滴進一滴同情的止痛膏去。」

「這個畫像嗎？」我唐突地問。

「像誰？我並沒有過細看。」

「你過細看了，里弗爾司先生。」

他對於我底突然的，奇怪的唐突，幾乎驚跳起來了；他驚異地看着我。「哦，這還沒有什麼，」我內心低語。「我不是要你堅強一點，就被挫折；我預備頗要應付你一下哩。」我繼續說，「你過細而且清楚地看過了；但是我並不反對你再看看，」我站起來，把畫放到他底手裏。

「畫得很好的畫，」他說：「很柔和清楚的顏色；很雅致正確的描繪。」

「是的，是的，這我全知道。不過相像的地方怎樣呢？這像誰呢？」

「克服住一些遲疑，他回答，『我猜想是阿立夫小姐。』」

「當然，先生，爲要報答你猜的正確，我願答應照這張畫細心忠實地給你重畫一張，只要你答應你接受這個禮物。我不願在你認爲沒有價值的禮物上，白費心思，白費時間。」

他繼續凝視着那個畫；他越看得久，他越把他拿得穩定，他越似乎想要牠。「像！」他低聲說，「眼睛畫得好；顏色，光，表情，都完

全牠微笑呢！

『要有一張同樣的畫；是會慰安你，還是會傷你呢？告訴我。當你在瑪達革司加（Madagascar），在好望角，或在印度的時候，有這樣一個紀念品會是一種安慰嗎？或是看見牠會引起使你無力，使你苦痛的回憶呢？』

他這時竊竊抬起眼睛來：他看着我，不堅決而且紛擾：於是他又看畫。

『我願意，那是確定的：至於是否明達或聰明，那就是另一問題了。』

既然我已經確定羅賽蒙得確實愛他，她底父親多半不會反對這婚姻，我並不像聖約翰那樣見解高超，心裏是很願促進這結合的。在我看來，他要變成阿立夫先生大財產底所有人，他所能作的善舉，和他去到熱帶太陽之下，讓他底天才在那裏枯萎，力量在那裏耗費，並沒有什麼差異。懷着這種信心，我這時回答：

『就我所見到的說，假如你也留住本人，那是更聰明，更明達的。』

這時他已經坐下了：他把畫放在桌子上，自己的面前，兩手支持着前額，溫存地看着牠。我看出他對於我底大胆既沒有生氣，也沒有吃驚。我甚至看出，他認為無法談起的問題被我對他這樣坦率地說起——聽到這樣隨便論及——使他覺到一種新的歡喜——一種沒希望到的慰藉。矜持的人比較開暢的人，時常更需要對於他們底感情和悲痛有坦白的討論。外表最嚴肅的淡泊者，也畢竟是人性的，帶着大胆和好意「闖入」他們底靈魂的「默海」，時常是給他們最上的恩惠。

『她歡喜你，我是準知道的。』我站在他底椅後時說，『而且她底父親敬重你。而且，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孩——有點沒有思想；但是你底思想足夠你自己和她用的了。你應當娶她。』

『她歡喜我嗎？』他問。

『毫無疑問；她歡喜你甚過任何人。她不斷談論着你：沒有什麼題目比常常提到你的更使她歡喜了。』

『聽着這話是很愉快的。』他說——『很愉快；再說一刻鐘。』他真拿出錶來放在桌上，計算時間。

『你或許在準備着反駁的鐵錘，或作新的鎖鏈來桎梏你自己的心時，再繼續說下去有什麼用處呢？』我問。

『莫要想像這樣嚴刻的事情。幻想我屈服而且軟化，像我現在一樣：人類的愛像新開的源泉一樣在我心裏湧起來，我那樣

細心勞力所準備，將善心和克己計劃的種子辛勤播種上去的田地，都被甜蜜的洪水氾濫了。這田地現在是被仙露的洪水淹壞了——幼芽看不見了——美味的毒物腐蝕了牠們。現在我看見我自己躺在谷府客廳裏一張褥榻上，靠着我底新婦羅賽蒙得阿立夫底脚；她在用溫柔的聲音向我談着話——用你能幹的手畫得那樣好的眼睛向下凝視着我——用那珊瑚似的嘴唇向我微笑着。她是我底——我是她底——現世的生活和就要過去的世界，在我就足够了。靜默！莫說什麼——我底心充滿了喜悅——我底感官被迷住了——讓我劃出的時間和平地過去。」

我任着他；鏗的達的達地響着；他底呼吸又快又低；我默默站着。在這樣沉寂中，一刻鐘迅速過去了；他把鏗又裝起來，放下畫站起來，站在爐上。

「這一點時間是獻給瘋狂和蠱惑的。我把太陽筋安放在誘惑底胸膛上，自願地把頸子放在她底花輓下面；我嘗了她底酒杯。枕頭是燒人的；花圈裏有一條毒蛇；酒有一種苦味；她底允諾是不實的——她底殷勤是虛假的；我看岀而且知道這一切。」

我驚異地凝視着他。

「這是奇怪的。」他接着說，「我這樣發狂地愛羅賽蒙得阿立夫——實在懷着初戀的熱烈，愛底對象又是那樣極美，雅秀，而且吸引人——我却同時感覺到一種安靜正常的意識；她不會作我底好妻子；她不是適合我的伴侶；結婚後一年中我會發現這種情形；十二個月的狂歡之後，接着是終身的懊悔。這我是知道的。」

「實在奇怪！我不禁叫。」

「我心裏有種東西銳敏地明白她底可愛處，」他繼續說，「可是另外有種東西同樣深切地感到她底缺點；她不能對我所渴求的表同情——不能在我所作的事業上合作。羅賽蒙得作一會吃苦的人，一個勞作的人，一個女性的使徒嗎？羅賽蒙得作傳教士底妻子嗎？不會的！」

「不過你用不着作傳教士。你可以取消那個計劃呵。」

「取消什麼？取消我底使命？我底偉大的工作？我在地上為天國住宅所築的基礎？我加入那末一羣人的希望——他們把一切野心都埋沒在一種光榮的野心中心：就是要改善他們底種族——要向無知的領域傳播知識——要以和平代戰爭——以自

由代束縛——以宗教代迷信——以天國的希望代地獄的恐懼。我必須取消這個嗎？這比我血管裏的血還更親切。這是我所希望的，是我要爲牠而生活的。」

經過了頗長的停頓之後，我說：「阿立夫小姐呢？她底失望和悲哀對於你是沒有趣味的嗎？」

「阿立夫小姐是永遠被求婚和獻媚人圍繞着的；不到一個月，我底影像就要從她心裏消滅了。她將忘記我；或者要嫁一個人，比我更使她幸福得多。」

「你說話十分冷淡；但是在衝突中你吃苦呵。你在消耗着。」

「不。若是我瘦了一點，那是爲了我焦心我底前途，現在還沒有定——焦心我底起程，不斷地延了期。就在今天早晨，我得到消息，我早就盼望到來的接手人，三個月以後才能替代我；三個月也許會延長到六個月的。」

「阿立夫小姐每一進教室的時候，你就抖索臉紅呵。」

驚訝的表情又經過他底臉。他沒有想到一個婦女會敢這樣向一個男子說話。在我對於這類談話是處之泰然的。和強有力的，聰慧的，有修養的心靈交接，無論是男性的或是女性的，我若不超過世俗矜持的外堡，經過推誠相見的門檻，在他們心底內層得到一個地位，我絕不能安然。

「你是特出的，」他說，「而且不胆怯。你底精神中有些勇敢的東西，你底眼睛中有見識；但是允許我向你確說，你部份地誤解了我底感情。你得比牠們實際上更深刻，更有力。你所認爲我有的同情，比我實際所有的大。我在阿立夫小姐面前發抖，紅臉，我並不可憐我自己。我輕視這種軟弱。我知道這是卑下的；只是一種內體的狂熱；我敢說不是靈魂的抽搐。靈魂正像巖石一般穩定，堅樹在不安海洋底深處。要知道我是什麼樣子——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我不相信地微笑。

「你猛攻到我底心腹，」他繼續說，「現在是處置由你了。在我本來的情態中——把基督教用來遮蓋人類缺陷的血衣剝去——我不過是一個冷酷無情野心的人罷了。在一切情感之中，只有天然的情感對於我有求久的力量。我底引導是理智，不是感情；我底野心是無限的；我底要升高，要比別人多作事的慾望，是不能滿足的。耐苦，堅毅，勤勞，才幹，是我所重視的；因爲這些是人

達到大目的，升到崇高地位的工具。我懷着趣味觀察你底事業。因為我認爲你是一種勤勞，有條理，有精力的婦女；並不是因爲我深切憐憫你底經歷，或你現在還吃着的苦。」

「你要把你自已描寫成一個異教的哲學家了，」我說。

「不然。在我和自然神教的哲學家之間有這種不同：我相信；而且我相信福音。你把你底形容辭用錯了。我不是一個異教的，却是一個基督教的哲學家——是耶穌教派底信徒。作他底弟子，我接受他底純潔的，他底憐憫的，他底慈悲的教義。我擁護這些：我起誓傳播這些。青春時期被宗教克服，她這樣培養了我原有的性格——從小小的胚種，天然的愛，她發展出一棵枝葉蓬勃的樹來——慈善。從荒蕪纖維的人類中正性，她養起一種適當的神聖正義的感覺。用那要爲自己得權求名的野心，她創造另外一種野心：要擴張我底創造者底王國，要爲十字架的旗幟得勝利。宗教爲我作了這許多事；把原有的材料向最好處運用，修剪而且訓練了我底天性。但是她不能磨滅天性：天性也磨滅不了。」直到此生被永生蒙蓋的時候。」

說完這話，他去拿放在案上我底調色板旁的帽子。他又看着畫像。

「她是可愛的，」他低聲說。「她被人稱作世界的玫瑰，實在稱得好！」

「我可以爲你畫一張相像的嗎？」

「爲什麼目的？不用。」

我爲避免把畫紙弄髒，我畫畫時常把手放在另一張薄紙上面，他把這拿來蓋在畫上。在這白紙上他突然看到了什麼，我是說不清的；不過他是看到什麼東西了。他一把抓起來；他看着紙邊；突然猛看我一眼，形容不好地特別，而且十分不可理解：這一眼似乎是看到並注意我底形狀，臉面，和服裝底每一點；因爲牠像電光一樣迅速而且銳敏地看過一切。他底嘴唇分開，彷彿要說什麼話；但是不論他要說什麼，他把那要說出口的話約束住了。

「什麼回事？」我問。

「什麼事也沒有，」是回答；把紙放回原處時，我看見他靈巧地從邊上撕去窄窄的一條。這被放在他手套裏了；於是匆匆點下頭，道聲好，他就不見了。

「喔！我叫，用一句當地話，『這真令人不解！』」

我轉過然細細看那紙；但是除了試畫筆顏色的地方有幾點色污之外，上面什麼也沒有。我對這神祕思想了一兩分鐘；但是覺得是解決不了的，而且準沒有什麼大關係，我就不去想牠，一會就忘記了。

此
页
空
白

溫淑的心

[俄國] 打斯退夫斯基 (F. M. Dostóvsky) 作 高 潛 譯

第一 部

唉，她在這裏，還算好的；我可以時時走近前看看她；明天人家却要把她抬走了——剩下我一個人怎麼辦呢？現在她停在客廳裏的椅子上——是兩個牌棹拼起來的；明天棺材就來了——白的，純白的 (Ecos de Naples) (註：一種絲織物，產於Naples地方)——這且不言……

我走個不休，想法解釋清楚。六小時以來我就想法弄清楚的，但是我仍然不能全盤思索一下。事實是：我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要依次地直講去來。(依次地)

諸公，我遠不夠一個文人資格，你們可以看出來；這却沒關係。我要依着自己所了解的講出來。其所以令我驚悸的就是我完全了解呵！

若是你們願意聽，從頭講起，事情便是這樣，她時常到我這裏來當些東西，交際、報廣告費、廣告裏便是有一個女教師應徵外出就館，在家教讀一類的事情。最初就是這樣，我呢，當然把她和別人一般看待：『她來了，』我想，『和別人一樣，』之類。

但是後來我却看出異樣來了。她很是一個纖細而姣好的小人物，有點高，對我總是有點礙難，彷彿是失措。(我想她對別的生人也一樣，在她看，自然我和別人也不兩樣——便是，不做一個當商却看做人。)

她接過錢去，馬上轉身便走。永遠是一句話都沒有的。別的女人爭得利害，懇求，斷斷地要我多給她們錢；這個却不多要……我相信，又說亂了。

是的，使我首先喫驚的是她拿來的東西，不值錢的鍍銀小耳環，一個廢物一樣的小鎖，不值六辨士的東西。她自己曉得這些東西幾乎等於無物，我却能在她面色上看出來這些東西她却看做財寶，日後我才曉得原來這是她的父母留給她的遺產。

我只有一次不禁脫口笑話她的當物。我從來不肯那樣做的。我對顧客們謹守着溫和的語調；話少，有禮貌而且冷冷的。「冷，冷，冷！」

有一次她竟敢拿來最後的破衣，實在是不堪用的破舊兔皮褂子，我我不禁講了幾句笑話。我的天！她却怒了！她的眼睛大藍，而且眶紅，但是——多末亮呵。可是她一句話也沒說，拿起「破衣」走了。

後來我初次「特別」注意她，並且想到關於她的一類事了——那便是特別的一種事。不錯，我還記得另一種印象便喚動了一切。那便是她年輕的不得了，簡直彷彿才交十四歲。可是她再有三個月便整整十六歲了。我不想說這個，這不足以喚動一切。第二天她又來了。後來我才曉得她會把那件褂子拿到多博郎那沃夫家和懋記家，他們却是除了金器之外一概不要，連理都不理。我會收過她幾塊石飾（沒用的碎塊），可是後來一想，便莫明其妙了：我也是只收金銀的，却收下她的石頭了。這是我第二次想到她，我記得。這一次，她從懋記家來，拿着一隻琥珀煙嘴。這是一個收藏家的東西，還不壞，但是對於我們又是毫無用處。因為這是她發脾氣的第二天，我嚴厲地接待她。我的嚴厲態度呈着冷淡。然而，當我給她兩盧布的時候，我不禁快快說道：「這自然不過是『看你的面上』；這樣東西懋記是不要的。」

說到「看你的面上」，我特別加重了語氣，並且含着一種特別的默示。

我真陰險呵。她聽見了「看你的面上」又紅了臉，但是她一句話也沒說，也沒把錢扔下，她還是拿了走——那是因為窮呵！但是她的臉紅得多麼發熱呀！我看出來是刺着她的心了。她出去之後，我突然反問自己，我對她的勝利是否值得兩盧布呢。嘿！嘿！嘿！我記得我連想了兩次，「那值得嗎？值得嗎？」

我一笑，心裏作了肯定的答覆。我覺得很驕傲。但是這並非出於惡意；我說那話是有計劃的和有用意的；我要試她一試。因為

心裏突然波起關於她的種種念頭。這是我第三次特別思慮她的……唉，從這次一切的事都起來了。自然，我馬上設法間接探聽她的生活情形，並且特別焦慮地等着她來。她來了，我便大明大擺和她談話，談話是非常有禮貌。我的出身本不壞，而且有禮節。那時我便猜着她她是慈心而且溫淑的。

溫淑而且慈心的人不能長久矜持的，却也不輕願表現自己，他們不曉得怎樣避免談話；他們雖然不大肯回答別人，有時却也回答的，你說得時間越長，他們回答的也越順利。不過，若是你要他們說話，在你這一方面切不可鬆下去。當時她並沒對我講出什麼，這幾乎是勿須說的。關於聲報和後來我發覺的一切事。那時她把所有的錢都化在廣告費上，起初自然是架子很大。「茲有女教師一人應徵，條件函議，」但是後來則是「願做事，教書，做朋友，管家，伺候病人，家常縫紉，等等，」平常的很呵！自然，所有這幾點在廣告上都是每次加上一兩樣的，最後，失望之餘，便成了：「不要薪水只求供給食宿了。」不成，她找不到事情。終於我決心要試她一試了。我突然拾起當天的聲報把一個廣告指給她看。「青年女士，無友無親，願充幼兒女師，中年喪偶，幼兒需要將護者可增家庭之樂。」

「請看今早這位女士是怎樣登的廣告，晚上他就可以找到事情了。這才是登廣告的法子呢。」

她又是面上發紅眼中發火了，她轉身逕自去了。我很高興，雖然當時我對於一切很清楚而且沒有絲毫罣慮；我想沒有人會要她那隻烟嘴的。此外，她也都當完了。果然是的，兩天之後，她又來了，那般地蒼白，滿面愜意——我看她家裏必是出了事情，而且實在是壞的。我要一直說出當時的事情，但是現在我只要回想當時我所做的漂亮事，和怎樣激出他的話來。我突然決定這樣做了。事實是她來當一尊神像（她親自拿來當的）呵，聽呵！聽！這就要開始了，我說亂了。瞧，我要想得全，每樁小事，每一點。我要全想起來。原原本本講給你們聽——我不能……就是一些小事，一些小事……拿來的是聖母瑪利亞的神像。聖母抱着聖嬰，舊式的平常的鑲座是鍍銀的，值——唉，也許值六盧布。我看她對於這神像非常珍視，她要一齊當了，不把神像從鑲座上取下來。我對她說：

「你頂好把神像拿下來，帶回家去；因為沒有當這個的。」

「怎麼，不許你們收下它嗎？」

「哪里並不是不許，但是你自己或要……」

「好拿下來吧。」

「我對你說。我不拿下來，却要把來和別的神像一起放在神龕裏。」我考慮了說。「放在這小燈下」（我永遠是鋪子一開門便點起燈來，「你拿十盧布去吧。」）

「不要給十盧布。五盧布就夠了；我還要贖呢。」

「不要十盧布嗎？神像倒是值的。」我看見她的眼睛閃灼，便又說道。

她不響。我拿出來五盧布。

「不要看不起人，我現在是很窘的；而且很倒楣，你看我來幹這行道……是因爲過去的情形太壞……」

「你要和世人尋仇呵，是嗎？」她突然譏諷地攔住說，然而却是善意的（是普通的話，因爲當時她的確把我和別人看做一樣，所以她說這話幾乎是沒有惡意的。）

「啊，」我想道；「你就是這樣人呵。你有特性；你是屬於新潮流的。」

「你曉得！」我馬上說，半嘲笑地，半神祕地，「我是想做惡事反做了善事的一類人呵……」

她急速而好奇地看着我，然而神情中却藏着孩子的意味。

「住口……這是什麼意思呢？怎麼想出來的？我在什麼地方聽見過……」

「不要絞腦汁吧。這是麥菲斯陶非勒斯對浮士德講過的。你讀過浮士德嗎？」

「沒有……沒有細心讀過。」

「原來你還是讀過的。你一定是讀過的。但是我看你又露出譏諷的樣子了。請不要想我這樣淺薄——好用麥菲斯陶非勒斯向你推薦我自己，並且推崇這當商脚色。要曉得當商自然還是當商呵。」

「你太各別了……我沒打算說這類話。」

她的意思是：「我沒想到你原來是個念書的人；」她可沒有說出口；我却曉得她是在心裏的。她很高興我。

「瞧，我說：『人無論幹哪一行都可以做好事的——我自然不是說自己。就算我只會做壞事吧，可是……』」
「自然呵！人無論在什麼境况中都能做好事，」她飛速而深邃地瞟了我一眼，說道。「是的，無論是什麼處境。」她突地又加了一句。

喔，我記得，我記得那時一切的事！我也要附加一句，當這樣的青年人，這樣可愛的青年人，要說出這樣聰明和深奧的話時，他們的臉上立刻表示出誠實和天真的神色，「我現在正說着聰明和深奧的事情」——並非出於自滿，因為別人和我也是一樣；但是人可以看見她自己對此是非常欣賞，相信，詳細思慮過，而且以為你也和她一樣地詳細思慮過。喔，誠實呵！他們就用這個把我們征服了。她的心是多末高尚呵！

我記得，絲毫都未忘却！她一走，我馬上便下了決心。當天我又作了一次最後的調查，並且探得她當時的一切情形；她過去的詳情，我早已聽露克亞講過，她那時是她家裏的女僕，幾天以前我賄賂過她。她的現狀太可怕，我不明白她那天怎樣還能笑，而且對於麥菲斯陶菲勒斯的話還能感到興趣，她的情形是多末窳呵！但——那是青春呵！這正是我當時驕傲而歡喜地想着她的原故，因為其中有靈魂的偉大——可以說，「雖然我在陷坑邊沿上，歌德的偉大的言語還是有光彩的。」青春是常有靈魂之偉大的，只有一星火，就可燎燒起來。雖然這却是對她而言，專專對她而言的。此外，我看着她如同我的，並且深信我的力量。要曉得，你若覺不出疑惑了，那便是顛撲不破的理想。

但是與我何干呢？若是這樣講起來，何時才能結成一個整個故事呢？要快講，要快講——喔，上帝，這倒是沒有關係的！

二

我所聽見關於她的「詳情」，一句話便可說完：她的父母都死了，是三年前的事，她被託給兩個不體面的姑母；說他們是不體面都有點不足。一個姑母是孀居，人口很多（六個孩子，一個小似一個）；另一個是討厭的老處女。其實兩個都够討厭了。父親前是做事的，却也不過是個司書，不過被人諛之為紳士而已；其實，一切都是於我有利的。我彷彿是出身上等社會；無論如何我是一個著名團部的退伍中尉，生下來就是紳士，獨立的，等等，至於我這當舖呢，她的姑母們只能看了肅然起敬的。那三年之久她在姑母家裏過着奴隸生活；可是她却設法在什麼地方學過業——她設法畢業，為此她簡直是掙扎去做，因為那日常苦作無情

地壓着她，並且她表示出來是爲要強向上而奮鬥的。唉，我爲什麼想要娶她呢？不要管我吧！後來再說……彷彿那也有關係呀！她教她姑母的孩子；她替他們做衣服；最後不僅是洗衣服，甚至却要怯生生地去擦地板了。乾脆地說，他們常打她罵她吃閒飯。終於便計算着要賣了她。可不說那些不堪入耳的事情了。這都是她後來對我講的。

一個隣人冷眼看着這些事足有一整年，這人是一個胖老板，不是下等人，開着兩個雜貨店。他曾虐待死了兩個女人，現在正要物色第三個，於是就看上了她。『她這人很老實，』他想着；『她是貧家女子，我娶她爲了看護我這些失母的孩子。』

他確是有孩子呵。他開始設法提婚並且和她的姑母開談判。而且，他已是五十歲的人了。她怕得要命。所以當時她常常到聲報去登廣告。最後，她哀求姑母給她一點考慮的時間。他們答應了，却不許她過久；他們常對她說：就是沒有吃閒飯的人，我們還不知到哪裏去找飯自己吃呢。』

這些事我早就知道，當天，在早晨談話之後，我便下了決心。晚上老板來了，從鋪子裏帶了一磅糖果；她和他在一起坐着，於是我把露克亞從廚下喊出來，叫她去偷着對她說我在門外並且急於要和她講話。我自己很高興，並且那一天我都是非常高興的。在門外，當着露克亞的面，她對於我請她出來還只驚疑未定，我便說，我對於這次接見認爲是光榮和歡喜……其次，對她說不要因爲我宣言的態度和立在門外講話而喫驚，說我是一個直爽人並且明白當時的情形。我說我是直爽，並不是假話。唉，該死，我說話不僅是沒有禮貌——便是，表示我並非出身貧賤——却說得非常率真，這是主要的。這樣承認畢竟是有害的嗎？我打算自己判斷並且此時還正在判斷着。我必須說明是與非，我要說。後來我想起還覺有趣，雖然那是無聊的，我坦然說出一點都不竊第一，我不是特別有才，不是特別有智，也許不是特別和善，頗是一個卑鄙的利己者（我記得那種表現，在路上我便想着並且高興）又很彷彿是心裏對於其他事件大不滿意。一切話說得都特別驕傲——我們全明白要說什麼話。自然，我很識趣不在恭敬地數說了我的缺點之後去誇張我的善行，不說，『我有這個，那個，來補不足。』我看她還是嚇得不得了，我却不去安慰她；反之，看見她害怕，我故意地誇張起來。我明白地對她講，有她喫的，但是好衣服聽戲，跳舞無論如何却辦不到將來發跡的時候再說。這嚴厲的音調我自己顯然是喜歡。我說得極盡奇妙的能事，從這一行出發——就是開當舖——我只有一个目的，暗示着將來要有特別局面的……但是我真有講這話的權利；我真有這樣打算，並且真有這樣局面。且慢，諸公；我起初永是恨着這當業的，但是究

實說，雖然自己作這樣神祕的講話是荒唐的，可是要曉得我在『向世人復仇。』我實在如此，不錯，不錯！所以那天早晨她嘲笑我復仇的意思是不公道的。要曉得，若是我一直對她說：『不錯，我要對世人復仇。』她便要和早晨一樣地笑了，的確也有些荒唐。但是藉着間接的暗示，藉着神祕的話，顯然也能够改變她的想像。此外，當時我並不怕我曉得那胖老板無論如何不如我對她好，並且我來到門外有如一箇救星。這我自然是明白的。喔，太事故的人是多末下流呵！下流又算什麼呢？人怎能判斷呢？那時我還不是愛她嗎？

等一下：自然囉，我沒對她說一句施惠於她的說，相反，喔，十分相反；我明說我要感激她的恩惠，並非她感激我。我實在說得不少——我不禁脫口說出——並且也許說得無聊，因為我看見她的臉沉了沉。但是當天我算完全勝利了。等一下，假若我想起那所有的不道德，我便要講那最卑鄙的事情了。當我站在那裏，心裏所想的是『你長得高高的，好身材，受過教育，而且——並不是吹着說——面貌姣好。』我心裏想的就是這個。我用不着說了，當場，在門外她說了『可以。』但是……我還要附加一句：她在門外答應以前，想了很久。她想得太久，直待我問她『怎樣？』——講話時不由帶點裝腔作勢。

『等一下。我還沒有想完。』

她那張小面孔是如此的嚴重，嚴重得使我當時都能看得出來。於是，我難受了：『她竟把我和雜貨商人比在一起了嗎？』我想，嗚，那時我不明白！那時我什麼都不明白！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我記得當我走去的時候，露克亞追上來，在半路攔住我，並且喘息地說：『上帝要賜福給你，先生，因為你娶了我們小姐；只不要對她講——她是驕傲的。』

驕傲，她驕傲嗎？『我喜歡驕傲的人。』我想道。驕傲的人特別令人快意吧，當……唉，當人若能駕駛得住的時候，呃，下流，笨伯，嗚，我多末高興呵！你們知道，當她站在門前，猶豫着是否答應我的時候，我也驚疑她或有這樣的念頭：『反正處境都是淒慘的，選擇最壞的不是最好的嗎？』——那便是，讓胖老板喫醉酒把她打死呵！唉，你們以為怎樣——能有這樣念頭嗎？

實在是在到如今連我也不明白一點也不明白。我方才說過她也許有那種念頭：兩惡中選其較惡——便是，雜貨商人。但是誰對她較惡呢，雜貨商呢，我呢？雜貨商呢，引證歌德的當商呢？這是另一問題！真成問題呀！現在你們都不會明白的。答案就隊在那棵子上，你還把來叫做問題！雖然，不要管我吧。這絲毫不是我的問題……還有，現在還替我留下了什麼——是我的問題或不是？這

是我簡直不能回答的。我睡覺去好了。我頭痛……

三

我睡不着。我怎會睡着呢？腦袋裏一隻血管澎澎地跳。人一心想着征服一切，一切的恥辱。噫，恥辱呵！喔，我把她從火坑裏拉出來的！她自然要承認的，她一定要感激我的作爲呵！我想起別的來也喜歡——譬如想到我已四十一，她才十六。這使我着了迷，長夫少妻是很甜蜜的，是很甜蜜的。

譬如我想舉行一種英國式的結婚禮，便是只我們倆，再有兩個必要的證人，其中一個是露克亞，結罷婚一直坐火車到莫斯科去（正好我順便去辦事），然後在旅館裏住上兩星期。她反對，她不幹並且我還須去看她的姑母，恭敬的相待，彷彿是走親戚一樣。我甚至還送給他們每人一百盧布的禮，並且答應還要多送——自然是沒有對她講，我不願令她爲了她的卑下環境而感到恥辱。姑母們馬上軟得像綢子一樣了。關於嫁粧也有一場口角，她幾乎明明地是一無所有，她却也不想要什麼。雖然，我替她證明是必須有點什麼的，替她買了嫁粧，因爲誰肯給她東西呢？但是，這就够我受了。然而，我得以把自己的意見對她講了，所以無論如何她也明白他們了。也許我把事情辦得太忙了。最好的是從最初，當我晚上去看她的時候，她跑上來迎接我，滿懷愛意，狂喜地向我問好，喋喋地對我講（純潔的喋喋閒談真是迷人）一切兒時和做姑娘時的事情，她的老家，她的父母。但是我馬上回敬的，是一潑冷水。我是這樣想。我用沈默應付她的心情，自然是友愛的沈默……但，怎麼也是一樣，她很快就能看出我們倆是不同的，我是——一個看不透的人。做一個看不透的人便是我得以捷足先登的理由！唉，也許就是爲了做一個看不透的人物，我便犯了這所有的呆笨罪過。第一點是冷面孔——帶着一種冷面孔我把她娶到家來的。的確，當我滿意地過着生活時，我定了一種完全的計劃。噫，這並沒有費事。自然就會這樣的。爲了一種不可免的事實，我非創出這計劃來不可——爲什麼當真要詆毀自己呢！這計劃不是欺人的。是的，聽呵；你若判斷一個人，最好詳細了解了然後再下斷語……聽呵。

我怎樣開頭呢？因爲這是很不容易的。你要自己去辯明的時候，就難了。譬如青年人看不起錢。我立刻便把錢看得重要；我特別重視金錢。看得這樣重，使她漸漸沒話說了。她瞪着眼，聽着，看着，一句話也沒有。曉得，青年人是英雄的，那便是，其長處就在英雄和多感，但是他們不大能寬恕；若是有小事做錯了，他們便完全加以輕視。假使我要大量，我就要把大量注入她的心裏，做爲她

的一部分內感，我沒有做嗎？我舉個小例來談吧：我怎樣對這樣一個人講解開當舖的事情呵？自然，我沒有直接講過，也許我顯然是在辯護，並且說起來，我的態度是驕傲的；我幾乎是不用講話來表示，我是善能神傳目語的。我生平就好這樣，我無言地經過自己的一切悲劇。唉，我也是不快活呵！我被人人棄絕，棄絕而且忘掉，誰也不知道！突然這十六歲的女孩子從壞人口裏聽到關於我的種種，並且以爲她對我完全了解，同時，有話却不明說！我漸漸沉默起來，對於她特別更沉默，特別是對她，直到昨天——我爲什麼沈默呢？因爲我驕傲，我要她自己了解，不幫她的忙，不要從下等人的口裏了解我；我要她親自觀察我的爲人，而且了解我呀！將她娶到家，我要她的一切敬意，我要她爲了我的苦楚恭敬地立在我的面前——我是份所應得。喔，我永遠是驕傲的，我永遠要的是全有或全無！曉得，只因我是不願圖一半快樂的人，却要完整的快樂，所以才非那樣不可！就等於這樣說，『你自己觀察我的心並且欣賞我！』因爲你們要知道，我若向她解釋自己，再提醒她，自己去巴結要她恭敬，那便和求佈施一樣了……但……但是說這話做什麼呢？

無聊，無聊，無聊！後來我對她講了，只用兩句話，直爽而且無情（我加重這事實是無情的），『青年人的英雄氣概是可愛的，却是——一文不值。爲什麼不值呢？因爲他們犧牲太少，因爲那不由由生活中得來的；說起來，那不過是『初生的印象』，讓我們看你怎樣實行吧！不值錢的英雄氣概永遠是容易的，就是犧牲了性命也不算難；因爲那不過是一腔熱血和沸騰的能力，並且心念着前途的美麗，不成看看英雄的行爲，是勞苦的，朦朧的，沒有聲與色，被誹謗的，其中犧牲雖多，光榮却無半點——像你這樣好人由此就成了人間的無賴，雖然你也许是世上最誠實的人——你若一試這英雄氣概，不久就會丟下的！同時我一生擔着重載。起初她辯論——呵，辯論得利害呀！——後來她就不開口，完全不開口的，確，只是瞪眼聽着，那樣大的眼睛，那樣注視的眼睛。此外呢，我突然看見一種微笑，猜疑的，沉默的，惡意的笑。唉，她那樣笑着我便把她娶到家了。其實她是沒有別處可去。

四

我倆是誰開頭的呢？

誰也沒有。最初這事是自然生出來的。我會講過冷淡地把她娶了過來。然而，從最初我便緩緩地安下了根。結婚之前就對她說明，要她收當物並且收錢的，當時她也沒說什麼（注意）更甚的是她做起事來很是熱心。呵，自然囉，我的住所，我的傢俱都和

往日一樣。我的住所有兩個屋，一間大的隔開去做門面，第二間也不小，是我們的起居室與臥室。我的傢俱是簡陋的，甚至都不及她姑母的。我的神龕和燈在外面鋪子裏，裏面則有書架，裏面放着幾本書，還有衣箱藏著鑰匙；自然還有床，棹子和椅子。在結婚以前，我便對她說：『每天伙食不得過一個盧布——便是我，我和被我挑唆來給我們傭工的露克亞的伙食。』三年間，我必須存三萬。我說：『若是多化就不能存錢了。』她對此話是時刻不忘，我却每天儲蓄卅哥比。聽戲也一樣。婚前我對她說不許去聽戲，可是我決定每月去聽上一次，比較闊一點，聽前排。我們一起去。我們去了三次，聽了樂餘行獵歌鳥，我記得。（喔，說這個做什麼？）我們沉默地去，沉默地歸來。唉，從最初，我們就是沉默的嗎？最初原是口角的，但常常也是沉默的。那時，我記得她永遠是偷偷地留神；我一發覺，便比從前更沉默了。其實堅持沉默的是我，不是她。在她，有一兩次情感發作，她跑上來擁抱我；但是因為這有點歇斯迭里的，痛苦的，我要得快樂，要她尊敬，我便冷冷地接受擁抱。實在我是對了；每次發作之後，第二天便是一場口角。

縱使又沒有口角了，却有沉默——在她，漸漸有了挑戰的神色。『反叛和獨立』正是這，她不過不知道怎樣表示而已。這溫淑的人漸變為挑戰的了。你們相信嗎，我也對他採取反抗的態度。我明白。她當然有時要氣得發狂。譬如，想想她輕視我們的貧窮吧，她原是來自污穢與貧乏之中——擦地板呵！曉得，並非貧窮，却是儉約，但是必要的東西却是應有盡有，譬如襯衣吧，而且是極乾淨。我常是夢想着丈夫乾淨是足以取悅於妻子的。她所輕笑的並非我們貧窮，却是誤會我吝嗇家用。『他有他的心眼。』她彷彿說：『他要表示他意志的力量。』她突然不肯到戲院去了。漸漸常露着譏諷的神色……我便更沉默，更沉默了。

我辯不清楚了，能嗎？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這當舖上。聽呵，我曉得一個女人，特別是才十六歲，必須服從男人的。女人無卓見這——這是不變之理；就是現在，現在我還信這是不變之理！她停臥在外間裏，又能證明出什麼呢？真理是真理，誰也沒法否認的！女人愛理想甚至卑鄙，甚至男人的醜事她也愛。他還沒有繼續發現他這醜事的口實，她已替他發現了。這是慷慨不是奇特。缺乏卓見才是女人的致命傷。我再說，你指着那張棹子講又有什麼用呢？唉，她臥在那棹上，又有什麼奇特呢？喔，喔，喔！

聽。那時我也嘗到她的愛。唉，那時他也曾投身相抱的。她愛我，說得真便是她要愛人。不錯，就是如此，她要愛人；如想法去愛，這場是非的焦點就是沒有醜事可以使她藉口。你們說，我是一個當商，誰都這樣說。但是當商又怎樣呢？隨着必是有理由的，因為最慷慨的人變成了當商。諸公要知道，有理想的……就是說，人若表示理想，說明出來，結果是無聊的。結果是令人羞。什麼理由呢？沒

有理由。因為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不懂真理，或者說不明白。我方才說過「最慷慨的人」——那是笑話，其實也是真。是真理，那是絕對的真理呵！不錯，我有權去保障自己並且開了這當舖：『你們不理，你們——這些人，我的意思是——你們輕蔑地無言把我拋出來了。我一心火熱向着你們，你們却與我以畢生的污辱。現在我有權造一道牆和你們分隔開來，存起那三萬盧布，也許跑到克里米去度我的餘生，在南海岸，在叢山和葡萄園裏，在我用那三萬買來的產業上，首先，離你們遠遠的不與你們結怨，懷着我的理想，同着一個心愛的女人，若是上帝賜給呢？還有一個家並且——扶助四外的居民！』

自然囉，現在我對自己說這話是對的，但是高聲對她講說是多麼無聊呵？這便是我傲然沉默的原因，這便是我們何以默然對坐的原因。她懂什麼呢？十六歲還在童年——是他怎能明白我的口實，或痛苦呢？正直不倚，生活的無知，青年的淺識，那些『高貴心理』大驚小怪的愚昧，最重要的是——當舖，還有——够了！（我開當舖是餽事嗎？她沒看見我怎樣做嗎？我過分勒索過嗎？）

喔，世上的真理多可怕呀！那姣好的人兒，那溫淑的心，那天上的——她是一個暴君，她是一個難以忍受的暴君，我精神上的魔星呵！我若不這樣說便是對不起自己呵！你們以為我不愛她嗎？誰敢說我不愛她？瞧，這是一種愚弄的事情，運氣與天命惡意的愚弄呵！我們是遭着乖運的；一般的人生都是遭着乖運的（特別是我的。）自然，我現在曉得我弄錯了事情，做得不對。一切都很清楚，我的主意像白天一樣清楚：『嚴肅而驕蹇，不求精神上的安適，却甘於無言之苦。』一點也不錯。我不說謊，我不說謊！她將來會自己看出來的，那是英雄的，不過她不曉得怎樣去看，將來她一旦看出來，她要十倍地酬謝我，並且自視為一文不值，束手就範了。——這就是我的主意。但是我忘記事情或是就沒看見。有事情我還沒辦。但是，够了，够了！我求誰的饒恕呢？做了就是做了。勇敢些吧，人，自負些吧。不是你的錯呵！……

好，我要說實話，我不怕說實話；是她的錯，她的錯！……

五

由於她任意付當價，估價高於實物所值，口角便起來了，甚至有兩次，她竟故意和我爭持。我不答應。但是後來又有了木匠寡婦的事。

這老寡婦拿來一個獎牌——是她的亡夫給她的，自然是紀念品了。我給她算了卅盧布。她不住的麻煩，求我替她好生保存

這東西——我們自然是保存東西的。唉，簡捷地說，她又來拿一隻價值不到八盧布的鑷子替換；我自然是拒絕了。她必是從我女人的眼裏看出什麼來，無論怎樣，當我不在的時候她又來了，我的女人就把鑷子換給她。

當天一經發覺，我便溫和却又堅執而理性地說了。她坐在床上，看着地下並且用右腳輕頓着地毯（她的特別習慣）；脣上浮着難看的笑。後來，一點也沒提高我的聲音，我安靜地說錢是我的，我有用自己眼睛觀察生活的權利，並且——並且我在要娶她的時候，都先講明了。

她突地跳起來，突地全身抖起來並且——你想怎麼樣？——她突地向我頓足；簡直是一個野獸，是一個狂人，是一個發狂的野獸。我驚呆了；我沒有想到她有這樣大的脾氣。但是我並沒發暈。我並沒有動，甚至還用同樣的安靜聲音，明白對她說今後不用她替我管買賣了。她對我一笑，便走出去了。

她本來沒有權隨便離家的。沒有我哪裏也不許去，這是結婚以前的協約。晚上她回來了；我一句話也沒說。

次日清早她又出去了，第三天也一樣。我關上店門跑到她姑母那裏去。從結婚以來我們便沒有來往過——我不願讓他們看見我，所以我不肯去。但是一打聽她並沒在他們那裏，他們好奇地聽我說，並且對我笑。『活該，』他們說。但是我希望他們的笑，因此，後來，我用一百盧布賄賂了未嫁的姑母，又給加了廿五。兩天後她來了：『有一個名叫哀非莫維赤的軍官與此事有關，』她說；『和你在團部同事的一個中尉。』

我大為驚疑。那哀非莫維赤在團部裏比誰坑得我都厲害，約在一月以前，他不要面皮地一次兩次到鋪子來假做當東西，我記得，還看着我的女人笑。當時我想到我們的關係，便走上前去對他說不要大膽再來；但是我並沒在意，我不過以為他是無禮而已。現在姑母突然報告說她已定期和他會見，這些事都是姑母們的女友一個上校的寡婦尤利亞·沙姆孫諾夫娜一手包辦的。『你的女人現在到她家去了。』

我要簡捷地說。這事情費去我三百盧布，但是兩天的工夫，便規定要我立在隣室裏，隔着門，聽我的女人和哀非莫維赤的初次幽會密語。同時，就在前一夜，我倆間發生了那簡短却又重大的一幕糾紛。

傍晚她回來了，坐在床上，譏笑地看着我，腳頓着地。看見她，我忽然想起最近一個月，或可說最近兩星期，她簡直變成另一個

人；甚至可以說和她完全相反的人；她突自己表現了犯上和進攻態度；我不能說她是無恥，却是不顧禮儀而且誠心搗亂的。她一意孤行以圖引起糾紛。雖然她的溫淑却於她有礙。當一個女兒成了那樣叛徒，雖然她的行動那樣暴戾，却還能看出她是在勉強着自己去做，驅使着自己去做，並且她去駕馭和征服自己的謙和與羞恥是不可能的。這便是爲什麼人們常走到這一轍，所以人有時難信自己的眼睛。反之，慣於墮落的人常常凡事讓步，行爲更令人厭，却表示着合禮與適度，藉此而自視較高。

「你是因爲不敢同人決鬥被團部革職的嗎？」她突然憑空地問——眼睛放着光。

「我確是被長官革職的，雖然，事實是我預先上過了辭呈。」

「人家把你當做一個懦夫給趕了出來嗎？」

「不錯，他們判了我懦怯罪。但是我不決鬥並非由於怯，却因爲我不服從他們那暴虐的決議，並且反對他們，自己並不以爲辱。要知道，」我禁不住說下去了，「拒絕這樣的暴虐，接受這種貶斥，其勇氣要比任何決鬥大得多呵。」

我忍不住了。我說這話彷彿是自衛，而她所要的也正是我這新被發現的恥辱。

她惡意地笑了。

「後來三年工夫，你在彼得堡街上徘徊像流丐，討錢而且在球房裏過夜，這也是真的嗎？」

「我甚至還睡在草市裏夫亞介姆斯基救濟所呢。不錯，有這種事；我離開團部以後，很過些可恥和墮落的生活，但却不是道德的墮落，因爲就在當時我對於自己的行爲比任何人都恨得厲害。這不過是我意志和心地的墮落，這是由於失業的原故。但那過去了……」

「喔，現在你是一位貴人——一位財政家了！」

這話是指着當舖說的。但是當時我還是繼續沉住氣。我看出她如飢如渴地等着我自認污辱的話——我却不说。恰好有一個顧客拉鈴我便到鋪子裏去了。一點鐘後，當她穿好衣服出去的時候，她站在我的面前說：

「結婚以前你都沒對我講過吧？」

我不答，她去了。

於是次日我便站在那屋子裏，隔着門，聽着我命運的命運是怎樣被決定，我的口袋裏有一隻手槍。她比平常穿戴得好看，坐在坐旁，哀非莫維赤就在她的面前。終於一切全和我所預見和猜想的絲毫不差（我說這話是負責任的），我却沒想到竟自言中了。我不曉得我說得是否明白。

事情是這樣。

我整整聽了一個鐘頭。這一點鐘，我親自看見一個高貴的女人和一個具有鼠竊靈魂的俗惡的男人的決鬥。並且使我驚疑莫名的是：那樣天真的、溫淑的女兒怎能曉得那許多呢？最聰明的社會喜劇的作家也創作不出這樣一幕護嘲，天真的笑善對惡的神聖輕蔑。她說話是多麼漂亮，她那短短的言語是寓聰明於愉快回答之中，藏真理於詰難之內。同時，還幾乎表現着女兒的爛漫天真。她當面笑他的求愛，笑他的姿態，笑他的求婚。突地急轉直下了，遭了意外的反對，他顯然是狼狽了。最初我想這也不過是她故意撒嬌——「墮落聰明的女人的撒嬌可以增高她的價值。」不是呵，事實爲證有如白日，沒有疑惑的餘地。這不過是對我的誇大而衝動的恨意使這毫無經驗的她來私訂這場幽會，但是，事到臨頭——她又瞠目失措了。她不過是急急想要羞辱我，怎樣都可以，雖然她自己却作了不才之事，以致她不能忍受敗德之譏了。以她這樣純潔和無罪心中且有理想，能被哀非莫維赤或任何小人誘姦過嗎？反之，她不過是看着他發笑而已。她的心中激起了所有的善心，由於憤怒所激她笑罵了。我再說一遍，後來這小丑完全狼狽不堪並且坐在那裏皺眉，幾乎答不出話來，於是我恐怕他出於卑劣的復仇，也許竟敢污辱她。我再說：我敢負責，我聽着這幕劇竟未吃驚。我所遇到的正和我所想到的一樣。我好像正是爲此而來，不相信誣蔑她的言語，雖然我的口袋裏有一隻手槍——那却是真。我能錯疑她嗎？我爲什麼愛她爲什麼珍視她，爲什麼娶了她呢？我自然相信她是清白的呵。我突然一開門打破了這局面。哀非莫維赤跳了起來。我拉過她的手來叫她隨我回家。哀非莫維赤沉了沉氣，突地高聲大笑起來。

「喔，爲了神說夫婦權利我不攔你們；領她走吧，領她走吧！要知道，」他在我後面喊，「雖然好人不和你鬥，可是爲了尊敬你的太太，我這裏奉陪……若是你敢冒險。」

「聽見嗎？」我說，在門道我拉她停了一秒鐘。

此後一路上沒有說過一句說。我拉着她的胳膊，她並不反抗。反之，她却大大的感動，直到她回家以後還是這樣。到了家，她坐

在棹子上，眼睛釘着我。她臉上沒有絲毫血色；雖然她還緊閉嘴唇作出譏諷的樣子，可是她却以莊嚴的敵意看着我，彷彿是心服了，起初，我要用手鎗打死她，但是我一聲不響從口袋裏掏出手鎗，放在棹子上了！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鎗。（注意這隻手鎗已是她習見的東西了。自從開當舖以來我永是預備一隻實彈的手鎗。我從開舖子的時候便決計不養大狗或僱用強壯的漢子，比如像懸記。開門的是廚子。但是我們這一行遇見意外不能沒有方法自衛，所以我預備一尊實彈的槍。從前她方纔過門的時候，她很高興那枝槍，並且不斷打聽，我就給她講明它的構造和使用法，甚至我有一次勸她打靶。這全要注意。）不睬她那惶恐的面目，我半脫半穿地臥在床上。我很疲倦；當時約有十一點。她還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足有一點鐘。然後她熄了燈，也沒脫衣服，便臥在靠牆的沙發上了。這是她第一次不和我同床——也要注意……

六

現在再提起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記得，八點鐘以前，我醒了，差不多天已大明。我完全清醒過來，睜開眼。她立在棹旁，手裏拿着槍。她沒有看見我醒了並且在看她。我突然看見她拿着槍向我走來了。我趕緊閉上眼，假裝還在熟睡。她來到床邊站住。什麼我都聽得見；雖然一種死寂降下，也聽見了。突然覺得有一種抽動的聲音，我我不禁忽然睜開眼。她逼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手槍瞄準我的太陽穴。我們的眼光會合了。但是我們彼此相視不過是霎那間。我又努力閉上眼，同時我決定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是不動並且不睜眼的。

有時熟睡的人突然睜開眼睛，甚至抬起頭來向外看一下，少停之後，便又放下頭去，無所知地沉沉睡去。和她眼光相對而且覺得手槍就放在我的頭上，我却閉上眼不動，彷彿沉睡一樣——這時她也許以為我當真睡了，而且我什麼也未見，特別因為看見了這樣情形我還馬上閉了眼，顯然是不會有的事。

是，不會有的。但是她也許真能猜中了——我忽然又這樣想，這兩種念頭全在同時。喔，在不到一分鐘之內，思想和感覺的漩渦在我心裏沖激得多麼厲害呵！思想的電速萬歲！當時（我曉得這樣，）若是她猜中了，曉得是醒着的，便要因我這就死的從容而折了勇氣的，她的手便要顫抖了。她的決心也許會被一種新的，懾惑的印象所動搖的。據說人站在高處便有跌下的衝動。我想許多自殺者和殺人者之所以成功，只為手鎗已在手裏的原故。好像一個懸崖，四十五度的斜角，使你不禁溜下去一樣，自然有某

種力量逼着你非扳槍機不可。但是事情我已看見，而且完全知道，並且一言不發等着被她打死，這件事便足以把她從斜坡上拉住的。

靜默繼續下來，突然我覺得在我的太陽穴上，頭髮上有鐵的冷覺。你們要問了，我安心不想跑嗎？我要回答說憑上帝的公斷吧；我沒有那種希望，除非百分之一也許有的。我為什麼要受死呢？但是我要問，在我所愛的人用槍瞄準我以後，生活於我有何用處呢？此外，我已竭力知道了在我們中間起了鬪爭，關於生死的可怕的決鬪，這決鬪昨日懦夫已做過了，他被同夥認為懦怯。我曉得她是知道的，倘若她猜得了我沒有睡。

也許並非如此，也許我沒有想到，可是事情一定是這樣的，縱使沒有意識去來也罷，因為從來我除了時時想着它之外沒做別的事。

但是你們又要問，你為什麼不把她從這邪蕩裏救出來呢？喔！我自己已經問過一千次了——一想起那一霎那，背上彷彿流下一瓢冷水。但是當時我的靈魂已投入黑色的失望之中；我完了，我自己全完了——我怎能救別人呢？我當時是否願意救人們何從知道？我當時的感覺你怎能說得出來？

雖然，我心裏亂作一團；一秒一秒地過去；她還是站在我頭前——突然我希望得一抖！我趕緊睜開眼。她已出去了；我起床；我勝利了——她永遠被征服了！

我跑向水火壺（Samovars）俄國茶具，中俄交界地方，中國人概稱之為水火壺。我們外間永是有水火壺，她常常倒茶。我一言不發坐在棹前，從她的手裏接過一杯茶。五分鐘後我再看她。她的面色蒼白可怕，比昨天還苦，她也看着我。突然……突然，見我看她，她那失色的唇無神地笑了一笑，眼光戰戰地表示着懷疑。「她還是懷疑並且自問，他是否知道了；他是否看見了？」我漠然轉看別處。茶罷，我關了鋪門，到市場去買一架鐵床和一架隔屏。回來便命人用隔屏將臥房分為裏外間，鐵床就放在外間。床是給她預備的，但是我沒對她說一句話。看見那鐵床，不用說她就明白「一切我都看見和聽到了，」沒有懷疑的餘地。夜裏我把鎗照舊放在棹子上。她一言不發到新床上去睡了；我們的夫妻關係斷絕了，「她雖被征服却不能被饒恕的。」夜裏她便發謔語，次日早晨她患了腦炎。她在床上病臥了六個星期。

方才露克亞說她不能在這做事了，等太太下了葬，她便要辭工。我跪下禱告了五分鐘。我要禱告一點鐘，但是想了又想，永遠是腐敗的意念，我的頭痛了。禱告有什麼用呢？——不過是罪過而已也真怪，我竟不想睡；憂傷過度，一經爆發之後，人常是想睡的。據說，判了死刑的人，臨刑前夜是沉睡如雷的。所以必須如此，這是自然律，否則精力便不能支持了。……我在沙發上臥下，却睡不着。……

……我們六個星期以來晝夜看護她的病——露克亞和我同着由醫院請來的有經驗的護士。什麼錢我都不吝惜——其實我是急欲爲她化錢的。我請來史萊得大夫，一次就是十盧布。她稍好的時候，我便不大露面了。我說這個做什麼呢？她又起床了，她安靜而無言地坐在屋裏一張特備的棹前，這也是那時替她買的。……是，那是真的，我們都絕對沉默着；後來我們又談起話來了，却也不過是日常瑣事。我故意避免表白自己，但我也看出她除了非說不可的話之外也是不說。依我看這在她完全是自然的事情：『她的精神太煩亂了，她被征服得不能抬頭了。』我想：『我必須讓她忘却而且漸成慣常的。』我們就是這樣默着，但是每分鐘我都在準備將來。我想她也是的，去猜想她怎樣審判她自己的事使我高興到可怕。

我還要說幾句：喔！自然沒人知道我怎樣過活，守着她的病榻嗚咽。但是我把眼淚咽下肚去，甚至還是由於露克亞的勸解。我不能想像，甚至不能想到她沒有明白一切便死了。當她脫了危險並且恢復健康的時候，我記得，我急快而完全地恢復了我的安靜。此外，我決心盡可能延長我們的將來，別的事一概不管。是的，我又遇見奇特的事情了，我不能叫做別的我勝利了，只有這種意識便够我受了。冬天就這樣度過。喔！我這時的滿足是空前未有的，就這樣混了一冬。

要知道，我生平有一件永久的可怕的事情，直到那時——就是到夫妻破裂的時候——還重壓在我的心頭。一時，一天，我說的是丟醜和革職。兩句話說完，我遭了暴虐的冤屈。同事們不愛我也是真的，因爲我這頑固的性子，也許是因爲我這誕妄的

性子雖然有時對於人也是可敬，珍貴和有價值的，從某方面來講，使一羣同伴們都喜歡。喔，沒有人喜歡我，在學校裏也一樣！我到哪里都是碰釘子的。露克亞都不喜歡我。在團裏發生的事情雖然由於人家不高興我，却也是有點突然。我所以提起此話，因為沒有比突然遭了不幸再為恥辱和難過的了，這事情發生本在兩可之間，背運一來，它便像烏雲遊行天空一般。在知識份子認為是恥辱。事情是這樣：

在一個戲院裏，正當休息時間，我到食堂裏去了一個名叫A——的騎兵走進來當着軍官們和別的顧客面前高聲和兩個別的騎兵講話，他說我們團裏畢沮采夫大尉在過道裏做着醜事，並且「他相信是吃醉了。」談話到這裏就停住，其實是瞎說，因為畢沮采夫大尉並沒喫醉，那「醜事」也並非是真醜。騎兵們接着又談別的事情就算完了，但是次日這消息到了團部，於是大家立刻就說當時我們團部在場的軍官就只我一人，騎兵A——侮辱畢沮采夫大尉的時候，我沒有走上前去攔住他就算不對。但是我憑什麼能那樣做呢？倘若他和畢沮采夫有仇，那是他們的私事，為什麼要我干涉呢？同時軍官們宣稱那不是私事，却是與團部有關的，並且當時既有我在場，因之在食堂裏軍民的面前表示了我們團裏的軍官便不在乎己身的名譽和團部名譽的事情。這意見我是不接受的。他們告訴我，就是現在也還不晚，應當要求A——的正式聲明。我不願做這事，並且因為我惱了，便傲然回絕了。因之我提出辭呈——事情的原委如此。我離開團部，滿心傲氣，精神却受了打擊。我在意志和心境上受了打擊。恰好我姊丈在莫斯科揮霍了我們所有區區的產業，連我的部份也在內，也很有限，但這樣一來我却無家可歸，一文不名了。我也可以在私人事業上混點事做，我却沒有幹。穿過了堂皇的軍服，我是不能在鐵路上服務的。所以，若是可恥，就讓它可恥吧；若是侮辱，就讓它侮辱吧；若是墮落，就讓它墮落吧（越壞越好）——我就是這樣幹。隨着就倒了三年霉，甚至住了夫亞介姆斯基救濟所。一年半以前我的教母——一個有錢的老太婆——死在莫斯科，使我意外驚喜的是她竟給我留下三千遺產。我略想一想，馬上便決計去做。我決定開一個當舖，不和任何人論是非；錢然後家，盡力以往事為鑒，這就是我的計劃。雖然，倒霉的過去和名譽的損失煩擾着我，一時，一天。但是後來我結婚了。是否出於巧合，我不曉得。但是當我娶了她來的時候，我以為是得來一個朋友，朋友是我非常需要的。但是我看得明白，這朋友必須訓練，教導，甚至征服的。我能直然向一個有偏見的十六歲的女郎明說嗎？譬如，若沒有可怕的槍殺企圖的機會，我怎能令她相信我不是懦夫，而在團裏負着懦怯的冤屈罵名呢？但是那可怕的事變適逢其會了。忍過手

槍的試驗，倒覆的過去便一掃而光了。雖然沒人知道，她却知道，在我就是一切，因為她就是她的一切，夢中不忘的一切將來希望呵！她是我爲自己準備的一個人，並且我不需要別人——她明白一切；無論如何，她明白急急和我的敵人合謀對我是正當的。這個念頭縈繞着我。她現在不會把我當無賴看了，至多看作怪人，畢竟已發生的這種念頭並不是厭棄我的，奇特而非惡毒——反之，有時還能博得女人的心。我實在是故意延遲，以免達到頂點；當時發生的事情於我和平的心地已足，並且供給給我許多夢中的圖形和材料。那就錯了，我是一個夢想家；我夢想的材料已足，關於她呢——我想她可以等着。

於是這冬天就在一種期望中度過。當她坐在小棹之前，我喜歡偷着看她。她忙着做針工，晚間她有時從我的書架上取了書去讀。架上精選的書籍也能够幫我的忙。她幾乎是不出屋門的。黃昏之前，晚飯以後，我每天都要陪她出去散步。我們做健康的散步，却不和往日一樣地絕對沉默了。當真我想法打破我們中間的沉寂空氣，和諧地談着話，但是如前所說，我們全都肯放恣。我是出於有心的，我以爲這對於「容她時間」是重要的，自然這是奇怪的，幾乎到了冬末，我也沒遇見一次，雖然我愛偷偷地看她，整整一冬天我都沒見她看過我一眼！我想是由於她心懷羞怯。此外，她在病後神情是多麼溫柔多麼怯弱。是的，還是等着好——「她立刻會親自來就你的……」

我首先感於這種念頭。我還要講一件事：有時我彷彿故意發怒，一心去相信她會害過我。這樣堅持了一陣。但是我的憤怒永不會真實或暴烈的。並且我自己覺得彷彿不過是假裝。雖然我藉着買床屏拆散了婚姻，我永不能把她當做罪犯。也不是我看輕了她的罪過，因爲我想完全饒恕她，從起初，甚至在買床之先。在我也真是奇怪，因爲我對於道德問題是嚴格的。反之，她在我眼裏是這般服從，這般慚愧，這般挫敗，所以有時我覺得替她可憐得發煩，雖然有時想到她的慚愧實在又覺得高興。想到我們的不平等也高興……

那一冬天我專心做了幾種善事。我蠲免了兩筆債，不要抵押借給一個貧婦錢用。這事我沒有對妻說過，我不是爲了讓她知道才做；但是那貧婦親自來謝我幾乎是跪倒。這樣一來事情便傳開了；我看她聽到這貧婦的事彷彿很喜歡。

但是春天來了，已是四月中；我們除下套窗，太陽開始以明光照射我們沉寂的屋子。但是我眼前彷彿有一層面幕，心頭彷彿有一片黑。注定的，可怕的面幕呀！眼前倏地一亮，我突然能夠看見與明白，又將如何呀？這是偶然嗎？可是時候到了，莫非日光在我

暗淡的心中激起一種思想和臆念嗎？並非思想，也非臆念。却是突然震動的一根心絃，早已死去的感覺又經動蕩和復甦，用光明把所有我的陰暗的靈魂和幽靈似的驕傲都沖洗了。彷彿我已突地跳了起來。實在是來得突然而且猝然。事情發生在傍晚五點鐘，晚飯後……

二

先說兩句話。一月前我看見她懷着奇異的憂鬱，不僅是沉默，却是憂鬱。這也是我突然看出來的。她坐在那裏做事，低着頭縫衿，並沒有見我在看她。突然使我吃驚的便是她已變得這般怯弱，這般瘠瘦，面上唇間都無血色。這般面貌和她的憂鬱立刻使我吃了一驚。我聽見些微的乾嗽，特別是在晚間。我並沒有對她說什麼，立刻起來去請史萊得大夫。

次日史萊得來了。她驚訝非常。先看看史萊得，又看看我。

「我沒有病呵，」她狐疑地一笑道。

史萊得並沒有十分仔細替她檢查（這類醫生常是馬虎到目空一切的），他只在別的屋裏對我講，這是她病後的結果，若是可能，春天到海濱去旅行，或夏天到鄉間去消暑，都是不無小補的。他除了身體軟弱一類的話之外，當真是沒有說別的。史萊得去了，她很誠懇地看着我，又說：

「我沒有病沒有病。」

但是她一開口便紅了臉，顯然是害羞了。喔！現在我明白了：她所羞的是我仍然是她的丈夫，我看護他的病還像是一個真丈夫一樣。但是當時我沒明白，並且以為她的紅臉是出於慚愧（面窘）！

於是一個月以後，四月中，陽光燦爛的一天下午五點鐘，我坐在鋪裏算賬。突然我聽見坐在屋裏桌前做事的她開始輕柔地……歌唱。這種新奇的事使我感到一種重壓，至今我還不明白。直到那時我很少聽過他的歌唱，除非也許在起初，當我們還能尋樂和練習打靶的時候。那時她的聲音頗為有力且發回響；雖然不十分正確，却是甜蜜而且康健的。現在他的歌聲非常微弱——不僅是憂鬱的（大概唱的是某支小調），聲音中却表現着雜亂，嘶裂，彷彿够不上調子，彷彿歌的本身就是病態的。他低聲歌唱，突然聲音轉高，嘶裂了——這樣可憐的微音，嘶裂得可憐，她嗽了嗽，又是輕柔地，輕柔地歌唱……

我動情得可笑但是沒有人曉得我爲什麼這樣感動！不是我仍然不是替她担心還是另一回事。最初無論如何我感到突然的昏亂和可怕的驚疑——一種可怕而且奇特，痛苦幾乎又是懷仇的驚疑：『她唱起來了，還在我面前；她已忘記了我嗎？』

完全受了重壓，我呆在那裏，然後我突然站起來，拿起帽子就走出去，似乎連想都未想。我至少是不曉得爲什麼出去或到哪裏去。露克亞把外套遞給我。

『她唱起來了，』我無心地對露克亞說。她沒有明白，仍是糊里糊突地看着我；實在我真是令人難測的。

『她這是初次歌唱嗎？』

『不時常你不在家時，她就唱，』露克亞說。

當時情形我記得很清楚。我走下樓去，跑到街上，沿街胡亂前行。我向街角走去，開始向遠處看。人們來往行走，碰了我。我沒有覺得不曉得怎樣，我喊一輛車子，告訴車夫到波來歇斯基橋去；然後又變了心，給了他廿哥比。

『這算是麻煩你一次的錢吧，』我說，無意地笑了一聲，心裏却突然閃動一種狂亂的情緒。

我回家，快着走。心裏又迴蕩着那可憐的雜亂而嘶裂的微音。面幕落了，從眼前落了！因爲她當着我唱，她已是忘了我——這便是清楚而且可怕的。我的心裏感到了。但是我的心中燃燒着狂亂的情緒，征服了我的恐怖。

喔，命運的弄人呵！唉，整整一冬天，沒有別的，除了心神中的歡喜之外也不能有別的，但是這一冬天我到哪裏去了？我的心身是在一起的嗎？我忙着跑上樓去。我不曉得我的步履是否輕怯，只記得地板似乎都搖動，我則覺如在河中漂浮。我走進屋子去。她還是依舊坐在那裏，低着頭縫狂，現在却不唱了。她馬虎而且不經意地看着我；這幾乎不算是用眼看，不過是看見有人進來的一種慣常而且漠然的動作而已。

我一直走上去，猝然坐在她身旁一把椅子裏，有如發了瘋。她趕緊看着我，似乎害怕了；我握住她的一隻手，記不得對她說些什麼——便是，想要說，甚至說不成。我的聲音嘶裂，不能隨意，並且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只能喘着喘氣。

『我們談談……你要知道……告訴我吧，』我低聲講着無聊的話。『我怎能不無聊呢？她又吃驚了，並且驚得退縮，看着我的臉，突然她眼裏有一種嚴厲驚疑的表情。不錯，驚疑而且嚴厲。他瞠目看着我。那嚴厲，那嚴厲的驚疑。馬上使我煩亂起來的是，』那

你還盼着愛嗎？」那驚疑的態度彷彿這樣問，雖然她沒有說出，但是我全看出來了，全看出來了。我心裏一切都在抖着，我簡直撲倒在她的腳下了。她急忙跳起來，但是我用力握住她的手。

於是，我完全明白我的絕望——我明白了！但是，你們肯信嗎！狂亂的情緒激蕩在我的頭腦裏如此的猛烈，使我想要死。我在精神錯亂與狂喜之中吻她的腳。是的，在無限的狂喜中，不管那已竟明白絕望的無救。我哭泣，說些話，却又不能說。她大驚之後，繼之以不安的懸心，嚴肅的發問，她奇怪地看着我，甚至是狂亂地；她要趕快明白，於是她笑了。她因為我吻她的腳感到駭人的羞怯，她便把腳撤回去了。但是我又在她所腳踏的地板上亂吻。她見了馬上羞得笑起來（你們曉得人們含羞而笑是怎樣的。）她漸漸發了歇斯迭里，我見她的雙手抖起來。我並沒顧得這個，却不住呢喃地說我愛她，我不起來。『讓我吻你的衣服……一生這樣禮拜你。』……我不曉得，我不記得——但是她突然啜泣而且渾身抖作一團。接着她便害了可怕的神經病。我嚇着她了。

我扶她到床上去。病勢一退，坐在床腳上，帶着憊極了的神情，她拉住我的雙手乞求我靜心：『來，來，不要悲痛了，靜心吧！』於是她又哭了。那一整晚我沒有離開她。我不住對她說我馬上就要陪她到波浪奈去洗海水浴，兩星期之內就去；她的嗓音那樣壞，下午我已經聽見了；我要關了鋪子，我要出倒給多勃朗拉沃夫；一切都要從新做起，第一是波浪奈，波浪奈，她聽了，仍是害怕。她逐漸更加怕起來。這我却不在意；我最在意的是愈加不自禁地要跪倒在她的腳下，又在她的踏脚處吻了又吻，向她禮拜；以至——『我不要什麼，再不要你什麼，』我一勁地說；『不要理我，不要看我一眼，就讓我偷偷地看你，把我當做狗，當做你的東西看待吧……』她在哭。

『我想你永遠要那樣待我呢，』突然她無意識地迸出了一句，也許她自己都不知道說的什麼話，可是——『喔，這要算那晚間她所講的最重大而且緊要的話了，我聽了也最為明白，這話彷彿利刃刺我的心頭一般！這使我一切都明白，一切，但是同時她却在我身邊，在我眼前，我不禁懷着希望，而且歡喜得可怕。』那一晚我使她太勞頓了。我明白，但是我還是不住的想，要乾脆把一切都改變了。終於入夜時候，她簡直是疲極了。我勸她睡覺，於是她馬上便睡了。我想着她要發謔語，她發了一點，却很輕微。夜裏我時時起來，穿着拖鞋輕輕走去看着她。我立在她的一旁，絞手痛心，看着她我用三盧布買來的小鐵床上臥着那纖纖的弱質。我跪下，却沒敢趁睡吻她的腳（未得她的允許。）我要禱告，却又跳起來。傑克亞不住看着我，廚房裏外來回的走。我到廚房去，叫她睡覺，

明天『事情就全變了。』我就這樣相信，盲目地，發瘋地。

喔，我滿心狂喜呵，狂喜！我切盼着明天。第一，雖然有些徵兆，我却不相信能有差事發生。我的理智還沒完全恢復，雖然面幕已經揭下，久久地沒有再現——到現在也沒有，就是到今天也沒有，是的，怎能再現呢？唉，她那時仍是活着，她就在我面前：『明天她要醒來，我對她細說，她就完全明白了。』我就是那樣想，簡單而清楚，因為我在發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到波浪奈去。我不知爲什麼老是想着波浪奈可以解決一切，波浪奈關係着最後決定的事情。『到波浪奈去，到波浪奈去……我發狂地等待天明。』

三

但是要曉得不過是幾天以前，五天，只是五天以前，上星期二呀！不錯，不錯，若是再稍微遲延一點，若是她能稍微等一等——我便會將黑暗掃除！並不是似乎她沒有恢復平靜。就在那第二天她還微笑地聽我講話，雖然有些兒迷惘……在那時，整整地五天，她是迷惘與羞赧兼而有之。她也害怕，很害怕。我不強辯，我不致瘋狂到否認的地步。那是恐怖，但是她怎能不害怕呢？我們久已成爲陌路人，彼此越離越遠，突然又這樣了……但是我沒有注意她的恐怖。我爲新生開始耀得眼花呵……那是真的，我做錯了事是千真萬確的。甚至錯處也許很多。第二天我醒來，清晨（星期三）第一件事，我便弄錯了：我突然和她修好。我太匆忙，太匆忙了；但是懺悔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且有甚於懺悔，我甚至連一生瞞着自己的事都合盤端出了。我一直對她講那一冬我沒有做別的事，只是一意確定她的愛心。我明白地說我的貸金營業不過是我心意的墮落，我個人自責自尊的意念的墮落。我又對她說明在食堂的時候我真是有些懼怯，那是因爲我的脾氣和自覺使之如此。我被當場環境所感，被劇院：我不知應當怎樣往下做，是否無聊。我不怕決鬥，却怕受無聊之譏……並且後來我不肯承認，因此惹惱別人，惹惱她，並且娶了她以致因此惹惱她。其實大部分都是瘋話。她親身握着我的手不許我說：『你說得過火了……你還是和自己過不去。』接着又是眼淚，又幾乎是神經病！她不住地求我住口，不要去回想。

我沒有注意她的懇求，注意也許很少：『春天，波浪奈！那裏有日光，我們的新日光。』我不住地說，我關了鋪子，讓給多勃朗拉沃夫。我突地向她提議把我們的錢都捨給窮人，只留那教母所遺的三千，作爲到波浪奈去的旅費，然後我們回來度一種真實的工作生活。我們就這樣決定了，因爲她不說什麼……她只是微笑。我相信她的笑主要是由於體貼，怕我失望。我自看見那是她的

重担；不要以為我這樣笨拙和利己；連這個都看不出。我全看出來了，纔毫沒有遺漏，我比別人看得清楚；一切不可救藥的處境都是明擺着的。

我對她講說我的一切和她的一切。還有露克亞的。我告訴她我曾落過淚……；喔，自然我又把話頭轉了。我也想法避免多講某些事情。並且她也有一兩次精神恢復了——我記得，我記得，為什麼說我對於她是視而不見呢？倘若不發生這件事，一切都要復活起來的。唉，就是前天，當我們談到讀書以及她冬天會讀過什麼書的時候，她便自己講說一陣，一面說一面笑，回想起基爾·布拉斯的事情和格蘭那達大僧正。這甜蜜而幼稚的笑正如我們訂婚時（轉瞬間轉瞬間）一樣。我是多麼喜歡呵！雖然，我却為大僧正的故事所感動；那末他在冬日危坐時已得到平心和快樂來見笑這文學傑作了。那時她已完全安心，並且堅信『我就那樣丟開她。我以為你要那樣丟開我』。星期二她還說過的，喔，十歲孩子的心思呵！你們要曉得她相信，她相信一切事就要那樣了：她坐在她的棹前，我坐在我的棹前，我們要那樣活到六十歲才完。突然間——我走上前來，她的丈夫，丈夫要求愛了！妄想！我的愚盲呀！

這也是一着錯，我看着她笑；我應當自制的，如此我便嚇着了。但是我實在也未嘗沒有自制，我不再吻她的腳了。我沒有絲毫露出……；唉，我是她丈夫的樣子——喔，我心裏沒有那種念頭，我只是禮拜她！但是要曉得，我不能十分沉默，我禁不住滔滔的言語呵！我突然坦白地對她說，我喜歡聽她談話，並且認為她的教養是我所萬不能及的。她羞紅了臉並且莫知所措地說我太誇獎了。於是，像混蛋一樣，我不禁對她說我站在門後聽她的決鬥——貞女與小人的決鬥——是何等喜歡，我多麼欣賞她的伶俐，絕頂聰明，還有她那單純的童心。她似乎渾身發抖，呢喃說我過獎，但是突然她的面色若失，雙手障面，嗚咽起來……；於是我不自禁了；我又跪在她的腳下，我又吻她的腳，結果又是一場神經病，和星期二一樣。那是昨天晚上——還有——早晨……

早晨呵！瘋子！唉，就是今天早晨，方才就是方才呵！

聽個明白吧；唉，當我們水壺前相會的時候（這是昨天神經病發之後），我驚喜她得了安靜，這是千萬萬確的事實呵！整夜地想着昨日的事嚇得發抖。但是她突然走到我的近前抱住我（今天早晨，今天早晨呵！）對我說她是罪人，她知道她的罪令她吃了一冬的苦，折磨她直到現在……；她歎服我的大量……；『我要做你忠實的妻，我要尊敬你……』

於是我跳起來，瘋子一樣地抱了她。我吻她，吻她的臉，吻她的唇，像丈夫一樣，這是長久分離後的第一遭。今早我爲什麼要出去呢，只是兩個鐘頭……我們出國的護照……喔！天假若我早回來五分鐘，五分鐘……門前擁滿了人，眼睛都釘着我。喔！天哪！

露克亞說（喔！我現在不要露克亞走，她整個冬天都在此，他可以對我講說一切）——她說當我出門以後，約在回來以前二十分鐘的樣子——突然她有事到太太的屋裏去問，我記不得是什麼事了，她看見她的神像（就是那座聖母的神像）已取下來對面放在案頭了，太太彷彿是剛才祈禱完了。「太太，做什麼呢？」「沒做什麼，露克亞，去吧。等一下，露克亞。」她站起來，吻了我。「快活嗎，太太？」我說。「是的，露克亞。」「老爺早就要向你賠罪的，太太……謝上帝你們又和好了。」「好得很，露克亞。」她說。「去吧，露克亞。」她笑了，却很奇怪。鬧得露克亞十分鐘後又回來看看她。

「她靠牆立着，在窗邊；她的兩臂靠在牆上，頭俯在臂上，她那樣立着想。她想得那樣出神，簡直不理會我從別的屋子來看她。她彷彿笑了——立着，想着，微笑着。我看看她，輕輕轉身走去，莫明其妙，突然我聽見窗子開了。我趕緊走進去說：「涼呵，太太；不要凍着。」突然我看見她已上了窗子並且站在那裏，筆直的，站在開着的窗子間，背向着我，手裏拿着神像。我當時嚇得要死。我喊：「太太，太太。」她聽見了，作勢要轉身回來，但是藉着這個勢子她却向進一步，神像抱在懷裏，跳向窗外去了。」

我只記得，進門的時候，她的身子還是溫的。最討厭的是大家都看着我。起初她們叫喊，然後突地又沉寂，最後大家便散開了……她和神像臥在那裏。我記得，彷彿是昏天黑地地，我無言地走向前久久看着她。但是大家又包圍了我並且講些話。露克亞也在場，我却沒見。她說她也對我講過話。我只記得那個工人。她不住對我喊：「口裏流出一把血，一把，一把！」於是她指着石頭上的血。我相信用手摸過那血的，染了我一手，我看着我（我還記得）他還是不住的說：「一把，一把！」

「你說一把有什麼意思呢？」我盡力地喊，並且舉手向他衝去，據說情形是這樣。
喔！狂亂！狂亂！虛妄！怪異！荒謬！

四

不是這樣嗎？差不多吧！人真能說這是可能的嗎？爲什麼，這個女人爲什麼死了？
喔！信我吧，我明白；但是她爲什麼死還是一個問題。她恐懼我的愛，嚴重地自問是否要接受，担不起這問題便寧願死去。我知

道：我知道，用不着發腦汁了：她答應的太多，她恐怕不能踐言——很顯然。關於這，情狀太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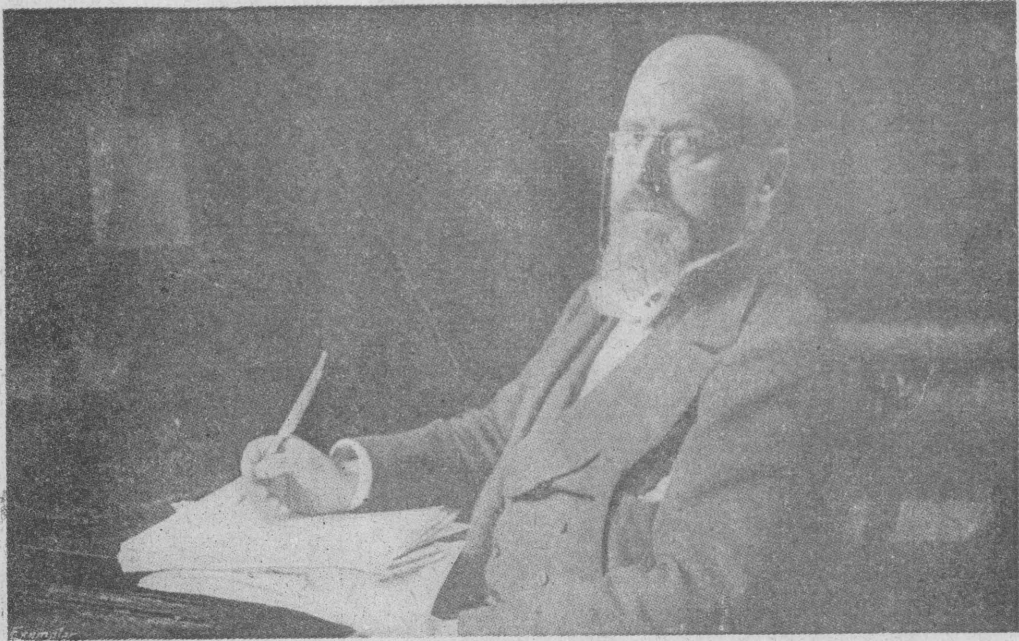
她爲什麼死？畢竟這還是一個問題。這問題鎚打鎚打我的腦子。如果她打算就那樣，我還是讓她那樣。她不信，這樣便是了！不對——不對。我胡說，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只爲了她要對我誠實——若是她愛我，必須要徹頭徹尾地愛我，不能像她愛那雜貨商人一樣。並且因爲她過於純潔而不能允許雜貨商人所要求一樣的愛，她便不願騙我。不願用半面的愛，假愛，或部分的愛來騙我。是誠實的，太誠實的，就是這原故！從前，還記得我要感化她增加大度嗎？怪念頭。

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她是否尊敬我？我不曉得她是否輕視我。這更是非常的離奇：爲什麼一冬天我從來沒有想到她輕視我呢？我絕對相信直到她嚴肅驚疑地看我的時候還沒有這種念頭。嚴肅却是的。我立刻明白她輕視我了。我一下就全明白了，永遠明白了啊！由她，由她輕視我一輩子，只要她活着我只是不懂她爲什麼要跳樓！我已會露克亞。無論如何現在不讓她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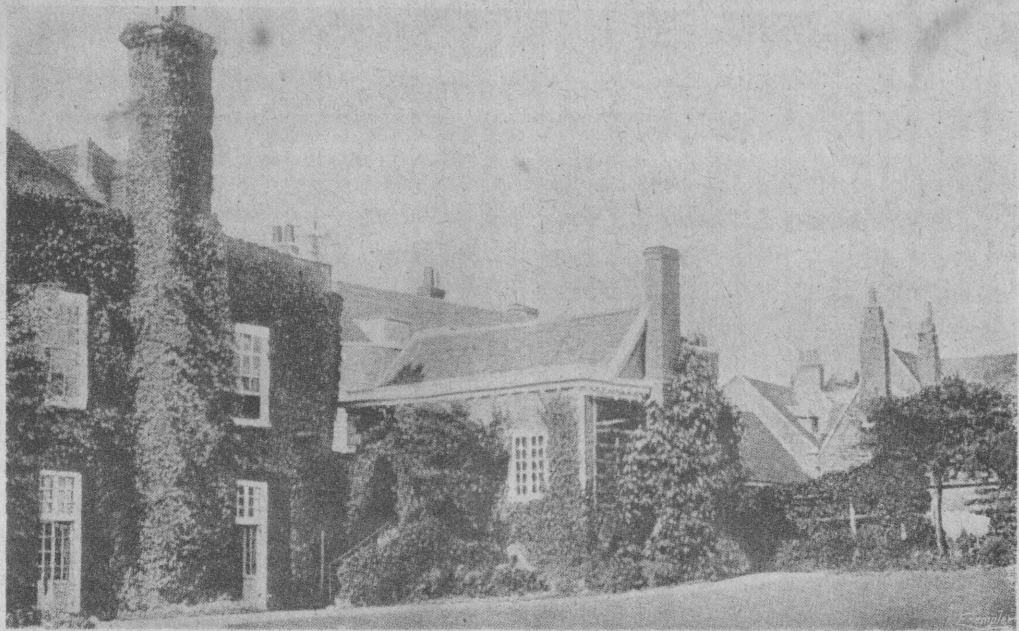
喔，我們還要彼此了解呵！冬天的時候我們彼此鬧得十分疏遠，但是我們不許再行言歸於好嗎？唉，我們爲什麼不能再到一起重慶一種新的生活呢？我寬大，她也是的——這是一個共同點！只差幾句話，再有兩天——不用多，她便會明白一切了。

最痛心的便是事出偶然——只是一種野蠻的，落後的偶然。痛心者就在此五分鐘，五分鐘便曉得要命了！我若早回來五分鐘，事情便要像浮雲一般地過去，永遠不會潛入她的心中了。結果是她一切都明白了算完。但是現在又是空房一所，孤另一個。鐘擺在滴答，它無所感，它無憐憫。……沒有一個人，苦苦到這！

我不停地走，不停地走。我知道，我知道，用不着你們說；你們覺得有趣，以爲我抱怨事出偶然和那五分鐘是荒謬的。但是事情是明白的。想這一件事：她甚至都沒有留下遺書說『我死無所怨』和別的自殺者一樣，她也許沒有想到露克亞會受嫌疑吧？人家也許說『只有她在場，推出她去。』假若沒有那四個人從窗子，從院子，看見她抱着神像自己跳出來，露克亞無論如何要被警察逮捕的。但那也是偶然，人們站在那裏看見她，這全是霎那間，全是暴亂的霎那間。一種突然的衝動，幻想！萬一她能在神像前祈禱呢？隨着也不致就是死呵。衝動的全部也不過是十來分鐘；當她以頭臂抵牆立着微笑的時候，也許就決定了。意念衝進她的腦府，她暈了，於是——就不能自制。



Henry James 像



Henry James 的 住宅

四次會晤

〔美國〕亨利·詹姆士著

寒先艾譯

〔亨利·詹姆士 (Henry James) 一八四三年四月十五日生於紐約城。卒於一九一五年。與哲學家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爲兄弟。他青年時期住在美國。他的教育是在歐洲及哈佛法律學校受的。一八六九年以後，他便住在巴黎，倫敦，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各地，共四十年，他對美國的情形並不十分熟悉。在死前沒有多久，他入了英國籍。所以他的作品比較富有英國氣息。詹姆士的短篇小說極有力量，多半是人物性格的研究，英文寫得很好。他是一個人類生活的批評家 (Critical of human life) 他寫作的習慣，用眼和心的地方多，用耳朵的地方少。他又喜創造一種趣味的局勢，却避開了自己，客觀地來解釋牠；要求讀者和他同時去注意故事，發現事物。他的主要的作品有 A Passionate Pilgrim, Roderick Hudson, The American, French Poets and Novelists, The Europeans, Daisy Miller, An International Episode 等數十種。Daisy Miller 已有中文譯本。〕

我只見過她四次，不過每次我都記得很清楚；她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我覺得她很美麗，很有趣，——簡直是一個迷人的典型女性。聽見她的死耗，我很悲悼；當我想到這件事的時候，爲什麼我要這樣悲悼呢？最後一面她誠然不——但是我願意把我們的會晤依次描寫出來。

I

第一次會晤是一個雪夜，在鄉下一個小茶會中舉行的，已經是約摸十七年前的事了。我的朋友納塔基回家和他的母親過聖誕節的時候，勸我同他一道去。那位太太特別舉行茶會來款待我們。這種聚會對於我非常有趣味；在這樣的季節我從來沒有

在新英格蘭的內地住過。那天整天都在下雪，積雪高至膝部。我很奇怪那些太太小姐們是怎樣走到我的朋友家去的。不過我覺得在格林溫德（Grimwade）要舉行一個吸引兩位從紐約歸來的紳士的茶話會，真得費一番氣力。

納塔基太太晚上來問我是否願意拿點畫片給青年的太太小姐們看。畫片裝在兩個大書夾裏面，是她的兒子帶回家來的；他像我一樣，最近才從歐洲回來。我向四圍一看，很奇怪的是大多數的女人都有一個有趣味的東西供她們的賞玩，比清晰的日光印成的照片還吸引人。但是有一個人靠壁爐架孤單地站着，帶着微笑在空中環顧，那個微笑似乎與她的孤獨不和。我望了她一會兒，於是說道：『我願意拿畫片給那些小姐看。』

『呀，不錯，』納塔基太太道，『她正好是你要找的人。她是最不愛賣弄風姿的，我去對她說吧。』

我答覆說，假若她不愛賣弄風姿，她或許並不是我要找的人，但是納塔基太太已經走過去向她提議看畫片去了。

『她很高興，』她回來道，『她正好是你要找的人，又沉靜，又聰明。』於是她告訴我那位小姐名叫斯賓塞·嘉樂琳女士，她就是這樣介紹我。

斯賓塞·嘉樂琳女士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美人，不過她是一個迷人的小人物。他的年齡快到三十了，但是她天生就很像一個小姑娘，她有小孩那樣嬌嫩的姿容。她的頭很美觀，頭髮梳得來好像希臘半身像的頭髮，雖然她是否看見過希臘半身像，還無疑問。我揣度着，她是照着格林溫德准許的趨勢盡量地藝術化起來。她的眼睛柔和，驚人，嘴唇很薄，牙齒美麗。圍着她的脖子，她戴了一個貴婦人們叫做「褶帶」（mouche）的東西，用一根粉紅珊瑚的別針扣着，她的手裏拿着一把草編的，配着粉紅絲帶的扇子。她穿一件短小的黑綢衣服。她說話的態度很謹嚴，在她的窄狹但是外觀又很柔嫩的嘴唇中間露出皓齒來。對於我所說明的風景，她好像特別喜歡，還有點心神不寧。我把書夾從牠們的角落拿出來，靠着一盞燈安上兩把椅子之後，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那些畫片都是我知道的很普通的東西——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的名勝，著名的建築，圖畫和雕像的畫片，摹本。我把我所曉得的詳情講給她聽，當我把那些畫片舉起來的時候，我的同伴凝望着牠們，安靜地坐着，把她的草扇舉到下嘴唇跟前。偶然，我把一張畫片放下，她就柔聲說道：『你看見過那個地方嗎？』我總回答我看見過好幾次。（我是一個著名的旅行家。）後來我覺得她用她的美麗的眼睛斜視我良久。我問她最初是否也到歐洲去過，她低聲迅速而機密地回答道：『沒有，沒有，沒有。』此後，雖然她

的眼睛沒有離開畫片，她的話却少了，我怕她是厭煩起來。於是在看完一個書夾以後，假若她願意的話，我可以停止不講。我覺得她並沒有厭膩，但是她的沉默寡言有點使我難受，我願意設法讓她開口。我轉身望着她，看見她的每一個頰上都微微發紅。她搖着她的小扇子，並不瞧我，她却把她的眼睛凝注在靠着棹子的另一個書夾上。

『你願不願意給我那個看呢？』她語音中帶點震顫地問道。我相信她心中是志忑起來了。

『很樂意，』我答道，『如果您不累的話。』

『不，我不累，』她堅定地說。『我喜歡牠——我愛牠。』

我把那本書夾拿起來的時候，她把手放在上面，輕輕地擦抹着。

『你也到這兒來過嗎？』她問道。

打開書夾來看，那個地方我似乎去過的。第一組畫片中有一張是日內瓦湖上西陽堡（Castle of Chillon）的風景。

『這個地方，』我說。『我到過許多次。牠不是很美麗嗎？』我一面指着澄靜的水中的崎嶇的石上和尖塔的倒影。她並沒有說，『呀，多麼迷人呀！』把牠推開了，却去看下一張畫片。她望了一會，然後問我那裏是否拜倫所寫的邦尼發（Bonnyard）被囚的地方。我承諾了，便試着引證一些拜倫的詩句，不過這種企圖不很成功。

她扇了一會兒扇子，接着就用柔和、濁音，但是又很愉快宜人的聲調，正確地背誦出幾行拜倫的詩來。她背完的時候，她的臉都紅了。我稱讚她，並且告訴她說她很可以整裝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觀光。她又斜着眼睛看我了，看我是不是很誠懇。我又說，假如她願意去認識拜倫的描寫，她應當趕快出洋去，歐洲已經快不拜倫化了。

『我應當多久去呢？』她問道。

『呀，我給你十年吧。』

『我想十年之內我總能去的，』她很嚴肅地回答。

『唔，』我說，『你會大大地享受一下的；你會覺得牠很迷人。』恰好我又找到一張一個外國都市角落的畫片，那是一座我很喜愛的城市，牠引起了我的深情的回憶。我很有辯才地談着。我的同伴坐着諦聽，屏息無聲。

「你在外國住得很長久嗎？」我停住話以後，她問道。

「許多年了。」我說。

「各處你都旅行過嗎？」

「我旅行過很多地方。我很喜歡旅行。憐憐，我居然辦到了。」

她又斜着注視我一眼。「你懂外國語言嗎？」

「多少會點。」

「說牠們難不難呢？」

「我不相信你會感覺困難。」我獻媚地答道。

「呀，我倒不要說——我只要聽。」她說。停了一停，她又續說道——「他們說法國戲院很美麗呢。」

「牠是世界上最好的戲院。」

「你常去聽戲嗎？」

「我第一次在巴黎的時候，我每天晚上都去。」

「每天晚上！」她把清亮的眼睛睜得很大。「那件事對於我——」她猶豫了一會——「太奇怪啦。」幾分鐘以後，她問道

「你最愛哪一國？」

「有一個國家我比所有的都愛。我想你也是這樣。」

「她望了我一會，然後她低聲說道——意大利嗎？」

「意大利。」我也低聲答道；我們面面相覷了良久。她的樣子美麗得好像我在和她講戀愛一樣，簡直不是給她講畫片了。她的眼睛看到一邊，紅着臉，情形越更相似起來。大家沉默着，最後她才說話打破了沉寂——

「這就是那個地方，我特別打算去的。」

「呀，就是那個地方——就是那個地方！」我說道。

她在沉默中又望着兩三張畫片。『他們說牠並不怎樣可愛。』

『不像別的國家那樣可愛嗎？是的，牠並沒一點吸引人的地方。』

『不過全都是很可愛的，是不是呢？』

『你說的是歐洲嗎？』

『到那裏去旅行。事情太困難了。我只有有一點錢。我教書，』斯賓塞女士說。

『當然一個人得有錢。』我說，『不過一個人有相當的數目也能彀辦得到的。』

『我想我或許辦得到。我已經儲蓄了一點錢，我常常還加點上去。全都是爲了這件事情。』她停了一會，又非常熱誠地繼續說，好像告訴我那個故事是一種稀有的，並不純潔的滿足。『但是不僅是錢的問題；一切都有問題。每件事情都跟牠鬧別扭。我等又等。牠不過是空中樓閣罷了。我簡直怕談起這件事情。有兩三次事情差不多快成功了，於是我就向人家議論，哪知道事情又熔化了，我空談得太多了。』她僞君子似地說道：『因爲我看出來那種談話是個小小發顫的興奮。』有一位小姐是我的好朋友；她不想去；我老向着她談這件事情。我把她弄得厭煩極了。她有一次告訴我，她不知道我會變成什麼樣。我不到歐洲去，我會要發瘋；假若我到歐洲去，我一定要發瘋的。』

『唔，』我說，『你還沒有去，你仍然沒有發瘋。』

她看了我一會，說道：『我還不一定啊。我不想任何事情。我常常就想着這件事情。牠阻止我去想關係家庭的事情——我應該料理的事情。那就是一種發瘋。』

『治療的方法就是去。』我說。

『我有一個要去的信心。我有一個表哥在歐洲。』她宣告道。

我們翻過了一些畫片，我便問她是否常常住在格林溫德。

『呀，不，先生，』斯賓塞女士道。『我在波士敦消磨過二十三個 months。』

我誠懇地回答說，像這種情形，外國或許會使她失望的；但是我並沒有恐嚇着她。

『我知道牠們比你所想的還要多，』她含羞帶笑地說道。『我是說從看書得來的，我看過許多書。我不僅看過拜倫的詩，我還讀過歷史和旅行指南。我知道我會喜歡牠的！』

『我明白你的情形，』我答道。『你很有美國人本國的嗜好——嗜好風景。我想，這對於我們是最初的——經驗之前的事。經驗來到，不過顯示出來我們夢想的東西罷了。』

『我以為這是很真的，』嘉樂琳·斯賓塞說。『我夢想過一切事情；我將來全知道！』

『我恐怕你太浪費時間了。』

『呀不錯，那正是我的罪孽。』

我們四圍的人們都開始散開了；他們向着主人告辭。她站起來，怯懦地把手伸給我，不過她的眼睛特別光亮。

『我還要回到這兒來的，』我和她握手的時候說道。『我會再來找你。』

『假如我失望了，』她答道。『我也會告訴你。』

於是她走了，很柔弱地激動的樣子，搖着她的小草扇。

II

幾個月之後我回到歐洲，約摸三年的光陰轉眼就飛逝了。我一直住在巴黎，快到十月末的時候，我從巴黎到海威（Havre）去接我的姊姊和她的丈夫。他們寫信告訴我他們就要到那裏。到了海威，輪船已經進口了；我差不多遲到了兩個鐘頭。我便一直到我的親戚住的旅館去。我的姊姊，因為海程把她弄得筋疲力盡，已經睡覺了；她是一個沒有能耐的航海者，她這次受了很大的痛苦。她想目前誰也不要來攪擾地休息一下，跟我見面不能過五分鐘；大家都贊成我們在海威住到第二天。我的姊夫，他很惦記他的妻子，不願意離開她的屋子；但是她却堅持着要他和我一道出去散步，恢復一下疲勞。早秋的天氣很暖和而迷人，我們穿過老法國海口的，五光十色的繁華街道散步，非常有味。我們沿着太陽照着的熱鬧碼頭走去，後來轉進一條遼闊和悅的大街。那條街一半座落在太陽光裏，一半在蔭涼之中——一條法國鄉風的街道，樣子很像一幅古舊的水彩畫：巍巖灰色，尖頂，紅牆，層數

很多的房子；窗戶上安着百葉窗，牠們上面還有古色古香的雲形粧飾；花盆擺在洋台當中，白帽的女人佇立在門道裏。我們在蔭涼的地方散步；那些伸展在街道有陽光的一旁的東西，造成了一幅畫圖。我們一路走一路觀看。忽然我的姊夫停止腳了——緊幫着我的胳膊，俯視着。我跟隨着他的視線，看見我們已經來在一個咖啡館前面停止了，在那裏，遮太陽的棚子下面，有幾張棹椅排列在鋪磚上。窗戶後面開着，半搭盆樹擺在門旁邊，鋪磚上遍灑着潔淨的糠麩。這是一個小小，精緻，清靜的老式咖啡館；在暮色朦朧之中，我看見裏面有一個壯健美貌的女人，帽子上束着粉紅緞帶，站在鏡子前面，望着一個已經走得看不見了的人微笑。不過這些都是我後來才覺察出來的。我先看見的是一個女人在外面一張大理石面的棹子旁站着。我的姊夫停住腳看她。有點東西在棹上，但她却向後靜靜地靠着，交叉着手，望着遠遠的街頭。我看見她還不到一個側面；我立刻就覺得我從前在那裏見過她。

「輪船上的小姑娘！」我的姊夫喊道。

「她會在你們的輪船上嗎？」我問。

「從早到晚。她沒有暈過船。她永遠坐在船舷上，手像那樣交叉着，眼睛望着東方的水平線。」

「你要給她說話嗎？」

「我不認得她。我從沒有和她結識過。我太腴腆了。不過我總守着她。——而且——我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對她頗覺有趣，她是一個可愛的美國小婦人。我以為她是一個消磨假日的女教師——她的學生替她募了一筆款子來做這件事情。」

她把她的臉轉過一點來，成了一個側面像，望着她對過的尖聳，灰色的房子的前部。我便說道：「我要過去對她說話。」

「我不願意去；她很害羞。」我的姊夫說。

「我的親愛的友伴，我認得她。從前在一個茶會上我給他講過畫片哩。」

我便走到她面前去。她轉過身來望着我，我看出來她的確是斯賓塞·嘉樂琳女士。但是她認出我來却並不很快；她驚訝地望着我。我推了一把椅子到棹邊，坐下來。

「唔，我說，我希望你沒有失望！」

她睜視着，險有點發紅，她輕輕地跳了一下，顯示出一度相識來。

「在格林渥德給我講畫片的就是你呀！」

「不錯，就是我。這回太碰巧了，因為我覺得好像我在這兒應當給你一個正式的接待——一個公開的歡迎。關於歐洲我給你講得真不少了。」

「你並沒有說多少。我很高興！」她柔聲喊道。

她的樣子真快樂，並沒有一點老的表誌。她還是和從前一樣具有端莊的美。從前假若說她好像一朵顏色輕淡的清教花，現在這朵纖弱的花是否開得不大明顯也就可以想像出來了。在她旁邊有一位老年人正喝着苦艾酒（absinthe），在她後面束粉紅緞帶的 *dame de Comptoir* ① 向穿長帷裙的詩者喊着，「*Alchibadel Alchibadel*」②。我向斯賓塞女士說明，我的同伴新近和她同船。我的姊夫走過來了，我便把介紹給她。但是她望着他，彷彿她從前沒有會過他似的。我想起來了，他告訴我她的眼睛常常凝望着東方的水平線。她顯然沒有注意他，仍然怯懦地微笑着，她並不假裝曾經注意過他。我和她停在咖啡館的門口，他却回到旅館找他的妻子去了。我對斯賓塞女士說，在她登陸的第一個鐘頭裏面我們就遇着，真太奇怪了；不過我很高興在這兒聽取她的初度印象。

「呀，我不能告訴你，」她說；「我覺得我好像在夢中一樣。我在這兒坐了一鐘點了，我不願意動。什麼東西都很美麗如畫。我不知道是否被咖啡所陶醉，牠太美妙了！」

「真的，」我道：「假若你對於這窮苦的，散文的海威都這樣喜歡，再好的景物你恐怕就不會留下什麼驚羨了。不要把你的讚羨頭一天就花光，記得這不過是你的智力的信用證書罷了。記着一切美麗的景物都在等候着你；記着那可愛的意大利吧！」

「我還怕缺少這樣的風景哩，」她歡喜地說，仍然望着對面的房子。「我能在這兒坐一整天，對自己說，我終於到了這裏了。」

① *dame de comptoir* 女賬房。

② 此類 *Alchibade* 聲係 *absinthe* 的變叫。

這個地方是多麼黑暗，古老，和外面不同啊！

「不過，」我問道，「你怎麼會在這兒坐着呢？你到旅店去過了嗎？」因為我一半高興，一半良心上很驚訝這位纖弱美麗的
女人竟在這便道旁孤獨的境地中駐留下來。

「我的表哥帶我到這兒來的，」她答道。「我告訴過我有一個表哥在歐洲。他今天早上會到船上來迎接我。」

「假若他這樣快就要把你拋在一邊，他迎接你實在太不值了。」

「呀，他不過離開我才半點鐘，」斯賓塞女士說道。「他替我取錢去了。」

「你的錢在什麼地方？」

她微笑起來。「告訴你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好玩！我的錢是流通鈔票。」

「那麼你的流通鈔票在什麼地方呢？」

「在我表哥的衣袋裏。」

這個陳述是從容地說出來的，但是——我說不出什麼理由——牠使我打了一個冷戰。這時我無從給出我這種感覺的理
由來，因為我不大知道斯賓塞女士的表哥。因為他是她的表哥，所以他才敢這樣放肆。想到她登陸半小時以後，她的幾個錢就得
經過他的手，我頓感不安起來。

「他要和你一道旅行嗎？」我問道。

「只同行到巴黎。他是巴黎一個學美術的學生。我只寫信告訴他說，我要來；但是我決沒有希望他到船上來。我以為他只能
在巴黎車上來接我。他很親切。不過他太親切了——而且太聰明了。」

我立刻起了一種好奇心，想會這位聰明的表哥，他是一位學美術的學生。

「他到銀行去了嗎？」

「不錯，到銀行去啦。他把我帶到一家旅館去——一個奇妙，古雅，精緻的小地方，中間有一個院子，四圍有走廊，一個可愛的
房東太太戴着一頂美麗的，有凹槽的帽子，穿一件非常合式的衣服。過了一會，我們便出來到銀行去，因為我沒有帶法郎錢。但是

我看見船一動，我就暈眩起來了；我便想着我最好是坐下來。他替我找了這個地方；他自己便到銀行去了。我在這兒一直等着他回來。」

這件事似乎近於太空想了，我心裏總以為他決不會回來的。我坐在斯賓塞女士的旁邊，決定等待這件事情。她顯得極端地小心；腦中好像起了什麼作用。她注意着街上這時帶到她面前來的每一件東西——服裝的奇異，車輛的形式，高大的羅門馬，胖牧師，剃掉毛的老犬。我們談到這些東西，有一點東西很有魔力的在她的新鮮的感覺之中，認她識了書本上得來的東西，她歡迎着一切東西。

「你的表哥回來的時候，你們打算做什麼呢？」我問道。

她猶豫了一會。「我們還不十分知道。」

「你們什麼時候到巴黎？假若你坐四點鐘的火車去，我很願意給你同行。」

「我想恐怕不行。我的表哥的意思，我最好在這兒住幾天。」

「啊！我說有五分鐘沒有再說什麼話。我很懷疑她的表哥有什麼打算。我在街頭上下瞭望；但總看見一個像聰明的，美國美術學生這樣的東西。最後我冒昧地說道，海威是不能選作環游歐洲的一個審美的驛站。他不過是一個交通方便的地方而已；一個運輸的地方，經過這裏轉運總快一些。我勸她坐下午的車到巴黎去，還可以趁機會坐馬車到港口的古砲臺去尋樂——那個如畫的，圓建築物上鑄得有佛蘭西第一的名字，外觀很像聖·安格羅的小城堡。（最近已被毀壞了。）

她津津有味地聽着；有一會兒她的樣子很嚴重。

「我的表哥告訴我，他回來的時候，有點特別的話得跟我說，除非我聽了這個話，我們是不能做什麼事情，決定什麼事情的。不過我要讓他快點告訴我，然後我們好到古砲臺去。用不着忙到巴黎；還有的是時間。」

她說後面幾句話的時候，她帶着嚴肅的小嘴唇微笑着。但是很有目的地望着她，我看出來她眼中的憂慮懸念的光了。

「不要告訴我，」我說，「那個鄙賤的人將要報告你什麼壞消息。」

「我猜想有點壞，但是我相信消息不會很壞。無論如何我得聽聽。」

我又瞧着她了。『你到歐洲不是來聽的，』我說，『你是來看的！因為他有點不愉快的話要對你說，他一定會回來。』我們又坐了一會，我問她關於旅行的計劃。她對於地方非常嫺熟，她很清晰地告訴我這些名字：從巴黎到地身，再到艾威龍，從艾威龍到馬賽和康尼斯路；從那裏到金羅，到斯卑塞亞，到壁沙，到翡冷翠，到羅馬。顯然這樣孤單地旅行，她並不覺得有什麼不便。因為她沒有旅伴，我當然不便去擾亂她的安全的感覺。

終於她的表哥回來了。我看見她從小街上轉灣走向我們而來。從那時起，我的視線便落在他身上，我覺得原來這就是聰明的美國美術學生。他戴一頂帽邊下垂的帽子，穿一件髒的黑絨短衣，好像我常在朋那巴特路中遇見的人。他的襯衫領子露出喉頭的一大部分，遠看姿勢頗不威儀。他身材高而瘦；他的頭髮是紅色，滿臉雀斑。我觀察了他很久，他便走到咖啡館前，眼睛在他的曖昧的頭髮之下，驚訝地注視着我。當他走到我跟前的時候，我立即介紹給我給他，說我是斯賓塞女士的老朋友。他用一雙小紅眼睛不住地看我，然後戴着寬邊帽子跟我鞠了一個法國式的嚴正的躬。

『你沒有在船上嗎？』我問道。

『沒有，我沒有在船上。我這三年來都在歐洲。』

他又嚴正地鞠起躬來，讓我仍然坐下。我坐下了，我不過是爲了觀察他——我看見已經到了我該回到我姊姊那裏去的時候了。斯賓塞女士的表哥是一個很奇怪的人。造物並沒有把他造成納斐爾畫風（*Raphaeline*）或拜倫式的裝束，他的絲絨緊身，裸露的喉部與他臉上的德性並不適合。他的頭髮剪得貼近了頭；他的耳朵很大，也是同樣地不適合。他有一個愁悶的風來和一種感傷的詛喪；這兩種東西和他的銳敏的，顏色古怪的眼睛特別不一致。或許我武斷了，但是我覺得他的眼睛不大忠實。他有好一會什麼話都沒有說；他把他的手靠在手杖上，望着大街的上下。後來他慢慢地舉起手杖來指着，『那是一件像好看東西呀，』他輕輕說道。他的頭歪在一邊，小眼睛半閉着。我跟隨着他的手杖的方向看去，牠所指着的東西是一塊掛在舊窗戶外的紅布。『一塊顏色很好看的東西，』頭沒有移動，他把他的半閉的注視移到我身上來。『配合得很好，』他續說道。『我們可以作成一件好看的東西。』他聲音粗魯地說。

『你的眼力真不錯，』我回答道。『你的表妹告訴我你正在研究美術。』他還是並不回答地瞧着我。我從容有禮地續說道，

「我想你是在一個大畫家的畫室裏吧。」

他仍然瞧着我，於是輕輕地說——「基羅文 (Garonne) 』

「你喜歡牠嗎？」我問道。

「你懂不懂法文？」他說。

「懂幾種。」我回答。

他的小眼睛注視在我身上；他說道——

「J'adore la peinture.」①

「呀，我懂得這種法文！」我答道。斯賓塞女士把她的手放在她表哥的胳膊上，很高興又很心神不寧。自然，同會說外國話的人在一起總是很可喜的。我起身告辭，並問斯賓塞女士在巴黎我在什麼可以來侍候她。她住哪家旅館？

她轉身帶着問訊似的向着她的表哥，他又斜視起我來了。「你知道王子旅館嗎？」

「我知道牠在什麼地方。」

「我要帶她到那裏去。」

「我恭賀你。」我對嘉樂琳·斯賓塞女士道。「我相信還是世界上最好的旅館；假如我有工夫在此地來拜訪你，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呀，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名字。」斯賓塞女士歡喜地說道。「À la Belle Normande」②
當我離開他們的時候，她的表哥把如畫的帽子向我揮動着。

① 意即我崇拜繪畫。

② 旅館的名稱。

我的姊姊並沒有打算坐下午的車離開海威；所以在秋暮快降臨的時候，我就得到自由地去訪問名爲「伯爾·羅曼第」的旅館。我得承認，我花了不少的閒時間懷疑着我的迷人的朋友的表哥告訴她的是什麼不爽快的事。『伯爾·羅曼第』是一條僻街上的一座樸素的旅館，我很滿意那個地方，我想斯賓塞女士一定會遇到許多地方色彩。那裏有一個彎曲的小院落，殷勤的招待便在院中進行着；還有一個樓梯通到牆外邊的臥室；中央又有一個帶泥塑雕像的小噴水池；廚房門口站着一身白裝束的僕人在那裏擦銅器皿；一個饒舌的房東太太，束着漂亮的帶子，把杏子和葡萄很藝術地堆尖在一個粉紅盤子上。我向四下一看，在一個開着的門外一張綠櫈上，貼着 *Salle a Manager*。●我覺得好像斯賓塞女士在那裏。我剛剛一望着她，我便看出來從早上就發生的那件事情。她正倚靠在她的櫈子上，她的手重疊着，她的眼睛盯在房東太太身上。房東太太正在院子的那一邊處理她的杏子。

但是我看出來她的心並沒有在杏子上。她心不在焉，沉思地注視着。當我走近她，我覺得她好像哭過。我趁她沒有看見我的時候，便在她旁邊的櫈子上坐下來。後來，她看見了我，她轉過身來，毫不驚訝，憂愁的眼睛便落在我身上。甚麼不好的事情一定已經發生了；她完全變了。

我立刻就那件事情鑿穿道：『你的表哥已經告訴你了不好的消息；你才怎樣悲痛。』

她有一會沒有說話，我想她一定是怕說話，否則眼淚一定會回去的。我覺得自從早上我離開她那飛逝的短時間中，她已經把眼淚流完了，所以現才這樣不動情——強度地鎮靜。

『我的表哥才困苦啊，』她終於說道。『他的消息很不好。』猶豫了一會——『他需要錢需要得太可怕了。』
『你的意思是說，需要你的錢嗎？』

『他需要隨便他得到的錢——正當得來的。我的錢是惟一的錢。』

『那麼他把你的錢拿走了嗎？』

她又猶豫了一會；但是這時她的眼光是答辯的眼光。『我把我的錢都給他了。』

我常常還記得這些話的音節，好像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人類發言的，天使似的音節；但是後來，差不多有點污辱的感覺，我跳起來了，『天哪！』我說，『你把那個叫做正當得來的嗎？』

我的話說得太遠了；她大大地忸怩起來。『我們頂好不談這件事吧，』她說。

『我們非談這件事不可，』我答道，又坐下來了。『我是你的朋友；我好像覺得你需要一個朋友。你的表哥是怎麼樣一回事呢？』

『他負債了。』

『無疑的！但是你有什麼理由去給他還債呢？』

『他把他的故事全告訴我了；我很替他難過。』

『我也替他難過哩！不過我希望他還你的錢。』

『他一定願意還的；只要他能還的時候。』

『那是什麼時候呢？』

『他把他的名畫完成的時候。』

『我的親愛的小姐，他的名畫，那簡直是胡說八道！這位不知死話的表哥在什麼地方呀？』

她當然又猶豫起來。然後——『在喫飯』她答道。

我轉過身，穿過開着的門，望進 *Salie & manager* 在長棹的一頭，我看見了斯賓塞女士同情的東西——那位聰明年青的美術學生。他聚精會神地在那裏喫飯，起初簡直沒有注意到我；但是當他放下空葡萄酒盃的時候，他看見我的很可注意的樣子。他停止喫了，頭歪在一邊，他的瘰癧的爪子慢慢地移動，回我一個注視的眼光。後來我的房東太太端着她的杏塔輕輕地磨肩走過。

「這一碟水菓是給他的嗎？」我喊道。

斯賓塞女士柔媚地望着杏碟。「牠們堆得多麼美麗呀！」她喃喃道。

我覺得無助而且刺戟起來。「現在說真話吧，」我說；「你許可那位大高個子收受你的款子嗎？」她不看我；我顯然給他苦喫了。這件事是毫無希望的；那個大高個子已經使她起了憐憫之心了。

「原諒我，假若我談到他，沒有禮貌的時候，」我說。「但是你又太慷慨了，他也够不高明了。他自己負的債——他得自己償還。」

「他太傻了，」她答道，「我知道。他把一切都告訴我了。我們今早晨有一次長談；這個可憐的人完全靠着我憐憫了。他已簽押了很大一筆款子。」

「他更胡塗了！」

「他很窮困哩；不僅是他自己。連他的可憐的妻子也是很窮的。」

「哦，他還有一個可憐的妻子嗎？」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但是他一切都承認了。他兩年就結了婚，很秘密地。」

「爲什麼很秘密地呢？」

斯賓塞·嘉樂琳向她的四圍看了一眼，好像怕有人聽見。然後溫和地，用使人感動的聲音說——「她是一位伯爵夫人！」

「你很確定是這樣嗎？」

「她給我寫過一封很美麗的信。」

「向你借錢是不是？」

「求我的信任和同情，」斯賓塞女士說。「她被她的父親剝奪了繼承權。我的表哥告訴我那個故事，她也寫信用她的方法告訴我，她的父親反對這個婚姻，當他發現她已經秘密不服從他的時候，他便忍心地把她遺棄了。這件事很富有浪漫的氣息。他們是葡羅凡沙州（Provence）的古老家族。」

我很奇異地望着，聽着。真的好像那位可憐的女人正在享受着一個從葡羅凡沙州擯棄出來的「伯爵夫人表嫂」的「浪漫故事」；她享受得太過分了，連金錢喪失的意義，她都毫不感覺。

「我的親愛的小姐，」我說。「你是要因為靈境的緣故，就把自己毀滅了嗎？」

「我不會被毀滅的。我不久就要回來和他們住在一起。伯爵夫人很堅持。」

「回來！那麼你回家去嗎？」

她眼睛低垂地坐了一會，才用英雄氣概的顫聲答道——「我沒有錢旅行了！」

「你把錢全都犧牲了嗎？」

「我還留着足夠回家的路費。」

我憤怒地呻吟起來。這個時候，斯賓塞士女的表哥，那位她的神聖的儲蓄和葡羅凡沙州的伯爵夫人求婚權的幸運佔有者，從小飯廳出現了。他在門檻上站了一會，把棹上帶來的大杏的核扔開；他把杏子放在口中，逗逼着暫不嚼爛，很滿足的樣子，站在那裏望着，我們兩腿分開，手伸在絨襪衣的口袋裏。我的夥伴站起來，瞥了他微微的一眼，那一眼表現出委棄和迷人的奇異混合——一種邪道的得意。我認為醜陋，下流，虛偽，不忠實的東西，他竟會成功地求到她的熱烈溫柔的想像了。我深深地厭惡；但是我沒有理由去干涉；無論如何我覺得干涉也是徒然。

那位青年帶着圖畫的手勢揮着他的手。「多麼好的老院子，」他說道。「多麼悅目的老地方。磚中的石頭多麼好啊！彎曲的老樓梯多麼妙啊！」

我簡直不能忍受了；並不回答我就把手伸給斯賓塞。他用他的小白臉和擴大的眼睛望了我一會，當她露出牙齒的時候，我以爲她要想笑。

「別替我難過，」她說；「我敢說我將來會看見一點可愛的，古老的歐洲的。」

我告訴她，我不給她說告辭了——我第二天早上一定還回來一躡。她的表哥又戴上了寬邊帽子，向我揮着帽代替鞠躬——我於是就告辭了。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旅館來，在院中我遇見了房東太太，帶子比晚上束得更鬆了。我問她斯賓塞女士的時候——『Paris，Monsieur！』女主人道：『她昨晚十點鐘便走了，同着她的——她的——不是她的丈夫？——無論如何，總是她的情夫。他們趕美國船走了。』我轉回去；那個可憐的女郎在歐洲住了不過才十三個鐘頭啊。

IV

我自己總算幸運，在歐洲約摸又住了五年之久，在這個時期，我失去了我的朋友納塔基，他到來凡特（Levan）去旅行的時候，得了一場瘧疾死了。我回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格林溫德去弔慰他的可憐的母親。我看見她很傷心。我那天早上到了以後，便整整地陪她坐着，靜聽着她的含淚的縷述和誇獎我的朋友的好處。我們沒有談到別的事情，我們的談話因為一位伶俐矮小的女人來到，才終結了。她坐着四輪馬車來到門口，我看見她把韁繩投到馬背上，正好像一個被驚醒的睡眠者把被窩扔開那樣敏捷。她跳出馬車來了，她跳進了屋子。她證明出她是牧師的太太和鎮上的好說閒話的人，她顯然富有後者的才能，說話說得又漂亮又會選材。我確知可憐的納塔基太太喪子之痛並不太厲害，仍然願意聽聽她講話。好像我聰明一點，最好是退開。我說：『奧飯以前，我得出去散散步。』

『順便的話，』我續說道，『假若你肯告訴我我的老朋友斯賓塞女士住在什麼地方，我想到她家去一下。』
牧師的太太立刻就回答了。斯賓塞女士住在浸禮教堂外第四家；浸禮教堂是在右邊的一個門上有着古怪的綠東西；他們管牠叫做圓柱廊；但是牠外表很像一個古式的牀架子。

『不錯，去看看可憐的嘉樂琳吧，』納塔基太太說道。『看見一個陌生的面孔會使她的精神振作一點。』

『我覺得她的陌生的面孔也就較多了。』牧師的太太喊道。

『我的意思是指會見一個拜訪者，』納塔基太太說，修正她的話。

● 意即「動身了，先生！」

『我覺得她的拜訪者也够多了！』她的夥伴回答道。『不過你的意思並沒有說住十年。』她瞥了我一眼。

『她有那種拜訪者嗎？』我爲難地問道。

『你一定會看見的！』牧師的太太說。『她很容易被人看見；她總是在前院裏坐着。不過你說話得留神，你還得非常客氣。』

『啊，她會這樣的感覺敏銳嗎？』

牧師的太太跳起來，給我行了一個屈膝禮——一個頗帶諷刺的屈膝禮。

『她正是這樣哩！她是一個伯爵夫人啊！』

用嚴酷的重音把這個字唸出來，那個矮小的婦人很像當面侮辱伯爵夫人一樣。我在那裏站了一會，注視着，奇異着，回想着。

『呀，我會很客氣的！』我喊道，抓起我的帽子和手杖就走了。

我並不困難地就找到了斯賓塞女士的住宅。浸禮教堂很容易認識，靠近牠的一座污白的小房子，有一個大的中央的總合煙突，和一個維瑾尼亞的爬山虎，好像天然而適合地是一個節省的：老姑娘的住家，屋主喜好風景。當我走籠的時候，我鬆緩了我的脚步，因爲我聽見說有人是常常坐在前院裏，我希望偵察一下。我很小心地從低矮的白籬笆望過去，那座籬笆是把小花園和沒有鋪砌的街頭分開的；但是我並沒有看見一個伯爵夫人。一條筆直的便道直達彎曲的門階，階的兩旁有一塊草地，旁邊鑲着用矮小粟的樹在草地中間，兩側各有一棵大楓榉樹，充滿了古風與彎曲。每一棵楓榉樹下面，放着一張小棹和兩把椅子。棹子上擺着一幅未完的刺繡和兩三本書皮顏色發亮的書。我從大門進去，在便道上半路停下來，細細地觀察着這個地方，看看居住者還有什麼別的特點。在她前面——我幾乎說不出什麼緣故來——我猶豫着，不敢孟浪地出現。後來我看出來這座可憐的小屋很樞襍。我忽然懷疑起我闖入的權利來，因爲好奇心既是我的動機，在這裏好奇心似乎特別不大高妙起來。我馬上就認識了斯賓塞·嘉樂琳，不過她望着我，好像她從前沒有看見過我似的。文雅地，但是嚴重而怯懦地，我走到階前然後我帶點友誼的嘲弄說道——

『我在那邊等着你回來，但是你總不回來。』

『在什麼地方等過我呢，先生？』她低聲問道，她的光豔的眼睛比從前張得更大了。

她老得多了；她的樣子很疲憊與衰損。

「唔，」我說：「我在海威等過你。」

她注視着；於是她認識我了。她微笑着，臉紅起來。把她的兩手緊緊握住。「我現在想起你來了，」她道。「我記得那天。」但是她却站在那裏，既不走出來，又不請我進去。露出困惑不安的樣子。

我也覺得有點棘手。我把我的手杖在便道中隨便推着。「我總是在找尋你，一年過了又一年，」我說。

「你指在歐洲嗎？」斯賓塞女士喃喃道。

「在歐洲，當然在這兒你顯然太容易找着了。」

她把她的手靠在未漆的門柱上，她的頭微微歪在一邊。她沉默地望了我一會，我覺得她的眼睛含着羞淚。忽然她走到門檻前的響動的石板上來，把門帶上。她微笑着，我看見她的牙齒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美麗。但是那裏也有着眼淚了。

「我們分別以後，你還在歐洲嗎？」她差不多耳語地說道。

「直到三星期之前，我還在那裏。你呢——你就從沒有回來嗎？」

她仍然帶着固定的微笑望着我，把手放在背後。她打開了門，表示讓我進去。

我跟着她，進屋了。她領路到了窄大廳左邊的一間小屋，那個地方我想是她的客室，雖然牠在房子的背後，我們路過一間關着的屋子的門口，那裏正好可以遠望楓樹林的景緻。這間屋子臨着一間木建的小房子和咯咯而鳴的母雞。我覺得很美麗，直到我看見牠的美點是布置節儉；看過上面那些東西以後，不久我覺得更美了，因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褪色的印花布和老式的銅版雕刻，配着油漆的秋葉的架子，樣式排列得非常優雅。斯賓塞女士在沙發的一小部分坐下來，兩手緊緊地握着。她的樣子老了十年，現在還要說她很美麗，那未免太強辭奪理了。不過我覺得她還很美；或者最低限度，我覺得她很感人。她當時特別地激動。我勉力做出好像沒有注意的樣子；但是忽然帶出一種不大合理的樣子——這就是不能抗拒地回憶起我們在海威的那點友誼來——我對她道——「我煩擾你了，你很難過。」

她舉起她的兩手到臉上，把牠在手裏埋了一會。後來，又把手拿開——「這都是因為你提醒我……」她說道。

「你的意思是指我提醒你在海威不幸的那天嗎？」

她搖頭。「那天並沒有什麼不幸。那天很快樂。」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你的旅館去，當我發現你已經坐船走了，我從來沒有像那樣震驚過。」

她沉默了一會道——「請你讓我們不要談那件事情吧。」

「你一直就回到這裏來了嗎？」我問道。

「我走了以後三十天，我才回到這裏來。」

「從此你就住在這裏了嗎？」

「不錯！」她溫文地說。

「你什麼時候再到歐洲呢？」

這個問題似乎太殘酷了；但是有一點東西刺戟着我，對於她的放棄的柔弱，我希望挑動出她的不能忍耐的態度來。

她的眼睛在地毯上的小太陽光點上望了良久；於是她站起來，把窗簾放低一點，好消滅了牠。不久，便用同樣溫和的聲音回

答我的問題，她說——「決不去啦！」

「我希望你的表哥把你的錢還給你。」

「現在我倒滿不在乎了，」她道，眼睛望在一邊。

「你不在乎你的錢嗎？」

「我不在乎不到歐洲去。」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能去的時候，你還是要去呢？」

「我不能——我不能。」斯賓塞·嘉樂琳道。「一切都過去了；我決不再想牠了。」

「那麼，他永遠不還你的錢了！」我喊道。

「請你——請你，」她說。

但是她停住了；她的眼睛朝着門望去。在大廳中有一陣衣服摩擦的聲音和脚步声。

我也朝着門望去，門是開着的，進來了一個人——一位太太走到門檻裏便站住了。她後面還來了一個青年。那位太太非常注意地看我——看得很久，使我的目光接受到她的顯明的印象。然後她回身向着斯賓塞·嘉樂琳，帶着微笑和一個很重的外國語調——

『原諒我來打插你們！』她道。『我不知道你有客——這位先生輕輕地就進來了。』於是她又用她的眼睛朝我看起來。

她很奇怪；不過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我從前在那裏會過她。後來我覺得我不過看見過非常像她的女人罷了。但是我是在格林溫德遠看她們，看見她在這裏却有一種奇妙的感覺。看見她使我神馳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神馳到檣樓的巴黎 *quartiere* ① 前的悽慘的碼頭——神馳到露出一個污穢的外客廳的敞着的門口，神馳到一位太太身上，她靠在欄杆上，手裏拿着一件褪色的化裝衣服，向女傭上喊着給她拿咖啡上去。斯賓塞女士的拜訪者是一個很大的中年女人，一張肥胖的死白臉，梳着中國式的頭。她的眼睛很小，很敏銳。她穿一件舊的粉紅羊毛織的化裝衣，上面蓋着白的繡飾，宛若我瞬間幻想中的人物，她用手提住衣服。

『現在得談到我的咖啡了，』她微笑着對斯賓塞女士道。『我想把牠擺在花園裏那棵小樹下。』

她後面的青年現在走進屋來了，他也站着看我。他是一個美顏的小個子，帶着一種省城 *統袴* 的氣派——一個格林溫德的 Adonis ② 他的鼻子和下巴小而尖，腳很細小。他張着口，很傻地望着我。

『你得喝咖啡了，』斯賓塞女士說，有一個小紅點在她的每一個頰上。

『好啦！』穿化裝衣的太太說道。『找你的書去吧，』她續說道，轉身向着那位青年。

他含糊地向四圍看了一眼。『你是不是說我的文法呢？』他抑揚着聲音說道。

① 第四層樓。

② Venus 所愛美少年之名。

但是那位高大的女人正好奇地望着我，她的白胳膊把她的外裝衣挽在一起。

『找你的書去吧，我的朋友。』她重複道。

『你是說我的詩嗎？』那位青年說，又注視起我來。

『別再唸書啦。』他的夥伴說。『今天我們要談話。我們要閒談一下。但是我們不要打插。來吧。』她轉過身去。『在那棵小樹底下，』她續道，爲的使斯賓塞女士聽見。

然後她向我致敬，說了一聲 'Monsieur!'——說完，她就掃拂着衣服走了，那位青年緊跟着。

斯賓塞·嘉樂琳站在那裏，眼睛注視在地上。

『那位是誰？』我問道。

『伯爵夫人，我的表嫂。』

『那位青年又是誰呢？』

『她的學生，米克斯特先生。』

剛剛離開屋子的兩個人的關係的描寫，使我不覺發出笑聲來。斯賓塞女士嚴肅地望着我。

『她在教法文，她喪失了她的財產了。』

『我知道，』我說。『她決心不在做別人的重擔了。那太正當了。』

斯賓塞眼睛又望着地上。『我一定得去預備咖啡。』她說。

『那位太太有許多學生嗎？』

『她只有米克斯特先生一位。她把整個的時間都用來教他。』

對於這個，雖然我嗅到一點挑撥的氣息，我却不能笑了。斯賓塞女士態度却非常嚴肅。『他給的報酬不小。』不久她又很乾脆地說。『他很有錢，他人很和藹。他時常帶着她駕車出游。』於是她轉過身去。

『你去給伯爵夫人預備咖啡嗎？』我道。

「請你原諒，我得就誤一會。」

「這兒就沒有別人做這件事嗎？」

她又沉靜地望着我了。「我沒有僱僕人。」

「她不能伏侍她自己嗎？」

「她不大習於這種事情。」

「我知道，」我盡力溫文地說。「但是在你走以前，告訴我這件事：這位太太是誰呀？」

「我從前已經告訴過你了。——那天，她是你看見過的我的表哥的妻子。」

「那位太太不是因為她結婚的結果被她的家庭拒絕了嗎？」

「不錯；他們從此就沒有見她的面了。他們把她棄掉了。」

「她的丈夫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他死了。」

「那麼你的錢呢？」

可憐的女郎畏縮起來，有點嚴正的東西在我的問題裏面。「我不知道，」她疲倦地道。

過了一會，我又續說道。「她的丈夫死了以後，那位太太就到這兒來了嗎？」

「是的，她有一天就來了。」

「多久以前呢？」

「兩年前。」

「她從此就住在這裏了嗎？」

「一會兒也沒有離開。」

「她喜歡這個地方嗎？」

「一點都不喜歡。」

「你喜歡這個地方嗎？」

斯賓塞女士把她的臉在兩手裏藏了一會，和她十分鐘以前一樣的做法。於是她就很快地去給伯爵夫人預備咖啡去了。我一個人留在小客廳裏；我想還多看一點——多知道一點。五分鐘之末，那位青年，斯賓塞女士所說的伯爵夫人的學生，進來了。他站在那裏，張嘴望了我一會。我覺得他是一個發育不大健全的青年。

「她想知道你是否願意出去？」他終於說道：

「誰想知道呢？」

「伯爵夫人，那位法國太太。」

「她求你來領我嗎？」

「是的，先生。」那位青年柔弱地說，望着我的六尺之軀。

我便和他一同出去，我們看見伯爵夫人坐在屋前一棵槲櫚樹下。她正在縫着從小棹上拿來的一塊刺繡。她和藹地指着她旁邊的椅子，我便坐下來。米克斯特先生向他周圍瞥了一眼，然後在她的脚下草地上坐下。他張着口從伯爵夫人望到我。

「我確定你會說法文。」伯爵夫人道，她的發亮的小眼睛注視着我。

「我會說一點，太太。」我學女人的口音答道。

「Yohai。」她很有語勢地喊道。「我一看見你我就明白了。你在我們的國裏住過。」

「住過一個很長的時間。」

「你知道巴黎嗎？」

「透澈得很，太太。」我故意讓我的眼睛和她的相遇。

不久她把視線移向米克斯特先生了。『我們在談什麼呢？』她向她的注意的學生要求道。

他抬起他的膝部來，用手拔草，凝視着，有點臉紅。『你們在說法文，』米克斯特先生道。

『La belle déconverte！』伯爵夫人道。『我教他的書要教十個月。』她對我解釋。『你不要不把他當作一個傻子，他不會懂你的話的。』

『我希望你的其他的學生還要更滿足快樂，』我說道。

『我沒有其他的學生了。這個地方的人根本不懂法文是什麼；他們也不打算知道。所以你就可以想像我遇到一個會說法文的人像你一樣，是如何的快樂了。』我回答說，我的快樂也並不比她的少。她繼續地曲着小指縫她的繡貨。不時她的眼睛逼近到她的話計上，很近視的樣子。我覺得她是一個令人生厭的人物，她很粗鄙，矯飾，不忠實，她不像伯爵夫人，正如同我不像回回國王一樣。『給我談談巴黎吧。』她續說道。『這個名字很使我動情呀！多久以前你在那裏呢？』

『兩個月以前。』

『快樂的人告訴我一些關於巴黎的事情，他們都做些什麼呢？呀，他們在林蔭公路上怎麼樣消磨一個鐘頭的光陰！』

『他們做着他們常常做的事情——盡量地自己尋樂。』

『是在戲園子嗎，唉？』伯爵夫人歎息道。『是在 Cafés-concerts 裏嗎？——是在門前小棹子邊嗎？ quelle existence！』你知道我是一個十足的巴黎女人，先生。』她繼續道。

『那麼，斯賓塞女士錯了，』我冒險答道。『她說你是一個葡萄羅凡沙州的女人。』

她凝視了一會，然後把她的鼻子放到繡貨上，那個繡貨模樣很難看。『呀，就生地說，我是一個葡萄羅凡沙州的女人；但是就習

● 意即「多麼光榮的發現。」

● 音樂咖啡館。

● 意即「如此生涯。」

氣來說呢，我又是一個巴黎女人。」

「我想是就經驗來說吧？」我道。

他的小眼睛盯住我問道。「呀，經驗嗎！假如我高興，我也能談到一點經驗哩。舉個例來說吧，我決不希望經驗給我儲藏下這個東西。」她用裸露的肘部和頭的搖動指着她周圍的每一樣東西——指着小白屋，楓柵樹，東倒西歪的柵欄，甚至於指着米克斯特先生。

「你是流落在異鄉了！」我微笑着。

「你可以想像到是怎麼一回事！我在這裏住的這兩年，我是一點鐘一點鐘地捱過的！一個人總會習慣各種事情的，有時我以為我已經習慣這裏的生活了。但是常常總不免又有一些事情起來。例如我的咖啡。」

「你常常都是這個時辰喝咖啡嗎？」我問道。

她把頭向後一仰，打量打量我。

「你贊成我在什麼時候喝咖啡呢？早點以後我總得喝的。」

「啊，你在這個時候用早點嗎？」

「在中午——*Comme cela se fait*。」這裏的人們都七點過一刻用早點！那個「過一刻」多麼迷人呀！」

「但是，你告訴我喝咖啡的事情吧。」我同情地說道。

「我的表妹不能相信這件事，她不能了解這件事。她是一個優美的女郎；一小盃黑咖啡，放上一滴白蘭地，這個時候就預備好——他們誰都比她明白。所以我每天都得先開口，你知道的，待會兒才能把咖啡拿上來。時候到了的話，先生啊！假如我不讓你，你可不能亂喫。因為我知道你在林蔭公路上喝過的。」

我很怨憤可憐的斯賓塞女士那樣卑恭地招待，竟得到這樣的待遇；但我沒有說什麼，為的是不說沒有禮節的話。我只望着

米克斯特先生，他正拿胳膊抱着膝部，看着我的友人在故作嬌媚中的表情的態度。不久她就看見我在觀察他了。她帶着勇敢的，解釋的微笑，瞥了我一眼。『你知道，他崇拜我，』她喃喃道，把她的鼻子又放在她的花氈裏。我表示出很相信的樣子。她又續說道，『他在夢想着做我的情人！不錯，這是他的夢想。他讀過一本法國小說，費了六個月的時間。但是從此以後，他就把他自己當作英雄，把我當作美人了。』

米克斯特顯然並沒有知道我們在談着他；他的心早就被冥想的神馳佔據着了。這時斯賓塞女士走出屋子來，用小茶盤端着一壺咖啡。我注意着她走來，從門口一直到棹子面前，她只輕輕地懇求地看了我一眼。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我覺得她的一瞥表示出一種半恐嚇的欲望，想知道我這個到過巴黎的人對她作何感想。這一瞥使我非常不安。我不能告訴她道，伯爵夫人或許就是一個小理髮匠的逃妻。反面地，我忽然倒把她看得很高。但是我站起來了；我不能再待下去。看見斯賓塞女士站在那裏像一個女僕似的，真使我苦惱。

『你還想在格林溫德住些時候嗎？』我對伯爵夫人說。
她聳了聳肩膀。

『誰知道呢？或許住許多年都說不定。當一個人遭逢不幸的時候……：Chère belle！』她續說道，轉過身來向着斯賓塞女士，『你忘記了白蘭地啦！』

我就攔着斯賓塞女士；向着小棹子沉默地望了一會以後，她便轉身去取失掉的美味去了。我默然伸手和她告別。她的樣子很累，不過她的溫和的小臉上仍帶有一種預期的忍耐的暗示。我覺得她很高興我走。米克斯特先生站起來，給伯爵夫人倒咖啡。當我回去經過浸禮教堂的時候，我回想着可憐的斯賓塞女士預言着她還得看看可愛的古老的歐洲，這句話一點都不錯。

◎ 意即親愛的美麗姑娘。

此页空白

小
鬼
(八)

〔俄國〕

梭羅古勃作

徐懋庸譯

第二十五章

假造信件的謠言傳遍了全城。市人沸沸揚揚地談論着，當做趣事。人們大抵贊許瓦爾瓦拉而快意於貝累陀諾夫的受愚。看過那些信的人們，都說是當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就猜着是假的。

尤其是惠爾希娜的一家最爲快活。雖然馬爾他已經快要同慕林結婚了，但她總歸是彼貝累陀諾夫所弄的；惠爾希娜本是很想嫁給慕林的，然而終於只好將他讓給馬爾他了；烏拉第亞有十足的理由仇恨貝累陀諾夫，所以更樂於他的失敗。貝累陀諾夫依舊留在中學校裏這事情，很使烏拉第亞不快，但是一想到可以大大地嘲弄他一番的那種樂趣，也就把不快之意忍住了。此外，最近幾天，在學生中間，流傳着一個有力的消息：校長上了呈文給教育局長，說貝累陀諾夫已經發瘋。人們等待着貝累陀諾夫的受醫學檢驗，相信他不久就要被免職。

一遇到瓦爾瓦拉，不論朋友或熟人都或露骨或婉曲地直接提起她的那件把戲，對她諷諷眼，開些粗野的玩笑。她總是厚着脸皮報以微笑，並不承認，也並不抵賴。

有些人告訴格魯希娜說，他們已經知道她是這事件的同謀者。她大吃一驚，連忙跑去責備瓦爾瓦拉——問她爲什麼漏出了口風……

「喂，你不要瞎說。我怎麼會這樣呢？」瓦爾瓦拉笑着答道。

「那麼，爲什麼人人都會知道的呢？」格魯希娜忿然說道：「我這方面，並不會對一個人說起過，我沒有這樣蠢。」

「我也一樣的啊。」瓦爾瓦拉一味假癡假呆地說。

「把那封信還了我罷。」格魯希娜要求道：「否則他若忽然要查看起那封信來，就會被他看出破綻的。」

「有什麼要緊？」瓦爾瓦拉懊惱地說：「這個阿木林，理他呢！」

格魯希娜的那雙隻大隻小的眼睛發出光來，她叫道：

「你好，你好，你是已經達到了目的了，但是我呢？讓我爲着你的緣故而被捉進監牢去麼？我不來，無論你怎麼樣，總之把這信還我好了。不然的話，人們會鬧得你們離婚的。」

「啊，這倒不見得的！請你放心罷。」瓦爾瓦拉兩手叉着腰部，傲然說道：「即使有人說開去，我們可是已經順順溜溜地結過婚了。」

「完全不對，」格魯希娜叫道：「沒有一條法律是允許這種因詐欺而成功的婚姻的。要是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跟你打起官司來……一直打到元老院……那就非弄到離婚不可。」

瓦爾瓦拉害怕起來：

「你怎麼了？爲什麼這樣生氣好，我就把那封信還了你。你不要怕，我決不會賣出你的。我難道是那樣的豬獯麼？我到底是有個靈魂的。」

「一個靈魂！」格魯希娜不客氣地說道，「人也一樣狗也一樣，只有一股……煙！而且只在活着的時候纔有罷了。」

雖然覺得很困難，瓦爾瓦拉可是決定要從她那丈夫身邊偷出那封信來。格魯希娜不斷的催逼她。唯一的希望是，趁貝累陀諾夫昏醉的時候，盜出那信。他果然非常好飲，甚至於時常帶着醉意上學校去，好像對於最不良的孩子們懷着厭惡之念似的，肆無忌憚地說些卑野的言語。

一天晚上，貝累陀諾夫醉得比平日更甚地從球戲場回來；他因爲慶祝新球而喝許了多酒。然而，他永須臾離開他的皮夾，脫衣的時候，他把它塞在枕頭下面。他睡得很熱，但是很不安，說着夢話——他在夢中說出來的言語，非常亂暴，非常猥褻，使瓦爾瓦拉聽了覺得害怕。

「這是不緊要的，」她竭力張着自己的膽子說，「只要他不醒來好了。」

她輕輕的推他——他喃喃地說了幾句，又大聲怒吼了幾下，但是毫不醒轉。

瓦爾瓦拉點起一支蠟燭，而將它放在火光射不到貝累陀諾夫的眼睛的地方。害怕得滿身冰冷的，她從床上爬起，小心地把

手伸進枕頭下面去。皮夾就在手邊，但是有好一會兒，她不能把它攫來。蠟燭在室中發着幽暗的光，它的火焰搖顛着。牆壁上，眠床，許多凶惡的小鬼的嚇人的影子跳舞着。空氣沈重而悶苦，帶着一點燒酒氣味。鼾聲和醉漢的囁語充滿了寢室。整間寢室好像只是一個活現的惡夢。

以發抖的手，瓦爾瓦拉取出那封信，而把皮夾放在原處。

朝晨，貝累陀諾夫發覺那封信的亡失，大吃一驚，喊了起來道：

「信到那裏去了，瓦理亞？」

竭力掩飾着恐慌之色，瓦爾瓦拉答道：

「我怎麼會知道呢，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自己給這個，給那個，看來看去，一定是失落在什麼地方了。也許是誰偷去了。你有一大班朋友，你每晚要跟他們一道狂飲。」

貝累陀諾夫相信那封信是被他的敵人偷去的，多半還是伏羅勤。現在他還只有着那一封信，但是不久，貝累陀諾夫的一切文件，連委任狀都要落在他的手裏，那時他將離開本城，現成地去做視學員了，貝累陀諾夫却將變成悲慘的流浪者而留在此地。

貝累陀諾夫決定自衛了。他對於他的那些敵人——惠爾希娜、路底羅甫、伏羅勤以及有覬覦他的位置的嫌疑的同事們，每日寫一次密告狀，而在每晚把這些密告狀投到魯波夫斯基那裏去。

憲兵士官住在中學附近的，站在廣場上就可以望見的一所房子裏。許多愛管閑事的人們，各從自家的窗間，就可以時常望見貝累陀諾夫走進憲兵士官家的大門去。但在貝累陀諾夫，却以為誰也不會窺破他的行止。若是懷着密告狀的時候，他特地揀着昏夜，打從後門，通過廚房進去，那決不是無故的。他常常把紙紙攔在外套下面。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掩藏着什麼。當他要跟人握手的時候，他一頭用左手伸進外套裏面，按住狀紙，心想這樣一來，對手總看不出什麼了。偶或在路上碰着熟人問他往那裏去，他就撒個謊，說得很不圓通，然而他對於自己的拙劣的遁辭却很覺滿意。

對着魯波夫斯基，他說明道：

「這班人都是好徒。面子上裝作是朋友，爲的是好更容易欺弄我。他們忘記了我知道着他們每一個人的許多事情呢……有些事情，簡直是連西伯利亞的流刑都嫌輕微的。」

魯波夫斯基默然聽着這樣的告訴。那第一次的顯然是很愚劣的密告狀，他把它轉送給校長去了，以後的許多也如此。他只保留了幾份在自己手裏，以防萬一。那校長連忙呈報教育局長，說貝累陀諾夫的精神錯亂的徵候，是愈來愈顯著了。

回轉家裏的時候，貝累陀諾夫時常聽到許多尷尬的嘲笑的細碎之聲，他非常憂慮，對瓦爾瓦拉說道：

「有人偷偷地釘我的梢，屋子裏面也有許多偵探在徘徊。你沒有好好的替我當心，瓦里亞。」

瓦爾瓦拉不明白貝累陀諾夫的囁語的意思。有時，她嘲笑他，有時，她也被他弄得害怕起來。她又恐懼又發怒地說道：

「你醉昏了，你眼花了。」

那對前門使貝累陀諾夫覺得特別可疑。它時常關得不密。兩扇門間的那一條隙縫，總像暗示着什麼東西躲在外面。是不是有個偵探從門縫中窺視着呢？一隻含着惡意的尖銳的眼睛，似乎在那裏發光。

那隻貓，以它的大而綠的眸子，到處釘着貝累陀諾夫，有時睜眼，有時不鷹不隄地叫兩聲。顯然，它是要把主人當做現行犯而捉住他；但是捉不着，所以很氣忿。貝累陀諾夫想要脫身，含着唾液向貓眼吐去，然而那貓總是不捨他。

灰色的怪物又在椅子下面，牆壁角落，跳舞，叫響起來了。它很醜陋，發臭，惡劣，使人害怕，對於貝累陀諾夫露着敵意。這怪物，是特地爲了他而出現的，而且在先，在別處，是絕不存在的，這是毫無疑義的了。人們特地製造了它，來暗算他。現在，這怪物不可思議地，變幻無定地活動着，給他帶來了恐怖和毀滅。它尾隨地，欺弄他，嘲笑他，有時在地上翻滾，有時它變形爲破布，花邊，樹枝，旗幟，雪塊，小狗，或路上的塵埃，到處跟着他爬行，奔跑。他被這種顫抖的跳舞弄得疲倦了。假如有人用一句話或一個動作替他解除了這個魔障呵！然而，他在此地沒有一個友人，誰也不來援救他。在這個惡魔未滅以前，他只好自己盡力設法了。

貝累陀諾夫想出了一個計策：他把漿糊塗遍了地板，希望那個怪物被黏住不能動彈。然而，被黏住的是瓦爾瓦拉的鞋底和裙緣，那怪物倒依然自由在地翻滾着，嘲笑着，尖銳地叫喊着。瓦爾瓦拉氣忿得極口大罵起來。

貝累陀諾夫的心，被怕有人尾隨偵察的這種執拗的念頭所糾纏，志忑異常。日復一日，他更深的沈湎於奇怪的幻想世界裏了。這事反映在他的臉上——這臉孔變得和可怕的不動的假面具一樣了。

近來，貝累陀諾夫晚上不到球場去了。晚餐一完畢，他就躲進寢室裏，關好門，再用家具抵住——椅子放在桌子上——以資防範，熱心地劃過許多次的十字，念過咒語，然後開始寫字：寫密告一切人——一切他所想到的人的狀紙；他不但要告發人，也要告發紙牌上的「皇后」。狀紙一寫好他就拿到憲兵士官那裏去。——這樣的每夜如此。

無論走到那裏，貝累陀諾夫的眼前，總有紙牌上的人形——「國王」、「皇后」、「僕人」之類，好像活了起來似的在行走。連那些小紙牌也如此。這是些衣上綴着閃光的鈕扣的人們：中學生，巡查之類。那個「一點」又粗又臃腫，大腹便便，好像全身只是一個肚子似的。有時候，這些紙牌忽而變形為他的熟人。活人和這些奇怪的幻像混雜起來，分辨不清了。

貝累陀諾夫相信門外等着一個「僕人」，而且這「僕人」有着跟巡查同等的一種力量，一種權柄，可以把他帶到警察署之類的可怕的地方去。桌子下面，依舊躲着那個怪物。貝累陀諾夫對桌上，門外，都沒膽去望一眼。

那個「八」——活潑的少年，嘲笑著貝累陀諾夫。這是中學生們的幻像。按着一種奇特的機械的運動，他們舉起他們的腿，這好像圓規的腳，只是他們的腿上有茸茸的毛，腳上又有木靴。這些少年們舉着鞭子，以當尾巴，而且把它呼呼地揮動着，并以尖銳的喊聲應和着每個動作的節奏。桌下面的那個怪物，看了紙牌們的惡戲，吃吃地笑着，豬一般地哼着。

貝累陀諾夫氣忿地想：這個怪物，在一個長官的家裏，一定是不敢溜進去的。
「人們是不讓它進去的，」他羨慕地想，「門子們會用掃帚把它逐出來。」

在一度的忍受之後，終於，貝累陀諾夫再也耐不住那個可惡的怪物的尷尬而尖銳的笑聲了。於是他從廚房裏拿來一把斧頭，把怪物藏身的那張桌子劈壞。那怪物發出一聲恐怖怨憤的叫喊，一溜煙從桌下鑽出，逃去了。

貝累陀諾夫不禁戰慄起來。

「它要咬死我呢！」他想着，嚇得大叫一聲跪在地下。那灰色的怪物總算無事地隱匿了，暫時之間……

有幾回，貝累陀諾夫拿起紙牌，狂暴地用刀子把上面所畫的人頭切下。特別把「皇后」的頭切得最多。切着「國王」的頭的時候，他唯恐別人看見了把他當作刑事犯而志忑四地面看。然而，這樣的懲罰並不就使他安然無事。朋友們常常帶來一副新的紙牌，而偵探們就佔據了新紙牌做他們的巢穴。

從此，貝累陀諾夫開始把自己看做一個祕密的犯罪者。他想像自己在學生時代，就會受過警察的監視。他以為人們的尾隨他，就為這緣故。這想頭同時使他又害怕，又頗覺自負。

風吹動了壁紙。壁紙發出不吉的聲音，朦朧的淡影，在它們的雜色的圖案上移動。「間諜是躲在那裏，壁紙的後面。」

「那班惡奴！」貝累陀諾夫憂懼地想道，「我明白了，他們之所以把壁紙糊得這樣皺，突了起來，就是爲了可以使一個扁平機敏，耐心的惡黨能够在後面藏身。眼前就是個實例。」

糊裏糊塗的回憶在他的腦中蠢動。某人曾經躲在壁紙裏面，却被別人用短劍刺死了，是短劍呢，還是長針呢？

貝累陀諾夫買了一支長針。他回到家裏之後，壁紙不安地動了起來——那間諜預料到危險臨頭了，他也許想從什麼地方逃出到遠處去。黑暗動盪着，衝到天花板上，從高處威嚇，嘲弄着貝累陀諾夫。

貝累陀諾夫怒氣冲天了。他握了長針猛烈地對牆壁刺了一下。壁面起了一陣戰慄。貝累陀諾夫發着勝利的呼聲，揮着長針，開始跳舞起來。

瓦爾瓦拉進來了。

「你爲什麼一個人這樣跳舞起來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她問道，照常的含着愚蠢卑賤的笑容。

「我殺死了一個臭蟲。」貝累陀諾夫無精打采地答道。

在他的眼中，輝耀着一種野蠻的勝利的表情。只有一件事使他不快——一股氣味很難聞。壁紙裏面被殺死的那個間諜開始腐爛，發出惡臭來了。恐怖和勝利之感激動着貝累陀諾夫——他今天殺倒了一個敵人。

這場殺戮使貝累陀諾夫的心腸變得極端的殘酷。這雖然是場想像中的殺戮——但在貝累陀諾夫，却當作是實行過的事。情。狂亂的恐怖在他心上激起了一種犯罪的意慾——無意識的，曖昧的，沈溺於精神生活的低部的那種準備殺人的觀念，渴欲

流血的一種癢疥似的痛痒，一種原始性的殘忍之心，壓迫着他的腐敗的意志。這種尚未猖狂的慾望，是自從先祖卡恩（Kain）以來歷若干世紀而不會消滅的慾望，它以損害破壞一切事物爲滿足；或用斧劈，或用刀割，或者爲了使間諜無從潛身起見而把庭園中的樹木砍去。看了這類破壞的舉動，古代的惡鬼，史前時代的幽靈，創世時期的「混沌」等等，是都要覺得歡喜的，而在狂人的野蠻的眼中，却要反映出一種與慘厲的臨終時的恐怖一樣的恐怖。

那同樣的，永遠是同樣的幻像，反覆不絕地糾纏着貝累陀諾夫。

爲了跟他開玩笑，瓦爾瓦拉有時輕手輕脚地溜到他的房門外，做出各式各樣的聲音，對他說話。貝累陀諾夫聽了害怕起來，輕手輕脚地走到房門口，想捉住那些敵人，不想外面的卻是瓦爾瓦拉。

「你在跟誰說話喲？」他不安地問道。

瓦爾瓦拉笑着答道：

「你在做夢哩，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

「絕對不是做夢，」貝累陀諾夫憂慮地低語道：「世界上到底還是有真實的事情的。」

像這樣，貝累陀諾夫是依照一切的意識生活的通則，還保持着追求真實的傾向的。但是這種追求使他覺得難受。他不明白自己也與萬人同樣，也是追求着真實而且他的不安的波浪即由此而來的。他不知道如何剖明自身的種種真實，老是昏頭昏腦而且漸漸的滅亡了。

朋友們開始笑罵起貝累陀諾夫的虛僞來，照着這城中的善於指摘別人的弱點的常例，人們一見着他的面就指出他的虛僞。

普萊頓羅文斯卡耶含着惡意的微笑，向他問道：

「怎麼一回事呀，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爲什麼還沒有得到視學員的位置？」

瓦爾瓦拉忍着怒氣，答覆普萊頓羅文斯卡耶道：

「委任狀快要到了，我們就要動身了。」
這些質問又加重了貝累陀諾夫的憂愁。

「要是這個地位不能到手，叫我怎麼做人下去呢？」他這樣想。

他時常想出防禦敵人的新方法。他從廚房裏偷來了斧頭，藏在床下。他又賣了一把瑞典刀，每日放在衣袋裏。他時常自行鎖閉在寢室裏面。夜間，他在家裏周圍佈了網，寢室外面也如此，而且小心地巡視這種防禦工程。

這種網當然是裝得捉不住什麼東西的，它偶而兜住了一種獲得物，但是攔不牢，那獲得物略一掙扎就逃走了，有時連網都被拖去。貝累陀諾夫沒有技術上的知識，也缺乏才智。每天早晨，看見他的網總是空空如也的時候，他以為定是敵人們所破壞的。這事引起了新的恐怖。

他特別注意伏羅勤。常在知道伏羅勤不在的時候到對方的家裏去——搜檢對方的文書堆，看有沒有偷來他的文件。

貝累陀諾夫開始猜測起侯爵夫人對他的心事來——她希望他重新愛她呢？但是她使他生厭，這老太婆。

「她已經有一百五十歲了。」他憎惡地想。

「是的，她太老了，不過，她却多麼強有力呵！」——嫌惡之情和羨慕之心混雜在一起。「她只賸了一點溫柔，她的身上發着死屍的氣味。」貝累陀諾夫這樣想像着，被一種奇怪的性慾弄得心神恍惚。

「也許我可以跟她再結合起來，那時她會照顧我的。我寫封信給她如何？」

這一回，貝累陀諾夫並不仔細考慮，寫了這樣的一封信給侯爵夫人：

「我愛你，因為你在遠方，又因為你的身體陰涼。瓦爾瓦拉多汗，跟他睡在一起，猶如在熾紅的火爐旁邊，熱不可當。我希望有一個在遠方而身體陰涼的情婦。請你給我滿足罷。」

他寫好這信，就寄出，隨即後悔起來。「不知道將得到怎樣的結果呢？也許這信是不該寫的，該等夫人自動來就我纔好。」這信也和貝累陀諾夫的一切事情同樣，是偶然做了出來的。——他已經只是一個受外部的種種力量的推動的屍體了。

——這些力量並不長久留在他的身上；其中的一種偶爾攔住了他，暫時起一着作用，隨即把他讓給了另一種。

忽然，那灰色的怪物又出現了——它在貝累陀諾夫身邊轉動得很久，不停地嘲笑他。忽然又變得不響的，只是全身抖動着，以代發笑。厚險地，凶惡地，它的週身爆着金色的小火花——威脅着人，藏不住一種勝利的歡喜。那隻貓，也是一樣，睜着發光的眼晴威嚇貝累陀諾夫，兇暴地「妙乎妙乎」地叫着。

「它們爲什麼這樣高興？」貝累陀諾夫猜想，突然之間他明白了：結果不遠了，侯爵夫人已快到此地了，離他身邊很近了。也許，她就在這一副紙牌之中呢。

對了一定的。這是一個「鏹形的皇后」或「心形的皇后」也許，她是躲在別種賭具裏面，或者就在那些新紙牌中間。誰知道呢？不幸的是，貝累陀諾夫從未見過她。問問瓦爾瓦拉看麼——這不大妥當——她要說謊的。

終於，貝累陀諾夫想出一個辦法——把那些紙牌燒掉，讓它們全都消滅。如果有人爲了暗算他而躲在紙牌裏面，那管他娘的，這是他們自己不好。

貝累陀諾夫趁着一次瓦爾瓦拉不在的時候，——火爐是在客堂裏燒着的——他把紙牌和一切賭具，都投到火裏去。

在一陣爆音中，發出了慘紅的神祕的火花——它們延燒起來，邊緣部分先變成灰。貝累陀諾夫恐怖地望着這些火焰之花。那些紙牌狂呼着，掙動着，似乎想逃上火爐。

貝累陀諾夫擡起火鉗，捺住了那些紙牌。小小的閃爍的火花四面飛起，突然，在一陣強烈而殘酷的燃燒之中，出現了侯爵夫人——這是一個滿身浴着垂滅的火粉的灰色的小婦人。她揚着尖銳的聲音絕叫，蛇一般的呻吟，對火焰吐着唾液。

貝累陀諾夫仰天倒在地上，嚇得氣都透不過來。黑暗包圍了他……并用刺耳的聲音格格地笑着。

第二十六章

沙夏的心已經被露特米拉所誘動了，但是有什麼一種緣故使他不敢跟珂珂夫基娜說起關於她的話，或者他是害羞。

有時候，他對於那個少女的訪問，還似乎感到恐怖。每當從窗下看見了露特米拉的黃薔薇色的帽子時，他的心就緊縮起來，眉頭也皺了起來，雖然如此，他可是仍然以懸念和不安的心期待着她，如果她多時不來，他就要煩悶不堪。種種相反的感情錯綜在他的心裏，那些感情，是朦朧的，曖昧的，因為是尙早的所以是邪淫的——但正因為是邪淫的所以又是甜蜜的。

昨天和今天，露特米拉竟是不來。沙夏等得心灰意懶，已經不再希望見到她了。不料她却突然到來。喜氣洋洋的，他雀躍着迎上去，吻她的手。

「哦，你這鬼又來了！」他帶着薄怒說：「可是我已經兩天不見你的面了！」

她愉快地笑，着周身漾着日本的釣浮子草（*Fuchsias*）的甜美芳烈的醉人的香氣，這好像是從她的暗褐色的捲髮裏迸射出來的。

露特米拉和沙夏要到郊外去散步。他們邀珂珂夫基娜作伴；她辭謝道：

「我是已經不配散步了的，我太老了，我會被你們覺得礙手礙脚的。你們單是兩個頭去罷。」

「我們要去大大地玩一下呢。」露特米拉笑着說。

溫暖的，暗沈沈的，微塵不動的空氣撫着人身，使人回憶起不復返的往事。太陽好像生了病，以朦朧的光照着，在疲乏的天空的蒼白色中，露着發紫的臉。昏暗的地面上，佈着乾枯的，萎落的，死的木葉。露特米拉和沙夏走到山谷裏。那裏是涼爽的，帶着些潮氣——一種秋天的倦怠之意瀰漫到山谷的樹蔭複雜的兩側面。

露特米拉走在前頭，她捲起了裙子。她的小靴子和肉色的長襪露了出來。沙夏的眼本來專注着地上，提防被樹根絆倒了腳，

現在他看到那少女的兩條腿了。在他看來，那雙靴子似乎是套在不着襪的脚上的一種既怕羞又好色的感情擾亂了他的心。他的臉漲紅了。他別轉頭。

裝作不留意的樣子，跌倒在那雙腿邊——沙夏這樣的幻想起來——把她的靴子脫下，去吻她的細嫩的腿。

露特米拉已經感到沙夏的灼熱的眼光，和難忍的慾望了。

她笑着回頭問他道：

「你，在看我的襪麼？」

「不，一點也不，」他慌張地支吾着說。

「啊，我的襪子是特別的，」露特米拉不聽他的話，自願接下去說：「很特別的人們還當我是剝脚穿靴子呢——完全是肉色。你以為這太怪樣麼？」

她轉過臉孔，正對着沙夏，把她的長袍輕輕地提起。

「怪樣麼？」她俯着身子追問。

「不，這是很美麗的。」沙夏狼狽的滿面通紅地答道。

露特米拉故意睜大了眼吊起了眉毛，叫道：

「好了，好了，他也懂得辨別什麼東西美麗不美麗了。」

露特米拉笑着繼續向前走。沙夏困惑地跟在後面，連路都走不清了，每一步都要絆跌。

他們通過了山谷，終於在一株被風吹倒在地上的白樺的樹幹上一同坐了下來。露特米拉說：

「我的靴子裏有許多泥砂進去了，我不能再走了。」

她脫下靴子，搖動着倒出泥砂，却對沙夏狡猾地看了一眼。

「你看它美麗麼，我的脚？」

沙夏的臉紅得愈深，不知道怎樣說纔好了。

露特米拉又把襪子脫下。

「你見它够白麼，我的脚？」一個神秘的邪淫的微笑在她的唇間跳躍着，「跪下！吻它。」她認真地說，她的臉上露着一種勝利者的兇惡的表情。

沙夏跪下去，和露特米拉的脚接吻。

「最好是不着襪子。」露特米拉說着，就把她的襪子塞進口袋裏，剗脚套上了靴子。

她的臉色又變得平靜而愉快的了，好像不覺得沙夏剛才跪在她前面吻過她的脚脛似的。沙夏問道：

「你不覺得冷麼，親愛的？」

他的聲音輕柔得發着抖。露特米拉笑了起來：

「沒有什麼——這樣我是慣了的——我並不是個弱不禁風的傢伙？」

有一次，快夜的時候，露特米拉到珂珂夫基娜家裏去找到沙夏，邀他道：

「到我家裏去把新的木棚吊起來。」

沙夏平日最愛敲釘，有一天曾經約定幫露特米拉去布置房間，所以這時他立刻答應，並且因爲是在正當的口實之下跟露特米拉一同出去的，覺得很高興。鈴蘭的帶些酸味的清爽的香氣，從露特米拉的長袍上面發散出來，輕輕的迷住了他。

因爲要勞動，露特米拉在屏風後面換下長袍，繫了一條瀟灑的短裙，露着手臂。剗脚的着了靴子，發着日本的釣浮子草的甜美芳烈的醉人的香氣，在沙夏面前出現。

「你真漂亮呀！」沙夏說。

「漂亮？你看我的脚。沒有穿襪子呢。」露特米拉用含羞的吞吞吐吐的調子說了這些話。

沙夏聳着肩膀：

「不過你總歸是漂亮的——喔，我們動手工作罷。你有釘子麼？」他慌忙問道。

「等一下——你同我再站一會兒，看你的樣子好像是專爲做事而來的。你是不是不願跟我談話呢？」

沙夏臉紅了。

「親愛的露特米羅支加，」他深情地說：「我願意無論到什麼時候都跟你在一起，只要你不攔我走；不過，我有功課待溫習

呢。」

露特米羅支加輕輕地歎了一口氣，慢慢地答道：

「你是，一天美麗似一天了，沙夏！」

夏沙又紅漲了臉，伸了伸舌頭笑着。

「你說的是什麼話——難道我是個姑娘麼？我是用不着變得美麗的。」

「你的臉子這麼美麗，不知道身體是怎樣的呢？脫出來讓我看罷，只要脫到腰部就好了。」露特米羅支加這樣懇求，撫摩着沙夏，一隻手臂揪住他的頸項。

「這是什麼意思！」他害羞的怨憤的說。

「你身上沒有什麼毛病罷？」露特米羅支加不介意的說：「你沒有什麼祕密要隱藏的。」

「倘若有人進來呢？」

「誰都不會來的。」露特米羅支加接着說，依舊是輕佻，依舊是不介意，「把門鎖上便好了，誰也走不進來的。」

露特米羅支加敏捷地走到門邊，把鎖簧旋上了。沙夏這纔知道露特米羅支加不是說着玩的。汗珠就從他的額上滴了下來，他說：

「不可以的，露特米羅支加。」

「有什麼不可以，小獸子？」露特米羅支加用了要說服他的聲調問他。

於是她把沙夏拖到自己身邊，解起他的制服的鈕子來。

沙夏爭論着。在露特米羅支加的手臂中掙扎着。他的臉上露着恐怖，心中感到羞慚。後來他覺得軟弱下去了。露特米羅支加固執地，皺

着眉頭，去剝沙夏的衣服。她揪住他的腰，不管三七廿一的扯那制服。沙夏絕望地抵抗着。他們爭鬥起來，在房中滾來滾去，衝撞着檯子和椅子。一股濃烈的香氣從露特米拉身上發出，迷住了沙夏，使他失了氣力。

在肚子上出其不意的一下，露特米拉把沙夏推倒在長檢發上。從露特米拉所扯的襯衫上一粒鈕子跳了下來。飛快地，她使沙夏的肩頭露出了，她又要把他的手臂拖出袖子外邊來。

抗拒着的沙夏，不假思索地在露特米拉的面頰上打了一下。他本來無心這樣做的，可是「拍」的響亮的一聲，恰在那女郎的面頰上爆了出來。她抖了幾下，搖動了幾下，滿面漲紅了，但是她還不放棄沙夏。

「兇惡的小子，你打我！」她氣急敗壞地叫着。

感到窮屈了的沙夏，讓自己的兩臂垂了下去，歎然看着那出現在少女的左頰上的兩條白痕。那一個却趁他茫然失措的機會，趕快把他的襯衫剝落到肘下。沙夏重新拉上，跳在一邊，但這更壞了。露特米拉飛快地一下，就把襯衫剝落到腰部。沙夏感到一陣寒意侵着身體，一種明白的，冷酷的，新的羞慚的波浪衝擊着他。他發昏了。他的腰部以上完全袒裸了。

露特米拉用一隻手臂扶住他，另一隻發抖的手輕輕地撫摩他的赤裸裸的背，又從他那在烏黑的睫毛下面亮得發藍的低垂的眼光裏面欣賞他的表情。

沙夏的睫毛突然顫抖起來，他的臉孔收縮得和小孩子裝鬼臉一般——忽然他流淚了。

「野蠻的東西！」他嗚咽着說：「放了我罷。」

「笨貨小孩兒！」露特米拉激怒地，威嚇地說着，把他推開。

沙夏轉過身，用手掌拭着眼淚。他覺得自己的哭泣是可恥的，他要鎮定自己。

露特米拉盡情地欣賞着他的裸露的肩膀。

「多少的美隱藏在世界裏面啊！」她思索着：「爲什麼男子身上隱藏着這麼豐富的美，爲什麼？」

沙夏純潔地縮着赤裸裸的肩膀，他想穿好襯衫，可是襯衫在他的發抖的手中捲着，皺着，亂做一團，他無論怎樣也伸不進袖子裏面。沙夏於是擡起那件制服——襯衫既然穿不好，且隨它去罷。

「唉！你是在擔憂你的財產哪！我不會偷你的！」露特米拉帶着眼淚用一種金屬之聲似的聲音說。她激烈地推開他的腰，轉身向着窗門。她是要使這個可惡的孩子便於奔進他那灰色的制服裏去。

沙夏很快地套上他的制服，又胡亂披了襯衫，於是恐懼地，猶疑地，羞慚地望着露特米拉。一看到她在拭着臉頰，他就小心地走攏去，仔細看她——在露特米拉眼中流着的淚珠使他的心腸一變，覺得她是可憐——他不再感到羞慚也不再感到怨憤了。

「你爲什麼哭。露特米羅支加？」他溫柔地問道。

他記起打她的耳光的事來——於是他的臉漲紅了。

「我冒犯了你，請你原諒我罷——那並不是有意的。」他陪着小心說道。

「小獸子，你露一會兒肩膀那有什麼要緊？」露特米拉悲歎着說，「是怕太陽灸痛了你麼？是怕損害了你的美麗和純潔麼？」

「不過你爲什麼一定要那樣呢，露特米拉？」沙夏羞澀地問道。

「爲什麼？」露特米拉熱情地開始道：「因爲我愛美。我是一個異教徒，我是一個蕩婦。我是只合生在古代的雅典的。我愛花，愛香，愛顏色鮮明的華麗的衣服，愛裸體。人們說有一個靈魂。我不知道，我從未見過。那有什麼好？我情願消滅得無影無蹤，好像一個水神，好像太陽下面的一片微雲。但是我愛肉體——偉碩的，柔軟的，赤裸裸的。那肉體可以享受。」

「它也能使人痛苦。」沙夏靜靜的說。

「痛苦也是好的，」露特米拉熱情的低語道：「只要能夠看身體，一看這裸露的肉體的美，縱然痛苦也有甜味。」

露特米拉一跳跑近沙夏，跪在他的腳邊：

「我的偶像，我的年青的神聖。」她低聲說着，吻遍他的雙手，「只要一分鐘，一分鐘也好，讓我欣賞你的肩膀罷。」

沙夏歎了一口氣，垂下眼睛，紅着臉，用一個粗暴的動作，扯下了他的制服。露特米拉用發熱的手抱住他，在他的因羞慚而發抖的肩頭雨點似的吻着。

「你看出我是多麼的服從你麼？」夏沙勉強地微笑着說，把煩惱隱藏在戲言下面。

露特米拉熱烈地吻着沙夏的兩臂，從肩頭一直吻到手指——他隨她玩弄着，困惑地，沉浸在殘酷而熱情的幻想裏。露特米

拉的接吻燃燒着愛慕，在活潑的「肉」的虔敬而神祕的儀式中。她的火一般的嘴唇所吮吸着的已不是個少壯的男子而是一個少壯的神聖了。

達利亞和瓦萊理亞站在門後面，彼此擠着，輪流的從鎖孔中張望着，感到一種熱烈而興奮的煩惱。

「現在我應該穿衣服了。」沙夏終於說道。

露特米拉嘆了一聲氣，以和剛纔一樣的憐惜敬慕的表情，幫着沙夏套好襯衫。

「你原來是個異教徒麼？」沙夏感歎地問。

露特米拉高興地笑了起來。

「那麼你呢？」

「你說什麼話？我是虔誠地信奉基督教的教義的。」

露特米拉笑得更快更高聲；沙夏微笑地瞧着她問道：

「你既然是個異教徒，那麼爲什麼也到教堂去呢？」

露特米拉止了笑聲沈思了一會。

「做什麼！」她說：「那是爲了去祈禱。祈禱，流淚，燃蠟燭，布施，唱追悼歌。我也是喜愛這一切的：蠟燭、祭燈、香、僧服、合唱——如

果那些歌手有好嗓子——聖像，聖像的裝飾，以及飾紐等等，都是很美麗的，這一切還有，我還愛……他……你知道……那耶穌受磔之像……」

露特米拉把最後一句話拉得很低，好像是囁語，和犯罪的人一般的紅了臉，垂下眼睛。

「你要知道，我時常在夢中看見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上滴着血……」

從此以後，露特米拉時常把沙夏帶到她的房裏；解下他的制服。起初沙夏是很不快的，常常流眼淚，但是不久也就習慣了。安

靜的，他看着露特米拉把他的襯衫脫下，使肩頭露出，撫摩着它。最後，他就自己穿上衣服。露特米拉歡喜緊抱着他，半裸着身體，坐在他的膝上，這裏那裏的吻他。

現在沙夏一個人在家裏。他想起露特米拉，想起被那少女的熱烈的眼光所注視的自己的肩膀。

「到底她要什麼呢？」他想着。

忽然，他的臉紅了起來，他的心臟劇烈地突跳起來。一種粗野的歡喜把他衝動了。他把椅子遠遠的擲開，在地上翻了兩三個筋斗，忽又跳到家具上——做了無數發狂的動作，從房子的這一隅到那一隅，翻來滾去，他的快活的響亮的笑聲佈滿了全幢房子。

這時珂珂夫基娜剛回來，一聽到這異常的聲音，就走過沙夏的房中來看。莫名其妙地，她止步在門檻邊，搖着頭。

「你發癡了，沙先加！——跟你的伙伴們在一起的時候，這樣還不算很過分，可是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呢。你不覺得羞慚麼，我的小爸爸？——你已經不怎麼幼小了。」

沙夏終於不動了，狼狽地，雙手無力地垂了下來。他的全身還因為昂奮過度而顫抖着。

有一次，珂珂夫基娜到露特米拉自己家裏去找她，她正在把糖菓給沙夏吃。

「你真是個糖菓阿姊，」老太婆柔和地說：「他就是頂愛吃甜的。」

「唉！可是他，還說我是壞人呢。」露特米拉訴說道。

「哦，沙先加，你怎麼可以這樣說？」珂珂夫基娜薄責地說：「什麼道理？」

「可是她，她時常虐待我！」沙夏訥澀地說。

他紅着臉，生氣地望着露特米拉。她却笑着。

「假正經的東西。」他還在喃喃地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無禮，沙先加！」珂珂夫基娜責備他道：「這是不應該的。」

沙夏對露特米拉遞了一個眼色，微笑着，慢慢的說：「不錯，我以後不敢了。」

現在，每逢沙夏來到露特米拉家裏的時候，她和他總是躲在房裏，把他原來穿着的衣服脫下，而叫他試穿種種的服裝。笑聲和戲言遮沒了他們的輕淡的羞恥之心。

有時候，露特米拉把自己的背心套在沙夏身上，又把自己的胸部很寬的長袍給他穿上。沙夏的肥嫩的手臂和圓潤的肩頭顯得非常美麗。他的略帶黃味的皮膚均勻而柔和的色調。露特米拉的裙，靴子，襪子，好像都是合着沙夏的身材而做的，給他很是合式。穿着女人的衣服，沙夏嫵靜地坐在椅子上，弄着扇子。這樣一假扮，他便活像一個少女的樣子。像得真是可以。

只有一樣不大合式——就是沙夏剪的得短短的頭髮。給他戴上假髮或者罩上編髮，露特米拉不願意，這太乏味了。

露特米拉教沙夏學習女人們應對進退的樣子。起初他拙劣地羞澀地做了一回，雖然頗覺生硬，但也另有一種愛嬌。沙夏紅着臉，笑着，熱心地練習着，作着嫵媚的神態。

有時，露特米拉握着他的裸露的柔軟的手臂，上上下下的吻着。沙夏毫不掙拒，只是含笑瞧着露特米拉。有時候，他還自動的伸出手臂，說道：

「吻它！」

但是他們兩個頂喜歡的還是露特米拉親手裁製的服裝。一套是不遮腿的漁人裝，一套是雅典式的露着腳的兒童服。這樣的把沙夏裝扮好了之後，露特米拉就漸漸的蒼白起來。憂鬱起來，不動身地端詳着他。

沙夏坐在露特米拉的床上，弄着兒童服的襪，搖着他的裸露的腳。露特米拉立着，對着他的面，浮着幸福和迷惑的表情欣賞他。

「你是多麼討厭呀！」沙夏說。

「在我的獄氣裏有着很多的幸福呢！露特米拉訥澀地說着。她臉色蒼白，着流淚，吻沙夏的手。」「那麼你爲什麼哭的呢？」沙夏不介意地微笑着問。

「我的快樂使我的靈魂受傷了，七把幸福的利刃刺進我的心！——你想我怎麼能够不哭呢？」

「小獸子，小獸子，」沙夏笑着。

「但是你，你算是聰明的麼？」露特米拉忽然怨憤起來，拭着眼淚，歎息着，「你要知道，」她用一種低沈的要說服人的聲調說：「幸福和聰明是只存在於瘋狂之中的。」

「呵！」沙夏不相信地說。

「應該忘記，忘記了自己，唯有這樣，人纔能理解一切。賢人們如此想着。你以爲怎樣？」

「對極了！」

「他們能知一切，單純地知道一切，這是他們所得的報酬。聰明的人只知道看，他觀察一切。」

秋的夜晚緩緩地降臨。窗外悉悉地響着，風在搖動樹枝。

沙夏和露特米拉兩人又在一處。露特米拉把沙夏裝扮成一個赤足的漁夫——那是薔薇色的絹服——叫他平臥在一張矮床上。她自己也脫去靴子，只穿着一件襯衫，坐在沙夏的裸足踏着的地上。她把香水洒遍了沙夏的全身——這香水有一種閉在高山之間的開着奇異的花的幽谷中所有的，不動的，濃烈的，草質的香味。

頸上，大的燦爛的珠串閃閃地發亮，腕間，金的和銀的臂釧錚錚地作聲，身上發散着玫瑰的香氣——刺鼻的，肉感的，迷醉人的，催人欲睡，使人意懶的香氣——飽和着死水所吐的氣味的香氣。

露特米拉慵困地歎息着，注視着沙夏的淺黑的臉，他的黑得發藍的睫毛和他的深夜似的眼睛。她的頭靠在他的裸露的膝頭上，她的金色的頭髮撫拂着他的微黃的皮膚，她吻着沙夏的身體，她那別緻而強烈的香氣和他那嫩皮膚的氣味混在一起，刺激得她眩暈了。

沙夏依然平臥着，唇上浮着溫和的依稀的微笑。一個不甚分明的欲念在他的心中產生了，漸漸地脅迫起他來。待到露特米拉吻到他的膝頭和腳背時，許多放蕩的然而遲疑不決的幻想惱亂了他。他想對她做些溫存的或是殘酷的，親切的或是羞恥的事情——但是怎麼做呢？也吻她的腳麼？用柔軟的長鞭子長久地，沉重地打她麼？使她高興地笑麼？或者使她痛苦地叫喊麼？

他和她也許都覺得有趣，然而這樣還不够。再做些什麼呢？他們兩人都裸着半個身體，他們解放了的肉都知道那種慾念和那種應有的羞恥之心——然而那肉的秘密爲什麼要存在的呢？在露特米拉的慾念和他自己的羞恥之心交迫之下，他該如何抑制他的血流和肉體呢？

露特米拉無力地躺在他的腳邊，由於什麼慾望的不滿足，時而面色發白，時而手足發冷。她熱情地囁語着：

「我不够美麗麼？我不是有着灼熱的眼睛麼？按摩我！緊抱我！把我的臂釧卸下，把我的項圈除下！」

恐怖籠罩了沙夏的心，種種不能實現的慾念沉重地壓迫着他。

第二十七章

貝累陀諾夫一早就醒來了。彷彿有人睜着大而曖昧的四角眼在望他。那是普爾尼珂夫麼？貝累陀諾夫走到窗口，用水去潑那個不祥的幻影。

一切都是妖術和奇蹟。那奇異的怪物怪叫着，人和畜類都以狡猾兇惡的眼看望貝累陀諾夫。一切都對他露着敵意，在萬物之前，他只是孤單的一個。

在學校裏，當上課的時候，貝累陀諾夫任意誹謗他的同事，校長，學生的家族和學生們。學生們變了臉色聽着他。其中有些品性下劣的，爲了迎合貝累陀諾夫起見，對他表示同感。其餘的都沉着臉不發一言，只在這位教員罵到他們的父兄時，熱心地起來辯護。貝累陀諾夫帶着陰鬱的含着懼意的眼望了他們一會，就糊裏糊塗自言自語地走開。

有時候，他也說些愚蠢的閑話引得學生們發笑。

有一天，他們誦着普式庚的詩：

寒霧籠着夕陽的餘映，

野外的勞動之聲絕響，

跟饑餓的牝狼一道，

雄狼徘徊於路上。

「且慢，」貝累陀諾夫說，「對於這一節應該仔細吟味——這裏面藏着一個隱喻。兩隻狼一道在走路。雄的吃飽了，雌的却餓着肚。做妻子的應該讓丈夫先吃。無論那一方面，妻子應該服從丈夫。」

普爾尼珂夫很高興，他微笑着，以純潔的，易欺的，黑色的，無底之淵似的深的眼睛，望着貝累陀諾夫。沙夏的臉使貝累陀諾夫發生煩惱，覺得受了蠱惑。這可惡的少年想用狡獪的微笑誘惑他呢。

到底，他不是個男子呢？不是他們有着兩個人：一兄一妹呢？究竟那一個是男子，那一個是女子，實在沒有方法辨別。也許，他還懂得變做女人的法術罷？難怪他永遠這般清潔——變做女人的時候，一定是在各種魔術酒中浸過身的——否則就會變成。而且他的身上還永遠帶着香氣。

「你用的是那一種香水，普爾尼珂夫？」貝累陀諾夫問道。「Parfouli（一種非常強烈的下等香水）麼？」

學生們發出一陣大笑。沙夏有點覺得難為情，薄怒地紅了臉，默然不開口。

人們對他懷着好感麼，並不討厭他麼？連這些單純的感情，貝累陀諾夫也不能了解。即使這些現象出於一個男孩子，他也猜想做是在挑撥他。誰的身上若稍加裝飾……這一定是爲了誘惑他。否則，爲什麼要裝飾呢？漂亮和清潔惹他厭憎，香水在他聞來是一種惡臭；比起各種香水來，他寧可聞那施着肥料的田野中的氣味，因爲那是有益於身體的。衣飾、化粧、洗濯——這些事情都是費時間費勞力的。但是一想到勞力兩字，貝累陀諾夫就會覺得憂愁和恐怖。一無所事的人們那是多麼有趣啊！吃吃飯，睡睡覺，飲飲酒，這就夠了！

同學們嘲笑起沙夏來，因爲他瀟着 Parfouli 香水，而且被露特米羅支加所戀愛。他常常紅着臉，興奮地反駁：她戀愛他，完全沒有的事——這都是貝累陀諾夫捏造出來的；貝累陀諾夫曾經向露特米羅支加求過婚，却被她所拒絕，老羞成怒，他就散播起不利於她的謠言來了。同學們都相信這話——他們都知道貝累陀諾夫的脾氣——但是還要嘲笑沙夏。嘲笑嘲笑，這是多麼有趣呀！

貝累陀諾夫堅執地對一切人訴說普爾尼珂夫的放蕩。

「他跟露特米羅支加吊膀子，」他對人講道，「他們兩個頭熱地擁抱，已經弄出一個可以進幼稚園的孩子來了，現在她的身上又帶着第二個了。」

全城之中，人們沸沸揚揚地談論着露特米羅支加對於中學生的戀愛，還添加了許多愚劣不堪的枝葉。但是相信的人却極少；因

爲誰都知道貝累陀諾夫是有誇張癖的。不過那班愛管閑事的人們——這類人在城中是不少的——跟露特米拉見面時，還要問道：

「你怎麼愛起一個孩子來了？這是對不起青年們的呢！」

露特米拉笑着答道：

「胡說！」

城中的人們都懷着猥褻的好奇心看望沙夏。那波里雅諾夫將軍的寡婦，一位資產階級出身的富裕的夫人，居然調查起他的年齡來，却看出他還太小，但是決定且等過兩年，然後去叫了他來，利用他的發育。

沙夏被這些嘲笑激得發惱，時常責備露特米拉，有時竟動手打她，但這只是引起了那個少女的高聲的大笑。

但是這其間，有一件事情打消了這些愚蠢的謠言，解救了露特米拉的困難，原來，路底羅甫全家和他們的許多親戚朋友，聯合一致開始反對起貝累陀諾夫來了。他們宣言：一切謠言完全是一個狂人的妄想的產物。貝累陀諾夫的古怪的言動使得許多人更容易相信這種說明。

同時，許多密告貝累陀諾夫的狀況，紛紛飛到了教育局長的手頭，教育局命校長查明呈報。赫里巴黎先對奉命調查的幾項作了報告，然後附帶呈報道：貝累陀諾夫之留校已成爲一大危險，蓋其精神病昂進甚速云。

貝累陀諾夫完全陷在他自己的奇怪的幻想的紛紜中。在他眼前，幻影的世界掩蔽了真實的世界。他的那雙狂亂的，空茫的眼睛，瞧來瞧去，並不著落在何處，好像常常在望着事物的彼方，物質界的彼岸，要在那裏找到一種光明似的。

當他一個人在着的時候，他就自言自語，並不對着誰地口出無意味的吡責：

「我要殺死你，我要扼死你！」

瓦爾瓦拉一聽到，就笑起來。

「不要緊地，他一個人在發脾氣，」她帶着惡意的高興這樣想。

她以爲他只是在那裏發脾氣，大概他覺到受了別人的騙，所以發怒了。他不會失去理性的——這個混蛋一點也不會發狂。即使他發了狂——那也不大要緊，狂氣是喜歡附着愚人的。

「你知道麼，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有一次，赫里巴契說道，「你的氣色非常不好。」

「我患頭痛。」

「你要知道，十分可敬的貝累陀諾夫，」校長以極其關心的口氣繼續說道，「我想你暫時不要到校裏來上課呢。你是有靜養的必要了，你應該注意你的據我看來是狀況很壞的神經。」

「不到學校裏來當然，」貝累陀諾夫想道，「這是最好的辦法。這個想頭爲什麼不早就想起呢？說是生了病，在家裏安安靜靜地住些時，且看結果怎樣。」

「是的，的，我不來上課了，我生病了。」他快活地對赫里巴契說。

這其間，校長又向教育局呈報過一次，他每天等着檢驗醫的派來。可是官廳方面並不急急。官吏之所以爲官吏，豈不就在乎此嗎？

貝累陀諾夫不上學校去了，他這方面，也期待着什麼。

最近，他對伏羅勤處處留心。他的眼睛老是不離開這人——這個畜生也許要陷害他呢。早晨醒來，剛睜開眼睛，貝累陀諾夫就憂慮地想到伏羅勤，這時候他在什麼地方呢？在做什麼呢？

有時候，他彷彿看見了伏羅勤——雲塊像羊羣似在天空流動，其中伏羅勤戴着大禮帽也在跑着。在從煙囪中升出的煙霧裏面，時常也有一個伏羅勤做着鬼臉，翻着筋斗，飛也似的過去。

伏羅勤心裏想，而且對一切人誇說，貝累陀諾夫如何愛他，簡直沒有他就不能過活了。

「瓦爾瓦拉欺騙了他，」他說，「看來只有我是他的忠實的朋友，所以非常看重我。」

貝累陀諾夫剛離了自家的門首，想去訪問伏羅勤，不料對方也過來看他，他頭上戴着大禮帽，手裏捏着手杖，一跳一跳的走來，快活地羊一般地叫着，笑着。

「你爲什麼老是戴着大禮帽？」有一回，貝累陀諾夫問他。

「我爲什麼不戴大禮帽呢，阿爾達禮洪·波利希支？」伏羅勤快活地，道理十足地答道，「這是爲了表示應有的謙遜啊。那種有帽章的制帽，不是我戴的，那種神氣的樣子——只有貴族纔配戴，我輩是不配的。」

「你是的確只配戴大禮帽的。」貝累陀諾夫唐突地說。

伏羅勤哈哈地笑了起來。

兩人一同到貝累陀諾夫家中去。

「步行一會兒纔好。」貝累陀諾夫喃喃地說。

「運動是有益於健康的，阿爾達禮洪·波利希支，」伏羅勤像煞有介事的說，「適度的勞動，適度的散步，適度的營養，身體一定會健康。」

「呵呵，」貝累陀諾夫說，「你以爲在兩三百年之後，人們還要勞動麼？」

「爲什麼不勞動就得不到麵包。麵包要用錢去換，而錢是憑勞動去賺的。」

「我就不要麵包。」

「但是，這樣一來，連肉饅頭也沒有了，糕餅也沒有了，」伏羅勤笑着說，「燒酒也沒有了，果汁酒也沒有了。」

「不對，將來的人們不必自己勞動，一切都可以叫機器去做，——將來人們只要將『把手』轉動轉動就好了，好像轉動『巴爾巴里』式大風琴的『把手』一樣……不過，將來是連轉動『把手』這事，也會使人覺得麻煩的。」

伏羅勤低了頭，突出了嘴唇，思索起來。

「對了，」他幻想地說，「這是很好的。然而，我們是來不及看到這種事情了。」

貝累陀諾夫陰險地釘了他一眼：

「你，你是來不及了，但是我，那時還活着。」

「皇天保佑你！」伏羅勤愉快地說，「給你兩百年三百年的壽命，最好爬上四百歲。」

貝累陀諾夫久已不再乞靈於咒語了。一切都聽其自然罷！種種事情上，都是他的道理對，不過，他還得十分當心，不要弄到失敗才好。

到了家中，坐在食堂裏，與伏羅勤對飲着酒，貝累陀諾夫又談起侯爵夫人來。

那侯爵夫人，在他的想像中，是日見其衰老，而且愈加可怕了——面色枯黃，皮膚打皺，彎腰曲背，牙齒闊大，形狀兇惡——她死命地追求他。

「她已經有兩百歲了，」他這樣說着，一面非常擔心地眼睛直望着前面，「她想我跟她重新相好。她不肯把位置先給我。」
「豈有此理！」伏羅勤搖着頭說，「這是個老賤！」

貝累陀諾夫被殺人的觀念所惑亂了。他緊皺着眉頭，對伏羅勤說：

「我已經成了一個……那邊……壁紙後面，還有一個，我把它釘在地板底下。」

伏羅勤毫無懼意。吃吃地笑了起來。

「你可嗅到，他在壁紙後面發臭麼？」貝累陀諾夫問道。

「沒有，我一點也嗅不出。」伏羅勤吃吃地笑得腰都彎下去了。

「你傷風了，你的鼻子塞住了——哦，是的，最近幾天中，那個屍體發紅了……他是在那壁紙後面……他腐爛起來了。」

「那是個臭蟲！」瓦爾瓦拉大叫大笑着，走了出來。貝累陀諾夫擺起嚴重而愚蠢的態度望着她。

瘋狂日益昂進，貝累陀諾夫的心更加迷亂，他開始寫起對於紙牌上的圖形，灰色的怪物和羊的密告狀來了——他說羊騙是子，它變化做伏羅勤的形狀，覬覦一個重要的位置，但在實際上，他只是一隻簡單的羊。他又密告那些木材採伐者——說是他們把樺木都斫倒，使他現在沒有東西可以打人，無法教育學生了；他們只贖下幾株柳樹，但是柳樹有什麼用處？

在路上遇見學生們的時候，貝累陀諾夫每次說些粗野愚蠢的話，使得年幼的害怕，引得年長的發笑。年長的學生們成羣的

跟着他走，待到望見另一個教員的影子時纔四散逃去。年幼的學生們却早就逃開了。

無論到那裏，妖術和奇蹟總是圍繞着貝累陀諾夫。種種的幻覺威脅着他，從他的胸中逼榨出粗野的呻吟聲和喘息聲來。那灰色的怪物，有時滿身浴血，有時遍體生焰的在他眼前出現，它呻吟着，吼鳴着，它的吼聲震碎了貝累陀諾夫的頭。那隻貓，長得駭人地高大，用它的長靴敲響着地板，變形爲一個長髯赤髮的巨人。

第二十八章

沙夏吃過中飯出門，到了約定的時刻——七點鐘還不見回寓。珂珂夫斯基娜不放心起來了：天保佑他，不要使他在外面碰到一個教師罷！他若受了責罰，於她也有不便的。從前寄寓在她家裏的，都是好孩子，向來不會有過到路上去走的事情。

珂珂夫斯基娜自己出去找尋沙夏。到那裏去找呢？——自然是路底羅甫家裏了。

不幸的是，這一天，露特米拉偏偏忘記了把門門起來。珂珂夫斯基娜走了進去，啊，她看到了什麼呢？

沙夏，穿着女人的服裝，立在鏡前，弄着扇子。露特米拉滿心歡喜的笑着，整理着一條顏色鮮明的腰帶的花邊。

「天哪！」珂珂夫斯基娜驚異得大叫起來，「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着急得要命的時候，他倒在這裏演喜劇，多麼不要臉！穿起女人的裙子來！但是你，露特米拉·柏拉特諾夫娜，怎麼你也這樣不識羞的？」

開頭的一會兒，露特米拉也感到一點狼狽，但是她立刻就定了心，快活地笑着，抱住了珂珂夫斯基娜，叫她坐在圈椅裏，對她講述了一個臨時捏造出來的故事：

「我們想表演一齣家庭劇——我扮做男子，他扮女人，這一定是很有趣的。」

沙夏滿面發紅，驚愕之餘，兩眼湧出淚珠來。

「多麼洵氣！」珂珂夫斯基娜含着怒意說，「他應該去做的是學校裏的功課，不是戲台上的事情。你們的想頭真好！亞歷山大，快點換好了衣服，跟我一同回去。」

露特米拉快活地高聲笑着，不停地吻着珂珂夫斯基娜——老婆心裏想：這個高興的姑娘跟小孩子一樣，不懂事的沙夏又樂於聽她擺佈。露特米拉的快活的笑聲使她相信這只是一場孩子氣的玩意兒，因而她就不忍嚴加斥責了。珂珂夫斯基娜裝着嚴厲的兇惡的態度絮絮叨叨地說着，其實她早已心平氣和了。

沙夏在露米拉的床前的屏風裏面換好了衣裳。珂珂夫斯基娜帶他回去，一路上責罵着。沙夏又羞愧，又驚恐，連分辯一句話都

不能。「到了家裏，不要要怎樣哩？」只是這樣的想着。

到了家，珂珂夫基娜以空前的嚴厲的態度對待他；她罰他下跪。但是沒有到五分鐘，這老太婆，被沙夏的悔悟的神情和無言的啜泣所感動，就饒他起來了。

「你看，一身的香氣，半里路外都聞得出呢。」她還在罵着。

沙夏低頭認了錯，吻她的手——這受罰的孩子的慇懃的態度，使老太婆更加感動。

但是，禍水襲到沙夏的身上來了。瓦爾瓦拉和格魯希娜寫了一封匿名信給赫里巴契，密告着說：中學生普爾尼珂夫怎樣的戀愛着路底羅甫姑娘，每夜在她家停眠整宿，非常放蕩。

赫里巴契想起了新近聽到過的一番閑話。四五月前，在貴族長家裏的夜會上，有人諷刺地說出一個少女戀愛一個少年的事情，却是誰也不明白所指的是誰。當時，人們隨即把話題移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在座的聽衆，都是慣於社交的人們，由於一種默契，大家都想到這個話題，在赫里巴契之前是不便暢談的，却假意裝做不顧在婦人們前面亂說的樣子而中止了。況且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和興味也並不怎麼大。赫里巴契當然是留心到這種神氣的，但是他並不向誰究問，他沒有這樣老實。他相信這事遲早會得明白的一切消息，總要通過種種的路徑，在適當的時期傳播出來。這回的匿名信就給他帶來了他所期待的消息。

赫里巴契起初對於普爾尼珂夫的放蕩和他跟露特米拉的關係的不正當，不大相信。

「這些是非，」他心裏想，「都是貝累陀諾夫所捏造，而由懷嫉妬的惡意的格魯希娜張揚出來的。但是，照這信中所說的看來，可見外面正在流傳着足以敗壞自己所主持的學校的名譽的流言。這是非設法不可的。」

第一步，他請珂珂夫基娜到自己家裏來，問她可曾有過什麼事情，足以供人穿鑿附會而造出這種討厭的謠言來的。

珂珂夫基娜已經知道這麼一回事了。她也得到了一些比較長所知道的來得簡單的消息。格魯希娜在路上等候她，向她質問，並且告訴她，露特米拉已經把沙夏整個兒的誘惑得墮落了。

珂珂夫基娜大吃一驚。回到家裏，她把沙夏大罵了一頓。使她最痛恨的是一切事情，都是她親眼看着發生的，而且沙夏的到

路底羅甫家裏去，是得到她的允許的。沙夏裝作莫明其妙的樣子問道：

「我幹了什麼壞事情喲？」

珂珂夫基娜惱亂地說：

「壞事情難道你自己不知道麼？我發見你穿着裙子，這事過去有幾天了？你已經忘記了麼？你臉皮好厚呀！」

「但是還有什麼別的壞事情麼？對於這件事，你已經罰過我了。況且，那條裙子又不是偷來的？」

「你還敢強辯！」珂珂夫基娜氣昏了，罵道，「不消說，我責罰得太輕了。」

「那麼請你更嚴重地罰我好了。」沙夏露着受了委屈的樣子，倔強地說，「你在當時饒恕了我，現在却想起來罰得不够了。」

但是，我是不求饒的，我能够整整的跪上一夜。你爲什麼老是責罵我這件事情？」

「滿城裏已經把你跟露特米拉兩個人的事情講得沸沸揚揚了。」

「他們講的是什麼事情？」沙夏懷着天真的好奇心問道。

珂珂夫基娜又氣昏了：

「什麼事情——這是很容易猜的！你自己肚裏也明白。總歸不會是好事情。說你跟你那露特米羅支加玩得太起勁了，就是這樣。」

「那不要緊，從此以後我不再跟她玩就是了。」沙夏這樣坦然的答應，好像這只是一樁捉迷藏之類的事情似的。

雖然心裏頗覺痛苦，臉上却裝出無罪的神氣。他想從珂珂夫基娜打聽別人怎樣講他，但又害怕聽到卑野的言語。人們到底講着他們兩人的什麼事情呢？露特米拉的寢室的窗子，是對着花園的，而且她每次總把窗帘放下，照理外人是不会看見的。即使有人偷看過他們，但那人怎麼會敢說出來呢？也許，外面所流傳的話是非常侮辱，使人難堪的罷？也許，人們只是說他到她家裏去得太勤罷了。

就在第二天，珂珂夫基娜被校長叫了去。老太婆是担心極了，她沒有對沙夏說起這事，私自準備了一下，依着指定的時刻到學校裏去，赫里巴契十分和善地把他所收到的那封信的內容說給她聽，她流出眼淚來了。

「你且放心，老太太，我們不來責備你的，」校長說，我們很知道你。當然，對於沙夏這孩子，以後是還要照顧得更嚴緊些的。你現在只把過去的情形對我講一講就得了。」

從校長家裏回來之後，珂珂夫基娜重新把沙夏罵了一頓。

「我要寫信告訴你的叔母去，」她流着眼淚說。

「我沒有過失，即使叫了叔母來，我也不怕的。」沙夏也哭着答道。

第二天，校長叫了沙夏去，辭嚴色厲地說：

「我要知道，你在這城中有着怎樣的交際？」

沙夏抬着鎮靜的眼睛，裝作天真的樣子望着校長。

「怎樣的交際？」他說，「奧爾加·華細里夫娜都知道的，我只到幾個同學和路底羅甫的家裏去過。」

「正是爲了這一層哩……你到路底羅甫家裏去做什麼的？」

「沒有別的事情，」沙夏依然保持着天真的態度答道，「我們是讀書的時候多。路底羅甫家的各位小姐都喜歡詩歌的。我每次總在七點鐘以前回家。」

「恐怕不是每次如此的罷？」赫里巴契竭力把裝得十分銳利的眼光釘住了沙夏說。

「是的，有一次我是回去得遲了些。」沙夏以一個天真的孩子的老實態度答道，「但是那一次我受了奧爾加·華細里夫娜的責罰，這以後我不會再犯過。」

赫里巴契沈默了一會兒。沙夏的坦然的答辯使他委決不下。無論如何，他總想對這孩子下一番痛責，但是怎樣罵法，又憑什麼理由呢？這個孩子心裏還不會發生的（至少，赫里巴契是這樣相信的）不良觀念是不便說出來提醒他的——又不可使他受委屈——但是總得使他避免這類的交情所能引起的未來的不幸的結果纔好。

赫里巴契心想辦教育的人實在太困難了，責任太重，尤其是負着統率全校這個名譽的人實在，辦教育是太困難了！這種陳腐的觀念在赫里巴契的頑鈍的頭腦中起着動搖。他開始急急地，平凡單調地演說起來。沙夏心不在焉地聽着。

「……作爲學生，你的第一種義務是用功讀書……無論怎樣有趣的朋友，無論怎樣好的朋友，你也不可一味受他們的誘惑……我相信，多交幾個跟你年齡不相上下的男朋友，於你是最有益處的……你應該顧到你自己的和你的學校的名譽……最後，我老實告訴你，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斷定，以你的年齡而言，你跟那些少女們發生交際是不得允許的放肆的行動，而且是絕對違反世間的禮儀的。」

沙夏哭了起來。他想到人人都以爲他的親愛的露特米羅支加不好，而且都把她說得是個不可接近，不足尊敬的人，心裏十分難過了。

「我對你發誓，我從未做過一點壞事情。」他聲明道，「我們有時讀點書，有時散散步，有時遊戲一會兒，只是這樣罷了。」赫里巴契在他的肩上輕輕拍了幾下，用了竭力要裝做溫和而仍歸冷硬的調子說道：

「聽着普爾尼珂夫……」

（爲什麼這一次他不叫沙夏這名字呢？是不是爲了適合禮貌起見呢？是不是教育部長明令規定過的呢？）

「我相信你，你不會做過一點壞事。不過，我希望你停止了這種太頻繁的訪問。這樣比較好些，你要相信我的話。這並非單是你的級任先生和校長先生的勸告，連你的朋友們也全是這個意思。」

於是沙夏只好道謝，行禮，表示服從了。從此以後，他只能偷空去看看露特米拉，時間不過五分鐘或十分鐘，——雖然如此，他還是設法每日去看她一次。爲了這事，他十分煩惱，——他把滿腔的鬱憤在露特米拉身上發洩。他時常叫露特米拉是呆婆是雌驢，有時甚而至於打她。但是露特米拉却一味對他發笑。

消息傳來，城中的劇場的優伶們，發起了一個假面跳舞會，并懸有賞格，獎給服裝最好的人。人們把那賞格說得天花亂墜：婦人可得牝牛一隻，男子可得腳踏車一具。這個消息，激動了全城的仕女。誰都想要得彩——這賞格實在太大啊。人們連忙做起衣裳來，不論多少錢都肯化了。誰若想出了一種新鮮的服裝，就連對於最親密的友人，也嚴守祕密，唯恐自己的好想頭被人家偷了去。

待到假面跳舞會的廣告一露佈——一張張的大廣告貼在牆壁上，也分送到名人的家中——人們這纔知道既無所謂牝

牛，也無所謂腳踏車，對於婦女，只有一把扇子；對於男子，只有一本貼照簿。這消息使所有的大為失望，生起氣來。到處發生了種種的不平之言：

「我們的錢，真化的不值得呢！」

「這樣的獎品——簡直是在跟我們開玩笑！」

「這種廣告是老早就應該發表的。」

「只在我們這種地方纔准用這樣的方法騙人呢！」

然而大家依然繼續預備着服裝。雖說是這樣的獎品，倘若能夠得到它，總是一件美事啊。

達麗亞和露特米拉却始終對於獎品絲毫不感興趣。就是牛，又有什麼用處？何況是扇子！難道她們不會看見過這些東西麼？——況且，當審查員的不知是誰呢？審查員的趣味不知道靠不靠得住？但是，她們姊妹二人，對於露特米拉所發明的使沙夏扮作女人，參加跳舞會，騙倒全市的人，并且把他裝扮得能够奪得獎品的這個想頭非常熱心。瓦萊理亞表面上裝出贊成的樣子，但是嫉妬而優柔的她，心裏實在頗不高興——沙夏並不是她的男友啊——却又不敢跟兩位阿姊反對。她只是露着輕蔑的微笑說道：

「他不敢的。」

「爲什麼不敢？」達麗亞決然的說，「我們安排得不使一個人知道好了。」

當她們將這計劃告訴沙夏之後，露特米拉附加着說：

「我們要把你裝扮成一個日本女人。」

沙夏跳了起來，發出一聲歡呼。要做就做，管他怎樣——如果能够不使人們知道，那當然更好。

總而言之，他是同意了。那裏會拒絕呢？騙倒一切人，那是多麼有趣啊。

她們即刻決定把沙夏裝成一個藝妓。三姊妹非常祕密地預備着，連對拉理莎和她們的阿哥，也毫不說起。藝妓的衣服，是露特米拉依照着雜誌的插畫巧妙地做了起來的——用大紅緞子做裏子的黃色綢面的又長又闊的袍子；袍子上面繡上各式各

樣奇奇怪怪的大花朵。

扇子和傘子，也是她們親手做的——扇子是將薄薄的彩色的日本紙張在竹骨上，傘子是在同樣的竹骨上，張上薔薇色的綢面。——脚上，是薔薇色的襪子和日本式的小木屐。

聰明的露特米拉又畫了一個藝妓的假面——一個黃色而可愛的瘦削的臉，上面含着一抹嫵靜的微笑，雙眸斜睇，櫻唇緊閉。只消再從彼得堡去買了又黑又滑又亮的假髮來就好了。

衣裳的尺寸，是必須相當的時間量試的，無奈沙夏只能偷空過來幾分鐘，又難得每天如此。但是他們終於想出了一個計策——沙夏在夜間趁到珂夫基娜睡熟之後，越窗逃了出來。這個脫逃的計劃也成功了。

瓦爾瓦拉也為預備參加假面跳舞會而忙碌着。她買了一個十分醜惡的假面；至於衣裳，在她絲毫不成問題的，她決定扮作一個廚娘。她在腰際掛了一個飯杓，頭上戴着白的頭巾，兩隻手臂一半裸露着，又在上塗上濃重的紅色——表示一個廚娘剛纔離開廚灶。她的服裝，全是現成的。如果她得了獎——那是好極了，否則——那可討厭。

格魯希娜想扮一個迭安娜 (Diane)。瓦爾瓦拉忍不住發笑的問道：

「你也帶頸圈麼？」

「爲什麼我要帶頸圈？」

「爲什麼？——迭安娜，這是一隻母狗，爲什麼沒有頸圈？」

「你說什麼話？迭安娜，是仙女，不是母狗。」

瓦爾瓦拉和格魯希娜在格魯希娜家裏一同穿戴起來。格魯希娜的裝束實在太輕褻了：肩胛和手臂露出着，胸部和背脊也露出着，不穿襪子，靴子很小，兩腿一直露到膝頭爲止，衣裳是用極薄的白布做的，鑲着紅邊，直接貼在肌肉上——這件衣裳短而闊，有着許多很大的皺褶。瓦爾瓦拉笑着說道：

「差不多就是裸體了。」

格魯希娜睜眼，老着面皮說道：

「所有的男人都要追逐我了。」

「爲什麼有這許多的皺襞？」

「我預備在裏面藏放給小鬼頭們吃的糖菓呢。」

格魯希娜以爲她所大膽地揭露着的一切都是美麗的——然而多麼矛盾啊！皮膚上留着蛇蚤咬過的疤痕，舉動粗暴，言語俗不可耐。在這裏「美麗」又受了一次侮辱了。

貝累陀諾夫以爲人們的組織這個跳舞會，是特地對他而設的一種羅網。但是他仍然去看——沒有假裝，穿着常禮服。他要親眼看看人們怎樣對付他。

關於假面跳舞會的想像使沙夏高興了許多天。但是他忽然陷於疑惑之中了。怎麼從家裏逃出去呢？特別在近來幾天的討厭的情形之後。要是學校裏發覺了這事情，那是一定要開除他的。

最近，那個級任教師——一個連對於貓兒也不叫華斯加而叫華西里的自由主義者——當報告分數的時候，對沙夏說道：「當心點，普爾尼珂夫，你得好好用功呢。」

「我的分數不是並不很低麼？」沙夏信口地答道。說了却非常擔心。以爲教師一定要說出別的話來了。這倒不然，教師不再說一句話，只是用嚴厲的目光釘着他看。

舉行假面跳舞會的那天，沙夏自以爲決沒有勇氣會去參加的。這是太可怕了。不過——路底羅甫家裏的服裝是預備好了的——讓它棄而不用麼？還有一切的空想，一切的努力呢？露特米羅支加會得

大哭的，不還是去的好。

最近數週間所養成的掩飾的習慣，幫助着沙夏不在珂珂夫基娜前面露出一點心亂的樣子。幸虧那個老太婆睡得很早。沙夏，他也很早的就爬上眠床——爲了假裝得像樣點，他也將衣服脫下。却把上衣放在靠近門口的椅子上，把靴子放在門外。

現在就得準備逃走了——這是最困難的一件事。路徑是完全想好了的，前幾天他曾經試走過一次，越窗而過。

沙夏穿了淺色的夏衣——這本是掛在房中的衣櫃裏的——着了室內用的軟底靴，當心地趁着一個人聲足聲都絕的時

間，不聲不響地從窗口爬出。天空下着細雨，氣候寒冷，天色昏暗，路途泥濘。沙夏唯恐被別人認出，他脫了制帽和靴子，擲進自己的房內，捲起褲腳，開始飛跑。光赤的腳在泥滑的石板路上跳着。在黑暗中，人們看不清他的臉面，又因為他跑得很快，人家看見了，也只當他是一個被差遣出來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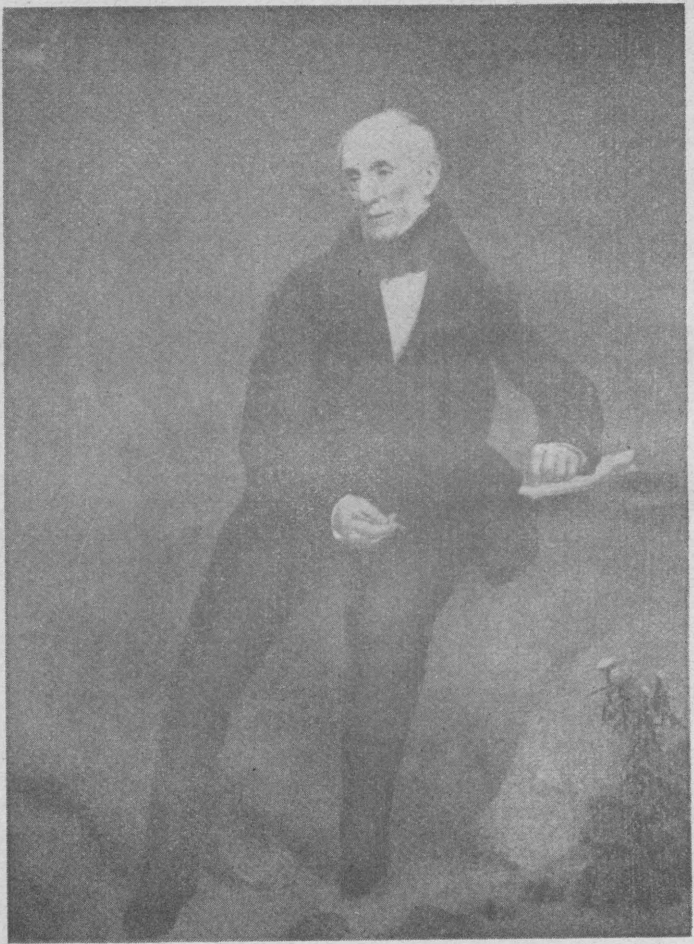
瓦萊里亞和露特米拉替自己們準備了很簡單的但也很美麗的服裝：露特米拉扮作吉卜西女人，瓦萊里亞扮作西班牙女人。露特米拉穿了綢質的，襯着紅色天鵝絨的衣裳。瘦弱的瓦萊里亞，穿着黑色的綢衣和薄沙衣，手拿一把張着黑紗的扇子。達麗亞沒有另做新的衣裳——她有一套去年做的土耳其式的服裝，她就把它這個穿上。

「犯不着挖空心思另做。」她決然的說。

沙夏一到，三個姊妹就開始把他裝扮起來。沙夏對於假髮特別擔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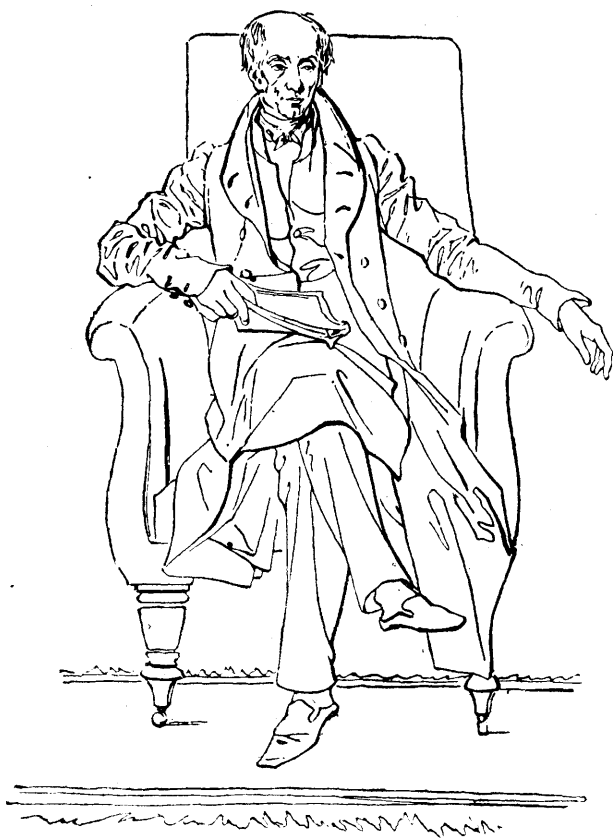
「萬一它脫落下來，怎麼辦呢？」他憂慮地說了好幾次。

終於，她們用一條帶子吊住假髮，在顎下打了結。



W. Wordsworth 像

H W. Pickersgill 作



W. Wordsworth 像

D. Maclise 作

My dear Cottle,

I received your letter enclosing
a 5 £ Bank note. I am in want of
money, I shall therefore be obliged to you
if you will remit to me, (not to
my Brother as I before requested) the

W. Wordsworth 的手蹟

抒情詩歌集「序言」

〔英國〕渥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作

曹葆華譯

這些詩在第一版時已給一般讀者讀過了。當時印行出來，本是把它們當作一種試驗，希望由此可以看出：將敏感的人們底真實的語言加以選擇而予以韻律的安排，究竟能否表達出詩人所竭力要表達的那種愉快，並且能够表達出多少。

這些詩所生的影響，事前我會加以估計，並且估計得相當精確。我以為凡是喜歡這些詩的人，讀後必會非常高興；反之，我也很知道，凡是不喜歡這些詩的人，讀後必定非常不高興。所得的結果與我所期望的大致相合，祇有一點不同，即是，讀後感覺高興的人比我當初敢於希望的還多一些。

有幾位朋友渴望這些詩成功，他們相信，如果寫這些詩時所依據的觀點真能實現，那就會產生出一種詩，這種詩能使人們永久感覺趣味，而且在其倫理關係的性質和種類上也十分重要；因為這個理由，他們勸我在詩集前面加上一篇替這種詩的理論辯護的長序。但是我不願作這件事，我知道在這個當兒讀者會漠視我的理論，會懷疑我抱着自私而愚蠢的希望，想以道理說服他們來贊成我這些特別的詩；我更不願作這件事，因為要把意見充分表現出來，要使理論十分有力量，就需要一個很長的篇幅，這是與序言不相稱的。要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明白，很合理，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國度裏一般人的趣味完全敘述出來，並且先決定這種趣味是健康的或是腐敗的，而且健康到何種程度，腐敗到何種程度。要決定這些，我們必須指出語言與思想怎樣互相作用，互相影響，我們又必須追溯文學底進化和社會底進化。因此，我總不願作正式的辯護；但是我也知道，不作一點序言來介紹，就突然把這些與現在一般人所首肯的詩根本不同的東西要讀者接受，那未免有一點兒太不合禮貌了。

大家都以為作家寫詩，就正式訂下條約對於某種已知的聯想習慣須加以滿足，他不僅告知讀者他的書裏有某種思想和文詞，並且還告知讀者他的書裏沒有某種思想和文詞。韻文底這種表徵，在各個時代都引起各種不同的期望；例如，在卡提拉斯 (Catullus)，達命斯 (Terence)，和魯克銳夏斯 (Lucretius) 底時代，在斯達夏斯 (Statius)，和克羅定 (Claudian) 底時代；以及我們這

個國度，在莎士比亞，波蒙（Beaumont）和弗雷希（Fletcher）底時代，在約翰·鄧（Donne）和考里（Cowley）底時代，在顯頓（Dryden）或蒲白（Pope）底時代。我在這裏並不是要確定現代一個作家作詩所給與讀者的期望該是什麼；許多人看來，我決定還未曾實行我自願訂下的條約。凡是對於近代作家底華美而空虛的文詞習以為常的人，如果來讀這本書，拚命讀完，他必定常遇着奇怪和粗拙的地方而感覺不快；他會在書裏各處尋覓詩句而不得，他會因此詢問，無論怎樣客氣，怎能讓這些東西稱為詩呢？因此我希望讀者不要責備我把自已計劃要作的東西敘述出來，不要責備我把自已為什麼要這樣作的理由（祇要篇幅許可）解說出來，以便他們少有一些失望的不快，而我自己也免掉一個作家常遇到的最無謂的責難；即是，責難作家怠惰，不努力確定他當作的事情，或決定了當作的事情而又不能實行。

這些詩的主要目的，是在選擇日常生活裏的事態，極力用人們常用的語言加以敘述或描寫，同時在這些事態上加上一種想像的光彩，使日常的東西在不常的狀態下呈現出來；總之，是從這些事態追溯自然定律——特別是關於我們情感激動時怎樣聯想的定律，使之覺得饒有趣味。我通常都選擇平賤的田園生活作題材，是因為在這種生活裏，人心中主要的熱情找着了更好的所在，能夠達到完成，少受拘束，並且吐出一種更純樸更動人的聲音；因為在這種生活裏，我們基本的情感共同存在於一種更單純的狀態之下，並且因此得到我們更確切的觀照，能更有力地表達出來。也是因為田園生活底習俗是從這些基本情感萌發出來的，並且從田園工作的性質裏，這些習俗更易為人了解，更能持久；並且又是因為在田園生活裏，人們底熱情便與自然底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為一。至於我又採用這些人使用的語言作工具（加以選擇，免掉這種語言的真正缺點，免掉令人不快的種種東西），是因為這些人時時刻刻與最好的外界東西互相傳達，人們最好的語言本來都是從這些最好的外界東西得來的；也是因為他們社會地位不同，交際範圍狹小而無變化，少受社會上虛榮心的影響，他們表達情感和思想，都很單純而不矯揉造作。因此，這樣的語言從屢次的經驗和純正的感情發生出來，比起一般詩人們通常使用的語言，是更永久，更富哲學意味的。一般詩人們都以為自己很光榮，自己的藝術也很光榮，只要他們與人類的同情心分離，專注於自己矯揉造作的文詞，以滿足一般反覆無定的趣味和慾望。（原註一）

（原註一）在這裏我們須得注意喬叟（Chaucer）最動人的詩差不多都是純粹的語言，直到如今，一般人還能懂得。

但是，我也知道，現在有幾個作家在自己的韻文裏介紹了一些瑣屑卑賤的思想和語言，因此都遭了一致的反對；我也承認這種缺點祇要存在，比起矯揉造作，對於作家的名譽還更壞些，雖然我同時知道這種缺點結果上並不那樣有害。這部集子裏的詩至少有一點和這些詩不同，即是，這集子裏每一首詩都有一個有價值的目的。這不是說，我通常作詩起就先有一個目的在腦子裏；這是沉思的習慣已把我的情感增高，使之整齊有序，因而在描寫那激起這些情感的東西的文章裏，就有着一個目的。如果我這種意見是錯誤的，那我就沒有權利享受詩人的名稱了。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感情之自然流露，這個說法雖然是靠得住，然而凡有價值的詩決不是由於題材的變化而產生出來的，有價值的詩的產生，乃是由於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深思很久。因為我們的思想限制着和指導着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思想是我們以往一切情感底代表；我們靜觀這些代表相互的關係，我們就發現什麼是人類最重要的東西，如果我們重複繼續這種動作，我們的情感就會與重要的題材聯結起來。最後，如果我們生出來就具有很強的感受性，我們心中就會養成這樣的習慣，祇要隨便盲目地服從這種習慣，我們就會描寫那些事物，吐露那些情感，以致讀者讀後，了解力多少要增加一些，情感也更加強並且變得更純粹一些。

我也說過這集子裏的詩每首都有一個目的。另外我還須說明，這些詩與現在的一般通俗的詩有一不同之點，即是在這些詩中，是動作和局面因情感而重要，而不是情感因動作和局面而重要。

我決不爲着虛假的禮貌而不說出：我要讀者注意這個特點，並不是爲着這集子裏的詩，而是爲着這些詩的題材的重要。實際上，這種題材非常重要！因爲人心沒有粗莽的剌激物也能被激動；如果一個人不知道這種情形，不知道一個人之高出他人就在具有這種能力，他是不很覺得這種題材底美麗與高貴的。因此，在我看來，竭力使這種能力發生，加大，乃是各個時代作家們所從事的一個最好的職務，而且這種職務，古今來都是很超越的，尤其是現在特別如此。許多原因，從前是沒有的，現在則聯合起來，把人們分辯的能力弄得遲鈍，並且使人不能隨意使用，把人的精神變得到了麻木的狀態。這些原因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日常發生的國家事件，以及城市裏人口的增加。在城市裏，工作的一致化，使人希望非常的事件，這種渴望，祇有迅速傳達的新聞能時時刻刻加以滿足。對於這種生活和風尚的趨勢，我們這個國家的文學和戲劇會力求與之一致。所以已往作家至貴的作品，我差不多說過，如莎士比亞和密爾頓底作品，因爲許多狂妄的小說，病態而又愚蠢的德國悲劇，以及用韻文寫的誇張而無價值的故事

等之風行一時，便被人忽視過去了。當我想到這種對於狂暴刺激的渴求，我就不好意思說我想在這些詩裏把這種壞處加以反對。當我想到一般的壞處，我就不禁感覺重大的憂傷，好在我還深深覺得人心裏有着不能消滅的良知良能，一切偉大而永久的事物裏有着不能消滅的力量，好在我又相信，時代快到了，有魄力的人們會一致起來反對這種壞處，並且會得到更顯著的成功的。

關於這些詩底題材和目的，我已說了這麼多，現在我求讀者讓我告知他一些關於這些詩底風格的事情，因此，他不會責備我不會作那我決不願作的事。讀者會看出，這詩集裏很少把抽象觀念比爲人，普通用以增高風格而使之高於散文的擬人法，我完全棄而不用，我的目的是模倣，並且在可能範圍內，是在採用人們常用的語言；在這種語言裏，擬人法並不常見。擬人法祇是一種辭藻，有時因熱情而效用增高，但我就祇把它當作這樣使用；我仍然把它看作是人爲的技巧，竭力棄而不用，我仍然把它當作是韻文作家底專利品，竭力棄而不顧。我希望讀者得到有血肉的作品以爲伴侶，我相信這樣做，會使讀者感到興趣。自然，別的人走着不同的路徑，也同樣會使讀者感到興趣；我決不干涉他們的主張，但是我贊成我自己的主張。在這詩集裏，很少看見所謂詩的辭藻；我費了很多氣力避免這種辭藻，恰如普通著者費很多氣力去製作這種辭藻；我之這樣做，理由已經在上面說過了，因爲我想把我所用的語言與一般人們使用的語言接近，並且我要表達的愉快又與許多人認爲是詩底主要目的的那種愉快又十分不同。如果不特別仔細，我就沒法讓讀者對於我所要創作的文體有着更確切的了解，除了告訴他我時常注意着我的題材；所以，在這些詩裏很少虛假的描寫，我表現思想都是用的很適合的文字。這樣嘗試，總會得到一些東西，因爲這樣嘗試對於一切好詩是有益的，這種東西，即是所謂的常識；然而這却使我丟掉許多歷來認爲是詩人遺產的詞句與辭藻。我又認爲很得策，把自己進一步拘束起來，禁止使用許多詞句，這些詞句在本身是很合宜而且美麗的，不過被劣等詩人愚蠢地濫用以後便帶有許多不快的聯想，任何方法差不多都不能把它們克服。

如果在一首詩裏，有一串句子，或甚至於單獨的一句，其中文字安排得很自然，但照嚴格的韻律看來，一切與散文無多大區別。有許多批評家，看到這種他們所謂散文化的東西，便以爲有了很大的發現，極力奚落這個詩人，以爲他簡直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事情。這些批評家會創出一種批評底定律，讀者如果高興這些詩，結果定會完全鄙棄這種定律的。我以爲容易向讀者證明，不僅多數好詩底文字，甚至最高貴的詩底文字，除了韻律這方面，與好散文底文字沒有什麼區分，而且最好的詩中一些最有趣

的部分的文字，也完全是那寫得很好的散文底文字。這話差不多可以用一切的詩來證明，甚至用密爾頓的詩也可以證明。讓我在這裏引用葛雷（Gray）一首短詩來解說這個問題。葛雷是這羣人中的首領，這羣人竭力想把散文與韻文底區別更加擴大，他比其餘的人更慘淡經營地創造他自己底詩的辭藻。

In vain to me the smiling mornings shine,

And reddening Phoebus lifts his golden fire:

The birds in vain their amorous descent join,

Or cheerful fields resume their green attire.

These ears, alas! for other noles repine;

A different object do these eyes require;

My Torridy anguish melts no heart but mine;

And in my breast the imperfect joys expire;

Yet morning smiles the busy race to cheer,

And new-born pleasure brings to happier men;

The fields to all their wonted tribute bear;

The warm their little loves the birds complain;

I fruitless mourn to him that cannot hear,

And weep the more because I weep in vain. ①

我們很容易看得出，這首十四行詩唯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用斜體字排列的那部分。我們也同樣看得出，這幾行詩除了有韻腳，除了把 *fruitless* 當 *fruitlessly* 用算是一種毛病以外，裏面的文字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與散文文字相同的。

從上面引用的詩裏，我們可以看出，散文底文字也很可以用在詩裏；我在上面也會說過，很好的詩裏大部分文字與散文底

文字是沒有區別的。現在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我們很可以安全地說，散文與韻文並沒有也不能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我們喜歡尋溯詩與畫兩者底相似之點，因而叫詩與畫爲「兩姊妹」；但是對於韻文與散文，我們從那裏找到連合的關係，兩者類似的特徵呢？韻文與散文都是用同一的器官說話，而且都向着同一的器官說話，兩者的本體據說都是一樣的東西，兩者的感動力也很相似，差不多是同樣的，甚至於毫無差別；「詩」（原註二）底眼淚，「並不是天使底眼淚」，而是人們自然的眼淚；「詩」並沒有天上的歌唱隊以驕傲於人，並沒有這些東西以別於散文；人們同樣的血液在兩者底血管裏循環。

如果認爲韻脚和韻律是一個特點，它推翻了剛才散文與韻文一致的說法，並且又引起其他人爲的種種特點，那麼我祇有回答說，這集子裏的詩所用的文字，無論如何是從人們常用的語言中選擇出來的。這種選擇，祇要是由於真正的情感和興趣，自己就是一種特點，雖初次見到還不覺其怎樣顯著，但文章之完全免掉日常生活之鄙俗和卑賤，即是在這一點上。即使再加上音節，我相信所生的不同之處也不致使頭腦明白的人感到不滿意。我們究竟有別的什麼特點？這些特點從何而來？又存在何處？不，就是詩人藉他詩裏的人物講話，也沒有別的特點；就是爲着要增高文體，或者爲着擬定的鋪張，別的特點也是不必要的；祇要詩人把題材選得很恰當，自然在適當的時候，他就會有熱情，由熱情而生的語言，祇要選擇得很恰當，也必定很高貴而且呈出各種顏色，其中的比喻和辭藻亦必很生動。我用不着說，如果詩人把自己硬造的句子與熱情所暗示的文字混雜在一起，所生的矛盾會使讀者感到驚訝；我祇要說這種混合是不必要的，也就够了。的確，有些詩行，適當地充滿着比喻和辭藻，但當熱情不那樣激烈，文體也很平和時，它們所生的效果大致也就不同了。

因爲這集子裏的詩能否呈出愉快完全是在讀者對於這件事情有無正當的了解，又因爲這個問題對於我們的興趣和情感十分重要，所以我不能祇說了這些離題稍遠的話就算完事。下面所說的一切如果有人認爲是不必要，而且以爲是無的放矢，

（原註二） 我用「詩」這個名詞（雖然遠反了我的意思），我當它與「散文」對立，而與韻文是同義的。但是不把詩有事實或

科學看作在哲學上相對立的，而把詩和散文看作相對立的，這會引起批評上許多的紛爭。其實唯一與散文相對立的乃是韻律；不過這也不是嚴格的對立，因爲散文中自然而常有一些含有韻律的章句，雖然你想避免它們，但是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那麼，他應當記着，不管人們對我怎樣說法，我自己對於我的意見却是十分信任，差不多懷着從未有過的信任。如果讀者承認我的結論，而且承認之後，又竭力實行，那末，我們對於古今偉大詩人底作品所有的批評，必與現在的迥然不同，不論我們是稱贊或者責難；我們底倫理上的情感，影響到這些批評，或被這些批評影響過，我相信總會經過糾正和滌濾的。

從一般的立場而研究這個問題，讓我問問詩人這個字是什麼意思？詩人是什麼？他向誰陳述？我們從他那裏得到什麼文字？——詩人是向人們陳述的人；真的，他比普通一般人具有更活潑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熱忱和溫情，他更能了解人性，而且有着更廣博的靈魂；他喜歡自己的熱情和意志，因為內心生活他比別人快樂得多；他高興靜觀宇宙現象中的相似的熱情和意志，他常常因為不能看見這些東西，便迫而自己去創造。除了這些特點以外，他還有一種天性，比較別人更容易為抽象的事物所感動，彷彿抽象的事物都在他的面前；他有一種能力，能從自己心中喚起熱情，這種熱情與實在事情所激起的很不一樣，但是（特別是在令人高興愉快的同情心裏，）比起別人只由於心靈活動所感到的熱情，則更實在事情所激起的熱情。因為他常常這樣想，他就更能敏捷地表現他所思想和感到的一切，特別是那些思想，那些情感，祇由於他的選擇或他的心靈的創造然而沒有外界的激動便從他心中發生出來的。

不論我們以為最大的詩人真有多少這種能力，我們總不能不承認詩人的語言在生動上和真實上總常常比不過實際生活中的的人們的語言，實際生活中的人們是在熱情底實際緊壓之下，而詩人則祇在心中創造出或覺得創造出這些熱情的影子。不管我們怎樣讚美詩人底稟賦，我們總看得出，當他描寫或模倣做熱情的時候，他的工作總是有一點兒機械，比起人們實在動作和感受時所有的自由與力量。所以，詩人希望把他的情感接近他所描寫的人物底情感，並且暫時完全把自己忘掉，竭力把他的情感與他的人物底情感混在一起，而且合而為一；他因為想到他的描寫有一個特別的目的，有一個使人愉快的目的，有時才把這樣得來的語言稍為改動一下。於是，他就實行我堅持的選擇原理了。他依據選擇原理，拋去熱情裏使人不快的東西；他覺得無須去裝飾自然，增高自然；他愈實行這個原理，他愈相信由想像或幻想得來的文字，不能和從真實裏產生的文字相比。

但是，贊成這些話的人也許會說，詩人既不能時常創造適合於熱情的語言，像從實在的熱情裏得來的語言一樣，那麼，他可以把自己當作一個翻譯者，可以隨便把另一種優點來代替那種他不能得到的優點；他有時可以超出原來的優點藉以補償

他的缺點。但是這種說法適足以贊助怠惰，鼓勵失望。還有，這些人說出這種話，都因為他們不懂得他們談論的東西，他們把詩當作取樂的東西來談論，他們向我們嚴重地說他們愛好詩，而實際上他們愛好詩就像他們愛跳繩或喝酒一樣。我記得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曾經說過，詩是一切文章中最富哲學意味的，的確是這樣。詩底目的是在真理，不是個別的和一地的真理，而是一般和實際的真理。這種真理並不靠着外界的實在性，而是因着熱情深入人心。這種真理本身就是實證，給與他呈訴的對象以能力和信賴，而又從這個對象得到能力和信賴。詩是人們和自然底表象，傳記家和歷史家都必須忠於事實而且要顧到實際的用途，他們所遇到的困難，比起詩人所遇到的困難就大得太多。詩人了解他的藝術底高貴性。詩人作詩祇有一個限制，即是，他必須給一個人以愉快，這個人祇須具有常人的智識就夠了，用不着作律師、醫生、航海家、天文家，或自然哲學家等的智識。除了這個限制以外，詩人與物象之間就沒有什麼障礙，而在物質與歷史家或傳記家之間，却有無限的障礙。

莫把這種給人愉快當作是詩人藝術底一種退化。事實上決不如此。這是對於宇宙間美的承認，一種雖不正式却是間接的更誠實的承認；對於以愛觀看世界的人，這是一種輕而易舉的工作；還有，這是對於人底本有的嚴重性的一種頂禮，是對於人們藉以生活和知覺的快樂底基本原則的一種頂禮；我希望我不會被人誤解；不論在什麼地方，祇要我們對苦痛表示同情，我們就會發見同情與快感連合在一起。我們沒有智識，即是，我們沒有從靜觀事物裏得來的一般原理，我們祇有由愉快而積聚起來的東西，祇有僅僅依着快樂而存在在我們心中的東西。科學家，化學家，數學家，不管他們經過多少困難和不快，他們總知道這點，感到這點。不管解剖學家研究的東西如何給人苦楚，他們總感到他的學識是愉快；他沒有愉快，即沒有智識。那末，詩人作的是什麼呢？他以爲人與周圍的事物交互作用，因而生出無限的痛苦和愉快；他以爲人依着本性，過着平常的生活，得到一些智識，一些定見，一些直覺，一些推斷（推斷成了習慣即成直覺），以靜觀這種現象，他以爲人看到思想和感覺底這種複雜的現象，覺得四處都有事物在心中激起同情，這些同情，因爲他天性使然，都連帶有一些愉快。

人們時常都具有這種智識，我們在日常生活裏都喜歡這些同情。詩人主要就是注意這種智識，這些同情。他以爲人與自然根本互相適應，以爲人心能照出自然裏最美最有趣味的東西。所以，詩人因其由研究裏得來的愉快，與一般的自然互相契合，他得到同樣的感動，像科學家研究自然界特殊事物時所得的感動一樣。詩人與哲學家底智識都是愉快；祇是一個底智識是我們

生存裏必需的東西，我們天然的不能分離的遺產；一個底智識是個別的收穫，我們很慢才得到，並且不是以恒久直接的同情把我們與我們的同胞結合起來。科學家追求真理，彷彿是一個遙遠的不知名的慈善家；他在孤獨寂寞中喜歡真理，愛護真理；詩人歌唱的歌詞，全人類都可以加入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覺高興，彷彿真理是我們看見的朋友，是我們平常的伴侶。詩是一切智識之菁華，它是一切科學底面上的強烈的表情。真的，我們可以像莎士比亞談到人一樣，說詩人是「瞻視往古，遠看未來」的人。詩人是人心底屏障；是一個急進家，保守家，隨處都帶着友誼和愛情。不管地域和氣候底差別，不管語言和習慣底不同，不管法律和習慣底各異，不管事物會從人心裏悄悄消逝，不管事物會遭強暴的毀滅，詩人總以熱情和智識固結着人類社會底偉大王國，使之普蓋全世，包括古今。詩人思想底對象隨處都是；雖然他也喜用眼睛和感官作嚮導，然而他不論何處祇要覺得有氛圍可以展放他的翅膀，他就追溯過去。詩是一切智識之起源和終結——它像人心一樣不朽。如果科學家在我們生活裏和日常情形裏創出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改變，詩人現在也會立刻醒來，不會繼續以往的夢幻。他不僅在這些一般的改變裏緊追着科學家，而且他與科學家並列起來，真正體驗到科學上的現象。如果化學家，植物學家，礦物學家等底發明，有一天為我們所熟習，其中關係在我們這些喜怒哀樂的人看來十分重要，那末，詩人會把這些發明也當作題材來作詩。如果有一天所謂科學的東西為人們十分熟習，大家都彷彿覺其有血有肉，那末，詩人也會以其全副精神幫助這種改革，也會把這種「東西」認為人們日常親切的伴侶而加以歡迎。既然這樣，我們就不會想到，凡是對於詩抱有這樣崇高觀念的人，會以率爾飄忽的裝飾來損害他所描寫的東西底真實性和神聖性，會竭力用各種技巧以讚美自己，而他之用這些技巧，又完全是因為他的題材的卑下和鄙陋。

直到這裏，我所說的一切都是對於一般的詩而言的，特別是對於詩中詩人藉其人物說話的部分而言的。談到這點，我們彷彿可以下一個結論，詩中像戲劇的那些部分，祇要與自然的語言不很接近，而且又用詩人自己的一種特別的文字，（不論是詩人自己認為是特別的，或者一般詩人都認為是特別的，或者那些寫韻文非用特殊的文字不可的人認為是特別的。）在上面加上顏色，凡有智識的人看到，很少不以為不是缺憾。

而且，我們不僅在詩中像戲劇的那些部分裏，見到語言上的這種差別，就是詩中當詩人現身說話的時候，我們也見到語言上的這種差別。關於這點，我望讀者參看我上面對於詩人的描寫。組成詩人的這些特質，沒有一點與別人不同，不過是程度上有

差別而已。總括說來，詩人與別人差別的地方，主要是在詩人沒有外界刺激也能非常敏捷地思想和感受，並且又能把這些思想和情感表現出來。但是這些熱情、思想和感覺都是一般人底熱情、思想和情感。這些熱情、思想和感覺到與什麼發生關係呢？真的，它們與我們倫理上的情操、身體上的感覺，以及激起這些東西的事物發生關聯；它們與原子底運行，宇宙底外象發生關聯；它們與風暴、太陽、四季、冷熱、喪亡、親友、傷害和憤怒、感德和希望、恐懼和悲痛等發生關聯。這些東西是人們底感覺和對象，所以是詩人描寫的感覺和對象，詩人本諸人類底熱情去思想、感受。那末，他用的語言怎能與感覺活潑、見事明白的人們所用的語言有很大差別呢？我們可以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假設不是這樣，詩人祇能表現情感以娛樂自己或像他一樣的人，那末，詩人總可以使用一種特別的語言了。不過，詩人決不為詩人而寫詩，他是為人們而寫詩。除非我們贊成盲目崇拜，或強不知以為樂，否則詩人必須從高處走下，必須像別人表現自己一樣以表現自己，然後才能激起人們合理的同情。除此以外，詩人從人們使用的語言裏選擇文字，換句話說，他依據這樣選擇的文字去作詩，自然他就站上穩當的根基，我們就知道從他那裏會得到什麼。關於韻律，我們的感覺是一樣的；讀者要記住，韻律底特點是整齊的，一致的，不像通常所謂的「詩的辭藻」所有的韻律是硬造的，隨意可以改變的。一方面，因為有韻律，讀者就完全受詩人指導，注意詩人用以結合熱情的意象和詞句；另一方面，韻律守着一定法則，這些法則都是很一定的，詩人和讀者都樂意遵守，而且這些法則也不妨害熱情，除了歷來因增加愉快稍為妨害以外。

現在我可以回答這個明顯的問題，即是，我既然有了這些意見，為什麼我還用韻文寫作呢？除了上面所回答的以外，我還可以回答第一，因為在我面前還有許多不論用韻文或散文寫的最有價值的東西；還有人類偉大普通的熱情，人類偉大有趣的事業，以及整個自然世界，供給給我無限的形式和意象。我們現在暫時認為這些有趣的對象可以用散文描寫得很生動，不過我在這樣的描寫上加上舉世公認的韻律所有的妙處，我就為什麼要受責難呢？對於這點，一些不了解的人還會回答，以為詩給與人的愉快很小一部是靠著韻律，以為沒有文體上別種人為的技巧與韻律連合在一起，專靠韻律乃是不妥當的。以為這樣不循正規，讀者因震驚而失去的愉快會比由韻律所得到的愉快還多。這些人以為韻律必伴着文體上某一些特點以達到目的，其實在我看來，他們把韻律本身的力量估計得太小了。對於這些人，我可以回答，請他們注意凡是歷代不斷給人愉快的詩，現在都還存在，都是描寫平常的題材，並且都用的是樸實單純的文體。如果樸實單純是一種壞處，我們就可以依據這裏談到的事實作強

有力的假設，以為不太樸實單純的詩很可在現在給人愉快；至於我主要的企圖，是在辯護我根據這種主張作詩。

我們可以指出不同的事實來解釋，如果文體雄健，題材重要，那末，依照韻律安排的文字就會長久向人表達出愉快，這種愉快是作者自己感到而欲表達出來的。詩底目的是在引起人興奮以獲得很多的愉快；不過大家都以為這種興奮是一種非常不規則的心境；在這種心理狀態下，思想與感情不會依照平常的次序相互進行。如果用以引起興奮的文字很強有力，或者是意象和感情帶有過度的苦痛，那末，這種興奮就有超出正常範圍的危險。把有規則的東西，把心靈在各種情態中或較不那樣興奮的狀況中所熟悉的東西放在一起，就很可能把平常的情感和與熱情不十分關聯的情感交織起來，使熱情稍為緩和而且有個限制。這話的確是真的；雖然韻律是在奪去語言裏的實質，而於全篇文章上加上一種虛幻的東西，所以我們初看這種意見覺得似是而非，然而我們總承認，太動人的情境和情緒，即帶有很大苦痛的情境和情緒，在韻文裏——特別在有韻腳的韻文裏，比在散文裏總使人好受一些。古歌謠裏所有的韻律是樸實無文的；然而其中有許多章段可以證實這個意見；如果讀者仔細讀這集子裏的詩，也會找出同樣的例子。讀者更可以其重讀「克拉里莎·哈羅」(Clarissa Harlowe)或「賤徒」(The Gamster)所得到的不快之感來證實這個意見；至於莎士比亞底作品，就是最使人感動的地方，也決不超出愉快底範圍以外而使我們過於感動。

——我們初看還不覺得，這一種結果，大概是由於韻律所發生的快感之毫不劇烈而又整齊不斷的衝動所使然。——另一方面（我們須承認這會常常發生），如果詩人底文字和熱情不相稱合，不能使讀者得到一種可悅的感動，那末（除非選用的韻律太不合式），我們在讀者平常從一般韻律得到的快感以及平常從那裏特別的韻律得到的快感或憂感裏，總可以看見韻律很能把熱情託付在文字裏而且使詩人底複雜的目的得以實現。

如果我把這裏所說的理論加以有系統的辯護，我就得把韻文發生愉快的各種原因仔細說明。有一個作用，凡是把各種藝術仔細思考的人都知道，這個作用可以算作是這些原因中主要的一種原因，即是，人們能從不同的東西裏看出相同之點而感到愉快。這個作用是我們心靈活動的偉大泉源，是我們心靈主要的東西。從這種作用裏，我們的性慾纔知道方向，和性慾相關的熱情也才知道方向；這是我們通常彼此談話底要素，我們的鑒別力和倫理情感都靠住這由異見同或由同見異的確切的感覺作用。依據這種原理以研究韻律，證明韻律因此能給人愉快，指出這種愉快在何種方式下產生出來，倒不是沒有用處的事情。

但是我所有的篇幅不許我這樣處置，我祇能說出一個概要就算完了。

我會經說過，詩是強烈情感之自然流露！起源於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緒；詩人靜觀情緒，到了一種特殊反應，平靜完全消逝，就有一種與靜觀中的情緒相似的情緒漸漸發生出來，在心中實際存在着。一般成功的詩篇都從這種情形中起始，而又在相似的情形中繼續進行；然而不管是何種情緒，不管這種情緒達到何種程度，既然由各種原因而來，總帶有各種的愉快；因此不管我們描寫何種情緒，祇要是我們自願描寫，我們的心靈總是在一種享樂的狀態之中。如果大自然特別使從事於這種工作的人獲得享樂，詩人就該聽從這種教訓，就該特別注意，不管把什麼熱情傳達給讀者，祇要讀者的腦筋是健全的，就些熱情就應當帶有一種快感和諧的韻文底音樂性；克服困難後而有的感覺，聯想到相似的韻文作品已往給與的愉快，模糊地感到所用的語言與實際生活的語言十分相似而在韻文裏却又差別很大——這些種情形很微妙地組成了一種複雜的快感，特別把從強烈的熱情描寫所得到的痛苦加以緩和。在動人和激烈的詩中，常有這種效力；至於在輕巧的詩裏，韻律底輕鬆與柔和本身就是使讀者感到滿意的主要東西。關於這個問題我必須說的一切，還可由下面的事實使人更相信，這個事實很少人加以否認，即是用韻文和散文描寫熱情，風俗，或人性，假使兩種描寫得一樣好，結果人們讀韻文的描寫讀一百次，讀散文的描寫祇讀一次。

關於我為什麼要寫韻文，為什麼選用日常生活作題材，為什麼竭力使我的語言與人們使用的語言接近，我已把我的理由說出一些了。即使我替自己的理由辯護得太仔細了，好在同時我討論的還是一般都感覺興趣的題目。因此關於這集子裏的詩，以及這些詩的缺點，我還要說幾句話。我知道我自己的聯想有時候是特別的，不是一般的，因此會把不重要的東西看得太重要，寫一些值不得寫的題材；但是因為這樣，我就不那樣害怕我的語言裏的情思和文句是生硬地聯合起來的，把情思和文句生硬地聯合起來，乃是人們不能免掉的毛病。所以我很相信，在這集子裏有些詩中，雖然情感甚至於可笑，但我用來傳達這種情感的文字總是柔和而動人的。這集子裏有些文句有人認為有毛病，如果證實了現在看來真是有毛病，而且將來也是如此，那末，我會費盡心力去改正的。不過祇因為幾個人的說法，甚至於某一類人底說法，就去加以改正，那未免有點危險；因為如果作者還未信服，他的情感還未改變，他就這樣去做，那是對自己有害處；因為作者自己的情感乃是他的砥柱，他的屏障；如果有一次把情感棄而不顧，他就會慢慢重複地這樣作，到以後情感對自身也不信任，就這樣完全衰弱下去。除此以外，我還可以說，批評家

決不應該忘記自己也犯了詩人一樣的錯誤，而且也許更厲害一些；因為大多數讀者料不到批評家對於文字底各層不同的意義以及思想關係底恒定或變化不會像詩人那樣熟習；並且批評家既然對於這個問題不發出多大興趣，他們就可以隨便輕下定語。

既然耽擱了讀者這麼多時間，我希望再許我請他們注意；有一些詩，裏面的文字很像自然生活裏所使用的，可是詩本身却十分不好，有一種批評反而稱道，這種批評實在是錯誤的批評。原來那種詩句在滑稽詩裏會得到很大的成功，下面所引的一節約翰生 (Dr. Johnson) 的詩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

I put my hat upon my hee a

And walked into the Strand,

And there I met another man

Whose hat was in his hand. ①

在這些詩句之後，讓我把「林中嬰孩」(Babes in the Wood)裏真正最值人稱頌的詩句引一段來。

These pretty babes with hand in hand

Went wandering up and down;

But never more they saw the man

Approaching from the Town. ②

在這兩節詩裏，文字以及文字底安排，沒有一點與普通的談話不同。這兩首詩有些文字，例如「Strand」，「Town」，這個字，都是代表一些最平常的思想；然而有一節我認爲是值得稱讚的，其他一節我認爲是最卑陋的。這個差別到底在那裏呢？這個差別並非由於韻律，更非由於語言，又非由於文字底安排；而是因爲約翰生那節詩裏的內容是鄙陋的。約翰生那節詩是簡單而平常的韻文，處置這樣的韻文的妥當方法，不是在說它是一種壞詩或不是詩；而是在說它缺少意義；它本身沒有趣味，也不能引起趣味。所有的意象不是從健全的思想中產生出來，也不能激起讀者心中的情思。我想這是處置這種韻文的唯一合理的

方法。一個生物，你已知道它歸於那一屬，你爲什麼還要費力去探求它歸於那一類呢？明明白白知道猿猴不是人爲什麼還要費力去證明它不是牛頓（Newton）呢？

我必須要求讀者一件事，即是一個人批評這集子裏的詩，須憑着他自己的感受性，切不可想到別人的批評意見是怎樣。我們常常聽人說：「我並不反對這種文體或那種表現，不過在某一類人看來，是鄙陋或滑稽的。」這種批評方法，對於一切健全合理的判斷力非常有害，可是這差不多是十分普遍的。我們讓讀者遵從着他的感受性，並且，如果他受了別人的影響，我們就讓他勿用這種推斷而妨礙他的快感。

如果一位作家以單獨一篇文章給我們一個他有才能的印象，那末，當我們覺得他另外的作品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很可能據此推測他不會寫得那樣壞，寫得那樣可笑，我們很可以因爲相信他那篇作品，自己去重讀一遍，特別比平常仔細。這不僅是一種公平的舉動，尤其在我們批評詩的時候，可以把我的鑒別力特別改善，因爲批評詩，批評其他文藝，確切的辨別力乃是一種必需的才能，這種才能祇有思想以及長與名著接觸方能養成。我提說這點，並不是想阻止沒有經驗的讀者不自己去批評，（我已經說過我希望他們自己批評，）我祇是想緩和一下輕率批評的風氣，並且以爲如果我們沒有費很多時間去研究詩，那末我們對於詩的批評也許會錯誤，而且通常這乃是必然的現象。

我知道，最能實際幫助說明我的目的，的是指出一般韻律（與這集子裏的詩中的韻律根本不同）給與人們的愉快是那種愉快，並且這種愉快是怎樣發生出來的：因爲讀者會說，那樣的文章他讀後十分愉快；不過除此而外，他還有別的什麼呢？藝術底力量是有限的；讀者會猜到，如果他要結交新朋友，祇有捨棄舊朋友方能辦到。此外，我也曾經說過，讀者自己明白他從那種文章，從他所謂「詩」的文章裏得到的愉快；一切人們對於那些長久不斷地使他愉快的東西，通常都有一種感德之心，一種固執的迷信；我們不僅要得到愉快，並且要從我們習慣的那種方式得到愉快。事實上就是這些情感，已就夠拒絕絕大批的理論了，而且我又不能辯爭勝利，（這是我願承認的，）叫他們丟掉通常享受的東西，以便享受我所推薦的東西。但是，如果我所有的篇幅容許我說明這種愉快是怎樣發生的，那末，我可以去掉許多障礙，可以幫助讀者看出語言底力量不是像他們所像的那樣有限，看出詩能給與人另外更純粹，更經久，而且更美妙的愉快。關於這一部分的問題，我也不會完全忽視；不過，我現在的目的並不是在

證明其他種類的詩所引起的愉快不是那樣活潑生動，不是那樣值得人們高貴的心力去追求；我現在的目的是在說出一些理由，我怎樣以爲祇要我的目的實現了，就會產生一種詩，一種純真的詩，在本質上很能使人們永久感到興趣，在其倫理關係之性質上和種類上也十分重要。

從上面所說的一切，以及把詩讀過之後，讀者自會明白看出我所追求的目的是什麼；他會知道我的目的達到何種程度；並且，更重要的，他會知道這個目的是否值得追求。真的，一般讀者之贊成與否，就看這兩個問題之決定如何。

附錄

我既無權利要求讀者仔細閱讀，而且因序言篇幅十分短小，自然我的意思別人就不能完全明白了。我急想指出「詩的辭藻」這個名詞底確切的意義，因此，我不得不再加上一些話，關於這句我所責難的用語底起源和特性。

各個民族裏最早的詩人，通常都由實在事物所激起的熱情而作詩；他們作詩，十分自然，而且像一般人一樣：他們情感強烈，所以他們底言語很特創，很富於辭藻。到了以後的時代，詩人們以及那想作詩的人們，看到了這種語言底影響，很想不經同樣熱情的激動而發生同樣的效力，所以從事把這些辭藻機械地加以採用，有時候還用得恰當，不過大多時候把這些辭棄用以表現與它們沒有關係的情感和思想。就是這樣不近情理，產生出了一種語言，與任何環境的人真正用的語言不同。讀這種變態語言的人，或聽這種變態語言的人，自己便是在一種紊亂的非常的心理狀態之下；即使爲熱情底真正的語言所感動，他總也是在一種紊亂的非常的心理狀態之下；在這兩種情形中，他總願意忘去通常的理解力或判斷力，他不能像本能的，沒有錯誤的，認識真東西因而使他拚棄假東西；在他面前，假東西憑藉了真東西混在一起。在這兩種情形中，情緒都是令人愉快的，所以無怪乎讀者把兩者混雜在一起，以爲它們是由同一或相似的事物所發生的。除此以外，詩人向讀者講話，完全自以爲是處於高位的人，自以爲是天才，權威。因此原因和其他各種原因，這種變態的語言就被讀者讚賞；詩人從前滿意自己亂用那些帶有真實熱情的詞句，現在則更進一步亂用起來，介紹許多詞句，彷彿由於真實熱情組成的，實際上却是他自己的發明，帶有各種背乎自然和常

識的特點。

的確，我們覺得最早的詩人底語言與平常人底語言真是不同，因為最早的詩人底語言是非常情形中的語言；然而人們實際使用的語言，是詩人被他所描寫的事物激動時所吐出的語言，至是詩人聽到他周圍的人們吐出的語言。至於韻律大致是在那時另外加上的，這使詩裏的語言和日常的語言更加分開，所以無論何人讀最早的詩人底詩，總覺得自己之受感動不是像在實際生活受感動一樣，覺得自己之受感動是由於實際生活裏不同的事物所激起的。這就是最大的引誘，引起了以後一切腐敗惡化的情形；以後的詩人憑藉這種知覺，創造出一種詞句，祇有一點與詩底真實的語言相同；即是，它是非常的語言。不過我會經說過，最早的詩人所用的語言，雖是不普通的語言，但仍是人們使用的語言。以後的詩人忽視了這種情形；他們發現自己能用更容易的方法使人感覺愉快；他們很驕傲自己所發現的表現方法，很驕傲這些方法是他們自己發明出來的。經過多少年歲，韻律就變成這種非常語言底象徵，不論什麼人從事寫韻文，他有多少詩才，就介紹多少這種假的詞句在他的作品裏，把真東西和假東西混雜起來；以後人們底辨別力逐漸變壞，就把這種語言當作是一種自然的語言；結果，由於書籍給人的影響，這種語言在某一程度上真的變成自然的語言了。這種亂用語言的惡習，由這個民族傳到那個民族，並且因為人們的精心結構，這種詞句就一天比一天變壞，使用各種技巧，各種奇怪東西，各種象形文字，各種謎語，把真正的人性完全丟掉了。

這不算是沒有趣味的的事情，把這種誇大而又可笑的詞句給人愉快的原因指示出來。這種詞句之給人愉快是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不過也祇是由於這種詞句表現了詩人奇怪狂妄的性格，使讀者同情詩人這種性格而誇耀自己自愛之心；不過要得到這種效力，須要擾亂讀者平常的思想習慣，幫助他達到那種顛倒混亂的心理狀態，在這種心理狀態下，讀者如果未發現他自己無法得到詩所給與的特殊愉快，至少他想像自己是無法得到這種愉快的。

我在序言裏所引的葛雷底那首十四字詩，其中的詞句，除了用斜體排印的機行以外，都是這種詞句，雖然不一定是最壞的，自然，我們縣可以說在古今最偉大作家底作品裏也常常有這種詞句。要說明我所指的詩的「辭藻」，我與其引用極極的例子，還不如把葉德約中一些用韻文意譯的章段和我們一般的譯本中的作一個比較。把蒲白（Pope）所譯的美西亞（Messiah）讀一遍，讀白錫爾（Prior）底 *Di sweeter sounds adorn my flowing tongue* 等等。讀「課倫倫」第八章之「Thengh」

speak with the tongues of men and of angels.” ③ 等等。我引用下面約翰生的詩作當前的例子：

‘Turn on the prudent Ant thy heedless eyes,

Observe her labour, Singard, and be wise;

No stern command, no monitory voice,

Prescribes her duties, or directs her choice;

Yet, timely provident, she bastes away

To snatch the blessings of a plenteous day;

When fruitful summer leads the teeming plain,

She crops the harvest, and she stores the grain,

How long shall sloth usurp thy useless hours,

While artful shades thy downy couch enclose,

And soft sollicitation courts repose.

Amidst the drowsy charms of dull delight,

Year chases year with unrepitted flight,

Thill want now following, fraudulent and slow,

Shall spring to seize thee, like an ambush’d foe. ④

讀了這些吟嘆不堪的詞句之後，我們再讀原文：‘Go to the Ant, thou Singard, consider her ways, and be wise: which

have no guide, overseer, or ruler, provideth her meat in the summer, and gathereth her food in the harvest. How long wilt thou sleep, O Singard? When wilt thou arise out of thy sleep? Yet a little sleep, a little slumber, a little folding of the hands to sleep. So shall thy poverty come as one that travelleth, and thy want as an armed man.’ Proverbs, ch. vi. ⑤

像上面一樣，我再舉一個例。這裏考白爾 (Cowper) 底詩句，假託說是賽爾克爾克 (Alexander Solzhenitsyn) 寫的：

Religion! what treasure untold
Resides in that heavenly word!
More precious than silver and gold,
Or all that this earth can afford.
But the sound of the church—going bell
These valleys and rocks never heard,
Ne'er sighed at the sound of a knell,
Or smiled when a sabbath appeared.
Ye winds, that have made me your sport
Convey to this desolate shore
Some cordial endearing report
Of a land I must visit no more.
My friends, do they now and then send
A wish or a thought after me?
O tell me I yet have a friend,
Though a friend I am never to see. ②

我引用這一節是因為這裏有三種不同的文體。起首四行表現得很壞；有些批評家以為這是散文；實際上，這可說是壞的散文，非常的壞，就用韻文來寫，也不會更壞。把 church-going 這個字來形容鐘聲，而且又出之考白爾這樣文體雅潔的作家，正是一個好例子，用來證明詩人起初亂用文字，到了後來與讀者都認為是當然的事情，即使不認為是值得稱讚的事情。"Ne'er sigh'd"

at the sound……這兩行詩是熱情的語言，然而用得不合正規，並且因為韻文關係，用在那不該用這種詞句的地方；雖然很少讀者對我表示同意，我總認為這兩行詩是可惡的詩的辭藻。最後一段，通體表現得非常之好，除了讀者看見自然語言與韻律連合得那樣自然而感覺一種美妙的愉快以外，這一段不管是用散文寫或用韻文寫，總是一樣的好。這段詩底美妙處引起我想定下一個原理，這個原理決不會被人棄視，而且又是我上面所說的一切之主要方針——即是，富有「想像」和「感情」的作品，祇要其中的思想和情感很有價值，不論散文或韻文，需要的都是同樣的語言。韻律不過是附屬於文章上的東西；文體如果非需要韻律不可，即使它是很優美的，這種文體也不為聰明的人所珍視。

● 大意

沒有用呵，微笑的清晨向我閃耀；

赤紅的太陽神舉起黃金般的光芒；

沒有用呵，雀鳥們合唱相愛的戀歌，

快樂的田野披上綠色的衣裳。

呵，我兩耳怨恨沒有另外的歌聲，

我的眼睛又渴望那不同的景象；

我孤獨的苦痛溶化了我的心；

不完美的歡愉也在我懷中消亡；

然而清晨的微笑鼓舞起忙碌的人們，

又給更快樂的人們帶來新生的歡狂；

田野帶着非常的禮物給一切人，

鳥雀們向小鳥兒娓娓歌唱，

我無望的向那不能聽我的人悲泣。

因為我哭也無用，我愈更悲傷。

① 大意

我把帽子戴在頭上

獨自散步去到海濱

在那裏碰見一人

他的帽子是在手裏

② 大意

可愛的小孩們，手牽手，

不定的走上又走下，

他們沒有瞧見那個人，

打從城裏走來。

③ 大意

更悅耳的聲音粉飾了我流利的話語。

④ 大意

雖然我用人們和天使的舌尖說話。

⑤ 大意

把你漠然的眼睛轉向那小心的螞蟻，

注意她的工作，懶漢子，你放聰明些；

沒有嚴厲的命令和警告的話語，

規定她的職務或指導她的興趣；

然而她未雨綢繆，趕快忙去
擷取豐日所賜與的一切恩惠；

當「盛夏」把東西堆滿肥沃的平原，
她就收取食物，藏儲穀量。

懶惰奪去了你多少無用的時間。

耗費了你多少氣力，壓抑了你多少力量？

當狡猾的陰影圍着你柔軟的牀榻，

溫和的請求又得到了安息，

在麻木的愉快裏，夢般的歡娛裏，

一年追逐一年，更快的飛逝，

以後貧乏來到，詭詐又遲緩，

像埋伏着的敵人，跳起來抓着你。

大意

去到螞蟻那裏，你懶漢子，看他怎樣工作，你放聰明些；她沒有指點，沒有監督，沒有管理，她在夏天預備食物，收集乾糧，你還要睡多久，呵，懶漢子，你在什麼時候才從睡夢中爬起來？睡一會兒，睡一會兒，抄着手睡一會兒。這樣，貧窮像浪遊人會走來你那裏，貧乏像持有兵器的人會走到你面前——徵言，第六章——

大意

宗教，什麼不可言喻的財寶。

存儲在這個神祕的名詞裏！

比可貴的金銀還更寶貴。

比世上所有的一切還更珍奇。

但那叫人去禮拜堂的鐘聲，

這些山谷與崖石不會聽到，

也不會聽着裏鐘發出歎息，

或當安息日露出嘻嘻的微笑。

風呵，你曾把我嘲弄，

請向着這荒蕪的海岸，

吐訴一些我不能再見的，

海岸的親切真摯的消息。

我的朋友們是否有時候，

也想到我，祝福過我？

呵，告訴我，我還有一個朋友，

雖然我決不能夠再看見他。



菲爾定像

(H. Fielding)

I read all Manly thro' Reports that I Henry Gleding of the
 Middle Temple Esq. for and in full Donation of the sum of one hundred
 ninety nine pounds six shillings of lawful Money of Great Britain to
 me in hand paid by Andrew Miller of St. Dunstons in the
 Strand Bookbinder, who I havept whereof is kindly acknowledged and
 of which I do acquit the said Andrew Miller his Tutor and Officer
 have bargained and delivered a paper and set over and by the said Andrew
 do together full deliver a paper and set over all that my right
 full right and Property in and to a certain Book printed in two volumes
 known and called by the name and Title of the History of the Doventors
 of the City of London said of the said Andrew Miller Abraham Peckan Embroider
 and of the said Andrew Miller a certain Letter of Don. Joseph, and also
 in and to a certain Land called by the name of the said Henry in
 a Regal to the Virgin unmarryed and also in and to a certain Raffle
 called a full Indication of the Duties of the Dowager of Marlborough
 with all Impoverments, Penalties or Attachments which appear stand
 now or her after shall at any time be made by me or any one else
 by my authority to the said Book Papers or Raffle I have
 to the said bargained Premises unto the said Andrew Miller
 his Tutor and Officer to the only proper Use and Profit of
 the said Andrew Miller his Tutor, Tutor, Tutor or Officer for ever
 and I do hereby covenant that and with the said Andrew Miller
 his Tutor and Officer that if the said Henry Gleding the
 Author of the said bargained Premises have not at any time
 hereafter done committed or suffered any Act or thing which
 means whereof the said bargained Premises or any part
 thereof is or shall be impaired or in any way
 and if the said Henry Gleding for myself my Tutor and
 Officer shall commit and do the said bargained Premises
 over against all Persons whatsoever coming under me my Tutor
 and Officer. In witness whereof I have hereunto set
 my hand and Seal this 13 of April 1742

Given seal and delivered by the
 said named Hen: Gleding the
 Day and year within mentioned
 in the presence of Wm Young
 Wm Hather

Henry Gleding

散文的「喜劇的史詩」

英國 菲爾定作 茅盾譯

——小說「Joseph Andrews」的序言

【菲爾定 Henry Fielding 生於一七〇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於一七五四年十月八日，小說家，戲曲家。在歐洲文學史上，他是「近代小說」的先驅的作者。他的「Joseph Andrews」為戲擬李卻特生 Richardson 的小說「Pamela」而作；在「序言」中，他說明了他對於這個文學新形式（近代小說）的概念。】

就是英國的讀者也許對於 romance（小說）的觀念就和本書的作者不相同罷，而且也許結果是在此書中未必能得若何欣賞——乃至連求得欣賞的意念都沒有罷；因此，對於像本書那樣的著作，（我不記得我們的文字中曾經有過與此同樣的企圖，）先來幾句序說，大概不是不正當的。

「史詩」(Epic) 跟「戲曲」(Drama) 似的，被分為悲劇的和喜劇的。荷馬 (Homer) 他是此種「詩」的始祖，曾經給我們以此兩者（悲劇的和喜劇的）之樣本，雖然後者（喜劇的）業已完全遺失。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告訴我們：「喜劇的史詩」跟「喜劇」的關係正與伊利亞特 (Iliad) 和「悲劇」的關係一樣。而我們之所以不見古代的作者們有此「喜劇的史詩」的作品之例，也許就爲了那偉大的樣本早已遺失；如果在古代倘有此樣本的話，將見仿作者之多是不下於此偉大的原作之其他體式的。

再者，因爲「史詩」可以是「悲劇的」或「喜劇的」，我就毫不遲疑地要說道，「史詩」也可以是韻文的或散文的，因爲此類的散文的作品雖然缺乏了批評家所列舉的史詩的構成要素之一——就是韻律，而然而，要是所有的要素，例如故事，

動作，人物，情感和修辭，在一篇作品中並不缺少，而所缺者只是韻律，那麼，我以為算牠是「史詩」也是合理的；至少，在未有批評家想到理應將牠歸入另一項目，或特定一名目的時候，可以這樣辦。

所以，在我看來，康布累（Cambrai）大主教的忒楞馬卡斯（Telamachus）^①就是屬於「史詩」類，正如荷馬的奧德賽一般。實在說來，與其將牠（忒楞馬卡斯）歸進全不相像的一類裏去，^②還不如將牠屬於那只有一個要素不同的一類，比較公平得多，合理得多。普通稱為「羅曼司」（romance）的那種大部頭的作品，如 Clelia, Cleopatra, Astraea, Cassandra, Grand Gynys，以及此類中數不清的其他名目，據我所見，則大都是既無教訓的意味，又沒有娛人的趣味的。

所謂「喜劇的羅曼司」（Comic romance）就是用散文寫的「喜劇的史詩」（Comic epic-poem）；正如「嚴肅的史詩」^③之有別於「悲劇」（tragedy），「喜劇的羅曼司」之所以異於「喜劇」（Comedy）者，亦為：更廣延更錯綜的動作，包括著更多羣的穿插（incidents），引進了更多種樣多的人物。「喜劇的羅曼司」在故事和動作上異於「嚴肅的羅曼司」^④者，是這一個是悲肅而莊重的，一個却是輕鬆而詭譎可笑的；而在人物方面呢，「喜劇的羅曼司」引進低級社會的人物，因而表現低級的風尚，至於「嚴肅的羅曼司」則給我們看了最高級的風尚和人物；最後在情感和字句用法的不同，則「喜劇的羅曼司」不取莊嚴的，而取滑稽可笑的。我想來，在描寫（字句用法）上，嘲笑是有時也可以用的；這一點，本書裏就有許多例子，如戰爭的描寫，以及別的一些，那是無須給古典名著的讀者指出來的；這些「戲擬」或嘲諷的摹仿，主要是在博取慣讀古典名著的讀者的賞心悅目罷了。

① 指 Fénélon（1699）所作的忒楞馬卡斯的冒險（Les Aventures de Telémaque）。這是用散文寫的，共二十四卷，寫攸力和斯的兒子忒楞馬卡斯尋父的經過，蓋從奧德賽市的忒楞馬卡斯的故事演述而成的。

② 指「羅曼司」。忒楞馬卡斯通常被歸入此類。

③ 指「悲劇的史詩」。

④ 指「悲劇的羅曼司」。

但是雖然我們有時在我們的描寫中引進了嘲諷，在我們的情感和人物中，却不許有嘲諷。因為除非在嘲諷的戲擬的那類作品中（而這不是本書的目的），這是決不能算做正當的。實在說來，兩種作品之差異，更沒有比「喜劇的」和「嘲諷的」兩者相差之大了。因為後者永遠是展示那些凡屬怪誕的和不自然的事物，而且如果我們一加按察，便知我們的快感是由最高級的事態撥轉而最入低級的，——或相反，由最低級的撥轉而入最高級的，——此種出人意外的兀突而來的，所以在前者，我們應當永遠謹嚴地自守着事理之自然的範圍，而由於恰當的摹擬（對於事理之自然的），就流出了一切的凡是用此方式能使敏感的讀者感受的喜悅。而也許，是有理由的：為什麼一位「喜劇的」的作家而逾軼了事理之自然的界限時，比之一切別的作家更難邀寬恕；因為一位「嚴肅的詩人」（「悲劇的」的作家）並不是極易常常接觸著偉大的和可敬的人生，但能供給一位精密的觀察者以笑料的人生則到處皆是。

關於嘲諷，我曾經略述如上之所見；因為我常常聽得有人把一些實在是一「喜劇的」的劇本徒因作家在描寫上有時用了嘲諷的筆調而即稱之為「嘲諷的」作品。在流俗之見，以為描寫之為「詩」的服裝，正如服裝之於人，乃是確定了品性的，（在詩方面是確定了詩的整個品性，在人方面，是確定了人的整個品性，）以為服裝勝過了其他任何更大的美質；但是，人物和情感而是完全自然的話，則某種滑稽的作風當然未必即使該作品成為嘲諷的，正如僅有空虛的華美和字句的莊嚴而其他一切都是鄙俗和低級的，不能視為真正莊重嚴肅的作品。

勳爵夏脫司倍萊（Lord Shaftesbury）認為「古人的著作中找不到那樣的東西，」——說這話的他的意見，僅就這一點而論，是和我的意見相合的。但是也許我不如他那樣的憎惡著嘲諷；這倒不是因為我在舞台上對這方面有過小小的成功，而實是因為這比其他別的體式更能供給了優美的愉快和笑料；而且這些也許在心理上有更多的整批的衛生作用，而且更能排遣忿懣憂悒和不好的心情，遠過於一般人的想像。況且，我要聲訴於通常的觀察，如果同樣的一羣人享受了二小時或三小時的嘲諷的滑稽的作品甜味，比之他們肅領悲劇或莊嚴的演講的酸味，到底是何者更能使他們的心境充滿了怡然的平和與諒然。

的慈惠呢。

要是用另一科學來說明這一切，那我們也許能將這中間的差異看得更分明：讓我們比較考察一下「喜劇的歷史畫家」（Comic History-painter）的作品以及那些被意大利人稱為「Caricatura」（諷畫）的作品。在前者我們將見最偉大的優點在於最正確的地摹繪了「自然」乃至使得評判的眼光會立即屏斥了凡是不合「自然」的，以及畫家對於「史蹟」的任何自由取捨。至於在後者呢，我們就容許一切的放誕詭奇了。因為「Caricatura」的目的在表現魔怪，而不是表現人；無論什麼樣的歪曲和誇張都在牠的正當範圍以內呵。

而繪畫方面之有「Caricatura」亦猶文字方面之有滑稽的嘲諷。又「喜劇的」作家和畫家之相互關係亦復如此。在這裏，我再進一言：正因爲在前者（Caricatura——滑稽的嘲諷）似乎是畫家方便些，故在後者（「喜劇的」）一定是作家方便些；因爲繪畫出「魔怪的」的來，比描寫出來更爲容易，而將「滑稽的可笑的」來描寫則比繪畫出來容易些。

而且，雖然無論在繪畫或在文學，這後者（「喜劇的」）一部門並不能像前者（Caricatura——滑稽的嘲諷）一部門那樣強烈地有刺激感官的效果，然而我相信我們必得承認後者能引起我們的更理性的和有用的愉快。許要是把那位天才的霍甲斯（Hogarth）稱爲滑稽的嘲諷的畫家，在我看來就不免是對他的小小的不敬；因爲畫一個人而將他的鼻子或臉上別的部分畫成反常的，或是把他的姿態畫成了怪樣的或不近人情的，當然比在畫布上表現了一個人的情緒要容易得多了。說一個畫家所作的人物「栩栩如生」，當然是不小的揄揚，然而倘說他們（人物）「似乎在思想」那就無疑地是更大而且更可貴的讚美。

然而仍舊回到本題罷。如上所述，落在本書範圍內的，只有些「發笑的噱頭」。要是讀者明白了他自己——乃至以寫「發笑的噱頭」爲職業的作家們，一向對於這一名詞的觀念是如何出奇地錯誤，那他也就覺得我在這裏作一些解釋是不算冒昧的。因爲除非有那樣的誤解，不然我們如何能把許多企圖都歸之於意在把萬惡的棍徒——乃至更甚的把最可怕的災禍，都當作笑話講呢？要是有一位作家寫了尼祿的喜劇而用意無非使他的母親笑痛了肚皮那麼，還有比這位作家再荒謬的麼？或者，

● 尼祿（Nero），羅馬暴君，曾焚燒羅馬而彈琴欣賞火景。

還有比將貧窮與災害的慘狀當作笑話講，更能使世人駭怪的麼？可是，像這種樣樣荒謬的事，讀者就是未嘗學問，也能够自己知道的。

再者，似乎是可注意的，是那位極喜而且極勇於下定義的亞里士多德，並沒想到應當給「發笑的噱頭」下定義。不錯，他在告訴我們喜劇的當兒，他會斷言道，邪僻不是喜劇的目的。但是，照我所記得，他沒有積極地指說牠是什麼。在這題目上寫了考據文章的阿倍·勃萊茹特（Abbe Bellegarde）也不會說，雖然他溯尋源流，舉示了牠的許多分支。

真正的「發笑的噱頭」的唯一根源（據我所見），是「矯飾」（Affectation）。但是雖然這只從一個泉源出來，而當我們一想到匯流入於牠的支流之多不勝數，我們就不得不對此豐饒的地帶停止讚賞了。而且「矯飾」是從下列的兩原因之一出發的：虛榮心或偽善。正如虛榮心使我們爲了沽譽之故而矯爲善行，偽善便是使得我們在假裝的善良面目下藏匿了卑污的品性而努力避免著檢察。而雖然此兩原因常常混合（牠們應得有點區別的），可是爲的牠們是從很不同的動機出發，因而牠們的作爲也就同樣地顯然有別。實在說來，從虛榮心發生的「矯飾」比之偽善發生出來的，較近於真性，因爲牠不像偽善似的有強烈的本性矛盾的掙扎。同時也可以注意的，是「矯飾」並非絕對不容那些被矯飾的性質的，所以，雖然從偽善出發的「矯飾」幾乎近於欺詐，但只從虛榮心而來的，却只有一半是出風頭的性質；例如一個誇大自負的人對於自由的矯飾顯然和一個貪婪的人的同樣舉動是不同的，因爲那誇大自負的人雖然表面和實質不一致，或是他沒有他所裝做出來的德性，但至少他自以爲是有的，因而在他身上所表現的對自由的矯飾比起在那貪婪的人身上所表現的，也就不討厭些了，貪婪的人的本性和他所做作出來的表面是剛剛相反的。

從這「矯飾」的發見，就起來了「發笑的噱頭」了，——這是常常使得讀者驚訝而愉快的，而且從偽善而來的「矯飾」比之從虛榮心而來的，更能使這驚訝和愉快達到較高較強烈的程度。因爲發見了其人之本來面目和他所做出來的姿勢完全相反，那就比發見了其人之本質和外表小有不同，更爲驚訝，因而也就更爲可笑了。我應當說，我們的朋·瓊生（Ben Jonson），——大家都知道他在「發笑的噱頭」方面是最好的好手，——主要地是應用了偽善的矯飾的。

而亦只有從「矯飾」這才可以把人生的不幸和災禍，或是自然的缺陷，作爲發笑的資料。誰要是能在醜惡，衰弱，或是貧窮

的本身。覺得可笑，那不用說，他的神經一定是病態。我也不相信有人遇見一個僮夫乘兩輪貨車在街上過去，會覺得是可笑的。但是如果他看見那傢伙從四輪六馬的闊氣車子裏下來，或是把大帽子挾着臂下從椅子裏跳出來，那他就要笑了，而這笑是應當的。同樣，如果我們走進一個窮人家裏，看見是可憐的一家人凍得發抖，嚷着肚子餓，我們是不會笑的，（要是我們會笑，那我們至少一定有魔鬼的性格了；）然而要是我們發見那屋裏的壁爐鐵格不裝着煤而插着鮮花，壁櫥上有空的盤子和瓷盆，或是他們身上或傢具有別的精飾的富有和優雅，那我們如果笑了的話，我們實在應當被原諒的。自然的缺陷不是開玩笑的目的，但如果醜人效顰，或是跛人自炫矯捷，那麼，他們的不幸的自然缺陷本應感動我們的同情的，却只能轉使我們忍不住發笑罷了。

詩人是把這一點做得過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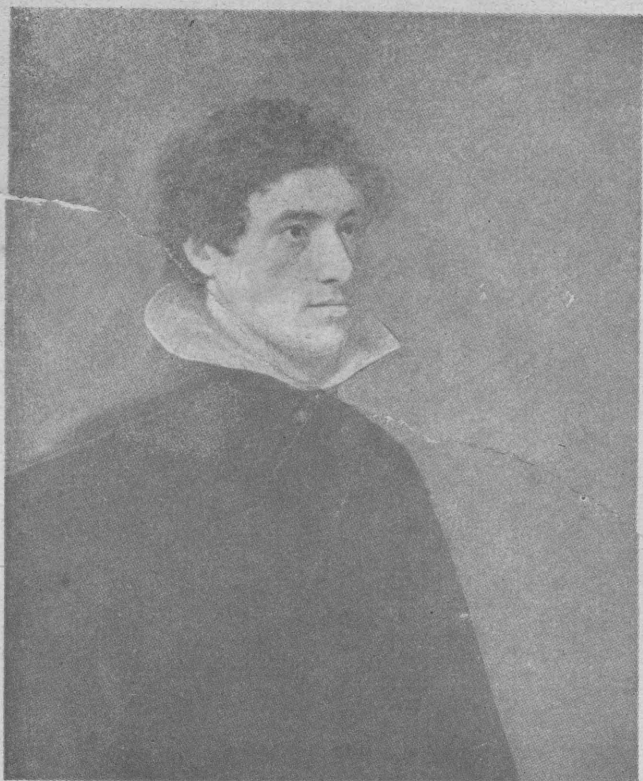
“None are for being what they are in fault, But for not being what they would be thought.”

在這裏，如果不拘韻律而將“ridiculous”這字放在第一句的末尾，那麼，那思想便將更見確切。大的卑污是我們痛恨的正當對象，小毛病是我們所憐憫的；但是據我所見，「矯飾」是「發笑的噱頭」的唯一真正根源。

但是也許有人反駁我，說我在本書內引進了卑污的，——而且是極惡的卑污，就是違背了我自己的定律。對於這，我將回答：第一，敘述一串的人類的行動而絕對不涉卑污，那是很困難的；第二，在本書內所見的卑污，與其說是成習慣地佔居於人心的根因，毋寧說是一些人類的意志薄弱或本性弱點之偶然的結果。第三，這些卑污從沒有被當作發笑的噱頭的對象，而是作為痛恨的。第四，牠們在出現的場面上從沒當作主角。最後的一點，牠從沒產生意欲中的惡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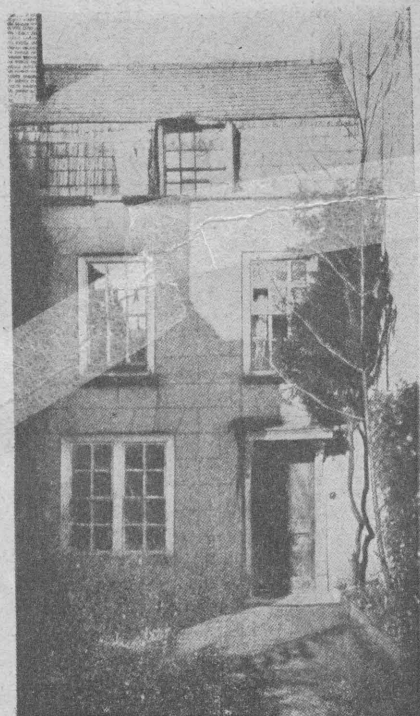
（完）

● 沒有因為他是本來是那樣的，（本色的行爲，）而成爲過失，但本來不是那樣的，（非本色的行爲，）却是耐人尋思的。



Charles Lamb 像

(W. Hazitt 畫)



C. Lamb 像
(B. Pulham 畫)

C. Lamb 死時所住的房屋
(at Edmon'ton)

萊姆書簡選

〔英國〕萊姆 (Charles Lamb) 作 趙邦鏞譯

繪撒繆耳·推勒·科爾列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偶然的瘋癲

一七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科爾列治！我不知你在布里斯它爾 (Bristol) ● 經受過怎樣苦痛的情況呢。我的生活近來曾經有些異樣。去年終和今年初的六星期中，鄙人是很舒適地在霍克斯登 (Hoxton) 瘋人院裏過活。現在我算是明白些，不咬什麼人了。但是我那時的確發瘋哩！我的腦筋替我玩出許多的奇思怪想，如果都說出來，足足可寫成一部書。我的十四行詩 (Sonnets) 自從那回見你後，已增加到九首了，將來總有一天會寄給你的。現在我正着手作一首自由體的詩，倘若寫成了，我就發表……科爾列治！這或許可使你相信我對你的垂念了，當我告訴你，在我瘋癲的時候，我腦裏想念你，幾和想念那另一人 ● 同樣地深切，而那人，我頗覺得，正是我偶然瘋癲的較近的原因。

全上

苦惱中的朋友

一七九六年六月十一日，星期四。

● 當時科爾列治居住的地方。

● 指其愛人愛納·青夢 (Anna Simons)。

……總之，你不能，也不會再寫出像我聽到你自己吟誦過的那樣會令我喜歡的東西了。那時你到城裏，我之見你，是當你因着新的創傷，還在心痛的時候。同你自己一樣，我那時也正因着失望而痛苦懊惱哩。你有的是

——無數首聖歌，

悲吟起來，可作傷心人路途上的安慰；

我有的是同情的聽官以吸取它們，此刻它們仍在震響，頗感悅耳哩。當我讀着你那小冊子裏的第十九首大作，或第二十八，或第二十九，或你題名為嘆息的那首時，我覺得好像又聽到你的歌聲。我對自己想像起在沙留推紳·克脫（Salutation and Cat）的那間小小的煙氣瀰漫的房子，那是冬天，我們在那房裏圍坐度夜，縱談詩歌，以消世愁。在你離開了倫敦後，我就覺得鬱鬱無聊。我發覺自己在同一個時間內和我最親愛的兩位脫離了。「多麼愉快啊！與你在一起，我就會走到恬靜的路上！」在你的談論中，你摻進了許多有趣的想像，使我忘却了我的憂慮。然而當你不在時，那鬱悶的潮水又衝進來了，惹起最凶的災禍，竟將我的理智全部浸沒。現在我已清醒，但變為麻木的人，對於人世間的希望和恐怖，已全不關心。有時我極願學着那種宗教的想法，可是習慣難除，我的宗教熱情，唉！只限於偶然獨自祈禱中的一剎那的時間內。自從和你通信以來，這才使我從酣睡中略為清醒過來，並且使我感到生存的興趣。准我隨便通信吧！我不會十分麻煩你的！將來有個時候，我要盡我所能記憶的，把我這次瘋癲所弄出的奇形怪狀記述出來，令你發笑。我有時想起那種情形，還黯然懷着羨慕哩。因為，在那個時期中，我才享受着許多許多時間的真正的快樂。請不要夢想，科爾列治，以為自己已經嘗到幻想的偉大和狂放，除非你發了瘋！現在我覺得一切乏味，比較上可以這樣說。

全上

● 係指兩年前的事，那時科爾列治雖已訂婚，但心仍依戀他從前的愛人，故以下云云。

● 一個咖啡館的名字。

● 指科爾列治和愛納·普夢兩人。那時蘇姆已不能和愛納結合，不得不與她斷絕關係。

一七九六年九月廿七日。

我最親愛的朋友，

這時候，也許由華鐵（White），或我的某個朋友，或公報已將我家裏所遭遇到的驚人的禍事告訴了你。我只想對你說個大概：我那親愛的，最親愛的姊妹，^①在她癲病發作中，竟將我們自己的母親殺死。等我跑到她身邊時，只來得及把她那捏着的刀拔出。她現在是住在瘋人院裏，以後怕必要移到醫院裏去。上帝曾經幫我保持着理智；我吃，喝，睡，而且我的判斷力，我相信也十分健全。我的可憐的父親稍有受傷，我得留着照顧他和我的姑母。那藍衣書院（Bluecoat School）^②中的諾立司（Norris）君對於我們很為親切，我們沒有別的朋友。不過，謝謝上帝，我現在十分平靜，並且鎮定，能够盡力料理善後的事情。請盡量寫封宗教味兒的信來吧，可不要提到已往和做完的事情。在我「往者逝矣」除去傷感外，我尚有別的事情要做哩。

願全能的上帝保佑我們！

不要提起詩了。我已將從前那種的虛榮心一概拋却。隨便你辦吧，不過如果你發表，發表我的（我聽你的便）不用題上我的名字或簡名，並且一本也不要寄給我，我吩咐你。

你自己的識見會告訴你，此刻還不能將這事向你尊夫人說。^③你照顧你的家庭吧；我尚有理智和力量來照顧我自己的。我吩咐你，不要想起來看我。寫信吧，倘若你來，我不會接見你的。願全能的上帝愛護你以及我們大家——

給威廉·溫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倫敦之樂

① 即曼麗·蘭姆（Mary Lamb）。

② 為當時基督慈幼院（Christ's Hospital）的通稱，因其學生都穿藍色制服，故名。

③ 那時科爾列治夫人正當生產後。

一八〇一年一月三十日。

……我早就應該答覆你邀我去根盤蘭（Cumberland）的盛意。有你和令妹一起，我到什麼地方都好；不過我怕的是我是否能夠受得了這樣艱難的一種旅程。倘若沒有你們伴的樂處，即使我一輩子見不到山，也沒有多大關係。我一向是在倫敦過日子的，直到現在，我已和當地結成許多深切的交情，正同你們山居的人會和死板的自然界發生關係一樣。那外灘（The Strand）和費利脫街（Fleet Street）的燈光輝煌的店鋪啊；那些無數的商業，商人和買主，馬車，貨車，遊戲場啊；那克佛脫園（Covent Garden）週圍的一切嘈雜和邪惡的事情啊；那班娼妓啊；那些巡警，酒宴的狼藉，以及高談闊論的吵鬧啊；祇要你是醒着，那些人事是澈夜不停的。那些人羣啊，那種塵埃和污泥啊，那照在屋上和道旁的日光啊，那印刷所啊，那舊書攤啊，正在爭講書價的牧師們啊，咖啡店啊，從廚房裏噴出來的湯氣啊，那啞劇啊——倫敦自身就是一種啞劇和化妝戲——所有這種種的事物自行跑進我的心中，供養我，但不會令我飽厭。這些景象的出奇，往往促成我從事夜遊，徑徊於熱鬧的街上，而我在那繁華的外灘，眼見這許多豐富的人生，喜氣充溢，快樂得時常流出眼淚哩。所有這些情緒，你一定會覺得希奇，正同我不懂得你們那種田園間的情緒一樣。但請想一想，如果不把我大部分的心意放在這種景物上，以冀獲得厚重的利益，我這生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所依戀的全是當地的，而且是純粹當地的。對於山林谿谷，我並無愛戀之情（或者可以說，自從我往前戀愛後，就已經沒有，而那時却因誤解了詩書的內容而產生出來的。）我出生的那所房間，終身放在我旁邊的那些傢具，無論我搬到那裏總像義犬那般（只是學識方面勝過牠）跟着我的那個書櫃，舊椅，舊桌子，街道，方場，在那裏我會晒過太陽，我的母校——這種種都是我所眷戀的——我所有的不是已很够麼，即使沒有你的山丘？我並不羨慕你。我要可憐你哩，假使我不知道心所好者皆可為友的道理。你的日月，穹蒼，山丘，湖沼，再也不能感動我，或者比不上上一間錦繡滿堂和燭光輝煌的房子，更能引起我有那種崇高的觀感了，在那房裏，我可以住在那裏來享受實在的美物。我認為我頭上的雲只是像一種畫得華麗的屋頂，不能滿足我的心意；而且到後來會像一位美術鑒別家室內的那些圖畫，再也不能供給他什麼快感了。所以在我，因為不用它的緣故，這些所謂「自

● 當時倫敦的一個戲院之名。

然」之美已逐漸消去；至於那一切人類的發明和大城市裏的人羣，則永遠是新鮮，旺盛而有生氣，我真當和柔納（Joanna）^① 共同歡笑哩。

請代我和我的姊姊向多^②和你自己致個最懇摯的敬意；並且代我致吻於小巴巴拉·羅斯維脫（Barbara Lowthwaite）^③ 謝謝你賞識我的劇本！

給安麥斯·曼賽（Thomas Manning）

湖上之遊

一八〇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倫敦。

我親愛的曼賽，

自從上回寫了那信後，我就變做旅行者了。一種強烈的願望，促使我去訪謁遼遠的地域。我初的動機是去遊覽巴黎。我對法文是一句不懂得的，但這不足以阻止我的遠大的志向，因為我確實想於此生中有一天會與巴黎相見，而同時確實我也決不想學法文哩。所以這不能算為阻止我去的理由。可是，好在，我沒有去，因為當我能夠動身以前，你已離開了巴黎（我得悉的。）我想因為斯篤達脫（Stoddart）允許和我明年一起去，這才將那個計劃擱下。我的第二個計劃（因為對於我那不安定的、奢望的心，倫敦已變成「針氈」了）是去遊覽達比郡（Derbyshire）內的那個遐遠聞名的山峯，有人說，魔鬼坐在那裏不穿褲子的。我的比較純潔的心以為這是不雅觀所以又拋棄了。於是我最後的決心是作湖上之遊。我和曼麗一起動身到凱斯維克（Kewick），事前並未通知科爾列治，因為我的時間寶貴，沒有這種功夫。他用盡人世間所有的慇懃來招待我們，並且抽出時間來帶我們遊

① 笑者柔納（Joanna of the laugh）溫茲華斯的 Joanna 一詩中的人物。

② 多羅塞（Dorothy）的簡稱。即溫茲華斯之妹。

③ 溫茲華斯的 Pet Lamb 一詩裏的一個女孩的名字。

④ 指他的那篇約翰·烏特維兒（John Wortvil）的詩劇。

覽那鄉裏的一切奇景。他住在靠近凱斯維克的一座小山上的一間舒適的屋子內。四週都有崇山峻嶺包圍着，看去儼如氣勢洶洶的巨熊怪獸，都是俯伏着，睡臥着。我們是傍晚到那裏的，從佩列司（Penrh）乘坐郵車，一路霞光燦爛，將四週的山都染上色彩，紫的，以及別的等等。我們以為我們已進了仙境了，但是好景不常。（因這景已不復見到，當我們住在那裏的時候，我們不會再見到好的落霞。）我們踏進科爾列治的那間舒適的屋裏，時已入暮，那時烏雲覆蓋，山色黯黯。這種印象，我以前從未親眼受到過，我想以後也再不能受到了。魁偉的人物，愉快的老人，斯夾陀山（Skelton）等等，我永不會忘掉你們的，那晚你們怎樣地把我包圍着，像一座堡壘；看去像是夜了，你們才去睡覺，但答應明晨再來。科爾列治弄好了一只猛紅的火爐到他書房裏；那是一間大的，舊的，歪形的房子，裏面有一架從未彈過的，大得足夠禮拜堂裏用的，舊式的風琴，幾架散亂的書籍，一只伊屋里琴（Aeolian harp），和一張舊沙發，半邊床等等。大家向着窗外望那斯夾陀山的最後的殘景，以及和它同樣雄偉的山嶽；哈，這一夜我們在此地整整住了三個星期，就在這個時間內我去參觀溫茲華斯的廬舍，在那裏我們住了一、二天，和克拉克遜兄弟（The Clarkson）（都是好人，而且極其客氣，我們在他們家裏担擱了一日一夜）一起住，並且碰到了洛特（Loyd）。那時溫茲華斯等已上克雷斯（Calais）。這以後他們就住在倫敦，常和我們一起；他現在是往約克郡（Yorkshire）去結婚了。所以我們已經到過凱斯維克，格刺斯米耳（Grasmere），愛姆勃勒賽達（Ambleside），厄爾斯華得（Ullswater）（克拉克兄弟住的地方），以及靠近厄爾斯華的那一頭的一個地方；那名字我已忘了；我們是在酷熱的一天，從赫爾味林（Helvellyn）山的中間跨過去的。我們曾經爬到斯夾陀山的頂上，我自己並且涉過羅多耳（Lodore）河的水灘。總之這回已使我自己相信真有像旅行家所說的「羅曼蒂克」的這麼一種東西了。這在從前我是頗為懷疑的。他們把它說得天花亂墜，隨意將他們所想得到的形容詞都堆砌上去。結果弄到像第二天亮四點鐘那時曾經一度輝煌的燈光同樣地模糊不明。曼麗在將近爬到斯夾陀山的半當中時，已經疲倦不堪，但我們走到一條冰冷的小澗上（想不出有什麼比它更冷的東西了，這澗水流過冰冷的石上），喝了一口水後，精神煥發，她於是很勇猛地登上這山了。呵，它那漆黑的山頭，以及山頂上陰冷的大氣，遠望峯層，令人目眩神迷，而那遠遠的就是蘇格蘭，和以歌謠馳名的邊地啊！那一天要算是我一生中，像一座高山一樣的，將出的一天。可是我已回來（我回家到現在將近三星期了；我出去有一個月之久），你不會想像到我起先曾感到如何地消沉，因為既已慣於如大氣般的逍遙自在於山間，並且得以毫無牽制的遊泳

乎河中，而今回家，並且要「工作」了。我覺得自己很是渺小。我會想過我是一個極偉大的人。但那種思想已逐漸失去，我認爲我終將依從上帝會經願意教我的那種生活。並且從任何方面說，費利脫街和外灘比起斯夾陀山中來，畢竟算是較好的住處。可是我仍然回憶我所漫遊過的那種偉大的地方，感覺到它們的偉大。畢竟，我可不能「生活」在斯夾陀山中。我可在它們中間過一年，二年，或三年，但時期終結後，我必定希望再見到費利脫街，否則，我知道我就要鬱鬱不樂，憂悶度日哩。不過，斯夾陀確實是個優美的地點。

我的習慣現在正在改變中，我想，是由狂放變到沉靜。我是否會比較愉快些，尙待事實的證明。在早晨，我定會比較舒適些；可是我終不會捨去那脂肪、骨髓，以及腎臟，這就是說夜間，快樂的，忘憂的夜間，它可醫好我們心中所有的不平，借酒消愁，把我們那種冷淡乏味的情景一變而爲光輝燦爛呢！曼齊，如果在你到英格蘭時，我已下了一個很毒的決心，不許什麼酒類進我的屋裏，在這種形近侮辱的款待下，我願做我的客人嗎？人生有了這樣的限制還值得嘗試嗎？這是實情，我的酒引了一幫迷人的怪漢來往在我的家裏，他們消磨我。這拿到聖果德（St. Godard）讀，要認爲是件可哀的故事，但此刻正觸近我的心頭。芬維克（Fenwick）是個已經破產了的人。他現在正藏起來躲避他的債主，而且把他的老婆和兒女都送到鄉下去了。番耳（Fell），我的另一個酒友（他已是「戰勝了，我可放下我的鬪拳的手套和我的武藝」）已變做海軍紀事的編輯了。高達溫（Godwin）照舊是個很要好的朋友，雖是現在要常去看他已沒有從前那樣的容易。某某已把麥夏爾（Marshall）從他家裏攆走了，麥夏爾就是當大家誦讀古舟子詠（Ancient Mariner）時他去睡覺的那個人。是「教授」的好久的至交。霍兒克勒夫鐵（Tolcraft）尙未來城裏。我希望會碰到他，並且一定代你傳言。紙短情長。有的事太瑣碎了，無庸贅述，這就是說，要選擇一下；有的又太大了，太

① 那時曼寧正在瑞士，該地有聖果德山道，故云。

② 指高達溫的後妻。蘭姆說她是他的唯一憎惡的女人。

③ 科爾列治的長篇詩。

④ 高達溫的綽號。

詳密了。謝謝你的來信，那是最合我口味的一封信。倘若我能和你一起，過夜，等等！我怕我的腦子因漫遊而變樣了。我永不會再是那樣的，一個平心靜氣的人。再會吧。請趕快寫信來，因為我不願意讓我的信遺落，不知道那命運已把你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再會吧，我的親愛的朋友。

全上

勸不赴韃靼

一八〇三年二月十九日。

我愛親的曼寧，

你來信的全部沒有顯露出瘋狂的形跡，然有幾處特別地方引起懷疑的。天啊，請不要再想念什麼「獨立的韃靼。」你要在這種愛西屋皮亞人（Ethiopians）中間做些什麼呢？難道沒有潑拉司脫·約翰（Prestor John）的直系後裔了嗎？難道王位空着嗎？難道御劍失却統馭力了嗎？真的，他要是決不會舉你做他們的皇上的，當那個大族的無論那一支族系還存在的時期中。我很替你這位基督徒擔心……去讀些約翰·孟第維爾（John Mandeville）伯爵的旅行記。來醫好你吧，或者可到英格蘭來。近來正有一個韃靼人展覽在愛克塞脫市場（Exeter Change）舉行。來和他談談吧，先聽聽他說些什麼。真的，他還不能十足代表他那族裏的人哩！可是最好你能設法做到忘却這個念頭。因此你每夜祈禱後應該再三的對你自己念這幾個字，「獨立的韃靼，」「獨立的韃靼，」使其漸歸於忘却（這是哈德雷（Hartley）對付討厭的記憶的方法，）或者念，「獨立，」「獨立，」我不是已得到「獨立」了嗎？這是舊時清教徒的一個聰明的神祕的雙關語法。我親愛的朋友，請想一想，葬身於蠻貊之鄉，和那些乖張的，難感化的，粗俗的韃靼人伍中，這是何等悽慘啊！有人說他們乃是食人肉者，於是，試想一個韃靼人正在那裏吞吃我的

● 相傳為古時愛西屋皮亞（即今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國王的名字。

● 一三五六年出版，內有關於潑拉司脫·約翰的記載。

● 即 David Hartley (1705—1757) 英國之醫學家及哲學家。

朋友，並且還加些芥和醋一類又酸又辣的東西上去。我怕你是被綽塞（Chancee）的作品所迷惑了；他所講的那些關於凱姆白斯鏗（Canbuscan）王戒指，以及銅馬等等不近人情的故事。●相信我，絕對沒有那種東西，全是詩人造出來的；萬一真有像老綽塞所誦吟的那種可愛的東西，我就要騎上那銅馬跟你一同到潑拉司脫·約翰的國度裏去。然而這些都祇是故事；銅的馬決不會飛跑的，一位國王的女兒決不會和鳥談話的，的確，韃靼人都是殘酷，無情而粗野的傢伙，你和他們一起，就會感到鬱鬱不安（如果不被吃去的話）。請想法醫好你自己吧。吃些藜蘆根（這是霍來司 Horace 的勸告，不是我自己發明的。）時常要剃鬚，好好地做個歐羅巴人吧。不要看什麼海外遊記了（它們沒有別的，儘是說謊，）有時亦可看些小說，消除幻想。尤其緊要的是，不要去觀覽什麼野獸。你就被這個弄壞了的。時常和在英國的你的朋友隨便通信，談些平常容易懂得的問題。並且對於通常的事情多想想……昨晚我和列克曼（Rickman）一起吃飯，碰到一位風趣橫生的船長，他自己無限高興，因為曾在奧德海脫（Ottahete）地方用奧德海脫方言玩過雙關語。他就是曾經說過愛好沙氏比亞的那位人，因為他綽然有君子之風。列克曼乃是一位「無所不知」的人，我想有一天可介紹你認識他，如果你不先去韃靼國，因為你會永遠不能回來的。我親愛的朋友，當心吃人肉的人啊！他們肚裏常是飢餓着。五辨士一磅那樣的出買，真害怕哩。吃飯時（和荷蘭那裏的魚正相反，）●不當你是客人，當你做盤中餐哩。

願上帝祝福你；准定來英格蘭吧。新空氣和運動會給你很大的益處的。去同某一位教士談談吧。為什麼不同你父親●談呢？

● 綽塞的民間故事一書內述韃靼有一國王名凱姆白斯鏗。他有一只銅馬，無論要往那裏，一日可達；又有一只戒指，能令其女了解鳥語。

● 此係暗引英詩人馬味爾（Andrew Marvell 1621——1678）諷刺荷蘭人好作虛禮的話。馬味爾曾謂荷蘭人不吃桌上的魚，祇是看它放着當它是客人一樣。

● 曼寧的父親是一個牧師。

願上帝替你好好地安排一切，我已盡我的責任了。

給溫茲華斯夫人

朋友的煩擾

一八一八年二月十八日東印度公司。

我親愛的溫茲華斯夫人。

我會再三執筆要回覆你的懇摯的信。照理我姊姊應該做這件事，但她既不會做，我想就我自己來替她還這筆債吧。現在我寫這信時，週圍正充塞着商場上的喧嚷，這支筆似乎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溜出數目字和葫蘆肉桂豆蔻沈香薑或茶等等的名稱來，要寫出真摯的感情，親切的回憶，真是爲難哩。我不能在家裏寫信的緣故，是因爲我總不得獨自閒着，柏拉圖的——（我此刻寫給溫·華·）——柏拉圖的兩性動物●分裂以後，雙方都巴不得能够回到初生時那樣的形體，但其希望之情比不上我有時只要一刻工夫能够單獨和脫身來得更爲深切。除了早晨上辦公室的途中，那時就爲了那個緣故，好像步行於金沙之上的那樣可貴，我總不得一個人閒着。我從辦公室回家時，總有某個好管閒事的朋友來奉獻他的無謂的慇懃，要偕我同走。我是整個早晨被煩擾着。我能够坐着認真地計算大簿子裏的數額，或將這類數和那類數對照，並且在這項之下記「付訖」，那項之下記「未付」，而心底下仍舊蘊藏着「全然我自己所愛的思想」——某書某節的模糊的記憶，或不在的朋友的聲調——盤爾爾（Burrell）小姐●的一陣歌聲或法納·克雷（Fanny Kelly）●的那副露着神秘而又樸實的臉孔。這樣一心兩用，並無妨礙，如同太陽的兩個運動（我說的是地球，）或者如同有時我在後廳那邊轉身得發暈，而同時我姊姊則在面前來往走着，或者如同羊肩隨着鐵串滾轉，而烟圈則繞着向烟囪上升一樣地不發生關係。可是有一類外行的「美文」（Belles Lettres）——雅趣

● 據柏拉圖推論，男女原屬一體，分裂之後，雙方都望着能夠恢復原形。

● 當時之女音樂家。

● 當時之女伶人，也是蘭姆的朋友，過了十七個月後，蘭姆曾向她求婚，但被拒絕。

的文學——學者，他們像到我的地方來開會似的，提出對於書評，英國制度（British Institutions）喇喇·羅克（Lalla Rookhs）^①等等方面的問題——昨晚科勒列治講演時所說的東西^②——他們具着讀書人的派頭，但是，「讀書」兩字用在他們身上有什麼意思的話，只是說，他們許是生在凱達民人（Cathmans）^③以前的，或者一向是在苦心思索埃及象形字的意義，而非要等到金字塔倒塌後才能找得出來的那種人，這些可厭的人們，在我辦公和休息的時間內，却會來吵擾我，擾亂我，在我烤火取暖爽快一下子的短短時間內，他們也會來侵害，倘若我是在看報紙，他們也會來問難，使我無法看下去，甚而至於將我個人自由思想和數字項欄兩者中間的空隙也取奪了去，已經得到的和平妥協，好像只是爲了他們似的。等到大家不響了，我已說過，其中就有一位要陪我回家，否則，我就會感到片刻間的寂寞似的。直至送到門口，他才好好的離開我。我走上樓，羊肉已放在桌上，餓得像獵犬似的，巴不得拋開煩惱，並且希望在咀嚼得出神開心當中，把它在忘却，忽然門上響了，進來了——君，或——君，或半神半鬼的女夜叉，或我的哥哥，或別人，不讓我單獨吃——但這在消化力不良的我，却是絕對需要的。哈，獨吃的快樂啊！我獨自一人吃飯！試想一想，然而他們進來了，逼我不得不開一瓶橘子酒，因爲當有人和我同吃時，如果沒有酒，肉就會變成石頭。酒能够把石頭溶化，接着那酒就變爲酸苦，厭世，憤恨那些闖入者——（願上帝保佑他們，他們中有幾個我十二分歡喜哩）而在憤恨中，我尤其可惡他們離開。固然，他們將我陷入死海，任我發悶，且失去生氣，這是不好，但更其不好的是拋我在乾涸的沙土中，倘若他們不到睡覺時就離開了我的話，要就不來，我對這些擾害我餐食者說，但如果來了，就不要走！幸虧事實上這種闖進來的情形並非常見，但在每回突然碰到時，那些剛說過的傷身的毒物，橘子酒，以及怕人的靈悶的結局就會跟着上來。倘若早晨是我有的，我一定很喜歡晚間的朋友；可是整個的早晨都被人的臉孔（神性，吓）和聲音所佔有了去；我頗以爲一週中有五晚同朋友聚面，已很足夠，可是我對你說，那已是了不得的一週，倘若能够得到兩夜，或一夜是我自己的。我決不會查·蘭·（C. L.）總是查·蘭·

● 愛爾蘭詩人穆爾（Thomas Moore 1779—1852）的詩。

● 那時科爾列治正在倫敦演講詩歌及沙氏比亞。

● 由腓尼基（Phoenicia）傳字母於希臘的人。

公司 (C. L. & Co.)。那些以爲單獨一人會有不好的人，惟恐我會被惡怪吞去，從來不讓我單獨一人！我忘記說起睡覺的時候了，即在那裏，這些神通廣大的蛙類也會爬上來吵擾我。每週一次，通常也只有那個晚上，我獨自留着，於是我就照着應該常在那時睡覺的時刻上床去睡；我臥室的窗口正和一家酒店的俱樂部連接，那裏有一幫歌唱者，我想他們是那兩家戲院內的歌唱隊員（一定是兩家），他們正在開始痛飲。他們這幫傢伙（照我看出的）爲的在酒店內只配唱着副歌，此刻賭氣把別索拍 (Blasphemy) 或某個無名作曲家的普通流行的歌曲湊起來合唱——這就是說，他們大家都唱。無論那歌簡單到如何地步，我總聽不出裏面的詞句。只聽得巴比倫歌唱隊那種窮凶極惡叫起來的尾聲。——「怒火既熄」我意思是指那狂喊，跟着便是叫好，拍手，和敲桌。及後筋疲力乏，這些傢伙才避入睡鄉去過一些時靜適的生活。直至雞啼了，大家方才嘻嘻哈哈的走開。於是我就記起克利斯坦白爾 (Christabel) 的父親（哎呀，我已浸錯了墨水！）每早醒來時用不同的語調所說的話：

每響鐘聲，伯爵說：

催醒我們返入死的境地——

或類此的話。我插入這段談話的用意是說我週圍的人稍會多了些，並無仇視那些渴望着能够解除我孤寂的好人們的意思。我歡喜他們，紙牌和醇酒；我祇想給你知這些，在關在辦公室內和辦公後應酬中間，可算爲我自己時間的，是多麼缺少啊。我只想描出一幅圖畫，並不下什麼斷語，我以爲就是現在這樣很好。我祇希望有時能够把有些我這裏的面孔和聲音與前次的訪問①所帶來過的那種令人一見喜歡的面孔和聲音調換一下，在它們被帶回去後，固然使我難過，但倘若常有這種北來的訪問的話，就會給我許多的快樂，我甚而至於要感謝這種恩惠哩。這裏倫敦的面孔和聲音不會聽到我說的——我並無蔑視的意思，或者我自己應該說明，與其現在他們每年回來二百二十次，而溫·華·華等則每一百另四個星期內僅回來七次，也許可將這些次數稍會平均一下。沒有餘地可寫上曼麗的附筆和鄰人的名字了……——繼續在講……我的意思是想聽到些內容，對演

① 科爾列治的 Christabel 一詩中的人物。

② 溫茲華斯夫婦在上年十二月會來倫敦訪問蘭姆。

③ 那時蘭姆的朋友囉茲力特 (William Hazlitt) 亦在倫敦演講詩歌，此即指囉茲力特的演講。

講本身，我並無多大興味，不管誰講。若是誦讀，那是絕對無味，你很可能在閒暇時間內自己閱讀，我想不出理由，爲什麼定要聚集一起聽人家讀他自己的東西。若是臨時演講，我總怕講者會因口才遲鈍而突然中止。如同我在那回倫敦酒店裏爲我而設的宴會中的情形一樣。我說一句，「諸位」就停住了；別的感情，勢非再想一下不可。於是溫茲華斯夫人就會接上，誠懇地再三請我們作第二次湖上之遊，這是件永不能實現的事。我們中間隔着一條鴻溝，我希望不是那奧深的道德方面的相左和差距，如同我和郵局中那位先生。中間似乎存在的一樣，他在海登（Haydon）家裏，真把我駭死。我覺得我能一看就知道他是某一個局裏的主任，我就討厭這類傢伙——什麼會計的代理會計（Accountants' deputy accountants）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所給人家的印象，在沒有被看穿時，確是華麗並富有詩意的；可是當它露出了這些畜生一般的人來時，我就要厭惡它，正同厭惡巴比倫的緋色的什麼一樣。我以爲他們把我們所有的紅字的日子取消了，他們已是壞極。但我終竟受騙，各部的主任，那些真正憎惡自由者，能够跑出去。他們乃是的確的確的專制君王：斐迪南（Ferdinand）與納祿（Nero）皆非也。本週中又通

① 當溫茲華斯來倫敦時，畫家海登設宴款待，邀請蘭姆以及其他多人作陪。其時有一位郵局的主任也在座，發出許多無謂的問題，如：「先生，你想，密爾登（Milton）是個偉大的天才嗎？」「先生，你想，牛頓（Newton）是個偉大的天才嗎？」等等。大概蘭姆笑其太缺乏常識了，很討厭他，每逢他說話時，就高聲歌唱，有時且用說話去奚落他。後來別人看蘭姆鬧得太過分了，把他拖到另一間房裏去，這才無事。

② 蘭姆在東印度公司當了三十五年長期的會計員。

③ 指聖經約翰默示錄第十七章內之緋衣婦。解者之說不一：有的說是指那教徒的羅馬，有的說是指教主管轄下之羅馬，有說是指世俗及罪惡之精神。

④ 即假日或吉日。蓋普通日曆上常用紅字表誌之也。

⑤ Naples 和 Sicily 的國王。

⑥ 羅馬著名之暴君。

過一條命令，將我們長久傳下來的每星期六一點鐘即下辦公的習慣，這是留下來的假期的極微的痕跡，也取消了親愛的溫·華，你應該感謝你能够享受着自由。

給撒繆耳·推勒·科爾列治

有名的小豬

一八二二年三月九日。

親愛的科爾列治，

我聽到那隻豬燒成這般好，大為喜悅：它們在有一時期中是如此有趣的東西。多麼可憐，這樣嫩弱的東西大了被做成臭醃肉，燒豬之皮和腦汁你都有了些。在它正燒得厲害前，你會記得揩上牛油輕輕地稍些灑些麵粉上去嗎？眼睛是否好好的落下，沒有像伊迪伯司（Oedipus）——那樣的要用勁抉出嗎？皮色像成熟了的石榴那樣嗎？你沒有另外備些煎好的羊頸調劑那種可人的口味嗎？你給未曾嘗過此味的人染指過嗎？並不是「我」會把豬送給人吃，或瞎猜夏溫（Owat）——會怎樣對付這件事。我有生以來從未見他丟掉什麼東西過。他不會就給陌生人的。我終想，豬在我是當作一件東西的。那時候我運氣不好沒有在，不知怎的，現在的去向高門（Highgate）——那裏了。老實承認吧，豬是我永不肯送給人家東西中的一種。小水鴨，赤頸鬼鷗，家鷄，鴨，鵝——你們養在村裏的那些東西——威爾斯羊肉，野豬的頸，鱒魚，新鮮的或醃過的，你們的罐頭鮭魚，瑞士乳餅，法國麵包，早熟的葡萄，梨等等，我可像給我自己一樣的隨便送給我的朋友。他們乃是我自身的擴大，可是請原諒，如果我停住在什麼地方。每當測隱之心戰勝口福的羨慕時，我的朋友（或任何好人）都可命令我，但豬還是豬，我自身却於那時縮小了。不，我想這是一種侮辱，會太對不住老天爺，他賜給我這樣好的東西，而我倘若不識感恩，反把這珍重的禮物送掉的話，我一生中最高感覺得悔恨而痛苦。

● 希臘神話為 Thales 之王，曾因悲傷過度，自抉其雙目。

● 蘭姆的地主。

● 倫敦的區名，蘭姆友人 Ginnam 所住的地方，那時科爾列治正與他同住。

的一件事，是當我在幼年的時候——那時我的慈愛的老姑母將她錢袋裏的錢都摸出來買得一只六辨士的全個葡萄餅給我。當我回家經過城裏時，碰到一位可敬的老人，並非乞丐，可是相差無幾；有叫化子的樣子，但並無開口向我討。我就很闊氣地學着施捨的樣子，把那個餅送給了他。我接着走了些路，充滿着佈道者孔雀般的炫耀，忽然想起老姑母的好心，這錢在她是一筆數的，她正合想着我——並非那騙子——吃她餅時的那種應有快樂。我太忘恩了，說是奉行基督徒的教義，把她的慈心辜負了。我於是啜泣，慟哭，悲傷無極，我想我從沒有那樣難過過；這我是對的，那是一件無情的偽善，從此我就得到了一個教訓。餅是早被咀嚼了，已和那位過世的窮鬼的死灰一起丟在糞堆裏。可是當老老爺，他是比我們一切姑母還要待我們好，賜給我豬時，我記起我的被誘和我的上當來，將要盡力依照主的心意來實行了。

聽你一切（豬在外）命令的。

給整那·白敦 (Bernard Barton)

隱藏的幸福

一八二三年一月九日。

「把你自己投入社會裏去吧，即使沒有什麼維持生活的合理計劃，只要有時有書買來雇用你，總會供給給你一些的」

我的親愛的先生，到不如把你自已猛然地從巖峻的泰壁山岩頭那裏頂倒翻身直投到鐵釘板上吧。如果你在辦公和睡覺中間尚有五分鐘的休息的時間，盡量利用它吧，當着是活了一百年，切勿去做書買的奴隸。他們都是突厥人和韃靼人，當有許多寫作家聽他們指使的時候，至今你是沒有受過他們的管束。不要跑進他們的手掌裏。我知道有許多作家缺乏麵包，有怨恨的，有羨慕會計室裏地位穩固的，大家同意與其像他們那樣，還不如做裁縫，織布者，等等。我也知道他們中有餓着的，有發瘋的，有一位可愛的朋友確實死在工廠中哩。你不知道那些書買是多麼貪婪，欺騙的傢伙，即使去問蘇賽 (Southey) ①他（幾乎只有

● 此是白敦來信中的話。他是當時的詩人，在一個銀行裏服務，曾寫信給蘭姆說要辭去其職位，寧過著作生活。蘭姆頗不為然，故以

1818。

● 當時之桂冠詩人蘭姆的至友。

這樣一位)是曾經靠着筆耕而弄得一些家產的,問他覺得他們究竟怎樣。唉,你不知道,希望你永不要知道,靠着著作而生活的苦處啊!在你我現在的情況中,著作乃是一種美好的副業,但如果成了書賈的附屬者,那就會變為一種奴隸生活,甚至於比奴隸生活還要苦,絞盡腦汁為的是幾杯麥酒和幾塊羊肉,拋開你的「自由思想」和「自然流露的詩歌」,換得些不體面的,死板的工作。那些傢伙憎惡我們哩。這緣故,照我想,正和別的行業相反,在別的行業中,老板都是名利雙得(例如珠寶商或銀匠),而真正担任精細工作的工人則在後捨:在我們的工作中,世界上的人都稱譽我們,然在他們心目中,我們仍是他們的工人哩,所以他們要憎惡我們,欺騙我們,剝削我們,甚至於要榨出我們的精血,為得可多放六個辨士進他們那機械似的荷包裏去。

守住你的銀行吧,那銀行就會維持你。不要相信那些通俗的人,如果為了尊貴的有身分的人物所顧慮的什麼,那你也許就會餓死,吊死,淹死你自己。我真憐憫那老爺不以為給我獨自生活會有好處,已見到比較次一等的好處,將我安頓在李滕赫爾(Leathhall)的穩固的盤石上好盤·白·安心坐在銀行的辦公室裏吧。怎麼!一週中不是有六天自從下午六時至十一時的工夫嗎?星期日不是又有整天的工夫嗎?哈,人的空餘的時間多着哩,只要肯這樣想,很够消遣,尋樂,談話,吟詩,沉思,默想。唉,那些害人的,苦人的惱人的思想,整在那可憐的傢伙的腦子裏混擾着,因為他們為了維持生活,非壓榨它不可呢。從今以後,我要取消我那些愛對商業僱傭所發的一切牢騷,當它們是戀人的埋怨。其實我以前也只是一半認真哩。歡迎那隻寫字檯的死木頭吧,它可供給我生活。少許發些牢騷,是健胃的藥劑,不過在我內心裏,我仍然中意並且愛着我們那條窄小的,但是不會給我們煩惱的生活之路。這是真實的話。倘若你能把那本福克司(Fox)寄給我,我不會留它到六個星期的,並且奉還時,還要向你本人和朋友表示熱誠的謝意,決不會弄髒或畫上狗耳朵的。如蒙允許,感謝不盡。

全上

傷風

● 倫敦的街名,東印度公司所在地。

● 英國教友派(The Society of Friends)之創始者的名字,這裏是指其所作的一本書。

一八二四年一月九日。

親愛的盤·白·

你知道什麼是被窩在無法避免的白日睡魔下——法爾斯塔夫 (Falstaff) 叫它做下流的酣睡病——不想作什麼事情，或做任何東西——全無精神和興趣，——停止活動——到處冷淡——麻痺，貪睡，毫無用處——全身軟化——像蛤蚧似的，對週圍的事全不關心，——心神喪失，——對於極厲利的刺激也不感覺痛苦嗎？你會患過很重的傷風，連水湯也絕對怕喝嗎？我好多星期來的命運就是如此，也就是我不寫信的理由；此刻我提着筆頗感滯重，心想從這裏到這版紙的底下，像有二十三佛羅 (Farlong) 長似的。我沒有什麼可說，沒有一件事比較別的要緊；我否認一切，比薄餅還要乏味，比蓋在派克審判官 (Judge Park) 頭上的假髮還要空虛，比鄉村裏戲子走了後的戲臺還要蕭條；一個零，一只「〇」字。如我認爲有什麼生命的話，只是在時刻的猛烈咳嗽中以及胸部永久的膨脹中過活。我討厭世界，生命討厭我。我已經進入暮境，我想巴不得費除洋燭。燈心裏似有竊賊，可是我鼓不起勇氣來鑑別他。我呼吸窒塞，我不能分辨牛肉抑或羊肉，沒有一件事能引起我的興趣。十二點鐘了，梭泰爾 (Thurvell) 此刻正走出來上新的絞犯機上了。傑克·凱智 (Jack Keach) 連忙捲起他那油膩的袖口，預備要施行致人致命的職務，可是我仍然嘆不出氣，或發生是非的感想。如果你告訴我，明天是世界的末日，我只會說，「是麼？」我的心力不夠加「i」字之點，更談不到梳理眉毛了；我眼睛裝在我的頭中間；我腦筋已溜出去看摩爾斐爾達 (Moorfield) 地方的一位窮親戚了。它們沒有說那時再回來；我的腦殼是塞士街 (Grub Street) 上出租的閣樓——簡直一條摺椅都沒有存着；是我的手

① 沙氏比亞的亨利第四劇本中的一個人物之名。

② 英國尺度名。等于一英里的八分之一。

③ 一八二三年十月間，英國 (Raitlet) 地方曾發生慘殺案，犯人名梭泰爾，派克即是審理該案的推事。

④ 見註三。

⑤ 十七世紀中一個最殘酷的劊子手的名字。現已成爲劊子手的通稱。

⑥ 倫敦之街名。今改爲密爾頓街。當時之貧寒著作家多居于此。

在寫着，不是我，習慣使然，如同已經割下頭的小鷄，還會亂跑一回一樣。啊，當那痛風症，肚痛，牙痛，發作得極厲利時——聽官中像有蠅螻，視官中像有蒼蠅，生命即是痛苦——愈厲利，愈表證生命；可是這次的無情，這次的死去……：你會否受過長期間的傷風，六七個星期不斷的怕冷，斷絕了希望，恐懼，以及其他一切嗎？然而我仍想設法醫好它；我試用過酒，精汁，抽煙，並且抽得意外的多，但這些都似乎不特不會令我好些，倒反令我更壞。我睡在潮濕的房間裏，但沒有用；我夜裏很晚回家，但看不出有什麼增益的地方……

正是十二點一刻，梭泰爾這時候已走得很多路，也許停在天蠍宮（Scorpio）休息了；凱智正在賣他所遺下來的外衣和背心，那猶太人起初嫌七個半先令太賤，但後來想起拿它們去城裏轉賣，許可賺些錢，也就定下了。

世界文庫 第十一册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頁
	行
	字
	誤
	正

	頁
	行
	字
	誤
	正
	頁
	行
	字
	誤
	正

讀者如發見本冊文字有誤植處時，請即填入本表內，寄至上海福州路三三四號生活書店世界文庫編輯部，至為感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394B



世界文庫

11

076847

13

